湖塗類圍

第六

中央社会主
图
北

074087

湖鉴类函

〔清〕张英 王士祯等纂

北京市中国书店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 藏册书 ★

杜氏通典曰昔黃帝旁行天下分建萬國至于唐虞別爲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則虞書所謂輯五瑞脩五玉是其制也五瑞即公侯伯子男之瑞珪璧五玉亦五等諸侯所執之玉夏與唐虞同殷制天子之畿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鄭元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　周制封王者後凡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七十里子男方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爲黜陟之其小者皆益之地爲百里是以周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　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之初列爵唯五公侯伯子男分土唯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並因殷制至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列爵分土皆五等公五百里云凡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以功以賞功勞二十徹侯十九關內侯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避賢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　秦制爵二十等

漢興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弟封爲侯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以爲差降古分土而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王國異姓以功封者謂之食邑食邑者食其租稅又有食其身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　又有倫侯建成侯趙皆假其位號或空

皆連城數十跨於古制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有賜特進者其位在三公下其次列位有功德天子命

爲諸侯者謂之朝侯其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其稱侍祠侯者但侍祠而無朝位其非朝侯侍祠而以下土小國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或奉先侯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會謂之隈諸侯凡諸侯王皆金璽盤綬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掌治其國王常冠遠遊冠綬五采而多朱自稱曰寡人敎曰令又令諸王得推恩封子弟爲列侯於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又令諸侯十月獻酎金不如法者國除其縣邑皆別屬他郡千戶置家丞不欲者聽之作左官之律附益之法自後諸侯王唯得衣食租稅至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大司空何武奏罷內史都尉參職是後中尉甲櫟與王相常不和漢初論功封列侯者凡百四十有三人蕭何爲冠外戚恩澤侯表曰漢興定天下侯者二人凡列侯金印紫綬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食邑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賦錢二百　後漢爵亦二等皇子封王其郡爲國其列侯雖鄧寇元勳所食不過四縣爲侯國舊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皆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子孫或奉墳墓亦爲限諸侯明帝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諸王封者受茅土歸藩國皆受封土歸京室自有制度罪侯歸國不得臣吏民王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爲魏公加九錫操固讓三表乃止操子丕代漢即帝位改封山陽公以奉漢祀山陽公薨子康公奕嗣奕薨子悼公欽嗣欽薨子獻公鴻嗣鴻薨子思公普嗣普薨子靈公鈞嗣鈞薨子哀公鈞嗣鈞薨子簡公駿嗣駿薨子敬公瑾嗣瑾薨子穆公儁嗣儁薨子僖公康嗣康薨子定公欣嗣欣薨子靖公恕嗣恕薨子悼公弘嗣弘

軍千一百人亦中尉領之於時唯特增魯國公户邑進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爲郡公南宮王丞隨王萬各於泰始中封爲縣王邑千户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爲三千户制度如郡侯亦置一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爲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王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承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爲侯繼承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之支子爲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户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罷上軍次國始封之孫亦罷下軍其餘付以一軍爲常大國中尉領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其未之國大國置守士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既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淹留不及吳平後壽王攸遂之國凡名山大澤不以封已壯者皆遣莅國其王公侯以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泰始故事凡王金印龜紐綠綬郡侯青朱綬同進賢三梁冠紗朝服佩山元玉開國郡公金章阜朱綬朝服佩山元玉開國縣侯伯子男金章朱墨綬冠玉亦同初武帝踐阼封宣帝孫永爲東莞郡王始置二卿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定制諸侯並三分食一　東晉元帝大興元年始制九分食一用晉制凡王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户諸王世子皆金印紫綬進賢兩梁冠佩山元玉初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廳事不得南向坐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障扇不得雉尾劒不得鹿盧形但馬不得過二諸侯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先隊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至孝建中凡國官屬不得稱臣於其主改稱下官齊封爵史闕　梁封爵亦如晉宋之制諸王皆假金獸符第一至第十九諸公侯皆假銅獸符竹使符第一至第五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鐵錫及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以屬國諸王言曰令境内稱之曰殿下稱皆曰寡人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典書世子主國其文書表疏儀式如臣而不稱臣文書下郡官皆言告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有所陳皆曰上疏其公文曰言事　陳置九等郡有王嗣王藩王開國郡縣公開國縣侯開國縣伯開國縣子開國縣男沐食侯

鄉亭侯關內侯凡十二等郡陽王之封也遣度支尚書薛登持節兼太宰告於太廟五嶽尚書王質持節告於太社凡親王起家則爲侍中若將軍方得有佐吏無將軍則無府止有國官皇太子子冢嫡者曹雖高半階資給秘書郎下大令僕子起家著作佐郎亦爲板行參軍此外若有諸州主簿太學博士國常侍奉朝請關王府參軍並起家官未令發詔王公子起家秘書郎若員滿亦爲板法諸王起家餘子並封公起家中書郎諸王子並諸侯代子起家給事王公子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亦爲板行參軍此外侯伯散伯子男散男凡十二等道武皇始元年始封五等至天錫元年減五等之爵始分爲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皇子及異姓元功上勳者封王皇族及始藩王皆降爲公諸公降爲侯侯子亦以此爲差於是封王者七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百有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其後復加伯男焉　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爵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在三公下封內之調賣以入臺三分食一公以下四分食一　後周制封爵郡縣亦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　隋開皇中制國王郡王國公郡公開國侯伯子男凡九等樂子益追贈封爲蒲公言其功清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　至煬帝唯留王公侯三等餘並廢之皇伯叔昆弟皇子是爲親王　唐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開國郡公開國侯伯子男凡九等高祖初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爲郡王太宗即位謂侍臣曰偏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卻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疎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然之於是率以屬疎爵降唯有功者數人得王餘並封縣公貞觀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爲諸州都督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其後並不願行乃止後定制皇兄弟皇子爲王皆封國之親王謂初二王子嫡者封郡王任職從四品下敘其衆子封郡公從五品上敘貞觀中王珪奏曰王子嫡者封郡王任職從四品下敘其衆子封郡公從五品上敘貞觀中王珪奏曰降乘遺法申敬有乘懷准太宗曰卿皆自等而甲吾子乎親徼曰自古迄今親王於塗皆子列卿及公卿乘非王而宜當也詔從之　太子男封郡王其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自王至侯凡九等並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食實封者三百六十五家凡食四萬四千八百六十戶　開元四年三月制諸封國自始封至曾孫者其封

戶三分減一十年凡諸王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課戶充州縣與國官邑官共執文帳准其戶數收其租調均爲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國公所食邑則全給焉二十年五月敕諸食邑實封並以三丁爲限不須一分入官其戶縣公千五百戶伯七百戶子五百戶男三百戶開國郡公二千戶開國郡公食邑有累加至萬餘者實封至數千者又於王爵之上有國王及西平南平之號皆非常典所加凡加食邑宰相千戶至二百戶實封自六百戶至百戶皆六等親王重臣或特加有踰千戶者翻文獻通考曰封爵之差唐制王食邑五千戶郡王國公三千戶縣公千五百戶伯七百戶子五百戶男三百戶又有食實封者給綠帛每賜爵遍加一級唐末及五代始有實封之給又去縣公之名封侯以郡宋朝沿其制文臣少卿監以上內職崇班以上有封爵丞相學士刺史大將軍諸司使以上有實封但以增邑數爲差不繫爵級邑過其爵則幷進爵爲止於開國郡公每加食邑自千戶至二百戶實封自六百戶至百戶皆六等親王重臣或特加有踰千戶者翻公食邑有累加至萬餘者實封至數千者又於王爵之上有國王及西平南平之號皆非常典所加凡加食邑宰相千戶實封四百戶餘降麻官七百戶實封三百戶直學士以上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舍人待制散尚書至少卿監以上實封一百戶食邑三百戶封縣開國男五百戶封子七百戶封伯千戶封郡侯二千戶封郡侯二千戶以上始加實封惟將相食邑萬戶即開國亦或謙而不就者宋仁宗慶曆七年郊惟夏竦滿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使相未滿萬戶皆得封郡公縣公或贈侯者無開國字侯無開國字在開國郡公之上開寶以來伐國降主及外臣叛命赦不誅者亦封侯皆因名以著罪焉劉鋹封恩赦侯九年李煜封違命侯淳化五年趙保中封宥罪侯又采秦制賜民爵曰公士其王公以下封國之名舊有大次小三等以爲進封之次然或封拜又有權升次小者爲大國者淳化五年九月詔升壽爲大國列於晉之下燕之上咸平六年封鄆王乃升鄆爲大國大中祥符七年五月故舒王追封曹王乃升爲大國景祐二年八月故陳王追封安王升安爲大國景德二年八月故克王追封申冀三大長公主並升爲大國景祐中詔春秋秦漢以來及皇朝所封舊名分別大次小三等以爲定制焉太祖時詔晉王太宗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儼昭朝會班宰相上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等頓首言漢法丞相在諸侯王下請入舊制不許自燕王薨祖宗之後未有封以王爵者慶曆四年以富弼建議遂次第封拜封德文東平郡王濮王汝南允弼北海允良華原郡王從鵠英國公從煦安國公宗說祁國公宗保建安郡公宗達恩平郡公守望清源郡公辛已詔德文等十人並列本班之上少前　庶言曰宋祖之取天下易於反掌而獨運籌策削平僭僞當時佐命諸臣如石守信高懷德皆一時推戴之誠耳其參謀密勿勘定四方者不過趙普曹彬潘美數人非有薰蕕曹良平之奇房

杜魏徵之議韓彭英衛之勞也而藩鎮之歸附者皆因其本爵授之故封典闕焉其後惟崇文事不尚武功雖以李繼隆狄青之勳未有封爵而文臣至於宰執則無不封國公者矣漢法非軍功不侯而宰相封侯者班史列之恩澤傳蓋彼以分封爲重此以名器爲重古今異變不可以槩論也　又曰遼之封爵惟有國王郡王國公三等郡名率以漆水柳城混同蘭陵亦如宋高密建安之類國名則屢進屢改有加至二國者其初宗室與勳戚無異道宗太康五年十一月詔惟王子封一字王餘並削降蓋虛崇爵號大略如宋制而食邑戶數亦不可考矣遼之外戚多以功封非遼由恩澤也　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天眷元年十月始定封國制其制屬於吏部凡封王大國三十曰涇舊爲隋鄭衛韓潞滑岐代澤徐滕薛紀號二十曰恒明昌二年以漢遼唐宋梁陳楚類皆昔有天下之號不宜封臣下遂皆改之　邵氏聞見後錄曰唐舊爲吳夔舊爲蜀克鄂舊爲陳宛舊爲鄧蔡舊爲汴秦鎬舊爲秦幷舊爲漢益舊爲梁成都舊爲南陽常山太原平陽東平安定延安封公主之縣號三十樂安清平蓬萊滎陽樓霞壽光靈仙壽陽鍾秀永寧慶雲靜樂福山隆平德平文安福昌順安樂壽靜安靈壽大寧聞喜秀容宜芳眞寧嘉祥金鄉華原其封爵正從一品曰郡王曰國公正從二品曰郡公正從三品曰郡侯正從四品曰郡伯正五品曰縣子從五品曰縣男凡食邑封王者萬戶實封一千戶郡王五千戶實封五百戶國公三千戶實封三百戶郡公二千戶實封二百戶郡侯一千戶實封一百戶郡伯七百戶縣子五百戶縣男三百戶皆無實封　又曰元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大所以盡夫展親之義者亦優且渥然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爲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印章之等猶前日也　又元制封一字王者金印駝紐金鍍銀印駝紐金鍍銀印龜紐有止用銀印龜紐等級不同如此又同姓有無國邑而稱王者但曰宗王　元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以故其地莫得而詳如寧肅王脫脫者太祖長子术赤太子之第五子也不載何時封王而見之表中脫脫薨弟月即別嗣至元二年遣使表求分地歲賜以賑給軍站京師元無所領至大元年月即別嗣其位下舊賜平陽晉州永州分地歲賦中統鈔

二千四百定自至元已卯歲始給之　明洪武三年詔立長子標爲皇太子封第二子樁爲秦王次㭎晉王棣
燕王櫃吳王楨楚王㮮齊王樽潭王杞趙王檀魯王姪孫守謙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及諸禮儀
八年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親王五萬石靖江王二萬石郡王六千石郡王諸子年十五人賜田六十頃爲永
業除其租九年定王府官制又定諸王及公主歲供之等十七年更定冊寶親王俱授以金冊金寶王妃止授
金冊不用寶皇太子之次嫡子並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授以塗金銀冊銀印次子及庶子年十歲皆封郡王
子授以塗金銀冊銀印亦如之郡王次子授鎮國次孫輔國次曾孫奉國次六世孫奉國皆中尉凡三等親王女曰縣主郡王女曰縣君凡五等
皆將軍凡三等次元孫鎮國次五世孫輔國次六世孫奉國皆中尉凡三等親王女曰縣君元孫女曰鄉君凡五等
女曰郡君曾孫女曰縣君元孫女曰鄉君凡五等靖江王府視郡王降一等

封爵總載二

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又曰利建侯　尚書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周禮曰諸公之地封疆方
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子之
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曰王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
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又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左傳曰齊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左傳曰齊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
中識其枝數其可以與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　逸周書曰能移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　又曰
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　又曰喬泉時作謂之伯　白虎通曰景風至爵有德封有功　又曰受命之
王致太平之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盛德之士亦封之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
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也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
里　又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孝經
援神契曰侯侯也所以守蕃也　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呂氏春秋

曰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有齊國

魯日以削至於僅四十四世七　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淮南子曰爵

祿者人臣之銜轡也　袁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脩其政治以寧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夫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　商君書曰明

王之所貴唯爵爵賞不榮其民不急列爵不顯則民不事爵易得則民不貴祿賞不道則民不以死爭位也

又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農戰而以功言虛道此謂勞民者其國必削　鹽鐵論曰昔太公封營丘之墟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業極女工之功是以

鄰國交於齊財蓄貨殖世爲彊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業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　史記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兼五侯地尊勤勞也

又曰騶忌見威王王說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與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必封不久矣　漢書曰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漢擊匈

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侯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降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漢官儀曰皇后父兄率爲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故章帝啓馬太后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其功臣四姓爲朝侯侍祠侯皆在卿校下　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爲壇封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　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户賦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制以建侯取

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遭謁者即授印綬　又曰馮勤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　後漢書曰張安世自昭帝時封爲富平侯傳國至八代孫吉無嗣國除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　百官表注曰五等諸公周官金章朱綬朱黃四采元文織百四十首廣尺四寸長一丈六尺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二地方七十五里位視三公班次邑三千八百户園秩綿千八百匹妾六人車前司馬十四人旅賁五十人　又曰縣侯漢官也自縣侯而下通號列侯金章紫綬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三光武中興論功封大功臣吳漢鄧禹各四縣賈復朱浮三縣耿弇等二十九人　又曰列侯本爲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舊富貴別焉以守縣侯有家丞庶子之官列侯皆亦如之　漢官解詁曰列侯今俗人或都言諸侯乃王爾非此也列侯歸國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舊富貴別焉以守是也後更曰列侯　又曰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爲君也　謚法曰執應八方曰侯　相書曰天中容半印封侯

其寵　環濟要略曰爵有五等公者無私也故文背厶爲公　又曰伯把也把持政事也　又曰子猶孳孳恤下之稱也　又曰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爲君也　謚法曰執應八方曰侯　相書曰天中容半印封侯

又曰天中正白如刀者封侯　周冏封建論曰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居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　賈誼曰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劉向諫成帝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不茂則本根無所托庇　令狐德棻曰分命賢戚布於内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勢位足以扶危權力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　唐太宗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　唐劉秩曰古者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珪瓚然後鬯有述職有慶有讓　又曰封建者古帝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必以三代之公心行三代之良法乃可不則非君上之利非百姓之利並非受封者之利也　歐陽脩曰救土崩之難莫若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若置守宰　又曰封建湯武之不得已也　柳宗元曰封建更古聖王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胡寅曰井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　馬端臨曰必有公天下之心

然後能行封建無則莫若郡縣　又曰秦漢以來所謂列侯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臣吏民可以布政令若關內侯則惟以虛名食廩祿而已景武而後始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不過食其所封之邑入況列侯乎　又曰至東都始有未與國邑先賜美名例如靈壽王征羌侯之類明帝有四姓小侯乃樊郭陰馬外戚子弟也又肅宗賜東平王蒼列侯印十九枚令王子年五歲以上者皆帶之　山堂肆考曰易稱建萬國親諸侯蓋親賢兼封也　又曰漢諸侯王表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天子自有三河凡十五郡公主郡侯俱邑其中而藩國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宗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呂覽曰神農封建彌近彌大遠彌小海上乃有十里之邦　蘇軾曰傳稱武王克商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幷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纔一百二十四國

封爵纔載三

原建德　築勳

天子建德注德有德諸侯建善則治

執圭　賜我先君履注所踐履之界也

公執桓圭詳前二

正封　就國

天子建國諸侯正封疆有定也

制域　連城

周禮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後漢書賜鐔封

賓賜　酬幣

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漢高時大儒自天子至封君其湯沐邑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義　史記漢字德潤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密發寵詔關封不義侯

桐圭之戲　鵲印之封

詳後成王嚴剪桐葉爲圭封唐叔事

脤膰之禮　帶礪之誓

周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詳後國及苗裔注

世及之祚　國除之典

立子孫也制有罪者國除漢封以土地注廢地毛詩

列爵惟五　分土惟三

周禮五等諸侯之國大小有三等

親親　賢賢

周禮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以土地注度地景觀分寸長短制其域也

尊尊　貴貴

漢書疏爵貴之高爵公乘已上皆高爵也

長長　幼幼

漢高帝時大儒自天子至封君其湯沐邑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男女　有別

史記周本紀武王克商建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有五人

異姓　同姓

史丞相李斯曰諸侯或親或疏彼此交怨誅伐不止天下苦之置諸侯不便

親疏　多寡

昵親也

疏爵　昵近

陪多敎厚

高爵　居前

漢書疏爵貴之高爵公乘已上皆高爵也

啓爾宇　圖爾居

詩大雅又我

制域　連城

周禮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後漢書賜鐔封

賜履　賓賜

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漢高時大儒自天子至封君其湯沐邑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封都鄉　封不

告后土　私湯沐

執圭　賜我先君履注所踐履之界也

正封　就國

天子建國諸侯正封疆有定也

義　史記漢字德潤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密發寵詔關封不義侯

桐圭之戲　鵲印之封

詳後成王嚴剪桐葉爲圭封唐叔事

脤膰之禮　帶礪之誓

周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詳後國及苗裔注

世及之祚　國除之典

立子孫也制有罪者國除漢封以土地注廢地毛詩

列爵惟五　分土惟三

周禮五等諸侯之國大小有三等

親親　賢賢

周禮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以土地注度地景觀分寸長短制其域也

尊尊　貴貴

漢書疏爵貴之高爵公乘已上皆高爵也

長長　幼幼

男女　有別

異姓　同姓

親疏　多寡

疏爵　昵近

高爵　居前

啓爾宇　圖爾居

制域　連城

賜履　賓賜

封都鄉　封不

告后土　私湯沐

執圭　賜我先君履

正封　就國

義　史記漢字德潤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密發寵詔關封不義侯

桐圭之戲　鵲印之封

詳後成王嚴剪桐葉爲圭封唐叔事

脤膰之禮　脤膰之禮

異姓　益地削地　周禮同姓以封異姓以封
亞夫謝不可甯封單于兄壻故曰勝任　後漢梁懂爲淩遲將軍擊奴爲羌侯授以印綬坐專擅抵罪地取閒田以益之有罪則削
書　曲阜方七百里　樂鄉多四百頃　禮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之地方七百里華
頃衡後封臨淮郡之國進人之僧收田租穀九千石司隸勃衡專地盜土以自益免爲庶人　漢匡衡字雅圭爲丞相封僧之樂鄉郡國誤分界多四百
勝道　嘗其爵邑　儀禮諸侯有功則益其地削地歸之閒田　降虜悉封　漢梁懂擊匈奴降虜悉封
書　惟其禮物　禮不得尊封　惟乃服命　春秋梁城楚丘封衛非天子不得尊
不復滅也　不合於天子　庸建於上公　不合於天子附於大國不能自以行其道也　下尚
立子孫　藩屏社稷　漢書高皇　錫以土田　命之車服　建邦啓土　裂地開國　史
有分土無分民　出六奇益六邑　地理志分民謂計若干戶　下陳平事　建
建賢立德　錫壤開封　綏靡趾之族　廣犬牙之封　厚骨肉之恩　重山河之誓　宗子維城之固　本
枝磐石之安　齊胙太師永表東海　晉登侯伯大啓南陽　太公文公也　分茅錫土地列犬牙　疏爵建侯位崇
龍頷龍頷定遠並封侯　周建懿親五等列爵　漢封異姓八國皆王　高祖定天下功臣封八國諸侯王也　分土而開者九國
輔臣　挾桐貽緒　訓柈垂芳　棄潤天潢　承暉日觀　雅道貴於東平　文藝高於北海　楚詩蚤習
沛易先通　齊衡兩獻　比迹二南　周公族多聽三司　唐台司亦用九人　旦奭兼師保之任　勉石稱
宰輔之賢　以上俱海　謹文王安否之問敢怠師行　書唐宗仁孝之詩仰祈札賜　姬姓作蕃未成人而賜履
漢宗受社方在褓以錫封　世祖推恩長安立六子之宅　明皇廣愛華清建百孫之居　將以鼓鐘對峙
黃麾之仗　授以璽紱交輝青輅之旂　貴爵名城龍冠公侯之上　高牙大旆榮兼將相之崇　深根固本
以扶不拔之基　強幹弱枝以闡無窮之祚　丕衍洪圖　茂膺顯冊　烈祖文孫　皇枝帝載　任事而爵
以扶不拔之基　強幹弱枝以闡無窮之祚　丕衍洪圖　茂膺顯冊　烈祖文孫　皇枝帝載　任事而爵
論功以封　有光帝載　昭宣廟謨　命以圭社　崇其禮物　列爵以旌德　胙土以報功　視儀數於
三台　超爵名於五等　河間禮樂　江夏忠勤
封爵總載四
爵以馭貴　周禮太宰職云一曰爵以馭其貴也　爵以辨貴賤　禮記中庸篇云序爵所以辨貴賤也　以賢制爵　周禮司徒職云以賢則民愼德也　以德詔爵

司士職云

高祖定天下論功封

爵一百三十有三人

衛天子史記高祖功臣表序云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餘國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

晉百官表注云王者之

帝公侯伯子男五等

賢表德則太

公封齊

如報私讎故有剖符之封桐

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

大侯萬家史記高祖

城名都散

六百

戶

地方百里

大小相維

萬國相維功臣

表云

五等法五行

三等法三光並白

虎通

斬一將封侯

表子

前二

詳

名山大澤不以封

賢表注云爵道興隆

立爵五等

晉百官表注云

封國八百親親建國則周

均有無

賦不足

從無爵封侯

王案爵論云後世貴人不由

等級從無爵封為列侯也

制始黃唐見陸

機論

制土三等

白虎通云制土地三等何

因土地有高下中三等

剖符之封

析圭之爵

司馬相如

喻巴蜀檄云夫邊郡

之士觸白刃冒矢石人讓起心

餘人天下初定故大

侯不過萬家小者五

百姓共之不使一國

獨專也山林之饒水泉之

利千里相通所以

厳險之邑不以封

魏書相國

晉王奏

國為巳土衆皆我民

陸機云立五等則知

國為巳土衆皆我民

五命賜則七命賜國

周禮

名八命作牧

九命作伯

鄭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

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

白虎通云爵人於朝者示不

私人以官與衆共之義也

受命嚣於王室

左傳

封侯於廟不自專也

又云封諸侯於廟者示不

錫介圭以作寶

詩嵩

封諸侯以夏養賢也

白虎通

稱人美則爵之

禮記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金路九就同姓以封

周禮巾車職云

掌公車之政令

象路七就異姓以封

又云象飾

朱樊纓七

封爵總載五

原詔梁任昉初封功臣詔曰草昧權輿事深締構康俗成務義在庇民自非羣才並軌文武宣翼將何以啓茲

景祚弘此帝圖或運籌帷帳經啓王業或攻城略野殉義忘生或腹心爪牙折衝禦侮忠勤茂德夷險一致並

宜建國開宇蕃屏王室山河之誓永永無窮

革路龍勒以封四衛

又云革路龍勒條纓五就

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木路鵠纓以封蕃國

又云木路前樊鵠纓建

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論後魏王粲爵論曰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對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爲賞者租稅損減以爵爲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爲賞者民勸而費省故古人重爵也　晉陸機五等論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盟雜居而定維城之業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檠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實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舉於黜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親戚封一

毛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　左氏傳曰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庳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者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帝王世紀曰成王元年周公爲冢宰攝政王生少未能治事故號曰孺子八年春正月朔王始躬政事以周公爲太師封伯禽於魯父子並命周公拜於前魯公拜於後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故加魯以四等之土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　史記曰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予虞曰以唐封汝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漢書曰漢興之初算王子弟大啓九國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蕃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諸呂之難賴於諸侯也　左傳僖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紲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周語五等之侯兩社之輔三等之采六遂之邑有封畛土略以處之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上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聯之　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武王成康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二十八年成鱄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定四年子魚曰成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　襄二十九年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　隱六年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周語宣王欲任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乃命魯孝公於夷宮（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也）欲使訓導諸侯子也　荀子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　史記表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居半蓋親親之義也　漢興諸侯王或以骨肉爲之骨肉同姓以相輔翼蓋周道也　賈誼傳高皇帝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注顏師古曰諸侯國在東門外立之）　史記表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惟長沙異姓（注徐廣曰高楚荊淮南燕趙梁代淮陽荊絕乃封吳）　唐世系表漢鑒秦務廣宗室世其土地貴圖漢儀冊封諸王必於祖廟冊命之示不敢專也　漢書諸侯王表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　王子侯表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於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僭差失軌而子弟爲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　主父偃傳偃說上曰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子弟以地侯之使人人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　史記三王世家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于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魯公不毛賢不肖差也朕甚慕焉　又曰自吳楚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青綬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初巴蜀既平大司馬

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乃詔諸臣議大司空融等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爲建國高祖聖德光啓天下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興復宗統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　後漢書百官志注臣昭曰高祖謀深慮久封建子弟藩維盤固齊代淮楚皆爲外重哀平之際劉氏偏於四海宗正著錄遂以萬數後漢循前規光武十子並列畿外近郡孝明八國不能開庇遠民國近則不可以大不大則不足爲彊本支之援終以少固漢氏得之微猶不能四百載魏氏失之甚不滿數十年晉世矯枉太過非簡賢之授無愚智之辨　魏東阿王植上疏曰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　晉武十三王傳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　唐睿居藩東王傳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疎也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唯嘗有功者不降　贊曰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議瑪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以民人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舉春秋二百四十六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爲謬悠天子由是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覆焉

親戚封二

周王者始起封諸父昆弟　白虎通云王者始封諸父昆弟示天下太平乃封親屬又云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　天下太平乃封親屬　又云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　割名都以建周親　後漢書章帝紀論云章帝割裂名都以崇周親　推私恩以分子弟　史記王子侯表序云制詔御史諸侯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　以輔王室　史記諸侯年表曰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獨居五十五國之與兄弟之國十五焉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　弟左傳曰召伯盈逐王朝奔楚使告於諸侯曰昔成王靖四方除王患民並建母弟也　以輔王室　史記王子侯表序云制詔御史諸侯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　以輔王室　史記諸侯年表曰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獨居五十五國之與兄弟之國十五焉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　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　夏有德又曰國封伯禽康叔於魯親親之義褒有德也　愛所愛　韓詩外傳云周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五國之與兄弟之國十五焉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　都不狂蓼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　愛所愛及子孫　韓詩外傳云周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五國之與兄弟之國十五焉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　天下太平乃封親屬　又云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　割

天子　蕃輔京師　又史記諸侯年表曰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名山陂海咸納於漢漢興海內爲一統天子支庶自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　封域稍近　晉起居注　承衛天子　史記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　封域稍近京師　又史記諸侯年表曰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名山陂海咸納於漢漢興海內爲一統天子支庶自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　並建母　後漢書章帝紀論云章帝並建母弟

作過淮南四子 漢淮南王傳云孝文八年辟淮南王王肥子七人爲列侯 桓公封鄭 史記鄭世家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 周章君吳 又吳太伯世家云武王克商而封之 封之於畢 又魏世家云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封之於畢 封之韓原 又韓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 悔者不信 說苑曰韓武子 宅魯康叔啓衛 晉百官表注云周道興隆三聖制法以懿親建國則周公宅魯云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詩閟宮篇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毛萇注王成王元子首子也叔父謂周公也封首子伯禽也 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公羊傳曰公羊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也周公不之魯也周公稱太廟於魯公稱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不之魯乎曰不之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周公於曲阜 史記魯世家云周公旦乃封其長子伯禽於魯是爲魯公伯禽與齊太公俱封畢於商奄之旁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五月而報政曰何疾也太公曰後世必有北面事之者矣封康叔於河 史記衛世家云康叔之墟曲阜 封周公於曲阜 史記魯世家云周公旦恐祭絕祀公於少昊之墟曲阜 夏后封子 夏少康恐禹祭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 周章君吳 又吳太伯世家云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以 悔者不信 說苑曰韓武子 宗魯周公拜太師 禮記文王世子云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而天下大定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六年制禮大成還政成王北面而事之已而封伯禽於魯以報周公之德 周公拜後 公羊傳曰公羊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也周公不之魯也周公稱太廟於魯公稱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公稱宮羣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 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公羊傳曰公羊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也周公不之魯也周公稱太廟於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公稱宮羣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 宅魯康叔啓衛 晉百官表注云周道興隆三聖制法以懿親建國則周公宅魯云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詩閟宮篇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毛萇注王成王元子首子也叔父謂周公也封首子伯禽

宗室特爲太師蓋以孝宗爲親叔父用優禮也 語言如鐘遼史蜀國王嚴本元祖于身長多力語言如鐘鐘三爲迭剌部夷離堇年四十五卒追封 敎民樹植遼史魏國王傳亦元祖于騊有多力賢而有智爲遙輦氏于越始教民種植桑麻重熙中追封 人稱長者遼晉王出繼大承天祚子初封晉王出繼大統律隆運後喜揚人善物其不能中外稱爲長者 才兼文武遼史秦王忙哥剌世祖第三子至元元年封安西王元史木華黎孔溫窟哇之第三子洞達多智略兼才兼文武 聽造宮邸元史秦王忙哥剌世祖第三子至元九年封安西王元史木華黎孔溫窟哇之第三子洞達多智略兼才兼文武 傳國子孫元史木華黎太祖以忠勇稱太祖稱帝以木華黎爲左萬户爵太師封魯國忠武王 弱冠器重元朱見兒木華黎大世孫脫脫子揆集賢學士 不受食邑脫脫子揆集賢學士 明奇士明寧

苑之風

親戚封三

詔魏明帝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蕃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強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 梁任昉

武帝追封永陽王詔曰亡兄德履沖粹識業深通徽聲善舉風流籍甚道長世短清塵緬邈感惟既往永慕慟心可追封永陽郡王 又追封丞相長沙王詔曰夫褒崇名器率由舊章光昭德祀永世作則亡兄道被如仁功深微管懸諸日月久而彌新故能拯亂玉於已毀導涸淵於將塞今理運惟新賢戚並建感惟永遠觸目崩心可追封長沙郡王 又追封衡陽王桂陽王詔曰亡弟暢風標秀特器體淹弘朱方之役盡勤王事策出無方物惟不賞亡弟融業行清簡風度開綽蚤優名輩夙廣令聞朕應天紹命君臨萬宇祚啓郇滕感興魯衛事往運來永懷傷切暢可追封衡陽郡王融可追封桂陽郡王 又封臨川安興建安等三王詔曰神州帝城冠冕列岳渚宮樊鄧形勝是歸居中作衛翼宣戎重隆茲寵號寔允舊章並非親勿居惟賢是授宏朕之介弟早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膺國禮家情嗟寄隆重季風穎儁邁識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

淮南梁苑之風 趙康王嗜學博古文藻弘麗折節愛有客文酒讌游有淮南梁苑之風 新樂府 周惠王有樂府傳奇若干種音律諧美李勣勤學好古製誠書數十年甚後妃 河間江夏之比 獻王權生而神姿秀朗白皙美鬚髯初自稱大明奇士曉搆精廬晝閉西堂延 明奇士寧明 竇竹集 秦簡王嗣位後日賦一詩積三

高凝正經綸夷險參贊王業　陳徐陵始興王詔曰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世系瑯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蕃次紊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燠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自靖函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覆鴒垣寢而懷悲風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乘德履罪慈訓永言主奠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阻切復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理言深嘆慟可以第二皇子升陵爲始興王　唐李嶠授建昌郡王攸寧冬官尚書制曰事典職隆禮闕望切自非明德莫允具瞻具官某道邁八元名高兩獻行兼爲善學茂多才待問七車屢聞獻替參司百揆多所弘益頃以牙璋首路羽檄乘邊委以樽俎之謀藉其股肱之用而卑以自牧成而不居固守鳴謙願離劇職重違雅志用成其美宜遷九法之司回典百工之任　周世宗顯德四年追封皇弟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尉侗贈司空信景運初起天年不登俾余終鮮實動於懷侗可封太傅進封荆王信司徒杞王　宋紹興元年封安定郡王世開詔曰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世世勿絶今其封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道之蕃畯時叔父之賢首我內朝之望博稽興頌董正皇支升之上將之壇賜以鉅邦之履飭宣丕號申詔治廷具官某樂易而不流溫恭而有守河間學古入對三雍之宮沛獻好文爰作五經之論裔襲神明之胄地依日月之華大輅大旂傳鼎彝於故府法言法服蹈規矩於先王鄉嘗進律之文顯陟承明之任德齒參卻慰然祭酒之尊名實兩崇展矣戚藩之冠載念耆家之要必嚴糾族之權示以褒儀屬茲蕭艾用是由譙城之留務總廊時之成師踐辟疆之班聯式彰清靜胙憲王之封域用答勤勞合集寵光布章物采於戲問雞鳴之寢朕方形立愛之風誦麟趾之詩爾尚輯惇宗之典若梓材之來兄弟若葛藟之庇本根其追配於前人亦有辭於永世　明洪武十六年封諸王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王諸子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諸典禮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也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

親友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鄰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漢武帝使御史大夫寬諸子立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道惟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於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丕圖俾爲君子無怠爾心允執厥中　又立子旦爲燕王曰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封於南土戰戰兢兢乃惠乃慎無同好佚無遏小人

魏曹植改封陳王謝恩章曰臣既弊陋守國無效自分削黜以彰衆誡不意天恩霶霈潤澤橫流猥蒙加封芧土既優爵實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受非臣夙身所能報塞　又封二子爲公謝恩章曰詔書封臣息罴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堂廟算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效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衛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慙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榦枝葉並蒙苗志小賢既頑且稚猥衛列爵並佩金紫施崇一門惠及父子　又謝朓爲宣城公拜章曰惟天爲大日星度其象謂地蓋厚河岳宣其氣斯冕旒所以貞觀衮職所以代終慙下穆而上尊豈南征而北怨何以克詠九歌載宣七德銘彼旂常勒斯鐘鼎

魏曹植謝初封安鄉侯表曰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愍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受詔之日且懼且悲懼於不脩始違憲法悲於不慎違此貶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遣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魂飛散忘軀殞命　又封鄄城王表曰臣愚駑垢穢才質疵下過受陛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答陛下厚德而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苟貪視息無復睎幸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俯仰慙惶五內戰悸奉詔之日悲喜參至雖因拜章陳答聖恩下情未展　又轉封東阿王謝表曰奉詔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濕少桑欲轉東阿當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不奉詔之日伏增悲喜臣以無功虛受國恩爵尊祿厚用無益於時脂車秣馬志在黜放不圖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后慈母之念遷之陛下幸爲久長計聖旨惻隱恩過天地臣在雍丘劬勞五年左右罷息居業向定圖果萬株枝條始茂私情區區實所重棄然桑田無業左右貧窮食裁餬口

形有裸露臣聞古之仁君必有棄國以爲百姓況乃轉居沃土人從蒙福江海所流無地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從五年之勤少見佐助此枯木生華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飢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謂矣　吳胡綜請立諸王表曰受命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統爲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有質文至於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興寵秩子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明章即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故詩曰既受帝祉施於孫子陛下踐祚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公主無邑臣下歎息遠近失望是以屢獻愚懷依據典禮庶請具陳足寤聖心深辭固拒不蒙進納恐天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於禮制不知陛下謙以失之也加今迎夏盛德在上大吳之慶於是乎始開國建號吉莫大焉惟陛下割謙謙之德副兆民之望留臣枯許天下幸甚　晉孫毓賀封諸侯王表曰臣聞軒轅二十五宗黃祚以繁姬姓建國七十周過其曆故樂侮莫如同德伏惟陛下聖哲欽明稽乾作則越五超三與靈協契天祚明德克昌祚胤秦王楚王淮南王光濟碩美寵於羣后改建大國分鎮方岳皇太子皇孫並啓土宇培敦潼索制弘往代內輔皇畿外蕃九服羣生仰德向風懷義率土臣妾莫不稱慶　梁任昉爲蕭侍中拜襲封表曰詔書拜臣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才植皇朝尚德詔爵惟賢遂復出脩職貢入頒卿士但有道之守海外重扃蕃籬近甸無勞擊柝仰閱舊章俯增私感報國承家豈云

萬一

【原】晉宋傳亮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曰臣聞懿親廣樹聖主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維城皇代弭石帝基內衛羣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皇弟皇子等神姿穎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顯進徽號啓建疆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郡王　謝莊爲尚書八座封皇子郡王奏曰臣聞桐圭睦親書河汾之策賜帶懷賢敬東平之祚諒以訓經終始義洽垣墉第某皇弟等器彩明敏令識穎悟並宜憲章前典光啓祚宇作屏王室式雍帝載臣等參議可封郡王

封爵部二　功臣封　封功臣後

功臣封一

原 周官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增 禮曰諸侯有功則益地 原 史記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 增 班固諸侯王表序曰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宇立二等之爵大者王小者侯功臣侯者百餘邑 山堂考索曰先王之封建選建明德茂啓崇勳是故大功莫如賚則身兼五侯之地明德莫如魯則國侈百里之封曹文之昭而爲伯甸德薄者不以居尊位也晉武之移而列侯藩功大者不以殿小邦也蓋文武周公封建之初心爲褒表功德而設非徒以大封同姓以入爲公卿是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 徐氏曰按漢世封侯皆以縣邑其後或以鄉亭皆視其所食之邑而名之至於功名顯著則有特加美名者西都信武冠軍富民博陸之類是也 文獻通考曰漢興設侯王與列侯皆世襲其所受之封爵自非有罪與無後則國不除此法漢以來未之有改也至唐則臣下之封公侯者始止其身而無以子襲封者 又曰唐制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其次封國公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亦九等並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祖調給 事文類聚遺集曰宋朝稽漢非劉氏不王之制異姓唯后之祖父乃贈王爵佐命之臣獨趙普以元勳封韓王若曹彬封秦王潘美封鄭王雖功亞忠獻終緣女若孫爲后得之而故相未聞有贈王者中興以後如四大將之功韓世忠封蘄王張俊封循王皆賞功臣之最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高皇帝無外家三尺之脩以故王爵廟貌雖極隆於揚徐而朱邸自功臣外無兩者若李隴西由尚主而擔爵然亦岐陽大勳所推本而成

原史記曰武王克紂太公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尚父於齊營丘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征伐大於諸國　又曰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燕其在成王時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而東周公主之　又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也　又曰陳完奔齊懿仲欲妻之卜之吉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之完卒謚爲敬仲六世而至田常田常弒簡公立簡公弟爲平公乃割齊安平以東爲己封邑始大于齊　增史記曰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詐詐多變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漢王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

原漢書曰項羽曰吾聞漢購吾頭千金邑萬户吾爲公得之乃自剄王翳取其頭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列侯　又曰漢五年尅項羽天下乃平始論功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人民散亡大侯不過萬户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藏之宗廟副在有司　又曰陳平凡六出奇計輒益封凡六益邑　又曰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增漢書曰弄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逆時霍光金日磾爲秺音低侯上官桀等共誅之詔封金日磾爲秺丁故切侯上官桀爲安陽侯　又曰霍去病以校尉伐匈奴封冠軍侯　原東觀漢記曰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又封竇融曰融允執忠孝扶微救危率厲五郡積兵羌胡畢至兵不血刃而鹵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　又曰上謂耿弇一作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户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爾　增天中記曰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易建侯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也　原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定西域五十餘國乃封超爲定遠侯　增文獻通考曰建武十三年大享將士頒爵策勳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　原魏志曰曹眞字子丹以功封邵陵侯眞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早亡眞愍之乞

分食邑封遵等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聽分賜遵等子爵關內侯及真毫明帝悉封昺五子皆列侯　又曰太祖表封荀彧爲萬歲亭侯太祖與淵嘗出關右所向無前賜淵子五人皆爵關內侯謀亦已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十二年復增邑合二千戶　又曰太祖表封荀攸爲萬歲亭侯太祖又與彧書曰君之相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與建計君之相密於是封攸陵樹亭侯　又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攸前後謨謀曰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齊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　又曰郭嘉字奉孝冀州平封洧陽亭侯及薨太祖表曰良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宣增邑并前千戶　又曹休傳太祖曰此吾家千里駒也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　又曰任峻字伯達爲典農中郎大典屯田軍國致饒太祖以峻功高表封都亭侯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文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邑千戶賜惇七十二孫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楙素列侯　又曰朱靈字文博封鄃侯文帝曰將軍佐命先帝威過方召平生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風所願乃更封高唐侯　增晉中興書曰孔愉字敬康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流左顧者數及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猶然印工以閒愉悟遂佩焉　晉書曰苻堅南寇桓伊與冠軍將軍謝琰俱破堅於淝水以功封永循侯　玉海曰裴寂傳武德九年太宗定功臣封户自寂以下總四十三人　冊府元龜曰杜如晦字克明初義兵定關中太宗引爲王府兵曹參軍每從征伐軍國多務剖斷如流及隱太子將爲變太宗召如晦等共爲籌略杜稷以寧以定策安宗廟功居第一封蔡國公　又曰房元齡字喬年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元齡因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如舊識署爲記室參軍元齡既遇知已罄竭心力拾遺補闕知無不爲太宗入春宮以元齡爲右庶子既踐祚封邢國公　文獻通考曰肅宗嘗問於李鄴侯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爲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比今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玉海曰神宗元豐元年宰臣吳充等言唐德宗多難之際乃賜潘美以行營諸軍都部署征嶺南既平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復從曹彬平南唐以功拜宣徽北院使及征太原討范陽封代國公改忠武節度使進韓國公　山堂肆考曰宋太祖開寶中

奉天定難之號不應盛世猶襲陳跡於是罷功臣號紹興六年復賜中興後加賜者三人而已
唯安南國王加功臣號　吾學編曰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上諭諸將曰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
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
何可忘今天下既定用報以爵實凡次第皆朕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結髮相從然嗜酒
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國法廖永忠戰鄱陽奮勇忘身然而使所
善儒士窺朕意向以邀封爵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勞未足掩過此四人止封為侯平章文忠
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沙漠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權挫只宜列公爵左丞相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達與朕同鄉朕起兵時即從
征討勞勛居多此二人宜封大國以示嘉褒餘悉據功定封遂班爵行賞封公六人侯二十八人　又曰
徐武寧王達從上起兵征吳破其城縛士誠送建康封信國公定計取元都元主北走三年大封功臣進魏國
公　又曰開平常忠武王遇春乙未來歸乞前部先鋒自效遂拔采石取太平漢攻南昌從上援南昌遏彭蠡
湖連舟力戰殲友諒圍士誠士誠敗縛加授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　又曰誠意伯劉基青田人上定括蒼
遣使聘遂詣金陵為上陳天命所在滅漢取吳收中原公密謀居多三年加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

功臣封三

永寧河右　漢書舊儀何傳關內侯鄠千秋進曰陛下雖數亡山東諸侯千秋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略吉甫此熙世功也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功哉　魏志張既傳詔曰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卿踰河歷險以勞擊破但破虜乃永寧河右使吾無西顧之憂矣

益封霍光　追思張賀　漢書霍光傳曰光與王相敵秦立武帝皇帝明年下詔曰大將軍光先守節秉誼以安宗廟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　又張安世傳曰安世兄賀為掖庭令曾孫病已是為孝宣皇帝而宣帝即位追思賀欲封其冢賀子早亡安世收養掖庭及曾孫壯大賀欲封之故安世深辭賀封上曰吾自為掖庭小男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故安世乃止遂下詔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

講何發縱　張良決勝　漢書傳何傳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破但破虜乃永寧河右使吾無西顧之憂矣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議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　又張良傳曰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良為留侯

水草不乏　荒戎入貢　漢書張騫傳曰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博望侯　魏志徐邈傳曰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功也

介子誅樓蘭　延壽使西域　漢書傳介子傳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殺漢使往刺之遣介子齎金幣至龜茲王隨介子入謁中賜

語北士二人爲御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封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封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未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諸將以天下初定欲因此謀反耳曰陛下奈何留侯曰今急封雍齒以示羣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群臣皆喜且侯吾屬無患矣

文獻通考曰建武二年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餘各有差皆止朕中制宋昌劉朕朕已得保宗廟其封昌爲壯武侯吾封鄧禹爲高密侯執手曰侯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爲梁侯金五百斤又甘延壽傳曰延壽上疏願與子參分戶邑以傳後世家云初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或早從任使契闊戎麾無忌齊吳如晦蒸君集踰邑各三千戶勸改旗幟

詩文類 顏班帝制 榮啓國封 六一集 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 表忠觀碑 衰衣編裳 既極公台之貴 金印盭綬 榮列貂冠 蟬冕 開王社之封 光奉制書 峻膺龍數 俄奉璽書 驟加井賦 仍增勳秩 倍行戶封 階教邑采 增

後漢書曰光武詔曰合肥之役又張遼傳文帝詔曰合肥之役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其封遼邑五千戶賜子一人爵關內侯 于禁

晉書曰清水之難吾甚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 孫資封本縣

又張遼傳曰遼以歩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其封遼邑五千戶賜子一人爵關內侯 于禁

成湯定功也 張遼

謀猶水之難動之節曰清水之難吾甚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 孫資封本縣

又曰先是孫資歷陽令寮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托又觀太宗曰非常人也志略定新安已

爲譽玉海錄晉常陳曰唐家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 觀太宗曰非常人也

未有勳勞上封裂地封爵三侯非臣待罪行闕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國且圖之 登天山取蘭成

魏志張遼傳文帝詔曰合肥之役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其封遼邑五千戶賜子一人爵關內侯 于禁

又于禁太祖定天下功臣異姓得裂土南面稱孤 南面稱孤

漢書云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者八國咸得裂土南面稱孤 臨淄取祭路

史記趙世家云初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或早從任使契闊戎麾無忌齊吳如晦蒸君集踰邑各三千戶勸改旗幟 救周賜岐西

又趙城

本紀云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徙都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與申侯通

又張遼傳文帝詔曰合肥之役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其封遼邑五千戶賜子一人爵關內侯 于禁

又于禁太祖定天下功臣異姓得裂土南面稱孤

漢書云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者八國咸得裂土南面稱孤 臨淄取祭路

史記趙世家云初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或早從任使契闊戎麾無忌齊吳如晦蒸君集踰邑各三千戶勸改旗幟 救周賜岐西

又趙城

本紀云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徙都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與申侯通

又張遼傳文帝詔曰合肥之役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其封遼邑五千戶賜子一人爵關內侯 于禁

又于禁太祖定天下功臣異姓得裂土南面稱孤

漢書云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者八國咸得裂土南面稱孤 臨淄取祭路

史記趙世家云初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或早從任使契闊戎麾無忌齊吳如晦蒸君集踰邑各三千戶勸改旗幟 救周賜岐西

又趙城

本紀云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徙都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與申侯通

西之地封魯國公　不私其親唐書太宗第功班賞房元齡等功第一將軍丘師利等天下太宗即位曰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有功者王餘並封縣公　張說褚無量輔導有功冊府元龜曰唐元宗先天二年以中書令張說國子監祭酒褚無量輔導有功說封燕國公無量封舒國公

功臣封五

贈詩唐杜甫投贈哥舒開府翰詩曰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知謀垂廣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遶漢宮羣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愛命遶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曹霸畫贈哥舒翰詩曰三捷揩模非熊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　陳陶投贈羅中丞詩曰光典策一生封爵笑丹青　韓愈聞晉公自蔡州入覲詩曰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責相國新兼五等崇　王維少年行曰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雲臺論戰功天子臨軒賜侯印將軍佩出明光宮　劉禹錫平蔡行曰九衢車馬渾渾流使臣來獻淮西囚四羣聞風皆失據天子受賀登高樓妖童擢髮不足數血污城西一抔土南峰無火楚澤閒夜行不鑠穆陵關策勳禮畢天下泰猛士按劒看恒山　明何景明諸將入朝詩曰闕下千官侍鳳樓苑中天子建龍旂豹房虎圈先班賞武帳前邊賜姓侯

詔後漢獻帝詔曰勅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費亭侯故特進顯授上將鉞之任復食舊土雙金之寵董統一州委成之重榮曜昭示亦以優崇投節効命自首之秋也　又詔書拜鎮東將軍襲費亭侯曾操業履忠貞輔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執義討截黃巾爲國出命夫祿以賞功罰以繩否今以操爲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襲父費亭侯嵩爵并印綬符策　魏文帝冊孫權太子登爲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户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漢穆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爲魏將軍著在圖讖猶漢光武受命李氏爲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啓佑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爲佐其以登爲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户　增梁沈約封三舍人詔曰沈徹孚王暄之裔長穆並以素實清才服勤藥省奧闥勑

勞自頃多難軍國務殷內叅帷幄外濟師旅忠規款志義感朕心宜錫茅社同莅賞冊可封三百户開國縣伯

原陳徐陵進武帝爲長城公詔曰德懋懋官功懋懋實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城縣開國侯諱志懷寅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夏者率五嶺之彊兵誅四海之讎敵固以勒功彝鼎書勳太常克定京師勳勞自重自鎮撫枌榆永寧豐沛泉涼既息北蔡無歸代馬燕犀氣雄天下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方欲大討於秦蜻敦脩於典睦叶謀上相爰納朕躬思所以敬答忠勳用申朝典可進爵爲長城縣公

增唐

肅宗乾元詔曰命將之還當仁實難非夫文可經邦不能安人和衆武可禦暴罔以克敵成功允藉宏才爰申錫命司徒中書令上柱國代國公子儀河嶽間氣巖廊重寶寬而有謀用而無滯遂能克復二京折衝千里時乃之功今殄寇未寧興師頗廣鎮守經制已有處分而籌畫指麾必資專制將軍辭第無以家爲丞相憂邊思平國難固以訏謨之用宜申總統之威其將戡定外虞澄清列郡光膺落屏之寄式崇社稷之勳對揚休命以永終譽可封汾陽郡王

肅宗至德二年詔曰乘輿幸蜀人心且搖臣節斯見李光弼全德挺生英才間出干

增制唐李嶠封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廓國公制曰三韓舊族九種名家夙奉戎麾遠參文衛昔臨鴈塞能羈馬縛之妖今拒狼河更奮奔鯨之孽勳功允著誠効克宣宜酬失石之勞用廣山河之賦可封三千户

蘇頲封郭虔瓘潞國公兼食邑實封制曰閱鼓鼙之聲則思夫將帥列土茅之賦則念彼勳庸郭虔瓘忠勇超倫智謀絶等往者鎮於荒裔獨守孤城煮弩而其人益堅引弓而彼衆不敵故得愛子染鈣名王解辮穹廬掃地而將空沙漠閒風以歸附功則茂矣朕實體之宜蓍山河開其井邑可進封潞國公食邑三千户仍賜實封一百户

韓儀授王鎔常山郡王羅弘信長沙郡王劉仁恭彭城郡王制曰王鎔夙紹弓箕丕承堂構襲重侯之積慶允文奉先王之成規克勤克儉剛簡而無傲虐粟直而務温寬羅弘信將星瑞彩卿月祥光常竭力於公門每推心於王室保大有九三之盛任重而不危守中孚六四之貞致遠而不泥劉仁恭齊漢傑洞達總戎之要韜起扶輪精通育物之源襲簪拜手犬牙而理人心以寧屏蔽一隅緣長城於翰海藩

垣中夏布橫落於天田嗥苔協恭奮揚懇戴或奪此糞土成皐安於大名或宅彼幽都共綏懷於有北駢闐歡
緒照灼簡書勉竭乃誠各膺休命　代宗寶應二年制曰朕嘗披圖史備閱軍功裝度之破淮西無遺廟算石雄之
海負河連率百城旌旗千里東郊誓衆雅繼魯侯之功北伐薛葛稱漢將之略高牙罷設重鼎斯調尤知武
庫之實實在雲臺之右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制曰朕嘗披國史備閱軍功裝度之破淮西無遺廟算石雄之
攻山北益展皇威莫不仰遺烈於祖宗委全才於將相而自中山逆命外域開姦奮戎旅以膺揚屠賊城而殄
燭夕聞告捷明實殊勳上柱國琅邪郡開國侯王景球長劒倚天洪河帶地居萬夫之長擅三條之名自統雄
師往收逆壘摧曲陽之堅陣厭滹水以驚波爰築室以反辦攻圍雄壘析骸而易子傾發烏巢招降之士庶
數千撲滅之凶狂非一諒茲丕績宜降優恩乃眷汾陽實惟巨鎮據犬牙之內地當馬頰之要津是命酬以勳
膺福其黎庶進國公之品秩崇滕侯之等威俾溥屬池仍加蟬冕　宋王珪除文彥博守司空依前樞密使加
食邑實封制曰朕若稽先王維御羣品左謀金鉉之老以經治於廟堂右屬鴻樞之良以定策於帷幄厥有成
績可勿褒乎具官某風力肅明器資恢儻臨至劇有轉圜之易定大謀如執玉之堅遠事神文之朝已緝熙於
鼎路追言聖考之遇又密勿於機廷肆涼昧之丕承會精神於羣慮雖兵民之異本亦文武之交脩未隆贊冊
之恩曷懋圖膺之舉　元程鉅夫丞相卜憐吉台智明識遠心廣氣和勳名克篤於
前人藩翰久勤於外服昔將平於內難朕大投艱方深計於中途卿獨決進志存弼亮身佩安危是用命汝襲
諸侯王以長守於富貴歸丞相印以自養於壽齡既不遠於京師可以時而朝覲　王構平章史弼封鄂國公
制曰史弼器博而用周志剛而行敏早由禁籞出總戎行視長江如履平地居然獲跳盪之功撫疲黎猶保稚
嬰允矣著綏懷之效始自淮裏之百戰迄於嶺海之同風顧宣力獨多推誠弗替終始三朝之眷賜環屢於
宸班優遊六藝之文緩帶雅稱於儒將是宜貴之華緩衍以真封以酬既往之勞以示惟新之渥於戲功臣圖
象秩孟冠於褒公元老壯猷忠尚資於方叔益圖報稱祇服訓言

（表）宋謝疊運謝封康樂侯表曰昔強臣暴虐恃僭僭曆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西河傾覆南漢陵藉紀
郢跨越淮泗於時策畫惟疑地險已謝威懼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咸靈重符戎重盡心所事赴黜禍

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遠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下濟鴻鈞曲成乃眷遐績式是興徵分虎紐龜復顯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勳澤洽往德恩覃來膺永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駑弱所當忝承臣聞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殊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盛美豈謂榮渥近霑微躬傾宗隕元心識其會酬恩答厚罔知所由　顏延之謝于竣封建城侯表曰伏見策書降錫息竣開國建城縣侯爵踰三等户越兼千生邀洪禮身茂盛世闔宗革聽盡室改觀誠慙末品誤叅其泰臣聞子之能仕志政竣固暗於明試徒以數遇會昌消憂啓聖幸與靈祚福德共從義勳分賞執珪登朝析金受邑慶重慮深恩往懼積非臣耄級所任圖報豈竣庸薄所能奉服　梁沈約謝封建昌侯表曰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叅犬此則王業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用天命元鳥非止今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闕纖塵遂班山河之誓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惟帳酬報爪牙

增頌　唐呂温秦叔寶頌曰洛内之役龍戰未決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鋭氣盡來我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鼇轉山沒遂作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冰裂翕如鵲聳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增碑　周庾信柱國大將軍紀干弘神道碑曰太祖文皇帝始創霸功初勤王室秣馬蒐乘誓衆太原公仗劍轅門謀同社稷定計成國定萬古壯骨

門粗謀當世隨何遠至實釋漢帝之憂許攸夜來即定曹王之業永熙中奉迎魏武帝入關封鶉陰縣開國子邑五百户保定元年授使持節都督岷州諸軍事隴頭流水延望秦關川上峨眉猶通蜀道公不發私書不燃官燭獸則相負渡江蟲則相銜出境四年拜大將軍餘官如故衛青受詔未入玉門之關實憲當官猶在燕山之下公之此授差無慚德潭王叛換梗我西疆巖羌首竄蕃籬攜貳公受脤於社偏師遠襲楊旂龍涸繫馬甘松二十五王靡旗亂轍七十六柵鶉奔雉竄既蒙用命之賞乃奉旋師之樂天和二年被使南征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江源水起海若乘流船官之城登巢懸釁吳兵習流長驅戰艦風灰箭火倏忽凌城公以白羽麾軍朱絲度水七十餘日始得解衣朝廷以晉尅夏陽先通滅號之路秦開武遂始問吞韓之謀是以馳傳追公以爲仁壽城主齊將段孝先解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爲宜陽之援公背洛水而面熊山陣中軍而疎行首乘機一戰

宜陽街壁增封五百户進柱國大將軍　唐德宗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曰粤若菲德嗣膺大寶化乖柔遠明不燭幽淮右賊臣提兵犯順晟時總偏師遠戍河朔曾不俟召聞難駿奔鼓義勇仗順之師吞敗亡稔惡之寇雄威勝勢疾若飈馳設會軍門哭而誓衆國讎不滅無以身爲遂發感激嗚咽流涕天地爲之變色將帥爲之動心乙未陳師於東郊如虎如豹如熊如羆兇徒接戰累合皆北倒戈棄甲罔敵我師乘而殪之摩壘而止戊戌方旭連營進攻賊衆相驚股戰魄駭登陴而不敢拒闔門而不敢窺晟仗鉞落行執桴親鼓斂隍塹排牆垣勝氣兆於風雲威聲振於原野指顧摧靡盪無子遺布朝旨以寬脅從勵臣節以誅同惡乾軸傾而復紐皇維弛而更張遷皇聲爲好音變妖祲爲和氣是知烈祖積德人懷其深賢臣佐時功濟斯美俾予從乂垂拱仰成乃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加食封一千户　韓愈平淮西碑曰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維天維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顏胄武合攻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趨入其西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胄武合戰益用命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曰文城因天大雪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右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胄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　明蘇伯衡岐陽王李文忠勳德碑曰王初上謁年未三五帝曰朕甥舅之親賢傳堪付畀乃申王命於斯總制龍節虎符內綏外禦德威惟畏近德遠企彼昏者張獨罔顧忌水陸入寇輒衂而去乙巳之春衷厥精銳偏我新城侮我無備邊吏驚告王曰何畏提兵問罪蹂以突騎討鼓噪乘之聲撼天地警以我輅轢彼螳辭其車凡萬幾無噍類既覆其軍遂奪其氣姑蘇之克由是而致姑蘇克矣浙江平矣溫台慶紹莫不寧矣相彼七閩廓其清矣大軍雲合取燕京矣帝謂王來成算陛受婉孌元君雖云出走尚閘假息欲圖進取汝帥汝督往扼其後王辰奉辭行不逮酉發徒蕭蕭曼及雞狗得地得衆易於拉朽或擒或誅

莫匪我首領領應昌逋逃淵藪不虞我師奄至左右俘厥孱王以及妃后豈無寶玉亦有璽綬奏凱來朝喜動宸極都督上公特進柱國鎔金爲券以莫不錫　明吳伯宗江陰侯吳公良神道碑銘曰桓桓吳公剛毅英烈異才間出萬人之傑天戈義旗飛渡大江爭先鼓勇敵莫敢當既定金陵亦下京口公俱在行厥績多有江陰崇墉東南要衝屹若砥柱維公之功姑蘇新附命公綏靖紀律嚴明大小從命炎荒僻遠命公徂征歷代羈縻慕義來庭功成汗馬名載竹帛兄弟二人並著開國河山賜誓列侯疏封慶延後嗣與國無窮　王景西平侯沐公英神道碑曰閩闢寰宇挺生異人依光日月下上星辰風雲景從發迹海邦遂蒞其區遂搤其吭沈沈樞府我寵居之秩秩皇猷我儀圖之載數恩澤西涉渭源載敷國威西上崑崙賀蘭之墟流沙之阻兵不頓刃遵駆星馹旁茫茫井絡氣交神州載清載夷投鞭斷流式遏王誅自爾南羣日月出矣燔火何施天兵一麾仆山摧墜封其餘鯨以示大儆額額其城大纛高牙萬方攸同六合一家皇帝曰咨予嘉乃績黃金大帶龜判琮璧

死王事子孫封一　弟封附

蜀志曰先主退軍義陽傅彤斷後拒戰兵人多死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其子僉爲左中郎將後爲關羽都督　魏志夏侯淵子五人皆爵關內侯　文獻通考曰元和十五年穆宗制武德已來配享及一等功臣幷張巡許遠南霽雲顏眞卿杲卿太尉段秀實與子孫官有差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二年制曰或無辜被害或徇節忘生既抱沈冤宜申贈典應自張從賓作亂以來諸色員僚內有死於王事者並與追贈有子孫者量材敘錄　又曰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補故控鶴指揮使郭超長男重均充左番殿直次男重友充右番殿直以父殉王事故也　續文獻通考曰察罕帖木兒字廷瑞北廷人至正中討山東賊爲張士誠所刺追封忠襄王封其子阿魯溫汝陽王　弁州集曰徐增壽雖文后介弟顧靖難密謀殞命廷闕長陵成祖悼念子名景昌　封定國公

弟封　冊府元龜曰開元十五年勅二王後爲賓者無子孫以兄弟爲後曾經侍養者聽其承襲若死王事雖不曾侍養亦聽承襲

死王事子孫封二

增燒殺諫死 漢書曰趙王反內史王悍相建德諫不聽遂燒殺悍等景帝封悍子乘之曰王君謂爲左傳曰晉荀瑤率師伐鄭次于桐丘鄭請救于齊齊侯將興陳成子召顧泳建德諫子橫皆爲侯 又曰楚王反相張尚諫不聽死景帝封尚子居巢侯 又曰楚王戊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遒東與高廢戰於駐蹕山君謂先鋒陷陣與賊短兵相接賊以斧鉞擊之兵攻甚牟城中流矢而卒太宗深痛惜之子及善嗣拜朝散大夫 又曰姜潤爲左屯衛將軍從太宗征遒東之役以行軍總管督

伊州總管張善相爲王世充兵攻陷賊執善相送於世充辭色不撓罵世充極口而死高祖聞而歎曰吾員善相善相不負吾也封其子爲襄城郡公 第一勳 始九歲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義師

平京師義事二年論功行賞其登京城第一勳授光祿大夫 又曰開元二年王海賓爲安豐軍使先鋒與吐蕃戰殁於陣 雪其冤 續文獻通考曰和尚伯牙吾台氏父忽都思睿宗時戰殁於陣贈沈國公和尚襲父職 又曰貶出師討賊中毒死御史張沖等雪其冤於是復貶貶官爵而封其子

名忠嗣 歿於陣 雪其冤 續文獻通考曰和尚伯牙吾台氏父忽都思睿宗時戰殁於陣贈沈國公和尚襲父職 又曰貶出師討賊中毒死御史張沖等雪其冤於是復貶貶官爵而封其子

哈剌章 申國公 而父死焉 刺客害之 左傳曰晉荀瑤率師伐鄭次于桐丘鄭請救于齊齊侯將興陳成子召顧泳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國之多難朱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

韋而朝無廢前勞 文獻通考曰中郎將征羌侯來歙忠節著 十一年攻公孫述破其兵遣刺客害之帝嘉歙忠節著

曰代宗大曆十二年詔曰往者大盜亂華梁宋偏罹然生氣宜以其子爲歙州別駕 又曰建中四年李懷光據兵河中

宗聞而哀悼嫡子與正員官 巢父宣慰 王璠叅軍 冊府元龜德宗聞而驚悼授一子正員官

王滄之子璠爲左清道率府曹參軍滄因李錡冒濫 使遇害 冊府元龜建中四年李懷光據兵河中以給事中孔巢父充宣慰又曰元和五年以贈給事

死王事子孫封三 增弟封附

原周苛守滎陽死事子孫封四

臣表卿食其以客從破秦以列侯入還定諸侯常使約和諸侯說齊王死事封子齊爲高梁共侯 又高惠帝功臣侯表云周苛守滎陽晉項羽死事子成封爲高景侯 又高祖功臣表云孫印以北地都尉入漢定三秦功比平定侯戰好時死事子通封爲襄平侯 紀城戰好時死事子通爲襄平侯 又文帝功臣表云孫印以北地都尉入漢定三秦功比平定侯戰好時死事子單封爲餅侯 又高祖功臣侯表云紀城以將軍從擊破秦項羽死事子單爲餅侯 夷吾死事子孫封四

匈奴入力戰死事子單封爲餅侯 夷吾死

增誅成已封汨陽侯 漢書朝鮮傳云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汨陽侯 原馬賢父

越死事封子廣德爲龍侯 殞命敵場 害於客館 冊府元龜

子同命封孫爲侯 東觀漢記順帝紀永和六年十二月詔故將軍馬賢前伐西夷克敵深入父子三人同命其以漢中南鄭之武陽亭封賢孫承先爲武陽亭侯食租稅 龐德罵關羽

死封子爲侯 親志曰龐德爲關羽所獲謂曰不早降何待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 增弟封

元龜曰淮陽王遹元帝祖父兄子也擊劉黑闥戰歿每陣先登惜其幼少力不逮心及難平後以太宗每追痛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元始與從朕每陣先登惜其幼少力不逮心及難平後以太宗每追痛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

死王事子孫封四 遹元高祖從父兄子也擊劉黑闥戰歿每陣先登惜其幼少力不逮心及難平後以太宗每追痛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元始與從朕每陣先登惜其幼少力不逮心及難平後以太宗每追痛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

弟封擊黑闥戰歿弟封淮陽國 遹元高祖從父兄子也擊劉黑闥戰歿每陣先登惜其幼少力不逮心及難平後以太宗每追痛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元始與從朕每陣先登惜其幼少力不逮心及難平後以太宗每追痛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弟封擊黑闥戰歿弟封淮陽國 冊府元龜

制唐元稹授田布魏博節度使制曰經曰父母之仇不同天雖及匹士猶寢苫枕干以期必報是以子胥不殉伍奢之死卒能發既藏之墓鞭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名垂萬古而況身備將壇父死人手家仇國恥幷在一門當懷嘗膽之心豈佚絕漿之禮咨爾先臣惟國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庭而又東取青齊北討燕趙提挈義旅勤勞王家冒白刃而不疑推赤心而自信屬冀方求帥余所重難輒自大名付茲巨鎮而中台暗拆上將妖侵蟊賊潛窴於腹心豺狼勃興於肘腋人神憤痛朝野驚嗟深軫予懷誓擒元惡以爾布詩書幷習忠孝兩全常用魏師克征淮蔡豈無奮撓之黨爾其淬礪勇夫敬恭義士一飯之飽必同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居則席蓁寒則抱冰於戲至誠可託稔惡難逃矧彼凶殘去將安往墨縗在體元黼在前提劒閫對以諸侯朝覲之禮直言不屈守正而歿理命之戒家廟為先賢哉鉅人可謂忠而知禮矣今蒐行高學茂洪緒有承以禮曹郎中殷中侍御史制曰昔太師魯公拘在寇廷渠魁有危迫之

碑唐德宗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曰張掖郡王秀實應期降生扶翼唐祚稟陰陽之粹氣備剛柔之全德書為淳和發為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賊臣朱泚因時多虞作亂於京師微公之謀吾幾茂濟既而密結勇敢誓殲寇讎決策尅期中外發應會賊泚召公計事引入閤中露其姦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胷髮衝冠仰天大呼叱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敗面既蹟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訪彼前人稽諸昔賢全大節者不必成功建大功者或未立節吉甫以文武翼周室宣王中興綽侯以智謀安劉氏文皇紹立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董卓協國以擅威伍孚刺之而不畏王敦擁衆以稱亂周顗折之而無疑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進退知機智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中古以還無公儔比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户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表其閭里護其喪葬官立祠宇史載忠勳

封功臣後一

文獻通考曰漢高后二年詔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於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 魏志曰張遼

字文遠文帝踐阼進封晉陽侯及薨詔曰合肥之役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未之有也其分遼邑賜一子爵關內侯　唐書曰高宗總章元年以太原元從西府功臣爲二等第一功後官無五品者授其子若孫從六品一人　冊府元龜曰睿宗太極元年親祀北郊詔桓彥範敬暉崔元暐袁恕己張柬之等其子孫並實封二百戶　又曰開元二年制曰崔元暐張柬之等往以神龍之初保又王室奸臣所忌謫居炎海流落變衰感激忠義元暐子璩清才雅韻謹守專直柬之孫岱祖考繼殁遺孤可傷高皇封樂毅之後武帝求蕭何之裔斯不遠哉緬懷前烈宜加後命璩岱並可朝散大夫　會要曰元和二年錄配享功臣之後蘇瓌崔元暐張說狄仁傑敬暉袁恕己之孫相次錄用焉詔曰旌太傅之德將擬南城之封紹鄭侯之裔不俟東門之感　冊府元龜曰唐文宗太和二年詔曰如遂良褚狀之忱復廟社事形先覺宋璟之文吏骨鯁功參治平元紘李之守規畫一時成有裕其胄僅存不絕如髮各授邑吏使其自試　玉海曰慶曆三年命天章閣待制王洙集賢校理歐陽脩詳定國朝勳臣名次上之詔本家既無人食祿者錄其子孫一人自樞府使曹彬而下至邵華凡二百四人　又曰紹興三年詔錄用六朝勳臣自曹彬而下至邵華凡二百四人子孫先是徽猷閣待制宋伯友入對言功臣子孫周喪殆盡乞訪其後量才錄用故有是詔其後得趙普趙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　續文獻通考曰朕當羣雄鼎沸之秋提虎旅功封爲郡王　吾學編曰桑敬父世傑無爲州人洪武二十三年封徽先伯誥曰朕東渡大江爾父世傑率舟師來歸由是披堅執銳數著勤勞既而歿於戰陣已贈侯爵功在國家朕不能忘俾蒙先業屢從征伐克底成功茲又擒除奸兇豈不彰美前人特封爾爲龍虎將軍上護軍徽先伯

封功臣後二

原無廢二勳　宜宥十世　祖父勳也臧武仲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致邑乃立臧爲後宜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何以勸　不宜絕　楚滅若敖氏尹克黃使于齊復命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其懼　見墓遂褒　成季之勳也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注韓厥言趙武善其所改令生　詔曰楚思子文漢錄減宣鍾縣之後不宜絕　爲善其懼　帝詔曰朕出東門見蕭曹墓云遂褒功臣後漢明而亡官失封子孫渝屈者所司勘實具以狀聞存者可酬其官榮逝者當錄其裔嗣使幽明同慶　增慶幽明　起義烈　冊府元龜曰開元十一年南郊大赦孔帖曰張嘉貞卒後以來實封功臣有身無大赦孔帖曰李吉甫當國褒忠臣後以起義烈　有一息　及二人　後十餘歲韓朝宗

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殞于孫咸在朕曹參軍賜名曰延賞又曰與元中復官張遷宅子去疾許遠子覲賜帛百端自是訖德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二人者　垂裕後昆　追考故實　玉海曰貞觀五年詔曰親賢作屏著在周經支庶畢侯義存漢典無忌元齡比聯冀烈如磐垂裕後昆　弁州集曰嘉靖時下詔追考故實收錄故鄂國公如晦敬德各封一子郡公君集子及叔寶知節各封一子縣公俾拜前拜後過春膺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後俱爲徽侯誠意伯基後仍爲伯增其秩

封子襲丘　史孫叔敖子貧負薪優孟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像敖莊王大驚以爲敖復生也欲以爲相丘四百户　孟曰臣婦言慎勿爲相楚王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莊王於是召敖子封寢奉其祀　封父李侯　李陵與敵死士三千人赴秦軍秦軍却李同死封其父爲李侯

封雖自外來本功臣後　弓高襄城　漢書云春秋列路子之爵許其墓諸夏時乃有弓高襄城諸也漢興至於孝文時

封功臣後四

唐元稹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曰昔我太師西平王在德宗時能復京邑書於鼎彝每懷宗廟之安實念江東之永而又繼有英哲克全令人惟弟惟兄莫非頗牧尚想德施於十代何憚恩積於一門李愿生長統綺之中蘊鬱驍雄之器始爲夏帥遂著能名旋領徐方會征淮右鄰寇陰狡將助鴟張來犯東郊冀延晷刻爾乃提持戈戟淬礪卒徒一戰而蜂蠆盡殲不時而鴟獍就戮聿來岐下號令益明繕完甲兵爲我保障朕以浚郊重鎮尤藉良材俾爲司空以表東夏持我邦憲用靖爾人　又授劉士涇太僕卿制曰去歲西戎跳入涇上京師戒嚴朕慨然有思廉頗李牧之志而習事者言爾父司空之在涇也築平涼等八城二堡塹保定平原使涇人益樹麥禾以復后稷公劉之教十有六年犬戎不敢東顧朕聞其人思見其後果有令子與之討論亦自奇士鋪陳將略殊有父風訪其班資則曰亞諸卿之間十年矣今命以太僕豈惟報爾先臣亦欲使緣邊諸將顧其愛子爲我竭誠

批答　唐白居易答劉總謝檢校工部尚書表曰卿幼承義訓長有令聞能遵忠孝之風不墜弓裘之業朕所以命加異等寵冠常倫特授雙旌超等八座豈惟延賞亦在任能將懋前脩勉申後効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

封爵部三十一　德行封

德行封一

原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人之急也　又曰盛德之士封之所以尊有德也　名公貢也才德兼人貢薦於王而用之也辨曰公直也取正直無私也孟子正義曰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又曰斥候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風俗通曰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也孟子正義曰子字也字養也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又曰男任也任安也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

原書大傳武王勝殷箕子之朝鮮因以封之　石慶積行封爲牧丘侯　增山堂考索曰張騫封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霍光爲博陸侯取其博大陸平　原漢孔光傳云光父霸治尚書選授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漢張禹傳云禹善說論語初元中詔令授太子由是遷光祿大夫元帝崩成帝即位以師賜爵關內侯　東觀漢記光武紀云建武元年詔曰前密令卓茂來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案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侯　增聖賢裔封　玉海曰平帝元始元年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後更爲姬氏）　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秩二千戶）　奉其祀　文獻通考曰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過魯祠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帝謂儐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　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歎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儐郎中　玉海曰魏文帝黃初二年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　又曰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　又曰後魏封孔乘爲崇聖大夫孝文太和十九年封珍爲崇聖侯　又曰後周武帝改郃國公　又曰隋煬帝改紹聖侯　續文獻通考曰顏欽明詩禮易尚書多所通說學者宗之爵葛繹縣子謚曰貞師古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琅琊男奉詔校定經史修五禮成進爵子

玉海曰唐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爲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其嗣爲文宣公任州長史代代勿絶續文獻通考曰孔子四十代孫振唐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仕至刑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　冊府元龜曰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詔曰皇帝御宇禮三恪而爲烈士敦風賴五帝而濟世當宜崇封文宣王之後並可各令繼絶　玉海曰太平興國三年以孔宜襲封文宣公　續文獻通考曰代二王三恪及文宣王之後並可各令繼絶　玉海曰太平興國三年以孔宜襲封文宣公　續文獻通考曰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後得寧薦於朝授鄒縣主簿　又曰孔子四十八代孫端友字子交宋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端友于建炎初偕叔父孔傳姪孔玠扈從高宗南渡寓三衢封先儒周敦頤汝南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川伯張載郿伯寶慶元年追封朱熹信國公改徽國公　又曰正德間山東僉事錢宏訪得曾子之後一人於嘉祥深山中未請於朝後竟湮沒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准訪求曾氏適派得嵩兗兄弟以生長南方不樂北徙唯質粹肯行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德行封三（聖賢裔封附）

公

選建　特封

必享其樂　特爲立名

而封之

漢書曰丽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帝聞將封之會吉病將使人加紳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後愈

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時求

聖賢裔封　梅福復言　祭遵建議

王海曰梅福傳元帝時求

衍聖公

忠烈

漢書曰宣帝以劉德謹重封爲陽城侯　資治通鑑曰

封爲博陽侯食邑六百户　東觀漢記植榮傳云明帝詔曰

德行封三（聖賢裔封附）

公

道以經術

漢書藝文志曰諸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脫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户

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示我德行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户

增謹重

漢書曰宣帝以劉德謹重封爲陽城侯　資治通鑑曰

忠烈

漢書曰孔子二十年上思右將軍安金藏忠烈賜爵關內侯

選建　特封

漢書曰丽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帝聞將封之會吉病將使人加紳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後愈

止其身而子孫無問焉不過承蔭入仕爲環衛官必須歷任年深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

聖賢裔封　梅福復言　祭遵建議

王海曰梅福傳元帝時求

衍聖公

敬崇勳

袁宏後漢紀曰詳注曰隋樊子蓋進爵封

袁宏後漢紀曰詳注曰隋樊子蓋進爵封

業施詳注曰隋樊子蓋進爵封

漢書曰丽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帝聞將封之會吉病將使人加紳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後愈

聖賢裔封　梅福復言　祭遵建議

王海曰梅福傳元帝時求

衍聖公

敬崇勳

袁宏後漢紀曰詳注曰隋樊子蓋進爵封

漢書曰丽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帝聞將封之會吉病將使人加紳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後愈

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

德行封四 聖賢裔封附

增制唐蘇頲授安金藏右驍衛將軍制曰安金藏家本孝悌身全忠懇往在周朝困於酷吏共誣良善敢謗太皇不任楚毒並加刑憑金藏乃自刺心肺見其誠節因而寤主實賴斯人則弘演納肝田光吞舌求之既往未足爲喻眷言酬德自可超倫彰其貞固之美拜以誰何之任

增聖賢裔封詔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五代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誠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德報功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 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夫子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

尊賢繼絕封一

禮記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尊賢不過二代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 左傳鄭子產曰昔虞閼父爲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胡公周得天下封伯子舜後也故曰三恪 史記曰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得樂叔封之觀鄉號華成君華成君毅之後又封舜後謂之三恪恪敬也其禮轉降示敬而已 漢書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後也 又曰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得樂叔封之觀鄉號華成君華成君毅之後也 漢書曰自古受命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罷無忌之墓過趙則封樂毅之後孝武嗜洽前代初得周後復加爵邑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 又曰武帝還過洛陽詔曰周室遵而無祀得孽子嘉其封爲周子南君 又漢武元狩中復以鄒戶二千四百封蕭何曾孫慶爲鄭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以蕭相國德慶厚也 又曰高祖功臣侯者子孫驕逸多陷法禁訖於孝武靡有子遺於是成帝復紹百一十八人後絕爵復家也 又曰元康四年立靳翕夏侯嬰陳平張良周勃等一

蕭何而哀平之世復曹參周勃之後　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既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遣使者以中牢祠

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紹封以彰厥功　增文獻通考曰建武二年詔曰唯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愍之其並復故國　晉陽秋曰夏侯惇魏之元功勳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況朕受終於魏而可忘其功臣哉其擇惇近屬封之　晉中興書曰元帝詔曰魏後曹勵爲陳留王　又曰太元二年與滅繼絕復故陳寨後浩之爲高平公業秀後球爲鉅鹿公王沈後朴之爲博陵公荀勗後毓爲濟北侯何曾後闡爲朗陵侯羊祜後法興爲鉅平侯　增玉海曰永昌元年以周漢後二王舜禹湯之裔爲三恪神龍元年復舊　冊府元龜曰德宗貞元九年詔九廟配饗功臣封爵廢絕者宜令紹封以時享祀

尊賢繼絕封二

尊賢不過二代　封陳以備三恪　並詳第一條　成湯革夏而封杞　武王入殷而封宋　所以興滅繼絕也　並文選　復始

撫厲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伯有爲厲子產立公孫洩及子良止以撫之曰鬼有所歸吾爲之歸也　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之子皆爲國所殺立其後以撫之

舊德　宜遵封宋之文　果協屏周之典　增不渝　最長　冊府元龜天寶八載制曰胡公啟陳微子分宋位存三恪秩比二王後觀孝文帝十代孫元伯明露而不渝信而可復主祀者非爾而誰可襲封韓國公　文獻通考曰從式太祖曾孫神之屬籍近行尊者一人裂地王之於是從式最長乃封立二王之後將廣承者一人准鄭公例

尊賢繼絕封三

定刻三恪　又九載成士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國家合承周漢其間隋不合爲二王後請發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表陳論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帝心遂定及乃求殷周漢後爲三恪轉介　永作我賓　妥復爾國　冊府元龜唐高祖武德元年詔曰嗚呼魏魁伐杞用夏郊牧野降休宋承殷祀相仍山陽踰旬於當塗陳留受封於興午上天垂鑒授我賓位周書載武王宇其以営之卦皆所以啟迪前王發揮後嗣

尊賢繼絕封三

安定郡王　擇一人　推五行　冊府元龜天寶七載詔曰周備禮文既存三恪之位漢弃擯絕之恩式弘復古之道宜於後魏子孫中簡擇譜屬的然相承者一人准鄭公例立二王之後將廣　冊府元龜唐高祖武德元年詔曰鬼有所歸故陳微子分宋位存三恪秩比二王後觀孝文帝十代孫元伯明露而不渝信而可復主祀者非爾而誰可襲封韓國公　文獻通考曰從式太祖曾孫神之屬籍近行尊者一人裂地王之於是從式最長乃封立二王之後請發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表陳論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帝心遂定及乃求殷周漢後爲三恪轉介　永作我賓　妥復爾國　冊府元龜唐高祖武德元年詔曰嗚呼魏魁伐杞用夏郊牧野降休宋承殷祀相仍山陽踰旬於當塗陳留受封於興午上天垂鑒授我賓位周書載武王宇其以営之卦皆所以啟迪前王發揮後嗣

尊賢繼絕封三

朝載稽舊典　御宇禮三恪而爲賓列烈士敦風賴五帝而承天休可襲封介國公　當崇後裔　冊府元龜唐莊宗同光二年詔曰皇帝受命又曰晉高祖天福四年勅周受禪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詔曰皇帝受命又曰晉高祖天福四年勅周受禪後

原興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白虎通曰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尚于幼弱爲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惡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 內恕之君樂繼絕

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漢書功臣表序 微子賓於王家禮成王既黜殷命命微子啟代殷後作賓於王家爲周之客 蔡仲侯於東土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命曰肆予命爾侯於東土 死王事之子詳 治楚國之後王思子文之治楚國立其孫克黃爲後 封霍光曾孫陽等復故爵漢平帝紀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陽宣平侯張敖元孫共舞陽侯樊噲元孫之子章皆爲列侯復爵 賜鄭商孫明友等開內侯又云賜故幽周侯酈商等後元孫酈明友等二十三人爵 封山陽公奉漢祀帝王世紀云漢獻帝建康元年禪位黃初元年封山陽公奉漢祀 封陳留王奉魏祀又云魏常道鄉公薨 封霍光曾孫禹等復故爵漢平帝紀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陽宣平侯張敖元孫慶忌侍侯周勃元孫共舞陽侯樊噲元孫之子章皆爲列侯復爵 賜鄭商孫建德等開內侯又云賜故幽周侯酈商等後元孫酈建德等二十三人爵 封山陽公奉漢祀帝王世紀云漢獻帝建康元年禪位黃初元年封山陽公奉漢祀 封陳留王奉魏祀又云魏常道鄉公薨 封霍光曾孫山等復故爵漢平帝紀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陽宣平侯張敖元孫慶忌侍侯周勃元孫共舞陽侯樊噲元孫之子章皆爲列侯復爵 賜鄭商孫安世等開內侯又云賜故幽周侯酈商等後元孫酈安世等二十三人爵 封山陽公奉漢祀帝王世紀云漢獻帝建康元年禪位黃初元年封山陽公奉漢祀 封陳留王奉魏祀又云魏常道鄉公薨

以孫恢紹公陽令振次男恢紹爵振基之子也 石苞國祚莫繼以孫行爲公苞國祚莫繼其特以苞孫行爲樂陵公 王基爵祚再絕

承襲之韓公後周 唐朝宗屬中取一人又云晉高祖天福二年勅周以杞宋封夏殷之後爲二王後以周靖之後封公又封鄧之後爲三恪今宜於唐朝宗屬中取一人封公世襲兼備之後爲三恪唐玉海云嘉祐四年詔以宋氏後爲崇義公奉周祀先是著作何鄴言宜訪唐世已遠唯周義不可廢遂封崇詠世宗從孫

尊賢繼絕封四

二王後兄弟 周府元龜云開元十五年勅二王後爲賓客者無子孫以兄弟

唯周義不可廢玉海云嘉祐四年詔以宋氏後爲崇義公奉周祀先是著作何鄴言宜訪唐世已遠唯周義不可廢遂封崇詠世宗從孫 周苗裔備二王後禮院議

詔漢安帝續封功臣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光耀萬世社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披圖按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攀附傳繼於今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充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

表魏武帝謝襲費亭侯表曰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厠豫功臣克定冠逆援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報封茅土聖恩明發遠念桑梓曰以臣爲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才之豐否既勉襲爵邑忝厥祖考復龍上將鉄鉞之任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內比鼎臣外參二伯身荷兼紱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輔殷昆吾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錫臣東修無稱統御無績比荷殊寵策命褒績未盈一時三命交至夔金重紫顧以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 又郭嘉有功臣死宜追贈封表曰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敖顯封厥子孝彰既沒爵及支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惇篤於明勳也故軍祭酒洧陽亭侯賴川郭嘉立身著行稱茂鄉邦與臣參事盡節爲國臣今日所以免戾嘉與其功方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夭殞不終

美志上為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為之咨嗟祭遵不
仁恩降下念發五内今嘉隕命誠足憐傷　梁任昉為楮蓁代兄襲封表曰一日被司徒符印稱詔二日許臣
兄貢所請以臣紹封南康郡公臣世屬啟聖遭偶時來尚德嘒膚先錫土宇臣貢載世承家兄居長德而量已
風退内事園蔬以臣行違幽明早酷荼苦貢天倫實至友愛淳深非直引堉推温故能
及人次事死讓生尚均脫屣取信十室本若錙銖乃遠謬推恩近霑膚薄能以國讓弘
勿二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子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且大宗絶緒命臣出繼傍統稟承在昔理絶
終天永懷情事觸感崩裂伏惟陛下俯權孤門哀榮之重爰奪臣貢一至之輕察其丹款特賜停絶至公允穆
徽臣克幸　又表曰近冒披款庶蒙克亮奉被還詔未垂矜允伏讀周違罔真心誠臣本凡劣身名不限摽一
譽不足以驗風流存小讓不足以弘進止若乃富埒千駟貴有邦家二者之來不期而至中人猶其趨趄凡近
固宜勉勗直以門緒有歸長德無二若使貢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留心孤門
特深追遠故臣窮必呼天憑威咫尺貢嬰疾沈固公私廢禮逢不世之恩遂良已之志確然難奪有理存焉臣
既承先旨出繼傍統受命有資反身何奉敘心感悼義迫窮誠臣貢息審年將志學禮及趨拜且私門世通二
三攸序若天眷無已必降殊私乞以臣嘗奉膺珪社伏願陛下聖慈曲垂矜慎如蒙哀允施重舍育　周庾信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曰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教祭酹無聞有傷良相女
叔齊肩嗣絶沒實賢臣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不許承子繼襲非死王事不許承
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肩享祀便絶於
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襘榆之衣先除其國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絶聞
鼓鼙而思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藩屏為約事在世
功漢以山河為誓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窮以殷朝繼及無廢小
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禹之正肩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愚謂生有其勞死
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為厲若教之鬼其無餒而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判唐周彥之對遺腹襲侯判曰乙在夢徵蘭生逢集夢岐嶷繼體戀弓冶之餘徽詩禮無聞想山河之舊業望九原而不作松石增哀思五等之崇班茅封闕嗣同夫嵇紹未有識於巨源類彼叔敖亦無言於楚相當今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豈可使諸葛之苗隨時歇滅樂毅之後沒代湮淪況乎血屬詳明宜存必復之始手文昭著須傳幹父之能討以前聞義何殊於仲子酌其故事跡頗類於周文

恩澤封一

蔡邕獨斷曰漢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魏志曰漢制凡人君特所寵念皆賜之封邑及丞相初拜亦錫茅土號曰恩澤出自私情非至公之封也中興以來無有封者　原公孫弘傳曰漢帝以列侯為丞相相唯弘無爵詔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魏志崔林傳云林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資治通鑑曰天寶九年賜安祿山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記纂淵海曰國朝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杜衍既致仕因郊祀當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祁國公蓋異禮也　文獻通考曰按孟堅述西都列侯除王子之外以功臣為一表外戚恩澤為一表蓋功臣者以勳績顯著而得之者也外戚恩澤者以遭逢忝竊而得之者也然裔夷之降乃儕之功臣宰相而封侯末為恩澤乃儕之恩澤又博陸之定大策輔幼主長平冠軍之征匈奴取朝方破祁連其殊勳偉績本不緣椒房至李貳師則祇緣女寵以進伐大宛得名馬之事又不足言今列貳師於功臣列博陸長平冠軍於外戚抑揚之意殊所未喻　記纂淵海曰錫土非所以逮無功割戶實所以疏曰皇運之初功臣食有德苟有寵過其量是謂食浮於人　李靖表會要曰景龍三年兵部尚書韋嗣立上疏曰皇運之初功臣食封才三二十家今恩澤受封至百四十家已上

恩澤封二

以勞　無勳　文獻通考曰東鄉侯籍建都鄉侯良賀二人俱順帝為太子時小黃門立以勞封　隋書曰李崇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親族相賀崇獨泣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小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養是以悲耳賢由是大奇之　迎奉　經略　文獻通考曰廣德元年西蕃犯京畿代宗幸陝北至華陰魚朝恩以大將軍至迎奉六師方振由是深加寵異永泰二年封鄭國公　又曰楊復恭樞密使僖宗自蜀還京時行在制置內外經略皆出於內侍省元龜卒以父蔭入仕以從龍之子也　冀卒起復為樞密使恭車駕還京封魏國公　父母　妻室　冊府元龜曰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勅

曰在朝文武臣僚並諸道節度刺史等有父母者宜遍加恩澤使天下之為人父者知感三年勑夫子立言備有關睢之樂春秋垂訓非無石碏之封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所宜從諸道節度使妻宋氏加恩

巧為奏恥與列

漢書曰莽居攝安衆侯劉崇與張紹攻宛而敗紹不如巧為奏

有稱號者宜各加恩

關自歸竦因嘉作奏莽莽大悅太后下詔封嘉師禮侯嘉子七人皆

賜爵關內侯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人為語曰力戰闚不如巧為奏

太平御覽曰元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皆聚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名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

功無橫草

封忝賜履

會要曰景龍二年食封邑者一百四十餘家御史宋務光上疏曰近者封建頗緣恩澤功無橫草人已分茅

記纂淵海曰杜衍封祁國公遺奏有曰非萬戶而忝賜履之封自三

恩澤封三

史記田完世家云威王名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

人君特寵

晉中興書云漢制人君特寵皆賜之封邑

日侍左右

不離輿衛

文獻通考曰高力士本姓馮則天名入禁中元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及即位令掌四方文奏恩遇稍崇又改名輔國既復二京封齊國公

寵章非大

行食有加

紀纂淵海

澤侯傳云者術封樂大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

漢書車千秋傳云武帝時千秋上書訟衛太子寃上頗知太子惶恐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

無他意乃大感悟謂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

封千秋為富民侯

即墨大夫官無留事

史記田完世家云威王名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

封樂大為樂通侯

漢外戚恩澤侯表注以大譌

以舊恩而封彭祖

漢宣帝紀云故掖庭令張賀有舊恩而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古注曰所子者言養弟子以為子

郎將彭祖為陽都侯案師古曰彭祖蔡倫桂陽人元初元

與朕有龍潛之舊

魯國先賢志云桓帝封鉅吉詔曰吉

通考云南郡太守梁之子也梁以父冀誅廢為比景都尉

敘父梁之墳以思澤封

晉起居注云惠帝永平元年詔曰侍

久宿衛

又云宦者龍亭侯蔡倫桂陽人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宿衛封邑三百戶

河東太守為天下最

魏志杜畿為河東太守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位賜爵關內侯

董猛諫封邑

晉惠帝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石崇與何攀共奏曰吳

恩澤封優於滅吳功

經商類編云晉惠帝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石崇與何攀共奏曰吳會僭逆幾於百年先帝湯滅通寇謀臣猛將猶有竭力之効而今恩

一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軌

文獻通考云程駿傳元魏獻文崩初遷神主於太廟有司奏舊事官倒皆踢爵駿以為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為帝王

安樂太平取富戶

文獻通考云程元張以宦者直內侍省代宗即位以其謀越王係

冊府元龜云景龍三年應貢封邑者一百四十餘家凡五十四州皆天下豐腴物產其安樂太

應出封戶凡五十四州皆天下豐腴物產其安樂太

代李輔國

文獻通考云程元振飛虎副使尋代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封邠國公

未滿萬戶

玉海云宋敏求錄慶曆七年南郊中外將相推

封又取富戶不在捐免

封戶者甚於征行

乳母子封

續文獻通考云力渾迷力渾迷力嗒嗒世祖時以乳母子統宿衛封雁門郡公

冀國公

又云完顏伯顏成宗乳母夫至元三十一年封為冀國公

恩澤封四

增制 唐李嶠授張昌宗麟臺監制曰張昌宗鐘鼎盛門珪璋重器碩學總於丘墳高才軼於睢渙每懷五嶽之顯秩固辭侍從之路雖混濟之量未去朝廷而元遠之心恒對山水頃立功祠廟欲以致福朕躬嘉其懇誠用增可麟臺監餘如故　薛廷珪授内官劉益謙加官制曰劉益謙惟爾參我樞近之務副我腹心之求允謂才難克彰試可委任斯重端莊有閑氷清絅直潔已涖事敷馬而對問樹不言稽爾秉持稱吾宥密是用升之峻級寘彼崇班宜保優異勉圖始終

增碑 唐鄭薰内侍省監楚國公仇士良碑曰公弱冠以辨智取位強仕以幹蠱居官及涖大政以機略致勳勞臻於貴壽以恬退保終始事在簡冊爵極天人出入七朝顯揚三紀擊鞠廣場則馳先百馬彎弧逈野則飛落雙雕故得侍娛遊則三領五坊承顧問則八加供奉

外戚封一

原 漢書曰漢興外戚侯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薄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　又曰高祖封呂后父公呂公爲臨泗侯兄澤爲周呂侯

周陽侯趙兼以淮南王舅侯　又曰薄昭實嬰上官衛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思寖廣博矣　又曰景帝封太后弟蚡爲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后同母弟田蚡爲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后姊子霍去病伐匈奴封冠軍侯　史記曰武帝衛后弟青封長平侯四子皆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曰生男無喜生女勿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增漢書曰宣帝制御史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

原 漢書曰河平二年上悉封舅王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立紅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東觀漢記曰馬防兄弟三人各六千戶防爲頴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綏定西羌以裏城羹亭一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綬龍貴至盛又曰光武封新野王子鄧泛爲吳侯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侯追封外祖樊重爲壽張侯重子丹爲射陽侯孫茂爲平望侯舉鄉侯從子冲更父侯后父陰隆宣陽侯子識原鹿侯就爲信陽侯皇考女弟子來歙征羌侯弟

由宜西侯以寧平公主子李雄爲新市侯后父郭昌爲陽安侯子流縣曼侯兄子竟新鄴侯匡發干侯以姨子

馮邯爲鍾離侯　又曰明帝封太后弟陰興爲鄖陽侯子傅陽強侯陰盛爲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

又曰鄧訓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東京莫比　魏志曰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議自

古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秦建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　增又曰卞隆以后父封睢

陽鄉侯　晉書穆章皇后何氏名法倪準之女也後追贈父光祿大夫封晉安縣侯　太平御覽曰哀靖皇后王

氏字穆之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初爲瑯琊王妃哀帝即位拜皇后追贈父濛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安縣侯

文獻通考曰李祖勳祖昇弟壽文宣時以女爲王妃封丹陽王

外戚封二

增先褒紀子　追封靈文　哥府元龜曰周桓王將幼后於紀紀本于爵故先褒爲侯　王母前死葬檄陽北帝乃追封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陵文夫人

園

作炭　採桑　史記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陸用爲符信上書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順成　桑樂　哥府元龜曰漢文帝即位薄太后亦以長子薄昭爲侯昭又曰漢文入爲昭帝

廣國自陳皇后名見持之而泣乃厚賜田宅金錢

順成侯　又曰上官安上官皇后父也初安女入爲昭帝婕妤安爲騎都尉月餘立爲皇后安以后父封桑樂侯　帝舅嘉　后父昌　哥府元龜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周桓王將幼后於紀紀本于爵故先褒爲侯

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八九年矣及成帝立久之以特進侯就朝位　又曰漢文帝即位薄太后亦以長子薄昭爲侯　帝舅嘉　后父昌　哥府元龜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周桓王將幼后於紀紀本于爵故先褒爲侯

曰後漢光武郭皇后父昌真定人壯郡功曹建武二十六年追贈昌陽安侯　又曰漢文帝即位薄太后亦以長子薄昭爲侯　湖陽立廟　陵旁建塋　哥府元龜

曰樊重光武外祖也建武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祀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　又曰和

帝永元九年追尊帝母梁貴人爲恭懷皇后詔追封謚陽祀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　又曰和

外戚封三

增遭逢　文獻通考曰外戚恩澤者以遭逢悉寵而得之者也　原穰侯成陶邑之封秦子云穰侯攻齊五年秦不益尺寸之地反成陶邑之封應侯以攻韓八年成其南之封故職勝大臣

臨沘　觀津　上詳第一條　哥府元龜曰魏文帝即位薄太后於紀紀本于爵故先褒爲侯　永爲安陽鄉敬侯　又曰和

察鼎毒欽懷皇后之父也通契丹漢字長於吏治封太尉越國公長子尉不失又三尚主而不以勢驕人　又曰漢文帝即位薄太后於紀紀本于爵故先褒爲侯　尚三主　封二伯　金史曰端

名城　哥府元龜曰外戚之尊由來尚矣肇自周室降及漢家從母后之族貴皇姻之親或追崇名謚建置寢園或茂錫珪璋大啟土宇蓋王者展因親之孝重齊體之道焉　又曰夫三代之隆王公或同族五侯分食名城預聞朝政車服之制名器之重寖或踰焉降上微不當之議下免無功之誚惟明聖能焉　免無功之誚　文獻通考曰高皇帝無外家三尺之屬以故王霸鄧禹竇融雖極隆於西由尚主而擯爵然亦岐陽大勳所推本而成

專益地則
私封之也
逮高祖而侯者三人 漢書外戚傳云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高臨泗侯後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
爲周呂侯次兄釋之爲建
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 與定天下侯者二人詳第一條 四人爲王六人爲侯 漢高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大撤
呂氏所立三王 又云秋七月皇太后崩上將軍祿相國產潁兵秉政恐爲
大臣所誅因謀作亂時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知
其謀迺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以曲周侯酈商子寄
與祿善使人紿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所立
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
天下四人爲王封諸呂台產祿台子通
呂氏所立三王 又云秋七月皇太后崩上將軍祿相國產潁兵秉政恐爲
大臣所誅因謀作亂時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知
其謀迺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以曲周侯酈商子寄
與祿善使人紿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所立
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
告諸侯王以爲宜令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齊兵必罷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
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太
也祿然
王氏田氏三侯 漢書外戚傳云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母臧兒爲仲妻生男
信與兩女而使人報產 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
世之利其言使人 兩女奪金氏納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方身時王
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
其言使人報產 王氏田氏三侯 漢書外戚傳云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母臧兒爲仲妻生男
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
兩女奪金氏納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方身時王
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
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
夫人報產 王氏田氏三侯 漢書外戚傳云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母臧兒爲仲妻生男
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
兩女奪金氏納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方身時王
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
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
夫人報產 王氏田氏三侯 漢書外戚傳云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母臧兒爲仲妻生男
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
兩女奪金氏納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方身時王
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
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
太子武帝即位爲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
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
至新野祠公主壽張敬侯願乙丑詔曰存善繼絕食籍德貞武騎都尉賢演高祖父重以光武
皇帝元鼎中封祠公主壽張敬侯願乙丑詔曰存善繼絕食籍德貞武騎都尉賢演高祖父重以光武
皇帝元鼎中封祠公主壽張敬侯願乙丑詔曰存善繼絕食籍德貞武騎都尉賢演高祖父重以光武
皇帝元鼎中封祠公主壽張敬侯願乙丑詔曰存善繼絕食籍德貞武騎都尉賢演高祖父重以光武
又云閻畤代人文成母恭皇后兄弟三人
茂封冠軍平望鄉侯五國並建其二絕者祠之 楊駿爲臨晉
扶助中興追封壽張侯謚曰敬祖父
隨晉書云楊駿爲臨晉侯時人
藉言曰侯禪臨晉後必專國
后初入掖庭爲貴人帝時試
陵人桓思皇后父也延熹八年
其冬立爲皇后武遷越
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户明年冬拜城門校
尉盡帝立拜武爲大將軍更封武爲聞喜侯 聞喜侯
太子武帝爲

即皇甥復預乘龍之選築館荷兩朝之眷分茅襲百杞之傳祖宗世稱漢藩輔保樂土於三韓父子並爲周司徒播清風於萬古可高麗國王尚服渥命以介福祺

【表】晉庾亮讓封公表曰觀聖賢之於名爵敬戒之甚重豈先哲宜重之於古而聖朝可輕之於今耶譬猶迴太陽以消湛露運滄海以灌燎火其功易成其事易立 【增】唐宋之問爲定王武攸暨諸降王位表曰陛下隆德嗣興鴻基紹復外家諸子降等猶誓於山河主第增榮在臣更超於等數雖渭陽情重沁水恩多而濯龍之戚今乃方於五侯緣駙馬之姻古未封於四履私親越禮聖人之孝理載光胃寵延灾徵臣之官謗斯久 李嗇爲定王讓官封表曰臣行能近淺識性凡陋難化之質非八音所陶不移之愚豈六藝能飾往緣戚屬叨奉恩私遂得地列齊封門開魯館承敦叙於九族被徽章於五等今光華始旦品物維新方就散秩之筆幸沾朝請之流寧可以冒踐槐廷更增茅土陛下懸旌訪逸刻像求才朝有白駒之賢野無黃犢之彥方使思皇多士必明於至公豈令棫樸能官近廢於親昵臣自審量實所不堪伏冀回光斂鶩寢緩收綸察臣不移之心矜臣非飾之請特停過誤改命才良則白馬丹書不慙於異姓和羹作礪不遠於凡庸

【增】【碑】唐李湛然太子少傅竇希璣碑曰自祥生石紐祚啓金刀盛業與塗山比崇長發將觀津方永文昭武穆帝載矢之於典謨累將重侯后族布在於方冊故得國華人傑踵振古以騰芳服冕乘軒迄昌辰而益茂莫不歌鐘繼響喧喧連北里之音邸館相望鵷鵷並東都之盛 明張來儀滁陽王廟碑曰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於滁陽滁陽先知識聖於微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浴日咸池滌其垢氛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寔啓王衷皇奮無旅王命子之皇室未遑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箪斝之言終莫我離秉鉞專征付以閫外顛強蹙驕有衆日大變生不意卒疾於驚何啓其緒弗享其成皇明日昌既臣萬方剖符錫爵乃侯乃王

【增】【論】唐李翰漢祖呂后五等論曰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若早署祿產之位序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唇齒預閉覩覦之心不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不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夔代邸之危疑哉

追封一

褚枧里　柏川枧里在河南府鞏縣東北漢武帝即位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追尊皇太后父仲爲共侯仲枧里人也年成就太平之功一時號稱後追封金源靖王　先儒賢相繼文獻通考曰宋理宗淳祐元年追封太師魯國公從祀孔廟

沉厚　冊府元龜曰漢武帝故武威郡王賈隆林左僕射賜賚封三百户隆林累有殊功性頗褊直初奉天圖解百餘稱旨隱林曰陛下性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及是思其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不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及是思其

謚言故襄贈有加焉　通史曰耶律撒剌性忠直辛誕廢立教之乾統間追封涼水郡王

李瓘　馬賊績文獻通考曰越王貞起兵討武氏不克子沖與貞同死開元初追復爵土　績文獻通考曰鄧清之鄧縣人以擁立理宗官至太師累封齊國公　迎柩贈印　至墓賜策　冊府元龜曰後漢光武郭皇后父昌眞定人仕郡功曹建武二十二年后母丹薨帝親臨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昌喪柩合葬追贈昌眞定侯印綬　又曰鄧訓竇皇后父也爲議郎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墓賜策追封　盧豫平山　高麗渤海　冊府元龜曰後漢光武郭皇后父昌眞定人仕郡功曹建武二十二年后母丹薨帝親臨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昌喪柩合葬追贈昌眞定侯印綬　又曰鄧訓竇皇后父也爲議郎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墓賜策追封　鄧香安陽　何異宣德　冊府元龜曰後漢光武郭皇后父昌眞定人仕郡功曹建武二十二年后母丹薨帝親臨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昌喪柩合葬追贈昌眞定侯印綬　又曰鄧訓竇皇后父也爲議郎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墓賜策追封　陰興追封鯛陽　冊府元龜曰宣帝追贈香安陽侯印綬又曰何異南陽宛人靈思皇后父后立帝追贈香安陽侯印綬又曰何異南陽宛人靈思皇后父后立帝追贈香安陽侯印綬　又曰後漢光武郭皇后父昌眞定人仕郡功曹建武二十二年后母丹薨帝親臨送葬百官大會遣使者迎昌喪柩合葬追贈昌眞定侯印綬　又曰鄧訓竇皇后父也爲議郎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墓賜策追封　陰興追封鯛陽　冊府元龜曰宣

湖州轉戰至滅渡橋中流矢卒贈豫國公　追友諒至采石犯龍江力戰追友諒至采石戰沒贈蔡國公

安郡公贈府元龜云唐張長遜為五原太守會處羅可汗解兵去高祖大悅封其父暉為遂安郡公　追贈晉可

元撫又云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亡父元撫襲贈其母崔氏為安平郡夫人　蕭嵩父行儉

庭父行儉又云二十四年中書舍人孫逖陳情四十餘年纔及令長臣風荷厥訓累登清秩頻遷省閣又拜檢校吏部尚書門下平章事裴光

為太尉　孫逖

逖遥日莫父乃後時在公府有偷榮之貴於私庭無報德之效反慙烏鳥徒厠鵷鴻伏望降臣一外官特乞微思稍霑臣父優詔褒之授嘉之宋州司馬致仕　李晟父欽太

朱泚拜司徒詔贈晟父欽太子太保母王氏代國夫人　有父母並許加恩

壽績文獻通考云李瑾全之子為蒙古江淮大都督景定三年以京東來歸詔封為齊郡王復其父官爵晟又云世宗嘉靖八年令凡孫襲祖爵者得追封其父母曾祖爵者得追封父母祖父母父母妻先故者得追封焉如　自金歸元又云焦用自金歸元後以子陸裕貴封恒山郡王　追封祖父母

父母又云世宗嘉靖時在公府有偷榮之貴於私庭無報德之效反慙烏鳥徒厠鵷鴻伏望降臣一外官特乞微思稍霑臣父優詔褒之授嘉之宋州司馬致仕　李晟父欽太

追封三　孫貴封

追封

元閻復追封伯夷叔齊制曰昔居北海之濱移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竣之風膺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有補可追封伯夷叔齊崇讓仁惠公　姚燧左丞許衡贈官制曰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為昭義清惠公叔齊崇讓仁惠公　姚燧

在言動必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摳衣滿戶外之列屨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有垂没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可追封魏國公謚文正　閻復

丞相伯顏贈謚制曰伯顏崆峒孕秀列象騰精居政府則不動聲氣措泰山之安秉戎律則純乎仁義猶時雨之降當其聲鶴浦渝盟之罪總龍驤飛渡之師克廣世祖好生之心允獲宋人誠服之意衣冠不改市肆不易恩戚普洽於三吳車書以混文軌以同聲教遂覃於百粤逮朕纂承之始益申推戴之誠永懷社稷之宗臣宜侈河山之高爵於戲曹侍中江南之役規畫一何小哉郭汾陽異姓而王崇報斯亦至矣可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元明善中丞于璋贈謚制曰于璋志蘊忠貞運達熙洽慶雲甘露氣和而動植自宜威鳳祥麟瑞應而猶驚咸伏結深知於世祖參大政於武皇澄清每振於憲綱動靜允維於國體逮朕嗣服召卿來廷賜以繡衣執法應中端之象專茲白簡行軺寬南顧之憂遽於戲劉寬長厚允宜居鼎鼐之司聞盍有崇褒之渥

胡廣中庸謂當久處臺閣之任事乖往古思慰九原可追封劇國公謚文簡　明王樟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曰常其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為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灤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攬哀訃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蓋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既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兼錫於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有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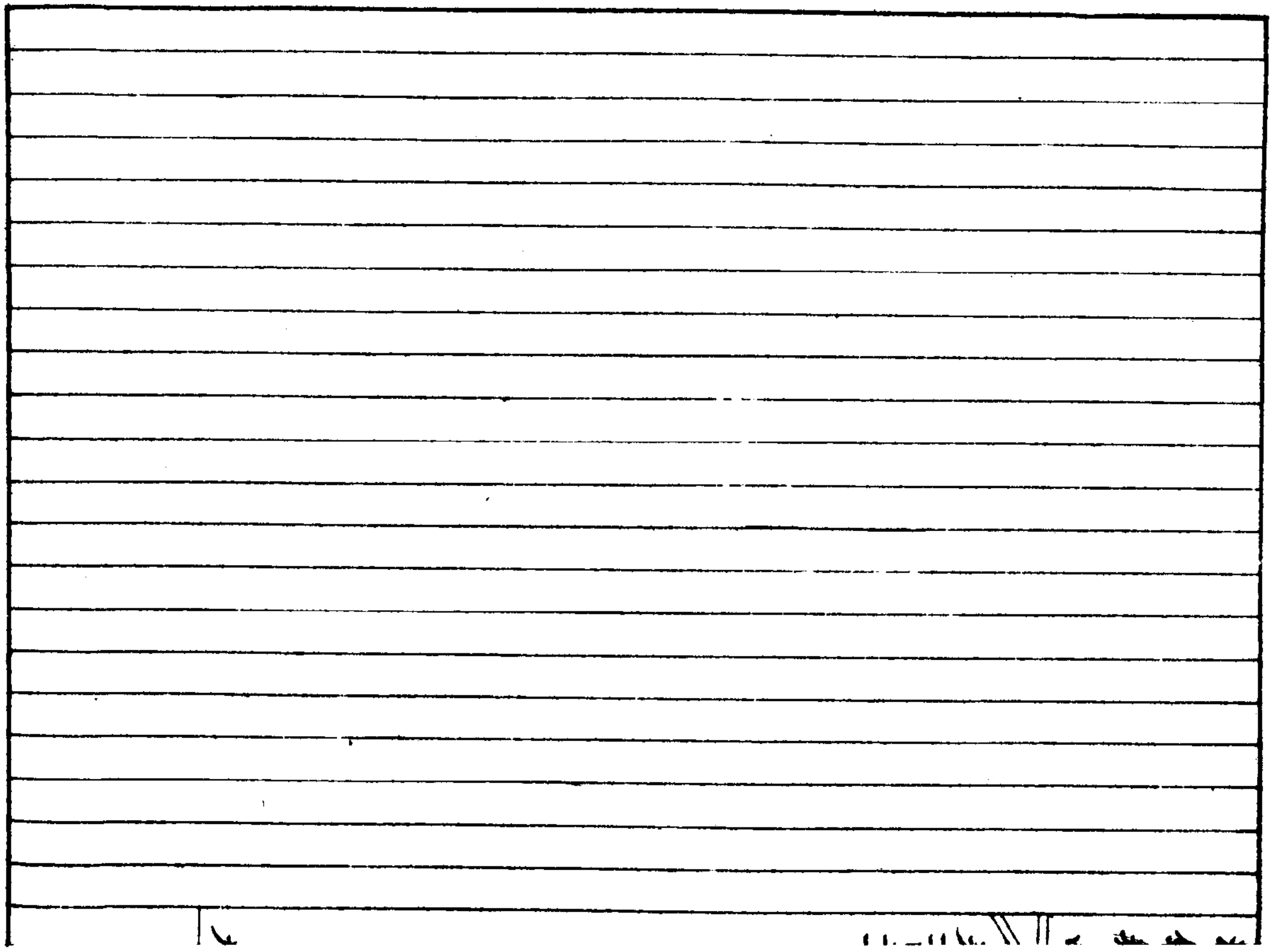
增碑明宋濂東丘郡侯花公霊墓碑曰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樞密院判官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城中乏食公士馬健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上命諸將力戰賊敗去後五年上即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　陶凱追封徐王廟碑曰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皇帝御皇宮門名禮部尚書陶凱諭之曰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為宿州人家閔子鄉新豐里王本民家素質樸以兄弟齒序人稱之曰馬某王少壯時膂力過人沉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強疾惡見有為不義者視之若仇譬然或少忤其意輒肆毆擊雖至死無所畏憚鄉人莫敢犯當元政失馭天下將亂王以忿爭殺人恐逮於法挈家定遠及天下大亂乃挈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皇后託定遠郭氏郭氏首難自為元帥收鄉民兵朕亦為部下士遂以皇后為朕之配既定天下即皇帝位皇后正位中宮封皇后父為徐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因立廟於太廟之東歲時奉祭　蘇伯衡岐陽武靖王勳德碑曰皇上誕膺天命統一萬方羣才輻輳共為帝臣傑出其間而受上將之任者固非一姓至其生建國爵而死啓王封者僅四人爵見章疏陳情欲長號謂臣心腹間有疾剝如刀自宜鐵石惡不任簿書勞業恩賜封典父母喜俱叨兩露不知感臣豈如遂萬壯年可驅策正合從時髦臣實自知愧奈緣病

增子孫貴封詩明吳寬送楊君謙致仕曰昨者見章疏陳情相遣

制 宋蘇軾司馬光曾祖政贈太子太保制曰皐陶邁種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某官某篤行有聞信於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不吾欺再世而顯至於曾孫其德日躋衮衣繡裳進位於朝退有事於家廟其致朕命詔於有神元元明善平章重士選贈三代制曰董士選曾祖父昕畎畝怡愉里閭退讓開田種木深期畝日之輸囷如山出雲莫測爲霖之變化子能擇主孫亦象賢一門萬石之家聲四世五公之譜牒於戲慎終追遠分茅宣曾矩之光崇德報功推本叶孫枝之願亶茲異渥寵爾營魂 宋本丞相伯顏祖考封謚制曰伯顏祖考故千夫長阿剌沉毅而寡言力忠勤而小心從役忽禪奮蛇矛而深入扈征蜀道裹馬革以長終賢勞宿著於生平陰隲益隆於身後天開神聖開中土而大同地陽江淮獨東南之未下遏生孫子一我寀區肆加命數之隆用極褒崇之典可追封淮安王謚武康 王構翰林承旨姚燧父損贈官制曰損名門甲姓偉望通才初與長公聯芳於對於中藹畜名世之規以貽於後於戲貞風千古藹然不廢魯靈光太中一家嗣者無慙漢司馬可追封魯國公謚忠獻

增表 唐常袞謝贈官表曰臣授任非據尸位已滥合上叩公朝退身私第固以未俾神化誓答皇慈尚塵青瑣之闈猶汚玉堂之署乾坤施厚歲月思深今又念及先臣旌其內訓寵以六官之長榮極三師之列魚軒表於東海翟茀賦於南都宗祏有儀春秋有祀屬當禁火歸省先塋便奉除書以時昭啓洒雨露於松柏懸日月於丘封閭里相榮故老垂泣 權德輿謝追贈父母官表曰臣齠齔之歲孤苦零丁遭逢昌運忽至台司無能受祿莫與臣比以先臣之名罔未稱餘慶或鍾蒙陛下之寵秩逾涯此生何幸 唐良士代韋令公謝先人贈官表曰臣父著績而未及崇班臣逮事休明謬登清貴常恐不克負荷忝辱祖宗豈謂陽和之仁因下炎上兩露之澤自葉流根大府名藩位秩崇重授之庶姓罕有其倫是臣父著績於先朝蒙寵於今日臣事君之節未效涓塵爲子之方已榮松檟感恩思報豈謂爲忠覆族殞身執之非孝

【碑】唐顏眞卿郭子儀家廟碑乾元三年下詔曰故壽州刺史郭敬之累君子之行毓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爲我良弼於是酇興神武之師克掃欃槍之氣而子儀帥彼勁卒赫然先驅取京洛如拾遺剪凶殘猶振槁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洽哀榮義申存沒累追贈太保



封爵部四 徙封 異域陳附封 婦人封

徙封一

南郡 西華 文獻通考曰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嗣號靈壽王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改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南郡爲國 又曰淮陽頃王暢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暢既取齊四年立信爲齊王五年平項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

華陽 益淮 平項籍擊陳豨 文獻通考曰韓信既取齊四年立信爲齊王五年平項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 又曰淮陽頃王暢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以擊陳豨有功高后七年封琅邪王文

帝元年徙澤爲燕王 廢中山 制藩國 文獻通考曰沛侯劉濞高祖兄仲之子也高后時爲將軍擊布軍會靈壁東南以破布功爲吳王都廣陵王三年謀反自殺上欲王後以適長子故王之 文獻通考曰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嗣號靈壽王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改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南郡爲國 又曰淮陽頃王暢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暢既取齊四年立信爲齊王五年平項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 又曰淮陽頃王暢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以擊陳豨有功高后七年封琅邪王文

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積滅半十一年中三徙都常汝汝無徼徼 平高麗 禦宋師 冊府元龜曰高宗總章元年成國公契苾何力徙封梁國公實平高麗之功也 續文獻

通考曰高后遣耶律隆運本姓韓名德讓統和中賜姓名皇太后稱制魂宿衛事從太后南征許宋成而還徙王晉 漾入賊陣 幼養宮中 冊府元龜

曰淮陽王道元高祖從父兄子也擊黥布後以其弟武都王道明徙封於淮陽國 續文獻通考曰沛侯劉濞高祖兄仲之子也擊黥布後以其弟武都王道明徙封於淮陽國 續文獻通考曰建武二年立綏長子章爲太原王十一年徙爲齊王 東觀漢記樊宏封壽張侯 又云劉求子

讓弟幼養宮中 下詳

芮國公幼養宮中 注

混同聊王清寧初徙王鄭以年老乞骸骨 冊府元龜曰高宗總章元年成國公契苾何力徙封梁國公實平高麗之功也 續文獻通考曰高后遣耶律隆運本姓韓名德讓統和中賜姓名皇太后稱制魂宿衛事從太后南征許宋成而還徙王晉 漾入賊陣 幼養宮中 冊府元龜

帝元年以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討平之徙王江都治故吳國 衡山王不應吳楚徙王濟北 又云淮南厲王之子勃封衡山王吳楚反以書招勃不應景帝嘉之徙封濟北王 春陵下濕減邑內徙 東觀漢紀春陵宗室傳云春陵孝侯以春陵地勢下濕有

徙封二

徙王舊川 文獻通考云興居齎悼惠王子文帝二年封濟北王三年謀反自殺上以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復徙王舊川地 徙王江都 又云易王非景

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 帝徙之南陽 徙王山陽定陶 又云共王康元帝子元光三年立爲山陽王六年徙爲山陽王八年徙王定陶 春陵下濕減邑內徙 東觀漢紀春陵宗室傳云春陵孝侯以春陵地勢下濕有

見地陳赤眉爲賊所殺明年求兄弟與母詣洛陽帝封來爲襄邑侯奉更始後徙封成陽侯 襄邑徙封壽張 東觀漢記樊宏封長羅侯建武十三年徙封壽張侯

徙王舊川 文獻通考云興居齎悼惠王子文帝二年封濟北王三年謀反自殺上以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復徙王舊川地 徙王江都 又云易王非景

帝子以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討平之徙王江都治故吳國 衡山王不應吳楚徙王濟北 又云淮南厲王之子勃封衡山王吳楚反以書招勃不應景帝嘉之徙封濟北王 春陵下濕減邑內徙 東觀漢紀春陵宗室傳云春陵孝侯以春陵地勢下濕有

又云共王康元帝子元光三年立爲山陽王六年徙爲山陽王八年徙王定陶 春陵下濕減邑內徙 東觀漢紀春陵宗室傳云春陵孝侯以春陵地勢下濕有

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 帝徙之南陽 徙王山陽定陶 又云共王康元帝子元光三年立爲山陽王六年徙爲山陽王八年徙王定陶 春陵下濕減邑內徙 東觀漢紀春陵宗室傳云春陵孝侯以春陵地勢下濕有

見地陳赤眉爲賊所殺明年求兄弟與母詣洛陽帝封來爲襄邑侯奉更始後徙封成陽侯 襄邑徙封壽張 東觀漢記樊宏封長羅侯建武十三年徙封壽張侯

陰傳徙封期思 又曰陰傳封陽強侯七年以陽強爲西徙封丹陽爲期思侯也 遺詔徙爲隊王 又云隊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七年徙爲東海王 徙封譽陽鄉侯 又云陵陽侯二十一年徙封新息侯 遺詔徙爲隊王 又云隊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七年徙爲東海王 徙封譽陽鄉侯 又云陵陽侯二十一年徙封新息侯

徙封父城新息 文獻通考云朱浮沛國蕭人以從光武二年封舞陽侯食三縣後定北邊建武二年徙封父城侯二十一年徙封新息侯 徙封父城新息 文獻通考云朱浮沛國蕭人以從光武二年封舞陽侯食三縣後定北邊建武二年徙封父城侯二十一年徙封新息侯

徙封二 徙王舊川 文獻通考云興居齎悼惠王子文帝二年封濟北王三年謀反自殺上以安都侯志爲濟北王復徙王舊川地 徙王江都 又云易王非景

川定陵人王莽末世祖略地潁陽綏說其宰降後征伐有功 子楷嗣徙封 又云彭城王楷嗣徙封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建初四年徙封魯陽知侯 子楷嗣徙封 又云彭城王楷嗣徙封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建初四年徙封魯陽知侯

三年立爲任城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國正始七年徙封濟南 范陽徙封宛侯 又云彭城王楷嗣徙封任城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國正始七年徙封濟南 范陽徙封宛侯

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正始七年徙封濟南 范陽徙封宛侯 又云彭城王楷嗣徙封任城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國正始七年徙封濟南 范陽徙封宛侯

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建爵爲 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建爵爲

公三年爲車陵王又徙義陽

陽弋陽 又云楚王彪建安二十一年徙封汝陽弋陽 渤海徙太原 又云晉太原成王輔子子武帝春侯徙封汝陽弋陽 汝陰徙扶風 又云扶風王駿宣帝子子出繼遵 始平徙楚 又云楚隱王瑋武帝第五子初封始平王後徙楚 杜伏

徙譙縣鄄城沛初三年爲譙王林建安十六年封譙侯二十二年徙封汝陰七年徙鄄城太和六年徙沛 壽春徙封汝陰 又云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譙侯二十二年徙沛 壽春徙封汝

徙封吳王 冊府元龜云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州賊帥杜伏威降授和州總管封楚王三年徙封吳王 出繼徙封 又云東萊王駿薨子出繼遵 例改遷西 續文獻通考云遵楊皙安次人擢進士乙科清尊初封趙國公咸雍初再徙齊

晉又封趙王太中例改遷西 帝子武帝踐阼追封汝陰王後徙封 出繼徙封東 又云東萊王駿薨子出繼遵 例改遷西 續文獻通考云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州賊帥杜伏威降授和州總管封楚王三年徙封吳王 出繼徙封東 又云東萊王駿薨子出繼遵 例改遷西 續文獻通考曰李璮全之子爲蒙古江淮大都督景定三年以京東來歸詔封爲齊郡王復其父官爵 悔過入朝 改名稱賀 孔帖曰突厥默啜拜爲頡可汗 續文獻通考曰李璮全之子爲蒙古江淮大都督景定三年以京東來歸詔封爲齊郡王復其父官爵 悔過入朝 改名稱賀 孔帖曰突厥默啜拜爲頡可汗持節往默啜又遣使謝知徽遷諸道即知徽擅賜使朝廷何以加之宜勅初服須天子命后從焉 冊府元龜曰德宗建中四年封

公三年爲車陵王又徙義陽 陽弋陽 又云楚王彪建安二十一年徙封汝陽弋陽 渤海徙太原 又云晉太原成王輔子子武帝春侯徙封汝陽弋陽 汝陰徙扶風 又云扶風王駿宣帝子子出繼遵 始平徙楚 又云楚隱王瑋武帝第五子初封始平王後徙楚 杜伏

徙譙縣鄄城沛初三年爲譙王林建安十六年封譙侯二十二年徙沛 壽春徙封汝陰 又云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譙侯二十二年徙沛 壽春徙封汝

徙封吳王 冊府元龜云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州賊帥杜伏威降授和州總管封楚王三年徙封吳王 出繼徙封 又云東萊王駿薨子出繼遵 例改遷西 續文獻通考云遵楊皙安次人擢進士乙科清尊初封趙國公咸雍初再徙齊

晉又封趙王太中例改遷西 帝子武帝踐阼追封汝陰王後徙封 出繼徙封東 又云東萊王駿薨子出繼遵 例改遷西 續文獻通考云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州賊帥杜伏威降授和州總管封楚王三年徙封吳王 出繼徙封東 又云東萊王駿薨子出繼遵 例改遷西 續文獻通考曰李璮全之子爲蒙古江淮大都督景定三年以京東來歸詔封爲齊郡王復其父官爵 悔過入朝 改名稱賀 孔帖曰突厥默啜拜爲頡可汗持節往默啜又遣使謝知徽遷諸道即知徽擅賜使朝廷何以加之宜勅初服須天子命后從焉 冊府元龜曰德宗建中四年封

冊文 唐岑文本冊越王泰改封魏王文曰昔在哲后受命君臨並建茂親以爲藩衛然則古之列國今之按部循名或異立政是同皆所以共治黎元俱獎王室克隆鼎祚咸悉由之惟爾越王泰生而詔敏幼而好學樂善不倦才德日新地則維城禮優分器惟彼三魏實號五都非親勿居夾輔攸屬是用改封魏王傳之子孫長爲藩翰

異域降附封一

知歸 乞號文獻通考曰吐谷渾阿豺暮并氐羌地方數千里號強國昇西強山觀於水源問于羣寮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渡廣陵會于海阿豺曰水尚知歸乎乃遣使南通宋獻方物宋少帝封爲澆河公又曰吾聞金翅鳥爲砧麟黑韓王于闐謂金翅鳥爲砧麟黑韓王可汗曰吾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

義奉化 冊府元龜曰天寶十四載以投降蘇哦王子悉諾邏封懷義王賜姓李名忠信又曰高祖天福四年制曰中宗景龍二年高麗吐谷等酋降附制曰將軍遇義永罷躬親撫育宜開土宇之封式威種場之制 續文獻通考曰陳

歸義成功 冊府元龜曰唐高宗總章元年破高麗以僧信誠爲銀青光祿大夫賞先降也 歸義 成功 冊府元龜所來降附封爲歸義王 又曰德宗貞元十四年突厥曷

獨悟 先降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四年詔突利可汗阿史那什缽苾志懷英果識機能斷情深獨悟實唯先覺往在北蕃位地兼重早知義特布誠心封北平郡王

王之訛使言其亡此號云

日照安南國王景定三年叛蒙古傳位于子光昺遣使貢象詔封光昺爲安南王 突厥內附

罷射雕 遣貢象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突厥冒婆那可汗自宇文化及北蕃位地兼重早知義特布誠心封北平郡王

蒙古來歸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元年突厥頡利可汗那可汗弟闕可汗遣使內附帝厚加慰撫

高麗王建守正朔用舉徽章可封高麗王 來始棄吐蕃 請復南詔 冊府元龜東魯思王驛旁等爲和義順正

潮改名臣而稱賀基 冊府元龜曰德宗建中四年封

等郡王騎旁等自陷蔦州臣于吐蕃統朝貢者二十餘年及是劒南節度韋皐招誘之始棄吐蕃來朝特封郡王又曰南詔異牟尋即雲南王閣羅鳳之孫天寶中開羅鳳北臣吐蕃命爲贊普鉢力去吐蕃所立帝號講復南詔舊名帝至是乃去之賜以金印銀窠其文曰貞元冊南詔印嘉之

異域降附封二

春秋潞子之爵 漢功臣表序云昔書稱蠻夷率服討云徐方來同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 **漢興弓高之封** 又云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內附春秋嘉之其爵列諸盟會間 **徐盧以匈奴王降侯容城** 漢孝景功臣表云容城侯揭侯徐盧以匈奴王降漢侯之勸後彼皆王降之不可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皆封侯 **南越桂林監論民降侯湘成** 漢功臣表序云漢興孝文武功臣表曰湘成侯黜居翁以南越桂林監聞百三十戶 **得南粵相呂嘉封臨蔡侯** 又云粵卽翻稽首獻馬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爲王 **降封歸德侯** 漢宣帝神爵二年 **稱臣而不名** 文獻通考云甘露三年單于朝天子于甘泉宮不名 **復高麗王號** 又云建武二十五年南單于遣使朝貢詔復其王號 **殺東粵王餘善封東成侯** 又閩粵傳云粵卽翻稽首獻馬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爲王 **斬西于王封下鄜侯** 又云故閩騶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爲下鄜侯 **殺朝鮮王右渠封澅清侯** 又朝鮮傳云尼溪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封參 **誅成已封涅陽侯** 又云朝鮮相路人降道死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路人成已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涅陽侯 **立宛貴人昧蔡爲王** 又閩粵傳云其校司馬得建復殺東粵王餘善封居股東成侯敖與蘇弘得建成侯敖與蘇弘得建復爲海常侯 **句奴先賢撣來降拜歸義侯** 比鮮卑侵漢邊境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句奴降漢侯之勸後** 漢句奴王降漢侯之亞夫曰彼皆王降之不可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皆封侯 **殺朝鮮王右渠封澅清侯** 又朝鮮傳云尼溪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封參 **誅成已封涅陽侯** 又云朝鮮相路人降道死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路人成已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涅陽侯 **句奴降漢侯之勸後** 漢句奴王降漢侯之亞夫曰彼皆王降之不可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皆封侯 **徐盧以匈奴王降侯容城** 漢孝景功臣表云容城侯揭侯徐盧以匈奴王降漢侯之勸後彼皆王降之不可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皆封侯 **南越桂林監論民降侯湘成** 漢功臣表序云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內附春秋嘉之其爵列諸盟會間

遣使來貢其王金眞平 冊府元龜云唐高祖武德三年特州
文帝拜爲樂浪郡公 謝龍羽封夜郎郡公 冊府元龜云唐高祖武德三年特州
太宗貞觀三年辭延佗可汗一利咄夷南遣使朝貢
詔游擊將軍 冊府元龜云東女亦曰踏伐執拏有八十城以女爲君其王
餘璋棧山航海遠稟正朔奉表稱臣 冊府元龜云貞觀二年自扶餘涉海奔唐明宗賜其
隕追憶懇悼令其嫡子義慈嗣位 以男子爲王 文獻通考云東女亦曰踏伐執拏有八十城以女爲君其王
再來朝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曳 冊素迦爲揭帥國王 冊府元龜云貞觀二年自扶餘涉海奔唐明宗賜其
夫爲歸昌王後乃以男子爲王 文獻通考云東女亦曰踏伐執拏有八十城以女爲君其王
用冊嗣爲揭帥國王 賜姓更名 又云契丹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愛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
元年自扶餘涉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爲東丹更名曰慕華後又更姓李名贊華 李
聖天封大寶于闐國王 冊府元龜云晉高祖天福三年制曰李聖天境控西陸心馳北闕頃屬前
朝多事久阻來庭今當寶曆開基乃勤述職宜冊封爲大寶于闐國王 授龍挺交
趾郡王 又云宋眞宗景德三年龍挺殺龍銀自立欲修貢
而懼之屢表求贊普號朝廷以爲贊普我王 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
也遣居廣鐸下不應妄授乃用廣鐸恩例焉 冊府元龜云景德九年吐蕃以李遷爲保順
詔以龍 冊府元龜云咸平元年龍鉢來朝龍鉢四世受
許之乃遣弟明旻等入貢詔授龍挺交趾郡王 冊府元龜云貞觀九年吐蕃以李遷爲保順
馬二千餘匹詔以龍 冊府元龜云咸平元年龍鉢來朝龍鉢四世受
鉢爲安遠大將軍 封其王與占城等 又云遣使來朝廷封其王與占城等 賜中
國王 封蘇門答剌國王 又云蘇門答剌與花面國相接永樂乙酉國王遣其臣阿里來朝詔封蘇門答剌國王 賜卜煙帖
表賀即位遣符寶郎偰斯 冊府元龜云洪武二十六年高麗國王頠上
賜金印封爲高麗國王 封麻那惹加那乃爲國王 冊府元龜云洪武二十六年高麗國王頠上
木兒稱安定王 又云明洪武安定卜煙帖木兒貢鎧甲刀劍等上即其地分
異域降附封三 詩 詹崔湜送梁卿王郎中賜東蕃弔冊詩曰梁侯上卿秀王子中臺傑贈冊綏九夷旌旆下雙闕西堂禮樂
送南陌軒車別征路入海雲行舟泝江月茲邦久欽化歷載歸朝謁皇心諒所嘉寄爾宣風烈 劉禹錫送源
中丞充新羅冊立使詩曰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奉德音身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煙開蘆背
千尋碧日浴鯨波萬頃金想見扶桑受恩後一時西拜盡傾心 賈島送于中丞賜回紇冊立詩曰君立天驕
發使車冊文字字着金書漸過青塚鄉山盡欲達皇情譯語初 詔明王褘封占城國王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嚮慕中朝恪守臣節
今朕肇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覽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

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於戲以內治外朕乃一視同仁以小事大爾尚慎終如始永爲藩輔益勉令名　又封高麗國王詔曰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尊中夏逾渤海而稱臣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脩於臣職況爾三韓之累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爰稽舊

制載錫眞封

制唐李嶠封烏薄利歸義縣開國子制曰烏薄利家近圓城任隆方岳惠洽藩部功宣朝廷扶津搆虐墜穴生氛能拒袄凶固守臣節踰馬韓而獻冊汎鯨海而申虔書勞有典方隆將帥之班舉善不遺宜拓公侯之宇

元程鉅夫安南國王陳益稷加恩制曰陳益稷慕帝王之有眞見幾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來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舜帝之誕敷班師振旅彼迷不復爾守彌堅拯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適館授餐留湖右幾三十年身歷事於四朝志不渝於初節肆朕即祚亟其來庭於戲內寧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說遠來爾益拱辰星之北對揚休命永堅一心　明蘇伯衡封靖西王制曰朕惟實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戴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具位其襲在北朝屬爲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而及境知同馬援之識眞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

婦人封一命婦并入

晉杜氏通典曰凡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夫之言扶）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士曰婦人（婦之言服）庶人曰妻（妻之言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貶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曰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自世婦以下者自稱曰婢子（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敵體故嫌其當）凡婦人無爵從夫命之爵坐以夫之爵（爵謂夫命爲大夫則妻爲命婦）至秦漢婦人始有封君之號元壽七年始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補（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尊稱太夫人子不得列侯則不得稱之）其餘多闕　孫盛晉陽秋論曰婦人之封六國亂政　蔡邕獨斷曰漢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魏氏春秋曰黃初三年帝欲侯太后父母陳羣奏曰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

命爵之制在禮婦人從夫爵耳　杜氏通典曰唐外命婦之制皇帝妃嬪及太子良娣以下爲內命婦王妃以下爲外命婦今內命婦其職員令中其制大約皆出於漢魏不復重敘諸王母妻及妃嗣王郡王母妻亦同文武官一品及國公其非始封者勳官二品有封者若勳官三品有散官同職事若勳官四品有封母爲縣君若勳官二品有封者亦同四品　五品母妻爲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各視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者皆從高蓋其不因夫子別加邑號者夫人云其品不合中宗時辜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許同見任職事聽子孫用蔭門施於戚制從之儀太后時契丹寇平州平州刺史薛保遜妻爰氏率城內女子助守賊遂退封爲平州君縣君惟此又咸亨元年贈武太后母爲魯國夫人謚曰忠烈開元八年五月勅准令王妻爲妃文武官及國公妻爲夫人母加太字一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敘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頒異姓妻合從夫受秩令甲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已後郡嗣及異姓王母妻並宜准令爲妃貞元六年太常卿崔縱奏諸國王母未有封號請遵故典爲某國太妃吏部郎中柳冕等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伏請降於王母一等徵節度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夫人妻郡夫人簽書樞密院事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君妻郡君東宮三太文命爲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從之　宋史曰建隆三年詔定文武羣臣母妻封號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夫人健好祖母母封郡太君貴人母封縣太君宰相使相三師三公王侍中中書令曾祖母祖母母封國太夫人妻國夫人樞密使副知院同知參知政事宣武二品嗣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母郡太夫人妻郡夫人其下縣太君縣君孺人各有差　潛確類書曰宋政和年詔命婦列郡縣以稱君蓋非婦道且等級無別於是定制執政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封碩人大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安人朝請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恭人朝散大夫以上封碩人朝請郎以上封封人朝散郎以上封淑人朝議大夫以上封令人中大夫以上封夫人尚書以上封國夫人二品封郡國夫人三品封郡侯夫人四品封郡君五品封縣君六品封恭人七品封宜人　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一品封贈夫人二品封贈夫人三品封郡侯夫人四品封贈恭人五品封贈宜人六品封贈安人七品封贈孺人　凡功臣推封制封某國公者即封某國夫人封某侯者即封某侯夫人伯子男同又制封贈公侯伯子男者其公侯夫人各從其爵伯子男夫人止封夫人不得

用爵　凡命婦因子孫官爵封母并祖母者並加太字追封則否

婦人封二命婦并入

左傳曰晉敗齊師陳于鞌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曰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封之石窌　陳留風俗傳曰延丘者衞地也故燕之延鄉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爲封丘縣以封翟母焉

史記曰漢有平原君即景帝王皇后之母也　後漢書曰崔駰曾祖母師氏能通孝經百家之言王莽賜號鄧后臨朝爵其太夫人爲新野君萬户供湯沐邑羣贈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室之世　又曰梁鴻妻孫壽封爲襄城君食陽翟租稅又入五千萬加賜紫綬比長公主亦綬謚曰敬君　又曰梁鴻妻孫壽封爲襄城君食陽翟租稅又入五千萬加賜紫綬比長公主

又曰和帝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賜紫綬　又曰靈帝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五千户左雄奏曰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王聖爲野王君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天下所欣快初封野王漢陽地動今封山陽君京師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急　又曰董卓爲相國封其母爲池陽君置令丞

晉書曰羊枯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爲王聖爲野王君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天下所欣快初封野王漢陽地動今封山陽君京師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急　又曰董卓爲相國封其母爲池陽君置令丞

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　又曰王導妻卒贈金章紫綬諡曰敬君　又曰韋逞母宋氏其父授以周官音義逞仕苻堅爲太常乃就宋氏受業號宋爲宣文君　宋書曰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仍開譙國太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　又曰韋逞母宋氏其父授以周官音義逞仕苻堅爲太常乃就宋氏受業號宋爲宣文君　宋書曰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仍開譙國太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家立講堂置生員一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爲宣文君　宋書曰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仍開譙國太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夫人有司奏許御史中丞袁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綽見任大司農其妻不宜從子之爵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仍開譙國太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子冼氏世爲南越首領有功詔冊爲高涼郡太夫人齎繡幢油絡駟馬安車旌節幽簿一如刺史之儀後冊爲

譙國太夫人仍開譙國太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　隋書曰高涼冼

八十以上者婦人版授郡縣君　唐書曰肅宗乾元初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于休烈爲太常奏

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　宋

史曰蘇易簡母薛氏入禁中太宗賜以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曰眞孟母也　又曰禮部尚書任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眞宗命中正母爲班首且賜坐又曰天禧三年詔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預時盛度爲兵部郎中請追封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得封母　又曰張貴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爲正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議乃定

不能亢禮況今日乎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議乃定

婦人封三

開封　新野

東觀漢記順帝紀云大將軍夫人躬率禮淑慎其身超號爲開封君即大將軍梁冀妻也下新野詳在第二條

恩自宸極　榮及閨門

爲命婦　皆從夫

凡婦人爲大夫則婦爲命婦之尊卑爵位生禮死事皆從夫檀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

恩自宸極　榮及閨門　道攜首　載耳

唐書曰魏衡妻王氏武德初薛仁杲遣將梁胡郎攻陷高墌衡與其母及妻程氏俱爲所獲胡郎以衡母置城樓上衡妻在城下胡郎謂衡曰若降我則母妻俱全不降則俱死衡乃降胡郎以衡母還之程氏謂衡曰今日之事義不兩全君但自爲計勿以妾爲念遂自投於地胡郎復以程氏還衡衡又降胡郎以程氏還之程氏又投地而死胡郎義其節爲之改葬衡後爲秦王府左三統軍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及劉黑闥每戰先登所向摧陷以功累遷右領軍將軍梁州都督封武昌縣君　守城　敎字

唐書曰王氏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初爲陽鄉侯隆妻王氏寡居帝即位拜顯陽君　太平御覽曰顯陽安國夫人以功寵之也　又曰顯陽安國夫人以功寵之也

守城　敎字　蒼女　卓孫

經濟類編曰東平王蒼上疏求朝見守城賊乃退上嘉其義敎曰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

章帝許之　至元　大德

續文獻通考曰余天錫有援立理宗功特封燕翼夫人以功寵之也　又曰代宗寶應元年封朔方節度僕固懷恩妻賀蘭氏可封息國夫人

至元　大德　續文獻通考曰余天錫有援立理宗功特封燕翼夫人以功寵之也　又曰代宗寶應元年封朔方節度僕固懷恩妻賀蘭氏可封息國夫人

加號　改元

冊府元龜曰開元二十七年加

以功　有勞

冊府元龜曰開元二十七年加

顯陽　安國

魏志曰卞隆以

平陽　長樂

魏志曰太和三年詔曰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宜追封故衛將軍景侯夫人羊氏爲平陽君也　太平御覽曰魏侯隆妻王氏寡居帝即位拜顯陽君后追贈父濛晉安縣侯母爰氏爲安國鄉君

廣德　徇忠

太平御覽曰魏侯隆妻王氏寡居帝即位拜顯陽君后追贈父濛晉安縣侯母爰氏爲安國鄉君

載姊賜邑

唐書曰古元慶妻高氏固守孤城君懷忠不憚流矢可封爲徇忠縣君　太平御覽曰成帝皇后杜氏陵陽京兆人也母裴氏爲廣德君

迎母還宮

漢書曰王太后徵時爲金王孫婦生一女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立韓嫣白之帝乃車駕自往迎之大妙何識之深也載至宮與俱謁太后賜湯沐邑號脩成君　太平御覽曰蘭相太妃荀氏初以微入宮生蘭相而出嫁荀爲馬氏妻太寧元年蘭相迎母還京師高祖詔封永壽鄉君

請入保養

濱于危亡

唐書曰蘭相中宗以母賤命虔遠宮養之稱建安君

獨孤武都子師仁年始三歲不殺歸死騰英乞丐以食師仁後乃竊師仁

原 明帷侯 魏春秋云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明帷侯 林光侯 漢書如淳注云頃王后封侯時呂須爲林光侯 鄧侯 漢書王子侯表曰譙陰安侯 漢書文帝紀云文帝入代即羣臣上言請譙陰安侯頃王后按蘇林注云高祖伯兄妻姜顏侯之嫂也 平原君 漢書外戚傳云武帝封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金氏爲脩成君 博平君 漢書外戚傳云宣帝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 功顯君 又王莽傳云封莽母爲功顯君 廣陽鄉君 又王莽傳云明博毛皇后追封父眞定王夏氏爲廣陽君 野王君 魏志云明帝時追封后母爲野王君 萬歲鄉君 詳第二條 安樂鄉君 晉中興書成帝贈后母裴氏爲安樂鄉君 武成郡夫人 孔帖云唐王君奠妻自以有戰功封武成郡夫人 安陽縣君 又云康獻皇后褚氏太傅裒之女封母謝氏爲滏陽縣君 滏陽縣君 又云康獻皇后褚氏太傅裒之女封母謝氏爲滏陽縣君 舞陽君 後漢書外戚傳云封后母爲舞陽君 安樂鄉君 晉中興書成帝贈后母裴氏爲安樂鄉君 安陽縣君 太平御覽云穆皇后庾氏左將軍琛第三女贈琛車騎將軍保英時任荊州刺史城陽太守以公事徵詣廷尉保英妻奚氏萬歲通天中契丹寇平州保英率家僮及女丁相助固守賊退封安陽縣君 誠節夫人 孔帖云唐王君奠妻自以有戰功封武成郡夫人 裙上雲起內外官母妻加邑號 唐書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有王二娘者黎之酋朝廷必下王宜人二娘死女能繼之 舞陽君 後漢書外戚傳云王莽傳云封莽母爲功顯君 脩成君 史記外戚世家云武帝封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金氏爲脩成君 博平君 漢書外戚傳云宣帝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 功顯君 又王莽傳云封莽母爲功顯君 廣陽鄉君 又王莽傳云明博毛皇后追封父眞定王夏氏爲廣陽君 野王君 魏志云明帝時追封后母爲野王君 安陽縣君 太平御覽云穆皇后庾氏左將軍琛第三女贈琛車騎將軍保英時任荊州刺史城陽太守以公事徵詣廷尉保英妻奚氏萬歲通天中契丹寇平州保英率家僮及女丁相助固守賊退封安陽縣君 誠節夫人 孔帖云唐王君奠妻自以有戰功封武成郡夫人 裙上雲起內外官母妻加邑號 唐書石湖范氏桂海虞衡志曰有王二娘者黎之酋朝廷必下王宜人二娘死女能繼之

婦人封五

詩 唐白居易妻初授邑號告身詩曰弘農舊縣授新封銅軸泥金誥一通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封號有何功花箋印了排窠濕錦標裝來耀手紅倚得身名便慵嬾日高猶睡綠窗中

制 唐蘇頲封姚崇妻鄭國夫人制曰榮河地緒簪組家聲輝相門以才淑冠邦族而婉嬪蘭儀蕙問式備言容習禮聞詩載興圖史金鼎作輔爰開土宇之封石窌承榮宜表珩璜之盛 白居易封大和長公主制曰公主之封號也或以善地或以嘉名立愛展親茲惟舊典第四妹端明成性和順稟教靜無違理故組紃有常訓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歲茂穠華日新淑問乃眷蕭雍之德俾開湯沐之封 李磎許州節度使王縉母趙氏進封楚國太夫人制曰王縉方榮色養既孝而忠委以節旄遂稱名將賈勇而力過投石臨陣而義不聞金得非其母趙氏善訓耶豈特築朱序之城寧陳嬰之族而已宜加大國之封以助南陔之慶 崔嘏封石雄妻索氏涼國夫人制曰西川貴族南國華容代有功勳門多閥閱早以懿德嬪于元臣既推內輔之才頗纘中閨之德是宜疏封表貴開國旌賢蘭儀永配於金夫蕙問更光於石窌勉思健婦以佐良人 元稹封李愬妻韋

氏魏國公夫人制曰李憩妻韋氏德宗皇帝之外孫也筭年事憩克有令儀夫蔭雖高猶執婦道持其門户使憩有姻族之和奉其蘋蘩使憩有烝嘗之潔憩當分閫之際終無内顧之憂今憩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六遷軍鎮名列上台而韋氏猶限羣章未嘗開國甚不稱也因憩大名之邦式建小君之號　錢翊浙西節度使錢鏐

燕國夫人吳氏進封晉國夫人制曰齊之辟司徒武力之臣也其妻有禮尚獲錫地於君今師長萬夫提封千里内資淑媛助我勳侯國進大君是惟舊典具官錢鏐妻吳氏肅雍之美箴戒不忘聞雞鳴而致敬事姑諷鵲巢而思齊有德輔成功烈諒屬柔明爰舉寵章載加常等　宋蘇軾司馬光曾祖母薛氏温國太夫人制曰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子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氏靜專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於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數詔於窀穸翟茀副笄尚服享之

冊文　唐薛廷珪冊益昌公主文曰咨爾第七女蘭芷芳猷肅雍懿範坤順之性體於自然天倪之姿稟於陰教不明爾德敢孰我心爰稽舊章俾率羣訓乃疏湯邑仍錫粉田所以示鳴鳩均養之仁樂备斯宜爾之慶夙興夜寐無忘女史之箴下氣怡聲勉習家人之禮

表　魏曹植謝妻改封表曰臣書今以東阿王妃爲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餐臣爲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穢劣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既榮枝幹猥復正臣妃爲陳妃熠耀宣朗非妾婦蠢愚所當蒙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況臣含氣銜佩弘惠沒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答　梁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寘臣稟訓私閨志塗靡立勉以爲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採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　又爲長城公主謝表曰奉冊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徼命降臨慙腆罔寘妾膺靈稟氣育景璇閨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曲漸羣章夙賁籍此恩加遽延典策湯沐光啓珩組昭

被　王僧孺爲南平王妃拜改封表曰拜妾爲南平王妃奉命震慙有灼丹寸妾瞻綵望恍且或多慙鏡史觀圖是焉知愧以茲眇躬有儻蕃儀紐組不閒鼎鼐蓋闕不悟元造曲被徽渥倉臻改服遍名事華品貴恩深外邱榮照下庭豈斯輜弱所能勝荷　唐常袞謝妻封弘農郡夫人表曰古者卿大夫之妻咸曰命婦亦曰內子但有稱謂皆無封邑其後雖有石窌延鄉之賜亦無夫人之號唯漢魏咸里晉宋外家平原清河疏郡以馭貴建昌高密啓邑以睦親猶止於郡縣君而已近代著令國朝相襲階至三品妻封夫人禮秩兼盛等威稍逾臣以凡賤謬承委遇又蒙曲私霑及主饋特封嘉號藏錫徽章中壺慶其秩高外姻賀其禮盛儀參貴列寵極私門自顧何功叨榮至此　王仲周代杜司徒謝妻封晉邑表曰臣小男母李氏本非主饋若賁云因子臣男尚自賤微禮有從夫臣妻又早逝沒豈伊末品忽被殊私此蓋陛下念臣齒髮漸衰賓祭無主俾立家而有裕遂開國以疏封詩美鵲巢懷無德而自處禮榮翟茀恐負乘以貽災　令狐楚謝贈亡妻晉國夫人表曰臣某帝是詠其妍既耀溢於親疎實感纏於存沒

【唐】【狀】唐元稹爲薦相謝賜太夫人國號告身狀曰臣家傳儒素母實劬勞每織屨以資臣宦遊嘗斷織以勉臣師學念臣庸昧本望非高所希捧檄之榮敢萌開國之慶陛下恩加望外簡自宸衷石窌封疆已光於萬葉藥珠文字重降於九重朝野謂之殊私宗族以之榮寵誓將齋戒洗心永奉眞人之誥緘縢在笥深藏大帝之符實過金甌瑞同鵲印

【唐】【碑】唐蘇頲高安長公主神道碑曰公承姊月之華分女星之耀有循其禮無擇於言於是曳紅綬賜青珪香湯玉觴綵搖金縷允所謂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魯侯主婚是稱同姓始稱宣城公主下嫁乎王氏　楊綰汾陽王妻霍國夫人王氏神道碑制曰汾陽郡王妻太原郡君王氏婉娩淑德齊莊令容稟訓姆師友于琴瑟作賓

君子宜爾室家克著艱難之勳實由輔佐之力

傳 周庾信周大將軍丘乃敦崇傳曰夫人宇文氏周文皇帝之第三妹也德高隆慮義重河陽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德乃贈夫人安德郡長公主遊魂寃結非無廣漢之城久客思歸唯有東平之樹

論 宋朱熹論夫妻封號曰婦人封號有夫爲秦國公而妻爲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爲兩國夫人是何義理故蔡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亦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如淑人碩人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戾如此是亦京不子細乘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

爵封一

漢書曰漢二年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免也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二級四歲二級外郎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騎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　又曰元年賜民爵戶一級　又曰六年令民得買爵一級師古曰賜爵者古家之長得之　又曰孝文皇帝即天子位詔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又曰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賜民爵一級　又曰孝宣皇帝本始元年賜天下人爵各一級孝者二級　又曰孝元皇帝初元二年行幸甘泉郊泰時賜雲陽民爵一級　又曰孝成皇帝建始三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　又曰孝哀皇帝即位賜吏民爵　又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賜天下民爵一級　文獻通考曰東漢明帝即位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　又曰永平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　又曰永平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又曰章帝建初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又曰四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又曰和帝永光八年賜爵同　又曰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又曰安帝永初二年帝加元服賜爵二級　又曰順帝永建元年賜爵人三級

又曰桓帝建和元年賜爵同　又曰獻帝建安元年賜爵人二級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以武德九年即位於東宮文武官五品以上先無爵者賜爵一級　玉海曰高宗乾封元年以封禪改元中宗神龍元年祀明堂元元宗天寶八載謁太清宮德宗大曆十四年即位詔太原元從西府舊像第一等功臣其家子孫若三品以上加爵三等第二等功臣子孫三品以上官加爵一等　又曰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即位詔興元奉天行在宮受朝賀大赦改元制內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級　又曰穆宗即位制將校已官元年奉天功臣及蔡鄆立功將士普恩之外更賜勳爵　又曰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即位詔文武官三品以上官加爵一等者與加爵邑　又曰開寶以來宋制賜民爵曰公士　玉海曰端拱元年賜高年百二十人爵為公士開寶中澶淵等州民年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公士　又曰咸平五年賜京城父老百十九歲祝道品爵公士　又曰祥符三年賜祥符等縣年八十以上者爵公士乾封民以天書降其地賜爵公士　又曰慶曆七年宋秦制賜民爵曰公士

爵封二

商君為法　徐野民注秦本紀云商君為法於秦公十二年造三等之爵秦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首者賜爵一級其欲為官者五十石其爵名一為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漢舊儀云公士為國君列士也傳子云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漢舊儀云乘者軍吏之高爵傳子云皂隸者古之皂名駕車馬者其形如簪故曰簪皂漢舊儀云不更主一車四馬傳子云皂隸者在車右也漢舊儀云官大夫領他車馬公大夫領行伍兵士也所得將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名焉大庶長將軍也左右偏裨將軍也商君爵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齊士也卿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皆大夫也凡九等依九命之義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然則大夫以下品皆徹古此朝之制而異其名所以殊軍國者也

漢武寵功　又食貨志云買賞官名曰求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千夫八級曰乘錄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聊九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鋌十級曰政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

買爵免死　漢書惠帝紀元年冬民有罪得買爵又晁錯傳云錯上書曰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今入粟受爵取于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遷讓封一

原左氏傳曰會于戚封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　又曰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韓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　漢書曰卓賢鼂子元成當爲嗣心知非賢意即佯狂妄語笑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疑其欲讓兄實不病遂奏劾之元成不得已乃受侯爵　東觀漢記曰實融數辭爵位又上疏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　又曰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于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又曰丁綝從上渡河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勒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徼得鄉亭厚矣上從之　封爲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又曰張純臨終謂家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旨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肯受帝以奮連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　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歙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輒斷絕曰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慎穢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答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　晉起居注曰故南城侯羊枯固辭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亦夷齊所稱賢也今聽復本封以彰厥美

遜讓封二

原請貶　就賤　白帖傅昌嗣封蕪湖侯上疏以國貧不願之封乞五十萬爲讓而就賤民猶犯貴　有勳內侯　晉宗超聚關內侯亦不與錢　讓與令孤渙任機巧帝常欲以渙何敗渙獨不可移乎帝曰功受封實懼貪天之罪　晉能讓　不請　或誤國朕當先用卿偃辭曰陛下許渙何敗許偃獨不可移乎帝曰

我未書面命劉亦何憚僅萬御史大夫楚崇帝知僅乃崇門生也嘉其能讓
記纂淵海曰本朝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則封國公王旦過萬戶而謙抑不請封 國大
七千三百戶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之
守徼子父于老國遠上書辭讓 乞辭 願後 魏志曰何夔字叔龍爲太
以功封臨沮侯歆當嗣爵以母年
陽事侯三百戶侯孔帖曰卓挺拜御史大夫扶陽縣
男挺曰臣非勳非舊而在藩邸故隊上願後臣
瑾瑾以赴蜀之功拜卿之力固讓不受又曰何
封西城侯邑萬戶賜絹萬匹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 賞介推
賞從亡者未及隱者介之推推亦不言祿使人召之則亡而上祿亂也 左傳曰 陳先志 以父行
衛侯與免餘縣邑六十餘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而上 丁冊府元龜曰晉庾琛
相軍咨祭酒李官明帝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又曰穆帝即
位徵拜何皇后父準散騎侍郎不起卒升平元年追封晉興縣侯子愍以父素行高潔表
皇后父準散騎侍郎不起卒升平元年追封晉興縣侯子愍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 分給宗親

請與母弟

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氏還王璽改爲潁陽侯
侯黃瓊桓帝時爲太尉以師傅恩不阿梁氏封邑
徐州刺史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家以入關者並重賞爵領千戶先至太祖欲封齊郡侯
內發豐裔能率之今以封爵便是貴義士以求赴難者又封邑千戶固辭許之 文獻通考曰部卿 義士誠心 臣子常情
率常固辭曰往者見拘逆命不養陪駕西遷今日之來免罪爲幸何則以此微 冊府元龜曰後周李棠初事後
鎮孝武定王皇后父也立義諸將能率家以入關者並重賞爵領千戶先至太祖欲封齊郡侯
親歸款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家以入關者並重賞爵領千戶先至太祖欲封齊郡侯
崇禮固守不下善同弟淸等斬關引劉軍入時預謀並賞五等爵以善以非劉氏還王璽改爲潁陽侯
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其弟固辭不受 王璽不肯拜
崇禮固守不下善同弟淸等斬關引劉軍入時預謀並賞五等爵以善以非劉氏還王璽改爲潁陽侯
遜讓封三 李棠固辭封 冊府元龜曰王
封邑千戶固辭許之 文獻通考曰部卿 義士誠心 臣子常情 冊府元龜曰穆帝即
以非劉氏還王璽改爲潁陽侯 孔帖曰段志元貞觀十六年疾帝臨視泣餕曰
孔帖曰卓挺拜御史大夫扶陽縣 孔帖曰段志元貞觀十六年疾帝臨視泣餕曰
子常情 冊府元龜曰周司馬裔爲北後 不阿梁 太平御覽曰
周司馬裔爲北後 不阿梁 太平御覽曰申屠志以功
申屠志以功 以非劉 不
以非劉 不

原子馮出居於鄭

晏子春秋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 非孝非公非仁 彙苑詳注云非孝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簒君紱非仁

遜讓封三

叔敖謂子無受肥饒

史記宋世家云宋穆公和既立而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乃使子馮出居鄭 晏子都昌辭而不受

原魯連辭謝者三

史記魯連傳云連既說秦軍爲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使者三曰吾與富貴而屈于人寧貧賤而志也 子在襁

褓何敢受封

漢衛青傳云上封青三子爲諸侯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勳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幸得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等三人何敢受封 朱鮪不受膠東王

朱鮪不受膠東王

文獻通考云更始二年既誅王莽遷都長安李松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更始封朱鮪爲膠東王辭不受 遜讓封

太平御覽云大將軍實憲封武
陽侯食邑二萬户實憲固辭封 原 還亡七年 後漢書劉愷傳和帝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父遺意發國弟虎還七年所守蒯篤美其親憲謝爵 丁鴻挂經而逃 後漢書丁鴻字孝公父緤封陵陽侯鴻與弟盛居憂鴻其幼少及緤卒鴻書夢緤乃徵憧爲郎 起受侯印死有餘罪 漢書平當傳云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病篤不應召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 呂強都鄉辭讓懇惻 後漢書呂強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忠奉公盡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 鄧騭閒關上疏 後漢書鄧騭傳永初元年騭以定策功增益三千户騭辭讓不肯遷遂避使者閒闕詣闕上書自陳 延壽上書請減户邑 漢書平當傳云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病篤不應召家或謂當不可強當曰吾居大位已有素餐之責矣起身無功德何以久謁先人大國數上書減户邑 致國于弟 劉愷丁鴻見前 歸功參佐 魏志王基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 固讓歷年 晉書羊祜傳云論平吳之功封華都公三千户辭前後十餘讓詔不許 前後十餘讓 晉書張華傳云論平吳之功封廣武侯固讓歷年詔不許之 大夫讓爵于朝 農夫讓畔于野

遜讓封四

原表春謝朓爲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曰如其懸旌灞滻刷馬伊穀灑酒望屬車之塵整笏侍升平之禮陛下心讓當陽公表曰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遂復早建茅社夙開井賦爵列五等綏參四代 梁簡文帝爲子大器讓宣城王表曰襄野之辭尚對許讓元覽欽若宏圖鑒臣匪躬共申彝訓雖量能之請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

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膚近所敝愚夫至此已實不忍自剚於緦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闕君奭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賊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唯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議四海之事一至於斯非臣誰任其咎將何以齎拜高寢度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晏安於國危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慙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實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弗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乃君臣之道緯有餘裕苟曰易照敢守難奪　沈約爲柳世隆讓封公表曰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體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冀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板末難負戶非切及顧溫清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喎喎舉門惴惴臣事遘君親理非外嬰實賴朝謨謹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勦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攜幼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貪國昔以邀其功因泉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唐李嶠爲張令讓麟臺監封國公表曰陛下錄臣謏才收臣薄藝不行而至坐辭麋鹿之羣無翼而飛遂接鴛鴻之侶久慙粉米之飾欲辭稻粱之患今復更申殊獎追敘微膚以臣子之恒情辱公卿之顯位等威齊乎四履名器光於五臺是用仰辭渥恩俯誓肌骨伏冀南離迴耀微察於傾心北斗垂芒稍矜於走魄特停謬遇曲賜優容　張說讓封燕國公表曰陛下光撫宇內大寧天域百度維新萬靈翹注建侯疏壤允答元功臣亦何人首膺是命自古有傳道而爵說經而封蓋以訓蒙成聖奬助時雨夕濡浸灌焉施幸得依附光景游泳渥澤豈敢虛承啓發之恩謬荷就將之報　邵說代侯中庄謝封表曰臣聞論德而建封者聖王之事量功而受賞者忠臣之義封或謬建則王綱斯紊賞或虛受則臣體以乖陛下大聖纘統神武經邦道邁纂堯功高復禹頃幽燕肆逆汾澮阻兵朝義叛換於前懷恩旅扼於後陛下寢謨獨斷睿略潛行曾未三年克平二豎此蓋皇天保祐宗社降靈豈臣愚蒙敢叨封爵假使進能排難退克全軍爲臣之節固當若是以茲干賞實爲色羞　錢珝爲徐相公讓加食邑表曰臣乍違天顏初達帝里雖南山

渭水變王氣以潛新而荒草壞垣動秋風而尚慘連甍何有編户猶稀臣嘗此時莫知所措實賴祖宗垂祐睿哲申謀兼委近藩考分庶事遂致五轡鳴鑾六師被甲陳吉行之盛禮正法座於良辰誕告四方復興景運御日月而無違素志嚮丘園而已動歸心詎謂聖慈忽加大造尚責佐王之效重增開國之封祇承異數徒冒優恩

冠書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曰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佈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爲臣身免於苟取　又上書讓封曰臣誅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爲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勳連城食邑考功効實非臣之勳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聾扶冀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戰並受爵封豎臣三葉閨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爲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重非臣頑所能克堪　又上書讓費亭侯曰臣伏讀前後策命既錄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思義屏管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酬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已絕子孫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遠臣三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佑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所能克堪　又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曰伏自三省資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乏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纘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賢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效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卒違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爲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三葉累襲皆統極位義在隕越豈敢飾辭

潘判　唐人對承襲稱狂判曰求仁得仁孔丘歎其無怨達節守節延陵慕其高風甲代襲衣裘家承茅土志無苟得爰作伴狂元成讓兄初疑人望丁鴻避弟終感友言良史以爲美談志士稱其重義　唐張嘯對襲代封

逃判曰先王有作班氏敘其家風遠代無違韋孟陳其祖德是知本枝可重宗葉難輕丁胄望素高勳庸夙著
金柯玉葉冠蓋之望攸崇青社白茅諸侯之業斯大上林春至花萼均芳下澤秋歸鴻鴈齊列既而風枝不靜
星琯屢移何邵承家洼然流涕桓元襲爵悲不自勝荀慤揖遜之風遂有逋逃之迹昔延陵去國令範猶存太
伯辭周遺芳未泯必若情深讓弟義等脫身請封韋氏之次男無虧太伯之高爵

說文曰君尊也從尹從口以發號　晉悼公曰臣之求君以出令也於文口尹爲君　白虎通曰帝王者號也

君道一

易繫曰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人至尊之號也　韓詩外傳曰君者何羣也羣也者何以守位曰仁

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　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稱天子

元后作民父母　又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又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

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　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易繫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禮記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政者

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　後漢書曰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

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四方　吳志曰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

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　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其一焉　文子曰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

之所爲即無不成也　又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又曰君者儀也儀正則君正君者盤

也民者水也盤方則水方盤圓則水圓　鄧析書曰爲君者滅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循名責實案法立成是

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　又曰爲君者常若冬至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偃

謂明主　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

於帝王　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之逆天下

不足失也　又曰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又

曰日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能以視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韓子曰明君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 呂氏春秋曰泉深則魚鼈歸之人君賢則豪傑赴之 又曰君者仁義以利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人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以圓則圓若五種之地必應其類而蕃息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又曰齊桓公染於舅犯郤偃荊楚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闔閭染於伍員父之儀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 又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使衆能也無爲故能使衆爲也 鬼谷子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長收藏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春子曰立天子爲天下也非立天下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其猶赤子乎餒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 潛夫論曰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夫陰陽者以天爲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心苦則天心逆 風俗通曰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

君道二

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行雲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韓子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咸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暮年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 史記曰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奈何師曠曰人君清靜無爲務在於博愛聞耳目以察萬方不涸溺於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卓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韓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因公而與官人其敢索君何憂焉　原呂氏春秋曰鄭君問於被贍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信有之乎被贍對曰有之夫言不能聽道不能行則故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故被贍之不死亡賢於死亡也　孔叢子曰定公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畏畏顯民何謂也孔叢子曰定公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畏畏顯民何謂也孔子曰明王有三者明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新序曰趙襄子問於王子雒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信讒而不忍棄子問於王子雒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信讒而不忍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僞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者不罰不亡何待　山堂肆考曰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天下之人皆富貴省徭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　談苑曰李侍讀仲容善飲眞宗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問何故天子爲官家對曰聘漢萬機論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　山堂肆考曰元仁宗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位爲樂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莫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

四術　三懼

尹子曰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明君之勝也　金玉　絲綸　左傳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絲　禮記曰貴然後聞於畢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　賚藥　制水　晉郭奇類林晉咸曰賚藥至於貴藥言獻於天中記曰畫策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　蹟埜　履冰　岡奇類林晉咸曰蹟埜人其殊於山石蹟於埜人其殊於山石　履冰如龍　牧馬　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神其形而散其精　莊子曰爲天下者莫如龍牧馬者存焉而已矣　三累　十思

三累親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疏親三累也　唐書曰君人者誠能自誡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沖謙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集衆流而能成其深也　十思所加惡思所損益之壽

爲人從義

太平御覽曰有王主有治主動以爲人不爲己是爲王主動以從義不以從情是謂治主　執玉衡　讀金鏡　徐陵集曰握天鏡而授玉衡而運乾象

山堂肆考曰唐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使令狐綯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悄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

日月光 見神謨春秋感精符曰君明聖則日月光明五星

有度 班彪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助之德往

山林何有 江海無爲 唐子曰君人者操攝生之柄處江海無爲山林何有

文子曰古之善爲天下谿谷

爲治三 制臣二 韓非子曰聖人之所以爲治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

道者三一曰科二曰臧三曰

作帝範 疏祖法 唐太宗作帝範十篇以賜太子曰君臣上下之所同道也又曰

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要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貴義罰武崇文

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也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感位

春秋運斗樞曰虞氏女媧神農是爲三皇皇者大也應神受命

帝王世紀曰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爲寒固夏爲暑君奚事

尚倫 勤身尚儉 寬仁八法以進

合天履中 應神受命 春秋元命苞云王者往也神之所輸而人所樂歸

冬寒夏暑 規圓矩方 韓子曰圓者君術也方者人君去偏蔽以平王道道弘論以謝至公欽覩盡其方事

畏如雷霆 德爲冠冕 左傳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後漢書黃瓊傳曰唐堯克以德化爲冠冕見以善

復禮爲強力 無不化無不和 與衆視與衆聽 孔叢子曰唐太宗曰法令不可數變憲章不欲數敝問奇類編曰天子不出

法令不可數變 憲章不欲數敝 不可數變數則煩官長不

能爲上者若緣木 善用才者如

能畫紀 又曰古語有之敝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敝善人

嗜空夫養狼者欲其強人者欲其弱即位以來不欲數敝

濟海家語 管子

君道四

五帝水火金木土 家語云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何謂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其

色尚赤黃帝以土德王色尚黃少昊以金德王色尚白顓頊以水德王色尚黑 王者取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是以太昊以木德王色尚青炎帝以火德王

之仁守之 其量十世 周語云芮良夫諫厲王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導利而布之上下 原萬物之機者 天下惟有道者宜處貴子云師尚父曰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宜處而久之

其量百世十世 問奇類林云丹書之言曰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不以仁得

原 仰順天道俯

以民爲體 君天也 左氏 君以出令

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說苑云商子云聖人明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事寡易從

繼天者君 製梁云爲天下主者君也繼天者君也

君地也 韓子 利害之數 韓子 其治寡要 君者盡人之治天下平矣人

君之要也

王者往也 元命苞云王者往也神之所輸而人所樂歸

治天下先公 呂氏春秋云聖人治天下先公公則天下平矣

君根本也 又云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聞也

蔽明壅聰 又云蔽明壅聰所以蔽明壅聰塞耳

所以兼聽 原一人被之而不廣萬人蒙之而不福淮南子注曰廣大也 儻然元默淮南子 一言倚而天下靡車子 羣下歸心白虎通 尊天事地新序 敬小慎微禮記 民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後漢書 有德之君以樂樂民無德以樂樂身後漢書 禮讓爲國仁義爲宅揚雄傳 七恕以進善九思以防惡楓範新書 五穀俱傷君無德以致之海錄云干戈揖讓取之也殊途符成之也一致 言倚而天下靡車子 君道五

增賦 唐范榮三無私賦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日月得一以明聖人法之以化成因無私以成心每宵衣以達曙奉此三道守而勿去大象是質選賢爲急昭昭爲大與天地而相參明明鑒下齊日月而出入天光發乎幽滯仁聲振於潛蟄 沈瑩賀兩賦曰臣聞堯以欽明文思察洪水而其咨湯以布昭聖武綿鑠石而不兩我明德之馨香終時康而俗阜夫君人者脩已以敬乾乾日昃奉堯舜以爲心崇禮讓而爲則放黜回佞斂求謹直使人以時用丘民之昏定異物不貴誠老氏之難得哀賑惸嫠勉敦稼穡至誠感於天地湛恩浹於寰瀛海氣蒙晏河光吐榮甘露疑而醴泉涌麒麟遊而鳳凰鳴煙雲靄靄而紛郁日月光華而激清 浩虛舟王者父事天兄事日賦曰二儀覆載德之廣者惟天三光照臨明之大者惟日故王者於天也父事無怠於日也弟恭靡失布和施令將成不宰之功明目達聽欲豈無私之貸當其萬邦作貢四海爲家仰元氣而晨昏靡隔指陽精而伯仲非賒草色難窮屢軫南陵之戀棠陰易匿常思棣萼之華所以化洽中原祥臻上國登封泰岳猶疑陟岵之時展禮東郊似望在原之力 謝偃惟皇誠德賦曰周墳籍以遐觀總宇宙而一窺結繩往而莫紀書契來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恒規莫不處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泰遠外無荒貪內無荒色惟賢是授惟人斯卹則四王不足五六帝不足七

增批答 唐白居易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迹屏風表曰朕思求理化親閱典墳至於去邪納諫之規勤政愼兵之誡取而作鑑晝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度將爲後事之師不獨

觀古人之象

御製唐太宗金鏡曰朕以萬幾暇日游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迹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至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慄慄然競懼如履朽薄覩治亂之本源足爲明鏡之鑑戒爲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爲君以萬邦爲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予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爲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已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失材知惡不黜則爲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魯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取長然後爲美爲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

晉秦議元馬祖常奏議曰夫惟天子者上承天地下紹祖宗社稷是寄黎庶是戴崇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嘗極其精美保愛當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嚬一笑若調攝玉體凝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感應

梁文唐詞標文苑策科曰朕聞立極開基之主經文緯武之君莫不象法殊流汚隆異制至於安人導俗咸即運以垂芳絢化宣風各因時而播美是以道乎繩木爰膺九翼之年圖於龜龍用啟六爻之代窮桑御曆抑威鳳以分司軒后列位因景雲而命職徵汾陽之迹則十政方凝俯河濱之化則四門攸闢祥披玉斗理九土以興功祚徙金精調五聲而作教周崇六禮仁義之道爲先漢設三章王霸之圖斯雜皆所以牢籠八際陶鑄括三靈齊四大以居尊叶五神而稱正　明蘇伯衡國學公試策題曰問爲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王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爲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宗之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爲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

唐姜公輔對直言極諫策曰夫中於道者易以興化失其道者難以從宜事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事審其

分則殊途同歸計歲者非一時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於制事之初望化於經年之外使損益鑒於興替寒暑漸於春秋何憂不均理於羲軒同光於堯舜

臣術一

原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尚書曰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禮記曰近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孝經說曰臣者堅也守節明度脩義奉職也　呂氏春秋曰開氣爲臣和氣爲人　韓詩章昭釋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　禮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韓子曰爲臣也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辭賤軍旅不辭難順主之法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　孔叢子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人當敬畏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賈誼新書曰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人師人足以爲上下之聲國有法則守之君有難則死之謂之大臣也　說苑曰人臣之術隨順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輔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臣之行有六邪六正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本也　又曰預禁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此聖臣也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此知臣也守公奉法不受賂遺此正臣也身死國安不悔所行此直臣也安官貪祿與世沉浮此具臣也偷合苟容與世爲樂不顧其後害此諛臣也所欲進則明美隱惡所欲退則明過匿美此姦臣也內離骨肉之親外則妒亂朝廷此謟臣也擅矯主命以自貴顯此賊臣也謟言以邪蠱主不義此亡國之臣也

臣術二

原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能如將失之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圖則平奄狄之亂誅管蔡之罪纂所願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　增左傳曰晉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暮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

消
對曰子之能仕父敬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二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二也
父教子二何以事君乃報之　昭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之玉器楚王聞之召昭奚邮而問焉昭奚邮
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遂使昭奚邮應之奚邮稱曰是國之　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
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猾之難交兩國之忻使無兵革憂太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
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徒正兵戎以嘗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赴湯火蹈白刃
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霸王之餘義撮治亂之遺風昭奚邮在此惟大國之所觀奉使者瞿然無
以對反言於秦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左傳曰秦晉和謂晉侯曰良臣將死天命不佑趙孟曰誰當良臣對
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茲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　昭　漢書絳侯周勃為丞相上禮之恭常目
送之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存與存主亡與亡
唐書魏徵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皐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
是也

臣術三

十等　四責　左傳曰陳宇謂楚王曰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
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臺所以事官官有十長長有十命命有百官
百官有四責四責何謂謂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事君先責其身以人禮記曰子言之事君先責其身以人
其信故其受祿不誣受罪不益寡子曰上臣事君以貴　含章　可貞　周易曰含章可貞或出入以從王事
弗成有終　納約　易曰含章可貞又曰納約自牖　敬身　厲翼　諷議　尚書曰庶明勵翼　在茲　詩曰或出
或入或王或后　為上為德　來旬來宣　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聖大聖小　不下不尚　禮記曰子云
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書曰邦惟慶　禮記曰子云事君大信入

爲善仲謝上評躬身注孔叢子子貢問孔子曰爲臣孰大曰莫有能救身免患子貢曰賜有能救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善拾故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能救身免患者也孔叢子鄭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能犯顏諫諍公正無私拾遺補闕見利思義文學足以優游以論道理陰陽之職也拾遺記曰忠曉不失夙夜匪懈循理愛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

臣術四

瑰代終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金鉉又云鼎耳金鉉喻君鉉喻臣也玉鉉又曰上九鼎玉鉉喻大臣也亮天工書曰歎哉惟亮天工時二人篤于誥君也承弼又曰以旦夕承弼厥辟

無訕禮 息則張而相之禮 以道事君論語 歸美報上毛詩 社稷之臣春秋 能臣左氏 不擇事而安之莊子

梁棟大臣桓子 優國奉公東觀 賢臣 鄂鄂之臣守其業以供王也 智囊之臣新序 輔弼之臣漢書 謀臣 理陰陽之職也 得罪上官問奇類林云吳爭曰與其得罪于百姓不如得罪于上官

臣術五

唐白敏中如石投水賦曰石銘臣節水喻聖聰順投既因於納諫虛受必俟乎輸忠從以讜言出清規而有中類夫貞飾入碧浪以無窮爰自人謀式彰天獎言必在乎能發道爰疑於虛往自懷從善闊襟寥於股肱何異臨川運礴礴於指掌理既符於水石事且契於雲龍佇啟心而是贊在虛已而能容石投水而誠資手敎臣佐君而拒諫言之者何常率爾聞之者足以起予攻玉之形隨帝心之沃若補天之質應王澤之濡如既而流謗側肩深居拾遺而有慶所以毋衣廣納庸行沈幾自得當持重而無撓冀臨深而不惑逆於耳而順於心點其邪而棄其直用礪金於庸鑒渙汗潛通皋龍玉於思波津涯莫測

晉書 唐于邵賀外甥崔相國書曰且於西漢公輔言之薦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魏相通故事邵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

爲賢相抑其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擢擬備位身名俱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相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

論　唐韓愈諍臣論曰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盛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信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洪號於無窮也　宋蘇軾大臣論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又曰智者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虞疾狃之使不吾應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報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官班一

九儀　十等九命之儀　通班　異數　不列階品　尚齒　易方　禮曰朝同爵則尚齒易曰君子立不易方

序守　周禮辨邦國立朝詰者

易班　抗禮　易班猶位易處也　國章　禮命　周禮

守位　序從　禮謬　官那由官那也　會有表　立無序　表亦位也無序則亂其位　立而　禮由位敘　名以器分　名位

不同　貴賤有等　禮　高單殊品　拜揖異儀　官以命分　位由序守　冥獨後于　孰能宗子　小宜事

大　卑不降尊　高單下陵上替　情非事下　禮豈得中　苟無區別

則有覬覦　列官分職　設儀辨位　傳　失位者懸　後來者居上　傳謝伯喜謝宣子起孔張失位後王立於客閒孰敢之適又繫之適懸

閒客從而笑之　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儀之辨貴　宜三命而益恭　鄭忽憑怒於我先　孔張懷慙於客後　韓信羞絳灌爲伍　彭寵恥吳耿同

行　以貴下賤雖聞於昔賢　降尊就卑恐違於今制　遵璧　布碁　合璧事類曰晉王濛與王洽晉拜濛同三司洽拜濛同坐洽不肯坐濛曰君居上坐何嫌洽曰今日可謂小屈尊就卑耳

違璧　元禎寄隱客詩曰班行再舉稽模鵷鷺列白學士詩曰圖班雲洶湧　等衰　內外　白居易代書詩曰雙闕紛

客館千條繫駟馬　客館事類曰陸長源以勳德爲宣武軍司馬轉愈爲邀官同分內外游處遠參差　年豐相遷　議論各別　合璧事類同三司徐孝嗣傳曰今日可謂年豐相遷同愿曰大益者老鼠倶是十二相義何

侄之有又曰韓愈公慶曆中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

官班二

天秩有禮書有尊卑之禮　增官聯周禮云冢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會官治　序爵位周禮爵位有序　儀以辨等周禮以儀辨等則人不越　雜居齊莅　正其服位周禮　九命之數自上公至下士周禮　貴貴禮貴貴為其近於君　貴爵夏后氏貴爵而尚盞　修其班制禮　等衰　等列禮辨等列　同儕　犯貴　比肩　恪居守次　慎守官常禮　表儀傳引之表儀　列位之所注曰列位之所　易則生亂　過則有刑　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　正上下之位　正辨爵之位　傳　正朝廷之儀　辨貴賤之位　苟命數之或乖　亦於禮而何取　不敢與任為盞　未可黜朱於朝　表著之位所以昭序也　登降有數　分隔屏風後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卑帝知問其故遂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遂為故事　文班武班唐書文武序班於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入武班自西門入至閤門亦如之　亂班孔帖云唐臨再遷御史大夫韋斌貴著位不肅明日更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曰大夫亦亂班更失色衆皆悚伏　班簿側注平章事　增末班文選云末班謙言猶末像也　班司何敬祖詩云在昔同班司　青瑣杜甫詩云幾回青瑣點朝班　廬人初學記云廬人整飭朝班之位

增詩唐權德輿酬主客仲員外見賀正除詩曰周班每喜簪裾接鄂曲偏宜諷詠頻曰相看頭白來滅閑却憶漳溪舊往還　張籍酬王秘書見寄詩垂白郎官居坐末著緋人吏立增前百僚班定趨丹陛兩腋風清上碧天　姚合奉寄留守令狐相公詩曰除書東守洛陽宮恩比藩方任更雄拜表出時傳七刻排班衙日有三公　宋歐陽脩早朝感事詩曰疎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羽儀雖接鴛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麋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詩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　元王惲奉陪憲臺諸公關下賀正詩曰盤盤帳殿敞形庭天仗宵嚴擁萬靈玉筍東班分列辟龍墀首拜認前星　又萬壽節出左掖門口號詩曰隔夜端門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鵷行紫雲

低徊千官拜潤入金爐百和香　又曰對品班分玉筍行一時望拜殿西廂百官燕出宮闈靜疎雨濛濛濕建章

明顧光祿公卿入門曲曰萬乘天臨千官景從濟濟卿士秩秩王公簪班鴛鷺接武麥龍同心協德永効公忠

擇官一

選孤介　防請託　第五倫字伯魚爲蜀郡民車駕以財貨自達倫患之謂其豐賂者還之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是貨財抑絶　漢何武字君公問文吏松柏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文吏先爲科條以相參驗欲除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書以爲不詳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　下詳前　遲孤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文吏富探史皆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倫患之謂其豐賂者還之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是貨財抑絶　漢何武字君公問文吏松柏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文吏先爲科條以相參驗欲除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書以爲不詳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　下詳前

文武悉召　儒吏相參　尹翁歸字子兄去吏家居田延年爲河東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隔伏名內諮中論憲宗神御前筋取之　五代史雷文紀欣然相之　漢何武字君公問文吏松柏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文吏先爲科條以相參驗欲除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書以爲不詳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　下詳前

擇人論才　務在明試　登庸

擇官二

構神祝天　唐雷文紀傳曰雷文紀欣然相之　授

碑凡茲廷臣汝擇大吏　漢何武字君公問文吏松柏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文吏先爲科條以相參驗欲除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書以爲不詳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　下詳前

無憚大吏　自從集憚大吏能自存又以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鎮以撫之　漢何武字君公問文吏松柏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文吏先爲科條以相參驗欲除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書以爲不詳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　下詳前

必擇文梓　不惜美錦　以孔光本秉膠船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　漢何武字君公問文吏松柏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文吏先爲科條以相參驗欲除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書以爲不詳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　下詳前

度梁漢之任　自朝廷之始　及太常卿人在安民此始　尚書

宜擇脩潔　郎官須有才望也　宜擇溫厚脩潔者任之　漢高憑字季輔貞觀初上十五事曰如尚書八座人主之所責成者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爲吏部侍中乾曜之男潔白其父曰李林甫求爲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才望高者爲之豈是郎官即爲奴林甫小字

先求曾任　不可妄授　自今以後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吏部侍郎元龜開元十二年制曰吾慶梁漢之任非徇親不可又曰在知人在安民此詳授七品注唐書李廷望字特價寧進七

極得敬仲　元信石顯　孔帖曰極公得敬仲則與元信石顯孔帖曰陳政初爲宇文化及太常卿元龜開元十二年制曰吾慶梁漢之任非徇親不可又曰在知人在安民此詳授七品注唐書李廷望字特價寧進七

思擇重臣　北尹職耳目下當擇臣等　爲官擇人　棄瑕錄善　孔帖曰韋思謙初拜左丞奏曰陛下不可薛登請擇賢才疏堯貢不可不察言不可妄授　漢何武字君公問文吏松柏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文吏先爲科條以相參驗欲除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書以爲不詳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　下詳前

稽古建封　貞元初爲壽州刺史會高承宗父子僭逆朝廷思擇重臣以鎮以撫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又曰時倉淮西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以撫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又曰時倉淮西

清流激濁　揚善仁貞觀五年遷雒州都督太宗謂曰雒陽要重古難其人而任之　漢何武字君公問文吏松柏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文吏先爲科條以相參驗欲除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書以爲不詳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　下詳前

特委公當　擇臣　人特以委公　漢何武字君公問文吏松柏之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文吏先爲科條以相參驗欲除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書以爲不詳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　下詳前

抑強宗　擇清流　以孔帖以擇賢才　又曰後蜀孟昶欲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強宗亦清流業

擇人論才　務在明試　登庸

擇官三

構神祝天　唐雷文紀傳曰雷文紀欣然相之　授

高第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

擇官二

原 惟其人 官不必備 惟其人 難其人 增 郤縠可 左傳云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具瞻所歸 天中記云晉同

徒關武帝問其人于荀勗答曰王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 爲官擇人者治 孔帖云實誠爲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乃下詔曰誠比棄瑕擇人者治爲人擇官不能專朕知而任之是爲不明且爲官擇

者亂 擇僚吏堪御史者 又云武后詔長史薛季昶訪於春卿曰盧藏用景等皆爲通顯巨人 桓彥範執不可曰臣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曰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 爲官擇人豈待情樂 又云戴叔倫勸以天下州縣有上中下府五 其清可用 天中記云馬侃爲侍讀不樂彈劾之事彥範曰爲官擇人豈特脯糜逐引爲右臺侍御史 銓擬皆便所司 又云戴叔倫勸以天下州縣有上中下府五 其清可用 李絳論奏令缺官不得其人則天下治古清歎士 其清可用 天中記云馬侃爲侍讀不樂彈劾之事彥範曰爲官擇人豈特脯糜逐引爲右臺侍御史

歸之帝不受又致京師忧上表固拒於是職事滯不受歸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忧 所擇悉所歷深 孔帖云韋嗣立建言設官建吏本於治人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清歎士 其清可用 李絳論奏令缺官不得其人則天下治古清歎士

宗曰前使潭泉令缺 先卿幽之 孔帖云貞觀初侯君集爲兵部尚書坐事下獄太宗謂曰卿幽之後辟於州已試然後辟於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 廉使補授屬員取其可者 晉府元龜曰韓伏爲桂州觀察使駐管二十餘州豫王邕今

尉三百員由是部補者十之一餘皆廉使補之伏既至吏執籍而前曰具員請補缺曰在任有政者不奪缺者當候公闕補取其可者然後補之 官官妾不知名者 宋仁宗問王

素曰執可命以相者素曰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官官妾不知名者可充其任仁宗曰如此則富弼可素曰陛下得之矣

擇官三

澄制 唐白居易授楊潛李繁史館等制曰楊潛温厚静專有端士之操李繁精强博敏有才干之稱史館變通健決有能吏之用而皆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爲郎見其行爲郡聞其聲夫洋東梁之險遠居蜀之腴漆垣之人者乎潛可守洋州要皆名郡也今吾提三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儉敦導勞來安輯青兩吾土而禋祷吾人者乎繁可守遂州刺史備可守漆州刺史 杜牧授賈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州刺史等制曰南郡盜作而蕭育拜河南政美而寇恂留爲人擇官因重而撫考於兩漢行古道也弘餘廉使上言父老有請其爲政也長育多方惠訓不倦凡設教令皆有科旨莊任南陽古都近者小

撫臨海越俗尤惜良吏就加起拜各叶所宜

擇策 唐白居易對審官策曰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其政立枉其能則其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各司其局也辦衆才而後入仕使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

若以短任長以大投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備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捕虎而刀伐木也屈長才於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王者識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鑒衡者無圖方之乘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能職脩其要奚倫日序庶績日凝何患乎事不舉而政未成也哉　又對大官之人策曰臣竊見近日祕省校正或以門地授檢赤簿尉惟以責序求耒商校其器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以來臺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參其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鉛黃臣恐台袞之才臺省之具十年以後稍乏其人

勤官一

兼恪　積累苟有位於朝無有不恭恪

忘職　智以效官　詩序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莫如勤　能勤有績也

勤心有補益　漢書云張安世精力於職事休沐未嘗出門一步令勤心有所補益　不遑解甲　必枕戈　冊府元龜曰唐裴度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又曰漢劉詞爲沁州團練使行臺在部臨事之暇必披甲枕戈而卧之

勤稼穡　設版築　冊府元龜曰卓茂爲密令勞心譬諭人如子又曰至公宿直我便安卧之曰至公宿直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

不離左右　與均甘苦　冊府元龜曰唐裴度使杜重威爲武德軍節度使駐宗與汴軍職於揚州既設徙版築等使勤於公務政求理理　又曰漢史弘肇從行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與士卒均其甘苦　文更輯睦　冊府元龜曰唐諫議大夫柳公綽爲相澧蘭等州觀察等使勤於公務政求理理　又曰漢史弘肇從行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與士卒均其甘苦

鳴　安寢則歡　孔帖曰裴耀卿夜決獄訟書奏安寢一雀每交更輒鳴裴呼爲知更雀　又曰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用圖木小枕鳴熟則覺由是得鳴　又曰卓茂爲密令勞心譬諭人如子

數旬一歸　冊府元龜曰李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每當宿直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安卧之曰至公宿直我便安卧之　又曰唐劉崇龜爲相澧蘭等州觀察等使勤於公務政求理理

德與直榮垣數旬一歸家　德與直榮垣數旬一歸家　經清類總曰晉劉處讓爲相澧蘭等州觀察等使勤於公務政求理理

懈　晝夜不息　冊府元龜曰姜嶷爲新作少匠修九成宮令嶷晝夜不息其事雖郁蒸暑雨未嘗暫離　又曰漢史弘肇從行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與士卒均其甘苦

勞心諄諄　求理孜孜　經清類總曰晉劉處讓爲相澧蘭等州觀察等使勤於公務政求理理　寒暑罔　吳越備史曰錢鏐每視簿領紛積

已老不息精勤　當食無慶庭斷　冊府元龜曰晉劉崇龜爲相澧蘭等州觀察等使勤於公務政求理理　又曰杜楚客爲中郎將

呂諲獨據案　楚客不釋仗　孔帖曰呂諲春秋曰巫馬期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　又曰杜楚客爲中郎將

挽絛　呂氏春秋曰巫馬期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

而已益恭　孔帖曰王播勤於職事休沐未嘗出門一步令勤心有所補益　又曰漢史弘肇從行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與士卒均其甘苦

而已益恭　孔帖曰哥舒翰每視簿領紛積度支判官錯史或出勝經屬　又曰唐段德操爲將軍拾校

而已益恭　孔帖曰王播勤於職事休沐未嘗出門一步令勤心有所補益　又曰漢史弘肇從行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與士卒均其甘苦

挽絛　呂氏春秋曰巫馬期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　又曰杜楚客爲中郎將

而已益恭　孔帖曰王播勤於職事休沐未嘗出門一步令勤心有所補益　又曰漢史弘肇從行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與士卒均其甘苦

而已益恭　孔帖曰哥舒翰每視簿領紛積度支判官錯史或出勝經屬　又曰唐段德操爲將軍拾校

挽絛　呂氏春秋曰巫馬期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

而已益恭　孔帖曰王播勤於職事休沐未嘗出門一步令勤心有所補益　又曰漢史弘肇從行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與士卒均其甘苦

而已益恭　孔帖曰哥舒翰每視簿領紛積度支判官錯史或出勝經屬　又曰唐段德操爲將軍拾校

勤官二

挽絛　呂氏春秋曰巫馬期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　冊府元龜曰晉劉處讓爲相澧蘭等州觀察等使勤於公務政求理理　又曰杜楚客爲中郎將

而已益恭　孔帖曰王播勤於職事休沐未嘗出門一步令勤心有所補益　又曰漢史弘肇從行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與士卒均其甘苦

而已益恭　孔帖曰哥舒翰每視簿領紛積度支判官錯史或出勝經屬　又曰唐段德操爲將軍拾校

原 克勤于邦 尚書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尚書無逸云周公曰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治民祗懼安國傳云中宗太戊也爲政敬身恩懼不敢荒怠 怠遑有嚴明之君 毛詩殷武篇云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箋曰遑暇也天命及視下民之君能慎賞罰不敢怠墮自暇于政事則命之于下國以受命天子也 朝夕勤格守以惇篤 尚書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孔安國傳云從朝至于日昃不暇食思政官民用皆和 夙夜罔或弗勤 尚書太保訓于王曰嗚呼云云 勤卹民隱 國語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昔商王帝辛大惡于民 百辟卿士之有事者也 夙夜匪懈 毛詩假樂篇云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不懈于位 毛詩烝民 夙夜在公 毛詩烝民 不懈于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夙夜匪懈 毛詩烝民 夙興夜寐灑埽庭內 毛詩小宛 毛萇傳云舉事早起夜寐灑埽其庭內 夙興夜寐無忝所生 毛詩蓼莪篇云古訓先王之遺典式法 臣若能早起夜寐灑埽其庭內 按夙早也所生父母也 君之與辱其先祖治其政事也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毛詩烝民篇云古訓先王之遺典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懈 朝夕從事 毛詩小宛 毛萇傳云舉事早起夜寐灑埽其庭內 夙興夜寐無忝所生 毛詩蓼莪篇云古訓先王之遺典式法 臣若能早起夜寐灑埽其庭內 夙興夜寐灑埽庭內

冊府元龜曰李大亮爲左衛大將軍太宗謂大亮每行夜
日當丙夜遣卿將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於人其將軍也以人鞭算又曰劉晏每朝謁馬上以籌算
精警冊府元龜曰唐于頔爲朝請大夫每掌徵運精勤不倦佐吾爲理以勤國事白居易論使制云論使佐吾爲理以勤國事是用正命爲選部尚書
吏事孔帖云王彥威爲戶部侍郎學雖優亦勤於吏事吳湊德宗初出爲楊寧觀察使政勤清美舉四騰勤於稼穡
老於軍旅勤於稼穡惟馬上得休息孔帖云五代顧翔從太祖用兵晝心勞晝夜不寧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不事事吾何安事文翰聚云韓滉公勤
履職莫不躬親左右曰公位重年高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
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史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
裕哥舒元輿曰後唐周知裕歷秀絳潤三州刺史

勤官三

增詩 梁王筠和衛尉新喻侯巡城口號詩曰閶闔曖已昏鈞陳杳將暮樓烏城上返晚雀林中度屯衛時巡警
唐韓琮秋晚信州推院親友或書無書寄答詩曰官信安仁拙書非叔夜慵謬馳駟馬傳難附
凝戚鞬安步
鯉魚封萬里勞何補千年運泰逢不量橫草力虛慕入雲蹤 元趙孟頫次韻左轄相公奉寄徐公詩曰盡日
沉迷簿領書何時重得賦閒居已無夢想懸金印豈有文章到石渠 袁桷曉發詩曰尊食慎王事曉星當前
戶跨馬官道行細草泣寒露
增制 唐元稹授韓皐左僕射制曰韓皐始以直言事代宗司諫諍復以文章政術事德宗爲舍人中丞京兆尹
在順宗憲宗時出領藩方入備卿長逮予小子歷事五君勤亦至矣 元姚燧元帥烏野而封謹制曰烏野
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惟新憤人心之未定故自北而徂南首遵
尾魏亦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爲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
姑啟若魯侯之大宇
增碑 唐韓愈南海神廟碑曰天寶中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祀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
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而刺史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
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久矣元和十三年始詔
用國子祭酒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
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

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詞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駭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日星明覩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罍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　明李賢禮部尚書胡公淡神道碑銘曰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迹無不到尋進禮部左侍郎往巡江浙諸州還朝時車駕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卧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為陳說上欣然納之

墓誌明楊士奇故少師楊公榮墓誌銘曰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王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旦夕侍左右承顧問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裨旨時公尤勤勵遂皆進官

記宋王禹偁待漏院記曰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皐夔至於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爾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相君下車而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荒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侵人在朝我將黜之六氣不和災青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

守官一

名 各出納　調陰陽　出納之各謂之有司　兩吉不問殺人而問牛喘曰殺人京兆尹長安令之所職　方今少陽用事牛未宜喘宰相職調陰陽所當憂也

則死左傳守官廢命不敬城濮與屈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能業其官　能業其官靖共爾位傳臺駘能

守物 死官柳宗元論曰戾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通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則思死其官　孟容

當官而行　韓愈論曰君子居其位則思其憂　各司其局　廢命不敬　失職

守著令　仲郢執亂典　孔帖曰許孟容拜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孟容固謂不可主詔之帝問狀以論而中尉護免其死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尹杖殺之傑出子求父墓柏殺之吏以專殺貶永州司馬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園校又曰獨孤用晦遷御史中丞會殿中承旨去　何所迴避　敢不糾彈　孔帖曰徐有功為左臺侍御史劾太子實客韋嗣立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不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肆店州縣不能理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廷賴以清肅亦可矣嗣立曰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不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肆店州縣不能理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廷賴以清肅亦可矣

夫時僧惠範持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肆店州縣不能理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廷賴以清肅亦可矣又曰郭震元宗初為殿中侍御史劾太子實客韋嗣立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不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肆店州縣不能理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廷賴以清肅亦可矣誅死天綱疎漏臟領誤全中宗晏駕削太皇輔政之制定阿韋踏朝之策神人怨憤臣奉司清憲敵不糾彈知起居注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又曰令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

君舉必記　人命所懸　冊府元龜大夫知起居注太宗謂曰卿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又曰褚遂良為諫議

不納宦官　封還詔書　孔帖曰陸下以官法用臣臣守正不可主詔之帝問狀以不納宦官封還詔書冊府元龜曰韓滉為浙西觀察使宦官宣詔至境滉不納使者曰有手勅志元曰使者至曉又曰鄭承規為內侍省內給事左右丞不勾

不決事　慶遺民部侍郎承規為內侍省內給事左右丞不勾

書不決事　孔帖曰盧承慶遺民部侍郎承規為內侍省內給事左右丞不勾

書　開府元龜曰段志元為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之葬也志元閉門不納使者曰有手勅及開營志元閉門不納使者至曉又曰鄭承規為內侍省內給事左右丞不勾

書使官　官三至士及開營志元閉門不納使者至曉又曰鄭承規為內侍省內給事左右丞不勾

駁太和六年為諫議大夫頻上章言時政得失轉給事中　刺史兼御史中丞認下之後給事中盧巖封還詔書帝遂制罷之

郎太宗嘗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假人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拿之便是越局　曰太學生謁急后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慶辭以假人選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不決事左右丞不勾

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太學徒取告丞簿職耳

守官二

思不出位　出其位　君子思不出其位

治庖視史不越俎而代之

見死不救不失其守

不進旌招　官注君召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宦官之物也

食不避難　其難子路

死不失守

陳平不對農獄　上問繡侯周勃一歲入栗決獄幾何勃不能對汗流問陳平平對曰入栗決獄有主者上問主者當問掾乘都尉決獄幾何平曰陛下使臣職上佐天子調陰陽下使四方得其所也

此

唐宿其業　不假器難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不越樽俎　莊子庖人雖不

真將軍　史記云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細柳軍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吾欲

柳以備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軍直馳入之

此囚終無死法　冊府元龜曰李日知為刑部郎中時有囚當詣郡守對史不察黃綬

對仗叱義府　冊府元龜曰李日知為刑部郎中時有囚當詣郡守對史不察黃綬

駁奏俊臣乘生虧信　冊府元龜曰李日知為刑部郎中時有囚當詣郡守對史不察黃綬

論公主不得造陵　事中神龍中武

崇訓爲節愍太子所殺優詔追封魯王將葬安樂公主請依永泰公主爲崇訓造陵中宗許之擧秦曰陵之稱本屬君后及儲君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請無以對依燎奏

寧往鹽鐵轉運李光弼屯徐州機取資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寧見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其不可卹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　率其職司其局

不爲仁恕人者不爲不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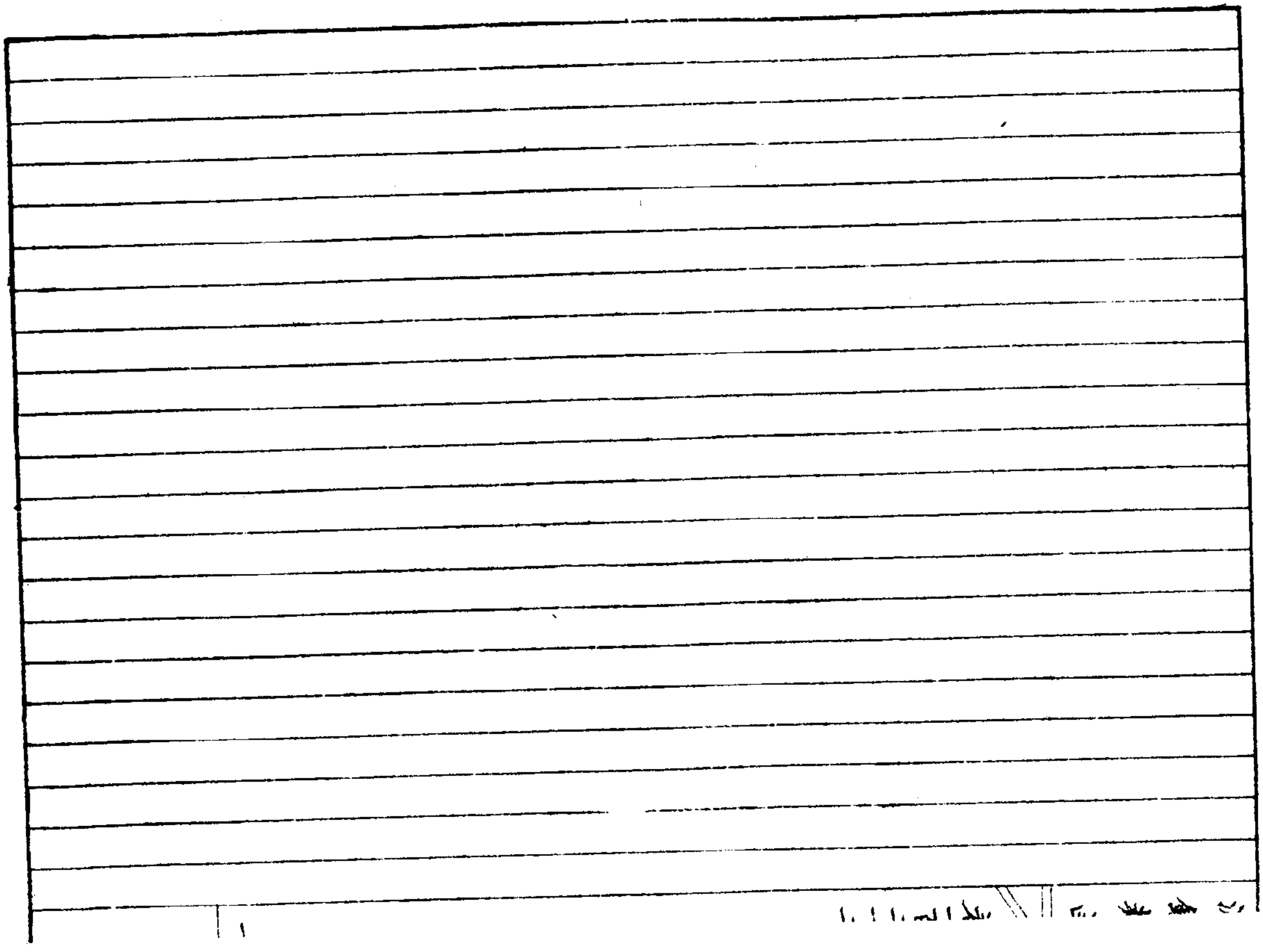
守官三

增詩宋范仲淹爲廣德司理與太守爭非姪莘老以詩記其事曰維持猶犴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趨舍挺然不曲從有爭爭救之粉屏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居率窮空賣馬以自給徒步氣彌充曰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爲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眞古語

增墓誌元虞集平章政事張公珪墓誌銘曰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

增畫宋歐陽脩上范司諫書曰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增記唐呂周任泗州大水記曰唐貞元八年夏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泗州刺史張公始至聚邑老以訪故塞薪揵石以禦之維舟編桴以載之洪波汗漫不辨涯涘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墻之上以向衝波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伾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王命何



攝官一

原 拜眞　承乏　注承乏謂兼二職也　將效一官　敢有二事　增 直官　貼職　注貼職而以他官攝者謂之貼職

宗爲直記室是也　文獻通考石林葉氏曰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皆寓崇文院實無別舍但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間隔直館直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

與孔帖曰崔光遠元宗西狩詔留光遠爲京兆尹兼與已出都人亂入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光遠募官攝府縣誰何宮闕斬數十人乃定　又曰李晟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

求廉愼　唐府元龜曰開成四年詔曰諸門入仕人數轉多每年吏曹注擬無闕惟河北諸道河東澤潞南劒三川京北京西管內官員稍多假攝之中實有勞效每年許奏三兩人仍須是元額闕不得替見任人其餘諸道並不得奏人　又曰五年嶺南節度使盧均奏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

假攝　孔帖云劉晏時經費不充俾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敏銳盡當時之選趫智倚辦故能成功　李德裕一品集曰潞磁等四州縣令緣事參軍比貧俸薄無人願請多是假攝　不絕　唐府元龜曰高重開成七年八月祭酒充翰林侍講學士詔令每月十日入院不絕本司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若更民政良可惜也宜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仍賜紫金魚袋

常務　按其歷任　冊府元龜常務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四年詔曰諸門入仕人數轉多每年吏曹注擬無闕惟河北諸道河東澤潞南劒三川京北京西管內官員稍多假攝之中實有勞效每年許奏三兩人仍須是元額闕不得替見任人其餘諸道並不得奏人又曰五年嶺南節度使盧均奏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其潮州官吏伏望特循往例不令吏部注擬且委本道求才若攝官廉慎有聞依前許觀察使奏正

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年無曠敗可即以其名聞　司戶刺史閻其羈旅乃舉前件官在朝廷顒諸公事幸其佐理勿憚廢費請韋相攝衛　孔帖曰李靖陵圖議鉞十策有三策用之則自太宰至旅下士其爲官六十有三而爲府者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

假攝　孔帖云劉晏時經費不充俾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敏銳盡當時之選趫智倚辦故能成功　李德裕一品集曰潞磁等四州縣令緣事參軍比貧俸薄無人願請多是假攝　不絕　唐府元龜曰高重開成七年八月祭酒充翰林侍講學士詔令每月十日入院不絕本司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若更民政良可惜也宜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仍賜紫金魚袋

攝官二

原 不二事　禮　兼職　兼人之稱　增 周制尚兼官　羣書考索元史者皆十有二而爲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

也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嶽乃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嶽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闕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

管仲變先王之法也公爲保而太師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爲師而三公言之召公爲保周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公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兼總七職矣周公既沒而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芮伯彤伯衛侯實兼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乎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其人兼之古者官惟成王之季年太宰兼行六卿事

宰兼行六卿事　又云或問自太宰至旅下士其爲官六十有三而爲府者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嶽乃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嶽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闕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

管仲變先王之法也公爲保而太師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爲師而三公言之召公爲保周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公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兼總七職矣周公既沒而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芮伯彤伯衛侯實兼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乎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其人兼之古者官惟成王之季年太宰兼行六卿事

掌事典　各有攸司　固若不同　自太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九典八法八則八統九職九式九貢之事分職而言之則太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太宰兼行六卿之事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乎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其人兼之古者官惟成王之季年太宰兼行六卿事

九典　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撮其要焉　增 周制尚兼官　羣書考索元史者皆十有二而爲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

也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嶽乃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嶽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闕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

管仲變先王之法也公爲保而太師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爲師而三公言之召公爲保周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公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兼總七職矣周公既沒而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芮伯彤伯衛侯實兼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乎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其人兼之古者官惟成王之季年太宰兼行六卿事

不攝官事　不攝管仲奢僭　士會攝右　晉文公城濮之役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叔魚攝理　晉邢侯與雍子爭鄧田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獄官　兼二事　傳沈諸梁兼二事尹司馬也　攝政　孔子爲司寇攝政七日誅少正卯　不給　衛侯將會不給使祝佗從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況祝佗刑書若又攝官招大罪也　增 知東都選舉　唐

云魏知古姚崇所引及全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歸悉以聞何攝爲又云李巨授陳留識郡太守攝御古姚崇之時崇之子在洛通賓客續遺愚舊請托知古問奇類林云明太祖諭陶凱曰朕今立法令廷臣兼詔授御史大夫庶幾無相搆之患續問奇類林云明太祖諭陶凱曰朕今立法令廷臣兼

攝官三

增詩 唐苑咸送大理正攝御史判涼州別駕詩曰天子念西疆咨君去不遑垂銀棘庭印持斧柏臺綱雪下天山白泉枯塞草黃佇聞河隴外還繼海沂康

增制 唐元稹授王播中書侍郎平章事兼鹽鐵使副制曰王播在德宗時以封詔入仕踐履臺閣由御史中丞京兆尹掌鹽鐵爲春曹尚書乃長邑髦以控蠻娭盡稱厥職達於于閭驛詔徵還便殿與語得所未聞昭然發蒙幾至前席重委操劇銛刃益精國有美財而人不加賦東師在野物力蕭然不有主張孰能勘濟是用命爾作相仍以舊務因之爾爲西備戎羌東定燕冀內實九府外豐萬人百度羣倫罔不在爾

增碑 周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爲世範行爲士則留連墳索悕悵文詞霜府録於尚書天官總於司會出入匡贊常戴數職身具六龜腰恒四綬

省官一

原立政 審官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也 損不急 罷冗員 史楚悼王用吳起爲相損不急之官附養戰士

增怨誹 厭伏 孔帖曰李朝隱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羅千四百員怨誹譖滋仲郢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時詔減官冗長者仲郢條簡汰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歎伏

待賢才 罷冗官 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參軍掾屬事及某試攝至德以來有員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職難以省吏員試救弊之功也又治衆爲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職難以省吏員而罷冗官 不虛設 則易求 孔帖曰杜佑爲戶部侍郎議曰設官之本以待天下賢才足矣其冗員非常員也孔帖曰李泌

貴簡約 汰粧奩 空竭府藏 悉罷郡縣吏 併寺監廨 收廩料 孔帖曰盧懷慎見諸司官員所在委積多者數倍多不獲務廣有除拜俸祿之費困宜併省其員悉收廩料輸京師實戰士帝許之 罷郡縣吏 併寺監廨 上詳省官二 羣書考索曰太宗陛下之祖揆羣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孔帖辛替否上疏曰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商之百又曰楊嗣復進六部哲宗即位之初爲六部併於主客虞部併於屯田又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處之得其理也今凡寺監之職可以併省者宜併省寺監以歸六部考索曰劉安世請省寺監以歸六部哲宗即位之初爲六部併於主客虞部併於屯田又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處之得其理也今凡寺監之職可以併省者宜併省

察蠹弊之根 下孔帖辛替否上疏曰太宗陛下之祖揆羣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考索曰夫攝官之濫如貲蔭如特科如雜流此皆蠹

辨之根其可不加之察乎

久於其事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公私驅擾人不聊生宜併省官職務勸農桑

省官二

唐

省西曹 魏志毛玠爲司空丞相東曹掾屢請謁不行時人憚之時議欲併省官員咸言東曹太祖知之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先東東不可省遂省西曹

以赴農功 荀勗議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簡曹清靜致畫一之勢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併合郡縣此省吏也今欲求之於本則省事省官司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云

併合郡縣 孔帖沈既濟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繁不患員少所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所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

省官外置官 孔帖又云李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有冗員及百司

止兩人侍對缺員二十一未補若闕 六員二十員可罷 又云李泌曰常侍實客十員其六員可罷 又云楊綰奏減諸道

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 孔帖又云李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有冗員及百司

陸贄議內外 不急之資委中書條件停減 省職省員省人 翟書考索云元祐之減羅諸司建炎之羅併官屬此省其職員也開寶之羅流外員爲額此省其員也開寶之羅流外慶曆之減任子此省其入仕之人也

員可罷 減判官員 又陸贄五要云省官之不急 委中書條件停減 又云楊綰奏減諸道

省官三

詔 元李謙清冗職詔曰自疆土極照臨之遠而省臺有內外之分日益月增官冗人濫嘗勅有司而澄汰意能舊制之遵承比聞近侍之言謂益冀時之弊彼不勝重任有壅上聞苟尚蹈匪襲時惟予咎其清冗職用復前規

議 唐白居易對省官併俸減使職策曰臣聞古者因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户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多少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沴洊臻户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省官則事簡事簡則人安祿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祿而不廉矣知厚其祿而不知省其官而不選其能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爲表裏相須而成者也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暫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致職多於郡縣之吏

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爲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審其祿秩使多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之相懸遠者

【晉】【判】唐司馬滔對省官員判曰時康官備所藉爲理户減務煩則害於政有司廢我王爵思立國體知師旅之後版籍徙懸念閭里之空州縣宜省誠有可尚議未得中雖在濟物之規實亦勤人於遠請依百姓之訴用減庶像之員省事省官晉朝高其論從人從欲魯史異其文

【晉】【議】晉王彪之議曰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　唐杜佑省官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尚文去質吏衆事煩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省内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爲理衆庶所以古者計人置吏存諸方策昔皐陶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皐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令是二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歷代增益以至於是舊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職重不可遍舉顧茲大弊實思革之

曠官一

【原】沉職　備位　沉滯不舉言無職事　充位　養名　張湯爲御史大夫每奏事日旰天子忘食事皆決於湯湯丞相充位而已　養名通事詳急情　干誅　逮謗　雖次於先王之誅以干逮官謗　出押　毀櫝　虎兕出於押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　廢厥職　失其守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廢厥職　尸祿　素餐　周禮朝大夫掌都家注都家王子弟也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使知而行之凡都家之理有不及者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有司不及誅有稽殿者　慢官　息事　棄命廢職　慢官速戾　且昧恪居　宜科懈

位苟忘卹緯是謂拂經既不治庖宜科出柙不能承式何以守官荀不恭乎乃職必速戾于厥躬荀棄命而廢官則有常而無赦臨事有虧則思移過失期不請誰合當辜慢官之後徒告闕供臨事之前胡不申請晝諾署名范曄嚴延年字次公為河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孟博南陽宗資主晝諾冊府元龜

事十年時張嘉貞張說相文為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每事推讓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遂無所參議唯諾署名而已

粥飯僧以為飲食終日無所用心蘇軾送李公恕詩曰我頃分符在東武脫畧萬事惟嬉遨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又曰得其人則厥官如曠蕭至忠論驚爵公務克脩非其人則頗妨職務罕有才藝呂才東臺子弟多居美爵此蓋勢宰相近侍要官子弟多藝遂相囑托虛踐官榮嗣宗壞屏障斯立破崖岸晉書阮籍傳曰籍常從容言於文帝曰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

要親戚罕有才藝遂相囑托虛踐官榮嗣宗壞屏障斯立破崖岸晉書阮籍傳曰籍常從容言於文帝曰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

相繼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韓愈記曰博陵崔斯立以前大理評事言得罷故述破崖岸而為之

失黜官如曠孔帖曰韋溫諫比詔下闕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可黜慢官隳不格擇可任

說杜暹知政事遂無所參議唯諾署名而已

飲食終日脫略萬事李愚為相廉帝謂為

公恕詩曰我頃分符在東武脫畧萬事惟嬉遨

飲食終日無所用心蘇軾送李

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又曰得其人則厥官如曠蕭至忠論驚爵

公務克脩非其人則頗妨職務罕有才藝呂才東臺子弟多居美爵此蓋勢

宰相近侍要官子弟多藝遂相囑托虛踐官榮嗣宗壞屏障斯立破崖岸

要親戚罕有才藝遂相囑托虛踐官榮嗣宗壞屏障斯立破崖岸晉書阮籍傳曰籍常從容言於文帝曰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

相繼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韓愈記曰博陵崔斯立以前大理評事言得罷故述破崖岸而為之

失黜官為丞既棄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梢去牙角一職不得施用嘗曰丞哉丞哉余不

曠官二

不恭命

左傳曰不攻于左不恭命

莫肯夙夜

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失政不立　失官不食

百事茲昏由官邪也　王事無

日飲酒

曹參為相不事事日飲醇酒注不事丞相之事

不治事

漢陳遵為掾不治曹事數廢被譴主者報曰陳掾今日以其事譴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譴滿百者斥

不知馬何由知數

世說新語云王徽之為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

官曹虛設　不可曠缺

又云陸贄奏議職事雖有小大開劄之殊而俱關軍政近歲其德行李泌為相舉

孔帖云陸長源上宰相書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廣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同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脩撰官曹虛設不可曠缺者蓋

備於時而用爾

簿書棼如絲　胥吏沸如

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韓愈為諫議大夫未至人咸畏憚之既至詰旦紛紛言事天子益厭苦之而

曠官三

增詩唐杜甫戲簡鄭廣文詩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曰自昔番禺統府雄君恩暫許領元戎不羞短髮垂肩白且愛前旌照眼紅筆久不靈妨草檄臂新無力怯開弓即今超距多衆俊安用輶車載此翁

增判 唐王維對宮門誤不下鍵判曰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闢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姦非眷彼閭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廚中惟通赭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詿誤而抱關爲事空欲望於侯羸或犯門有人將句檄於臧紇 白居易對失囚判曰不念恪居儆於羌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致得於他人自是疎綱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柙不科 唐人對二月不供宮人炭判曰入侍女之熏爐香炭百和庶仙人之丹竈巧液千金變寒作暄轉冷成熱投其鑄冶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充百郡之時須爲萬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章有犯

增記 唐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遠觀遊郡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侵官一

不謀其政

易而生亂 過則有刑 各恭乃位出則有尤 如冒厥官過猶不及 增是太苛 何相侵

出位 越官 君子思不出其位 越司 代斲

二事 君子行無越思守不移官禮 不能卹緯 焉用代庖 傳瑗不卹其緯而憂宗周之殞 祖而代之 一失其位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也

孔帖曰杜淹建言諸司交紊稽期請以御史檢校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勃不法而索按求疵是太苟且侵官淹默然諸以御史檢校太宗以爲不可把益怒又密啟主書遏答云帝勑魏纂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請以御史檢校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勃不法而索按求疵是太苟且侵官淹默然諸以御史檢校太宗以爲不可把益怒又密啟主書遏答云帝勑魏纂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又曰楊炎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章事之便是越局 又曰韋貫之以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又曰楊炎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章事之便是越局 又云帝勑魏纂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

非不惡寒 嫌其出位 韓非子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侵職者杖七十議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存越其本司侵人職掌當杖之也 老子 無越思 不

侵官二

行苟越思 動而生悔 苟越思於乃職 必速戾於厥躬 白帖

冒也 杖之 白帖下詳越司注 冒也 雖則奉公 且

曰唐李紳爲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勸
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既訐紛然
與臣比　不欲在已上　貢治通鑑曰賀若弼韓擒虎
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
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馬紹宏在
滔肩　會斬裴寂首　世說新語曰袁虎伏滔同在桓公
府桓公每遊宴輒命袁伏袁甚恥之
詳其事
原少不陵長　卑不降尊　人猶犯齒　處以下人
長幼之節　上下之位　增繫序陳下　春秋胡傳云禁
爭長二
下者先儒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
以不爭而不爲諸侯也豈所以定民志乎　長於勝
左傳云痒先
故長於勝　以力勝人　胡傳云夫以力勝人者人
亦以力勝之矣吳書破越
遂有輕吳人而不爲諸侯也豈所以定民志乎　長於勝
左傳云痒先
故長於勝　以力勝人　胡傳云夫以力勝人者人
亦以力勝之矣吳書破越
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人已入其國都矣
復　生乃與嗆等爲伍　史記云韓信嘗過樊噲噲跪拜送
迎言稱臣
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輕齊之志既勝齊師
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乃肯臨臣信出
與噲等爲伍　同僚不能降意　山堂肆考云隋黃門侍郎柳莊明習典故雅達政事文
帝重之與陳茂同僚州刺史不
狐桓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史館脩撰徵至則
職孔述睿爭競細碎韓愈集云王仲舒守弘中復拜中
同列皆趨然少年益自悲而謂
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
爭長三
增跋明錢習禮書唐顏魯公爭座帖曰顏魯公剛直之姿英發之氣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葉
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爲右僕射唐
世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爲軍容實自監英乂爲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
行香位次當奉冀爲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
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爲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
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既乎
原羝羊觸藩　羸其角　遂喪其羝羊觸藩羸其角
溫官一
互市　賭郡　晉書曰惠帝居位貨賄公行更相
薦舉天下謂之互市
續狗尾　後漢更始官爵皆貿易羣小語曰灌
王倫篡位同謀者越階次奴卒
下養中郎將貂狗尾續
斯役亦加爵位每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起舞　山堂肆考曰唐崔日用宴內殿酒酣起爲
善走

回波爾求爲學士中宗即詔衆昭文館學士又曰五代王進以疾足善走周太祖以簡廢使者馬唐書曰中宗時章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璽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庫相升班秩既無正闕率受員外乃盈千人緒事古以奴隸畜之今大君中興獨有開豈坐鴻王曳組趨蹈非貽則子孫之道也青紫滿府庫李綱諫疏曰舞期致位五品元龜曰中宗神龍元年李嶠韋嗣立同在選部多引用權勢求取聲望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韋嗣立論濫官疏曰員外置官數倍正闕管府倉儲竭於貴俸可及擢威衛將軍曹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之賢人文宗欲以樂工李仙鶴爲崇文監丞參政朵兒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位將軍不可帝不聽續文獻通考曰元和初鍾傳言永平時幹駒都寨市郎將填邊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

常侍比肩 合璧事類曰梁朝員外

又曰梁天監初詔曰今假弄麒麟得富貴者以百數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紫磨黃金之貴郡君衣冠之號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爾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爵及虛大 假弄麒麟 合璧事類曰梁天監初詔曰今假弄麒麟得富貴者以百數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紫磨黃金之貴郡君衣冠之號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爾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仕路太廣 時事可知 孔帖曰韓琬言仕路太廣

臺閣盈朱紫 胥史濫章紱 孔帖曰唐楊炯每呼朝士爲胥史

倚馬員外 索虎儀 孔帖曰

引權勢 竭資俸 孔帖曰

授樂工 用幸人 孔帖曰優人李

白版侯 墨勅官 朝野僉載曰武后時封侯者衆鑄印不供至有白版侯者焉唐書曰中宗時

盈千人 致五品 孔帖曰

濫官二

增三百赤芾 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原武功爵 漢食貨志大司農陳賦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請置實官名曰武功爵諸買武功

增西園成市 任昉表云商季凌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充溢

增兼金累紫 抱朴子云莽之世貴餅小人皆得等級斗筲之徒兼金累紫

原鴻都門 靈帝後漢

白門達自輿皁授 鄭普思葉靜能以方術除

置一千餘員 封百二十人 上詳

濫官三

官孔帖云魏元忠陳群男子秉楚客以書規之人好學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趙勢之徒并待詔鴻都門士君子皆深恥之

官君無私私怨害物私賞貲財況私人以官乎

職者又何勳焉 分職建官不可濫 又曰李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既吏上書緣咎於時因薦前非曰分職建官不可以濫 取士多且

獻瓜 又云帝幸梁有獻瓜者嘉其意欲授以試官陸贄曰今獻瓜果則授之彼忘

濫又云劉祥知選事上疏陳六事一曰令取士多且濫著緋 樞密易窄衫與羣閙伍於是濫事文類聚曰宋朝故相未閙有贈王者蔡京秉政用繼述之說贈王荊公爲舒王又贈鄭居中爲滕陽郡王蓋取濫山貴重貢之功封廣陽郡王王爵於是濫矣 善寫真

濫官三

(增)(疏)唐辛替否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關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羣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求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陟青腰之地一旦羊頭入興狗尾生謠將恐巍巍盛唐取議於後 韋嗣立諫濫官疏曰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懷歎恨者也

(增)漢食貨志曰漢文帝從晁錯之言令人入粟輸邊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又曰武帝時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師古注所謂忠名也株送徒引送先徒設其能入財者即補郎也)郎奉引送先徒設其能入財者即補郎也 (原)白帖曰張釋之以貲爲郎注漢法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 又曰文帝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增)文獻通考曰靈帝時(原)冊府元龜曰鄭愔詔事武三思掌選尋以賣官爲務人多怨謗時京師大旱(原)白帖曰京州刺史(增)勅廻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勳邑號等亦聽又準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者減二

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準元勅處分如未曾讀學者加三十千時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爲此制尋即停罷　又曰憲宗元和十二年詔曰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近秋稼多登屬以軍府虛貧未任收糴將設權宜之制以成儲蓄之資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放同承優出身一千石者使授解褐官　文獻通考曰宋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勅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又賜河東空名勅誥　又曰金哀宗天興元年費官及許賣進士第京城民入貲授延州刺史劉仲温授許州刺史　又曰元武宗至大元年江浙屬郡饑訪富家能以私粟賑貸者量以授官　又曰順帝至正四年有匿奸事而輸粟得七品者爲怨家所告中書省司郎中成遵以爲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與奸淫之人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爲令從之　又曰明英宗正統五年勅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　又曰景泰元年以尚書高耀奏劉鎮乏糧乞開空選事例請於歲貢援例等監生預授在外布按經歷等官經歷五百兩至檢校一百二十兩各有差官員出身從七品一百六十兩至從九品六十兩各有差從之

賣官爵二

銅臭　雁美霊帝開鴻都門賣官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入錢三公人以爲何約曰議者嫌其銅臭耳詳司徒　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守者亦去職還書刺謂規規卧不起既入問君前在郡貪雁美乎　入粟　輸錢　粟縣官糶漢食貨志見錯策重粟之道在於以粟爲賞帝從之漸漬以漸皆輸禮錢或以錢不足免　後漢三公　爲郎增秩　受爵移賚前漢食貨志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增其秩武帝本紀云受爵賜金而欲移賚者無所流貶其議爲令有司奏請武功爵官注貶次第也言欲移賚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法置武功爵官級　黄霸補卒史　曹嵩至太尉　漢書黄霸傳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注三輔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　曾嵩輸西園錢位至太尉　相如非其好　德容以此達　司馬相如以貲爲郎非其好也　魏張德容爲門下小吏家富自惟寒素無以自達乃常蓄好刀筆伺大吏有乏者即給之以此見識達也　增敎令　堂牒　孔帖曰前蜀王衍太后太妃各以貲買雁門太守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隨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五代史記曰景帝時上郡以西數大夫高居呼爲京師白劫官之大小皆有定價中獻官賄官之下詳敎令注　上郡旱　陝西饑　時上郡旱陝西饑上詳第一條　白帖曰漢武時國用耗竭有司請賣爵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得至樂公樂卿者有差次不得法置武功爵官級　樂公請賣爵置賞官　魏書曰元脩義爲吏部尚書惟事貨賄

早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人 續文獻通考曰
金熙宗皇統三年陝西旱饑詔許富人入粟補官
錢二千萬可鬻勝遠其子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爲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五日果拜司
監乃取延錢七百貫 又曰有康謙者本商胡明皇天寶中爲安南都護路遺國忠官至將軍
以賂遷 冊府元龜曰左丞相裴冕性忠勤奉公然不識大體賣官鬻爵以儲積爲務人不服者科
其價益賤 又曰社黃裳元和初爲相有纖晝之才然性頗貪黷除授不分流品或官
復即度 求爲權使 冊府元龜曰李遠吉爲右僕射澤潞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其子從諫
臣議遠吉受其賂曲爲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昭義節度留後
選舉凌遲 倉廩虛罄 史記曰干戈日尋財物者補官出貨者滋財路衰耗入
貢者除罪選舉凌遲矣 文獻通考曰至德初詔崔淙充江淮選補
以好爵鈞 冊府元龜曰至德初詔崔淙充江淮選補使以收遺逸渙惑於聽受
爲下吏需 冊府元龜曰李元素爲長安令時爲長安樂
元恭取錢 安樂降勅 冊府元龜曰李義府爲中書令賣官
夢災輸米命副使 文獻通考曰卜式武帝時斡天賣弄大家錯
卽中復爲御史大夫封侯 冊府元龜曰李義府宅有緋象積
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 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 續文獻通考曰晉武帝取吳富百姓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
相異武帝取之東富百姓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
御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溫雖以
賣官爵三
選司如仇敵 孔帖曰柳澤上疏曰竊見神龍以來內寵專命外嬖制權
官驚爵妃主之門同商賈 選司從容有禮 孔帖曰柳澤上疏曰竊見神龍以來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
今如仇敵賣販 東宣慰 然辜選之署若關關然 又曰輔疏上言往

疏 唐蕭至忠諫賣官鬻爵疏曰當今列位已廣冗長倍多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
法徇私貪吏之輩冒進而不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

論 唐牛希濟崔烈論曰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及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
宰輔以牧守爲時貨銓注以縣令爲時貨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論道平
治四海調變陰陽爲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爲生人教化之首率皆如
是即同販婦之行盡生民膚髮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求國家之禍也

巧宦一

原盡得五侯　四至九卿　漢五侯不相得賓客不同惟樓護君卿遊五侯門盡能得其歡心時至二千石者十人　漢汲黯謂公孫弘曰齊人多詐始與交時皆背之　以周旋　持祿

背約專祿　汲黯謂公孫弘曰齊人多詐始與交時皆背之　以周旋　持祿

巧宦二

章二碁爲宰相　上詳累擢注　合璧事類曰武后時薛季昶上書言碁自布衣擢監察御史自給事中二碁爲內史宰相　黎幹具數百人籃　薛平進萬餘匹絹　幹爲京兆尹時魚朝恩知國子監事幹動必求媚每期粹至監則具數百人之籃傾府吏以匹旋有此拜議者惜之

文述賂楊國忠　冊府元龜曰丘和初仕隋爲蒲州刺史坐事除名場帝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又曰康廉本商胡天寶中爲安南都護賂遺楊國忠遷官至將軍　一年擢平

因緣附會　傾貲進奉　冊府元龜曰戎州人代宗時以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諫議大夫京兆尹以嚴時爲宣歙池判官時觀察使德宗時上下　冊府元龜爲理人頗便之因緣附會與時上下　又曰嚴綬德宗時人寡薄尋由他遷求致節制不旬月授嶺南御度使　劉贊卒綴頃軍府資用進奉徵拜刑部員外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　豈全吾軀　常達鈞聽　山堂肆考曰唐楊再思居相位十餘年畏謹足恭常達鈞聽耳庇胄憐之遂除同州刺史坐事除名場帝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　一年擢平

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　又曰宋程松詔事韓侂胄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庇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附宇文述賂楊國忠

冊府元龜　卷三百二十三　政術部　巧宦　換官　七

增 勸王諸呂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云以大謁者張澤勸王諸呂封爲建陵侯

郭尖 山堂肆考云後魏郭景讓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爲郭尖

愛崇不私而薄知古 唐書云魏知古嫺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賄遺請託知古而寮慎是必常以事干魏知古知古臣所薦也臣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公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

附張易之兄弟 冊府元龜云唐薛曜顧解屬文則天時以易之兄弟歷位正諫大夫

部尚書奕博偽不勝 孔帖云宗室道古巧求宦遊公卿間常與奕博偽爲不勝厚進所負嗜利者多得其歡心

求鎮守 倖求鎮守於是拜嶺南節度使

納眇女致仕進 弟眇長年婚對不集乃以妻損損納之及琪爲輔相致損仕進

勇血染緋 唐書云李子慎誣告其舅獲五品其母柔見其緋衫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因鄭注以交王守澄 又云王式少卿枯即榮長劍華纓高步天庭

時新

換官擇官不擇官附

增 詩唐章孝標贈陸亳浙西進詩除官曰帝城雲物得陽春水國煙花失主人昨日天風吹樂府六宮絃管一巧官三

容容持祿 又云李元素元和初召爲御史大夫一不建白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

聲婉顏 孔帖云孫樵逐痁鬼文有司馬安者攘仁盜義縛舌膠脣柔聲婉顏偽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榮長劍華纓高步天庭

換官 孔帖云宗室道古巧於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勸之出爲江陵少尹

原 恭賞換縣 薛宣爲馮翊多盜賊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粟邑縣小人謹朴易理令尹賞有才宣奏賞與恭換縣旬日間兩縣皆理曰公綽優於趙魏

將軍豫州刺史諸葛誕東關不利乃

令儉誕對換誕爲豫州儉爲揚州

增 母不肯去鄉 孔帖云張九齡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換授洪州都督

以父嫌名換 又云常袞以崔祐甫剛直因議羣臣喪服不同袞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自太子司議郎

兩換其職 又云元稹吉旼詰京兆尹季同以旼有幹蠱之才求無替字人之術

無替字人之術 又云元稹吉旼詰京兆尹季同以旼有幹蠱之才求無替字人之術

願以柳易播 韓愈柳子厚墓銘云元和中常劍召至京師又以書考其事有可論之言乃罷爲河南少尹以祐甫平章事朱泚名是宰相當著二人之名進貶祐甫勑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著制勑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得聞袞循舊事代署二人皆奏實不嘗有可論之言非罪何也向言可論今言非罪何也

謁宰相請移散官 又云杜羔元和中常劍召至京師萬年令許季同爲萬年令許季同爲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租賦不時將繫之羔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

等辦刻尤苦尹不爲

擇官附

舊無此二字今照日門卷災餘等倒補入

故耳帝從之阮籍求步兵 阮籍聞步兵廚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

原 葛洪求勾漏 葛洪字稚川遷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不就以年老欲鍊丹祈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帝以其資高不許洪曰非欲榮以有丹砂

增 聊欲絃歌 晉書云陶潛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遷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

爲彭澤令 唐書云段秀實字成公白孝德爲鄜度使薦爲涇州刺史時郭晞屯邠州士放縱不法秀實白孝德被暴害且大亂公誠以某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

都虞候已亂 唐書云段秀實字成公白孝德爲鄜度使薦爲涇州刺史時郭晞屯邠州士放縱不法秀實白孝德被暴害且大亂公誠以某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不敢劾秀實白州至曰人

即繳署付軍俄而喊軍士入市取酒刺翁秀實到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

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同上

衛已有大衆之計非但將軍中綢繆毛義事親孝張奉慕其名往候之會州檄至義喜見顏色奉以是賤之後乃悟曰爲親故也 李充屈作小縣晉諸衰謂充曰卿同舟涉海共亦衆事威禁大行 毛義捧檄

代官一

子路不擇祿仕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 呂範釋褐魏志孫策從容與呂範紀綱有不理顧慙顏都督爲將軍部分之策曰子布昔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 歐陽修有禮無狀衡平馬援來朝德宗法鮫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 歐陽修有禮無狀衡平馬援來朝德宗陽公知開封府所代包孝肅以威嚴御下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 歐陽修有禮無狀衡平馬援來朝德宗

不擇官委吏乘田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京嗣掌 終更 周禮嗣掌某月注云代任一月 谷永與段會宗書終更還 策名 隨牒 清淨 簡易 漢書曰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 歐陽修有禮無狀衡平馬援來朝德宗

京嗣掌 終更 策名 隨牒 清淨 簡易 無狀

子孫不忘記纂淵海曰同僚之誼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常以此爲務 王禹偁詩曰古人垂交代子孫不相忘

舊政告新令 後功掩前蓋 兄弟之義

南史曰傅劉代劉元明爲山陰令問元明曰頗以舊政告新令歐陽公詩曰後功掩前蓋 舊政告新令 後功掩前蓋 兄弟之義

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代官交承故文正亦踐史之句 兄弟之義

政義之深取之遂稱病去郡 錦標得雋 金鼎調元 揮麈錄曰王曾李迪皆狀元及登相又爲交代送文定詩有錦標得雋金鼎調元之句

望望之因令問延壽在東都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即按校望之在馮翊時簡廉官錢之甚輕之述先爲會稽義之代述述後檢察會稽部吏刑

望望之卒無事實 又曰王義之與王述書名而義之甚輕之述先爲會稽義之代述述後檢察會稽部吏刑

遂稱病去郡 錦標得雋 金鼎調元 揮麈錄曰王曾李迪皆狀元及登相又爲交代送文定詩有錦標得雋金鼎調元之句

擊鼓之揚 宜有以誨 實爲未易 記纂淵海曰晉趙王倫篡位以孫秀爲中書令何點爲未易 未服即墨 方清冀朝 十餘年不服田單乃縱反間於燕惠王使騎劫代將 合璧事類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即墨未服田單乃縱反間於燕惠王使騎劫代將 按校馮翊 檢察會稽 合璧事類曰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因令問延壽在東都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上各令窮治延壽即按校望之在馮翊時簡廉官錢之甚輕之述先爲會稽義之代述述後檢察會稽部吏刑

擊鼓之揚 宜有以誨 實爲未易 未服即墨 方清冀朝 按校馮翊 檢察會稽

留鞭轡 梁書無衣沈約爲詔書曰任昉爲吳興太守清潔被代而還 因其迹 必當改 漢書曰黃霸治潁川因其迹而大治 留鞭轡 因其迹 必當改

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必當改者則以次漸修變無迹可尋 後有杜母 狗貂相續 糠粃在前 合璧事類曰晉趙王倫篡位以孫秀爲中書令何點爲未易貂不足狗尾續 記纂淵海曰魏班超遷任尚代爲都護超還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懷班承君後任重恩達宜有以誨之 宜有以誨 實爲未易 糠粃在前 貂不足狗尾續

承前代人不易其政必當改者則以次漸修變無迹可尋 後有杜母 狗貂相續 糠粃在前

雞鳴烏飛 合璧事類曰鄧攸去吳人歌之曰於穆我君攸去攸往 雞鳴烏飛 攸去攸往

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 雞鳴烏飛 發去吳人歌之曰於穆我君攸去攸往

淵海曰李元紘治潤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羣飛以擁行車開元天寶遺事 羣船擁馬 牧渭州受代吏民擁馬藏車船以遮之 羣船擁馬

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晉書曰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涼州一時名士咸據西河何以代之 爲裙衫 晉書曰賈霸代韓延壽居槐川因其俗以裙衫爲貴

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 雞鳴烏飛 羣船擁馬 爲裙衫

淵海曰姚崇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必爲政 何以

淵海曰姚崇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晉書曰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涼州一時名士咸據西河何以代之 爲裙衫 必爲政 何以

太守治政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漢書曰滿昌爲潁川太守治政清平時人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書曰黃霸治潁川大治 後漢書曰杜詩遷南陽太守詩興利除害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人便之 後漢書曰杜詩遷南陽太守詩興利除害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人便之 後漢書曰杜詩遷南陽太守詩興利除害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人便之

太守治政清平時人方於召信臣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後漢書曰杜詩遷南陽太守詩興利除害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人便之

節度少換代 孔帖曰楊嗣復言舊制刺史被代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刺史不輒去 節度少換代

南史曰傅劉代劉元明爲山陰令問元明曰頗以舊政告新令歐陽公詩曰後功掩前蓋 舊政告新令 後功掩前蓋

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貪本道使條具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帝嘉其謀云 又曰唐自兵興以來方鎮節度使少徵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焉故行軍司馬皆簡上意 張延賞侮韋皐後爲代 李端初詬堅老若有素 記纂淵海曰唐張延賞選韋皐爲增韋不拘小節公悔之皐乃辭去後自金吾持節西川爲延賞代 趙璘因話錄曰盧堅老下大理李端初爲少卿詬曰子嘴尖如此誠森人也後十年堅老代端初風采堂堂非某所見不知堅老答言風采雖日此也堅老果日此也 無變講何法 敢易袁公政 上詳清淨汪孔帖曰袁滋召爲金吾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論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

代官二

增 考績 尚書云三載考績 原 及瓜而代 齊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告令尹 楚子文三仕爲令尹無慍色三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之政不以私 功成者去 西時迭代功成者去

代官三

增 詩唐權德輿酬張祕監喜太常中書與德輿同日遷官相代詩曰珠樹共飛棲分封受紫泥正名推五字貴仕仰三珪繼組心知泰階章事頗耆蓬山有佳句喜氣在新題

陵陽牧滿三年政成將還百姓詣闕請留詔許之 頌德 詩 周瑜舉魯肅 吳周瑜病篤舉肅自代曰肅有智略足以當重任 合符去後 漢傳變字南容州將范律名知人舉變孝廉變詣吉爲丞相病篤上自臨問曰即有不諱誰能代卿吉曰西河太守杜延年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可以無冤太 更 合符而去 後漢傳變字南容州將范律名知人舉變孝廉變詣吉爲丞相病篤上自臨問曰即有不諱誰能代卿吉曰西河太守杜延年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可以無冤太

代官四

增 陸遜代呂蒙 合璧事類曰呂蒙至都權謂曰卿今當涂掌事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議意思深長才堪負重乃以代蒙 親友兩代 戴謂陳矯爲尹 劉曼代韋弟自代 韋貫之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繟自代及爲右補闕繟代爲御史 老人記政 又云宋世良爲清河太守及代

故 賦詩清水亭 北史云申徽爲襄州刺史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賦詩於清水亭長幼競來就讀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舉魯肅以代瑜 增 陸遜代呂蒙 合璧事類曰呂蒙至都權謂曰卿今當涂掌事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議意思深長才堪負重乃以代蒙

至傾城祖道有老人曰老人年九十記非惟善政清亦徹厓 巡察使二年一代 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 繼踐台庭 事文類聚曰尚父之帥河中也咸寧聊王渾公之不十年接控數州繼踐台庭郭子儀家傳 以病求代 孔帖曰張建封以病求代詔未至而建封卒 劉曼

議者不謂之私 三揖一辭 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記 舉弟自代 其弟繟自代及爲右補闕繟代爲御史 災星去福星來 湘山野錄云楊叔寶郎中典舒州人言舒守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口號末句云爲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守喜召優人謂曰致詔誰做對曰本州舊倒用此一首

休假一

原按急告寧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也告曰寧也漢律使二千石有子告有賜告子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晉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謝謝亦告也 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爲限千里內者疾病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

晉問奇類林曰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云九日驅馳一日閒也沈括筆談曰本朝館閣每夜輪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豁宿不得過五日即次入宿若遇豁宿曆書腹肚不安故相傳爲害肚曆

休假二

原賜告 分休 上詳前敘 王戚別傳曰戚少爲郡吏刺史劉表題門上有能陳便宜益於時不限賤役長以聞戚因陳事得署州吏大蜡分休 荷擔 杖策 謝承後漢書曰許荊字子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又荷擔杖策扶同類以車牛與之不取 祝問疾 吳拜老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貧窮爲吏舉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人也爲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單步策杖同類以車牛與之不取又祝問疾病畢乃還家後漢書曰周燮鄉里弔死問疾畢乃還家名昭達近到家先存卿行喪事子次曙病畢拜觀鄉里耆老先進然後到家 離兵 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爲限千里內者疾病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 解職 王隱晉書曰王尼字孝孫洛中貴盛名士王澄胡毋輔之李垣等皆與尼交時尼爲兵在大將軍幕涇等門吏疏名內請入見大將軍澄等謁入語吏過王尼炙羊歡酒訖而去竟不見將軍將軍問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康元年詔大臣疾病滿三月解職 遊集 定省 世說曰卓武子爲侍中與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未去王問何以久車答曰與東亭諸人期共行王曰卿乃作此不急行車遂不果王敬弘子悛之爲祕書郎候之曾請假還家來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辭不盡悛乃併來悛還南既造江渚乃還家名昭達近 造渚 還都 文士傳曰顧榮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榮觀中國日蹙及至辭歸榮作亂受假還都露布以討溫嶠爲名及至建康自得鄧粲晉記曰郭璞爲王敦參軍知敦作亂陸華仕錄尚書求歸鄉里拜增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詔從之 拜墓 葬妻 晉陸華仕錄尚書求歸鄉里拜增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詔從之及葬 三最予告 數月考免 杜欽言於王鳳曰三最予告得歸賜告之意夫三最予告也或病滿豈容有期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詔書三娶妻皆亡是年自表乞假葬妻賜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不得失輕重之意鳳不聽竟坐野王賜告不得歸遂爲常案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

南坑殺參軍郭璞初桓曇常令璞筮卦卦成奏問其故璞曰卦與吾同既蒙認許省墳墓豈容有期愚謂宜還自表乞假葬妻賜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不得失輕重之意鳳不聽竟坐野王賜告不得歸遂爲常案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

貫達字梁道爲隋州刺史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達到數月乃還達考竟免之

期還謁春申問之對曰壽王使求臣女弟與使者歡故失期也

出省 望塵 梁劉孝綽詩時伊我

皐衆 金元好問出京詩驅車出國門白日塵泥久相沈夢寐見清顏

林詩可惜總塵染素衣

焚魚 隆馬 劉孝綽詩昨曾隨牒來六月阻歸人從所欲

體鷹 元虞集有墜馬千金告詩

休假三

自公退食 詩

山郎出錢 漢書故事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注云山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貧者實病皆以沐假

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注云移病一日輒償一沐

債之其衆富部日出游戲或行劫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效楊惲爲中郎將罷山郎日出游戲或行劫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效楊惲爲中郎將罷

郡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皆化之莫不自勵山

人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皆化之莫不自勵

謁者自白 漢令曰吏二千石遭長安

謁注云謁者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

上告歸寧道不過行所在者無辭 鄧通不出 文帝幸鄧通通亦愿謹不

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也

未嘗出門 張安世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門

濮中裙廁牖 史記云萬石君長子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取親中裙廁牖身自浣濯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

有罪輒子長休告終無所案驗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再竊陋焉

董賢不出 董賢字聖卿便僻善媚每賜沐浴不肯出留中視醫藥哀帝乃詔賢妻得通醫

假屠俗通曰濟北李登爲從事吏病得假歸自嫌不甚重病者我代居府後人所言廢事見時相攀久弟大怒曰濟北李登寧我兄弟相似不

別汝差類病

二千石急假 臣則失甚多且建國以來急制所不及 隨所欲之適

宜去疾病假 傳咸相論草云黃紙故事鋪不

畝日隨其所欲適其任取日多少也 任取日多少 范甯啟柄衆官管內外正官皆陳假

紛解故之制一令令陽 尚書不上皆柄急 廢輒皆移病酣門自今以後尚書鋪不上門柄急

張扶不肯休 薛宣爲馮翊朝賜掾張扶至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

日至獨不肯休坐治事宣出敕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

劉頻不與假 魏志劉頻爲弘農守使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也

亦可矣扶大慙 鄴里一笑相樂 又云御史中丞劉武之奏彈強智將軍陶文朗請急二日

禁旅請急無經宿文 又云禁旅之官惟請急出三十五里外

駈召 孔帖云宇文士及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出過休沐往往馳召

學生謁急 又云秩仁傑太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可假人至薄暮會宜責有司學徒取告丞簿臧耳后納其言

遂茲日 韋應物詩云休沐遂茲日一來還故廬

去人遠 又云休沐去人遠高齋出林杪

休沐如令 孔帖云李德裕

還京師醫療 開府元龜云張重華爲涼州刺史代宗大曆三年以病請許之乃遣中使如其第問疾

太 華相諸司長官祖

休沐往往 唐

元和後散用兵軍相不休沐德裕在位遷遷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俱高須加優異仲勇未停官又云郭鍠爲右金吾衛將

軍長慶二年疾假滿百即移病又云高智周爲侍讀得告還鄉里歎日進不知退取辱之道也即移病去年位

日帝以仲勇許未停官準式停官又云崔從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文宗太和四年留守崔和禮奏從請假一百日準式停官

後唐安重誨爲樞密使天成四年疾堂兄晟卒請假一十五日準式有司給假一十五日晟有異表疾假滿百日合停勤履職年位俱高須加優異仍依舊秩

勅重誨位重榮庭日覲機務與羣官有異在常式難拘宜自初開日共給七日

休假四

唐詩

香謝朏休沐還道中詩云薄遊第從告思閒願罷廬江葵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鷗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賴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庭闈歲華初有酒初服偃郊扉　梁沈約休沐寄懷詩曰雖云萬重嶺所說終一丘堦墀幸自足安事遠遨遊臨池清海暑開幌望高秋園禽與時變蘭根應節抽憑軒寒木衰堂對水周紫籬開綠篠白鳥映青疇艾葉彌南浦荷花遶北樓送日隱曾閣引月入輕幬爨熱寒蔬煎賓來春蠟浮來往既云勤光景爲誰留

增

唐王維休假還舊業便使詩曰謝病始告歸依依入桑梓家人皆休假還舊業便使詩曰謝病始告歸依依入桑梓家人皆佇立相候衡門裏時聞今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嘉慶畢顧與姻親荔論舊忽餘悲自存且相喜田園轉蕪沒但有寒泉水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乍如客歸騎非便止　白居易蘇州郡齋旬假命宴詩曰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況爲劇郡長安得閒宴頻下車已三月開筵始今辰初黔軍廚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若溪醑水鱠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地客佳麗江南人歌飲點隨袂舞香遶在茵清奏凝未闋醺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羣僚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徵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徵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温庭筠休澣日謁西掖所

知詩曰赤墀高閣自從容玉女窗扉報曙鐘日麗九門青瑣閙雨晴雙闕翠微峰毫端蕙露滋仙草琴上薰風入禁松荀令鳳池春婉娩好將餘潤變魚龍　包何程員外春日東郊詩曰郎官休浣憐遲日野老歡娛爲有年幾度折花驚蝶夢數家留葉待蠶眠藤垂委地鶯珠履泉長侵堦沒綠錢直到閉關朝謁去聲不散柳含煙　宋蘇軾示王定國詩曰天風淅淅飛玉沙詔恩歸沐休早衙遥知清虛堂裏雪正似蘆蔔林中花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君家踏冰凌兢戰疲馬扣門剥啄驚寒鴉　陳去非休日早起詩曰朧朧窗影來稍稍禽聲集開門知有兩老樹半身濕劇讀了無味遠遊非所急蒲團著身寬安取萬戶邑開鏡白雲度捲簾秋光入飽愛今日閑明朝復鷹鷙　朱子集示祝四弟詩曰升斗微官不療饑兩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子俱忘憂　金元好問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詩曰升斗肥歸來應被青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元虞集觸石隆馬卧病蒙恩予告詩曰趨召顯隮歎中林春雨蕨牙肥歸來應被青山笑可惜緇塵染素衣　元虞集觸石隆馬卧病蒙恩予告詩曰趨召顯隮歎目昏旋聞予告荷深恩藥班西域千金劑酒賜初筵九醞尊默憶舊書忘晝永行吟冷署覺春温摩挲素壁光於雪思得參書寫樹根　張養浩休日郊外詩曰久厭官居苦幽尋到澗阿鶴知松歲月鷗狎海風波野迥塏孤立嶺高雲半過菟裘良未暇聊此慰蹉跎　明高啟四月朔日休沐雨中詩曰送春風雨苦潺潺得告今朝免緑班卧聽鳩啼花落盡此身如在故園間

奏　梁沈約奏彈孔稚珪違制啟假事曰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法下書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奉朝班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聞實虧恒典恩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糾黜且稚珪俯自内轄作士下閭通制明文曰陳凡案自踰規矩莫斯爲甚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稚珪所居官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　又奏彈奉朝請王希聃違假曰謹案奉朝請臣王希聃幸齒朝班私敬蓋闕休請有期曾無遄及違弛之譬允膺裁糾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輒下禁止

序　明宋濂味梅齋集序曰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於時豫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閒一休沐輒相邀從飲酒爲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之樂哉

史記曰淳于髡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惠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寡人雖屏人私心在彼有之後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謝去　高士傳曰陳仲子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仲子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相與逃去　史記曰留侯素多病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晉書曰武帝詔以鄭袤爲司空袤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終於不就　北齊書曰王晞字叔朗昭帝欲以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閔要人多矣充紲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問奇類林曰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裝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　冊府元龜曰李抱玉爲鳳翔節度使吐蕃每歲犯境代宗以岐下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空帝嘉其謙讓許之南節度稱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夷簡堅請凡四表乃許分司東都　經濟類編曰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顗尉鄭顗營求作相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又曰李抱玉爲鳳翔節度使吐蕃每歲犯境代宗以岐下國之懼罷表辭劇務宣宗以顗爲祕書監　冊府元龜曰馮贊應順元年爲中書令面奏曰臣出自寒微比無勞効徒因際會遂竊寵靈天下觀聽者安肯無言臣竭盡誠期不奉詔上以其衷切改授兼侍中　經濟類編曰哲

宗時文彦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彦博致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館彦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　山堂肆考曰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旣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乘燭讀之明日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修撰奉祠　經濟類編曰岳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

辭官二

上章　投檄　讓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司徒印綬書　漢崔篆以明經徵為庶人　移帝臨軒遣使敦諭陳病篤曰有公族穆之疾療伏待罪自旦及申公卿奏讓慢免為庶人　移帝臨軒遣使敦諭陳病篤曰有公族穆公車太保甄禮陳退功臣上璽曰宜虛受小職蓋望

辭郡吏　杜詩字公君為南陽欲降所宜順之臣非所　漢翟酺字子威為郡中正庶怡為漢所卑望之風尚書令時名臣奏請以私不得以私

辭三公　泛五湖　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　范蠡辭官曰君行令臣行意乃扁舟

治屋辭卿　韋賢罷相屢納諫侯　傳周遹治

佯狂以避　失溲而止　韋元成佯狂讓封以

辭合善為　匪念恪居　徒思智免　奉身而退　知止不殆　目疾　身仆　太和中平章事文宗坐紫宸殿隨奏事退至龍墀身仆於地帝令中人慰問翼日遜

辭郡吏　杜詩字公君為南陽欲降所宜順之臣非所　漢翟酺字子威為郡中正庶怡為漢所卑望之風尚書令時名臣奏請以私不得以私

辭三公　泛五湖　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　范蠡辭官曰君行令臣行意乃扁舟

治屋辭卿　韋賢罷相屢納諫侯　傳周遹治

佯狂以避　失溲而止　韋元成佯狂讓封以

辭合善為　匪念恪居　徒思智免　奉身而退　知止不殆　目疾　身仆　太和中平章事文宗坐紫宸殿隨奏事退至龍墀身仆於地帝令中人慰問翼日遜

辭官去　韓愈集曰孔戣字君嚴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韓愈謂曰公尚壯矣去之果能進退郎官檢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足者甚少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進退郎官檢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足者甚少朕

顏蕘逮　冊府元龜曰李建穆宗長慶元年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屬當其任被改吏部侍郎且欲於近縣將息時人高之竟辭中書舍人以疾辭又曰路隨為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辭事以疏乞　又曰崔沂少尹京兆少尹又曰崔沂

終中條　居昆明　唐張賁高宗永徽中為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辭事以疏乞　又曰路隨為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辭事以疏乞

兩為害　賊漸除　唐休璟中宗神龍元年為尚書左僕射休璟以兩為害咎在宰相老病賜宗初為左相後以賊漸除屢乞解　又曰苗晉卿為害咎在宰相老病賜宗初為左相後以賊漸除屢乞解

成雅志　知勇退　唐元龜曰李靖為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太宗遣使問曰李靖為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太宗遣使問

三上書　二宜去　韓愈集曰孔戣字君嚴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韓愈謂曰公尚壯矣去之果

顏蕘逮　冊府元龜曰李建穆宗長慶元年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屬當其任被改吏部侍郎且欲於近縣將息時人高之竟辭中書舍人以疾辭又曰路隨為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辭事以疏乞　又曰崔沂少尹京兆少尹又曰崔沂

終中條　居昆明　唐張賁高宗永徽中為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辭事以疏乞　又曰路隨為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辭事以疏乞

兩為害　賊漸除　唐休璟中宗神龍元年為尚書左僕射休璟以兩為害咎在宰相老病賜宗初為左相後以賊漸除屢乞解　又曰苗晉卿為害咎在宰相老病賜宗初為左相後以賊漸除屢乞解

成雅志　知勇退　唐元龜曰李靖為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太宗遣使問曰李靖為右僕射以足疾上表乞骸骨太宗遣使問

三上書　二宜去　韓愈集曰孔戣字君嚴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韓愈謂曰公尚壯矣去之果

今非負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下詳終中條注　投簪　挂冠　孔稚圭文曰昔聞投簪遠海畔今見解蘭縛塵嬰合璧事類

今年三十六方奏勃請現職可知掛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不同進　唯早退　宋史歐陽修傳曰范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同其進可也　問奇類林

歐陽文忠公在蔡肇致仕門生蔡承禧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唯有早退者之舉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也　資治通鑑曰上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他日驟歸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駑鈍　乞養病　請致仕　冊府元龜曰唐王友貞爲長水令後罷歸田里神龍初拜太子舍人令有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大曆中轉運劉晏聞表薦逮睿由是累授起居舍人廷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　范希朝讓　李自良辭　冊府元龜曰范希朝建中邠軍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爲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羣燧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又曰李自良爲河東軍大將貞元三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羣燧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欲以自良代之常呼司空　歸槥川　詔致珍饌　冊府元龜曰李渤性好山水貞元三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羣燧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欲以自良代之常呼司空　歸槥川　詔致珍饌

今非負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下詳終中條注　投簪　挂冠　孔稚圭文曰昔聞投簪遠海畔今見解蘭縛塵嬰合璧事類

今年三十六方奏勃請現職可知掛冠神武門上表辭祿　不同進　唯早退　宋史歐陽修傳曰范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同其進可也　問奇類林

歐陽文忠公在蔡肇致仕門生蔡承禧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唯有早退者之舉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也　資治通鑑曰上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他日驟歸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駑鈍　乞養病　請致仕　冊府元龜曰李渤性好山水貞元三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羣燧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欲以自良代之常呼司空　歸槥川　詔致珍饌

辭祿歸林壑　冊府元龜曰唐王友貞爲長水令後罷歸田里神龍初拜太子舍人令有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大曆中轉運劉晏聞表薦逮睿由是累授起居舍人廷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　范希朝讓　李自良辭　冊府元龜曰范希朝建中邠軍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爲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羣燧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欲以自良代之常呼司空　歸槥川　詔致珍饌

辭祿歸林壑　冊府元龜曰唐王友貞爲長水令後罷歸田里神龍初拜太子舍人令有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大曆中轉運劉晏聞表薦逮睿由是累授起居舍人廷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　范希朝讓　李自良辭　冊府元龜曰范希朝建中邠軍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爲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羣燧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欲以自良代之常呼司空　歸槥川　詔致珍饌

辭祿歸林壑　冊府元龜曰唐王友貞爲長水令後罷歸田里神龍初拜太子舍人令有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大曆中轉運劉晏聞表薦逮睿由是累授起居舍人廷謝恩旬日復固辭疾歸還林壑　范希朝讓　李自良辭　冊府元龜曰范希朝建中邠軍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爲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羣燧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欲以自良代之常呼司空　歸槥川　詔致珍饌

言遂致仕　妄叨榮寵　冀竭涓塵　冊府元龜曰魏野嘉祐中有詩贊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公在中書十年避位乞解所職請爲散官陪奉左右拾遺補闕又曰正方慶爲鸞臺侍郎平章事乞常呼司空　歸槥川　詔致珍饌

言遂致仕　妄叨榮寵　冀竭涓塵　冊府元龜曰魏野嘉祐中有詩贊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公在中書十年避位乞解所職請爲散官陪奉左右拾遺補闕又曰正方慶爲鸞臺侍郎平章事乞常呼司空　歸槥川　詔致珍饌

言遂致仕　妄叨榮寵　冀竭涓塵　冊府元龜曰魏野嘉祐中有詩贊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公在中書十年避位乞解所職請爲散官陪奉左右拾遺補闕又曰正方慶爲鸞臺侍郎平章事乞常呼司空　歸槥川　詔致珍饌

書右丞相以年老上表曰丞相官師之長愚臣衰朽之餘所以俛仰爲政積贏成懲安可仍尸重祿　邠奚請老　張良稱病　左傳曰祁奚請老注

書右丞相以年老上表曰丞相官師之長愚臣衰朽之餘所以俛仰爲政積贏成懲安可仍尸重祿　邠奚請老　張良稱病　左傳曰祁奚請老注

書右丞相以年老上表曰丞相官師之長愚臣衰朽之餘所以俛仰爲政積贏成懲安可仍尸重祿　邠奚請老　張良稱病　左傳曰祁奚請老注

書右丞相以年老上表曰丞相官師之長愚臣衰朽之餘所以俛仰爲政積贏成懲安可仍尸重祿　邠奚請老　張良稱病　左傳曰祁奚請老注

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曰吾山藪之人不堪劇務　不與宰輔議　實由大臣薦　問奇類林曰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

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曰吾山藪之人不堪劇務　不與宰輔議　實由大臣薦　問奇類林曰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

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曰吾山藪之人不堪劇務　不與宰輔議　實由大臣薦　問奇類林曰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

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曰吾山藪之人不堪劇務　不與宰輔議　實由大臣薦　問奇類林曰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宣宗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

貴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　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爲宣王文學宣王即位秀之稱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貴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　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爲宣王文學宣王即位秀之稱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貴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　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爲宣王文學宣王即位秀之稱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貴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　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爲宣王文學宣王即位秀之稱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非不愛熱官　豈可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　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爲宣王文學宣王即位秀之稱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非不愛熱官　豈可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　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爲宣王文學宣王即位秀之稱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非不愛熱官　豈可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　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爲宣王文學宣王即位秀之稱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闡唯鶡之譏　憂即鹿之嫌　並詳後　詩文　冊府元龜曰貢禹上乞骸骨書頭顱可知　耳目不聰　上詳　挂冠注　經濟類編曰貢禹上乞骸骨書頭顱可知　耳目不聰　上詳　挂冠注　經濟類編曰貢禹上乞骸骨書頭顱可知　耳目不聰　上詳　挂冠注　經濟類編曰貢禹上乞骸骨書頭顱可知　耳目不聰　上詳　挂冠注　經濟類編曰貢禹上乞骸骨書

闡唯鶡之譏　憂即鹿之嫌　並詳後　詩文　冊府元龜曰貢禹上乞骸骨書頭顱可知　耳目不聰　上詳　挂冠注　經濟類編曰貢禹上乞骸骨書頭顱可知　耳目不聰　上詳　挂冠注　經濟類編曰貢禹上乞骸骨書頭顱可知　耳目不聰　上詳　挂冠注　經濟類編曰貢禹上乞骸骨書

闡唯鶡之譏　憂即鹿之嫌　並詳後　詩文　冊府元龜曰貢禹上乞骸骨書頭顱可知　耳目不聰　上詳　挂冠注　經濟類編曰貢禹上乞骸骨書頭顱可知　耳目不聰　上詳　挂冠注　經濟類編曰貢禹上乞骸骨書頭顱可知　耳目不聰　上詳　挂冠注　經濟類編曰貢禹上乞骸骨書

不勝家門之盛　上詳慶元　冊府元龜曰武數曰二父聰居重鎮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不勝家門之盛　上詳慶元　冊府元龜曰武數曰二父聰居重鎮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宣宗不悅及歸其棚尤之澳曰主上不專王澳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徽宗以日食求言大臣薦澳之名對上欲任以御史辭曰臣實由大臣薦不可以自明又曰臣實由大臣薦不可以自明又曰臣實由大臣薦不可以自明又曰臣實由大臣薦不可以自明

宣宗不悅及歸其棚尤之澳曰主上不專王澳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徽宗以日食求言大臣薦澳之名對上欲任以御史辭曰臣實由大臣薦不可以自明又曰臣實由大臣薦不可以自明又曰臣實由大臣薦不可以自明又曰臣實由大臣薦不可以自明

居是官　難逃天下責　不勝家門之盛　上詳慶元　冊府元龜曰武數曰二父聰居重鎮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居是官　難逃天下責　不勝家門之盛　上詳慶元　冊府元龜曰武數曰二父聰居重鎮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砥弘出鎮河中李父充移鎮宣武公數曰二吾以孺子當執金吾之任家門之盛懼不克勝聖辭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砥弘出鎮河中李父充移鎮宣武公數曰二吾以孺子當執金吾之任家門之盛懼不克勝聖辭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世修壽日獻圖　子厚生辰　上詩續　問奇類林曰陳恭公判宿衛

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偏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　幸未厭得自遂　必待棄豈知足　問奇類林曰蕭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子　續問奇類林曰龐卿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子　續問奇類林曰龐卿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子　續問奇類林曰龐卿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子　續問奇類林曰龐卿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

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偏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　幸未厭得自遂　必待棄豈知足　問奇類林曰蕭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子　續問奇類林曰龐卿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子　續問奇類林曰龐卿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子　續問奇類林曰龐卿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子　續問奇類林曰龐卿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

名遂身退偏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　幸未厭得自遂　必待棄豈知足　問奇類林曰蕭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子　續問奇類林曰龐卿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子　續問奇類林曰龐卿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子　續問奇類林曰龐卿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安得自遂子　續問奇類林曰龐卿何廣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臣得以乞身如

賢哉陶朱霸越平吳　下詳持國歎咏注　賢哉陶朱霸越平吳　下詳持國歎咏注　賢哉陶朱霸越平吳　下詳持國歎咏注　賢哉陶朱霸越平吳　下詳持國歎咏注

龐公鹿門之志　並詳後　詩文　非不愛熱官　豈可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　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爲宣王文學宣王即位秀之稱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龐公鹿門之志　並詳後　詩文　非不愛熱官　豈可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　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爲宣王文學宣王即位秀之稱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龐公鹿門之志　並詳後　詩文　非不愛熱官　豈可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　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爲宣王文學宣王即位秀之稱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龐公鹿門之志　並詳後　詩文　非不愛熱官　豈可妨賢路　上詳第一條　合璧事類曰宋王秀之爲宣王文學宣王即位秀之稱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纓問奇類林曰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嵬之間好伴赤松游公覽之喜因感悟以疾屢辭

何堅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獻
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知足之謂

辭官三

晉不能者止陳力就列 舉主不可濟列 後漢劉陶字子奇遷尚書以所舉主
他郡朝廷議以宇同音異訏又陳 同名江統爲中郎辟春令統
辭于是改會爲鄶不得已而行之 衆士人殷繁使至受官而令佐吏不得言朝廷從之
宜勿奪志 魏田疇字子泰繫祖封侯讓議宜勿奪志
恨荀立小深宜加刑鍾離議 叔父未得仕進 魏志劉矯有高節以叔父
令必簡德量才 晉書謝石爲尚書令上疏遜位曰尚書令總
括百揆式是羣辟故必簡德而授量才而授 此例甚多 孔帖曰武
相左僕射高士廉辭位 求歸耕養 又曰宋璟求致仕表臣叨祿眷掌備員廊廟
國史之內此例甚多 求歸耕養 霜毫生頴雪刺滿頭求歸耕養築隴巖穴

賜鑑湖剡水一曲 問奇類林曰唐明皇時賀知章年八十六以病上表乞爲道士
之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水一曲 御製賜詩曰遺榮期入道翻老竟抽簪 詩酒自樂 冊府
元龜曰晉伊羽爲光祿少卿滿歲退歸秦中以琴書詩酒自樂 乞爲僧 郗寧節度使乞致仕爲僧 又曰宋彥
光寺記舍人駙馬都尉不工令學士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被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種放以司諫歸華山後
錢希白楊大年二公爲開忙令楊曰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錢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
君房 錢若水歎 問奇類林曰宋太宗以劉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寧節度使乞致仕爲僧 司諫歸華山詠
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以感動之者耳即以母老請解樞務 爲
安石詆求歸愈切 宋史歐陽修傳曰修以風節自持年六十連乞謝事帝輒優詔
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徹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

詩

小人腆口腹霜雪滿頤 宋鄭俠觀孔義甫與謝致仕詩有感曰人生足清閑天下第一福惜哉聲與利
光煜煜騏驥駕夷途千里在舉足歲未再周天官先上應宿皇華屢更指間請分符竹端介奉高明慈仁撫煢
獨施設妙通神歡謳道相屬一旦遽上章幡然謝羈束古人涖官政五十曰艾服公年未五十懇請竟從欲緬
彼伋與軻進退遺佳躅三揖就恩榮一辭託巖谷由公仕以觀其庶無媿恧 元蒲道源辭陝西儒學提舉曰
布穀聲中雨散絲晚愔濃睡正忺時春來暖透黃綢被老去甜歸白粲糜仕及引年何況病官雖閑局亦當辭
爲予多謝門前客莫怪慵夫應接遲 明高啓辭戶部之命東還有作曰詔貳民曹出禁林陳辭因得解朝簪
臣材自信元難稱聖澤誰言尚未深遠水江花秋艇去長河宮樹曉鐘沈還鄉何事行猶緩爲有區區戀闕心

增疏後漢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不自安上疏曰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紫爵命之首制書褒美頒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青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痼疾誠羞負乘辱污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芾之刺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遵承舊典終享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受藩國願蒙哀憐增表晉李密陳情表曰祖母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周庾信爲閻大將軍乞致仕表曰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無衆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紊舉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廉頗強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貽燭之武之言無能爲也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　又代人乞致仕表曰臣聞一葉將隕寧待於風露百川皆到自竭者潢汚臣仲春之末舊患漸加雙足頗蹇四支不利扶步有邯鄲之失勉視無離婁之明安可率此留務溷茲恒典　唐李靖爲尚書右僕射以疾上表遜位曰臣固庸流無階貴仕短翮慕侶顧榆枋而自得駘足追羣瞻燕越而絶思幸屬光華啓旦管庫無遺假宮商於庸音披丹漆於朽質雖復南臨徼外北踐沙場敵必倒戈人懷尚義以此爲效實貪天功而上賞亟行鴻恩罔已錫爵胙土連衡寵鄧腰金鳴玉方軌崔盧木石有心豈不增媿自濫端副待罪文昌遂使化洽陰陽或虧於玉燭德動辰緯時爽於珠聯求其所由並臣之咎加以年事西夕疴病日侵乞解所職養病私門　唐休璟爲尚書右僕射以雨水爲害上表曰臣聞得其理則陰陽以調失其和則災沴斯作臣樗櫟散材桑榆暮齒識非經遠器不濟時徒以宿忝周行歷登朝廡執典禁戎不雪四郊之恥忝尸端右更居八座之榮況疲敝已至年髮浸衰無德而祿必爲小人之患非材妄居果致大臣之咎頃自中夏及乎首秋國有水災屢爲人害將政教之吏罔副天心實變理之才未知王度昔漢官故事丞相以天災免職況竊在聖朝豈敢靦顏居位乞解所居待罪私庭　宋璟乞致仕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拔自幽介欽屬聖明才不逮

人藝非經國徒以久從驅策歷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得再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邑大郡所更中外已泰暴章遠居端揆尤竊右職伏惟陛下採能以授捨官而擇察臣之有詞矜臣之不逮使得罷歸私室養疾衡門　權德輿代親博田僕射辭官表曰臣聞中原息戰子房得以乞身東吳既平范蠡終能行志愚陛下天聰不迴圖權堅付在一時而難違重命許五年而別選通人邇來雖載夷巨孽續紹鴻基雪三百年社稷深計今珂貽冤於朝端統龍旌而退易令權歸公室所當朝名而暮行矧惟去國之刺　宋歐陽修辭免參知政事表曰臣本乏才能徒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豪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報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才賢其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學古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遺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措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還禁署遠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瀝愚誠之懇至被明詔之丁寧惟大度并包猥衒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

翊狀宋吳永叔辭免除權吏部侍郎狀曰臣猥自遐陬躐登朝序偶直清朝之更化忽陪羣彥以同升謬當記注之筵復玷詞掄之選赤墀載筆幾瞻言動之容紅燭燃犀兩被傳宣之寵雖曰儒生之榮過每慚往哲之高風方戒滿盈又叨叨擢官清易曠甫半歲而三遷恩重難酬不一月而再命僭冒承于殊渥恐交嘖于煩言伏望聖慈俯矜愚悃　吳德秀再辭免戶部尚書狀曰臣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政在私門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名而慕行矧惟去國之刺辰晝瞻天日之表身未離于閶闔心已馺于闕庭惟是天晝高選地官劇曹位在納言雖踰夔龍之武職專治賦稅亡晏溫之才階濆審聽冀還宸渥

翊墓表明楊士奇陳靜誠先生墓表曰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時南臺侍御史泰元之素知先生入言於上曰

陳遇有輔翼才宜實左右使效裨益即日名見與語大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贊幾務車駕幸其第者三命之官輒辭且民既推戴上登大寶所承諸問悉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攄誠多所獻替命爲學士翰林者再皆固辭嘗奉密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稱旨命爲禮部侍郎又固辭間遘疾賜藥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徵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既瘥入謝上嘉奬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强之以職每名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間命廢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羣臣以過被譴者率爲解釋上亮其誠未嘗爲忤數諭之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靜澹恬退始終一志去官一

前漢書曰陳咸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名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　天中記曰後漢選注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　冊府元龜曰王績龍門人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歸鄉里　又曰盧懷慎爲黃門監稱疾辭職詔曰盧懷慎忘身狥公積勞爲病方欲省其謀慮專於簿引且憑針艾之術副朕鹽梅之期聽以去官許其養疾　又曰韋況代宗大曆中隱居于嵩山守志樂道孔述睿深器之薦爲拾遺不起未幾又以起居郎追赴闕半歲棄官東歸徙家于龍門別墅　問奇類林曰張正甫爲相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崔力贊之既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謂人曰後有大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又曰司空圖致仕而歸居中條山作亭名曰三休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曠三宜休　山堂肆考曰宋种放累章乞歸章聖賜買山錢守蘇期年大書詩于廳壁拂衣而去其詩曰人生七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　又曰元豐七年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見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溫密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賜詩者再　山堂肆考曰蓬州人鄭修登元祐進士知梁州軍未及引年翻然而歸所居結茅庵曰飯牛菴　又曰趙抃歸老西安作高齋蘇軾寄詩云功名富貴俱逆旅挂冠而去眞秋

毫 又曰劉渙字凝之棄官家於廬山之陽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笑萬事從我好 經濟類編曰別怯不花諷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即辭避所親爲之不平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爲難得邪但御史臺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

去官二

挂冠 命駕 後漢逸萌字子慶見王莽敗子宇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乃解冠挂東都門而歸 世說張翰字季鷹爲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在洛陽見秋風起因思江南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所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邀名爵乃命駕東歸 貢禹 枚乘 禹字少翁爲河南令以賊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乎遂去官 乘可復冠乎遂去官 敖 陶潛爲彭澤令曰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于鄉里小兒乃去官作歸去來辭 敢踰心 陶潛爲彭澤令曰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于鄉里小兒乃去官作歸去來辭 逸少會稽人稱疾去官于父母前自誓曰今後敢踰此心貪冒苟進是無尊而不子也 表送章 後漢逸萌字子慶見王莽敗子宇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乃解冠挂東都門而歸 世說張翰字季鷹爲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在洛陽見秋風起因思江南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所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邀名爵乃命駕東歸 貢禹 枚乘 禹字少翁爲河南令以賊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乎遂去官 乘可復冠乎遂去官 敖 陶潛爲彭澤令曰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于鄉里小兒乃去官作歸去來辭 逸少會稽人稱疾去官于父母前自誓曰今後敢踰此心貪冒苟進是無尊而不子也 表送章 後漢逸萌字子慶見王莽敗子宇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乃解冠挂東都門而歸 世說張翰字季鷹爲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在洛陽見秋風起因思江南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所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邀名爵乃命駕東歸 貢禹 枚乘 禹字少翁爲河南令以賊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乎遂去官 乘可復冠乎遂去官 敖 陶潛爲彭澤令曰不能爲五斗米折腰于鄉里小兒乃去官作歸去來辭 逸少會稽人稱疾去官于父母前自誓曰今後敢踰此心貪冒苟進是無尊而不子也 表送章

綬 上還 舉板 晉書魏舒爲司徒年老每稱疾讓位後因正旦朝羣公畢會舒爲書佐是郡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避位之際莫有如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 荊州先賢傳曰周規爲湘令二月滿祝行縣以草檄教諫不合出補常山上官司隸催促倫上官之以疾歸 無義不仕 汝南先賢傳曰黃憲舉孝廉遇以疾歸 棄官而去 投檄而歸 會稽典錄曰周規爲湘令二月滿祝行縣以草檄教諫不合出補常山上官司隸催促倫上官之以疾歸 無義不仕 汝南先賢傳曰黃憲舉孝廉遇以疾歸 棄官而去 投檄而歸 會稽典錄曰周規爲湘令二月滿祝行縣以草檄教諫不合出補常山上官司隸催促倫上官之以疾歸 無義不仕 汝南先賢傳曰黃憲舉孝廉遇以疾歸

有嫌棄歸 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晉陶侃字士行鄱陽人父丹爲縣吏與同郡孫安共殺鄱陽令安逃侃母湛氏收侃及妹付獄湛氏截髮以賣足供食侃感激自勵後爲尋陽縣吏縣令張夔奇其才以女妻之 號曰有嫌死一尺無嫌生一寸 晉陶侃字士行鄱陽人父丹爲縣吏與同郡孫安共殺鄱陽令安逃侃母湛氏收侃及妹付獄湛氏截髮以賣足供食侃感激自勵後爲尋陽縣吏縣令張夔奇其才以女妻之 號曰有嫌死一尺無嫌生一寸 晉陶侃字士行鄱陽人父丹爲縣吏與同郡孫安共殺鄱陽令安逃侃母湛氏收侃及妹付獄湛氏截髮以賣足供食侃感激自勵後爲尋陽縣吏縣令張夔奇其才以女妻之 號曰有嫌死一尺無嫌生一寸

病不之官 族無所庇 後漢楊倫以諫不合出補常山上官司隸催促倫上官之以疾歸 無義不仕 汝南先賢傳曰黃憲舉孝廉遇以疾歸 病不之官 族無所庇 後漢楊倫以諫不合出補常山上官司隸催促倫上官之以疾歸 無義不仕 汝南先賢傳曰黃憲舉孝廉遇以疾歸 病不之官 族無所庇 後漢楊倫以諫不合出補常山上官司隸催促倫上官之以疾歸 無義不仕 汝南先賢傳曰黃憲舉孝廉遇以疾歸

奉身以退 量力而行 **身退** 老傳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禮記曰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奉身以退** 量力而行 **身退** 老傳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禮記曰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奉身以退** 量力而行 **身退** 老傳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禮記曰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罪人饑烏 三國志曰田豫字周讓仕魏遷南陽守曰年高七十而居位譬之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疾不發書棄加罪 **罪人饑烏** 三國志曰田豫字周讓仕魏遷南陽守曰年高七十而居位譬之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疾不發書棄加罪 **罪人饑烏** 三國志曰田豫字周讓仕魏遷南陽守曰年高七十而居位譬之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疾不發書棄加罪

典兵擅去 王吉嘗坐昌邑王被刑及子駿還內史遂免官歸 世說王國寶譖殺王珣及弟珉珣臨終上疏理之帝省疏流涕曰卿不死朕無緣得此言遂追贈珣中書令珉中軍將軍 **典兵擅去** 王吉嘗坐昌邑王被刑及子駿還內史遂免官歸 世說王國寶譖殺王珣及弟珉珣臨終上疏理之帝省疏流涕曰卿不死朕無緣得此言遂追贈珣中書令珉中軍將軍 **典兵擅去** 王吉嘗坐昌邑王被刑及子駿還內史遂免官歸 世說王國寶譖殺王珣及弟珉珣臨終上疏理之帝省疏流涕曰卿不死朕無緣得此言遂追贈珣中書令珉中軍將軍

退 量力而行 **身退** 老傳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禮記曰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退** 量力而行 **身退** 老傳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禮記曰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退** 量力而行 **身退** 老傳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禮記曰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難進易退 禮記曰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難進易退** 禮記曰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難進易退** 禮記曰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典兵擅去 王吉嘗坐昌邑王被刑及子駿還內史遂免官歸 世說王國寶譖殺王珣及弟珉珣臨終上疏理之帝省疏流涕曰卿不死朕無緣得此言遂追贈珣中書令珉中軍將軍 **典兵擅去** 王吉嘗坐昌邑王被刑及子駿還內史遂免官歸 世說王國寶譖殺王珣及弟珉珣臨終上疏理之帝省疏流涕曰卿不死朕無緣得此言遂追贈珣中書令珉中軍將軍 **典兵擅去** 王吉嘗坐昌邑王被刑及子駿還內史遂免官歸 世說王國寶譖殺王珣及弟珉珣臨終上疏理之帝省疏流涕曰卿不死朕無緣得此言遂追贈珣中書令珉中軍將軍

嘉觸網 金樓子曰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可久淹邪遂桂冠而歸 世說張翰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江南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所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邀名爵乃命駕東歸 **嘉觸網** 金樓子曰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可久淹邪遂桂冠而歸 世說張翰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江南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所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邀名爵乃命駕東歸 **嘉觸網** 金樓子曰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可久淹邪遂桂冠而歸 世說張翰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江南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所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邀名爵乃命駕東歸

雪壓竹 簒舍隨楚 **雪壓竹** 簒舍隨楚 **雪壓竹** 簒舍隨楚

賣車 孔帖云都處俊取爲滕王府屬棄官去 又曰王正雅爲汝州刺 **賣車** 孔帖云都處俊取爲滕王府屬棄官去 又曰王正雅爲汝州刺 **賣車** 孔帖云都處俊取爲滕王府屬棄官去 又曰王正雅爲汝州刺

騎 採薪粟 杜甫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 **騎** 採薪粟 杜甫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 **騎** 採薪粟 杜甫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

疾其姦 孔帖云都處俊取爲滕王府屬棄官去 又曰王正雅爲汝州刺 **疾其姦** 孔帖云都處俊取爲滕王府屬棄官去 又曰王正雅爲汝州刺 **疾其姦** 孔帖云都處俊取爲滕王府屬棄官去 又曰王正雅爲汝州刺

騎 採薪粟 杜甫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 **騎** 採薪粟 杜甫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 **騎** 採薪粟 杜甫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

恥爲屬 主財賦辟留務京師時裴延齡與湯不叶存疾其姦去官 **恥爲屬** 主財賦辟留務京師時裴延齡與湯不叶存疾其姦去官 **恥爲屬** 主財賦辟留務京師時裴延齡與湯不叶存疾其姦去官

賣車 孔帖云都處俊取爲滕王府屬棄官去 又曰王正雅爲汝州刺 **賣車** 孔帖云都處俊取爲滕王府屬棄官去 又曰王正雅爲汝州刺 **賣車** 孔帖云都處俊取爲滕王府屬棄官去 又曰王正雅爲汝州刺

騎 採薪粟 杜甫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 **騎** 採薪粟 杜甫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 **騎** 採薪粟 杜甫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

不堪中人 冊府元龜曰武元衡爲華原令時歲饑有督將特恩代功者多攜吏理元衡不受其所好 **不堪中人** 冊府元龜曰武元衡爲華原令時歲饑有督將特恩代功者多攜吏理元衡不受其所好 **不堪中人** 冊府元龜曰武元衡爲華原令時歲饑有督將特恩代功者多攜吏理元衡不受其所好

潛遁而去 謝病以歸 冊府元龜曰唐李守節吳人也少習詩禮 **潛遁而去** 謝病以歸 冊府元龜曰唐李守節吳人也少習詩禮 **潛遁而去** 謝病以歸 冊府元龜曰唐李守節吳人也少習詩禮

豈爲難得 冊府元龜 **豈爲難得** 冊府元龜 **豈爲難得** 冊府元龜

非其所好 **非其所好** **非其所好**

殊苦督將 **殊苦督將** **殊苦督將**

年六十不求仕天寶初以高醋徵遷王太子右諭德其性簡素雖恩遇志意不易既解去朝廷故友追送廬及 又曰後唐李保殷爲大理卿未滿秩屢爲人所制曰人之多辭無自立辭乃謝病以歸

武后多殺 刺史不禮 孔帖曰李思訓爲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後漢書曰馬良年三十爲尉奉檄書迎督郵郵恥在厮役因戮車殺馬裂衣冠通至縣委而去長嘯 **桂冠自在 投紱歸來** 白居易詩曰南北東西無所羈挂冠自在勝分司拜表行香盡不知 蘇軾詩曰投紱歸來謀事輕消磨未盡祇風情

里牛車遠卿 張鑄與昷 合璧事類曰羊祜與弟琇書曰既定遷事當角巾東洛歸故里又曰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最發京師百僚追送不得見 疏廣謂受金故人邑子說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又曰張鑄祥符中登進士甲科歷四郡守五任滄憲嘗帥南陽王介甫乃其門人也與姪昷並以光祿卿致仕同解之杜祁公贈詩云七十引年遵禮經君家何事最爲榮清朝叔姪同辭祿歸去田園盡列卿 不似白雲

相期赤松 趙嘏送蕭相公詩曰昔年相遇赤松期 蘇軾和潞公詩曰後唐荊南節度使高從誨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子永望白雲岑 **飽鱸鱠**

披鶴氅 上詳第三條 震披鶴氅自號蒯壘隱士 退悉以家事付兒曹 冊府元龜曰李淳風爲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爲道士山堂肆考曰宋辛幼安名棄疾寧宗朝奉身勇退居帶湖 **自稱香山居士**

難做退位菩薩 合璧事類曰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 續問奇類林曰蘇易簡罷知政事不勝閒冷謂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

不使我酬美酒 遂出所受俸錢 孔帖曰王績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爲道士 以家付兒曹 冊府元龜曰李淳風爲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山堂肆考曰宋辛幼安名棄疾寧宗朝奉身勇退居帶湖又曰李泌與元巒書曰李淳風爲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爲道士頗有文學自號黃冠子山堂肆考曰宋辛幼安名棄疾寧宗朝奉身勇退居帶湖

去官三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逃禄文子 趙温歎雌伏** 漢記趙温爲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何能雌伏也 **高岱謂藏暉** 文士傳曰高岱有操郡將盛憲以爲上計吏岱謂藏暉曰上計吏代郡守非人敬慕城中叔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不及政事不勝閒冷檀書千卷隱光藏暉遂稱疾歸家 **司徒失人** 閔仲叔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不及政事不勝閒冷檀書千卷隱光藏暉遂稱疾歸家 後漢書曰閔仲叔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不及政事不勝閒冷檀書千卷隱光藏暉遂稱疾歸家 司徒失人 閔仲叔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不及政事不勝閒冷檀書千卷隱光藏暉遂稱疾歸家

官止六百石 見執主事儀 范滂字孟博爲考令以郡守非其人乃棄官去 漢哪兄子曼容爲官不過六百石自免去 漢書曰呂才東皐子王績集序天下豪君歎曰官止六百石又曰呂才東皐子王績集序天下豪君歎曰官止六百石

聞而讓善 范滂詣獄解印 後漢黨錮事下詔捕范滂滂聞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太驚出解印引出與去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曰滂死則禍塞令見龐入閣解印綬欲俱去肅曰何敢以罪累君 **巴肅詣縣解印** 巴肅坐黨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欲俱去肅曰人臣有謀不隱有罪不怨遂被害刺史賈琮到石記之

龐奧鄉人敬之 龐德公襄陽記龐德公子奧字世文晉太康中爲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讓 **非其好** 冊府元龜曰孫處元爲左拾遺中宗神龍初功臣

增投冠 陶潛詩曰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 **彥範不用其言** 又曰孫處元爲左拾遺中宗神龍初功臣

棄官歸鄉里 陳蕃刺史不合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爲豫章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

恒彥範等用事處元遺彥範書論時事得失彥範終不用其言乃去官　隱武寧山

不用則乞骸歸去　孔帖云柳渾累遷衢州司馬後棄官隱武寧山　永爲陸司勳

長嘯永懷　元稹制曰遺名元遺自遂勇退推高　年滿七十韓愈集序曰國子司業楊君巨源

十亦白丞相　子弟侍側公卿在席　遺名勇退

去歸其鄉　孔帖云盧商求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於東都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觴咏竟日忘歸

去官四

詩　唐王維崔錡事曰解印歸田里賢哉此丈夫少年曾任俠晚節更爲儒遁迹東山下因家滄海隅已聞能

狎鳥余欲共乘桴　又送綦母校書棄官還江東曰明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念君

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萬里靜日暮九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魚鳥際瀟灑蘆葭叢余亦從此

去歸耕爲老農　杜甫送孔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

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

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劉長卿漢陽獻李相公曰退身高臥楚城幽獨掩開門漢水頭

春草兩中行徑沒暮山江上老簾愁幾人猶憶孫弘閣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晚却還丞相印十年空被白雲留

杜牧許侍御棄官東歸寄贈曰天下繡衣吏吳美退居有園同庚信避事學相如蘭畹晴香嫩筠溪翠影

疎江山九秋後風月六朝餘塵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他年雪中櫂陽羨訪吾廬　朱慶餘孔尚書致仕曰高

人心易足三表乞身閑與世長疎素唯僧得往還直聲留闕下生計在林間時復逢晴景乘車看遠山　劉得

仁和鄭先輩謝秩閒居寓書所懷曰把筆還詩債將琴當酒資藍衫懸竹桁烏帽挂松枝　温庭筠贈盧長史

詩曰移病欲成隱扁舟歸舊居地深心事少官散故交疎道直更無侶家貧惟有書東門煙水夢非獨爲鱸魚

王建送唐大夫罷節歸山曰年少平戎老學仙表求骸骨乞生全不堪腰下懸金印已向雲西寄玉田旌節

抱歸官路上公卿送到國門前人間雞犬同時去遥聽仙歌隔水煙　宋王禹偁賀將作孔監致仕曰泣辭明

主挂冠簪便約幽雲老舊林朝請罷來頻典笏田園歸去只攜琴焚香靜院當山色曬藥空庭避竹陰一子得

官三品禄未饒疏傳有黄金　趙抃送穆舜賓承議致政還鄉曰清修平日得無慚學道勤行肯妄談軒冕喧

譁公始悟林泉灑灑我先詣曾憐避弋雲中鴈每念纏絲繭裏蠶畫舫西歸時節好春山如黛水如藍　孔平

仲送謝仲規致仕曰公年五十餘驥騏黑如漆朝廷方進用未是挂冠日又非力不任數以身自乞人疑徇虛名今也踐其實蕭然巢許委臭腐視冕紱東南冨人材卿相近間出急流能勇退千古未有一賢哉謝夫子趣尚真不屈騰裝嶺外遠歸權江邊疾故鄉何日到清暑坐華室荔包雜紅紫茶品分甲乙歲時會親賓左右列圖帙回頭煙瘴地揮手風波窟天將勞以生乃獨取閒佚觀公着字秀凜凜有道骨當爲地上仙不是籠中物

蘇軾罷徐州往南京曰吏民莫攀援歌管莫慢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思此涕誰爲設紛紛等兒戲鞭轡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　黃庭堅

次韻休官曰世態已更千變盡心源不受一塵侵青春白日無公事紫燕黃鸝俱好音付與兒孫知伏臘聽教魚鳥逐飛沉黃公壚下曾知味定是逃禪入少林　楊萬里

寓端人看疏傳如圖畫帝念嚴光返釣灘玉殿松班唐次對竹宮茅立漢祠官自憐病鶴樊籠厭方羨冥鴻片影寒　朱熹蒙恩許遂休致曰闕干首猪久空槃未覺清巖帶眼寬老去光華姦寵籍向來羞屨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閒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大歲又君灘　元趙孟頫題歸去來圖曰斯人眞有道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操黃華霜中鮮棄官亦易耳忍窮北牕眠撫卷常三歎世久無此賢　明孫賁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曰事業文章滿汗青白頭歸去世緣輕雙溪水繞長松下只讀楞伽一卷經　王世貞解任後得明卿罷官報寄贈曰郵書一到不堪聞起剔殘燈坐夜分塞馬論來終是失冥鴻去後許誰羣無妨中散來千里更喜延之咏五君與說近蹤應稍慰買山全占洞庭雲

增傳明王英劉先生傳曰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力薦先生雖老猶可學校師表至京以年將八十辭宣宗皇帝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豈不可爲教官先生辭益力上曰老者安之孔子之言也朕允其請令歸故鄉先生歸怡然自得深衣幅巾列圖史左右日吟咏不輟

增序宋程俱送林德祖東歸詩序曰余行道南徐過故人蘇承祖出許振叔書道德祖桂冠勇決之狀余時冒初暑向遠途忽忽煩憒聞之瀏然如挹寒流而灌清風也　明徐一夔郁離子序曰誠意伯劉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奥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

去官　離局　黜免

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喋不能有
爲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因時之
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所以作也
【宋朱子敎仕後客位咨目曰】衆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
不能然其指深矣某以老大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
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
拘攣纏繞之患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敎之一端也

離局一

【遣】棄官離次也　失位失官憒也離局亦也　失職臣之失職常刑無赦　一日失職一日失刑死及之　既忘恤緯
一失其位衆名皆棄　【退】棄厥司職官離次退棄厥司　【越】界迎後漢皇甫規字威明爲度遼將軍欲退身敎上疏不許友人王旻喪還規越界
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奏芳曰威明欲避地故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
【持】虎符出界事文類聚曰漢馮野王字君卿爲琅邪太守病滿三月賜告與妻
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王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
【出】界送晉郭奕爲野王令羊祜過之送祜出界敎百里坐此免官　石崇免官石崇爲荊州刺史代宋大層三年以
貨貲以徼事來至擅去官　【竭】印謁趙咨問奇類林曰趙咨過榮陽曹暠暠
【還】京師醫療病乞還京師醫療許之乃還考曰宋太宗端拱二年中書樞密宣徽擧士院

設雀羅 晉保 行吟澤畔 俟罪長沙 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爲懷沙賦沈汨羅而死 賈誼謫居長沙渡湘水爲賦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自沉汨羅 伯

仁醉酒 屈平獨醒 晉周顗字伯仁爲吏部尚書嘗有司所糾詔令白衣領職 庶人終家 特進歸第 前漢諸葛豐傳曰豐上書告光祿大夫張猛上不

直豐辯豐之奢僭既平劾奴威名大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朝臣震攝望風承旨景爲執金吾騶從甚盛客奴有依倚勢力侵陵小民者豐輒收縛笞殺之後漢實憲傳曰憲有司莫敢舉奏太后聞

者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終於家

使謁者策免憲以特進歸第

官以持進歸第免景 成王黜廷理 晏子逐高糾 說苑曰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子文名廷理而責之曰何廷理拘之駁於法也不

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覆而已如嬰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于文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毀晏子曰子之治家何如糾曰高糾之治家三年未嘗聞子之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唯聖人而已如嬰者仄陋之人也若夫左

遂之敢請其罪晏子曰嬰聞之君子過而不改內愧於心出揚於行嬰雖不肖不舉曰雖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聞子之過也吾是以辭之 柳下惠三黜 潘安仁再

免 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 潘岳閒居賦曰自弱冠涉于知命

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陳遵置

酒眺梁 廖立視屋憤咤 前漢陳遵傳遵爲河南太守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冨人左氏飲酒作樂遵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徵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亞

馬諸葛亮之表立排誘先帝庶毀亦其罪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又曰馬懷素爲懷素監察御史遂罷知政事 乃知我 荀利人 左傳曰狼瞫曰吾以勇求右無

免論語曰柳下惠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 潘岳閒居賦曰自弱冠涉于知命

之效也 陳遵置

四裔 謫居三年 失恩禁闥 俟罪荒陬 將不甘心 故無鉗口 賈誼長沙之中實傷鵩鳥 屈原汨

羅之上見著離騷 冊府元龜曰薛大鼎貞觀中爲睿王祐長史祐溺情羣小大鼎屢諫不聽

好諧 太宗以鼎輔導無功竟坐免 又曰韋綬元和中爲諫議大夫充皇太子

侍讀綬好諧謔兼通人間小說他日帝曰侍讀者當以經術

輔導太子今綬談論有異於是皇導太子者命罪其職

屢諫 冊府元龜曰李林甫謂諫官曰君不見立仗馬乎一

立仗馬 觸藩羝 貴治通鑑曰李林甫通詩曰羝羊觸藩羸其角 陳師道詩曰鏡如得風鵬已復觸藩羝

大匠貞觀中大興土木又多飛太宗將幸隋陽遣立德行清暑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汝州置宮役一百九十萬錢費稱是及此暑熱又曰韋機爲司農卿兼統將作少府高宗上元中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劉仁

欲斬之帝謂侍臣曰恐外人謂我玩好收獲輕斷人命特令赦免 資治通鑑曰元和十

興以輦先促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爲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爲羨餘獻之怨訴盈路罷爲

先集衆 不給直 冊府元龜曰高宗聞之曰迴車以闢雞爲戲劾作檄英王雞文高宗龍朔元年狩于南山布圍大順府果殺王萬

仁傑劾 冊府元龜曰唐立德爲將作大匠高宗聞之曰迴車以闢雞爲戲劾作檄英王雞文高宗龍朔元年狩于南山布圍大順府果殺王萬

闢雞檄 賞花詩 冊府元龜曰高宗聞之曰迴車以闢雞爲戲劾作檄英王雞文高宗龍朔元年狩于南山布圍大順府果殺王萬

宣歙池觀察使之非無辭矣何相迫也與相連坐免歸蒲州餞追入闕未幾麻敕恭命上嘉太宗曰觀二年司空裴寂坐事免先是有沙門法雅妖言伏法寂辭其公節以訓私門賦居蒲守俾肅朝位嘉貞悵悵謂人曰十二年詔曰張嘉貞備位宰相不能勵己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貶其從來乎又曰開元十二年有三員何相迫之甚也

不見其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事李林甫構成其罪遂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路問府元龜曰貞元三年章事柳渾停知政事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疾渾頭可斷舌不可禁也自是爲其所讒

陸贄敢言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柳渾相相陸贄敢言罷爲太子賓客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怒朝廷用延齡謗議百端竟罷贄贄不可用延齡短長者贄獨陳其不可用延齡短長者贄獨陳其不可用延齡短長者贄獨陳其

三公以災異免 謂牙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
官 李密作詩奏免 晉書曰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
廷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 嗚舌遂免 與喀曰梁太后臨朝使梁冀下
書欲勿令壞民冢太后詔曰匹
夫小子舅口嗚舌遂免
諷讀爲務 又曰唐房元齡仕隋補隰城縣尉竟陵令
漢王諒爲逆 諷讀爲務 又曰貞觀元年尚書左僕射
兼侍中杜如晦卒 諷讀爲務 又曰唐休璟致
仕休璟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 在任恣誅求
以死爲生 又曰晉李鼎爲侍御史天福八年
勑曰李鼎方居憑府
勑停追 又曰高宗永徽六年以吏部尚書柳奭爲
元載爲重官授自特門望以載地
來意甚輕易曰
遂州刺史 無所弘益 又曰高宗
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 斷獄謬誤 又曰晉李鼎爲侍御史天福八年
勑曰李鼎方居憑府
勑停追 又曰後唐韓知古爲漢州刺史天
成四年
政事自敏 云霧雨無功 又曰劉
晏爲相時議之僧壽豫馬坐是除名
烟霄失路 未知歸國之期帝爲之惻然 在任恣誅求
以死爲生

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巳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

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

吾骨瘴江邊　白居易郡齋月下憶廬山草堂曰諫諍知無補遷移分所當不能匡聖主祇合事空王龍象投

新社鷺鷥失故行沉吟辭北闕誘引向西方便住雙林寺仍開一草堂平治行道地安置坐禪牀手板支爲枕

頭巾閣在牆　鄭谷送吏部曹郎中鄴免官南歸曰高名向已求古韻古無儔風月拋蘭省江山向桂州賢人

知止足中歲便歸休雲鶴深相待公卿不易留滿朝張祖席半路上仙舟久別郊園改將歸里巷修桑麻勝祿

食節序免鄉愁陽朔花迎櫂崇賢葉滿溝席春歡促膝暮日暖扶頭道暢應爲蠟時來必問牛小生誠淺拙早

歲便依投攀送偏揮灑龍鍾志未酬　宋徐鉉貶官泰州出城作曰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憂三諫

不從爲逐客一身無累似虛舟滿朝權貴皆曾忤繞郭林泉已徧遊惟有戀恩終不改半程猶自望城樓　蔡

持正夏日登車蓋亭曰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黃庭堅跋

東坡和陶詩曰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嘗險喫患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

味乃相似　明楊基送李琴川謫臨海曰南風兩來塵作泥稻花豆莢生初夢一人失意解官去席上衆賓頹

色低鞚車欲發未忍別感慨握手立大堤

增序 唐李白送趙四流炎方序曰趙少公才貌環雄志氣豪烈以黃綬作尉亦猶難棲鵷籠不足以窘衆鷙屬

耳以蜚惡抵法遷于炎方辭高堂而墮心指絕國而搖恨天與水遠雲連山長黃鶴曉別愁聞命子之聲青楓

嘆色盡是傷心之樹

增記 明蘇伯衡南華講居圖記曰洪武元年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

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閒

暇時時臨眺而樂焉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徵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勝其戚戚先

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爲何如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譬如元是惠

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爲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

增祭文 唐韓愈祭柳子厚文曰凡物之生不願爲材懽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禺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詞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之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有罪復用一

冠 秦赦孟明之罪 魏尚舉繫獄 魏尚有罪繫獄馮唐舉之

韓安國 安國下獄免官後起 于獄中拜梁內史 拜雲中太守匈奴畏之 宣室詔入 賈誼謫居長沙後歲餘文帝思誼徵還上在宣室詔誼入語 拜

隱于田園者數年 死灰復然 漢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未幾拜梁內史

名爲淮陽太守 張敞有罪 詔闕上印綬即從闕下亡命 首服盜人妻見所博曰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面上是何等賊盜詔敞加拜冀州刺史

起亡命 後冀州有賊

原用尚方禁 朱博字子元爲左馮翊詰長陵大姓尚方禁面上是何等賊盜詔敞加拜冀州刺史

漢收實憲之功 六載然後聽仕 唐六典曰流移之人皆不得棄放妻及私遁還鄉至十載然後聽仕

增從祠泰山還笏 隋書曰張威在青州侵百姓坐廢于家後從

初劉幽求爲右補闕 孔帖曰李靖幽求等詔獄流封州歷餘太平公主將謀逆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請誅之暐洩其謀睿宗以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詔曰劉幽求等盈膂沃之初既殄羣兇方宣大化期門政於經始載登賢于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

使功不如使過 孔帖曰李靖字藥師開州

興哀垂德 柳宗元文云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

宰相哀其才 孔帖曰劉禹錫字夢得始

坐叔文貶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才將澡濯用之會程異復起領留務乃詔禹錫等補遠州刺史

下江南圖山堂肆考曰宋曾翰太祖時名將也太宗朝貶汝州有中使至

湘累復 活焦枯 黃庭堅詩曰昨夜風雷震海隅天心急擬活焦枯

佩銀

言事無避如前 暫著南冠 蘇軾詩曰暫著南冠不到頭却隨北雁與歸休

原棄瑕錄用 責功補過 重以才難 許其功贖

增詩 唐司空曙酬張芬赦後見贈曰紫鳳朝銜五色書陽春忽布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光生腐草餘

元陳櫟送汪希道入都曰行行觸秋暑勇往觀國光修途或濡滯一瞬北風凉不仕十餘年養親竈罕煬將謁吏部選寸禄願少償庶略助甘旨贖其不遑將不仕果何因憲幕嘗翱翔驅馳海南北訊獄主慈祥註誤陷賊黨詰問加精詳活千七百人解縱還善良幾以失出謹究竟靡溢臧久之天日開歲月坐荒荒濂溪范參父議獄俱慨慷殺人求媚人毋乃欺穹蒼活千人有封君後必當昌安得當吾世而不蒙薦楊當路願鑒之萱草癰北堂俾得早言歸爲養及壽康臨期重丁寧白雲遥在望

【制】唐陸贄奉天改元大赦制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維新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黠免之人沉讐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　白居易授澧州刺史温造等制曰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謫溢朗州刺史温造等制曰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謫守今首坐者既復班列緑累者亦當徵還但以長吏數易爲弊頗甚況聞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宜遷換故吾以來章階級並命而就加之

【碑】唐楊炯原州百泉縣令李君神道碑曰武德六年轉仲山甫左列南州舊俗淫其白獻之祠西棘餘眦背吾黄龍之約王師直進陵劒棧以長驅廟略遐宣指銅丘而決勝七年詔君討襲楓天衆地金門玉帳之警方卦圓蓍刻木弦弓之射一鼓而擒四姓三戰而平百濮其年加上大將軍而俄以爭功得罪游俠從君特降王綸遐遷騰府通塞有命潘安仁之緒言富貴在天卜子夏之餘論無諧封禪空歎息於周南絶望夏臺竟棲遲於漢北太宗承聖皇之大寶奉天帝之休期雷雨八濛光華四極旌賢赦過惟新之命屢軫念功簡勞惟舊之恩累洽授長樂監仍命於北門供奉宣春禁苑太液神池浸石菌而揚波擢金莖而挹露南經丹徼恒陪萬乘之遊北統黄山再奉三驅之禮

論政一

原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禮記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察有仁愛者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不贍者　尚書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惰　增又曰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以爲明乎孔子憮然揚眉曰參汝以明主爲勞乎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原論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增左傳曰季札聘于鄭請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原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禁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增又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原又曰審候問於晏子曰爲何惠對曰惠社鼠社有鼠不可灌人君之左右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收利　增又曰政何惠對曰惠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　原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增又曰聖人無恒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原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也此爲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又曰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陸賈新語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名之征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苗去害田而已今沐者墮髮

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又曰治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諂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張　又曰張琴瑟者小絃緪急者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也舜爲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有膳不徹于前鐘鼓不解于懸而四夷服焉泰政皇名也畫決獄夜理書御史寇其間不降其虛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行風麟至青龍止于郊疑之塞壅水之藻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滋　又曰太清五嶺鐸城之嶺九嶷之嶺南野之界也黃土精也朱草生滿成也流黃出朱草生于庭皆瑞應也遠至衰世松柏箘簬宛而夏槁江河山川絶而不流飛蛩滿野蛩蟲也蛩羊在牧羊土神也殷之商亡見于南郊也　又曰何明于治身不明于治國泰何詹何曰何詹何楚王問詹何曰治國泰何詹何曰何明于治身不明于治國泰何詹何曰何明于治身不明于治國泰何詹何曰何明于治身不明于

鄰告之曰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魏何曾上明帝疏曰漢宣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　晉劉頌受詔疏曰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疎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疎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　唐書曰陳子昂上書言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王政之大端也天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乎黜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而元氣正矣　宋史歐陽修傳曰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可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

論政二

總論　**審禮**　履事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　不履其事則亂也禮

論政　于曰治國之道在知賢　去煩　貴簡　護隱黜遠去煩宥善莫不競勸用賢理不肖用貴理治化貴簡易法令不欲多

徼令　執物　宰夫徵百官之令注徵召名所爲　貴清淨　飾儒雅　漢曹參爲齊相有蓋公好黃老術曰貴清淨人自正參避堂以舍之齊大治也　張敞緣飾以儒雅

遺愛　絕私　子產古之遺愛　尹翁歸

求民瘼　酌人言以爲政　修法　禁末產　如農功　管子曰末產不禁則民無所務農功日夜思之　務三政　釐百工

除苛虐　觀政　淑慝　除其苛虐　德教行政　法令爲師　孝經曰成

寬猛相濟　法令滋彰　寬猛相濟　劾是以和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老子　使民

不躬不親　禮記　子曰下之事上譬諸草木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注　不敢不親

出而蓁生　禮記　子曰下之事上譬諸草木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注　出而蓁生

悅近來遠　親仁善鄰　家語　孔子春秋　呂語　並論　臨下以簡　安民則惠　稱物平施　振民育德

擇可勞而勞之　因所利而利之　語　並論　無反無側　不放不忘　書　谷子　鬼　刑肅而俗斁　法

政清吏肅　事簡民安　事舉其中　化行於上

增九功　三德　尚書禹曰於帝念哉德唯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唯修正德利用厚生唯和九功唯敘九敘唯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九敘　八政　八政上詳九功注　尚書曰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財成　參伍　周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孔叢子曰天地五帝三王之治政施教必用參伍何謂參伍仰取象於天

開取度於地
中取法於人

親上製錦 置器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曰不可使學者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焉譬猶使人操刀而傷其手也 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危 虛心 強骨 老子曰聖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魚驗 馬敗驗 文子曰水濁則魚噞馬敗則人驚 囊魚 肥羊

太平御覽崔鴻前涼錄曰張天錫時少府長史紀瑞上疏論時政曰臣聞東野善馭而覆其國造父之御不盡其馬虞舜之治不窮其人故造父無失御虞舜無失人

韓非子曰善張網者引其綱而魚已盡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羊肥息上善之式曰治民亦猶是矣

史記周公曰政不簡不易民不近乎易近民必歸之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攝勇寬以栗可以執剛直以義可以處事

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恭敬見於外人

如金石 譬琴瑟 董琉石 董仲舒傳曰國語曰國主之有民也猶木之有根深則本固行德則民仁壽禁討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

士無邪鬼 不神 管子曰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老子曰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

御黠馬 治亂繩 景苑詳注曰張敞問弟武何以治漆武不

若之何毖 不能無謗 左傳曰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

疑不類 景苑詳注曰郷治梁國大都吏民凋弊條貴知變 疑

損上益下 懸賞設法 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後漢書桓譚上疏曰張官置

論政三

治之政也

政如冰寒姦軌消亡 舜云 辨上下定民志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容民畜衆 危以動則民不與

易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書

建萬國親諸侯 又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神道設教 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治矣

惟辟奉天 道有升降政

克艱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又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由俗革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書

貳勿疑 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徒 與治同道 又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同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學古入官 又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勿貳勿疑

必本天 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 欲治其國先齊其家 政者君之所藏 爲政在人 治國不以禮猶

無耦而耕 食節事時 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 官職相序君臣相正 與其食浮於人事使

人浮於食　四達不悖則王道備　政不正則君臣危（禮記）
與政通矣　冠案名察實選才去能（周禮）民從上所行　爲政以德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節用愛人　必聞其政　求之與抑與之（論語）
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並孝經）人道敏政　如蒲蘆（爲政也者蒲蘆也言如桑蟲變化）人道爲大（子曰人道政爲大）
而割（河子）任賢使能　利而勿害　貪利則治道乖通利則君道韋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周書）禮樂治
之粉澤　弗富不足無人不與無以合親　緩法重刑非治平之理　民怨者傷國（六韜）爲國富民　帝王富
民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　若饑魚之歸飼渴馬之赴泉　漫於政者害於國（管子）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其政不嚴而治（並孝經）人道敏政　如蒲蘆（爲政也者蒲蘆也言如桑蟲變化）人道爲大（子曰人道政爲大）裁國無利器猶鉛刀
而割（河子）任賢使能　利而勿害　貪利則治道乖通利則君道韋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周書）禮樂治
之粉澤　弗富不足無人不與無以合親　緩法重刑非治平之理　民怨者傷國（六韜）爲國富民　帝王富
民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　若饑魚之歸飼渴馬之赴泉　漫於政者害於國（管子）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國者君之輿勢者君之馬　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韓子）君人者明於公私而審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　官爵以利民　守我理因自然　因能受祿莫敢索官　利君之祿焉得不報　利
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　官爵以利民　守我理因自然　因能受祿莫敢索官　利君之祿焉得不報　利
以得民　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世不吹毛而求疵不洗垢而索瘢　四疑不破損身失國（韓子）堯舜不易民
而治治禁尅不易民而治亂（荀子）勿鹵莽（莊子曰勿鹵莽）治有四術（尸子）上之所爲民之歸也　引其紀萬目起引
其綱萬目張　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務德而安民　利以安之　利以平民　物有其官　官修其方（呂氏春秋）
四民用足則國家安（黃公石）芒刃斤斧（賈誼疏曰仁義恩厚人主之芒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下之從上猶金在鎔　琴瑟
不調必解而更張爲政不行必變而更化（董子）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韓詩）治國無若五音（史記）治有
二機　政有三品　治民如御奔馬（說苑）治亂民猶治亂繩（漢書）治煩事如治亂髮（傳）在吾所以爲政（魏志）
有細目法有大綱（廣論）知之者昌不知者亡　吏不狥功民不私力（王粲務本論）綜核人才官方任能（晉書）各勤
其官以久其任　官少則精精則職理（並桓溫）民非賢則不治俗非智則不振（杜預）取諸兩儀　必修諸己以

光四海抱朴子罷無益之巧棄難得之貨潘尼政寬則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絶物理論政道有三魏書因事施公仍便效才民勞者傷國劉子可以觀政教之以德則民有格心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論政四

表魏武帝陳損益表曰陛下即阼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内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問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區區之質而當鐘鼎之任以闇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竭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魏曹植降江東表曰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禄秉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竄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鹵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戢於武庫蓋善論者不恥謝善戰者不羞走夫凌雲者泥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爲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辯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聖化斯不疑矣

議晉潘岳九品議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禄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爲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路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方嶽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爲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則人自爲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論後漢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寖衰而不改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大事哉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究之膽

海內清肅天下謐如嘉瑞並集屢獲豐年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於斯可以鑒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獘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文帝乃除重刑非輕之也以嚴制平非以寬制太平也王符潛夫論曰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貧則詐僞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之基致休徵之隆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遊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乏爲本以鬻貨爲末三者守本則民興富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民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魏王粲儒吏論曰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闚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晉】說明蘇伯衡空同子瞽說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強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邪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筲窮奢之材不下陞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修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於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皆有絕人之姿曹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

者由世祖敦尚學術興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設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修於上風俗美於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爲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然而於凡大閑漠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

立政一

周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 呂氏春秋 考政法 覩治亂家語 除怨惡 同好善 周禮合方氏 取誠信 去詐僞 禮

角斗甬 正權槩 月令 市廛不稅 閑譏不征 用地大小 視年豐耗 並上制 申畫郊圻 書 表厥宅里 書

周惟其人 施有政 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 稽其功 糾其德行 已上並周禮 稽其功緒 糾其德行 又曰 施有政 尚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督生徒 給厨餼 韓愈潮州請置鄉校牒曰此州學廢 明罰勅法 眞麗陳教 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 尚書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眞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九功九敘 庶獄庶慎 尚書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又曰周公曰嗚呼嗣子王矣 不易其俗 以率其怠 禮記曰齊其政不易其俗其禮易其怠 韓愈集曰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春生秋殺陽開陰閉 春生秋殺 陽開陰閉 易曰

立政二

周洪範八政 書舊 八政 一曰食 二曰貨 三曰祀 四曰司空 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 七曰賓 八曰師 又曰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周禮 任舊人共政 咸熙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周明王立政 小國 事大國庇小國 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 殖有禮覆昏暴 三載考績王考黜陟幽明 尚書 乃施則於都鄙 以六典治邦國 注曰一治典二教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 以八法治官府 注曰一官屬二官職三官聯四官常五官成六官法七官計 以八則治都鄙 注曰一祭祀二賓客三喪紀四會同五軍旅六田役七斂財八受用 以八統馭萬民 注曰一親親二敬故三進賢四使能五保庸六尊貴七達吏八禮賓 以九職任萬民 注曰一牧二長三師四儒五百工六商賈七婦功八臣妾九閒民 以九式均節財用 注曰一正其位二進其治三作其事四制其食五受其會六聽其情 以六敘正羣吏 注曰一祭祀二賓客三喪紀四軍旅五田役六斂財 以六聯合邦治 注曰一祭祀二賓客三喪紀四軍旅五田役六斂財 以九兩繫民 注曰一牧二長三師四儒五宗六主七吏八友九藪 以八成經

邦治注曰一政役二師田三閭里四稍 禄位六取于七賣買八出入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注曰一散利二薄征三緩刑四弛力五舍禁六去幾七眚禮八殺哀九蕃樂十多昏十一

以鄉三物教萬民注曰一曰六德二須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注曰一稼穡二樹藝三作材四阜蕃五飭材六通財七化材八敘材九生材十學藝十一世事十二服事

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以阜人民以蕃鳥獸周禮徒職　以嘉石平罷民注曰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　以肺石達窮民注曰肺石赤石也窮

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郊里之委積以待凶荒周禮遺人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周禮委人掌斂野賦以待羈旅過客　齊八政以防淫　一道德以同

之委積以待凶荒周禮遺人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周禮委人掌斂野賦以待羈旅過客　齊八政以防淫　一道德以同

俗並禮　刑仁講讓禮運　同律禮樂制度量入以爲出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並王制

完隄防謹蓄泄以備水潦月令　安民立政周書　行其政教論語　制送死之節家語　孝父其父子其子　又曰孔子謂宓子賤

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諸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　孝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有勳不廢有績而載

呂氏春秋　月省時考歲終報功淮南子　立之以長幼齊之以君臣　厲之以義敦之以仁並杜預七規　使之以和臨之以敬並左氏　有勳不廢有績而載

韓愈集曰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袞以文辭進有名于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　建庠序宋史宗澤傳曰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爲

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權科者相繼　峙糧儲治戎器元史阿禮海牙傳云天曆元年命鎮汴省時當鄰難之際阿禮海牙以峙糧儲命近鄙分治戎器閱士卒以備不虞

疏

明周敘正統十四年啓疏修庶政曰天下一統萬幾日臻孰非當理但事有重輕勢有緩急況今弊政之餘尤難爲功得不思其緊切者施之哉如選大臣以端治本嚴明賞罰以聳觀聽崇獎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軍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饋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名募革去罰贖以澄貪濁禁抑權責中鹽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飭腹裏緊要城池軍馬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預政大臣逐一詳審條例施行則內修外攘雖恥可復邦國真安

銘

宋陳無已黃樓銘曰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沖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十里平地水深丈餘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爲天子憂夙夜不怠興發戍兵外爲長隄乘高如虹以殺其惡內爲大隄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適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奏京師明年元

豐正月制詰諭意臣載惟念祇承謨訓人神協同敢自爲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爲之銘其詞曰皇治惟戒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始達漭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祗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遍昭遠揚守臣拜手奏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臣無佞原始原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碑 唐韓信卿河南尹張公碑曰惟唐六葉歲在乙未兇臣肇亂殘毒生靈穀洛之郊七年方平宮廟燔夷府寺爲墟陰燐轉於原隰麋鹿遊於街陌天子乃命河東郡侯延賞尹於東夏視人猶身視邦猶家一年流亡麕至二年土壤咸闢三年公給人足家有餘積疏達河渠導塞隄封乃立宗廟乃建寢殿變丘墟爲閭里散災祲爲和氣公府若虛戶庭不扃牛馬産畜牧而不鬻

議 元郝經立政議曰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國家光有天下縣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計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法度廢則紀綱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無有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爲正統是可以爲鑒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一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眞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王民所望久矣今自踐阼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污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

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次而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書曰囷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氷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森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方今之世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貢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所願也

善政一

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　又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又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茂對天時養育萬物　尚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原禮記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論語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又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又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治草萊闢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林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　又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敎禮敎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也　又曰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何如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以惠百姓　管子曰凡爲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凌

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衆多也
又曰政之所存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
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
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亡傷固不可得也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龍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增經濟
類編曰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瀕當其時民治渠煩苦不欲也豹曰民
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　原左氏傳曰鄭人遊於鄉校以
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進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
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又曰子產知然明問爲政焉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
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疾數月而卒太叔爲
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太叔興徒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
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
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　孫卿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凌遲故也今仁義之凌
遲久矣能謂民弗踰焉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烏雀之巢可攀援而闚也　增又曰聞在宥
天下不聞治天下之在宥天下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
下者哉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奚以異乎牧馬
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原商君書曰古者民聚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將以爲治也今
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　韓子曰故言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君面用脂澤
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必實罰則國治實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　又曰勢者君之馬也威
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

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增經濟類編曰倪寬爲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吏民大信愛之　原新序曰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使書寬法魯君與之至單父使不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擾之大理　增冊府元龜曰劉仁軌鎮守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僵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藉弔祭賑貸貧乏存問孤老條錄戶口　又曰陽城貞元末爲道州刺史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貢號爲矮奴城不平以良爲賤又憫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免之無不泣荷　唐書曰韓愈改潮州刺史素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冊府元龜曰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癘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法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斯革　彙苑詳注曰李惠登雖樸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居二十年田畝日闢戶口日增　又曰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汗敬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經濟類編曰元順帝時水旱民多失業時魏中立萬鄆璋爲饒州路總管俗尚鬼巫至凡境內淫祠盡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爲五經師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善政二

原德和　寬撫以德和人以寬　葬鰥獨　無追捕之苦

不嚴而化　決遣如神　文景時爲循吏如河南太守吳公蜀守文翁皆謹身率先居官可紀　朱博漢州行部吏民數百遮道訴冤及言盜賊詞訟各使屬其從事博駐車決遣如神　吏人不欺　嘉豪皆去　韓延壽在潁川鰥獨有死無以葬者霸爲伐某所木爲棺以葬不得舍蓋人後吏無追捕之也　韓延壽爲郡守置正五長

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人稱之翻中遂清淨也
復正會積雪始晴地濕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

安全　襲遂未嘗笞辱　黃霸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全之其材長於治人也

斂骸　贖子　上詳第一條

舊俗皆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環堵蕭然風土敝惡難立垣牆每年加版築之費歲十餘萬

育德　設教　王上詳第一條

以省方觀民設教　杜母　賈父　李商隱詩曰疲民呼杜母歸卧漢龐公　開廢河　修故堰　開府元龜曰唐許州刺史潘孟陽爲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合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

贖埋　開府元龜曰宋璟爲廣州都督廣州舊俗多賣子忠亮以僮錢贖還其親者納三百人

燒瓦　賦牛　僧孺爲鄂岳觀察使又曰李暠爲太原尹舊俗有僧徒習禪及死不焚捐殼澤狗其風遂革

捕蝗　殺狗　開府元龜曰宋璟爲廣州都督廣州舊俗有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錢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錢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錢者獲

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爲籍記凡三千八百人　張延賞具舟楫遣亡人王敬莞設糜待軍士大曆中鎮揚州屬歲旱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居此坐斃適彼可生又何恨也具舟楫而盡遣之俾吏修其室廬末爲頻州刺史乾寧四年冬雁師古敗軍路出於潁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莞自淮燔薪相屬于道郡中設糜粥以待之全活者甚衆　進賢理屈　探隱拯沉　聲與風翔　澤從雲游文選　雨零露湛　冬暖春暄藝文

善政三

厚下安宅　人君馭制之衆而厚其下以安其居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易　亮采惠疇謂明其庶事而順成庶類也　翕受敷施　言人君於有德者合而用之也　德懋官功懋懋賞書　衆人熙熙如登春臺老子　祓飾漢儀曰言除去舊更飾新文　所居人富所居人有榮號死見奉祀庶幾德讓君子也　唯恐人知史直不疑爲官唯恐人知其爲吏之迹不好立名稱爲長者　家給人足　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是以軍民勤於農務家給人足　無閉糴又云崔悛爲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貨易不出境歉者皆給地　禁貪靚奢子弘爲戎州都督聚斂之俗不相恤悛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糴　造舟百艘　勤謹勤謹德化大行人請立碑　寬明慈惠曰張延賞爲河南尹府元龜曰張延賞寬明慈惠大曆中鎮揚州屬歲廣之衢行者當自處易舟而北公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歸者相繼於道

善政四

詩陳江總治西湖詩曰史氏導漳水西門溉河潮圖始未能悅克終良可要擁鐘勸年首提瀋勞春朝平皐草色嫩通林鳥聲嬌已巢故池鶩齊畤新田苗何吁畚築苦方驩魚稻饒

序宋王庭珪寅陂行序曰安成西有寅陂溉田萬二千畝廢久官失其籍大姓專之陂旁之田歲比不登邑丞趙君捜訪耆耋盡得古跡浚溪港起隄閘躬視阡陌灌注先後各有繩約不可亂是歲適大旱而寅陂溉萬二千畝不槁民頌歌之國家方下勸農之詔法有農田水利實丞職也然僞自增飾以蒙顯賞者世不爲不少獨不槁民頌歌之國家方下勸農之詔法有農田水利實丞職也然僞自增飾以蒙顯賞者世不爲不少獨不

怪由是水利爲虛名今寅陂功竣丞不肯自言部使者終不及省察某出城別君東門外逢寅陂之民塞路涕泣言此爲斂其事作寅陂行安成城頭烏夜宿啼烏未起雞登木傾村入城來送君馬首摩肩袂相屬但有龐眉皓首不識名何物老翁出山谷老翁持酒前致詞家住西村大江曲大江兩岸皆腴田古有寅陂置官屬自從陂廢田亦荒官中無人開舊瀆公沿故道堰橫流陂旁杭稻年年熟今年雖旱翁不憂田頭已打新春穀誰云此

陂會當復老父曾聞兩黃鵠嗟哉如君不負丞躬行阡陌勸農耕監司項背只相望風謠滿路胡不聽胡不聽
寅陂行爲邛天閼叫一聲
賦唐白行簡文王葬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展厚禮於九原示深仁於萬國原夫靈臺肇建壁池是穿究彼枯骨委茲窮泉既靡覩其銘誌曾莫知夫歲年西伯乃色變盡爾涕流泫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徒觀其年代超忽英靈淪沒土變豐肌蓄封朽骨於是惠霑生死澤及榮枯遣奠有加於藁秸備物無闕於芻塗幽壤始開見佳城於白日靈丘是啓旋卜宅於青烏既而遷彼古埏葬之中野推誠於重泉之內昭德於普天之下念此窮塵之骨尚或壍之欲使行路之人不得見也
敎梁簡文帝圖雍州賢能刺史敎曰冀州表朱穆之象太丘有陳寔之畫或有留愛士氓或有傳芳史籍昔越王鑄金尚思范蠡漢軍染畫猶高賈彪矧彼前賢寧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以旌厥美
表梁劉孝儀爲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曰楚備寶臣秦兵不入齊多君子魏珠聊照足使文公懼而側席孟軻歎而廢寢豈理有光司牧佳氣昔次君出撫近駕斑輪喬卿在政遙授袞服馮熊載而督盜御龍章而行部無虧斐理有光司牧
頌唐孫逖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曰公涖是邦其明年也皇帝東巡狩至岱宗自洛及兗供帳於東道者凡十有六州焉大或數圻次或萬井中產者輕幣膏粱者倍征方事之殷猶懼不給茲郡褊小實難圖也公深識遠謀擇利而行西自於陽穀東盡於良清造舟爲三橋置騎爲馬驛闢野爲兩頃除道爲九達或穗或秸或薪或槱或饔或餼或糧或糗因吏祿之奇贏雜官用之餘美通變合度豐省中程編戶之民秋毫勿興其三年秋大水河堤壞決諸郡皆俟詔到莫敢興役害既滋甚功無已時公既成奏因而發卒播告厥指率額於人荷鍤者檝屬負畚者麕至公俯臨決河躬自護作兩不張蓋塵不振衣饋不致鮮寢不處館版築競勤鼛鼓弗勝以浹辰之役興百倍之利澹災革弊於今賴焉公名曜卿字渙之河東聞喜人
碑梁裴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曰皇上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橫逸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考濟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

孔修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爲宣惠將軍丹陽尹既而下車爲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據饋累起求賢如不及畢身折節用人若由已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啓列庭廣置四民總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斂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栖畝是以縉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職介之善春秋必書吏民歸美難用抑絶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德選辭興事纂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并包九域畫野分疆猗歟帝子日就月將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咨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永承嘉惠　陳徐陵爲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曰巖巖天柱大矣周山之峰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至於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土開家濮水盛其衣簪滎波分其序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梁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高士來忠寄身於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班佃必於旌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縣無抗禮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浪泊括地象於炎州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跨開黃石之書高咏元池之野沈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莘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羯虜侵華羣蠻縱軼後皐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既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自大討瀟湘同茲樊鄧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師受拘勍盜大陳格於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焉令德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衛門無擁雖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即授使特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皆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

禮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玉版於河宗嶺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業居多締構權輿斷鼇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復進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主罢攸歸當璧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軨轂奉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名引軒檻躬親韓決立授符於前案無留詣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詒銘曰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縣天慘渗地虔劉赫矣高祖爰清國讎元勳佐命力牧風后亦既旋歸邦家有暉宮亭翬浦奮翅高飛電卷勍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謁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爲狄迴兵踣舞難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元山移兩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年暴攬搶斯舉喋喋蒼黎帨帨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愛驅大鼠實翦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羌卷介赤陽頌德政碑曰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邑邑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蟠星懸鶉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爲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榮祿易簀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巨萬富擬猗頓裁變槐榆並賑宗戚南決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橫頻致嘉招確乎難拔既而帝啓黃樞神亡赤伏天地崩竇川冢沸騰羣悍酋豪更爲禍亂朝披羽檄夜照燿烽浴鐵蔽於山原擬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胡牀勍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既散駕棒將揮咸尅凶梁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膽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石自禹圭既錫堯玉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筮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況番禺連

帥實謂宗枝遂我天機自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統前軍乾數難違剥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獨念奇功即
訓皇家深弘朝紀檻車才至輿櫬已焚祝史祆於夷吾壇場延於井伯綢繆安樂造次計謀爰琱豐貂允光金
蟋但八桂之土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皐深留夙愛仁恩可以懷猛獸威名可以懼啼兒
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膺國屈啓簏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汚三改璇衡包羅湘
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方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
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分地大耕水耨彌亘
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既築外戶無扃脂脯豪家鍾鼎爲樂楊袪灑汗振雨流風
市有千金之租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勳績豐琰庶奕鄉寶鼎復遽
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跪開黃素爰登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爲其銘曰赫赫
宗陳桓桓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嵩高惟岳貶甫生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悠悠銅界
藐藐金鄰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自饗福於萬斯春　又晉陵太守
王厲德政碑曰若夫睢陵世傳以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郭莖表其深源
何篡慙其遠慶豈唯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秉姓之朱衣楊宗之華轂又有飲飛遮列班弓夾門灌龍俯望
緹騎盈道奕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風神雅淡識量寬和
既有崔琰之鬚眷非無鄭元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電驟驟若長松裏風勢利無擾於胸襟行藏不槩於懷抱
家門雍睦孝友爲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脫貂救乏情靡矜吝釋馬窮途惟濟危殆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
學侶揖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絶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太守五雞三鳳勤恤有方問羊知馬鉤距兼設濟北移樹
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賈咸用殷阜銘曰康哉寶運美矣良臣
宵自澧水源於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高風
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天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既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江總吳
興郡廳陵王德政碑曰卓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風智謙懷虛己偃息流略翱翔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

古如斯學業之矣睢陽肇構碣石初開賜田待士牓道求材剖符彭國遞職琅臺去謠曙鼓留歌慕來　周王
褒上庸公陸騰勒功碑曰在昔洞庭彭蠡三苗有逺竄之
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寶惟休德至於三峽蹇產九折崢嶸高峰聳雲深谷無景蓁開漢閉錐阻荷戟之虞魏塞
晉通終因東馬之利我大周開闢宇宙混同文軌御六氣於天樞頓八紘於地絡彭濮未恭邛笮不討外憑劒
道之難內負銅梁之阨大將軍上庸公仗國威靈奉辭伐罪長戟萬隊巨艦千舳板楯首豪斯榆君長歷愁通
寇累代稽誅廓清江源蕩滌巴濮若夫荊門千里蜀置永安之宮巴水三迴吳阻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洽
波洽沒陰平督郵之道棧徑威紆路阻蠻陬途橫夷落擅強專險輕法侮吏天子爰詔有公奉命天討星言載
塗指日遄邁冊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名拜軍中致設壇之禮衛青出征臨河聞後距之令夫鍾鼎大禮
之器昭德必書金石不朽之質庸勳斯樹某等乃建碑於某地敢作頌云遐觀命氏眇求世祿龍圖紀河鴻漸
于陸霸楚傳姓命吳啓族君子篤生降靈惟岳朝陽擢彩荊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稱王南洎焚道西通夜郎
內憑玉壘外阻銅梁介視荒服斗絕邊疆赫赫南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逐實氏車騎去病冠軍封山
刊石鐫銘刻勳遠隔年代懸感風雲盛德必祀千載斯文　增唐李軫泗州刺史李君神道碑曰君諱孟雙字
公悅君之臨猗氏也萊田數十里上蔽荊榛下礙曷鹵通逃夜聚豺狼曉嗥公曰穀不足者地有餘利食不足
者人有餘功長荊棘執若樹禾稼聚豺狼執若利貧窶乃疏鑿涑川化草莽爲陂塘變磽确爲墳壤人民胥悅
工亦子來雖史起決漳鄭國開白亦何加也

增唐白居易虢州刺史崔公墓誌銘曰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崔公元亮授密州刺史密民之凍餒者
賑恤之疾疫者救療之黔體未殯者命藏葬之男女過時者爲嫌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
爲謠詠換歙州刺史其政如密先是歙民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跋涉苦不支公許其計斛納繒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
息貿易一無所問先是歙民畜牛馬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爲姦公既下車盡焚其籍孳
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
而代通租則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民不饑罷民賴之如依父母

增行狀唐杜牧浙江西道觀察使崔公鄂行狀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爲旱因下爲水者六歲矣於是秔民等第籍地活沃瘠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賓約事裁節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吾土遂立延賓館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閭里知民之疾苦期歲而吳民復振

增傳唐李華東川節度使盧公傳曰盧坦字保衡爲宣州刺史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則無穀奈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價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爲歲旱苟負人得食取傭可易爲功於是渚田盡闢籍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負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

增書事唐孫樵書何易于曰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

增述唐盧子駿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曰客有自濠梁來者余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廳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爲雖在城郭亦爲之有土木隳築棺槨纔然者有棺槨分拆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闢地葬者笞二十鰥寡惸獨力不任者給錢爲塋記事人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爲塋記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劉公教生者以禮恤死者以仁因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寬政一

增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

苑詳注曰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實客故人日滿其門　後漢書曰卓茂爲密令
夢心謀謀視人如子實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辟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將自以爲恩意遺之乎人
曰往遺之耳茂曰若是則汝爲敝人矣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
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以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
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冊府元龜
曰唐房元齡爲尚書左僕射既總百司明達吏治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經濟類編曰唐徐有功名
弘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不事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迫官滿不杖一人　錦繡萬花谷
曰宋璟爲政寬厚仁愛百姓號有脚陽春　資治通鑑曰元和十四年以張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弘
靖率相子張延賞少有令聞河東宣武闕帥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鍔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
後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下安之　冊府元龜曰後唐李嗣昭爲昭義節度使時大兵之後城中士庶饑死
者半鄙里蕭然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輯　續問奇類林曰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
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贓耳　又曰曹侍中彬知徐州有吏犯罪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彬曰吾聞此
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爲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寬政二

寬閉閣　吐菌轅延壽爲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訟者延壽曰是馮翊政教不至乃閉閣不出遣吏作告縣
中憧擾所訟田兄弟悔過叩頭謝罪請改行　丙吉爲相駕車菌耳　吏乘相車菌耳逢吐

服民得衆　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論語曰寬則得衆　濟猛　制寬　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
寬政是以和　寬而有制　師蠲曹掌學

放遣子女　歸還奴婢　明府元龜曰李大亮爲安州刺史會輔公祏反大亮以計擒公祏以功賜奴婢百
口大亮謂曰汝輩皆良人非樂石所能愈諸公克城之日不須取金帛但各將妻子還鄉里耳衆皆感泣拜謝
縣令減威　唯殺嘉運　經濟類編曰李復貞元初爲容管招討使復貞性酷烈杖殺人以立威又曰李復
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爲賤隸乎一皆放遣又曰李復貞元初爲容管招討使復貞性酷烈杖殺人以立威
使先時西京叛亂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沒爲奴婢配作坊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悉歸還之　曹武惠王攻金陵垂
諸將設誓敦寔苑詳注曰威事初賈敦實爲洛州長史政尚寬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恃
克忽攻不止之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鮮能不足賢也德幹爲滅威　問奇類林曰曹武惠王攻金陵城之日不
城中皆安堵如故　不鞭寡婦　唯殺嘉運　經濟類編曰李復貞元初爲容管招討使復貞性酷烈杖殺人以立威

類編曰王承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捷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冊府元龜曰郝王元執爲定州刺史按其黨元李嘉運與賊相連謀爲內應高祖令收按其黨元執在境人心不安唯殺嘉運餘無所及放俘九十捨擒四千冊府元龜曰程名振高祖武德初經略河北名振夜襲趙郡生擒四千人悉放遣之鄰感其仁又曰郭子儀天寶末爲朔方節度使討安祿山拔趙郡生擒四千人皆捨之必斬當以鄉應必責當以汝始北史曰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在官寡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州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斬斷以立威當以鄉應之普慶慙懼而退唐書曰陸象先爲蒲州刺史小吏有罪輒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黃霸獨用寬和爲名合璧事類曰張萬福治九州皆有惠愛黃霸獨用寬和萬福皆有惠愛大將軍霍光秉政遵

寬政三

增不急斷孔子集語曰鞠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君子急斷之而已所以尊賢也破觚斲周惟史記酷吏傳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大奸不多殺前漢書酷吏傳曰昔轅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原議曹醉呼集遂字少卿爲渤海徵入議曹王生請從功曹白王生嗜酒不可從遂不忍逆以孝行爲官請掾吏

增詩宋方岳簡徐宰詩曰雨外茅茨黃葉村老農相語一燈昏山深未識新官姓但說無人夜打門

增碑唐孫逖東都留守韋虛心神道碑序曰皇帝二十四年鑾駕還長安之月有坐殊死在縣繫者時迫季冬公神道碑曰公諱少連字夷仲授登封主簿邑有暴虎公以爲天道可以誠感猛鼈可以仁服乃堙窴陷穽移將寘嚴法公爲之請曰攸徂之慶方喜來蘇好生之德宜加在宥上可其奏減許從流杜黃裳東都留守顧

歸郭子注莊云譬之野獸羅之窮地意急情急聲不至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

寬政四

終日清譚王衍字夷甫爲元城令終日清譚而縣務理

增永念晝冠文選王融策文云傷秋茶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晝冠措刑

隋書酷吏傳曰御之良者不在于煩策政之善者無取乎嚴刑

不如小決新序曰閼爲犯傷人必多吾不能赦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

不鞫贓罪後漢秦安字饵公爲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仕者水大者曹操也攝以急操以暴吾以仁操以緩吾以寬高則望宰相下則布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聞者皆感激自厲

吾以寬蜀志先主曰今指與吾爲國忠信以損怨譬之若防川也大防壞必大決吾聞而藥之也

遺長休竊盜意遺長休其父令建進藥死

鍾離意字子阿爲堂邑令建進藥者

閉閤自責王莽徵翔閉閤以待罪丘令吏攜建者

增五

檄靈岳於是人安其居獸不爲害公尹京兆以爲設鉤距塗赭衣前人之所爲不足以爲四海式於是布和平尚簡易始務仁人之惠無取赫赫之名政弘大體去有餘慕

增 裴度唐張說對策曰臣聞刑以助教德以閑邪先王慎於好生大易識於緩死今陛下毋臨黔首子育蒼生乎佑下人克配上帝然有東南小侵荆蠻遠郊雖聖德泣辜尚用防風之戮天心罪己仍勞淮旬之師其有註誤閭閻脅從并邑陛下愍孤孀於海淮恤困窮於江漢捨從寬宥此陛下之恩也今策政刑之要臣聞政同水火刑譬陰陽頃者三監亂常有司既糾之以猛於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明肆赦之渥恩安萬人之反側布深仁於羅鳥收至察於泉魚豈不大哉

吏久從政一

增 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後漢書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又曰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　蘇軾策曰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驟遷以奪其成效　晉書考索曰漢制邊吏三歲一更而其他官吏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高祖時爲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貢門歷三世不徙官此其在內然也有爲京兆五年張敞有爲刺史五年何武有爲郡守八年黃霸未嘗不久任也王嘉謂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易置也苟二千石治行課最則特璽書增秩賜金亦未遽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又曰官守數易奸法也而將相之數易監司郡守之數易其弊爲尤甚祖宗朝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簡之相亦十年而亟用亟罷何郪已切議之良以道揆之任非百官有司比任之則勿疑疑則勿任祖宗朝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誨之守通遠凡十四年其餘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餘年蓋不可悉數夫閫外之任古人所重委之也專任之也久則可以責其成效擢之未幾而遷之隨至雖有頗牧何所用之祖宗朝宋博轉運使河東凡十一年宋瑫之知泰州凡六年蔣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在蜀者或至三仕宰桐廬者或七年不遷而知滄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發運使

未數日而又遷諫議則吳申力言之夫親民之職不可屢易監司一易則擾一縣送故迎新勞擾萬狀五日京兆奸者侮之雖百龔黃何所容其技邪祖宗朝曰相曰將曰監司曰守令無一不久其職者正謂是也不寧唯是張質之在樞密五十年王貽永爲樞密十五年古之以司馬爲氏不過是也陳恕之在三司十二年李士衡之任筦計二十年古之以倉庫爲氏不過是也趙師民楊安國之在經筵或十餘年或二十七年所以養君德者多矣司馬光劉温叟之在臺諫或五年或十年在西掖章得象十二年在翰林所以出納王命者當矣

吏久從政二

原 吏安其任民習其化唐虞三載考績欲使吏安其政民服習其化而無苟且之弊也

因以爲氏漢爲吏長子孫因以爲氏庾氏倉氏是也

增 秩賜金漢宣吏有政績

不欲易代黃霸爲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安全長吏不欲易代曰數易吏迎新送故之費及姦吏因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損甚多

增進其位班經清類編曰晉元帝以諸葛恢爲會稽守政績第一詔曰日頃多難官職數易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諸葛恢治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其位班以勸風教

久於其事晉書桓溫傳曰溫總督內外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省官職令久於其事

爲刺史二十餘年冊府元龜唐末爲河南尹四十年又云後唐張全義自唐末爲河南尹四十年遠洛之民思如父母班白者老到今思之

政術部五禁令　要會

禁令一

尚書曰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左不攻於左女不恭命右不攻於右女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女　又曰王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女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　戰國策曰顏蠋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　史記曰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勿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制曰可　韓子曰董閼於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廣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閼於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爲不治　論衡曰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煽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羣苑詳注曰孝武時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　問奇類林曰明皇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冊府元龜曰權懷恩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出爲宋州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懷恩路由汴州見新橋中塗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爲韓愈柳子厚墓銘曰元和中出爲刺史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又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銘曰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譁譁手攴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用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　宋史曰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禁令二

愼出防踰 愼乃出令出惟反大爲禁后施命告四方民悅謂之和 **滋彰實通**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吾令實過 **不再無遷** 事不再令莊子無遷令 **禁非發命** 易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發命之不哀 **斷牛祭** 檮杌神有食牛不爲者病先爲牛鳴然後死倫斷禁巴宇多淫祀人常以牛祭祓除巴俗 **毀房祀** 第五倫爲會稽太守俗多淫祀人殺牛祭神多用牛祭禱 **雷擊** 論衡雷擊也山南曰陽雷以諭號令在南山之陽注云殷雷聲也 **命以防** 禮記王制命令也 **結信止訟** 周禮司寇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之于田役四曰糾用之于萬民五曰寧用之于邦國中 **禁野橫行** 周禮雍氏云禁野之橫行者並建鷹鳥以待之 **禁非常也** 出鼠角非常也 **禁山爲苑** 周禮庾人掌以時徵野物以共苑囿禽獸注云苑猶囿也 **禁游食** 晉書王沉爲掾屬所侵校尉羊祜以刀自刺訓閭有田疾者輒以車載往候問遂改 **不令而行** 論語其身正不令而行 **不正雖令不從** 尚書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苟臨人之有失則雖令而不從** 增 **戒家嬉** 禁野橫行 **禁山爲苑** 周禮庾人掌以時徵野物以共苑囿禽獸注云苑猶囿也 **禁游食** 晉書王沉爲掾屬所侵校尉羊祜以刀自刺訓閭有田疾者輒以車載往候問遂改 **不令而行** 論語其身正不令而行 **不正雖令不從** 尚書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苟臨人之有失則雖令而不從** 增 **戒家嬉**

去其奇衰爲之律度 周禮冠氏掌王之五冕祭祀則王服之以祀五帝亦如之凡大祭祀王既祼尸而冠弁服以酌奠爵凡王之燕飲亦如之 左傳曰古之王者度與之法制 **武威殺子羌胡自刺** 後漢張奐爲武威太守俗二月五月生子及與父母同日者悉殺之奐嚴責罰之 **立碓井置臿** 後漢書騶虞傳注云碓井以木爲筒轉關相連以汲水 **戒淫風助禮聘** 後漢書騶虞傳越之民無問貴賤皆以季春之月合會士女於野中聚戲謂之踏謌因以自相配偶 **斥淫祠** 唐書高宗永徽中張文瑾爲建州刺史下令曰淫祀有福唯祭其祖禰自餘山川雖有能興雲雨潤萬物者皆不得祭 **農時差品** 唐書高宗永徽中張文瑾爲建州刺史下令曰春秋二社本以爲農此州獨廢近歲不登不祭先農所致乎其復舉之 **流民設禁** 北史後魏高祐爲西兗州刺史令一境之內禁斷火田 **僑人歸斷** 晉書荊州峴方二山澤中舊禁百姓捕魚 **鴻鳥雀** 晉書黃霸守潁川爲條教置父老伍長班行民間 **劉弘爲刺史令** 晉書劉弘爲荊州刺史凡僑人逐令歸本 **許捕魚鼈** 禁網魚鼈 **班令他郡** 刻誓鄉亭 **條教父老伍長** 訓敕令尉掾史 漢書黃霸守潁川爲條教置父老伍長班行民間 **韓愈張君墓銘曰** 韓愈張君諱署河間人敎虔州刺史民俗多網生鳥雀相賣買時節脫放期福君立禁止 **改此禁** 又 **李翺爲朗州刺史令曰** 禮名山大川不封與其利速改此禁 **元龜曰王景爲廬江太守刻檥於湖以所立條式班令州郡** 晉書王景爲廬江太守刻檥於湖以所立條式班令州郡 **又曰秦彭守山陽詔以所立條式下太守敎屬縣令長丞尉毋以身** 後漢書王尊爲安定太守敎屬縣令長丞尉毋以身 **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後漢書王尊爲安定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各自爲助太守** 後漢書王尊爲安定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本冊府元龜曰蘇則爲金城太守流民歸者數千家明設禁令** 晉書蘇則爲金城太守流民歸者數千家明設禁令 **隋書令狐熙爲汴州刺史凡僑人逐令歸本** 隋書令狐熙爲汴州刺史凡僑人逐令歸本 **又冊府元龜曰山陽太守秦彭調在稻田數千頃每農時親度頃畝差爲三品隨月輸下縣縝度樣于部內禁違式** 後漢書王尊爲安定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不容奸** 冊府元龜曰蘇則爲金城太守流民歸者數千家明設禁令 **隋書令狐熙爲汴州刺史凡僑人逐令歸本** 隋書令狐熙爲汴州刺史凡僑人逐令歸本 **又冊府元龜曰山陽太守秦彭調在稻田數千頃每農時親度頃畝差爲三品隨月輸下縣縝度樣于部內禁違式** 後漢書王尊爲安定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本冊府元龜曰蘇則爲金城太守流民歸者數千家明設禁令** 晉書蘇則爲金城太守流民歸者數千家明設禁令 **隋書令狐熙爲汴州刺史凡僑人逐令歸本** 隋書令狐熙爲汴州刺史凡僑人逐令歸本 **又冊府元龜曰山陽太守秦彭調在稻田數千頃每農時親度頃畝差爲三品隨月輸下縣縝度樣于部內禁違式** 後漢書王尊爲安定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不掩弱不暴寡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使强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相保而不失也

春無奪農夏無奪功鄭注云奪猶奪也此仁人之王機也

禁遏而去盜周禮司市云以刑罰禁逆而去盜鄭司農云憑謁遏止其姦之衆也杜子春讀遏爲揭揭謂揭櫫也

異以申命鄭注云異謂變更易日重異以申命令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周禮馬質注云凡賣買者必以日中爲市各以其物貿易而退各得其所

謹原蠶周禮馬質注云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謹再蠶爲傷馬

禁傷而除詐又云以賈民禁僞而除詐鄭注云僞詐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謹再蠶爲傷馬

禁物靡周禮鄭注云奇服非常衣怪民狂易也

奇服怪民不入官周禮鄭注云奇服非常衣怪民狂易也

塞阱杜穫周禮薙氏職曰秋令塞阱杜穫鄭注云苟爲壞所以禦禽獸穫也堅地阱淺則傷人也

幾酒周禮萍氏幾酒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鄭注云苟民節用酒

謹酒鄭注云使民節用酒

禁偶人過市罰一幕周禮司市云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帷鄭注云謂諸侯及大夫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婦則施惠以爲訓異之出罰一幕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一帷鄭注云謂不樹桑麻也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以其轉易不窮則謂之錢布者也

田不耕者出屋

不畜者祭無牲又云凡民不耕者祭無盛

不耕者祭無盛周禮閭師云凡民不耕者祭無盛鄭注云掌罰其家事盛黍稷也

不績者不帛又云凡民不績者不衰又云庶民不織者不衰衰不得衣衰也皆不衣帛也

不蠶者不裘又云庶民不蠶者不衣帛不得用也

不耕者祭無牲鄭注云牲羊豕屬

不蠶者不衣帛周禮載師注云謂不樹桑麻也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以其轉易不窮則謂之錢布者也以其流布則謂之泉

不耕者祭無盛

不畜者祭無牲又云凡民不畜者祭無牲鄭注云謂諸侯及大夫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婦則施惠以爲訓異之出罰一幕夫人過市罰一幕周禮司市云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帷世子過市罰一幕鄭注云謂諸侯及大夫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也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婦則施惠以爲訓異之出罰一幕

不畜者祭無牲又云凡民不畜者不殺牲鄭注云掌罰其家事盛黍稷也

不畜者不殺牲又云凡民不畜者不殺牲鄭注云掌罰其家事盛黍稷也

不畜者祭無牲鄭注云牲羊豕屬

不畜者祭無牲又云凡民不畜者祭無盛鄭注云掌罰其家事盛黍稷也

不畜者祭無盛周禮閭師云凡民不耕者祭無盛鄭注云掌罰其家事盛黍稷也

不畜者祭無牲又云凡民不畜者不殺牲鄭注云掌罰其家事盛黍稷也

不畜者祭無牲

稱焉良政

錢開府元龜曰劉秀之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饑饉給檢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受其利　杜民戶勸客船

客船停于郭外星居者勸爲聚落令行禁止

款密是以人皆傳說今下爭赴之　所下條教甚有義理　又云殷仲堪領晉陵郡禁產子不及久喪不葬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　又云殷仲堪領晉陵郡禁產子不舉丁寧款密爲荊州刺史宣令所屬士庶能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之若非束修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之若非束修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之若非束修之流禮教

增制 唐蘇頲禁斷錦繡珠玉制曰朕聞名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叔代遷訛僻王騰
縱惟崇玉杯象箸不勝捐金抵璧朕在幼沖每期質樸手未曾持珠玉目未曾觀錦繡自寘奉休圖勉康政道
嘗想漢文衣綈之德晉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懼之今王侯勳戚下洎厮養雕文刻鏤
衣紈履綵習俗相誇殊塗競爽有妨於政無補於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一女不耕不織則天
下有受其饑寒者今四方晏如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於珠玉珍於錦繡壞田嗇而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
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後切令禁斷

增勅 唐蘇頲禁斷女樂勅曰自有隋頹靡庶政雕獘徵聲徧於鄭衛街色矜於燕趙廣場角抵長袖從風聚而
觀之浸以為俗朕方大變澆譌用清淄壹眷茲女樂事切驕淫傷風敗政莫斯為甚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又
禁斷大酺廣費勅曰禮存寧儉書戒無益約費啬財為國之本至如賜酺合宴正欲與人同歡廣為聚斂固非
取樂之意況目徇於奢是不誡也心勞於僞是不經也自今已後兩京及天下太酺所作山車旱船結彩樓閣
寶車等無用之物並宜禁斷　又禁斷妖訛等勅曰釋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
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彼有白衣長髮假託彌勒下生廣集徒侶妄說災祥或別作小經詐云佛
說或輒畜弟子號為和尚眩惑閭閻蠹政為甚剝史縣令職在親人自今以後宜嚴加挻捕

增碑 元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曰楚材宇喬卿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
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室被戮極褓不遺而徙州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為言皆禁絶之

增判 唐姚奕梧對懸政象法判曰獻歲布德羣物俱新懸法施令衆官畢舉是遵往躅無昧彝憲惟甲位當司
馬職在平人載舉舊章不忘所守因天地之始和擇官司之令典懸之象魏表一人之有法狗以木鐸俾萬方
之知禁將使國風所遺丕冒海隅王化所流率先京邑奚金吾之妄糾在古典而斯昧

增策 唐白居易對號令策曰王者發號施令出於一人加于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
無返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不一者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于始
慢于終張于近弛于遠急于賤寬于貴行于疎廢于親則不一也　又對典章禁令策曰臣聞典章不能自舉

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昔宓賤行化德及泉魚非嚴行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爲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又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敬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爲遲矣

增序元康集禁令篇序曰戒之使從曰令一禁一令各專一事故上自朝廷下遽偈優走賤莫不備列使人知所避辯而遠於罪

典法一

原周舊 魯初禮用周之舊有初 馭害 起姦 法制以馭其害法有起姦 無更 能用 莊子典法無更左傳能用法鑄刑書 藏盟府 施邦國 載在盟府可覆視也 同禮太宰乃施法於官府 儀文王 擇楚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率由舊章 謹爵秩 孔帖曰李吉甫爲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又曰鄭餘慶引韓愈等爲副增損儀矩號稱詳練 求令典 孔帖云張曲江龍池聖德頌決綻補壞蕩瑕滌穢而闕典咸備舊章益又曰李吉甫頌序聖上旰食宵興求古令令典可以清斯民者 明練典制不 侯度 舉舊章 孔帖曰李吉甫爲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又曰鄭餘慶引韓愈等爲副增損儀矩號稱詳練 典故 增損儀矩 孔帖曰李吉甫爲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又曰鄭餘慶引韓愈等爲副增損儀矩號稱詳練 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爲詳定餘慶引韓愈等爲副增損儀矩號稱詳練

典法二

原慎五典書損益五典

考制事典趙宣子言爲政也 三辟之興皆叔向與子產書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注三代之法不起於一時 司典之後藏譯 大夫相序大夫相序法士以信相序士以信相 天下公共張釋之曰法天下公共者

法爲理具 增規制遂定孔帖云張復雲議云編元駿於令永爲國典未有所適及舊萬引遂修六典錄定誼始纂周六官官領其屬事歸于職規制遂定 編於令柳宗

簿書一

增周禮曰司書掌九式九正九事以周知入出百物斂其財受其幣九事謂九式鈞考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爲簿書 又曰大司馬大役與庶事屬其植受其要要謂簿書 文獻通考曰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郡官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 孔帖曰蘇環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環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閉正盡一月止 又曰張嘉貞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 資治通鑑曰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

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會要曰貞元十二年賀蘭正元進用人權衡十卷舉選衡鏡三卷　玉海曰開寶六年七月命參政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參詳長定循資格取悠久可用之文爲長定格三卷總二百八十七事書成上之頒爲永式自是銓選益有倫矣　又曰景德四年權三司使丁謂言戶部狀景德三年戶口數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二百一十四口賦入之數計增三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九切以版圖之設生齒必登所以一其租庸辨其衆寡前朝丁黃之數悉載縑緗國家幅幀萬里皇成兆民唯國用之缺書由宵有司之曠職臣今以籍具錄紹興五年遷臣亦有是議名曰紹興會計錄　文獻通考曰高宗建炎三年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

簿書二

原　月要　歲會　周禮小宰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注云每月之小計也又云贊冢宰受歲會終令羣吏致事注使衟歲盈文書來令上計也

文而已辟名辟名者以宮刑注辟多詐作書與實不相應也　史掌官書以贊治贊治令起草文書也失則

增　沉埋　煩碎　孔帖曰韋蘇州高陵書情詩開卷不及顏沉埋案牒間彥博爲吏部汰澤士類寡術不能厭衆訟牒滿前時謙其煩碎　又曰温

以治藏注人主財用簿書也　後漢周紆爲尚書時所則也　計簿書　送解式　黃霸爲潁川二百石卒吏領郡錢穀計簿書以治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反晉幡致

爲吉相任刑法善爲辭案爲州內所則也　司書　案牘主財用　掌官契　善辭案　周禮五曰

像已上一日付了四十條已上三日了一百像已上四日了二百條已上五日了　延年文致　呂範關白　嚴延年治獄皆文致至密也言文案至

呂範典主財物孫權私求必關白不敢私許當時見望權守陽羨長有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爲傳著文簿使無所譴問權臨時悅之及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撿更簿不用也　簿領　符牒　吳志初孫策吏兵數　役法　宋史曰畎陽修在兵

府典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
便民者莫切于役法請少減舊法刪潤成一書趙理商書訂然後譯寫進呈六年上之凡一百八十九卷

九品　七司　玉海曰官九品爲十八班文獻通考曰導熙元年吏部尚書蔡洸以考官奏爲磨勘差注等條法分門編類冠以史部條法總類爲名十一月參知政事龔茂良進吏部七司勅令格式申明三百卷詔頒行焉

擁膝　據案　魏氏春秋高柔爲刺姦令史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寐太祖見而哀之令去自是畏焉　孔帖曰據案之徐解衣寢

自昏　爲樂　孔帖曰王徽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爲殿最歲久易漫吏輒改之墨紛消散沉逮簿領　劉楨詩曰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沉逮簿領　孔帖曰王播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播反用

人材簿　玉海曰紹興六年右相張浚上重修人材格式申明三百卷詔頒行焉　孔帖曰裴度爲吏部侍郎選人材簿每臨朝退朝則記姓名於簿遇有選用按而尋之無不適當　裴度傳

絕竄簿　據案　魏氏春秋高柔爲刺姦令史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寐太祖見而哀之令去自是畏焉　孔帖曰裴度爲吏部侍郎選人材簿每臨朝退朝則記姓名於簿遇有選用按而尋之無不適當　裴度傳

遵慶強敏　苗晉卿練達　第一　又曰苗晉卿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　始由踐祚萃三百餘事之詔

書　上踵中興別二十五章之役要　玉海

簿書三

不視文書　後漢向栩字甫興爲尚相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藜　對簿　文簿也　不改謂上計文書不改也　舉書　多張文簿也　計簿　校簿諸葛

不暑檐牒　孔帖曰裴王煜借號迫羣臣作檐牒考功員外郎王徽托手弱字不肯署　簡牘盈前　韋應物詩云東帶理簡牘盈前官府簡牘盈目前　詔獎丁謂　玉海云乾道八年禮部尚書胡沂郎官議以其書付秘閣凡六卷一

簿書四

簿書填委　蘇軾詩云簿書填委入庖廚　造貢籍成　玉海云乾道八年禮部尚書胡沂郎官議以其書付秘閣凡六卷一課入四歲用五祿食六雜記

判　唐宋全節對造帳籍判曰國之彝倫資於版籍儻或廢闕是長姦回頃者寰海徵兵編戶失業枌榆暫別蓬篷無歸聖朝提象握符再造區夏矜百姓之流蕩發三年之典故且量地出稅據丁授田法在畫一事宜經久永言州府恤此疲人曾無革弊之規徒徇隨時之義昔漢朝倉卒猶或先收今歷代升平寧容後造租賦所繫不可憑虛豪右主藏須從撿實欲施小惠亂我大猷人有憚於暫勞國遂忘於固本州司所見頓昧通途爰叩兩端敢申獨見

要會一

增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更名其山曰會稽　周禮曰太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以待會計而考之注助司會鉤考辟吏之計　又曰小宰六敘五曰以敘受其會　又曰八成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月終受羣吏之要　又曰巾車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又曰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以土制貢稅之法　又曰內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　又曰縣正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師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注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事程　又曰小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注以土制貢稅之法　又曰內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　又曰縣正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稽國中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簡閱民數及財物也要謂其簿　又曰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　左傳曰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注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儀朝會上計律常以正月旦受羣臣朝賀天下郡國奉計最貢獻　入曰元狩二年上谷太守郝賢坐計謾免師古曰計簿欺謾　又曰司馬談爲太史公注漢編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又曰黃龍元年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監臧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案之　後漢書曰大鴻臚郡國奉計最貢獻常以春行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又曰大司農郡國四時上月旦桓譚新論曰漢百姓賦斂一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於都內爲禁錢　北史蘇綽傳曰牧守令長非通六典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玉海曰柳冕疏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　唐書曰天寶元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部進計帳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　玉海曰元和間中書奏三司錢物至年終各具所入所用數分爲兩狀以二月閒奏　又曰崔伯易曰以皇祐之書較景德之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　又曰祥符三年名近臣觀書于龍圖閣閱元和國計圖三司使丁謂進曰唐朝用江淮歲運米四十萬今江淮歲運米五百餘萬即今府庫充實倉庾盈衍上曰民康俗阜誠賴天地宗廟降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臣宣力也　又曰祥符會計錄九年林特上凡三十卷詔奬之仍付祕閣特前爲三司使奉詔纂大中祥符八年天下戶口財賦凡戶八百四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十計入兩稅錢帛糧斛二千二百七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三縣絲鞭草二千二百八十三萬六千六百三十

六茶鹽酒稅權利錢帛金銀二千八百萬二千　又曰慶曆元年詔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帝時及天聖初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增損之數以聞　又曰慶曆五年諸路監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增三數倍以上　又曰治平四年三司使韓絳上治平會計錄六卷詔奬諭內外歲入一億一千餘萬出一億一千餘萬　又曰熙寧七年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提舉先是絳奏三司總天下財賦其出入之數並無總要考較盈虛之法欲選官置司以戶口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歲校增虧以能否爲黜陟故有是命　又曰元祐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等言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所收錢穀金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欲取費用詳加裁節多不傷財少不害事詔浮費並用裁省　又曰靖國元年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言已往之費不可追未然之費所宜會

辟名 經費謂文簿不實也經常也　聽出入　考財用周禮小宰以八成經邦治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計書也月計曰要歲計曰會　財用物必考于司會歲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不治　張蒼遷計相嚴助願奉三年計最最凡要也張蒼遷為計相注也　稽以簿書　辨其名物　嚴助奉計最

事 周禮曰宮正月終會行事　掌皮　典泉　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泉庖人掌皮典絲典泉歲終則會　歲杪　月稽　禮記曰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管子曰歲

張蒼遷計相 嚴助奉三年計最最凡要也張蒼遷為計相注也　稽以簿書　辨其名物　嚴助奉計最

事 周禮曰宮正月終會行事　掌皮　典泉　玉海曰周禮膳夫外府司泉庖人掌皮典絲典泉歲終則會　歲杪　月稽　禮記曰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管子曰歲計曰會　財用物必考于司會歲終會計

一言者君也時省者　昭王拜王稽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歲終會貨賄入出　會入出　計中否　周禮曰大府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考治成　會政事　上詳第一條

相也月稽者官也　比要　簡稽　周禮曰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要謂其簿書　晏子　王稽　說苑曰晏子治東阿二年明上計　周禮曰鄉大夫

下詳第一條　玉海曰秦制國用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

歲會其盈虧以聞　願復置　宜復修　玉海曰嘉祐二年命學士承旨王堯臣都知王守忠右司諫陳升之與三司每歲上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聞　臣又曰嘉祐三年詔三司每歲上天

下歲賦之數白今三　玉海曰皇祐二年詔三司使之官使　能欺上府　自稱太守　玉海曰景德四年丁謂上景德會計錄略依丁

守遣使奉計　趙壹獨揖　裴諝不對　後漢書曰趙壹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逢延置上座問西方事　詔奬丁謂　上嘉田況　玉海曰景德四年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詔奬之以其書付祕閣　又曰皇祐二年田況爲三司使以今財賦所

任責自稱太　趙壹獨揖　裴諝不對　後漢書曰趙壹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逢延置上座問西方事　詔奬丁謂　上嘉田況　玉海曰景德四年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詔奬之以其書付祕閣　又曰皇祐二年田況爲三司使以今財賦所

用事相之職領之　互相關鍵　總爲揭貼　陸贄奏議曰唐制總

裝諝拜河東鹽鐵使入計問歲出納幾何諝不對　詔奬丁謂　上嘉田況　玉海曰景德四年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詔奬之以其書付祕閣　又曰皇祐二年田況爲三司使以今財賦所

權酤利歲出納幾何諝不對　詔奬丁謂　上嘉田況　玉海曰景德四年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詔奬之以其書付祕閣　又曰皇祐二年田況爲三司使以今財賦所

入多于景德其歲所出又多于所入因擬皇祐會計錄略依丁謂所述集成六卷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爲準上真

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
玉海曰乾道四年度支郎趙不敵言令一歲內外支用之數大略五千五百萬緡有奇
司支用悉經度支臣置為都籍會計稟
名總為揭貼請付本曹自茲歲一易之 元封至泰山
太初祠后土還受計簿 崔仁師口陳 王彥威面奏
唐書曰崔仁師遷度支郎中口陳移用貴數千萬
王彥威開成初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常見太宗面奏曰
臣自典計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為出軍國所用隨色占貴終歲無毫釐差因上
所上計簿又曰宣和七年兩浙會計總錄頒之郡縣從之 籍可見 盈虛登耗指掌可分
出納奇贏之數皆披籍可見 又曰宣和七年兩浙運副程昌禩奏漕司以計
度經費為職臣分別科目使盈虛登耗之數可指諸掌請詔臣編纂宣和兩浙會計總錄頒之郡縣從之

要會三

會稽

史記云禹會諸侯江南計功命曰會稽會計也 周禮司會以參
周禮司會掌國之官計之法以贊王治受其會大計也

考成

周禮官聯以會邦治宰正
互考曰成 受會 周禮官聯以會邦治宰正
其治受其會大計也

致事

上其計簿于君 稽事

聽其會計

周禮云天官司會掌國之官計之法以贊王治受其會大計也 贊會
唯王及后世子
不會 玉海云天官言歲終則會者十一唯王及后世子之喪與疾事不會

歲會統月要月統日成

玉海云易氏曰文宰夫天官之屬也旬終正其全會之歲以統月要月統日成

納其餘

周禮云泉府歲終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會計其政

盟書

又云大司寇盟萬民之犯命者與其盟而殺之

質成

周禮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家宰書成受質質于百官各以其成質于其官百官各以其成質于天子然後成歲事制國用注成計會要也 質平

不從中覆

漢書云李牧軍市之租不以時舉外不從中覆 不以時舉

收擔

魯語云收擔而孟納要也

計文不改

玉海云石慶元封四年上報曰間者河水溢陸唯吏多私征求無已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今計文不改多 計帳

集課錄

急就篇云綱川臨淮集課錄注諸郡各上其計總會京師次其名錄

戶籍

唐六典云一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 度支掌

簿領

成于州州成于省戶部總而領焉 唐書志云度支掌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支調之

錢帛糧

玉海云慶曆會計錄二卷慶曆三年三司具在京出納及十九路錢帛糧之數 官吏

兵及天下賦入

又云元豐官制行簽其事歸比部參掌鉤考中外帳籍之事

五者既具

蘇轍元祐會稽錄敘云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
三曰經費五者既具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若內藏右曹之出入四曰儲運五曰
他書 須恢復後

玉海云淳熙六年臣僚請為會計錄上曰向者欲為此錄緣取民
所須不入會計將著之簿籍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
目太多若遽蠲則妨經費須他日恢復之後乃可盡除之

德化一

【增】史記曰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左傳曰子產相鄭一年輿人謂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謂曰吾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經濟類編曰倪寬爲左內史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諤更以最鎮其地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疲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 續問奇類林曰明道先生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常從明道假其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

德化二

屈先訓 自責 魏霸字喬卿爲鉅鹿掾吏有過先訓之不改乃罷之或稱他吏之長以慙愧息訟 韓延壽接待下吏約擔明著員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皆頗悔 知足 用情不倫 司徒掾十二教敎民以度教節則人知足以俗教安則民好信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服 格心 捉耳書格其非心 劉矩字叔方爲榮丘令以禮讓化人有爭訟者矩捉耳告之以忿悉可入 風動 詩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不變 晉效書民用不變民晉效矣 詩爾 管訟主寢 論語草上之風必偃 和解 諦思 吳祐爲膠東相有訟者自到門里和解之民化其德各自後爭訟省息之自後少有訟者 杜畿字伯侯爲河東守有訟者身到 劉寬長爲丹陽尹時百姓有訟不可失禮寢而不問 陳和睦 譬禍福 潁川多豪強難治趙

管之曰主非爾主邪主間之大懶而還財也 劉悛字貞長爲丹陽尹時百姓有訟不可失禮寢而不問 陳和睦 譬禍福 潁川多豪強難治趙廣漢慮其俗明盡乃揣會吏人令相告訐由是爲俗人多讎怨及韓延壽爲潁川欲變其俗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對訟以諂俗爲陳和睦之道長老以悛更之示以禮讓乃名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對訟以諂俗爲陳和睦之道長老以悛更之示以禮讓乃名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對訟以諂俗爲陳和睦之道長老以悛更之示以禮讓乃名

草偃 詩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必偃 敷五教 設四誡書敬敷五教在寬 泰誓伯爲山陽守以禮教人爲設四誡以定交親長幼之禮導教化者擢爲鄉三老也 蒲鞭相恥 漢書劉寬爲楷大令爲政有德屢集其境書應舉爲南平守郡人歌之云 蒲鞭示刑 民如子 寬爲南陽守愛

仰如日月 潤同江海 願借寇君

乞留董和志漢紀寇恂爲潁川守賊不入境卓駕南征至潁川百姓遠道曰願從卓駕南征至潁川百姓遠道曰願從使君還董和爲成都令縣界豪強彈和嚴法誅劉障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卓駕南征至潁川百姓遠道曰願從使君還董和爲成都令縣界豪強彈和嚴法誅劉障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卓駕南征至潁川百姓遠道曰願從使君還董和爲成都令縣界豪強彈和嚴法誅劉障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

人子皐爲緣唐尊赭衣成人有兄死不爲緣子皐爲宰乃爲緣子皐爲宰乃爲緣子皐爲宰乃爲緣

史孫叔敖爲相王以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閒里使高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閒里使高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閒里使高

數下車王許之居數歲民悉高其車此不教而化頴川人感延壽化實倫車馬下里偶物者皆棄之市道頴川人感延壽化實倫車馬下里偶物者皆棄之市道頴川人感延壽化實倫車馬下里偶物者皆棄之市道

化民成俗以田相移任詡爲九真守詳其必化民成俗以田相移任詡爲九真守詳其必化民成俗以田相移任詡爲九真守詳其必

敬教勸學由學衛文公閉閣思過省傳助婦韓延壽爲潁敬化不行遂閉閣思過省傳助婦韓延壽爲潁敬化不行遂閉閣思過省傳助婦韓延壽爲潁敬化不行遂閉閣思過省傳助婦韓延壽爲潁敬化不行遂

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閒里使高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閒里使高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閒里使高

頴川人感延壽化實倫車馬下里偶物者皆棄之市道頴川人感延壽化實倫車馬下里偶物者皆棄之市道頴川人感延壽化實倫車馬下里偶物者皆棄之市道

唐侯庳車悉高偶物皆棄

豬羔豚不飾賈銷金石

驚羔豚不飾賈銷金石驚羔豚不飾賈銷金石驚羔豚不飾賈銷金石

衰衣儒服孔叢子曰孔子相魯魯人誘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蹇蹇匪躬之故王之臣匪躬之故王之臣匪躬之故王之臣匪躬之故王之臣

行民誦曰衰衣章甫實僦我所章甫南粵衣慧我無私冊府元龜

風俗和平圖圄空虛吏民富實獄訟止息

漢書龔遂爲渤海郡率以儉勤民者皆襲遂爲渤海郡率以儉勤民者皆襲遂爲渤海郡率以儉勤民者皆襲遂爲渤海郡率以儉勤民者皆

序云子產相鄭七年而教宣風行國無產相鄭七年而教宣風行國無產相鄭七年而教宣風行國無產相鄭七年而教宣風行國無

刑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

何必刑法無不感泣晉苟晞詳注曰陸象先爲馬聿拘貞諫曰民慢且貪無畏矣答曰政在治之而已

示無疑阻明其教令冊府元龜唐田留安爲幸舍獸不可制也及教訓服成德中爲魏州總管劉

道而逃去冊府元龜唐田留安爲幸舍獸不可制也及教訓服成德中爲魏州總管劉

用之先驅以歸又曰陽城德宗時爲道州刺史以家人法爲理一不以簿書介意

賦稅不登瀕寨使數請讓遷判官崔某往案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以行中道而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野無遺寇時人語

吏皆孝友冊府元龜曰晉馮揮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野無遺寇時人語

縱之見母悉令歸家冊府元龜母在明日至者又曰唐臨爲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曰明

自是人不帶刀道不拾遺

公若有所疑臨請當其罪臨名四悉令歸家耕種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始相慈愛咸自款服經濟類編曰胭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幸公義命皆與置醫事暑月厲病皆滿公義設榻書夜療

子曰季子治亶父巫馬期易容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漁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也

漁者不欲人取小魚也冊府元龜曰明帝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不取小魚果格猛獸南淮

暴盜自陳願殺猛獸以自贖德秀

被械出之望日果格猛獸而還

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感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又曰後

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閭決遣咸盡還領訟事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閭或

諫曰何自苦公義曰耕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感自款服

德化三

郡觀民設教

德博化光 並易 化馳如神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雨雪瀌瀌 見晛曰消 並毛詩 飛鴻好音 翻彼飛鴻集于沛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注鴻改音喻惡人從化 汝墳遵化 詩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于汝墳之國 違命從好 違上所命從順故好注言人不從上命從上所好也 入其國其教可知 禮 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 論語 相鄭牧民云云 君子產 賢子產 新序子夏云云 爾惟風下民惟草 書 政由俗革 道有升降 書 以寬服民 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養之以仁敬之以禮 新序子夏云云 擊史記云子產相鄭一年豎子云云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價三年婦人遺畝畔不令而治 小人不為非 新序子產云 及於寬政 春秋陳公子完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云云 施道教民 上下和洽 史記孔子 市不預賈 子產 遺不拾遺 韓詩外傳五年云 德化如神 詩毛

自責 吳祐 休囚於家 陳留風俗傳云臨淄令放囚如期而至 政唯仁簡 後漢吳祐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漢官儀曰四行敦厚質直謙讓節儉也 放囚歸家 蒙焦爲小黃令放囚歸家一郡蒸化 益部耆舊傳云張霸爲會稽守到百姓攀車以留之 吏民攀轅 嚴遵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吏民攀轅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使君守百姓爲作歌 老弱號哭 後漢侯霸傳霸徵還疏勒興國憂恐其部尉黎弇曰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刺趙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扶携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行 篤義多恩 典略云趙喜爲平原守百姓爲作歌 老少攀車 東觀漢記第五倫爲會稽守代到百姓攀車以留之 賴遇賢令 彭子陽謝承後漢書曰彭宣字子陽爲太守請彭宣爲郡守 百姓歌來 暮秉觀漢記龐參字次仲文字次孝武仕郡爲安固太守先是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坐事下獄無敢繩者次孝武至郡窮治獄遂竟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畏強禦有次武 不殺非時 草唐書顏游秦爲庐州刺史時劉黑闥初平人多脫兵甲游秦至郡敬讓以禮化 海沂之康 又曰王祥爲徐州刺史政化大行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 耆老中坐流涕 又曰祖逖爲豫州刺史百姓感悅耆舊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 化宿惡奔迸 吳錄王鎮曲阿人爲武城長 政清民和 晉中興書諸葛恢爲會稽守二年政清民和 生爲立祠 晉書荀昂爲安陽令 百姓愛之 又云廣平太守鄭柔 市無二賈 吳志孟宗爲豫章守民感是時生子故名云 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 吳錄云王鎮字 盜賊空 吳錄云王鎮字 恩化 魏志劉馥爲揚州刺史 空城建立恩化大行 遺粟繫樹 魏志桓階爲太守 民服德 後漢書賈彪補新安長養子數千 男名賈男女名賈女 謝承後漢書賈彪字伯卓 以仁爲首 劉梁碑云君遷桂陽以正云云 以惠爲先 太守班序以正云云 亭長請罪 魯恭字仲康爲中牟令亭長有蔣均兄弟爭財荊乃對之歎息均兄弟感悔求受 兄弟感悔 許荊爲桂陽守行春到耒陽民有蔣均兄弟爭財荊乃對之歎息均兄弟感悔求受 恩化 魏志劉馥爲揚州刺史 空城建立恩化大行 遺粟繫樹 魏志桓階爲太守 民服德 後漢書賈彪補新安長養子數千 男名賈男女名賈女 謝承後漢書賈彪字伯卓 以仁爲首 劉梁碑云君遷桂陽以正云云 以惠爲先 太守班序以正云云 亭長請罪 魯恭字仲康爲中牟令亭長 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 吳錄云王鎮字 盜賊空 吳錄云王鎮字 化宿惡奔迸 吳錄王鎮曲阿人爲武城長 政清民和 晉中興書諸葛恢爲會稽守二年政清民和 生爲立祠 晉書荀昂爲安陽令 百姓愛之 又云廣平太守鄭柔 市無二賈 吳志孟宗爲豫章守民感是時生子故名云 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 吳錄云王鎮字 盜賊空 吳錄云王鎮字 破銅券與明 婁爲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頌曰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大鄭小鄭 北史北齊鄭道昭爲兗州刺史子述祖又爲之人歌大鄭公小鄭公五十載風教同 曲堤羣盜屏跡 又曰宋世良爲清河太守郡至北徐惟得百姓頌又曰張晏之行北徐州事御史下察州郡至北徐州刺史 清德遷寃州刺史 案得百姓清德 前兄後弟 又曰夏侯 破銅券與明 婁爲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頌曰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大鄭小鄭 北史北齊鄭道昭爲兗州刺史子述祖又爲之人歌大鄭公小鄭公五十載風教同 曲堤羣盜屏跡 又曰宋世良爲清河太守郡至北徐州刺史 清德遷寃州刺史 案得百姓清德 前兄後弟 又曰夏侯 哺乳我 梁書始興王憺爲安西將軍還朝民歌曰何時復來哺乳我 易田改鞭 又曰後周崔謙爲滑州刺史百姓感悅嗇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壤讓易之以給民又改鞭用熟皮示恥 哺乳我 梁書始興王憺爲安西將軍還朝民歌曰何時復來哺乳我 易田改鞭 又曰後周崔謙爲滑州刺史百姓感悅嗇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壤讓易之以給民又改鞭用熟皮示恥 清鄉安定 隋書樊叔略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爲相州刺史民頌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罷漁獵郤 又裴俠爲河北郡舊有漁獵夫三千俠曰以口腹役人所不爲也悉罷之 丁庸 又有丁三十人供役使亦不收其庸人歌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 于公之後有于次武 又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爲安固太守先是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坐事下獄無敢繩者次武至郡窮治獄遂竟語曰明斷無雙有于次武 罷漁獵郤 又裴俠爲河北郡舊有漁獵夫三千俠曰以口腹役人所不爲也悉罷之 丁庸 又有丁三十人供役使亦不收其庸人歌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 于公之後有于次武 又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爲安固太守先是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坐事下獄無敢繩者次武至郡窮治獄遂竟語曰明斷無雙有于次武 不殺非時 草唐書顏游秦爲庐州刺史時劉黑闥初平人多脫兵甲游秦至郡敬讓以禮化 不殺非時 草唐書顏游秦爲庐州刺史時劉黑闥初平人多脫兵甲游秦至郡敬讓以禮化 爲世規矩 于公之後有于次武 又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爲安固太守先是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坐事下獄無敢繩者次武至郡窮治獄遂竟語曰明斷無雙有于次武 罷漁獵郤 又裴俠爲河北郡舊有漁獵夫三千俠曰以口腹役人所不爲也悉罷之 丁庸 又有丁三十人供役使亦不收其庸人歌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 清鄉安定 隋書樊叔略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爲相州刺史民頌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罷漁獵郤 又裴俠爲河北郡舊有漁獵夫三千俠曰以口腹役人所不爲也悉罷之 丁庸 又有丁三十人供役使亦不收其庸人歌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 于公之後有于次武 又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爲安固太守先是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坐事下獄無敢繩者次武至郡窮治獄遂竟語曰明斷無雙有于次武 爲世規矩 于公之後有于次武 又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爲安固太守先是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坐事下獄無敢繩者次武至郡窮治獄遂竟語曰明斷無雙有于次武 罷漁獵郤 又裴俠爲河北郡舊有漁獵夫三千俠曰以口腹役人所不爲也悉罷之 丁庸 又有丁三十人供役使亦不收其庸人歌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 清鄉安定 隋書樊叔略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爲相州刺史民頌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罷漁獵郤 又裴俠爲河北郡舊有漁獵夫三千俠曰以口腹役人所不爲也悉罷之 丁庸 又有丁三十人供役使亦不收其庸人歌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 于公之後有于次武 又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爲安固太守先是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坐事下獄無敢繩者次武至郡窮治獄遂竟語曰明斷無雙有于次武 不殺非時 草唐書顏游秦爲庐州刺史時劉黑闥初平人多脫兵甲游秦至郡敬讓以禮化 不殺非時 草唐書顏游秦爲庐州刺史時劉黑闥初平人多脫兵甲游秦至郡敬讓以禮化

大行邑里歌曰廬州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葦　米粟賤追李峴

德化四

碑唐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曰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里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圈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

墓誌明梁潛泰和知州顧侯先遠墓誌銘曰擢知龍陽州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稺至號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侯侯撫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侯乃自爲書榜聰紙長數丈諭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爲疏理非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六

縣獨不雹　郡獨無災　東觀漢記韓棱爲下邳令

紀王業爲荆州刺史　荆州三虎　日南雙鳳　抱朴子曰王業卒荆州白虎三頭甸翥於轅車

豫州刺史　白水令　交州記昔日有雙鳳隨太守

臨郡守伯孫老病　鳳凰集境內　東觀漢記王阜爲重泉令

益部耆舊雜記　鳳凰集境內　史民向化

渡江東觀漢記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踰淮潯太守　牛入界　虎出境　荀綽詳德化

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露宿草中雖胡駿之所惑也　又曰同李元越爲青州北海縣令泥鼰求雨無應答鼰書

故處處更送遷明乃復歸　册府元龜曰晉趙廣爲壽

里經宿還復故處處更送遷明乃復歸　册府元龜曰晉趙廣爲壽

張令高祖天授四年詔賚老滿之後量留一年以彰德義　册府元龜曰晉趙廣爲壽

册立新羅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不堪進發　册府元龜曰晉趙廣爲壽

息竟免爲害　册府元龜曰晉趙廣爲壽

又曰殷希堯初仕晉使於吳越及泛海風濤暴起檝師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崇敬曰舟人數百我何獨濟遂巡波濤稍小艇避禍

不欺暗室天鑒豈無慙乎等但以我爲托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　鹿夾轂行

我爲托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　虎低頭伏　漢書曰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賀曰聞三公車旌畫蒙鹿明府

其爲相平死若是殺人者當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令民書爲虎所害獲二虎恢呪虎曰王法殺人者償死汝等何得枉殺人乎虎低頭閉目其一鳴吼自奮遂放失之　螟螣消亡　樹

木茂盛　鄭康成箋詩曰螟螣之屬盛陽氣蘊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

使自消亡　又曰天既順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　蒿堪

爲宮　物生於野　竹書紀年曰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　册府元龜曰後唐秦

先唐末爲陳州刺史州大水民飢有物生於野形類蒿莖其實可食賀民賴焉　其精畢

至　見效可信　皺冠子曰鳳皇者翱翔乎仁義之鄉遊乎太平之域治道能致之其精畢至　漢書李尋傳曰致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　瑣英

朱草　甘露醴泉　焦氏易林曰瑣英來草仁政得道　麟爲麒麟　鵠爲鳳凰論衡曰或時太平氣和麟爲麒麟鳳凰因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

開監頭函　卷二百二十七　政術部　德感

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

德感二

原風不搖條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嬰令 子產治鄭蔑黎不生蔑藜梁冀別傳云子產治鄭蔑藜不生鵝梟不至 視明禮修而麟至 思睿信立而虎擾春秋正義曰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

貫人君淸淨天氣自正

壞史民皆奔走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廻還

原以身填堤波稍還却前漢王尊親執圭斾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盧居堤上及水盛堤

血云

注楚辭云君賢臣忠政令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

原甘雨即降 甘雨輒澍謝承後漢書曰百里嵩爲徐州刺史

令天旱積柴自燒甘雨即降

詳縣令去珠復還 孟嘗爲合浦令 蝗不入境後漢書曰謝承後漢書曰前漢王尊傳云張敞爲平陵令天旱自責稽首流汗雨即降

桂陽先賢傳云張喜爲平陵令 反風滅火陳留耆舊傳云劉昆爲江陵令火災昆向天叩頭漫然下雨

原以身填堤波稍還却前漢王尊傳云張敞爲平陵令天旱自責稽首流汗雨即降

德感三

嘉苗薦兩岐如雲方表盛成穗忽標奇瑞露縱橫滴祥風左右吹謳謠連上苑化日遍平陂史冊書堪重丹青畫更宜願依連理樹俱作萬年枝 明王問大司馬統師至姑蘇久旱霖雨適降詩曰方名佐周宣王師動以天式瞻靈雨降恪在福星前殺氣窮桑海華滋潤芋田山農有謠頌

原積薪自焚火起而雨 濟北先賢傳云 蝗飛盡去 濟北先賢傳云

令界有蝗蟲同雲四集雨下蝗蟲消死

戴封爲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東先生通神明 潛確類書云東皆爲廣陵郡累年大旱皆請雨三日雨澍衆謂皆至誠乃爾

爲無錫令

嘉禾者仁卉也 太平御覽云王者盛德則嘉禾生嘉禾者仁卉也其大盈箱一秭二米國政質則同本而異穎圃政

增構火自焚 經濟類編云諒輔字漢儒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不雨焚未及日中而天雲自暴庭中積藁柴炎羊以自曝構火將自焚

增萬物斯覩 隋書云陽烏垂曜徵瞽傾心神龍騰舉飛雲翩石在上幽顯冥符故獨比屋可封萬物斯覩

增風濤開霽 又云王義方以唐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境內有鸞一年四熟者至州見蘭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

鸚鵡食蝗 又云漢侯

增天氣自正 河上公注老子云天人相通精氣相

增鳳凰來舍 焦氏易林云仁政鳳凰來舍

原張君爲政桑無附枝 詳德化

增蝗不入密界 後漢卓茂傳云茂爲密令

增萬物豐茂 王逸

增賦 唐李程日五色賦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稟以陽精體乾爻於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　錢起泰階六符賦曰考星象之躔次採瑞氣之興源得泰階於前史總六符以爲言既出沒以候君德又熒煌以麗乾元爾其祥德而發觀瑞而明德正則正俗平則平何君王之播理俾品物以咸亨配兩曜以齊美非衆宿之敢爭豈比夫聚彼德星頴上賢人所感托於箕尾巖間傅說之精　石岑海水不揚波賦曰唐興百三十有四載湛恩溢乎荒外惇五曜之在天奄六合而成大赫吾君之光贊敷至道而允泰八狄窮陬而盡懽九夷無遠而不會則成周之德未足雙越裳之來今至再是以四海盡鏡九瀛涵影寫合璧之祥光湛連珠之瑞景湛兮恒清晏兮砥平泊乎無情蕩乎難名如君之道酌焉而不竭象君之德注焉而不盈所謂皇得一則政能貞海得一則波不驚　潘炎嘉禾合穗賦曰天祚明德于唐叔得之而合穎周成得之以充箱雙米一稃稱之秉異孤莖六穗頃以非常今也尤盛居然允臧轉風於蒼昊生非百里驗管仲之虛詞出異崑山自我皇之而屢臻佳氣就日而交見祥光　四靈賦曰於惟睟人志氣如神百物自化四靈薦臻夫其時然後動動而斯中叶休明之德邁川岳之貢負圖騰大河之龍銜詔引丹穴之鳳介蟲稱長將開與以應期肉角爲仜示有武而不用非夫天子睿哲黎元底寧惠化廣被品物流形則何能光有九土克擾四靈

增頌 明宋濂膏露頌曰上帝降康甘露之瀼於粲其英布於下方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天地相合鴻休翕聚厭厭浥浥紛紛密密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垂輪冲和氤氳以文我太平

增行狀 唐楊炯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曰在饒州六年以仁明馭下鄱陽北岡上忽生芝草一株鄉人以爲仁政所感共起一舍號曰芝亭

增傳 明陳敬宗尚書王文安公傳曰公諱英字時彥上遣公賫香幣往祀南鎮以襮民瘼時浙閒久旱公至紿與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增說 唐韓愈猫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

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驚之走而若救之衡其一置其樓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猫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北平王牧人以康哥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旣畢家道乃行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

瑯琊記唐符載甘露記曰大唐壬午歲南陽張君宰上元之二年有甘露降於庭梧滾滾霮霮如雨非雨者數日縣大夫讌不敢自專道其美胥徒洎邑之緇黃幼艾以狀聞於連帥連帥表奏於天子天子嘉之優詔寵答癸未歲復降於庭梧夏四月余自淮南罷去丞相府將假道以歸主人備勞餞之禮遂盛於杯器以示予予取前箸以嘗之即薰喉淬齒液不及咽而腑臟溢然矣夫天地無私也至虛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御物之心誠萬人之氣和爲祥雲也甘露也或御物之心淫萬人之氣乖爲繁霜也苦雨也動於此形於彼自開闢至於茲日無他理矣夫如是張君之政徭賦調斂倉廩實斂風俗厚斂人民樂斂不然則何嘉祥元貺鍾於邑也如此張君名集自

公正一

瑯史記汲黯傳曰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　冊府元龜曰實懷靜貞觀中爲司農卿趙元楷爲司農少卿懷靜不悅元楷因官屬大集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時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理人躬履清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然無以應　又曰乱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之乱宰相張光輔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應曰乱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實其詞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如得上方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　又曰唐紹博學善三禮爲左臺侍御史燕太常博士中宗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希旨請皇后爲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爭以爲不可　又曰吳兢開元中爲著作郎兼修史時黃門侍郎張說因至史館讀則天實錄見論證對魏元忠事乃謂兢曰劉五即子元修實錄論魏齊公事殊不

相假與說毒乎兢對曰是兢書之非劉公修述其人已亡不可誣枉幽魂令相公有怪　又曰相里造代宗朝爲户部郎中永泰元年章敬皇后忌辰內侍魚朝恩悉口談時政公卿惕息進與侍御史李衍以正言折之衍辭直而強顏忤朝恩遂罷會　又曰許孟容爲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　韓愈順宗實錄曰陽城爲諫議大夫正直時朝議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以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冊府元龜曰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時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帝愕然大驚　又曰裴胄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前使李燕罷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爲月進胄至奏其本末罷之　又曰馬璘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自有私愛則法令不一璘善其議竟使殺之　又曰李絳爲户部侍郎嘗因次對穆宗曰户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户部獻入內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帝悚然益嘉其直　又曰裴度爲司徒中書令及憲文宗怪度無遺表家人進其草稿以未定儲位爲憂言不及於家事　又曰梁崔嘏爲尚書左丞素與崔彥融善彥融嘗爲萬年令嘏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書題皆賂遺中貴人嘏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通刺不見嘏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敢見　事文類聚曰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遣人告冀公曰遣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豈可以此私干於人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今出與一使相使嘗方面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　問奇類林曰龜山先生言眞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續問奇類林曰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而御獨無何鋌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會丁晉公去寇萊公姓氏云道準不書蔡文忠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遂令磨去　問奇類林曰司馬光作通鑑至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聰德多矣臣頸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　又曰劉摯拜御史神宗嘗對韋貽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　又曰神宗嘗對韋貽稱安石學耶安石亟稱卿器識對曰臣安石學耶安石亟稱卿器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遍

與客坐牀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　又曰張茂則官之賢者也元祐末攻曾布章數上公嗾茶觀畫諸公皆往唯伊川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　又曰侍御史錢通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甚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子夜死通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復舉哀布敗通除中丞詰詞有寒蟄匪躬呱呱泣血不以私恕不以公廢之語不中有慾考官者以李賢弟不中謂賢亦怒遂鼓其說奏正其罪　上疑之名賢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考　此舉子荒踈且其人狂妄遂加於部前

公正

原

惟官是視　直道而行　晉書崔洪傳洪薦雍州刺史鄧攸於桃園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　晉諸公贊云劉毅字文始遷司隸校尉杜門自守不與豪右交通循法正身直道而行由是貴戚斂手　書法不隱　爲法受惡　春秋左傳云任昉字彥升爲御史部郎彈劾不避權貴時人曰我舉卿丞而還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益部耆舊

書云范滂不聽宗資署李頌文學資還怒捶功曹佐朱零朱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死滂不聽典略云荀彧有澤從一人才德實堪其任

鍾離意白周樹　呂子明薦蔡遺

鍾離意別傳云意爲尚書上以騶珠賜忠臣故臣不受騶珠何也對曰陛下以騶珠賜臣臣即以騶珠賜人人即以賜珠賜臣臣不知所以受之

後漢鍾離意爲尚書常非周樹白事誕欺朝中皆知其姦意心恨中部平永訴意深曰賊曹吏周樹結姦佐吏服勤公正

紀山不視眩玉

後漢吳志呂蒙傳云蒙字子明常以部曲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

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

後漢鍾離意爲尚書上以騶珠賜忠臣故臣不受

後漢李良爲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李良爲吏部尚書清慎選舉號爲蕭平

晉吳良爲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晉李重爲吏部尚書清慎選舉號爲蕭平

後漢鍾離意爲尚書常非周樹白事誕欺朝中皆知其姦意心恨中部平永訴意深曰賊曹吏周樹結姦佐吏服勤公正

後漢李

美其如曰潮廷事豈總相公再破除耶　象先孤立　陸贄立爭　太平御覽曰陸象先章事太平公主用事同時宰相議至忠等咸傾附象先獨立未嘗造詣志忠等伏誅象先皆力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恤其他　不任城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忘書過德之君不能事衙責人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哥舒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爲河西節度使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仙芝仙芝多不從令誠自愛事之不可者陛下不負天子長善成就之不啻自家骨肉　不合觀史　哥舒元龜曰高仙芝明皇時爲河西節度使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仙芝仙芝多不從令誠自愛事之不可者陛下不負天子長善成就之不啻自家骨肉　不謁輔國

霆之下　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開府元龜曰韓思復屠宗朝爲給事中活嚴霆之下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公正三

【原】堯舜至公　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曰禮鮑魚不登俎　能正其志　周易明夷彖辭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自得之貌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毛詩蒸民篇云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茹亦不傷孫寶不畏強禦　【增】靖共　又詩云嗟爾君子無恒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原】無偏無黨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尚書

晏子辭茵席之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饌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對曰君子完裔齊侯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聞古之君子飲酒以樂不淫於色今君飲酒以淫夜繼之以火臣不敢聞命公義說苑云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曰咎犯不可使也公曰非汝之讎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咎犯

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　左傳楚子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宋華督殺殤公孔父生心而取其妻公怒將討督以孔父先攻孔父

不以私事害公義　左傳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對曰臣聞君未卜其夜又晏子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曰君子無恒安位正直是與　【原】無偏

正而不譎　春秋公羊傳云宋萬弒閔公而存則殤公不得殺也於是先攻孔父

正直順事　毛詩羔羊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自從也從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

太子嗜魚太公弗與　賈誼新書云周文王使太公傅太子嗜鮑魚而公弗與太子驕太子嗜鮑魚而公弗與

公直無私　呂氏春秋云石奢者公直無私楚昭王使爲政廷有殺人者乃其父也

老聃至公　呂氏春秋云荊人有遺弓不肯索曰荊人遺弓荊人得之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也

趙孟平行獻子戮之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

不賞私勞　左傳鄭放游楚于吳將行子產咨于太叔太叔曰吉不能身禍能亢宗破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何有於諸游楚注曰太叔游楚王兄弟也亢簒也蔡放也吉太叔名也

叔向數叔魚　左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不偏不黨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案叔魚之愛春秋嘉之數叔魚之罪若羈戾子將行之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　應劭厚哭州將箋云夫公正也叔向數叔魚之罪石碏討石厚之亂祁奚稱解狐之賢臧紇思孟孫之愛春秋嘉之數紇之繒畋不返得丹之姬淫期年不改也　荊王不朝保申跪而加笞　說苑荊文王得如黃之狗菌簬之繒畋于雲夢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期年不

驍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期年不聽朝王罪當笞王伏保申涕泗橫流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曰淸城之惡惟力是視齊桓公置射鈎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緣吾私心釋之與吾生無義不若吾死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之廷理曰夫子之賜也

善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譬乎對曰私譬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

爲比軌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氏亡

公正無私貌望其才不充孔子家語瞻臺滅明有君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

語立其子不爲黨

公平無私不爲危激行

先國家後私讐史記酷相如傳云相如每朝常稱疾出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讓之相如曰吾念秦不加兵趙者徒以我兩人在耳今兩虎並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卒爲刎頸之交

忍所私以行大義呂氏春秋云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勿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以臣爲可謂公矣而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夫墨者鉅子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治天下當無私又曰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通乎性命之情者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箑非

天下必先公呂氏春秋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陰陽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以偏凡主之立也出於公

公也篤今之公也薄不私其身不外其民任子太王不阿一人注曰上志古記也

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也清有餘也睟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

愛嬖也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呂氏春秋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矣

任安爲人分衆人皆喜史記任安傳云安世常有所薦其人人分麋鹿雄兎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衆人

善之食甚均里長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

不避貴戚史記尹齊以刀筆稍遷至

皆喜曰無傷也

日磾殺弄子漢書金日磾傳曰磾子二人爲武帝弄兒後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遍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

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燕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闉內都尉督甚於寗成

所薦來謝絕不復通漢書張安世傳云安世不治產業以補塞太后外孫修成子中公法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則不拾遺

絕弗復與通

公法不阿親說苑云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社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君是之謂公

案太后外孫前漢義纘爲長安令直法行治豪強不避貴戚遷爲闉內都尉督甚於寗成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漢書王駿傳云駿爲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

解光奏王根漢雜事云王根秉政根行貪邪及根兄子成都侯況不思報國聘取故掖庭貴人令坐後堂待見不可干以私

不可干以私

亭長白

奴鄧弘賞之東觀漢記鄧弘傳弘宇叔紀和熹后兄也奴辭繁衆鄉書清足以濟殊俗云長壽亭弘見亭長貨錢五千驅之曰健直當然

上均恩澤於下劉向諫成帝云睚人即天地以櫂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於下協和萬邦蒸民無怨用能隆興脩嗣與天無窮也

公正不私前漢朱邑爲人悖厚篤於故舊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志在奉公前漢蓋饒寬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及貴中郎將梁松以繒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

法遭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遣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遭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矣

明經爲郡文學名特立剛直

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

太子賂遺鄭衆不受後漢鄭衆字仲師建武中

正色當階續漢書趙熹爲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承王莽之亂國無舊典熹乃正色橫劒殿階扶下子與諸王等離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也

常無私於上均恩澤

不吐剛而詭上不茹柔而躭下漢陽太守銘敦方足以正

左遷昂丘長

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東觀漢記吳良字大義齊國人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謁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作色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

贓太守敏功曾良恥以容而止罷轉良爲無所言受進終不肯謁

不畏豪族謝承後漢書王閎傳云閎字公遷少爲小吏懷陰城且不避強禦敏手以避二鮑

書不畏豪族曰王獨坐也

至二三千萬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稱直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解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

被詔憤然正和按致之涼州刺史梁鵠畏貴戚欲殺正和乃諂勳鵠而烹之何哉鵠從之不殺正和正和詣勳不見曰

詔謝不見後漢申屠蟠永傳永爲司隸校尉爲都官從事恨亦抗直言無所屈撓

淳南先賢傳云黃浮爲濮陽令同時于爲市掾犯罪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碏討其子今雖同歲子所不能赦

主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碏討其子今雖同歲子所不能赦

不避強禦後漢書趙熹爲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承王莽之亂國無舊典熹乃正色橫劒殿階扶下諸王等離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也

害公義興人張之友人張汜與同縣張宗上公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錢財終不爲言也

以清減責辭疾不聽後漢書循吏傳云減字孟玉爲大將軍梁冀弟子使客殺人逃匿東觀漢記第五倫爲司空奉公不阿冀深恨之倫乃解印綬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冏孟玉欲陷倫

飲者私恩案者公法續漢書循吏傳云孟玉冀之姻黨初爲漢陽刺史到官誅滅其家及賓客三百餘人太守盛亮畏懼冀威乃貶亮爲廣漢屬國都尉

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東觀漢記吳良字大義齊國人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謁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作色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

孟玉亢直不恤其親風俗通曰樂安周紺字孟玉爲大將軍梁冀所侵冀欲陷人補得太守盛亮畏冀威乃貶亮爲廣漢屬國都尉

爲留宿斜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冏孟玉欲陷

市無阿枉後漢第五倫傳云倫爲司空奉公不阿枉百姓悅服

作亢直不恤其親風俗通曰樂安周紺字孟玉爲大將軍梁冀所侵冀欲陷人補得太守盛亮畏冀威乃貶亮爲廣漢屬國都尉

雖同歲子所不能赦後漢第五倫傳云倫爲司空奉公不阿枉百姓悅服

言事無所依違東觀漢記第五倫傳云倫爲司空奉公不阿枉百姓悅服

不以私好害公義東觀漢記陰興奉忠埽思不以私好

投殤書嘱書任棠爲太守有人守義與同縣張宗上公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錢財終不爲言也

不受私謁後漢楊震傳云震公薦不受私謁

不營私事後漢周澤爲太常常臥病齋宿斜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冏孟玉欲陷

不以私好害公義東觀漢記陰興奉忠埽思不以私好

雖同歲子所不能赦後漢第五倫傳云倫爲司空奉公不阿枉百姓悅服

不以私好害公義東觀漢記陰興奉忠埽思不以私好

不營私事後漢周澤爲太常常臥病齋宿斜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冏孟玉欲陷

不受私謁後漢楊震傳云震公薦不受私謁

不營私事後漢周澤爲太常常臥病齋宿斜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冏孟玉欲陷

遏絕人間之也明代

得屬託書一無所發魯國先賢傳云孔明字元起為洛陽令置水前庭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又益部耆舊傳云趙嘏字雅圭為青州刺史凡得屬託書於庭事置大

否水悉投置水中一無所發

因書於今拒而不受後漢書袁安傳云安字邵公質性清嚴不交異類為功曹奉檄謁從事因安致書於安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緘則非

不敢以私人

謝承後漢書袁紹傳云太守宗資署滂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頊為鄉曲所高滂之姊子豈不樂其仕進但頊浩戾小人不宜

受

不以私欲撓意典略曰荀彧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

不以私欲撓意席在於臺閣不以私欲撓意

致貨因市皆以挂壁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

珓污清朝不敢以私人

所爭者私情所陳者國事後漢書袁紹傳云官渡敗書配二子為曹操所擒紹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

所爭者私情所陳者國事

以問之紀對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同誠心布公盡忠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輕重稱其事詳書簿

豫書言甘露鄭敬獨曰樹汁甘者臺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云平役均賦則民訟息矣

高臺題事前植樹白露頗甘者臺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云平役均賦則民訟息矣

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臺不悅因托疾而去

周谷能欺孫權更薄不用

陽徐方農作時慎夫力拒而不聽遂棄官而去

成責數之升足非子道也

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劉備與弟亮公會則招見退無私面

郎君升危包咸遂杖二十吳錄云包咸吳郡人黃府君行春咸留守郡郎君緣樓探雀卵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晉書劉毅為司隸校尉曾奏貴戚近臣及尚書僕射以下疾其妻出省劉毅自表戒奢

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鏡能以其無私也水鏡猶私猶以免動見大人君子慎

直繩者枉木所憎清公者姦惡所譬抱朴子名實篇曰夫水至平而邪者以其無私也水鏡能以其無私也

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祿之而不愧天下有不服者乎

剛正直繩王隱晉書傅咸傳云張華建議起咸為司理校尉

正身率下晉諸公贊李胤為吏部尚書正身率下職不輕撓

公平而塞私謁王隱晉書李重傳云重字茂曾遷尚書吏部郎詢朝衆而抑爭競任公平而塞私謁是以羣才咸不服又持留心隱逸海內莫不歸心

陶丹責任子晉諸公贊陶丹子操任在武昌私還視丹病丹以我為違將取汝為任而敢越法移行速還前任竟不

見也

任公平而塞私謁

殺卿者刺史哭

頗陸下慎之冊府元龜云唐

杜正倫爲給事中燕知起居注太宗謂侍臣朕每日坐朝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擧必書言在并州都督像吏皆望風慴伏義談獨挺持曲直動甚禮之不交一言元宗朝名璟留守西京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迎在塗竟不交一言又云唐李義琰爲太原尉時李勣爲

挺持曲直

思勗謝訖上嗟歎良久

拒武三思

梁王武三思恃府元龜曰宋璟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饑饉私封倉粟賑貸貝州徵其贓璟拒而不與

不交一言

元宗朝名璟留守西京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迎在塗竟不交一言類林云宋璟當則天朝舉朝謹事張易之兄弟璟獨不爲撓

材云李昭德反周爲唐之功不在狄仁傑下方武后盛時朝士使洛陽王慶之率衆數百上表請立武承嗣爲太子一日慶之忤旨命貶德興牧貶昭德引而示朝臣曰此賊欲詿我皇嗣立武承嗣即據殺之爭之

彌切

開府元龜云徐弘毅宇有功爲司刑寺丞時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等擅陷無辜武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論奏曲直武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論奏曲直

甘心也

又云韓休休曰爲刺史不能救百姓之樂何以爲政忤上得罪所甘心也

楊瑒爲鄜州刺史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常被支移瑒以納閭廢農令時御史大夫實懷貞檢校造金仙玉仙二觀移牒近縣徵所隱逸人資財以充觀用瑒拒而不與懷貞怒曰焉有縣令敢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爲人寃抑不知計位高卑貞牒壯其對恐非保

擊之術

又云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爲丁限及韋氏敗有司舉徵租調瑒曰韋庶人之術省司遂依瑒所執免之中立正色

人上表請立武

又云孟簡爲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而不敢退黜又云張薦福爲泗州刺史時德宗幸奉天陳少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揚州薦福妻老且病不足煩相公寄唯唯

領考功事

又云趙宗儒爲丁憂起復爲司勳員外郎考績黜陟公當無私時輩稱之

居中無違附

太平御覽云武元衡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定內外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私時輩稱之居中無違附

出付御史臺

又曰孔戣爲廣州刺史先是帥南海者京師繼要多托責南人爲奴婢戣不受托至郡禁絕賣人口盧從史有賢佐不從則肆言以折之從史蓋面頸發赤抑首伏汗不敢出一言以對

禁賣人口

冊府元龜云賈直言生河朔間始以孝聞鄉里稱歎後爲李師道賓佐頗以逆順之理規正之師道將加害者數四直言進退不回

將加害者數四

又云崔祐甫爲永平軍行軍司馬性剛直遇事不回不附李實

遇事不回

又云韋貫之爲中書舍人時李實爲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叶謀蔑陵改祕書少監

不附李實

風采動一時

孔帖云崔咸爲御史處正恃立風采動一時

謝絕楊國忠

又云韋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嘉之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推恩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卿謝由此也

均一貧富

冊府元龜曰李遜爲越州刺史太和中唐持爲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李惊欲以親戚託之持辭疑伏惊語塞

至輔相而四

又云太平御覽云王及善爲內史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

默識范理

續問奇類云楊文貞人之風蓋此渝沒深可悼

正色待太后內侍

又云韋貫之頻聚云真宗謂輔臣曰畢士安銘躬畏謹有古人之風蓋此渝沒深可悼

方無田園

事文類聚云真宗謂輔臣曰畢士安銘躬畏謹有古人之風蓋此渝沒深可悼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

定公濟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師公問曰一路守令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公默識之即薦陞德安郡守

公正四

增詩唐王炎行不由徑詩曰邪徑趨時捷端心惡此名長衢貴高步天路自規行且避榮紆僻將求坦蕩情豈
同流俗好方保立身貞遠跡如違險修仁在履平始知夫子道從此得堅誠

增墓誌唐杜牧宣州觀察使韋公墓誌銘曰公諱温字弘肅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辭自宰相下皆曰帝以
一子請教於先生是宜避耶公不聽凡拜送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
撫州司馬僊韶院樂官尉遲瑋授光祿長史晏平以財賄貴倖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竟以康州還
晏平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名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
乎尊公低首惟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廉潔一

原 左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二君矣而無私積　國語曰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懟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吾逃死非逃富也　增 事文類聚曰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 楚辭云寧廉潔正直以自清兮誰知吾之貞廉　增 史記曰太倉公淳于令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里中皆稱其廉平　原 漢書云尹翁歸為扶風大治常以三輔最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謹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病卒家貧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金百斤奉其祭祀　又曰薛宣為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名立妻獨受囚家錢六千故人賓客來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薛宣為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名立妻獨受囚家錢六千立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愍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也　後漢書曰李忠字仲都東萊人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又曰楊秉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又曰羊續為南陽太守時郡內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　又羊陟傳云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營食乾飯茹菜而已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人為姑臧長奉母極求珍膳妻子但食葱菜為衆所笑謂之弱劣嘲奮曰置脂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也　又曰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綈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又曰郭丹為司徒名為清廉視事五年卒賜送甚寵百官會朝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為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字武伯為琅琊郡悉出舍中供設付外冬坐羊皮夏坐板榻以桑杯盛漿水　又曰羊茂字叔寶為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

楊常食乾飯出界買鹹豉妻子不歷官舍　又曰隱遲宇公向爲徐州刺史以小釜十日一炊　又曰朱寵宇仲藏爲太尉家貧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米皆不敢當之　華嶠後漢書曰樂松家貧爲郎常直宿臺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强爲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撤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張璠後漢紀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榻　陳留耆舊傳云高順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廬蓬戶甕牖無儲也　魏志曰司馬芝爲河南尹及卒家無餘財又曰吳賀爲荆州刺史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三年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籍而已　吳錄云袁傅字君游吳人太守黃君高其德行舉孝廉爲尚書郎還左丞出補江陵其女英得壞牆中珠璫百餘枚傳書上之詔以賜也　晉春秋云晉武帝謂胡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父也　晉書鄧攸字伯道爲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及去如初到也　又曰魏舒爲司徒所得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又曰王敦籍周顗家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　又曰魏舒爲司徒所得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收得素篋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斛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世說云周顗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住王丞相往見之暴雨卒至舫船既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也　王隱晉書劉寶傳云寶性冰清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寶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　晉中興書云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州北界有一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水皆使廉士變貪賢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在州清操逾勵　又曰褚裒字季野爲江州刺史每崇清約雖居官恒使私僮樵採　又曰阮放爲吏部郎在銓管文甚有稱譽性清約不治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以其名士供給衣食　又曰庾冰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殮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斂世以此稱之　荆州先德傳云呂乂爲尚書令躬親萬機清白廉素不畜婢妾無車馬之好以節儉自守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清約守貧補大司農坐無完席會稽典錄云陳修字奉還烏傷人爲豫章太守十日一炊　又曰徐弘爲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紡績也京兆舊事云長安縣孫農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有婦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爲

廬江太守有清稱徹還船輕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裹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　昭後周書曰韋夐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鄉勤與之夐惡其華飾乃乘舊馬以歸　又曰江陵既平諸將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數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大有輸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嘉遣使檢閱唯見文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　亭文類聚曰隋趙軌或作范爲齊州別駕東畔有桑椹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後爲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田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問奇類林曰趙軌爲齊州別駕入朝父老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以餞公　唐書曰張元素仕隋爲景城縣曹實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千餘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　舟府元龜曰唐李大亮太宗貞觀中爲越州都督在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皆委之廨宇　又曰蘇頲爲禮部尚書知選事性廉儉所得俸祿推與諸弟或散之於親族　又曰盧懷慎爲黃門監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祿隨時分散家無餘蓄　又曰李勉代宗大曆中爲廣州刺史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饒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簡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　又曰盧懷慎爲黃門監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卒充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又曰陸贄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四方賻贈爲詞厚致金帛贊絲毫無所受　又曰柳公綽爲渭南尉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飲不過二器歲稔復初　又曰郭承嘏尚父子儀曾孫爲刑部侍郎自歿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供給而後具　又曰令狐楚爲宣武軍節度先是汴州主帥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悉以歸公府由是汴人愛其廉　問奇類林曰裴寬潤州參軍一日刺史韋詵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污家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　又曰郭榮韜爲中門副使天祐中李存審既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寶賂遺一無所取　又曰後唐趙光逢爲相嘗有女眞寄黃金一鎰于其室家并屬亂離女眞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覩其舊封尚在　訓鑒曰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使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況他人乎　問奇類林曰包拯守端州歸僅持一硯至中流風濤暴起拯即衆

硯沈之濤頃止　又曰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淸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又曰林孝澤居官以廉平稱臨淸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闌內者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　事文類聚曰李伋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　續問奇類林曰豐公慶英宗復辟參政河南復擢本省右轄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淸一知縣簞簞不飭聞至大懼乃以白金爲燭饋之公未之省廳子以告次日謂知縣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

廉潔二

瓦器　桑杯　壺飧　棗衣

瓦器　後漢書云杜密潁川人字周甫爲六卿被瓦器　布被　益部耆舊傳趙袁以壺飧從餒而不食　桑杯　下詳前一　袁衣　傳言

其燕直不忘君也　王吉世名淸廉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去黃金也　披絮　遺絲吳隱之爲中丞冬月無被常以絮衣乃披絮爲太常以蓬爲

處不過蔬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世傳王陽能作黃金　布被　布裘　王良爲司徒司直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屏風坐無氈席　袁毅多遠公例常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

之毅事露凡受路皆見推驗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并封印並如初也

吳蔣歎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廚爲母作錦被改易幔帷妻妾布裘

人知其淸乃以數船載黃土而歸　謝尚字仁祖爲江夏令

人燕直門不受私謁　魏志王觀傳云觀爲南陽太守治身淸素率下以儉僚屬聞風莫不自勵

約自居　淸修自守　晉中興書庾冰傳云冰天性淸愼常以儉約自居子弟常貸官絹十

令淸修自守布被菜食州郡表烈乃授九眞太守　南海先賢傳云劉盛作

棄去三惑　後漢書曰無知莫若於夜公曰天知神知我知汝知何謂

民王密舉茂才除昌邑縣令震復

壺飧　棗衣　傳趙袁以壺飧從餒而不食言

壞烏帳　洪規罷會稽無資不欲令

戴黃土　漢書申屠嘉傳云文帝以申屠嘉爲丞相嘉爲

布裘　王良爲司徒司直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素誠　苦節　淸規　冠冕

珠還合浦　錢投

子

常步行　妾無副服　漢書蓋寬饒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成北邊注曰子自行戍不使代之

也　諸葛亮答李嚴書云吾受賜八千斛今書財無餘妾無副服

渭水安陸　孟嘗爲合浦守淸白政行先珠去復還　三輔決錄三輔決錄亦然

不虧其義　能潔其身　傳有委之以貨財見利不虧其義不慙於已

戒子不受送遺　妻子不入官舍　漢獻陽地餘爲少府戒子曰我死官府毋受送遺汝愼勿受

冰霜潔已　行因儉著　名以淸聞　當官而行　何並爲潁川

淸德　素誠　苦節　淸規　冠冕

榮身　冰霜潔已　行因儉著　名以淸聞　當官而行　淸白立身惟賢所尚　廉貞厲俗雖

矯何傷　守冰壺之潔人且畏知　甘塵飡之貧財毋苟得　稱其貞白常聞於古人　告以矯誣今見夫惑

者 增無餘財 無濫積 冊府元龜曰温彥博爲中書令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室又曰晉李建爲家不理垣屋 衣滿練乘欵段 冊府元龜曰唐寶威爲內史令不樹產業及卒家無餘財又曰晉李建爲家不理垣屋 衣綠袍上白金 冊府元龜曰薛苹爲浙西觀察使理身儉薄常衣一綠袍十餘年不易 又曰晉高漢別求 欲解繻 潛織簟賣

劉興日又奏臣昨所奏薦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圖籍楊長史之出關靡侵公帑之毫釐皆嘗今之薦吏也

薦潔三

原以薦爲本周禮小宰職云以官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薦善二曰薦能三曰薦敬四曰薦正五曰薦法六曰薦辨鄭元注曰以薦爲本守法不失 不貪爲寶左傳云宋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勿受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寶不如人有其寶也 增自檢斂釋名云薦斂也自檢斂也 原不利爲利呂氏春秋云孫叔敖將死也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越荊之間有寢丘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 衣不重帛尸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劉超爲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 逐婦嬙機史記云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嬙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安所譬乎 饋魚不受韓非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人爭饋魚公儀子不受曰夫受人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將枉於法法枉則免於相矣 妾不衣帛左傳晉執季文子寮人之妻不衣帛馬 乘折轅車東觀漢記云張湛去蜀都乘折轅車白布被橐 公薦不受饋送漢書尹翁歸爲市吏公薦不受 身服布被漢文帝詔云薦吏民之表 民之表漢文帝詔云薦吏民之表 在職公薦漢書馮立字聖通爲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薦治行略與野王相似吏民嘉 秋毫無私東觀漢記宋弘爲司空當受俸得鹽令諸生負之以賤不難弘怒悉當受俸得鹽令諸生負之以賤不難弘怒悉賤難不與民爭利東觀漢記宋弘爲司空當受俸得鹽令諸生負之以賤不難弘怒悉賤難不與民爭利 不與孤寡爭粒語林何弘宇次道揚州常有過米以賑孤寡乃有十萬斛餘存於治中面見帳中云義不與孤寡爭粒注橋音痕平聲 不與民爭利東觀漢記宋弘爲司空當受俸得鹽令諸生負之以賤不難弘怒悉賤難不與民爭利 食不二味又曰李恂爲宛州刺史清約率下食不二味 乘柴車後漢趙壹傳壹爲郡時諸計偕吏多盛飾車馬帷幔而壹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河南尹羊陟前坐于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其同載 長食敷謝承後漢書趙咨爲東海相人俗謝承後漢書趙咨傳云咨爲東海相人俗遺其雙枯魚歐之二歲以儉化也 常席羊皮後漢李恂字叔英爲宛州刺史所征處士常席羊皮服布被 食乾飯謝承後漢書豫章宋度字子平爲編絕不改布被覆形簞瓢蔬食 恒食乾糧會稽太守常恒食乾糧每至正朝儐僚畢賀頗得成否 不受俸錢又曰陳修家貧爲吏恒勤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 步擔上下又曰陳修家貧爲吏常步擔上下 食豆孚恒階傳云太守常備盡食豆孚上數戲曰卿家醬類爲會稽太守常取赤米 常取赤米後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食衣布受俸常食麥飯又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常養馬妻執爨論自斬勿養馬妻執爨

自檢斂釋名云薦斂也自檢斂也 不貪爲寶左傳云宋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勿受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寶不如人有其寶也 不利爲利呂氏春秋云孫叔敖將死也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越荊之間有寢丘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 衣不重帛尸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劉超爲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 逐婦嬙機史記云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嬙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安所譬乎 饋魚不受韓非子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人爭饋魚公儀子不受曰夫受人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將枉於法法枉則免於相矣 妾不衣帛左傳晉執季文子寮人之妻不衣帛馬 身服布被漢文帝詔云薦吏民之表 民之表漢文帝詔云薦吏民之表 在職公薦漢書馮立字聖通爲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薦治行略與野王相似吏民嘉 秋毫無私東觀漢記宋弘爲司空當受俸得鹽令諸生負之以賤不難弘怒悉賤難不與民爭利東觀漢記宋弘爲司空當受俸得鹽令諸生負之以賤不難弘怒悉賤難不與民爭利 不與孤寡爭粒語林何弘宇次道揚州常有過米以賑孤寡乃有十萬斛餘存於治中面見帳中云義不與孤寡爭粒注橋音痕平聲 不與民爭利東觀漢記宋弘爲司空當受俸得鹽令諸生負之以賤不難弘怒悉賤難不與民爭利 以儉化

曰君子修不踰上踰不過下踰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痛乎未可言中道也

將作大匠若耶山公聞有五六老叟人各齎一大錢受之

書百錢以送龐龐爲人選一匹貴以買棺牛車一乘載妻歸勿受郡送也

已輒就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爵母乎使與母俱歸祕曰吾自祭祠短衣也廣雅曰即檐襜也

嵇文曰祇祠祭祀

受魚懸之 又云羊續爲南陽太守續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餉鯉魚一頭續不受於庭少有皮骨明年三月儉復致一魚續出昔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爲意受

子 又云羊續爲南陽太守妻與婢俱到官閉門不納病困謂子祕曰吾有馬一匹貴以買棺牛車一乘載妻歸勿受郡送也

遺產 後漢書郭丹爲司徒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

薦讓率下 東觀漢記鄧禹在位清白以薦讓率下

衣不周身 謝承後漢書彭城姜詩妻龐氏躬執勤苦奉事舅姑詩出自修整衣不周身布衣不周身郡將遺之布被衣褲皆不受

在官不迎妻 又曰巴祇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祇宇敬祖爲揚州刺史祿俸不使有餘憤數不復改易以水漂墨傳之

食不重肴 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肴

暗之中不然宮燭 七歲就學取一枚與之兒柑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盤奪 子

清廉見稱 又云丹陽張盤爲廬江太守京師諺云閭清白張子石

衣不周身 謝承後漢書彭城姜詩妻龐氏躬執勤苦奉事舅姑詩出自修整衣不周身布衣不周身郡將遺之布被衣褲皆不受

憤毀不改膠墨傳之 後漢謝承

不然官燭 又曰巴祇爲揚州刺史在官不然官燭

閉門不納妻 又曰巴祇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祇宇敬祖爲揚州刺史祿俸不使有餘憤數不復改易以水漂墨傳之

家無 後漢書郭丹傳云丹爲司徒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

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後漢書云張盤爲廬江太守時出案行常預勅吏卒從不過十餘人

遺錢不敢拒閣內埋之 三輔決錄云公孫晨字元公爲鉅鹿太守竇之子家貧不及裔金至廣陵還牽以遺錢不敢拒閣內埋之

裔金還奉 又云豫章張盤爲廬江太守仲宗爲廣陵

周繹廉吏 東觀漢記周繹云北地太守

清白方正見稱 後漢薛博守太守周繹坐無完席既無席祿給供子孫復無完席博因以善席與妻謂博曰君累宰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博曰我見公貧故欲以清名爲之基以傳子孫順曰君其妻謂之曰君累宰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順曰我之勤身以清名爲之基以傳子孫

清爲基 以

清廉見稱 東觀漢記高翔字季通以儒學徵詣公車拜郎中

許允清吏 魏志許允爲吏部郎明帝望其衣敗曰清廉如此允之謂也

乘薄笨車 又云時苗始令趣去留其犢及車征有官廚每遷轉之際

趙儉爲驃騎義手上車 魏略曰儉自征西繳爲驃騎義手上車

樹下會稽典錄云 行各持籬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將從

軍旅常農衣惡食儉以率下 孟康宇公休爲弘農太守時出案行常農衣惡食儉以率下

布衣蔬食 又曰淵爲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

舉袖受金 魏略曰田豫爲并州刺史鮮卑素利等密懷金三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欲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後皆悉付外具以受狄金朕甚嘉焉

賣田自給 魏志和洽字陽士爲太常清貧守約

麤衣惡食 又曰裴潛爲兗州刺史常作

妻子衣食 又云裴潛爲兗州刺史常作

不充魏志徐邈爲涼州刺史賞賜皆散士卒妻子衣食不充天子嘉之拜司空　妻子飢寒蜀志鄧芝爲大將軍不治產業妻子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衣食資仰於官不治產業　不別治生諸葛亮表云臣初奉先帝資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妻子飢乏　吳志呂岱爲并州刺史歷年不調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敕平侯奉祐餉篤歷宣

產業及遺而盡之　魏舒無宅又曰魏舒宇陽元領司徒年邁致仕有遜讓意而舒居宅乃僅以蔽風雨散餘爲第一所

取諸物盧家至貧而所取諸物不濫其清介也　一無所取晉中興書陶侃破杜弢應詹逃保在軍城既陷諸將競取侃一無所取亦隨保南

張翕步還華陽國志張翕宇叔方爲江夏南郡太守有送迎錢一無所取馬死一馬病翕曰吾將步還也　送錢數百萬悉皆不受晉書羊祜傳云祜無子以從子繼封鉅平侯奉祜嗣篤歷宣

畜資產于弟姪　家無餘祿又云潛知命不營產業躬耕以養親弟姪有饑寒者輒賑給之

負擔樵薪　子弟耕而後食又曰祖逖爲豫州刺史勸已務施不與百姓爭利

妻不衣帛裹陽耆舊傳云胡宣宇叔方爲江夏南郡太守清貞有節妻不衣帛臨發止有被褥而已其餘悉還官

敝襖書臨發止有被褥而已其餘悉還官　子弟耕而後食晉書陸納爲吳興太守徵拜左民尚書綱紀白宜裝幾船納

又曰陸納爲吳興太守徵拜左民尚書綱紀白宜裝幾船納　敝襖晉中興書陶侃破杜弢應詹逃保在軍城既陷諸將競取侃敝襖

又云藏珠璣爲場於廣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玩之產承前長史皆致數萬唯瓌挺身而退　挺身而退又云藏瓌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玩之產承前長史皆致數萬唯瓌挺身而退

貨財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　筍餘一縑潛確類書云虞荔字叔陽爲陰平郡自乘二馬死一馬病翕曰吾將步還也　貨財山積其人尚在奢儉之報豈虛也

以國累年未嘗改治　名下不虛冊府元龜曰屈突通爲行軍元帥長史軍旅散餘爲第一所　以國累年未嘗改治

阮洛州張萬進爲洛州刺史清白耳子　名下不虛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子孫在於遵義所遺尚書郎十年而謂曰吾家不在此也　名下不虛

天下而以徽墉爲首　敬墉爲苑詳注云敬墉在陝爲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皆以貪污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岳等　天下而以徽墉爲首

阮洛州張萬進爲洛州刺史清白耳子　名下不虛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子孫在於遵義所遺尚書郎十年而謂曰吾家不在此也　名下不虛

天下而以徽墉爲首　敬墉爲苑詳注云敬墉在陝爲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皆以貪污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岳等　天下而以徽墉爲首

我無一爐惡可並　擬身而退又云藏瓌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玩之產承前長史皆致數萬唯瓌挺身而退　我無一爐惡可並

禍異志云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爲相今　禍異志云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爲相今

積財我無一焉惡可並言詰陳懷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詰陳懷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詰陳懷積財我無一焉惡可並言詰陳懷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詰陳懷

武臣以清廉聞冊府元龜曰裴寬爲戶部尚書卒明皇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矜名皆得父清白之遺尚書那邵呼爲清郎　武臣以清廉聞

歐陽脩詩云官滿載書隨筆云彭器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頗色如玉因官射利疾來喜君獨否父老爭歡息此事古未有　以文章名天下而以風節著唯晚年以論建儲事觸怒仁宗貶滁州

馬骨高　郭隗說燕昭王曰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有以五百金買其骨還以報者曰已得馬馬今至矣王怒曰要生馬安用此死馬以五百金買之乎使者曰死馬且以五百金買之而況生者乎馬今至矣王乃以千金使人求馬未至者三年以五百金買其骨還以報者曰已得馬馬今至矣王怒曰要生馬安用此死馬以五百金買之乎使者曰死馬且以五百金買之而況生者乎馬今至矣王乃以千金使人求馬未至者三年以五百金買其骨還以報者曰已得馬馬今至矣王怒曰要生馬安用此死馬以五百金買之乎使者曰死馬且以五百金買之而況生者乎馬今至矣王乃以千金使人求馬未至者三年

長官清　蘇軾詩亂山深處長官清　長官清

此事古未有　客齋隨筆云彭器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頗色如玉因官射利疾來喜君獨否父老爭歡息此事古未有　此事古未有

圖書數卷　山堂肆考曰沈義倫爲隨軍轉運使居僧寺藏食僞蜀有以珍玩以錦爲幕希萊　圖書數卷

問奇類林云宋姚希得知潮州官署舊以錦爲幕希萊七年洗馬柯潮奉命主應天鄉試通考曰景泰七年洗馬柯潮奉命主應天鄉試初入境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潛叱之復懷重器固請潛怒執付有司　問奇類林云摩尼珠綴置泥漿中經百年體自堅淨也　摩尼珠

【詩】唐皮日休七愛詩曰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鑿井遠之官宰邑無黜疵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蘗苦四遠聲光飛退居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雖黍非家畜琴尊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臥黔婁傘定立陳寶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慙不相識援毫空淚垂　于鵠贈李太守詩曰幾年爲郡守家似布衣貧沽酒迎幽客無金與近臣攜茶書院靜講易藥堂春歸閑功成後隨車有野人　宋魏野上知府寇相公詩曰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誡】唐姚元崇辭金誡曰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爲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爲慎列前古之清潔爲將來之龜鏡古之君子策名委質冀冀小心乾乾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思請謁者咸悉苞苴者必辭屬以金玉爲寶吾以廉謹爲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爲　又冰壺誡曰冰壺者清潔之志也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之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水席皮洗幘縕袍空裹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誡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碑】周庾信大將軍司馬裔碑曰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皇庭反陋有詔冬官爲營寢室朱邑祭酹無所漢后是以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爲之開館　又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諱逞字季明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闔夜有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朝野稱之太尉楊震直稚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撰故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慙德家僮慕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紈十匹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得錢於道留持挂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其爲郡也惟以青鹽換粟留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已

墓誌唐杜牧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曰贈司空貞公事憲宗皇帝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閒讌獨言曰勁兵三千誰可付者崔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誰爲者談峻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爲陳許帥

判唐王友方對父老送錢判曰負海名區攸稱越府濱河大郡爰指滑臺旁連射的之衝千人萬實俟廉能露冕褰帷是資寬惠司倉之置水投薤方取喻於麗參父老之賚物送錢乃報恩於劉寵漢陽服其高義耶溪書以清風取之者不以爲貪置之者無聞於詭

恕一

包荒 含垢 易言包含荒穢也 傳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觀身 順事 老子曰以身觀身順事恕施 矜不能 掩細過 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漢書

參見人有細過掩覆匿蓋之

薄責人 不誅奴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宋則子年十歲與羣頭共弩射弦斷矢激誤中則子死則恕不誅荀奕美之 有容乃大 不欲勿施 書必有忍其乃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施不恕 克寬克仁 不知不愠 寬裕 平恕 冊府元龜曰唐王珪貞觀中歷侍中禮部尚書性寬裕不尚苛察其於官事務舉綱維禁姦扞去甚泰而已 又曰馬懿武仲作不順而恕禮君子先人後己

素爲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等充十道黜陟使懷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

物嘗使僮飼馬僮多與馬芻馬以瘦死懷素知而不問 冊府元龜任迪簡爲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嘗有軍者以景略法嚴慮坐主酒者而僞以酒

怒不忤物 情州城西橋 矜蠱道 遺盜財 冊府元龜曰李勉爲江西

清白景略請換之又曰漢王周爲冀州刺史性寬恕不忤物情州城西橋不飾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沈栗出私財以修之

敢覆民租車周曰橘深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溼於其上或發以告曰爲父禳災亦可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橘幸

素爲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等充十道黜陟使懷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

再思舉明經授元武尉充使諸京師止於客舍盜竊其貲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嘗貧苦至此無

行速去恐爲他人所捨幸

留公文餘則盡以相遺

失犀角 破馬鞍 冊府元龜唐裴行儉爲尚書聞喜縣公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者誤遺失已而懼潛竄又有教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

馬鞭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

酸俱碎 挺忽直 問奇類林曰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酸二隻每宴特設一卓復以錦衣置其上一吏誤觸又曰宋有閹吏緑御史臺中事二十餘年未嘗評官優劣一旦見中丞矣善客親前中丞名客親前挺忽直豈觀我失耶曰昨

二酸俱碎史伏地請罪公神色不動曰汝誤也又曰宋有閹吏緑御史臺中事二十餘年未嘗評官優劣一旦見中丞矣善客親前挺忽直豈觀我失耶曰昨

每宴特設一卓復以錦衣置其上一吏誤觸

庖人造食指揮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叮嚀者數

若使宰天下事皆如此喋喋乎范大笑慙謝

妻灑筆 富舉鞭 閫孔帖曰妻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而去選者不平謂曰足下嘗貧苦至此無

乃灑筆曰墨污爾 山堂肆考曰宋富韓公致政歸西都嘗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

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騎卒聲愈厲又唱言

其將將方悟相公也下馬

碎瑪瑙盤 饋金石藥 冊府元龜觀之行儉因晏設出示有瑪瑙盤廣二尺綵文采殊絕

軍吏王休烈捧盤誤踏衣足跌盤碎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又曰晉姚襲登晚年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云害之矣登服之發毒幾死訊之未之嘗也登無憾色

委以事 冊府元龜曰其半不詢其由　**不詢其由即**

職情 拳擊甄琛　酒沐元衡

魏書云崔康為母所極令時甄琛為長史魯因公事言競之間以拳擊甄琛為長史田甲辱安國安國曰不論乾腶子曰武元衡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以本縣長笑而不

大疣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善遇獄吏**

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避齋閒覽曰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倫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諾終不以語人　**盡與倫兒**

史記曰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

豈敢以為念　不忍與之較

山堂肆考曰呂夷簡執政范仲淹賢者豈但除舊職耶即除舊事誤犯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夷簡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簡坐落職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夷簡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事誤犯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時吏有盜官銀者稱為鈞償私費或謂公可以此報之池不忍與之較人稱為長者　**拭唾是逆其心**

又曰寶元中司馬池知杭州時江鈞為兩浙轉運使惡池誣以事降知虢州池未謝

醋乃可為相 事文類聚曰婁師德弟授代州刺史師德戒之曰凡人唾汝怒也拭之是逆其心汝但自拭之而去師德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何乃弟曰人能臭吸三斗醋

德曰乃可為宰相矣　**王旦送還寇準**

宋史曰王旦為相寇準為樞密中書有事送樞密院樞密有事送中書

亦遣諂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坐罰不跗月樞密有事送中書

佐陰結貴妃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貶介未已

彥博上言唐介

山堂肆考曰英州別駕文彥博字寬夫初侍郎康州被召即上言唐介敢言介所

言多中臣病介未上起介尋至大用文與唐遂為知已　**狂生馬後肆言丞相**

問奇類林曰李沆為宰相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

朝士簫下遥指參政

東坡奇類曰居大位而不能匡濟天下又不能引退能無愧乎公於馬上又曰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於簫下指曰此子亦參

市衣進父吳祐使歸　**盜麥進母孔融特賞**

後漢書曰吳祐為酒泉太守審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還以使歸謝其父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癈思食新麥乃盜隣熟麥以進文舉聞知仁

醉溺殿上

漢書云張安世為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耶

醉嘔車茵

後漢書云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鎮撫于闐劉侯李邑諸之帝知超忠切責邑令受超節度超即遣邑詣超超謂曰邑前設君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使送侍子乎超曰以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曰邑前設君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使送侍子乎超曰以邑

不疚何恤人言

後漢書云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鎮撫于闐劉侯李邑諸之帝知超忠切責邑令受超節度超即遣邑詣超超謂曰邑前設君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使送侍子乎超曰以邑

毀超故令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　**不時應答**

蜀志云蔣琬字公琰為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　從朱衣上過

世說云桓公在荊州取人以威刑商物令史受杖上捌儁根下拂地足意識不著公曰我猶患其重　豈以鳥傷

人漢書云安成王秀性仁恕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鵪鶉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德已枚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冊府元龜曰戴至德高宗朝爲僕射與劉李昭德階行師德體豐碩不能遽步昭德常與李昭德階行師德體豐碩不能遽步昭德笑而遷之參罪不至忽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又云賈參常領陸贄後參爲李巽所奏上欲殺之乃得原貶忠州司馬非大過不榜責孔帖云吳湊僚吏非大過不榜責又云崔仁師爲大理丞歲終斷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活斷獄萬七千人又云狄仁傑稍遷大理丞歲終斷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活無罪數百人又云崔仁師爲大理丞歲終斷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活無罪數百人

不聞所累也已解持燭矣武襄踵門謝曰狄武襄爲真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汚有司捕文鼎案鼎辭連威叩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舉無異辭終何鋪之於盛世韓魏公琦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亟呼視之曰勿易湟已解持燭之公顏然敍琴不問容民曾鞏詩云容民宇量恢

何鋪之於盛世又云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擾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舍於逆旅逆旅內唯攜一鸚一琴常過青城山遇雪皆欲使之得所奈何鋪之於盛世顏然鼓琴又云趙清獻抃爲成都遊奢閒覽云魏公憚不太分務容小人善惡黑白

左傳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韓非子曰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史記曰郅都者楊人也景帝拜都爲雁門太守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唐書曰長孫晟討突厥突厥畏晟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續問奇類林曰蘇良嗣高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奬取竹棄之冊府元龜曰蔣沇乾元中爲陸渾鹽屋咸陽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沇竭心撫綏副元帥郭子儀每由其縣必誡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國嘗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又曰李廓初爲京兆尹遷尚書左丞憲宗元和初以京師多剽竊復遷爲尹權奸肅物威望甚著又曰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正身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百度肅然名重於

時　又曰令狐楚威儀儼整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方酣有匪類偶至立命撤去筵席毅然語色　孔帖曰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尋不避權豪不問旬宿姦老盡爲斂跡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奪諸少年從旁譟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　又曰穆寧爲鄂岳汚都團練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暴縱兵剽掠行者殆絶與寧夾江爲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　唐書曰郝玼勇敢無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番必刳剔而歸其屍番人畏之如神贊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番中兒啼者呼玼名以怖之　名臣傳曰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驚破膽　彙苑詳注曰張忠定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貨旁有一錢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之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劒下堵斬其首申臺省自劾　談記曰元祐七年上祀南郊東坡公以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忽有赭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警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其國太夫人國婆婆其國太長公主也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敕有司嚴整儀衛

威嚴二

還檄　解印　喬元宇公祖治陳相羊昌罪梁冀私檄救之刺史周景承旨名元元還檄不受發案欲篡殺之宣曰云云祖曰貴戚且斂手斂手　董宣少年爲洛陽令河陽公主奴殺人與主騎乘宣行逢駐車收格殺之主訴於帝帝以宣不從伏彊項令　鮑永爲司隸鮑恢爲掾屬世祖欲一警百以避二鮑　治東海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吏人皆伏恐懼于義字仲文年二十爲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根爲婚又賢不肖而嚴　振南陽　史人賢不肖盡知之每民大會及出行縣時有所取以一警百身以率下無以身貪汙一郡錢盡入輔家被送獄數日輔死盡得狡猾退無妨賢路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今一月矣五官掾張輔在西戍欲趨東延加箠二百就言於帝帝親錄囚徒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執之曰爾久依城社爲巨蠹云云帝亦謂曰汝犯王法云竟殺之　不惡而嚴　左傳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楚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州郡畏威　姦滑縮首　前漢朱博遷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博心知之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羅去如神吏民大驚州郡畏博威嚴　吳志士燮聲教流聞云云　豺狼當路　鷹隼始擊　梁冀驕奢

第三條下詳 威克厥愛 剛亦不吐 尚書威克厥愛允濟言威勝愛則不茹剛亦不吐 違彊凌弱 畏威稟命 違彊凌弱非勇也 傳

京師語諸葛 屬縣聞周乘 漢書諸葛豐爲司隸嚴直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關逢諸葛師古注云言問者何久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 汝南先賢傳云周乘爲交州刺史上言交州邊域長吏百姓願爲聖朝掃清一方屬縣聞乘渭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 虎阜 虎阜鵰山東爲小吏時竊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敢犯禁矣 吏人畏貴戚憚 冊府元龜曰李燁簡校雍州長史記韓非子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 史記韓非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而嚴主峻其法而嚴其刑也 火烈刃傷 上詳

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竊成之怒冊府元龜曰李崇爲南豫州刺史時蠻人呼爲乳虎 史記酷吏傳云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竊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敢犯禁矣 又曰魏暮爲東郡太守治嚴峻吏民畏而無值竊成之怒 又曰唐張鷟爲大吏奉法嚴峻吏人畏而無值竊成之怒

第一條 盧鐵論曰唐王志惛中宗神龍中累除左臺御史糾發奸豪無所容貸甚爲吏人畏服 又曰魏暮爲東郡太守治嚴峻吏民畏而無敢犯禁矣 又曰魏暮爲東郡太守治嚴峻吏民畏而無敢犯禁矣 以法誅 因事殺 冊府元龜曰柳仲郢爲京兆尹時統千泉訴表甥劉翊殿毋劉翊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柳仲郢武宗會昌中爲京兆尹初赴府有神將神暮之初爲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上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視事之初爲神將神暮之初爲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上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視事之初爲神將

羅刃者見其有傷也故立法制辟若握火蹈刃則民畏而無敢犯禁矣 又曰魏暮爲東郡太守治嚴峻吏民畏而無敢犯禁矣 錦編萬花谷曰唐張巡爲真源令土多豪猾恃良嗣武后時相遇薛據義於朝廷同州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以又曰蘇良嗣武后時大吏華南金植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

口明府手迴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棘勢貪前帥不能制仲郢因事殺之 孔帖曰柳仲郢罷鎮同州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以法誅之 孔帖曰柳仲郢罷鎮同州到任誅大吏華南金植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

懷義寵憂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阿師弟於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不茹剛亦不吐 尚書威克厥愛允濟言威勝愛則不茹剛亦不吐 違彊凌弱 畏威稟命 違彊凌弱非勇也 傳

中記曰高恭之宇道穆莊宗時爲御史中丞彈馬都尉杜中立贓罪貴賤憚之 孔帖曰李燁簡校雍州長史記韓非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而嚴主峻其法而嚴其刑也 史記韓非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而嚴主峻其法而嚴其刑則盜跖不搏百鎰 史記韓非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而嚴主峻其法而嚴其刑則盜跖不搏百鎰 役歡笑者不及

不曉是何也復賜舊名 孔帖曰李燁簡校雍州長史記韓非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而嚴主峻其法而嚴其刑則盜跖不搏百鎰 役歡笑者不及

里頻密摘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徵盡絛宿惡請於尹殺之豪猾大驚屏息奉法 三日指畫一言到上 問奇類林曰元宗嘗賜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

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草木知名 豪猾竊奉法 唐書曰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從所改恐賊

吾白挺如爾不能過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至以手板縶場畫地自攻之國必削能爲威者所以褒也朕謂江南草木亦知爾威名若

不敢高聲謂其徒曰施諫議一言到上吾輩不知死所矣 族滅曙氏 孔帖曰李燁遷武功令神策士尚君慶逋賊六年不□悍然出入關

不還行立名之日軍法踵日者斬異時復讎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徵盡絛宿惡請於尹殺之豪猾大驚屏息奉法 三日指畫一言到上 問奇類林曰元宗嘗賜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 族滅曙氏

管殺廷芝 史記曰鄧都者楊人也孝景時爲中郎將濟南曙氏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曙氏首惡餘皆股栗 孔帖曰裴行立遷安南經略使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曙氏首惡餘皆股栗

復讎舊名 孔帖曰李燁遷武功令神策士尚君慶逋賊六年不□悍然出入關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徵盡絛宿惡請於尹殺之豪猾大驚屏息奉法 三日指畫一言到上 問奇類林曰元宗嘗賜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

不還行立名之日軍法踵日者斬異時 孔帖曰裴行立遷安南經略使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曙氏首惡餘皆股栗

以一以聲 能生能殺 商子曰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生能殺曰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生能殺曰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

弾金吾爭柘 殺牙將白約 冊府元龜曰温造爲侍御史長慶四年李祐自夏州入拜大金吾將軍祐退服戰流汗私謂人曰吾夜偷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弾奏祐退服戰流汗私謂人曰吾夜偷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弾奏祐退服戰流汗私謂人曰吾夜偷

樓季弗踰十仞 盜跖不搏百鎰 韓非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而嚴主峻其法而嚴其刑則盜跖不搏百鎰 役歡笑者不及

元龜曰魏元忠檢校雍陽長史號爲清嚴時奉寇張易之威震海內纖其家婢多所請托元忠皆殺之 下詳作意此人注 又曰王龜宣宗大中中爲同州防禦使有牙將白約者犯有敗子而嚴家云月給麪損遂擒楊言者詰之曰白約所殺也遂擒殺之 答殺奉寇家婢 杖殺神策小將 冊府元龜曰温造爲侍御史長慶四年李祐自夏州入拜大金吾將軍祐退服戰流汗私謂人曰吾夜偷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弾奏祐退服戰流汗私謂人曰吾夜偷

又曰王龜宣宗大中中爲同州防禦使有牙將白約者犯有敗子而嚴家云月給麪損遂擒楊言者詰之曰白約所殺也遂擒殺之 又曰范純仁爲諫官東臨官官陳衍園亭在焉園中有神

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而嚴主峻其法而嚴其刑則盜跖不搏百鎰 役歡笑者不及

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而嚴主峻其法而嚴其刑則盜跖不搏百鎰 役歡笑者不及

叱咤之遊　用誘說者未若刑戮之齊抱朴子曰六軍如林未必皆勇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趨以威民不敢朝飲羊

威嚴三

桃李不潛蹊　韓子云子產治鄭子不敢飲羊孔子家語仲尼爲大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羊

今異俗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辭策而御驛馬　韓非子曰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也大人之惡非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非斤則斧賈誼治安策云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所用斧大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

父薄愛敬智子多善用嚴也　父薄愛又云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

大怒之威　陸子云夫以姦民治商子云以良民治必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古

不壞一爐　論衡云淮陽鑄鐶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安臥而淮陽政清不壞一爐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治

折之以武　鹽鐵論曰當此之時不任斧斤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醫欲以短鍼而攻痤也

爲取龍　益部耆舊傳云張則兄弟有令名爲祠令鄉黨號爲取龍

不舍鄧亭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欲以短錢而攻其輔與語道此後日吏還

虎號爲蒼鷹　漢書鄧都爲中尉行法不避貴戚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破柱取張朝　後漢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聞膺威嚴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漢書趙勤幷學爲郡掾督郵郡令及新野人萬公卿憚之　漢書陳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一勤入界遵吏陳罪還印綬去桓虞數云皆不嚴刑必斷

二千石阿縱皆舉免之　魏志賈逵爲豫州刺史攻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

姦慝自彌　楚國先賢傳云董安于治晉陽姦吏犯法董安于臺爲尚黃尚書令時貴戚多犯憲禁尚繩之不撓

民不敢欺　典略云董卓爲相國所用嚴刑罰民不敢欺

舉朝憚之　又曰卞臺爲尚書令舉朝憚之

柳樹何因盜　陶侃字士行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柳植于己門侃見駐車問曰此是何因盜之施惶恐

擅民之父母　周書云憲者民之父母

望風畏憚　冊府元龜曰權薦紘爲西韓州刺史太宗以紘爲長史性剛毅所齊王祐溺情羣小以萬紘爲刺史攻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

嚴刑必斷　游子弟王賢登謝鯤爲達臺尚書令時貴戚多犯憲禁鯤繩之不撓

在以強直稱佑聞其名望風畏憚

賓參爲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皆望風遁去　權邪憚其嚴勁　冊府元龜云韋弘景爲吏部銓錄平允權邪憚其嚴勁　威望特振　又云李絳爲御史大夫威望特振　惡少遁去　孔帖云李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悚紳治剛嚴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　立撟而鞭之　又云王起鎮蒲州有豪民怙勢犯法未嘗輒貸　以威重見稱　冊府元龜云李暮爲太常少遊悔懼又云實參代宗時爲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遊令軍吏傳問參正詞讓之少遊悔懼促詰參

風儀秀整皆以威重見稱

威嚴四

詩　明卒東陽殿上戲詩曰殿上戲丞相勿嗔吾弄臣臣可弄不可狎節使不來臣已教君王有道臣職遂細柳營中親按轡

碑　周庾信兗州刺史宇文公神道碑曰公諱常字子元四方雜俗天下殊風以君蕘能使楊鈴持斧既乘驄馬仍被繡衣羣盜累足貴戚斂手鄉亭留宿幸無歸忌之疑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

墓誌　唐孫逖太子舍人王公墓誌銘曰公諱無競字仲烈恩澤侯張昌宗位極大官寵震羣后公著書東觀與之聯事未嘗瞬就色莊見憚長孺之抗禮將軍曷足議也公嘗執簡中禁司察班位時三事大夫有族談錯立者公進而言曰朝有著定所以道威儀邦之具瞻所以昭軌物不遵不恭不敬不從其可是耶則肅然從列

題　明蘇伯衡題鄭宣撫墓誌後曰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閫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儀要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惶恐聽命

明察一

史記　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西門豹爲鄴令民不敢欺　漢書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　後漢書曰周紆遷名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陰察其口眼有

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猶知也誰載簏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裴松之曰晉安重榮爲成德軍節度使嘗有夫婦共訟引致者晦知之召問莫肯引伏重榮令人傳止一沙門而盧廢曰主人非盜也何失之諸縣詢問主人盜耳即遣擊羊皮驗猪口魏書云李惠轉雍州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爭薪而鬬遂自誣服處名問貴人曰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曾與一沙門酣飲飲酲

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殺夫因燒舍詐稱火燒夫死詣官妻不承擧遂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

無灰妻殺其罪必訖

主名乃探他書冊府元龜曰李晟爲隴右副元帥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某勞某能某有他書籍之及吏退鈎乃探取他書焚之人信其匿名以罪之晟其明

銅內鞞中先有名者焚也既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事按驗下吏以爲神明

人皆自勸

吏畏其明

冊府元龜曰王忠嗣爲河東節度採訪使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上遺失驗其名以罪之士卒莫寇仕梁爲吏部郎中復判南曹吏畏其明又曰韋寇仕梁爲吏部郎中復判南曹吏畏其明

觀察使知人

更易

又曰劉栖楚爲京兆尹推柳豪右事無大小必以致之以絕姦欺

人哭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產曰凡人於所親愛者始病而憂已死而哀今夫人疾苦每遺人糧肉令自持量衡以致之觀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資而

已死不哀而擲是以知其有姦也

問奇類林曰宋張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資而

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則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書請府詠曰汝婦翁特書而七與子皆泣謝而去

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

二人挾絹

魏書南史曰傅琰爲山陰令有野父爭雞琰問何以挾絹於市互爭令斷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

色於是擒之

服其罪焉

密送女奴

應死州官以爲得實若水疑之留其獄一旦詣州密送女奴於知州所引父母示之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并囊衣而去

掩捕少年

事文類聚曰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七奴父母訟於若水錄事責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執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皆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得棄而罪言食豆者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

事文類聚曰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七奴父母訟於若水錄事責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執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皆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得棄而罪言食豆者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

州命錄事勿收錢

冊府元龜曰吳越錢鏐時大將許再思子弟犯法鏐命收錢

冊府元龜曰吳越錢鏐時大將許再思子弟犯法鏐命收錢

又曰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邨民家宿門外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去

又曰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邨民家宿門外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去

僧見之因夜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之諸縣掠治僧自誣獄當決值攝丞以爲得實若水疑之留其獄一旦詣州密送女奴於知州所引父母示之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并囊衣而去

治僧自誣獄

冊府元龜曰吳越錢鏐時大將許再思子弟犯法鏐命收錢

冊府元龜曰吳越錢鏐時大將許再思子弟犯法鏐命收錢

合捕之案問具

冊府元龜曰吳越錢鏐時大將許再思子弟犯法鏐命收錢

冊府元龜曰吳越錢鏐時大將許再思子弟犯法鏐命收錢

服一府以爲神

更究寡婦使收門士

經濟類編曰曹操字孟德遠少有孝弟行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洛陽令改適婦守節不移

姑憨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寡婦自誣獄當決值攝丞以爲得實若水疑之留其獄一旦詣州密送女奴於知州所引父母示之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并囊衣而去

郎轉洛陽令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攝使收門士

臨淄令縣人鑄刑書叔向使詰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士以燎寒耳

呈冀免指擿

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擿長於吏術避簿書躭事分

諸道鹽鐵轉運使擿長於吏術避簿書躭事分

擿奏每閱視必舉其利病而批押之未嘗分

結之果然

擿奏每閱視必舉其利病而批押之未嘗分

擿奏每閱視必舉其利病而批押之未嘗分

批押利病未嘗差舛

冊府元龜曰吳越錢鏐時大將許再思子弟犯法鏐命收錢

冊府元龜曰吳越錢鏐時大將許再思子弟犯法鏐命收錢

剖析詆欺無不彰敗

冊府元龜曰吳越錢鏐時大將許再思子弟犯法鏐命收錢

冊府元龜曰吳越錢鏐時大將許再思子弟犯法鏐命收錢

未閑吏事有疑獄難決者多候湊將出府時方詰

又曰王播元和中爲刑

明察三

原

先王求明察之官

左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情僞盡知

又曰民之情僞盡知之矣

咸稱神明

前漢黃霸

表章善惡

廣州先賢傳云黃豪拜司隸

謂之神明

後漢度尚除上虞長爲政嚴峻

在事清明

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爲濮陽令爲政清明號爲神明

枉訟理察

後漢張禹初拜揚州刺史當遍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清涉禹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棹而過

爲政清明

晉書山濤爲冀州刺史當遍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清涉禹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棹而過

晉書山濤爲冀州刺史當遍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清涉禹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棹而過

增

號神明

孔帖云李栖筠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七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又云嚴郢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

賞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

外多僞冒栖筠判條吏氣奪號神明

特法令敢詠殺盜賊一衰人不敢欺

明察四

論唐李溫三不欺先後論曰子賤事衰亂之魯而邑偏強齊仗義爲城池倚仁爲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共爾位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脩茂績身爲紀律言有典章剛克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之吏也

疾惡一

詩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逝人梁發人笱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滅周之禍

見狂且黥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　又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狂狡子良諫之而作是詩

禹民　漢書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多　晉書劉輿傳曰輿猶臊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輒爲邑請戍邊自贖曰邑疾惡如仇　抱朴子疾謬曰閻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輒爲邑請戍邊自贖曰邑疾惡如仇既總寇綱不繩而自肅

詩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途則甚逢虎之羣也　孔帖曰李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爲邑請成邊自贖曰邑疾惡如仇　晉書劉輿傳曰輿猶臊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輒爲邑請戍邊自贖曰邑疾惡如仇既總寇綱不繩而自肅　又曰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爲朋黨相搆好善嫉惡出於天性　又曰孔緯爲御史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仇既總寇綱不繩而自肅

疾惡二

原　斥遠佞惡　沙汰郡吏　東觀漢紀朱暉爲臨淮守有羊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何並爲潁川頭懸於市　樊曄爲天水盜無出獄　漢何並爲桐川太守使文吏治鍾威趙季李敞三人皆懸三人各有所掾皆懸頭市　晉書劉毅有羊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聽使入函谷關勿令汚民間不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雖腸史格殺之亦得趙李他即持頭還並皆懸頭　後漢樊曄爲天水盜無出獄史人及羌不入關乃放之趙李榮惡雖

典數州皆爲農使後民懷之　晉書劉毅有羊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太修貢奉且以鎚曰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籍記徵播詣京師俄力爭上不聽　資治通鑑曰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俛介潔疾惡爲相重進賢士

有鴞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鬼面目視人間極又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又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五逆

四毒

大乘妙林經曰如可觀近　惡人席　賊臣境　晉府元龜曰後漢許劭汝南人有史識嘗謂劭曰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俱不忍與惡人同席　又曰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有賊臣境刀斷席曰撤不可親近

況四專妣不可親近　惡人席　賊臣境　晉府元龜曰後漢許劭汝南人有史識嘗謂劭曰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俱不忍與惡人同席　又曰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有賊臣境刀斷席曰撤不可親近

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錄于劍門時朱克融方沈之於江　極言盧杞　請斥李繁　晉府元龜曰陸贄論宰臣之過雖驗何益乃請斥李繁爲翰林學士德宗

報公辨謂之曰情狀至道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請斥李繁爲翰林學士德宗　又曰權德輿爲太常卿時

言及致寇之由則曰運數全定事不由人贊極言杞等罪狀帝雖貌從心頗不悅

學繁者牢相沿之子初與翰林學士梁肅友善肅待之極厚因得日熟其門及肅卒

肅積年擯棄後起爲福德輿奏請斥之　恥於共世　不在其位　抱朴子曰如此之徒雖能令壞魯反天手提刀尺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踵

恥於共世　又曰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
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負人於北波　不蔭惡木　不飲惡泉　管子曰夫山
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　宦官當盡去　册府元龜曰李珏關成末爲司農卿珏疾惡
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思其名也　狡吏無所容　册府元龜曰李絳爲左僕射剛腸疾惡賢不
代史郭崇韜傳崇韜謂宦官　尤爲非正所忌　不爲流俗所喜　宋祁宋景文筆記曰寇準蕭資
當盡去至於扇馬亦不可騎
考曰宋畢士安初拜參知政事入謝眞宗曰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
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故不爲流俗所喜

疾惡三

豺虎不食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蝥螣**　又云蝥螣在東莫之敢指　**目有眯**　子華子云國人疾之如目有眯焉　**寃於兩觀之下**　尸子于朝三日子貢曰少正卯寃之於兩觀之下尸子于朝三日子貢曰少正卯險二曰行辟而好三曰言逆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羣衆其強禦足以反是非立此人之奸雄不可不除　**如務去草勿使能植**　呂氏春秋曰見惡如

觀尸朝三日　正卯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曰少正卯之門人盈門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羣衆其強禦足以反是非立此人之奸雄不可不除

捕郡內豪猾　漢王溫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盡十二月郡中無大吠之盜　**近臣嗇憎充皆舉劾**　漢嚴延年爲涿郡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白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長避之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

姦道不拾遺　漢嚴延年爲涿郡吏以下皆畏避不敢犯道不拾遺　**五逆所擊誅者五逆**　焦氏易林云雷霆

問貴戚　謝承後漢書張佺爲山陽令御政清潔貪饕

疾惡若仇　後漢喬元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

疾惡如讎　王隱晉書

流放潔士盈朝　汝南先賢傳許子將爲郡功曹云云　**陳相罪惡元收具考**　後漢喬元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

放橫對紂　後漢周紆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百人郡中震恐紆曰本問貪猾若爲貪等豈能知此

疾惡四

詩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邕詩曰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大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盪秋旻霽

摘伏一

唐趙廣漢善鉤距　應神華善發摘　漢書趙廣漢字子陽守京兆尹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汝南先賢傳云陳寔傳云寔至縣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

納刀　盜印　朝野僉載曰貞觀中衢州振橋店主張延婁歸寧王衛揚貞二人投宿有人取王懷刀殺張迪却納刀鞘中至明拷訊貞遂自經上疑之差御史蔣坦覆推追店人唯留一老媪年八十餘晚放出令密視之曰媪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坦集男女三百人就中喚與老媪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妻繼殺是實人械迭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鞫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　盜罪　後漢書龐參字子產爲潁川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渡水中鞭策不去俯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涇右黑而燥蕩而心懼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放止甚慙愴長婦胎傷閉匿弟婦生男夜盜取兒弟同居兩婦皆懷孕長婦胎傷閉匿弟婦生男夜盜取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融察而異之問乃伏　晉書曰苻融爲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令追買不一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鞫之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傷害之因放止甚慙愴長婦胎傷閉匿弟婦生男夜盜取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融察而異之問乃伏　晉書曰苻融爲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令追買不一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鞫之

摘伏二

殺姦摘伏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其發姦摘伏如神　張敞詳略

發姦禁　方略

發伏姦　令斷繇風俗通云漢時臨淮有一人持一匹繇到市賣之道遇兩以繇被覆後一人至求庇蔭授與一頭兩耆當別因各與一半使騎吏馳聽之後人濫受繇主稱寃宣然後呼責之具服

京師稱有神算　後漢書云王渙爲洛陽令能發摘姦伏京師稱

發摘如神　梁書云范雲性機警爲吏部尚書時有老母遇劫於路楊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　汝眞是盜　晉書云符融在冀州

摘　皆能摘發　冊府元龜曰盧從愿唐宗初爲吏部侍郎有
家八九年牛僧孺家部中云捕盜牛贓名部中牛悉集各問其所從來妻家恐連及指其新牛曰此是女壻家牛也允濟
將詰裏家部中牛孳產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累考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貿於允濟令縛牛主棄其頭
發叢覩謂之曰此即
女壻可以告牛歸之

摘伏三

道　璽書唐則天后神功初璽書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姚璹曰殿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
卿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於列城
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庶此黎元言念德馨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當以益州爲法
道　碑唐權德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度成公神道碑曰相國諱杭字遵皋擢爲河南尹盜有宋程璧
者白晝椎剽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捕慝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摘如神　元李冰魯肹大都路都
總管姚公神道碑曰公諱天福長憲遷東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
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黜令有司開其夫棺養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悖卒　明宋濂元禮部尚書追封
燕國郡公汪先生神道碑銘曰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李氏有兄弟三
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誓不再適孟仲利其財乃唆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
見其色有冤間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
從誣構罔羅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遽繫者二百人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
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尋決聲績尤著

墓誌　元姚燧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曰公諱庭珍字國寶至元十九年以才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
尹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積事留獄旬月剖摘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傲大第聚居二年黃金犀帶出入
飲食衛陌縱橫公曰必劇賊也密諭有司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得金幣寶玉服玩與贓券幷盈室鞫之皆欺

伏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

稱職一 才通職

官材 適用 記曰司馬論辨官材論辨 爵不踰德 然後官之 論辨適用 祿必當位 月令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罰不及嗣 外傳云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吳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刑殺之罪七三年而庫無拘人旗民歸之如水就下 漢書云田延年爲河南太守以尹翁歸爲掾延年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閤牖部汾北部汾南所舉聽法得其罪輒輒爲牓州刺史 魏志王基字伯輿爲長吏雖中傷墓有怨者 翁歸曉文法 王基明制度 漢書尹翁歸少孤爲獄小吏曉習文法 明制度整軍震修學校南方稱之 幹爲司徒 百姓和睦 夔主賓客遠人畢至 典略 耿恭爲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晉諸公贊云郭展爲太子 郭展爲太僕廄馬充丁 後漢耿恭傳云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恭爲戊校尉屯晉諸公贊云郭展爲太僕廄馬充丁其後征吳得以清事 智以效官才宜稱職 官有小大所貴授方 才有長短各宜適用 任非其人則官邪而政廢 才稱所職必事舉而績成 蘇賈 常楊 冊府元龜曰賈會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又曰常袞代宗永泰中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時人稱爲常楊 袞文章俊拔與楊炎同掌制誥時人稱爲常楊 裴馬 盧李 冊府元龜曰高士廉貞觀中爲吏部侍郎大稱平允初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爲吏部最爲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 護溝瀆 闢田疇 冊府元龜曰于頔爲蘇州刺史護溝瀆整衛故事鑿太湖下詳加户口注 詰練典章 簡拔賢俊 敷揚命令 詮綜條流 冊府元龜曰貢會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又曰常袞代宗永泰中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時人稱爲常楊 冊府元龜曰高士廉貞觀中爲吏部侍郎大稱平允初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爲吏部最爲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 言音高朗 容止閑雅 冊府元龜曰貢會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又曰常袞代宗永泰中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時人稱爲常楊 雅諳姓氏 躬閱丈尺 冊府元龜曰高士廉貞觀中爲吏部侍郎記室參軍出入十年每有選補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又曰常袞代宗永泰中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時人稱爲常楊 冊府元龜曰房元齡爲秦王府記室參軍出入十年每有選補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又曰常袞代宗永泰中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時人稱爲常楊 冊府元龜曰高士廉貞觀中爲吏部侍郎大稱平允初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爲吏部最爲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 言音高朗 容止閑雅 冊府元龜曰貢會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又曰常袞代宗永泰中爲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時人稱爲常楊 雅諳姓氏 躬閱丈尺

中書舍人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爲準的 又曰梁杜畯開平初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在兩制之重組述前轍甚得王言之體 范祖禹講官 蘇天爵學士經筵講官范祖禹在上側先授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英守經據正獻紘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又曰元順帝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拚藏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紘寒無所

才過職樓 不理免官魯肅曰士元之俊才百里不足以展騏足耳備名士元與語大奇之乃以爲治中 趙魏老 社稷器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薛宣大夫 蒲晓字公瑛爲廣都長爲先主所拘也 履純字士元劉備在荆州以士元爲耒陽令在縣非驚鳳溪乃辦曰枳棘非驚鳳所栖也 履居 白居易古曰劉雄爲用牛刀棄奇其割才於短用者猶虎捕鼠而斧剪毛也 拘下位 處賤官 開元天寶遺事曰張果爲守令所抑數曰丈夫有凌雲萬頃之心屢上書言事 以子孫托有公輔器 纂記

用牛刀 屈而未伸宜展驥足 子謂子游割雞焉用牛刀 展驥 驚鳳 漢乃辦曰枳棘非驚鳳 用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棄奇其割易簒林曰屈長才於短用者猶虎捕鼠而斧剪毛也 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歸記纂淵海曰賢師德檜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謂曰丈夫有公輔器當以子孫相托 四潮史曰張昇爲楚丘主簿王不討陳元之罪得無少鷹鷂之志乎昇曰以昇觀之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宜重察之乃不罪免官而已 人浮於食 位不充量 禮漢書 過猶不及焉

難拘以尋常之地 柳宗元柳州謝上表狀 不稱職素餐 尸祿 素餐見前 尸祿見前

小則廢事高位則曠官無紘政矣能小不能大可降還散小則人以器之 無德而祿 不能者止 無德而祿之謂 舉德 安能食浮 以速官謗 而煩刑書 德薄而位尊 力小而任重 薛公之才但能理於小邑 公

晉庾峻上疏武帝試無紘依古終始之義參以近事言簡而當 托疾 養望 開府元龜曰張廷賞代宗時爲御史大夫元載恃權會廢中侍御史陸班等密上封事論載帝付臺問狀廷賞懼不敢鞫托疾以避其事 器宏者恥敗以圭撮之 曹子建王曾讓其有公輔器 器宏 有其位苟無其德則衆咎也 曹子建 尸祿 素餐無虛授臣無虛受虛受是尸祿也 無德而祿 不能者止 無德而祿之謂 辱高涖 玷也舟行狀 所宜

又曰嗷嗷恬代宗時爲御史大夫從容養望不舉綱紀 兩端 三吉 唐書曰玄至相凡十六年率多諛順當時目爲三吉相公以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爲蘇模稜 續編曰王珪神宗時自執政矣能小不能大可降還溢小則人以器之 但求作相 不稱此官 開府元龜宗時爲御史大夫元載恃權會廢中侍御史中丞庫狄峙李周翰李固言奏曰李珏爲人疎易不稱此官 多違其才 虛有其表 孔帖曰楊師道爲吏部尚書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用人多違其才 頗爲時議所少 終無稱職之譽 開元龜曰崔協莊宗同光初爲御史中丞器宇宏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虛有其表 又曰李珏文宗開成初爲御史中丞庫狄峙李周翰李固言奏曰李珏爲人疎易不稱此官 又曰崔協莊宗同光初爲御史中丞器宇宏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虛有其表 頗爲時議所少 終無稱職之譽 開元龜曰張廷賞代宗時爲御史大夫元載恃權會廢中侍御史陸班等密上封事論載帝付臺問狀廷賞懼不敢鞫托疾以避其事 景

揚府元龜曰崔協莊宗同光初爲御史中丞庫狄峙李周翰李固言奏曰李珏爲人疎易不稱此官 又曰李珏文宗開成初爲御史中丞庫狄峙李周翰李固言奏曰李珏爲人疎易不稱此官 頗爲時議所少 終無稱職之譽 開元龜曰張廷賞代宗時爲御史大夫元載恃權會廢中侍御史陸班等密上封事論載帝付臺問狀廷賞懼不敢鞫托疾以避其事 景

揚府元龜貞觀中爲尚書右僕射瑀見事有時偏駁用法稍深頗爲時曠所少 又曰開元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爲人厚重剛正然制繁理劇非其所長終無稱職之譽 附

不稱職 附

才過職 不稱職 附

能業其官 左傳子產對叔向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君子得輿 易剝卦上九爻辭云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飲食衎衎 易漸卦六二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衎衎樂也飽也明在上之位唯有德君子則爲下民所載小人居上則被侵削不能爲之蔭庇也 飲食衎衎 素空也明六二得位處正如人有才能得居位食祿

使非素飽也　類使類能而授之

修其方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也

謝息守不假器　左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雖有拏拳無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軍而守臣喪邑雖吾子猶有舍人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　吏稱其職　漢書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焉注曰拏拳小智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　佐天子理陰陽　史記云周勃爲右丞相文帝問勃曰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汗出沾背問陳平平曰有主者曰君所主者何事曰主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　田仁刺三河奏事稱意　漢書武帝時田仁以壯勇爲衛將軍

其職民安其業　年豐爲司農稱爲名卿　大司農性明遠稱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史稱

非法百姓官條震慄　袁安名重朝廷　後漢袁安爲河南尹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僞先賢行狀曰毛玠貞實斤華僞乃至長吏還者垢面蠹衣常乘柴車　拔貞實斤華　魏志云云

子產　官人稱允　晉諸公贊曰山濤爲吏部尚書官人稱允　居位持重爲任職臣　頃即眞舒居位持重爲任職臣

元凱爲度支尚書內以策于東海王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動以勤王詞備之應命立成皆稱旨　備物致用五十餘條　晉書當陽侯杜預潛確類書云隋趙紳爲大理少卿文帝令新二人紳曰當坐鍾會爲大將軍府管記室爲心腹之任時人皆謂之

備之以利民外以救邊　撫天心材　又云孫會孫基美王以爲度支郎尚書官人稱允　孫會記室書　鍾會管記室時謂子產

備物不關卿事紳曰陛下置法司欲誤殺人豈

得不關臣事上曰據大木不動者當退何論據木上乃止　克專弓冶　飛府元龜云趙道興貞觀初遷左武侯中郎將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爲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舉卿今克專弓冶

撤立成　又云孫會孫基美王以爲度支郎尚書官人稱允　白魚表　後圃地中獲一白魚命收爲獻表收筆立就

不復停思　有當時譽　又云侯君集爲吏部尚書出爲將領入除訖討議有當時之譽　甚有能名　又云許景先開元初爲中書舍人知制誥文翰見稱　人得歡心　又云狄仁傑爲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　以文翰見稱

又云裴行儉高宗朝爲吏部侍郎與敬元馬載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　事無違闕　又云第五琦天寶末爲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　詳而不苛　孔帖云裴遵度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計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　復貞觀永徽之政　冊府元龜曰姚崇爲中書令宋璟爲吏部尚書崇及璟用意銓擇務盡才實委任責成時稱良相璟又云吳通元與兄通微

所復行時議以爲貞觀永徽之政也　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重撰譜冊樂章　又云顏眞卿爲御史大夫重撰譜冊　不失錙銖　又云陸贄貞元中爲相精於吏事參酌裁斷不失錙銖　彈劾違

元初爲翰林學士時中書舍人李紓爲昭德王皇后謚冊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爲廟樂章皆不稱旨並詔通元重撰　在館三十年　又云李若水爲通事舍人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　美容儀　又云姜柔遠爲通事舍人美容儀善歌奏　八十

犯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　又云齊澣爲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

不棄　又云裴矩爲民部尚書年且八十精爽不衰以職習故事甚見推重　羣像側息　又云崔隱甫爲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爲果敢略無承稟隱甫無大小悉令咨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羣像

倒紀綱復振 又云李兢爲御史中丞奏彈京尹楊憑當時翕然紀綱復振 王言之最 又云孫逖爲中書舍人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以來蘇頲燕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

曾輒休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

鉷敏人倫 又云楊慎矜爲吏部侍郎鉷敏人倫稱爲允當

因人之利 又云李承爲御史中丞兵部侍郎 以公當稱 又云于邵爲比部郎中嘗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職

一志農戰 又云尹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之利而利之故封內晏然 詞藻之美 又云孫逖爲北都留守燕太原尹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之利而利之故封內晏然

令狐彰爲渭州節度使瘡痍未復城邑空虛 以稱職薦 又云令狐楚爲北都留守燕太原尹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之利而利之故封內晏然

爲楚彰一志農戰 又云韋承慶爲相王參軍府中文翰 振職 又云高武累進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職

又云韋承慶爲相王參軍府中文翰 明銳 又云裴冕歷殿中侍御史果於事 有大臣 又云于邵爲比部郎中嘗以稱職薦

皆出於承慶詞藻之美擅於一時

器又云韓皐資質重厚有大臣器遷 以稱職薦 又云張次宗開成初爲起居舍人文宗詔左右史立螭頭記既退帝召見嘗正是非故開成時事爲最詳次宗以稱職薦

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 因人之利 又云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卒犯法天子思革其弊知崔琪治軍精嚴謂宰相曰欲武寧節度使擇能者無易琪才 有當官之稱 唐書云李憕歷兵部郎中憕

職蓋集賢院直學士無易琪才 屬僚歎服 又云王播宇明敏練刑部侍郎時天下多故法寺議獄有吏幹明於几案甚有當官之稱

之座右詳決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暇 節將屈服 唐書云韓愈爲武寧節度使擇能者無易琪才

元龜曰晉桑維翰爲侍中嘗一制除節將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慶曆四諫 問奇類林云慶曆中余襄公歐文忠公蘇公王懿敏公爲諫官時人謂之四諫 撰會計錄 玉海云

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 鐵面御史 經濟類編云趙抃彈劾不避權倖 才過職 大才當大用 孔帖云韋

云皇祐二年田況爲三司使撰皇祐會計錄金穀利害纖悉修具

祐會計錄金穀利害纖悉修具

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及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於武后

坐也 唐書曰蘇瑰調鄠尉尉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霸多訟瑰調鄠尉尉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霸多訟義琰頗驍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瑰決明辨義琰頗驍事曰此公坐也恨吾齒晚不及見

中乃有是人 簿領中乃有是人 四朝史曰吳仁澤爲雍丘主簿范純仁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

原不稱職 鼎折足覆公餗 易勝任言不 唯騁詞辨 唐書曰蘇瑰至府

審官以資共理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辦終日喧擾爲議者所咥 唯稱好鬚 唐書云太宗在翠微宮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

剛爲中書令帝欲用之周言挺很於自用非宰相器 聲名稍減 冊府元龜曰蘇瓌牧人時稱良吏及居相位聲名稍減

者帝曰房玄齡周緯爲尚書謂何曰唯稱好鬚帝遽改之

事機務 不稱良史 輔愈順宗實錄云令狐峘爲左庶子史館修撰修元宗代宗實錄雖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

壅滯 不能動搖山嶽 問奇類林曰張膺以報天子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

韋待價起武力無遜薄之

鉷才朝野共嗤 輕笑 孔帖云元稹進同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

不適輸轅 冊府元龜云戴冑在銓衡抑文奬法吏不適輸轅之用 起武力 又云

而盛溲溺可乎 但書名 諸綠中書百職無能專決但書名而已 朽壤糞壤 歸田錄云楊素未貴時隣壤有所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眞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眞有性氣 曲子相公 天中記云戴冑在銓衡抑文奬法吏不適輸轅之用 金椀玉盂盛溲溺 錦繡萬花谷云五代孫忌與馮延巳輕延巳曰金椀玉盂而盛溲溺可乎 朽壤糞壤 歸田錄云楊億爲學士時草答幹丹書云洪武四年親文獻通考云洪武四年親

不通華言 續文獻通考云洪武四年親舉人於奉天殿高麗

金澣中三甲授安丘縣丞
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稱職三才過職　不稱職附

詩 唐杜甫哀故司徒李光弼詩曰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蓟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頹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獄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安貼　孟郊上河陽李大夫詩曰上將秉神略至兵無血威三軍當嚴冬一撫勝重衣寒劒奪衆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鎖天關河橋紐地機大君何以安守此稱者稀　李白贈潘侍御論錢少陽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堵前虎士羅干將　白居易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曰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兼武六韜動人多名赫赫憂國意忉忉伐蔡擒封豕自東都留守授北京留守　吳元濟　平齊斬巨鰲　李師道　恩新換閫旄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潤并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幟邊鴈避烏號令下流如水仁沾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貔武賓僚儼雋髦客無煩夜析吏不犯秋毫神在臺駘助魂亡獫狁逃德星銷彗孛霖雨滅腥臊吾皇居易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曰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爲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爲中書舍人制 唐白居易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曰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爲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爲中書舍人又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曰長史數易爲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

碑 唐張九齡侍郎裴光庭神道碑序曰開元中遷兵部侍郎考遺訓補闕典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出其言霈乎人有歸也天寵惟明論乎人知禁也尋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叶文軌之殷受天人之和多士動色羣方改聽

墓誌 唐常袞御史大夫王公墓誌序曰公諱鉷太原人也以御史大夫領京兆尹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

國賦均輸平準天子六閑上林三官皆總制之未央前殿離宮下苑亦護作焉威檢數下風清關右紅粟冰旅露積朽腐星精雪馹外廐填溢廣靈園之百里奉祈年之萬春漢家水衡少府錢四十萬至是而過之俾我魏之朝四海雄富　又太子賓客盧正已墓誌銘序曰公之居守也自胡馬入洛三川大殘長槊衛尉悉無官守革舊章於是草具科條制刑錄三卷以成後代法程公之議刑也先帝以天下初定禁網疎闊朝廷鄙吝中臺文書盡成灰燼而白晝大都之中剽吏奪金殺人橫道河南尹不能禁公以明恕清汙俗以淳和消沴氣士庶欣欣勤懋郎吏增嚴屯校日引月長四方和會

才過職　基誌　唐楊炯隰川縣令李公墓誌銘序曰公諱嘉宇大善遷隰川令川原爽塏風俗和平晉獻公之肩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容爲侯陽泉依六璧之城孟津合三涇之水公以輶車就列墨綬當官有業績於廊人用牛刀於魯邑市鄙無競不假鞭絲學校方興惟聞擊石諸侯取其執則四海瞻其儀來爲杜陵之男子誰繼後曹茂鄉里之小兒願辭彭澤於是退歸初服就養私門

行狀　元姚燧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曰公諱德輝字仲寔至元改元授公太原路總管燕府尹至是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自爾愈益勤厲榮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賦以剔民賦教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廣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據嚴鼓柝以警奇衺之覬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

不稱職　詩　唐武元衡寄上中書李相公詩曰昏旦倦興寢端憂坐向微蕉頗不覺老蓬瑗始知非授鉞庶三領持衡曠萬機會應舟楫便煙雨五湖歸

守職一

屈　小國供職　諸侯正封　左傳昭公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子產謂左師善守先代子產曰小國供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合諸侯之禮小國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　又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公　典司宗祏　善守先代　又曰鄭厲公入使謂原繁曰寡人出柏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懼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君典司宗祏有主而外其心其何以事之民其誰不爲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枝厲公反國疑原繁故原繁言已世爲宗廟藏神祏宗廟藏神主以石也下詳

增　橫劒　持杖　續漢書曰种暠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家中常侍高梵不貴詣暠暠太子欲出暠橫劒當車且曰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枝姦耶令

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辱　晉書曰秦姚興從朝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聽被甲持杖開門拒之曰今已昏暗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旦名滿聽進位二等　批

制敕　封除目　資治通鑑曰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乃狀也何名批敕　經濟類編曰司馬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神宗不從命徙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　各植鑒　不越樽

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　宋書曰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　不可得昱　請先殺臣　資治通鑑曰左神策軍史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孟容牧有主尸不越樽俎而代　莊子云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士不兼官　慎子

於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之遣曰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置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又曰司空于頔索賂事覺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至是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　駁駙馬糾道士

上詳第三條詩文冊府元龜曰後唐趙光逢中道士許嚴法　令殺犯法　欲斬私役

冊府元龜云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法司不敢奉旨　又曰李乾祐爲殿中侍御史有餘令斃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便乖畫一之理臣忝憲司不敢奉制　懷義除名　王澈伏法

冊府元龜云狄仁傑爲大理丞上元二年權善才誤斫昭陵柏木奏除名帝特令殺之仁傑執奏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二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爲何主臣所以不敢開州刺史王澈犯贓朝廷以澈功臣之子欲宥之仁傑又曰晉張仁愿開運初再爲大理卿嘗以問人命奏不敢奉詔　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是待詔職　冊府元龜曰唐王及善遷左奉裕奉孝敬皇帝之居春宮宴集命之擲倒及善對曰殿下自有樂官任

事上者　不如守官　左傳云凡執技以事上者以弓矢供王事不移官　禮記王制云執技以事上者不移官鄭元注云欲專其事也　執技事上不移官

問奇類林曰仁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是待詔職也　守職二

世不失職　左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水火反使貳君子則良處各止其位易艮象云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按艮爲止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　不謀其政　論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然左傳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先君之田也故君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不如守官　左傳云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

論語　恪居官次　漢書云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門天雨庭中有漏太子遂驅車至茆門庭理舉父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請誅王曰前有先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眞吾守法之臣乃益爵二級　妻爲組善吳起使歸

前有漏太子爲我繕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教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不

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　踐薄冰

士不兼事則事事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　有司之罪

云古者工不兼職踰法以取名譽譬云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士不兼官慎子

待三　孟子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不越樽俎而代　莊子云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不越樽俎而代　莊子云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

原據法守職輔諫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

帝至尚書陳矯晚問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是臣職分非陛下所宜陛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還

奉職佳吏吳志呂蒙傳曰此是初仕晴爲代王侍讀屬義卻卒權問所用蒙唯思廉侍王師平京城府像駃騠散唯恩廉侍王不離其側因薦遠奉職佳吏

帝至尚書陳矯晚問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是臣職分非陛下所宜陛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還

奉職佳吏吳志呂蒙傳曰此是初仕晴爲代王侍讀屬義卻卒權問所用蒙唯思廉侍王師平京城府像駃騠散唯恩廉侍王不離其側因薦遠奉職佳吏

云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位而已崔沔曰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由是事多異同

黃州司馬戴至南省餘慶封還以爲諸道散將集故受正員官是開徼倖之路由是稍忤時宰

善惡皆取行狀說謊蓋行狀多是門生故吏欲虛美於受恩之地今請但指事實假如作魏徵段秀實但記其剛直用司農印以追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從之

元龜曰崔沂字志完第進士調揚州府敎授呂公著范純仁曰翰林學士則可祭之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諾

御史劉正守法人士多之

乃委手版又云周敦頤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部使欲深入之頤力爭不能直乃委手版謝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使者感悟因得生

陽修爲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

公曰吾爲史官書法不隨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守職三

增詩宋惠洪謁蔡州顏公祠堂詩曰開元天寶政多暇華臣姦驕濁清化尺八橫吹入醉鄉國柄倒持與人把漁陽番將易漢官在廷之臣無諫者吳綾蜀錦光照眼更覺覽韻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宮狩呂骨驚天子訝二十四城陷同日長嗟乃爾忠臣寡鬧傳平原城壁堅穴鼻可以牿牛馬譬如灘瀕屹中流江勢遠來波倒射吾知守職事主耳行藏初不較用捨公時風姿入唐想貫日精誠震天下

增賦唐馮翰漢文帝幸細柳營賦曰虜犯榆塞軍屯柳營觀文帝勞師之禮得亞夫爲將之名足使他將顏厚餘兜股慄戈鋌有耀靡瀉水之波瀾士馬無聲悄轅門之風日煜爛今古光照典墳振天聲於絕漠笑兒戲於諸軍山河保誓竹帛垂勳

戒慎一

增敬慎　蕭瑾　冊府元龜曰吳漢章敬皇后之弟代宗朝獨承顧問貞元已後德宗任遇信重偏歷中外親要之職小心敬慎所致也　又曰劉滋在相位無所啓奏但多謙退蕭瑾而已　劉棗

焚制 冊府元龜曰戴胄貞觀中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進奏便削棄外無知者又曰高郢貞元中爲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郢曰王言不可存私家

馭馬載舟 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難行 尚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柴何不敬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仞說苑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 徐幹中論曰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也

常合中道 不起黨與 冊府元龜貞元中爲户部尚書判度支於時德宗以詔謹慎尺寸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使者不務矜衒他皆如是然猶如此爲鄙中令奏

懼有誤失 不務矜衒 冊府元龜貞元中爲户部尚書判度支於時德宗以詔謹慎尺寸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使者不務矜衒他皆如是然猶如此爲鄙中令奏

昭侯必獨臥 翁叔不敢近 韓非子曰唐豁公謂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於妻妾不可盛水爲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唐豁公謂昭侯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無當之玉卮也唐豁公謂昭侯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水爲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

執圭辭 說苑曰林曰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如圭辭足履繩墨者章甫其重慎相連今王業經始事係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經始類編曰唐主委羈縻以庶政書有敕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璘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漢記曰桓文高爲郎中令奏事未嘗被奏三署服

行如繩墨 手 漢記曰桓文高爲郎中令奏事未嘗被奏復有何憂 東觀

大厦中爲金吾 裴垍元和中在翰林 冊府元龜曰裴垍吳湊章敬皇后弟大厦中爲金吾將軍小心慎密之務又曰裴垍元和中在翰林屬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

一以閒垍小心謹慎甚稱上意

戒慎二

衣柳 易曰六四衣袽終日戒

臨於谷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不自滿假 恪敬天命 玩人喪德 克自抑畏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 怵惕唯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愛其死以有待養其身以有爲 武王圖商至於鮮原 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

威民之中也晉語姜氏謂公子重耳云夫備有禾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國語單穆公云東踰其足　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國語注也　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禍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范文子言　范武子謂文子子入太廟每事問蓋慎之至也　夫有尤物則必移人苟非德義則有禍哉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子曰不爲異敎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倫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　范武子謂文子子入太廟每事問蓋慎之至也　夫有尤物則必移人苟非德義則有禍

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狐有牙而不敢以嗜貌有爪而不敢以撅　鑒戒善敗護守勿失　戒守以信　綿綿不絕將成網羅　毫末不札將成斧柯　敬慎不敗　失在自克過在自懲　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　爾有力於王室敬之哉無隳乃力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　問誘譽於路辨災祥於謠　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　無曠其衆以爲亂梯　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夏周密謹愼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　慎乎所不察　慎乎所不察由鑒雜言云赴谷必隊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動動斯得楊子曰仕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不動動斯得矣　寡門不入宿意林云寡門不入宿臨觀不取塵避嫌也　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爾府元龜云張延師以軍功累遷左右衛將軍前後二十餘年未嘗有過　比之金日磾人　比之金日磾又云阿史那忠高宗永徽中爲右驍衛大將軍所歷以清謹見稱前後宿衛之職總親軍不敢從　不敢獻名馬又云李德謇宗元和中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調德獻之德以職總親軍不敢從

戒慎三

遺誡唐韓愈守誠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于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所及非有過人之知而後能也今夫鹿介於屈强之間而峻其垣牆而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知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貴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越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而卒爲之擒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柳宗元敵戒以强六國既除誅誅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

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魯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爲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耇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遺愛一 生祠附

【唐】前名後杜 思亮愛瞻 後漢杜詩爲南陽守人懷之前漢名信臣爲南陽亦有遺愛人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蜀諸葛侯瞻亮之子也蜀人思亮而愛瞻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建百姓追思之圖形像配食縣社

送數百里 取一大錢 後漢孔奮字君魚爲姑臧長被徵吏人羌胡曰孔君清廉宜報以是美名過其實也相告曰諸葛侯所爲相率賦錢牛馬器物千萬追送數百里奮謝之無所受後漢劉寵爲會稽守徵入山中有五六老叟人貢百錢以送寵寵曰他時發吏求人間至夜不得出今故自扶奉送寵爲取一大錢受不絕之 【唐】揮涕 割耳 冊府元龜曰呂諲爲魏州刺史歷兗州荊州長史所在以清白聞魏人詣郡割耳請重疏其郡 裂裳 竊 元龍曰韋仁壽武德初爲舊州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遺子弟隨之 又曰陽嶠爲安城康王秀爲南徐江荊郢刺史及薨四州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 臥轍毀橋 冊府元龜曰梁

後歲餘將士等又率錢十萬於府西(缺)地(缺)順末宛丘縣民稱教惠愛欲立祠堂以開時穀爲宰相闔郡人陳請太祖前陳讓者數四

遺愛二 生祠附

原 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 襄陽記諸葛初亡 悅其人愛其樹 春秋左氏傳曰甘棠云云 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史記趙良見商君云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流於後世及死秦國男女流涕云云 子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春秋 大夫哭於朝商賈哭於市 韓子云子產病死也 處女泣於室農夫哭於野 說苑云子產死 丁壯號哭老人兒啼 史記子產 婦人捨簪珥良人弛琴瑟 說苑云子產 思藥 傳襄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之思名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 賈誼新書穆公死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 漢循吏傳 不讐其酒屠者罷列而歸 已上並穆公死

曰於陵必不敢易表公之政然後離拜而訣

生祠 至孝配社 立生祠鼎抗表乞改置佛寺度僧七人

遺愛三 生祠

遺詩 宋蘇軾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詩曰吏民莫扳援歌管莫悽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別別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爲設紛紛等兒戲鞭鐙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 又曰父老何自來花枝襲長紅洗瑳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正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遺狀 唐張次宗請立前節度使李德裕德政碑文狀曰動著王室則銘於景鐘功及生人則刊於樂石故扶風存必拜之地峴山有隨淚之思竊以李某纘慶相門伏膺儒業得郤穀詩書之學兼祭遵儒雅之風自授任坤方鎮安全蜀亭成多警災旱相仍外有定戎之功則城柵相望內有繕完之備則器甲惟新強寇將罷其東漁隣敵自止其南牧況今令行屬郡威肅連營來暮之謠已彰於昔歲去思之美無謝於古人今合境同詞諸郡獻狀雖黃霸入用寵方盛於登賢而鄧侯不留情猶深於愛樹臣謬當交代備聞政能願嗟臥轍之情特允紀功之請

遺頌 唐張九齡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序曰公名恒字子濟性持重有器望即温而聽厲動敬而居簡度量

生祠附 立生祠獄平立祠于定國字曼倩爲縣獄史決獄平郡中爲立生祠 桐鄉立生祠張奐爲武威任延爲九眞並立陸雲爲浚儀令弟義成軍壽杞又云表滋元和中爲節度百姓立生祠禱杞之優詔許之

遺頌 唐張九齡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序曰公名恒字子濟性持重有器望即温而聽厲動敬而居簡度量

上章舉留將軼廣順中權知京兆府既卒父老相逢垂涕漿酒遥奠將葬詣府乞留神柩葬雍土仍請立祠以時祭醊 識面者淚 周歲 又云李承幼仕後唐爲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屢犯境父老司徒俊等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歲 攀轅遮圍 又云漢劉寬交爲州牧所歷卒郡人聚哭於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

生祠獄 平立祠于定國字曼倩爲縣獄史決獄平郡中爲立生祠 桐鄉立生祠張奐爲武威任延爲九眞並立 陸雲爲浚儀令弟義成軍禱杞又云表滋元和中爲節度百姓立生祠禱杞之 優詔許之

遺頌 唐張九齡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頌序曰公名恒字子濟性持重有器望即温而聽厲動敬而居簡度量

得蓋藏之宜 備德豐岐 聽留 父老垂涕 又云周

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佐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事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胃毒癘負擔以踣斃重餉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開元十二年以理迹尤異燕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既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不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十日乃出界而皆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爲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　唐獨孤及懷州刺史楊公遺愛頌序曰皇帝嗣位二載河南得賢二千石曰荷氏楊承仙者剛毅公廉仁民愛物起鼙鼓間爲唐循吏天性貞方非有經術潤飾推誠御衆以身率先民用不擾政是以茂於王師始平河北而尊懷纔歸於我大軍之後城郭爲墟相國涼公拔公於戎馬之上表爲刺史公既至則弔瘡痍剪荆棘省事節用寬其征而均其力然後濬決古溝引丹水以溉田遂爲沃野衣食河内數千萬口流人襁負如歸市焉餘糗糞程課勞來不怠每循行屬縣問所疾痛時其飢飽人人奚無告不能自耕者貸牛種與農器視五穀所宜督其藝得敷其業而厚其生上奇其能以璽書勞勉封弘農郡公邑二千户方倚以牧民民不遐其福大曆二年公罷於州閭境相弔童子不巷歌　元顧文琛馮侯去思頌曰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地官考輿地圖舉天下縣邑民數之繁者隍爲州置賢守臣以宰百姓於是越之諸暨實得今馮侯翼越在漢爲會稽郡其民剽輕漢嘗以貴近臣爲之守猶或不振侯始至州訪民疾苦姦滑望風引避鄉胥舞文虚增稅石民以抑納爲苦侯洞察其姦令民得自隱訴積弊盡去先是吏卒旁午田里無虚日侯至悉禁戢之亦無廢事有私謁於侯者侯輒斥去之邦之士嗜嗜稱焉侯聞笑曰焉士大夫常分也吾求不負吾學耳郡政之暇輒引諸生講習經史州吏環聽之凜凜乎有富而教之之意會行省以浙西某路荒田失實及瀕海郡鹽法多弊檄侯往問州民數千人遮道請留不得請則相對涕泣如失慈父侯奉檄所至弊衣徒步以察微隱嗚呼若馮侯者求之古循吏殆未見其比也頌曰蕞爾暨陽附庸於越生齒滋衆在今爲劇帝被異圖命陟而州擇賢守臣得今馮侯侯自西來羸馬敝衣邦人環觀且喜且疑侯始爲政循循于于惟奸是屏惟弱是扶閇俾苞苴累我名節爾彌冰雖清我行惟潔堂堂乾坤如侯幾人天實遺侯惠我邦民邦民歡呼更相告語始疑今信侯我父母昔侯未來骨肉流亡侯既來

止爾農爾商帝憫下人病於薦饑水利田功乃懋乃司帝曰咨汝往貳其政侯拜稽首臣翼惟命我民有言侯毋疾驅天子有詔侯不敷徐世無陽秋孰紀侯德百世不礱視我兹刺

碑唐杜牧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序曰皇帝名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孰與聽聞詔授使臣杜牧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按武陽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元和二年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會俗以茅竹爲居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公始至任教人陶瓦伐山取材人能爲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不二周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棲四千二百間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公之爲政去害興利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能愛民生則父母之與公相次第　明楊士奇君山廟碑序曰君山廟者祀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爲政而能愛民生則父母之歿則蒸嘗之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躬履壟畝察種植而爲之勸或時坐曉間相爾汝語如家人所過飭勵學校正士習民甚戴是時天下軍伍滋弊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詭傅平民與籍民被枉比比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清理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時銳意得軍爲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御史不可奈何數詬詈之侯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極力助御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已易簀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膏油一盂以入侯遥見竟謝却之其操類此侯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于庭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送者數千人後數年江陰士民協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侯來請書於石併作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璉字重器江右吉水人詩曰肅肅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泠泠風兮騶騄侯戾止兮珮玉瑲愷悌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敎稼芃芃兮連疇侯顧我兮樂以笑侯乘

兮闢棹倏東舉兮忽南歎溪有鱷兮陸有虎侯赫視兮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
明兮水之麗侯舍茲兮安適

晉弔文明王英弔陳先生文曰子嘗至番陽自浮梁山中道經德興父老言前令陳公孟藻德政民受其惠惜
去而亡矣予與公之子敬宗登進士同官於朝又得備考公之行誼追悼往昔爲文以遺番人俾永其思其辭
曰余浮番以遠征兮歷先生之故治遺老泣而告予兮嗟後時已十祀心悵怳以永懷兮宵耿耿而不寐嗟若
先生處此下邑兮不驟以進綰章與綬兮被仁履信彼蒼之詆兮欺則弗忍澆者既敎兮驁者益遠嗟哉其此
去兮卒莫我返鴟鴞翔翔兮鷹鸇利吻張呀互嚇兮爭饞肆忿夫豈不懷先生如失父母故世之所惜兮謂
先生內實無疚而其所悼兮曰年未中壽才可以經濟施則未究頹天而冉疾兮人執其詬彼或幸其災兮
何疾美而夸醜惟尼父之興歎兮曰善人吾弗覩余故攄膺而深喟兮獨揮涕以隱憂

晉書事明高啓書博雞者事曰博雞者衆人素無賴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
至正問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責將按郡至袁守易之閒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
怒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嘿守即誣守納已賕使者遂遣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
一日博雞者遌於市衆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羸者耳彼豪民誣賢使君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
曰諾即入閒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
之奴驚各亡去及視豪民衣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豪民子聞難鳩
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遌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闢否則閉門善俟吾行市畢即縛若父袁人
聚觀歎動一城鄉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不問日暮至豪民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胃使
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嗾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豪民氣盡叩地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
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寃未白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宇以
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宇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收其牒爲復守官而黜
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增生祠判唐李宣對立生祠判曰考冀黃之跡窮車魯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革修仁政斯舉不要舊染化居恒風歎歌名之徒勤想借寇之無及冀全遺愛遂建生祠歿無悔於張蒼存不謝於王渙因心所感縱獲福而無傷唯道是從豈爲術之能致告之誠謬訴乃有平

異績一

增三異 十奇 後漢書曰魯峻字仲康拜中牟令峻專以德化爲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熹之峻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有童兒覩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峻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蝝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不相虧四奇處事明白盡無私五奇御衷不見光頑兒六奇百姓訟不入公人歎十奇百姓訟不被公人歎十奇百姓訟不入境內飛七奇不敢賭錢怕官知八奇不義不孝不敢爲九奇鄉村不被盜賊猛狼之暴前太守貴簿張捕其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毀壞檻穽除削課制其多虎暴數爲民患均到下記屬縣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山林是後虎害稍息 囚相率而遷 妖不可久居 晉書曰雷煥字孔章豫章人也博學洽聞妙盡星緯之術仕吳爲南平太守吳滅煥還鄉里道經豐城縣獄屋上常有紫氣煥仰觀知寶劍之精在斗牛之間煥乃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雙劍長數尺光彩照人煥寶愛之因自佩一焉遣使送一與張華華得劍報煥曰君所得寶劍欲還合劍耳煥至延平津欲渡水劍忽從腰間躍出墮水煥使人沒水取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蜿蜒良久波浪驚駭遂不得劍煥還鄉里以劍與子華華佩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華使沒水取之亦見兩龍而不得劍華還顧謂煥子曰本欲還君劍而劍化龍去煥子曰寶劍有神靈之感豈常人所得佩乎

異績二

漢書曰黃霸爲潁川太守治有異政 漢書曰黃霸爲潁川太守治有異政百姓愛之霸入朝上以霸治行尤異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霸爲京兆尹 潁川八年治有異政 漢書曰黃霸爲潁川太守治有異政百姓愛之霸入朝上以霸治行尤異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霸爲京兆尹潁川大化吏民稱之不容於口及霸後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吏民稱之不容於口及廣漢後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 膠東九載治有異政 後漢書王渙爲洛陽令治有異績洛陽劇煩渙到政令清簡吏民稱之 治績尤異 王隱晉書曰太守梁柳治有殊政東觀漢記郭賀爲荊州刺史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敵見之旛 有治縣譜 齊書云傅琰父僧祐並爲山陰令著奇績世云諸傳有治縣譜 幼女搏猛獸 晉府元龜曰劉贊爲歙州刺史中二千石有老婦裙拾於叢林猛獸將嬰幼女號呼而救之母子俱免觀察使韓滉奏爲異績加金紫之服 百姓祈佛經濟類編云唐宣宗校獵於渭上有父之野無閒田路無拾遺 晉府元龜云梁王師範自昭宗龍紀中爲青州節度十五年甚有殊政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 野無閒田路無拾遺 晉府元龜云梁王師範自昭宗龍紀中爲青州節度十五年甚有殊政縣令刺史皆奏獨雅之士爲

行宋劉宰殺虎行

君不見陽羨周將軍射殺南山白額虎千古萬古聲流聞又不見宜興趙大夫南山三

十有六虎令行殺取無復餘一虎昔何少三十六虎今何多虎多人不患所患政之苛大夫性高明下令走風雨所知在田里了不見臺府既令民免政之虎又與民除虎之苦四境之民歌且舞或云殺虎太傷和胡不令渠自渡河我聞此言笑且呵大夫憂民憂豈必限吾土古陽羨今宜與大夫邑之寘主賓多寡事不同千古萬古同清芬

賦唐羅讓耿恭拜井賦曰漢耿恭躬受斧鉞志清煙塵堅疎勒之辟依澗水之湧據以爲備期乎來賓匈奴奔敗而伺隙澗泉壅絕而不至雖礪乃戈矛而渴我將吏遂乃處孤城而穿井窺重泉而闢地深餘十丈曾無一勺之多職長千夫幾敗三軍之事外整衣服中懷果敢推赤心於神祇禱素液於坎窗拜未及起叫天以無辜言未及終觸地而有感閟其質若俟仁人發其蒙俄成澹淡灌濯執熱祛除積慘明矣大漢士卒所以歸心惕爾羣胡君長於焉破膽

行狀唐張說兵部尚書國公郭震行狀曰景龍中授公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蔥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鎮西域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蔥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公手書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

政術部　禮賢一

原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　孟子曰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齊人削取八城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昭王避席願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　漢文帝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　經濟類編曰厲役取師之禮出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侍御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禮以令名矣　劉向曰游江漢者託於船致遠道者托於乘欲伯王者托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船乘也　晉書曰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皇甫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羔雁之贄自古之舊也若湯與文王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　經濟類編曰唐代宗嘗問開播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代宗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廣加搜訪須能者用之若何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辭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　唐書李絳謂憲宗曰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　又曰陛王選當代之人極

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　事文類聚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堦坐稍久則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踧踖起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自是羣公稍效之

禮賢二

左傳曰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仇也寡人欲殺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鄰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鄰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　經濟類編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　又曰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居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寧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人亦苦矣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人亦苦矣穆公于是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人亦苦矣穆公于是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竟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史記曰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又平原君傳曰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戰國策曰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往見郭隗曰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對曰王誠博遊國中之賢而朝其門下天下之士必趨于燕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

郭隗曰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于隗者乎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
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閤管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漢書曰初楚元王交禮待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事文類聚曰漢樓護家居長安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衞將軍輔政罷朝欲候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掾曰不聽强諫反兩立閭巷 李膺有疾不通賓客惟陳仲弓來乘輿出迎之 魏志曰鉅鹿張臶學兼內外前後辟命並不就後還居任縣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敎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吳志云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衆賓罷退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不得也 晉事文類聚曰劉驎之少尚質素車騎將軍桓冲聞名辟爲長史固辭冲常到其家驎之於樹條乘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愧詣其父 又曰郭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晉書曰元帝遷鎭東大將軍遺賀循書曰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鎭餐服元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車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志在竭節耳羣望顒顒實在君侯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參軍某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 宋書曰羊欣常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將軍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是益知名 唐書曰自德宗朝宰相歸私第百官不敢及門裴度以方討不庭宰相宜日接多士冀有所得因奏請通賓客許之四方布衣盡得以策干宰相至今宰相私接士度之請也 宋史高宗時侍讀范冲薦尹焞自代授左宣敎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命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始就道至九江又疏辭張浚當國言其拒劉豫之節且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津送至國門 元史元世祖

在潛藩以安車迎李俊民延訪無虛日　明紀事本末

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明年三月基等至建康入見喜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禮賢三

築臺　懸榻　郭隗謂燕昭王曰王欲禮賢請從隗始昭王乃築臺師事隗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也　後漢樂安太守陳蕃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致之而不能屈特爲設一榻去則懸之璆字孟玉　引車見朱夾　避寢舍蓋公　史記魏有隱士侯生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抱關公子欲厚遺之不受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曰有客在市屠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朱亥睥睨久之公子故久立與侯生語而陰察其意侯生故謂朱亥曰吾公子之賢名聞天下所往從者以公子能下人也今公子有急而公子乃引車入市公子宜有以報之今乃見我於鬧中而自過之無所用意侯生乃復謂公子曰吾聞公子之交於朱亥也朱亥賢者也世莫知之故隱屠間耳公子數稱之公子之賢不肖欲以觀公子公子反復怒侯生侯生乃笑曰固知公子之能禮士也遂不辭而去公子怪之以爲侯生有大過矣乃復往讓侯生曰吾所以待公子者無所失禮而公子辭去天下以公子爲能禮士以此觀之公子未也公子所以自絕於侯生者其過在於自矜其能而輕士也公子於是謝侯生侯生遂爲上客　漢書曹參爲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乃避正寢舍之參因其言以治齊大稱賢與公子胡色愈和　漢書曹參爲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乃避正寢舍之參因其言以治齊大稱賢與公子胡色愈和　漢書曹參爲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乃避正寢舍之參因其言以治齊大稱賢與公子胡色愈和

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易　隗囂與馬援共臥　關張與先主同牀　後漢馬援從南幸黎丘輔公子延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所失援具以對延曰先主爲平原相劉玄德不能制關張飛爲別部司馬今稱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分絕衾而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稱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分絕衾而寢則同牀恩若兄弟援自出城檢括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南面不敢自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夫此盛德也

栖筠執經問義　北齊神武東出李元忠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奏兩曲後歸高祖宋史呂午爲烏程主簿史彌遠雖非賢相然亦不就也　宋史何基師事黃幹淳固篤實絕類漢儒趙汝騰守婺延聘講論不就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又辭聚諸葛孔明每至隆德公家獨拜牀下　延聘何基　宋史呂午爲烏程主簿史彌遠專政亦書之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夫不見容午入謁特拜牀下　延聘何基

降尊就卑　唐書徐曠字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南面不敢自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夫不見容午入謁特拜牀下　延聘何基

師禮王栢　宋史何基師事黃幹淳固篤實絕類漢儒趙汝騰守婺延聘講論不就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又辭聚諸葛孔明每至隆德公家獨拜牀下　延聘何基

王栢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

鄉之耆德皆執弟子之禮　李密修弟子禮　彌遠置人才簿　唐書徐曠字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南面不敢自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夫猶能屈禮老夫才薄書賢士大夫以待用午治縣之政亦書之

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南面不敢自安敢不盡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此盛德也

道嫂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夫

老猶親盡力如爲莽卓乘危迫險則僕髮矣無能爲也

出迎　還刺不通　書幣不啓　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賢儁今國士到門不能吐餔輟洗其人可知

北齊神武東出李元忠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

禮賢

吐握 周公下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灑埽 任延爲會稽都尉有能名後遷門者以告神武避見之延門下有漢書一册遂叩其鄉里曰廣漢因言張德達廣漢人物當識之且問其短於知小人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書洪濟大業爲出書幣薦几上請洪載不可期以詰朝巨踪雲飛老鹿之家上有漢書一册遂叩其鄉里曰廣漢因言張德達廣漢人物當識之且問其短於知小人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書洪濟大業爲出書幣薦几上請洪載不可期以詰朝巨踪雲飛老鹿之家上有漢書一册遂叩其鄉里曰廣漢因言張德達廣漢人物當識之且問其短於知小人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書洪濟大業爲出書幣薦几上請洪載不可期以詰朝巨踪雲飛老鹿之家上有漢書一册遂叩其鄉里曰廣漢因言張德達廣漢人物當識之且問其短於知小人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書洪濟大業爲出書幣薦几上請洪載不可期以詰朝巨踪雲飛老鹿之家上有漢書一册遂叩其鄉里曰廣漢因言張德達廣漢人物當識之且問其短於知小人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書洪濟大業爲出書幣薦几上請洪載不可期以詰朝巨踪

酒尋 卒 **屏後記語** 孟嘗君在薛每待客坐語屏後侍人主記與賓客語 **車下伏謁** 翟文侯與田子方太子擊遇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因問曰富貴驕人乎貧賤驕人乎子方曰諸侯驕人失國大夫驕人失家貧賤驕人失志若貧賤者之驕人而已矣夫貧賤者足以適人而富貴者不足以驕人子方之言不合去之楚越如脫屣 **無忌下士**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無賢不肖皆謙以接之士爭往歸之賓客待命無貴賤一也公子無忌仁而下士無賢不肖皆謙以接之士爭往歸之賓客待命無貴賤一也公子無忌仁而下士無賢不肖皆謙以接之士爭往歸之賓客待命無貴賤一也公子無忌仁而下士無賢不肖皆謙以接之士爭往歸之賓客待命無貴賤一也 **執轡愈恭** 史記信陵君傳云魏有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其客曰今日殺此老翁以明公子之不德也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其客曰今日殺此老翁以明公子之不德也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其客曰今日殺此老翁以明公子之不德也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其客曰今日殺此老翁以明公子之不德也 **倦不敢息** 說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門

特設一榻 後漢徐穉傳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 **董允下士** 蜀志董允爲尚書令

禮賢

修曾子之舍 說苑魯人攻鄭魯子辭于鄭君曰請出寇人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

子愛客 魏曹植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寫范蠡之狀** 國語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進于越矣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公** 田伯好士韓詩淮南養士前漢淮南王安爲人好士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故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造門 後漢書鄭玄傳云孔融深敬玄 **衣不及席** 續漢書文信待賓史記呂不韋傳云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

守門 諸君以大鴈喜墜履而起迎 **擘履而起迎** 魏志邴原傳云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曰狐疑獨斷大事不立原曰獨有所見不疑傳云暴勝之杀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帶具劒環玦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辟劒劒不疑

開閤延請 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拂履起迎** 魏志邴原傳云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曰狐疑獨斷大事不立原曰獨有所見不疑傳云暴勝之杀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帶具劒環玦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辟劒劒不疑

屣履 漢之心謁而出

之于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歸君復修曾子之舍而後復迎之

軾段干木之閭

木之閭而軾其僕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

朝隘巷之士

戰國策李兌觀中山之君所傾蓋與家

見窮閭之士

韓子云侯

倪寬躰下士

前漢倪寬爲左內史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畢躰下士務在于得人心擇用仁厚士雖畢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邑敬

齊桓下布衣之士

韓子云齊桓公

平原君側行襒席

史記鞫武謂燕太子丹曰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而導跪而襒席

九九薄能因爲禮之

說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萬人

楚王郊迎至舍

說苑田忠去齊奔楚王郊迎至舍

齊王接以師友之道

後漢班彪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遂定融以彪才高名重數薦之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

周公下白屋之士

說苑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萬人

齊桓下布衣之士

韓子云齊桓公

平原君側行襒席

史記鞫武謂燕太子丹曰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而導跪而襒席

燕太子側階迎光

史記鞫武謂燕太子丹曰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而導跪而襒席

晏聞粥來倒屣迎之

世語魏志王粲從長安在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賓客滿門聞粲在門倒屣迎之

勞謙接納坐無空席

晉書王導爲安東將軍鎮壽陽時吳人新附導務在綏懷寬簡清約坐無空席賓客滿盛修肴膳後漢崔瑗愛士好賓盛修肴膳

愛士好賓盛修肴膳

後漢崔瑗愛士好賓盛修肴膳

折節待士坐不重席

荀悦漢紀折節待士坐不重席典略

士雖徒步皆與鈞禮

前漢于定國

士無貴賤與之抗禮

後漢袁紹姿貌威容愛士

與共食出與同衣

說苑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貴于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臣之削迹被

同輿而載共帳而寢

吳志太子孫登傳云登隨從賓客多歸焉登隨時隨宜備外禦寇難內撫衆務博覽書籍知人善任又喜談論自魏黃初以來漢書未有師注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晝習夜誦或共帳而寢

同席而坐同簋而食

蜀志先主傳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云云

出則同輿坐則同席

蜀志先主傳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云云

愛敬君子不恤小人

蜀志張飛傳云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

夫飛爰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政既過差又日糴笞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禮不可用幸異其言可用羅之

上計京師三公何也對曰屬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訝哉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

後漢王符字節信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不開符名鴈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攜手而還命坐極歡

起既入門在門規素聞符名鴈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攜手而還命坐極歡

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史以縞百疋累百石就聘佐時卒不至

李擇言以史治稱張嘉貞爲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史偏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

德輿樂說人臣陛贊調都尉羅壽州刺史張鎰有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

德輿稱之于孟容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

唐書李泌穀士號權許德輿稱之于孟容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

唐書陸贄調都尉羅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

唐書李揆舉進士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幼卿視若布衣交

唐書李愬字子言父朔方節度使晟有威名愬年十八從父討李希烈希烈將悍士皆驍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結襪

漢書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常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者也

結襪

人曰吾襪解願謂張卿結之

結襪

漢書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常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者也

貴而能降降心相從

白帖

幸異其禮

漢書東方朔對武帝曰臣聞士生而貴非相之也

幸異其禮

漢書東方朔對武帝曰臣聞士生而貴非相之也

延置上坐

後漢書趙壹字元叔舉郡

延置上坐

後漢書趙壹字元叔舉郡

二千石不如縫掖

又曰元周仁榮字本心用薦署美化書院山長後

二千石不如縫掖

又曰葉李字太白南宋末以太學生上書攻賈似道竄漳州後歸隱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憲爭

此

呼先生不以吏遇之

此

呼先生不以吏遇之

使我急賢詣子

沈傳師字子言父興元間舉進士時給事許孟容禮部侍郎權

使我急賢詣子

師貞元間舉進士時給事許孟容禮部侍郎權

視若布衣交

李栖筠舉進士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幼卿視若布衣交

請爲忘年

李栖筠舉進士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幼卿視若布衣交

獨引同榻

唐書李愬字子言父朔方節度使晟有威名愬年十八從父討李希烈希烈將悍士皆驍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獨引同榻

唐書李揆舉進士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幼卿視若布衣交

請爲忘年

李栖筠舉進士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幼卿視若布衣交

幸異其禮

漢書東方朔對武帝曰臣聞士生而貴非相之也

幸異其禮

漢書東方朔對武帝曰臣聞士生而貴非相之也

延置上坐

後漢書趙壹字元叔舉郡

延置上坐

後漢書趙壹字元叔舉郡

二千石不如縫掖

又曰元周仁榮字本心用薦署美化書院山長後

二千石不如縫掖

又曰葉李字太白南宋末以太學生上書攻賈似道竄漳州後歸隱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憲爭

此

呼先生不以吏遇之

此

呼先生不以吏遇之

待士以布衣之禮

後秦錄太尉文成公姚顯字子章興之弟也清秀明發爲令錄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靜處與賢士談論政事

諸門禮士

宋史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鄰壤公著夫恒之賢者詰門以禮致之

識其車音

宋史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鄰壤公著夫恒之賢者詰門以禮致之

進皆與鈞禮

唐書天寶初薦穎士禮部侍郎李揆擬穀士號權許德輿稱之于孟容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

進皆與鈞禮

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

先進皆與鈞禮

唐書天寶初薦穎士禮部侍郎李揆擬穀士號權許德輿稱之于孟容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

先進皆與鈞禮

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

待之若賓友

又曰元李孟七歲能文倜儻有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

待之若賓友

晉字正辟操

折行輩與交

又曰元明仲字復初弱冠以曾鳳御之

折行輩與交

大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

待之若賓友

又曰元李孟七歲能文倜儻有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

待之若賓友

晉字正辟操

折行輩與交

又曰元明仲字復初弱冠以曾鳳御之

折行輩與交

大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

首禮名士

元史陳祐爲河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

省臣皆呼先生

又曰元李孟七歲能文倜儻有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

首禮名士

元史陳祐爲河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

省臣皆呼先生

又曰元周仁榮字本心用薦署美化書院山長後

首禮名士

元史陳祐爲河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

省臣皆呼先生

又曰元周仁榮字本心用薦署美化書院山長後

禮賢任賢

又曰元李孟七歲能文倜儻有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

禮賢任賢

晉字正辟操

又曰元李孟七歲能文倜儻有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

禮賢任賢

晉字正辟操

又曰元明仲字復初弱冠以曾鳳御之

禮賢任賢

又曰元明仲字復初弱冠以曾鳳御之

禮賢任賢

又曰元明仲字復初弱冠以曾鳳御之

禮賢任賢

又曰元明仲字復初弱冠以曾鳳御之

學提舉李閩命欲通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李乃幡然就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祖謂之曰此行必致棄李來

虞集折節古學 又曰虞集爲學士時凡折節下之

宜居師範之選 又曰陳旅字衆仲爲閩海儒學官御史中丞馬薩古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與俱至京師古交口游譽以旅博學多文宜居師範之選

安車召之於家 又曰元明善幼穎悟記尤深於易禮春秋至元七年與許衡并召恭懿不至十一年太尉趙郯中張元智爲書致命乃至京師

皆以賓禮延見 又曰熊朋來字子斯文者慨然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與雍容子下敵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者以聘恭懿建議用其竹刑君子謂子斯文海之功也

如漢聘四皓禮 又曰耶律有尚爲國子祭酒以親老辭職歸與可隸章人咸淳間進士隱處州里教諭學者凡居南昌者潮廷名公卿皆以賓禮延見

屬隸待以上客 又曰劉賡至元時累遷御史臺掾出爲江浙行省都事入爲翰林待制以疾歸杭杭好士盛氣待人他御史臺掾皆以賓禮延見則待以上客

密請勿殺孝孺 明紀事本末燕王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啓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燕王皆肯之

任賢

好士則至 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吳夫劒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

棄邪 左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賢舉善 汝南先賢傳云薛勤聰哲仕郡爲功曹而任之燕相白王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舉賢用之 韓非子云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燕國治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非書意也

選吏委任 王隱晉書云王戎代王渾爲司徒高選長吏委任責成

甄拔隱屈 王隱晉書云王仲爲冀州刺史

招聘隱逸 後漢岑彭爲魏郡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

撤爲文學 魏志管輅傳清河太守華表名輅爲文學據丘令民桓雅性寬大與世無忤表曰輅雖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燕國治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

舉劉毅 晉書劉毅守杜恕請毅爲功曹毅傳平陽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毅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後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恕請毅爲功曹毅傳平陽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後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

任以郡職 後漢劉寬甚重之任以郡職寬遂至禁錮顧宗知其才

甄拔孟嘉勸學 孟嘉

忠後諂 後漢韓棱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棱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棱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驗吏以棱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至禁錮顧宗知其忠後諂

風聲大行 後漢陳寵爲廣漢太守用良吏王渙鐘顯云云

州境獲寧 王隱晉書云王仲秤琅邪人爲別駕

不遺治世才 抱朴子曰善用木者不以膚寸之撓

陰代其政 後漢敬欲署吏稜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至禁錮顧宗知其

風聲大行 後漢陳寵爲廣漢太守用良吏王渙鐘顯云云

拔孟嘉爲勸學 孟嘉

州境獲寧 王隱晉書云王仲秤琅邪人爲別駕

不遺治世才 抱朴子曰善用木者不以膚寸之撓

重辟鄒倭 東觀漢記鄒倭字君大

舉劉毅 晉書劉毅守杜恕請毅爲功曹毅傳平陽太

任以郡職 後漢劉寬甚重之任以郡職寬遂至禁錮顧宗知其

甄拔隱屈 王隱晉書云王戎代王渾爲

甄拔隱屈 王隱晉書山濤爲冀州刺史

甄拔隱屈 王隱晉書云王仲爲

甄拔隱屈 王隱晉書云王戎代王渾爲

甄拔隱屈 王隱晉書山濤爲冀州刺史

撤爲文學 魏志管輅傳清河太守華表名輅爲文學據丘令民桓雅性寬大與世無忤表曰輅雖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燕國治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

撤爲文學 魏志管輅傳清河太守華表名輅爲文學據丘令民桓雅性寬大與世無忤表曰輅雖

撤爲文學 魏志管輅傳清河太守華表名輅爲文學據丘令民桓雅性寬大與世無忤表曰輅雖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非書意也

稱青土　魏志王基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請基爲別駕名意署爲功曹　用岑晊爲功曹褒善黜惡　後漢岑晊傳晊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爲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儼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風晊乃委功曹岑晊二郡爲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資主畫諾南陽宗資主畫諾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高名請爲功曹　以趙勤爲功曹委以郡事　東觀漢記趙勤南陽太守桓也引華譚爲從事以爲賓友　晉書華譚好學不倦奧慧有口辯爲鄰里所重楊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　南陽宗資主畫諾　弘農成瑨但坐嘯　後漢王龔拜太尉在位恭慎自守范滂南陽太守成瑨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

命皆海內長者　拔用武官無非俊傑　世語云夏侯元名知人爲中護軍中郎　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　後漢王龔拜太尉在位恭慎自守范滂南陽太守成瑨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　政事所施意爲節度　鍾離意傳

以委昭　吳志張昭傳云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擢用武官參戎衛門無非俊傑　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　管子　孤之有孔文武之事一

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　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　管子　孤之有孔文武之事一

明猶魚之有水　蜀志

史學臣得而知者惟劉恕耳即名爲局僚　宋史范成大制置四川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名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　辟郡人　元史曰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自擇館閣英才誠多至於尊精明愿每爲吏精明愿每

用沈寂補儒林祭酒　北堂書鈔

自擇局僚　宋史司馬光編次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尊精明愿每爲吏精明愿每

從歷四鎮　唐書元和中李石擢進士第辟李愿幕府從歷四鎮有才略爲主後務太和中爲行軍司馬愿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筆

征伐必留石　唐書穆宗時沈傳師爲江西觀察使徙宣州書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宣州又以江浙饑擊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而宣孫又辟郡人胡松年六十餘樊漢廣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名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　辟郡人　元史曰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自擇館閣英才誠多至於尊精明愿每

遲魯不及事　唐書穆宗時沈傳師爲江西觀察使徙宣州書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宣州又以江浙饑擊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而宣孫又辟郡人胡

輔劇　求士爲已重　唐書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　閻張鷟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　使恩歸於上　宋史李昉在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親故一切拒絕之已而擢用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

縣　求士爲已重　唐書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　閻張鷟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　使恩歸於上　宋史李昉在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親故一切拒絕之已而擢用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

少年　韓魏公琦知揚州王安石爲會判每讀書遇旬假寐日已高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疑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之曰君年少無廢書安石不對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故默察日錄中短長安石思在紹興爲稱首　遲魯不及事　唐書穆宗時沈傳師爲江西觀察使徙宣州書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宣州又以江浙饑擊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而宣孫又辟郡人胡

日從容謂之　荊州老從事　文類聚習鑿齒有材幹宣武器之用爲荊州治中謝踐曰不還明公荊州老從事耳

日醉廢書事　宋史漢書陳遵入公府日出酣歸曹事數廢西曹白請斥之大司徒馬宮重遵能治三輔劇　求士爲已重　唐書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　閻張鷟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　使恩歸於上　宋史李昉在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親故一切拒絕之已而擢用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

日醉廢書事　宋史漢書陳遵入公府日出酣歸曹事數廢西曹白請斥之大司徒馬宮重遵能治三輔劇　求士爲已重　唐書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　閻張鷟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　使恩歸於上　宋史李昉在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親故一切拒絕之已而擢用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

少年　韓魏公琦知揚州王安石爲會判每讀書遇旬假寐日已高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疑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之曰君年少無廢書安石不對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故默察日錄中短長安石思在紹興爲稱首　遲魯不及事　唐書穆宗時沈傳師爲江西觀察使徙宣州書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宣州又以江浙饑擊提舉劉基爲其院經歷而宣孫又辟郡人胡

日從容謂之　荊州老從事　文類聚習鑿齒有材幹宣武器之用爲荊州治中謝踐曰不還明公荊州老從事耳

幕府最　元史曰張昉性縝密過事敢言嚴責行臺吏輸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性靜慎勤總吏職諸條或出遊證隔頗然據案鈎視簿最進士擢

幕府最　元史曰張昉性縝密過事敢言嚴責行臺吏輸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性靜慎勤總吏職諸條或出遊證隔頗然據案鈎視簿最進士擢

坐曹躬決案牘　元史曰張昉性縝密過事敢言嚴責行臺吏輸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性靜慎勤總吏職諸條或出遊證隔頗然據案鈎視簿最進士擢

據案鈎視簿最　唐書吕諲開元末第調寧陵尉哥舒翰鎮河西表爲節度判官性靜慎勤總吏職諸條或出遊證隔頗然據案鈎視簿最進士擢

使恩歸於上　宋史李昉在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親故一切拒絕之已而擢用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

使恩歸於上　宋史李昉在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親故一切拒絕之已而擢用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

幕府皆留不徙　唐書韓愈分司東都時李逢吉爲東都留守愈與逢吉不協逢吉欲逐愈出之乃奏愈爲河南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三與之書言士有賢能者以上爲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擢爲監察御史分置諸道和糴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書言士有賢能者以上爲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擢爲監察御史分置諸道和糴使慎簡臺閣士專之

幕府皆留不徙　唐書韓愈分司東都時李逢吉爲東都留守愈與逢吉不協逢吉欲逐愈出之乃奏愈爲河南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三與之書言士有賢能者以上爲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擢爲監察御史分置諸道和糴使慎簡臺閣士專之

委士人　劉晏分置諸道和糴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書言士有賢能者以上爲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擢爲監察御史分置諸道和糴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書言士有賢能者以上爲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擢爲監察御史

委士人　劉晏分置諸道和糴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書言士有賢能者以上爲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擢爲監察御史

學　唐書薛珏名爲司農卿是時詔舉進士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三與之書言士有賢能者以上爲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擢爲監察御史

學　唐書薛珏名爲司農卿是時詔舉進士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三與之書言士有賢能者以上爲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擢爲監察御史

任賢　得賢　檢覈一　唐書郗士美字和夫未冠

任賢　得賢　檢覈一　唐書郗士美字和夫未冠

求吏不責文　進幕職時兵後曹吏雜進不習文法東平韓郡曾躬閱案牘左酬右答咸得其當事無留滯　元史曰張昉性縝密過事敢言嚴責行臺吏輸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性靜慎勤總吏職諸條或出遊證隔頗然據案鈎視簿最進士擢

求吏不責文　進幕職時兵後曹吏雜進不習文法東平韓郡曾躬閱案牘左酬右答咸得其當事無留滯　元史曰張昉性縝密過事敢言嚴責行臺吏輸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性靜慎勤總吏職諸條或出遊證隔頗然據案鈎視簿最進士擢

爲陽翟丞佑李抱眞鴻州幕府以才歷王虔休李元皆留不徙　職事往來效忠宋史崔與之帥淮東辟洪咨夔置幕府與之爲制置使首檄咨夔通判成都府與之帥蜀請以咨夔通判成都府事悉以咨　決遣郡事而行呂午調黃州安撫使初調知仁和縣事而先自近縣曰今乃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而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幕屬午欲盡決遣郡事而行帖趣行不以白貴誼至備貽書責誼午始行　府中事甚見親信明紀事本末太祖起兵時定遠人李善長主兵調留幕下掌書記雍熙三年出幕府自可持進退　士安屢典記室宋史宰相趙普薦士安爲右拾遺直史館上嘗稱其謹密每進擬文字必再三點檢始以進其後普果以過敗上頗悔之士安聞之遽請外補出爲泗州通判　幕府一時高選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宰相欲以親私托幕府者悉拒之　大者爲棟樑小者爲榱桷以宋史宋太宗嘗謂樞密使張宏曰朕自御極以來親擇羣材大者爲棟樑小者爲榱桷　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唐書令狐綯入輔林爲舉士他夜宣宗召與論事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寫其要綯摘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宣宗召之禍帝曰善朕讀此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天下之福任不肖羅天下之禍任賢陛下必享天下之福任賢則當久　憲宗謂李絳曰何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人誠難堯舜以爲病

得賢

原嘉魚詩序嘉魚樂與賢也　于旄又云于旄美好善也　國寶賢國之寶也　善寶禮以善爲寶　五百賢人出　二八舜舉八元八凱　致堯舜君于　得君平李彊拜益州牧謂揚雄曰吾眞得君平矣雄曰此人可見而不可屈也　論士告王禮記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爵之任事然後祿之位定然後爵之　得君平君平矣雄曰此人可見而不可屈也　以賢制爵周禮則人愼德　燕昭築宮燕昭王爲郭隗築碣石宮師事之　王褒作頌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　有三良管仲曰鄰有三良爲政未可間也　遺珠唐書狄仁傑初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陷使閻立本名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坐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　拱辰宋史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時羣盜四起劉道阮絕向子諲轉運京畿環視左右無足使者有以功部使督四百檄諲抑鬱師儉百萬遂借補史功部使督四百檄諲抑鬱師儉百萬而還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兵至以計達高宗駐蹕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百倍首加勞問植特軍鉤而已承制授承直郎　十餘載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辰豈

材館錄爲相簡人才　孝宗朝虞允文

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士如胡銓者也　夾袋中　乾道中趙師點除知福州過闕上三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　親擇吏　唐書貞元時柳渾爲相帝嘗親擇吏宰兆尹臨軒陛下當擇臣等以輔理德臣當還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視如所宜帝然之　喜得人　宋史蔡齊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眞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　置章再拜　張逸知襄州襄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薦逸先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將薦逸也

南公義引爲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旬客以重吾府　徒勞州縣吏　武后授緱部員外郎

喜擢陳同甫　宋史光宗策士得陳亮策大喜以爲善處人父子之間奏名第三擬知爲高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閱早以藝文首薦

一張齊賢　宋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怒命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齊賢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皆以恩終始張嘉貞爲相汲引人能以恩終始嘉貞輔殿中侍御史崔訥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皆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皆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皆以恩終始所薦中

孫是亮大笑得嘉賓而多飽叔能知人也

史齊桓霸者管仲之謀始以智知終因德進 增 日角珠庭凌霄聳壑唐書李珏南冠舉明

天下不知管仲之賢而多飽叔能知人也

經李絳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

宋史饒若水南人倫鑒見王旦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責不可遲非吾所及

鼠目 唐書岑文本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於李揆揆素輕載謂晉卿曰馬周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聽之令人忘倦然萬肩火色上騰必速恐不能久之

知人二

當至卿相 石苞字仲容爲縣吏會郭欽亦給之並恃才智炫耀上京三公每見辟召輒詣訪之苞及欽父子行業無閥閱恐小道破大義公宜察焉欽曾乘政用何晏爲吏部尚書傳城謂曰二子行業並當至卿相苞曰御狼也何卿相乎後果輕薄漢中皆文經涉圖貴子艾

後果輕薄 漢中皆文經涉圖貴子艾

令見妻子 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不其丞仲弓曰馬知賢才而舉之于曰其舍諸自牖占胡廣後漢胡廣爲南郡散

知人則哲 詳上 知人

者智子老 患已不知論語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舉爾所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吏太守法雄子眞知人歲終增敕眞助求才雄會諸吏具自牖占之乃指牖白雄遂舉孝廉到京師試以章奏爲天下第一 解驂贖石父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載與歸不謝入

問占之乃指牖白雄遂舉孝廉到京師試以章奏爲天下第一 解驂贖石父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載與歸不謝入

叔向之知酸棗 左傳晉叔向執其手曰子若不言羣公子矣 拔于禁樂進於行陣 取張遼徐晃於亡虜 唐書王珪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書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其善叔向適鄭酸棗立堂下一言而

公輔才 唐書王珪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書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其善叔向適鄭酸棗立堂下一言而

晃於亡虜 于志寧歸高祖

晃於亡虜 于志寧歸高祖

晃於亡虜 于志寧歸高祖

子拜之厚遺固辭數焉

滄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鷹于進勇于退嫌疑間毫髮不處一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琦輔政旌爲秘閣校理

不媿知人

陳慥宋史陳堯咨子慥貢舉自以洪人避嫌凡江淮發運使三十年至節度使已爲百時議稱之每自歎曰曾知人矣

誠知人矣

唐書武后嘗問狄仁傑朕欲於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詳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又知人不明宋史神宗嘗問王安國曰卿兄棄攻外詩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

十年至節度

盧齊卿拜邕州刺史張守珪緑果敎齊卿厚遇之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名邁

五百歲一賢

唐書貞觀半

與人不求備

漢張敞爲京兆尹爲人輕簡爲婦畫眉帝愛其才而不備責

病聲何傷

黃霸爲潁川許丞病聾督郵欲逐之霸曰丞廳吏年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之士未必能進趣進趣之士未必有行

魏武令曰

使人也器之

論語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及其使人也器之

幕僚不拘小節

宋史范成大帥蜀凡人才可用者悉置幕下用所長不拘小節其倏然者露章薦之往往

戴其角者無上齒有其翼者兩其足

董仲舒云

有行

署吏不易所職

唐書王播爲西川淮南等節度使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

寬假官吏

宋史范鎮上言轉運使按察官吏劉涇爲殿中侍御史轉運使按察官吏不得騁其材宜改者繩治之

錄過薦才

胡宿在舊官刑院釋詳讞官有在選中而書以監征權水災負課同列退而靖曰公等已卒不易所職

寬假官吏

上同

頗已不懌曰天下太平理主之心錄毘嘉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于盛世

不喜擯捨小過

諸葛亮參知政事每見天下奏擯捨小過者輒

過官不復撓退

唐書柳渾爲相門下吏白渾曰公方以寬厚爲理遂薦謝擯捨小過者長吏賢者

推美下吏

某吏所爲

張湯爲廷尉奏事即讓湯擯謝之也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吏賢者

臣非知此奏乃監掾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

某掾所爲

趙廣漢爲三千石推功美于下曰某掾所爲其所及發于至誠吏皆輸寫心腹

得王生教

龔遂爲渤海太守威聲大行入守司農和帝問何以治對曰臣任功不任詔旨而已

委陳蕃應嗣

王衮字敬伯爲汝南守下車詢訪古人勞于求賢遂于曾敎曰若相歎終不任使其憙章朝右簡核主職委任功曹吳黃蓋字公覆爲石城長署兩掾主簿初皆畏怖後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察其真情陳蕃匡政治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

不視文書加鞭

不求備　推美下吏

我之騷中震怖 唯主盜賊孫堅宇文臺爲長沙長敕史曰善治官曹文書以盜賊付太守也

拒此乃太守事耳 擇丞史任 汲黯字長孺爲東海守學黃老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不苛細臥閨閤而理也

曹冬晫賢 詳任 唐書元和初王正雅擢進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言其能就賜緋魚

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鎖諭曰同三輔吏事繁子盡求便宜留此琰之唯唯史白積案數百崇義嘆曰子何自晦乃命吏連紙筆爲省決一日畢既子奉笥理而筆句勁妙崇義驚

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遲人乃命吏連紙筆爲省決一日畢既子奉笥理而筆句勁妙崇義驚

吾過耶由是名一時號霹靂手 動 此公坐 蘇珦中明經調鄠尉時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鄠多訟珦至公坐也報吾蟲蜮不及見耳

言其能 唐書元和初王正雅擢進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言其能就賜緋魚

以萬年令威震強豪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

谷 元義方爲華州參軍歷京兆府司錄事 鵴菊異芬 法 裴子餘中明經調鄠尉時同舍李義琰爲京兆尹事必咨之

韋夏卿李實繼爲京兆尹事必咨之 鵴菊異芬

鵴菊異芬胡有憂者 子孫相委 裴度師德調江都尉攝海陵令子孫相委此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委距諸

子孫相委 裴度師德調江都尉攝海陵令子孫相委此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委距諸

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謂掾屬方飲其所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爲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責人之罪

謝已而得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爲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責人之罪

丹藻數服以爲不可及 稱其善政 又曰王旦以大理評事知平江縣趙昌言爲辦遣使以威望自任屬吏屏畏

稱其善政 又曰王旦以大理評事知平江縣趙昌言爲辦遣使以威望自任屬吏屏畏

裴子餘中明經調鄠尉時同舍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鄠多訟珦至公坐也報吾蟲蜮不及見耳 事必 蘇珦中明經調鄠尉時同舍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鄠多訟珦至公坐也報吾蟲蜮不及見耳

裴度師德調江都尉攝海陵令子孫相委此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委距諸

字李長爲校書郎于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于悲自劾歸也親累不調晉華陽字長駿弘峻有才要父盧毓與不調自言於安世安世曰君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言安世不代功也

昌在寵宗朝數欲親用顧爲卑貴之奇誠僃寵不得進是連外徙不得入

他人臥家十五年不用貞德秀立朝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天下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時相益忌之無擠不用

謝所惡十年不遷之日也

擯廢韋陟少有名而爲李林甫所擯及肅宗起爲御史大夫辭不能得相也

流落李暎罷相元載素銜之及秉政奏暎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贍給敝守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

精厥思則去之流落十六年

抑地望韓洄宰相休子補弘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以地望抑之除竟懷太子陵令無慍色

更幕府宣宗時裴胄拜荊南節度使亦勁斥其管記世號裴監

廢駐鄭畋不調幾十年晚爲虞部員外郎始爲鳳翔節度使武臣多粗暴待賓客不以禮失意則以罪中傷之流於鄜府江州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故遷名還前後皆非上意

流於鄜諸德宗史理宗朝史彌遠死丁鶴年擯廢十餘年上書言極論劉貢對策

上意宋史理宗與合謀乃以楫密院督視京湖兵馬開幕府江州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故遷名還前後皆非上意

勿貳

敬賢

失寵退身終及如遺之棄詩云棄予如遺

道惟難進人豈易知進以趨時不聞刈楚退而窮處空歎伐檀

任賢委政既乖勿貳之言書曰任賢勿貳

遵軸之歎

簡賢書簡賢附勢注簡棄也

窮位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言不舉之在位

文仲不仁臧文仲下展禽仁尼曰不仁

簡賢

嫌白衣宋史陳師道早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留受業鞏後與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欲舉師道而朝中以白衣難之

棄奇寶蘇軾謫黃州常曰棄奇寶於路間所歎我嘗得無意哉

皆下之唐書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諸郡縣下李林甫命尚書試皆下之遂賀野無遺賢時杜甫元結皆應詔而退

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嫉陋不試

不敢取太和二年舉直言極諫劉貢對策切直時第策官馮宿賈餗嗟伏以

幽燕有韋平之拜惡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爲忘家恩琢之屢啓陳情

幽燕不之省商隱從鄭亞之辟以爲忘家恩琢之屢啓陳情

東高閭事文類聚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陣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仕耳

不見省李商隱爲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

棄賢

惠澤

德施普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而施天下平也

養民惠子產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施惠散利周禮旅師職云以質劑致民施其惠利鄭元注謂恤民之艱阨也以

政術部

棄賢

簡賢

惠澤

路既妨俾躋門惟啓

舉善且聞

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

移民通財 周禮司徒職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惠在愛民** 家語子游問于孔子曰愛民之謂德敎何如斯任惠者哉 **仁足惠下** 漢張湛詳威嚴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君能廣施恩惠度民於堯舜至聖猶病其難 **愛利爲行** 漢書云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吏民親愛敬重之 **東觀漢記** 錄事參軍劉珍等撰 **輶使醫藥療之** 後漢書云張訓遷丹陽太守治有惠政 **康濟小民** 尚書蔡仲之命云康叔穆公觀實以定國視民如子遷南陽太守其治民如在上蔡也 **博施於民** 論語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 **廣施恩惠度民於堯舜至聖猶病其難** 東觀漢記錄事參軍劉珍等撰 **外播惠政** 後漢書云劉寵除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政德敎加于百姓要道過于諸國之即也 **民懷其惠** 東觀漢記曹褒爲城門校尉遷丹陽太守治有惠政 **史民所愛** 後漢書云劉寵除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政德敎加于百姓要道過于諸國之即也 **民懷其惠** 東觀漢記曹褒爲城門校尉遷丹陽太守治有惠政 **視民如傷** 左傳云國小民玩而不戒以愛利爲行夫燕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也 **大小感悅** 漢書云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也 **惠在愛民** 家語子游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可得聞乎孔子曰惠者愛民而已子游曰愛民何如斯任惠者哉 **仁足惠下** 漢張湛詳威嚴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君能廣施恩惠度民於堯舜至聖猶病其難 **愛利爲行

貸也德宗聽之爲詔度支減賦焉

賑卹一

惠卹　左傳曰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　**慈幼卹孤**　通窮振困　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卹孤四曰養病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　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賑萬民　**哀窮賤貧**　裴秀新詩云姬文發號先哀哀矜窮婁稱治國半注曰齊也　賑貧阨之難阨以王命施惠鄭元注曰難阨饑乏也　**賑貧窮賑乏絕**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鄭注云賑猶救之　**出貸財**　左傳曰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　**分貧拯窮**　左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　**慈幼卹孤**　通窮振困　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卹孤四曰養病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　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賑萬民也　**哀窮賤貧**　裴秀新詩云姬文發號先哀哀矜窮婁稱治國半注曰齊也　賑貧阨之難阨以王命施惠鄭元注曰難阨饑乏也　**賑貧窮賑乏絕**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鄭注云賑猶救之　**出貸財**　左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　**慈幼卹孤**　通窮振困　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卹孤四曰養病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　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賑萬民也　**哀窮賤貧**　裴秀新詩云姬文發號先哀哀矜窮婁稱治國半注曰齊也　賑貧阨之難阨以王命施惠鄭元注曰難阨饑乏也　**賑貧窮賑乏絕**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鄭注云賑猶救之　**出貸財**

振困乏　左傳子西曰昔闔閭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無食者分而後敢食　**卹鰥寡振不足**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其以此論寡人也乃遣使卹鰥寡而存孤獨出倉廩發幣帛大悅鄰國歸之　**私財爲饘粥**　王普爲吳郡內史其年大荒人饑普出私財爲百姓饘粥救之　**出貸財**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鄭注云賑猶救之　**出貸財**　左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　**慈幼卹孤**　通窮振困　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卹孤四曰養病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　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賑萬民也　**哀窮賤貧**　裴秀新詩云姬文發號先哀哀矜窮婁稱治國半注曰齊也　賑貧阨之難阨以王命施惠鄭元注曰難阨饑乏也　**賑貧窮賑乏絕**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鄭注云賑猶救之　**出貸財**

賑貧窮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鄭注云賑猶救之　**出貸財**　左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　**慈幼卹孤**　通窮振困　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卹孤四曰養病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　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賑萬民也　**哀窮賤貧**　裴秀新詩云姬文發號先哀哀矜窮婁稱治國半注曰齊也　賑貧阨之難阨以王命施惠鄭元注曰難阨饑乏也　**賑貧窮賑乏絕**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鄭注云賑猶救之　**出貸財**　左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　**慈幼卹孤**　通窮振困　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卹孤四曰養病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　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賑萬民也　**哀窮賤貧**　裴秀新詩云姬文發號先哀哀矜窮婁稱治國半注曰齊也　賑貧阨之難阨以王命施惠鄭元注曰難阨饑乏也　**賑貧窮賑乏絕**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鄭注云賑猶救之　**出貸財**

賑貧乏絕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鄭注云賑猶救之　**出貸財**　左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　**慈幼卹孤**　通窮振困　管子云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卹孤四曰養病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　周禮鄉師職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賑萬民也　**哀窮賤貧**　裴秀新詩云姬文發號先哀哀矜窮婁稱治國半注曰齊也　賑貧阨之難阨以王命施惠鄭元注曰難阨饑乏也　**賑貧窮賑乏絕

州歲大歉公集富民誘以賑濟之義自解腰
囊金帶置庭下于是施者雲集全活甚衆

代婚嫁 事文類聚曰柳仲郢父子仕吏九鎮屢爲京兆河南尹每單凘必貸
遣 自歸者代婚嫁之其遠略相同 資喪 郭元振爲太學生家嘗

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乞假以治喪元振舉以與之無少吝 不禁他遷 唐書張延賞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
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緣

以貸 旌義民 明紀事本末宣德五年江西遣司幹辦公事常言社倉之置備
視以爲活拘此而糴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
之救吏李婚濱差江西遣司幹辦公事常言社倉之置備
凡被災者咸賴焉馬

細人 旌義民 羅振出粟千餘石賑濟貧乏得
水民流京東淮安饑吉水民胡有初山陽民
其人山林河澤之利可取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凡活五十萬人募爲兵者
又萬餘人前此救災者

出俸粟 宋史林槩以祕書省校書郎知常縣歲大饑富人閉糴
以邀價槩出俸粟庭下勸士豪輸數千石以飼饑者

代婚嫁 事文類聚曰柳仲郢父子仕吏九鎮屢爲京兆河南尹每單凘必貸
遣 自歸者代婚嫁之其遠略相同 資喪 郭元振爲太學生家嘗

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乞假以治喪元振舉以與之無少吝 不禁他遷 唐書張延賞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
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緣

以貸 旌義民 明紀事本末宣德五年江西遣司幹辦公事常言社倉之置備
視以爲活拘此而糴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
之救吏李婚濱差江西遣司幹辦公事常言社倉之置備
凡被災者咸賴焉馬

細人 旌義民 羅振出粟千餘石賑濟貧乏得
水民流京東淮安饑吉水民胡有初山陽民
其人山林河澤之利可取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凡活五十萬人募爲兵者
又萬餘人前此救災者

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多致疾疫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
皆體仆名爲餓殍之自公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爲法 親至郭谷 宋史李遵傳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
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邨窮
宣州行株熹社倉法上饒新安諸郡翕然應命
內耳外鄉遠民豈能奉老幼疾患之人以有餘死在我有政使大家得錢細民得米
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帥龔茂良以救荒
爲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爲主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帥龔茂良以救荒

米價 續文獻通考曰明周忱巡撫直隸初至蘇州屬大饑穀賈騰踊忱只得
其直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高甚用是三省大賈販米數百艘集吳中忱乃下令盡發官廩貸民半收其

賑卹二 擅賑貸附

貲者業而富者擾矣

賑卹二 擅賑貸附

振廩 楚大鐘莊公乃自廬以粒賑廩同食
注振廩前倉同食上下無異食也

竭粟 宋公子鮑禮于國人
宋饑竭其粟而貸之 **賑飢寒** 後漢王望爲青州刺史行
部見飢寒者愍之以便宜

出所在布粟賑之鍾離意云乃故之 **貸喪祭** 漢王莽時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
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依周禮也 **無滯積** 傳曰晉
謀息人乃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不書貸** 宋饑司城子罕請出粟以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饑
人叔向曰樂氏其以宋升降乎施而不德貸而不書 **舍償**

債 晉王長文字德游太康中蜀土荒殣開倉賑貸郡縣切責送到州刺史徐斡舍之不謝而去

皮一鍾 鄭饒人未及麥人病子皮以千畏之命餘國人粟户一鍾 陳氏二量 傳陳氏有施於人人歸之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也厚謂陳氏二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匡乏 匡救也

賑窮儲蓄 虞災

原 汲黯矯制 漢河內饑父子相食汲黯使至河內因矯制開倉賑之朝廷不以爲罪

原 鄧攸免官 鄧攸字伯道以吳郡

增 仲謀以身救人 第五訪字仲謀爲張掖守歲饑開倉賑給吏爭欲上訪曰若須奏報是棄人也寧以身救百姓上嘉之

增 惠出一尉 唐書貞觀元年關中饑詔遣使至河東發倉賑給民不從及子良謁武陟尉歲旱勸令脫子良發粟賑之下賴以濟刺史劉頌除名 劉頌字子良晉張駿境內饑譚祥時出倉穀貸取不償郡縣切責送到州刺史徐斡舍之不謝而去 止要利 晉張駿境內饑譚祥時出倉穀貸取不償郡縣切責送到州刺史徐斡舍之不謝而去 止要利三倍利陰據已是因饑要利乃止 子

詰責參軍 勃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爲盜賊

不罪擅發 元史王克敬除江浙

先貸後奏 明紀事本末洪武二十六年詔戶部諭天下有

先給後聞 宣德初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饑借驛糧千石賑救秋成償還上謂夏原吉曰有司拘文法饑荒必申報賑濟民饑死久矣陶鎔先給後聞能稱

截留綱運 宋史洪皓爲秀州錄事參軍過城下皓爲秀州大水流移滿路倉府空虛無以爲賑會浙東綱運常平米四萬斛請守使截留守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亡何廉訪使王孝端至郡曰平江民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曰食猶未足公能終惠更得二萬石乃可孝端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君但勿憂吾寧獨坐罪

議發封樁 山堂肆考曰范堯夫知慶州饑荒滿路官無穀以賑卹公欲發常平封樁粟麥濟之州縣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罪請爲君脫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

求糴 傳曰京師來告糴侯爲

原 禮 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正 穀梁正也

古制 國語魯饑臧孫辰告糴于齊公使文仲詢糴于齊侯相歸告然後與之言內無外交

制也辰也儒卿辰請如齊公使往遂以牲圭玉磬如齊告糴公魯公之命祀而發庚不泰先君之數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救敝邑使能供職

舊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非正也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注云爲內諱故不言使若私行也

私行 穀梁臧孫辰告糴于齊傳曰非其國也

于齊 國無三年之

于糶 矜無資

閉糴於秦 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糴故秦伯伐晉

歲糴 張詠治蜀歲糴六萬石貯之

增 無蘊年 蘊年爲蘊蓄年

穀而閉糴也

增 增糴 宋史太宗慕儉仁愛勸民務農重穀又置常平倉粟時增糴唯恐不足眞宗繼之於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米減時價之半賑糴十日輒近郡之民令諸州以常平錢粟市直以賑糴焉成宗時以賑糴不足眞宗繼之於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米減時價之半賑糴十日輒近郡之民多艱食詔臨安府并屬縣以常平米數十萬石糴補循舊貯米數十萬石糴補循舊貯米數十萬石糴補循舊貯

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還米貴平價出糴　告糴　黃幹知漢陽軍值歲饑幹報以乞候幹羅拜然後施行及振鄂州例十之一告糴五千萬石每粒米發糴五　閉糴之禁　唐書崔倰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不出境隣部遭荒不許以斷遠恐貪吏慳私善良被害宜戒守吏多方勸諭務令樂從爲便從之　原匪困資無

抑價　續文獻通考曰明成化六年將京通二倉糧米發糴五十萬石每粒米收銀六錢粟米五錢以救京城米價　閉糴之禁　唐書崔倰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不出境隣部遭荒不許以斷遠恐貪吏慳私善良被害宜戒守吏多方勸諭務令樂從爲便從之　原匪困資無

同卹災危　備救凶患　匡救其災勿虛其請　幸災啟怨安可趨年　凶年補敗或闕於宿儲　善隣卹

災方資於乞糴　災維代有宜酌義於泛舟　仁必矜無豈忘情於歸粟　白帖

興利

原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　漢書名信臣遷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行視水門堤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爭

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　漢書荊州刺史奏名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三十斤　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魏志劉馥子靖出爲

河南尹應勸書勸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必先富民　管子云凡爲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也　入務利民　春秋云晉侯出

定襄王入務利民　崔氏集崔瑗爲汲令有澤田不殖五穀瑗爲開溝渠以灌之歲增數倍民得其利　稻田歲增民賴其利　魏志鄭渾爲沛相開通溝瀆起水衆稻田歲增數倍民賴其利

開溝渠興造民賴其利　名信臣上　嚴使儲水百姓爲便　東觀漢記嚴范字叔度爲蜀郡

開道通溝民得其利　名信臣上　嚴使儲水百姓爲便　張堪爲漁陽太守開治稻田八千餘頃百姓千是殷富　開治稻田百姓殷富　又云張堪爲漁陽太守開治稻田八千餘頃百姓千是殷富

敎民糞種　氾勝之書云昔湯有旱災伊尹作區敎民糞種乃負水澆灌其勞約古之區敎至今有效四十石　敎民糞種　氾勝之書云昔湯有旱災伊尹作區敎民糞種乃負水澆灌其勞約古之區敎至今有效四十石

興鴻郤陂常以豐　郤陂潴渟數百頃　興鴻郤陂常以豐

前詳　斥鹵生稻粱　呂氏春秋云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決漳河灌田鄴民大怨欲籍起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曰鄴有聖令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

鹵生稻粱　涇水長禾黍　詳前

變之鹵田化爲甘壤　蔡邕京兆樊君傳云變之鹵田化爲甘壤熙平元年疫民廢田

蒲萑之地更爲沃壤　崔瑗詳前

均水法　戴叔倫試守撫州刺史民爭激灌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

增耦耕法　唐書高宗朝王方翼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方翼爲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頼

治作水排教化大行　張璠漢記

平津堰爲淮南節度使築　李吉甫以宰相出鎮淮南節度使築平津堰以功遷浚治之海商貿遷行里

無棣渠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徙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涉沛　唐書高宗朝王方翼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方翼爲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頼

均水法　戴叔倫試守撫州刺史民爭激灌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

平津堰爲淮南節度使築　李吉甫以宰相出鎮淮南節度使築平津堰以功遷浚治之海商貿遷行里

無棣渠民歌曰新溝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徙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涉沛

富人圖本二塘瀦田且萬頃潛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堤閉以防不足濟有餘名曰平津塘

孟勉民出錢開渠築塘淤良田萬八千頃哀其事爲水利圖經須之州縣名爲補闕柳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

障韋景駿歷肥鄉令縣北濵障連年泛溢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壬步因高築障水至堤趾輒去其北塢爲腴田功少費約後遂爲法

西有塘水漑民田甚廣勢家藤以爲磁民以失利伯堅命毀磁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漑田之餘月乃得壅水置磁仍以其事聞省部著爲定制

修陂渠以復舊迹宋史趙尚寬字清之參知政事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綱五代亂田不耕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乃按視圖記得漢名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牛比三年還之民富而役不勞於是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嘉之詔書褒諭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加賜安慶軍節度使知安慶府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即日興工分十二料先自築城成會上元張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寫公士人分料主之

燈士民扶老攜幼有老嫗百娃二千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加賜安慶軍節度使知安慶府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即日興工分十二料先自築城成會上元張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寫公士人分料主之

濼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廣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敵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

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遵道爲災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農官及都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

廣西提點刑獄倫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斂悉以爲瀹患息而舊濼之患興矣倫曰瀹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

元苦之與之皆爲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斂悉以爲瀹患息而舊濼之患興矣倫曰瀹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

鄭州導水圖元史至元九年耶律伯堅

鄭州導水圖元史至元九年耶律伯堅

海上澄清錄宋史紹興中崔與之特授

海上澄清錄宋史紹興中崔與之特授

瀛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大司農欲廢瀛水伯堅爲保定路清苑尹初安肅地產苦葦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斂悉以爲瀹患息而舊濼之患興矣倫曰瀹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

瀛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大司農欲廢瀛水伯堅爲保定路清苑尹初安肅地產苦葦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斂悉以爲瀹患息而舊濼之患興矣倫曰瀹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

清錄

清錄

歲萬本作挪滹民賴其利築堤修堰舉以利民張綸有才略所至興利除害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入海滹河堤二百里于高郵又泰州有捍海堰廢不治

歲萬本作挪滹民賴其利築堤修堰舉以利民張綸有才略所至興利除害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入海滹河堤二百里于高郵又泰州有捍海堰廢不治

遂無凶年唐書王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滹海塘堰聯屬吏民擾亂竟佐爲築堤植物凡二十有四以達其支別爲牐時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潟並爲膏土

遂無凶年唐書王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滹海塘堰聯屬吏民擾亂竟佐爲築堤植物凡二十有四以達其支別爲牐時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潟並爲膏土

築大堤竭三溪豬之爲斗門七堤竭六以制其蠡純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

築大堤竭三溪豬之爲斗門七堤竭六以制其蠡純爲渠二十有四以達其注輸渠皆

方略

方略

長於計策功費約省漢官儀云成帝時王延世以校尉領河隄謁回東郡決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以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爲東海太守其治如故

長於計策功費約省漢官儀云成帝時王延世以校尉領河隄謁回東郡決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以計策功費約省以延世爲東海太守其治如故

治有方略爲民興利又曰名信臣第遷上蔡宰視民如子遷南陽太守其治如故

治有方略爲民興利又曰名信臣第遷上蔡宰視民如子遷南陽太守其治如故

瀕海廣潟並爲膏土病焉而西北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

瀕海廣潟並爲膏土病焉而西北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

築堤修堰舉以利民張綸有才略所至興利除害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入海滹河堤二百里于高郵又泰州有捍海堰廢不治延表百五十里久廢不治

築堤修堰舉以利民張綸有才略所至興利除害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疏五渠導太湖入海滹河堤二百里于高郵又泰州有捍海堰廢不治延表百五十里久廢不治

九

九

方略耳目發伏禁姦漢書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爲京兆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

方略耳目發伏禁姦漢書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爲京兆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

以一警百吏民恐懼漢書尹翁歸爲東海太守其治以一警百吏民恐懼

以一警百吏民恐懼漢書尹翁歸爲東海太守其治以一警百吏民恐懼

有益任之方晉中興書瑯邪諸葛錄云忻宇道明爲會稽太守臨行上疏曰今日會稽民俏治亂編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有益任之方晉中興書瑯邪諸葛錄云忻宇道明爲會稽太守臨行上疏曰今日會稽民俏治亂編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以便宜從事晉中興書瑯邪諸葛錄云忻宇道明爲會稽太守臨行上疏曰今日會稽民俏治亂編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以便宜從事晉中興書瑯邪諸葛錄云忻宇道明爲會稽太守臨行上疏曰今日會稽民俏治亂編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祠衆至共爲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娶巫家女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祠衆至共爲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史莫敢改之旬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爲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

西門豹爲河伯投巫於河詳縣令

宋均爲唐山娶巫家女

東觀漢記宋均字叔庠爲九江太守有三人劫原太守有三人劫印綬示劫與錄云張敞爲太印綬示劫原太守乃解綬遺囚親志田疇爲南陽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逆前太守牧其黨五百人悉奏皆當死豫悉見慰諭之諸囚叩頭願自効即相告語一朝解散

石扉厭水

蜀王本紀云江水爲害蜀守李冰作石扉五枚二在府一在市橋二在淵中隨水消囚曰石扉

破械遣囚

治多方略

唐書德宗朝戴叔倫遷容管經略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

擊鼓進兵

宋史英宗時李清臣出提刑京西詳兆尹京畿盜賊爲天下劇設耳目方略

除藻飾割浮費

又云應華爲將作大匠發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爲陰平長民饑流著

輸芋

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爲陰平長民饑流著租調不入隨民輸芋頭悉澤流著

悼不能捍禦太守聞修義勇請守吳令身與

悼不能捍禦太守聞修義勇請守吳令身與同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咸言神靈不樂舉火每冬寒食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作書置子推廟使還溫食于是風俗頗革詳察

耳目方略

宋史英宗時李清臣出提刑京西耳目方略

擊鼓進兵

討之以韓全義爲淮西行營招討使諸鎮兵皆屬全

義無他方略

吳少誠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以韓全義爲淮西行營招討使諸鎮兵皆屬全義無他方略

盡檢斬之

一切呵止

唐書宣宗時黃巢爲京兆尹時禁屯列戲內者

禦賊方略

明紀事本末正德時許逵爲成又使民家各築牆高踰屋簷仍開籍實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俟于實內其

令相告捕

宋史英宗時李清臣出提刑京西詳兆尹京畿盜賊爲天下劇設耳目方略

以

挺身叩壘

唐書劉潼爲遣使論釋之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潼挺身叩壘

至擊攘論

始安賊歐陽倩來鬱嶺萬劉沒州縣以裴懷古爲桂州都督未踰嶺迎降自陳爲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身至擊攘論

舉沒占田

永徽中賈敦頤舉洛州刺史頃以賦貧民

燒薙壞草

宋史辛仲甫知彰州州卒誘營兵及諸洞素反叛者亦率逮降雖諸洞罪盜皆列拜約遣就

永業割地

唐書宣宗時黃巢爲京兆尹時禁屯列戲內者

三省設置六縣而鄖陽僻然重鎮焉

揭方治蠱

宋史趙尚寬知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勤勸每至歲饑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乃令原餘經略鄖陽方書市中教人服藥索爲十一萬餘戶遣歸故土

造舟計直

張嚞知處州嚞欲造大舟募傭不能計其直

片言定獄

政和時蕭振調婺州兵曾蒸功曾時盜賊所在

斬儀門入振聞即往擇

汝連死耶急釋械當

汝言衆拜謝而去太守由是益相信事悉與謀之

亡匿復業 唐書李傑以縣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閭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之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傭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開如初自兵興四十年刺史徐申遷韶州刺史韶州主簿歲大浸饑民千百持錮鬩大呼響震邑調邛

之池慶懷儀林之陵遲乃命匠修而新之云云 田修理賜之以巨觴田蕪穢戮之以柔桑 使習壞者相澤仁才者播種並陳思王籍田論

能明農事者置黃金一斤使鑒不病者置黃金一斤子管 一農不辦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子並管 登金商之館寮田夫之私者陳思王籍田論

得民

留蓋並寬優左遷衛司馬躬行士卒廬室疾病者身自相循歲盡交代徹寬優厚德以是顯名也 借寇寇恂太守

萬民繈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宣詔二千石云嚴敬吏職之業 扶車流涕韓延壽東郡無令失職之責下殿大小家舉牛車負課爲最也 謹待遇謹待遇京兆下獄吏人或言臣生無此哲人爲飲使 守關號泣趙廣漢爲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 吏願僵仆漢趙廣漢爲京兆時裁酒缺與民相飲賢以故租多不入稅時裁酒缺與民相飲賢以故租多不入免恐失之大家舉牛小家舉負課爲最也 以人爲飲使 守關號泣趙廣漢爲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 吏願僵仆漢趙廣漢爲京兆時裁酒缺與民相飲賢以故租多不入稅時裁酒缺與民相飲賢以故租多不入免恐失之大家舉牛小家舉負課爲最也 以人爲飲使 守關號泣趙廣漢爲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 吏願僵仆漢趙廣漢爲京兆時裁酒缺與民相飲賢以故租多不入稅時裁酒缺與民相飲賢以故租多不入免恐失之大家舉牛小家舉負課爲最也 以人

人恐失之 倪寬爲內史牧租稅負租當免人問當免恐失之大家舉牛小家舉負課爲最也 以人

安堵如故 漢高入關史人安堵如故 老者安之 論 黎民懷之 書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侯君去必死 侯霸宇君爲臨淮大尹 以人

視民如傷 偉 詔徹百姓迹使乳婦不舉子曰 蘇叔來何暮 蘇竟興劉 以人

斷橋 宋史韋宗時王十朋出知饒州復移夔州民走繞司空以王公名之 取轡 唐書崔寧時崔寧戒嚴以王十朋出知饒州復移夔州民走繞司空以王公名之 取轡 唐書憲宗時崔戎爲浙西觀察使民擁馬請留 以人

偉舍民至抱持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 衆誓斷橋以王十朋出知饒州復移夔州民走繞司空以王公名之 取轡 唐書憲宗時崔戎爲浙西觀察使民擁馬請留 以人

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七去民追之不及乃止 以人

前政 秦滋爲華州刺史民爱向之 以人

守前政 名臣左金紫大將軍以揚於 以人

侯君去必死 侯霸宇君爲臨淮大尹 以人

周禮保氏以道 安人保安也 以人

貴下賤以易 以人

得民

安堵如故 漢高入關史人安堵如故 老者安之 論 黎民懷之 書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侯君去必死 侯霸宇君爲臨淮大尹 以人

周禮保氏以道 安人保安也 以人

貴下賤以易 以人

遺鎮

京師史民乞留詔許檢校地 崔寧時崔戎爲華州刺史徙充海 以人

遺鎮 唐書崔圓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靖朝 以人

遺鎮 唐書崔圓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靖朝 以人

取轡 唐書憲宗時崔戎爲浙西觀察使民擁馬請留 以人

取轡 唐書憲宗時崔戎爲浙西觀察使民擁馬請留 以人

姓字

子賢在民民生子多以 以人

子賢在民民生子多以 以人

歌詠

頌德 唐書杜暹爲安州都督清儉寬恕吏以絃鼓何異歌詠之 以人

頌德 唐書杜暹爲安州都督清儉寬恕吏以絃鼓何異歌詠之 以人

紙百番

暹爲書杜暹爲安州都督清儉寬恕吏以絃鼓何異歌詠之 以人

至誠感天

復告誡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贖 宋史王十朋凡歷四郡所至布上恩恤民隱期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論政像屬聞有不善反躬自責冀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還讓 以人

父母

如父母 統之思之如父母 統久 以人

歎聲動地

歎聲動地 紹定五年起真德秀知泉州建者塞路 以人

秩使君活汝

秩使君活汝 唐書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遣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以人

不拾遺

者人無不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稱攀留涕泣越境不獨感人亦動天地鬼神 以人

負租

負租當免人問當免恐失之大家舉牛小家舉負課爲最也 以人

負課

負課爲最也 以人

負擔

負擔而行 宋史吳德秀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遣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以人

負薪

負薪入境 宋史王十朋凡歷四郡所至布上恩恤民隱期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論政像屬聞有不善反躬自責冀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還讓 以人

負戴

負戴入境即齎凡講必應誠不獨感人亦動天地鬼神 以人

負杖

負杖 唐書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遣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以人

負笈

負笈 宋史王十朋凡歷四郡所至布上恩恤民隱期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論政像屬聞有不善反躬自責冀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還讓 以人

負土

負土 宋史吳德秀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遣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以人

負課

負課爲最也 以人

負擔

負擔而行 宋史吳德秀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遣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以人

負薪

負薪入境 宋史王十朋凡歷四郡所至布上恩恤民隱期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論政像屬聞有不善反躬自責冀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還讓 以人

負戴

負戴入境即齎凡講必應誠不獨感人亦動天地鬼神 以人

負杖

負杖 唐書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遣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以人

負笈

負笈 宋史王十朋凡歷四郡所至布上恩恤民隱期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論政像屬聞有不善反躬自責冀聞者相告宿逋亦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還讓 以人

負土

負土 宋史吳德秀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遣勞曰狄使君活汝邪 以人

相與哭碑下

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 吳直院至吳 宋史吳德秀官遊四方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譽不置 吳直院至吳 宋史吳德秀官遊四方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譽不置

不拾遺

不拾遺

原憲樹親鄰原得遺錢拾以繫樹枝人以爲神人競遺多謂之神樹祀之原恐成淫祀乃辦之繫

守劒後漢王烈在鄉里敎化行人有盜牛者主得之曰我將改勿使王烈知也烈聞遺布一端後父老守劒于路至夜尋求見一人爲温令清商人露

牛屬稚子王渙字稚子爲温令清商人露宿于道旁

得遺尋主後漢劉矩爲雍丘令有得遺者皆推尋其主而還之

裝付樊父樊曄字仲華爲天水太守嚴猛道不拾遺行旅至聚友裝遺于道放牛者輒云屬稚子乃昔盜牛者

得遺詰吏玄部閻寔爲綿竹令杜成夜得遺囊詰吏曰縣有明府能不慙心

何並境不藏盜曾公亮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爲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户不閉嘗有使客七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橐耳索之果然

道不舉遺唐書郭震拜涼州都督道甘州刺史李漢通闕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令行禁止道不舉遺

未嘗拾遺張允濟仕隋爲武陽令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遽宋史乾道中楊簡知樂平縣興學訓士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

道無擬遺高宗時郎餘慶爲萬年令後遷御史中丞

境不藏盜

考績一

原杜氏通典曰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一考績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　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名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七犯法者轉遷有盜賊滿三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半率相準如此法）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爲不可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爲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房自請願無屬刺史　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爲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爵高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畿（名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曜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資伊呂之助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爲揔京房之本肯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爲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一體而資相成也後考課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元凱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頌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後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嘖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

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等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令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　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出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令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簿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奬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燕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四載登一級開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黍玆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絶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于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況後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況後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自古通經今以況前六年昇一階檢無憎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況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夤又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還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

是寿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閱以同僚等位者披卷則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蕪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栽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而是舉目則賢皆然故能時牧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責賤内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　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自爲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爲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中中職事麤理善最弗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而方户口減省者各准增户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若于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見户爲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户口謂課丁口率一丁同一户法增不課口者每五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户口不滿五千縣户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户法爲分若撫養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省者（謂永業口分之外別内有荒廢者）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謂及不課並准上文）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爲十分論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謂所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猶應于見在之内比校其尤善者以爲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爲上其次爲上中其次爲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

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遷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覩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還之不遥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禄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勤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庬未淳乎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令長今日既上明日部内有犯名義者即坐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爲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敕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升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爲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續文獻通考曰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始得遷秩　凡考第之法内外選人周一歲爲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爲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初著令州縣户口準見户十分增一刺史縣令進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　建隆三年又以科賦有欠踰十之一及公事曠違常有制受罰者皆如耗户口例降考吏部南曹又舉周制請州縣官益户增稅受代日並書于籍凡千户以下能增百户減一選減及三選以上令賜章服主簿升秩進階能歸復逋亡之民者亦如之是年縣始置尉頒捕盜條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三限内獲者令尉等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停官　太宗勵精圖治遣官分行郡縣廉察官吏河南府法曹參軍高丕等皆以不勝任免官復詔諸道察舉部内官第其

優劣爲三等政績尤異爲上職務粗治爲中臨事弛慢所涖無狀者爲下歲終以聞先是諸州掾曹及縣令簿尉皆户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徵過秩滿送有司差其殿最詔有司申明其諸州別給公據略令漏書一事殿一選三事降一資自是職事官依州縣給南曹曆子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釐務於外者給以御前印紙令書課績時蔣元振知白州爲政清簡民甚便之秩滿衆辭詣部使乞留凡十有八年未受代姚益恭清白有才幹知鄆州須城縣鞭朴不施境内大治淳化初採訪使各言其狀下詔褒嘉賜元振絹三十疋粟五十石賜益恭緋衣銀帶餘五十匹四年始分置磨勘之司審官院掌京朝官考課院掌幕職州縣官廢差遣院令審官總之乃詔郡縣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莅事明敏闕訟衰息倉廩盈羨寇盜剪滅部内清肅者本道轉運司各以名聞當驛置赴闕親問其狀加旌賞焉其貪冒無狀淹延鬬訟踰越憲度盜賊競起郡内不治者亦條其狀以聞當行貶斥時以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覈功過又以判流内銓翰林學士王旦等知考課院重其職也　眞宗即位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勘自此始景德初令諸道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爲三等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爲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爲次畏懦貪猥爲下仁宗尤矜憐下吏嘗曰州縣秩卑而長吏多鈎摭細故文致之法使不得自進朕甚憫焉宰相王曾曰引對時陛下酌其輕重而稍擢之則下無滯才矣選人有東鹿縣尉王得悅歷官寡過書考最多而無保任者帝察其孤貧特擢爲大理寺丞　慶曆三年從輔臣范仲淹等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其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爲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廉恥乃罷之　英宗治平三年考課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監淄川鹽酒稅務坐考劣降等自田始考績舊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率而下至於知州皆歸考課院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爲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部吏能否則以採訪才行合二事爲課悉書中等無高下神宗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監司所上守臣課不占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墨書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凡縣令之課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平盜勸課農桑振恤饑窮導守水利户籍增衍整治簿書爲最而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爲善參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絶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詔賞罰是時内外官職各從所隸司以考覈而中書皆置之籍每歲竟或有除授則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進退之熙寧五年遂罷考課院間遣使察訪所至州縣條其吏課凡知

州通判上中書縣令上司農各注籍以相參考惟侍從出守郡聽不以考法朝廷察其治焉　紹興二年初詔監司守臣考課之法時郡縣數罹兵燹又命以户口增否別立守令課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分三甲置籍守倅考縣令監司考知州考功會其已成較其優劣而賞罰之　乾道二年廷臣上言國朝盛時有京朝官考課其後爲審官院爲考課院皆中書或兩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賞罰望遵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曆子如薦賢才爲幾人若爲治錢穀若爲理獄訟興某利除某害合爲條目每考令當職子細開具考覈其風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薦無狀者罰之無赦所薦官參照累朝考課之法講而行之　寧宗以郡國按

職官吏從實批書代還使藉手陛見然後詔執事精加考覈其風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薦無狀者罰之無赦則賢者効職而中下之才亦皆强於爲善矣帝乃命經筵官參照累朝考課之法講而行之　寧宗以郡國按剌多徇私情遂倣舊制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一司歲終各以能否之實聞于上以詔升黜　遠暹宗統和九年詔諸道皋行能察貪酷　金考課法凡内外官之政績所歷之資考更代之期去就之故秩滿皆備陳于解由吏部據以定能否又撮解由之要于銓擬時讀之謂之銓頭而書于行止簿行止簿者以姓爲頻而書各人平生所歷之資考功過者也　章宗嘗問近臣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煩則有司難承用耳尚書右丞劉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贓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

議設法恐涉太煩　泰和四年定考課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者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愼名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者一曰禮樂興行肅清所部爲政敏之最二曰牧民之最三曰決斷不渝興廢當理爲判事之最四曰均當爲檢校之最（以上皆課縣令簿丞警巡使副錄事司候判官也）六曰詳讞合宜洽執當理爲幕職之最七曰盜賊消弭使人安靜爲巡捕之最八曰明于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爲學官之最十曰檢察有方行旅無滯爲關津之最十一曰隄防堅固備禦無虞爲河防之最十二曰出納明敏數無濫失爲監督之最十三曰謹察禁囚輕重爲怨爲獄官之最十四曰物價得實姦濫不行爲市司之最十五曰戎器完肅捍守有方爲邊防之最十六曰議獄得情處斷公平爲法官之最十七曰差役公平盜賊止息爲軍職之最凡縣令以下三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者爲上陞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者爲中減兩資歷三最以上有一善爲下減一資歷

宣宗時御史中丞李英上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獎進人才耳近來改定四善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人自勵以爲國家用納之　元世祖至元八年詔舉守令以户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備者爲上選依常例遷轉四事不備者減一資三事有成者爲中選依常例遷轉四事不備者減一資五事俱不舉者黜降一等三十三年增課守令式於八年所定五事外又增以課勸農桑克勤奉職者陞獎其怠於事者笞罷之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俟歲終省臺官遣官考其功効　武宗至大二年令州縣正官以九年爲任三年給親民長吏考功印曆令監治官歲終驗其行蹟書而上之廉訪司御史臺尚書禮部考校以爲黜陟　仁宗皇慶元年御史中丞郝天挺言國初設官在内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内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考績方許選調庶免朝除夕改啓僥倖長奸之弊從之　明洪武五年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十一年諭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十七年吏部尚書俞懋定考績法　凡官員任滿考覈及朝覲考察各有定制若因事考察間一奉行無常例　世宗嘉靖十年吏部言祖宗舊制在外有司官員九年考滿稱職者給與應得誥敕至正統十四年奉有詔書事例凡外官曾經撫按官舉保果有卓異政績者不拘三六年考滿先與應得誥敕旌異蓋九年例得封贈者所以待常流三六年先得旌異者所以優異等

考績二

原厥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馭其吏注云廢退其不能者進置賢能者也　誅賞王昶宇文舒詔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唐虞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陟之體以比之制由此言之明王明於任賢略舉黜遷官之長而總其綱紀故能否可知也

會政周禮計會政事　職功又曰責實賞功稽其功事　連最考課連最　相蒙

能否相蒙 **察舉吏** 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縣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舉吏之治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注云治中謂其職簿書之要也 **考衆官** 杜恕爲黃門侍郎時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言州郡考功皆有事効然後察舉郡守以功次補臣就增爵秩此其職考課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致雍熙 **齋閣閱** 朱博爲琅琊太守姑幕縣有盜淸徹公鄉內臧大臣不當但以其職考課王卿盡力擒得五十人博移書曰王卿所經歷 **明度量** 谷永書曰明度量以定德慮以處功謀以施事 **三歲大計之職** 周禮太宰之職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三年大比** 注云大比大計也 **以考羣吏而廢置** 注三載考績 **崇德黜惡** 禮 **稽功底績** 書底致也績功也 **虛毓考課法** 毓曰名不可致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劭作都官考 **明度量** 谷永書曰明度量以定德慮以處功謀以施事 **三歲大計之職** 周禮太宰之職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三年大比** 注云大比大計也 **以考羣吏而廢置** 注三載考績 **崇德黜惡** 禮 **稽功底績** 書底致也績功也 **虛毓考課法** 毓曰名不可致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劭作都官考

衆官 杜恕爲黃門侍郎時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言州郡考功皆有事効然後察舉郡守以功次補臣就增爵秩此其職考課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致雍熙 **齋閣閱** 朱博爲琅琊太守姑幕縣有盜淸徹公鄉內臧大臣不當但以其職考課王卿盡力擒得五十人博移書曰王卿所經歷 **明度量** 谷永書曰明度量以定德慮以處功謀以施事 **三歲大計之職** 周禮太宰之職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三年大比** 注云大比大計也 **以考羣吏而廢置** 注三載考績 **崇德黜惡** 禮 **稽功底績** 書底致也績功也 **虛毓考課法** 毓曰名不可致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劭作都官考

黜陟百官 書舜典曰黜陟幽明 **令陸敞曰** 陸敞爲河東南北路轉運使 **叔孫通定朝儀** 漢書叔孫通爲太子太傅定朝儀 **賀曰叔孫通受黜** 賀爲光祿勳受黜爲太子太傅 **守本官冠服** 漢書賀爲光祿勳受黜爲太子太傅守本官冠服 **事數辭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罪** 漢書賀爲光祿勳受黜爲太子太傅事數辭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罪 **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擾斥故天下親民者守佐雖未服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以觀其施爲才不肖皆得薦貨賓政十三年常二千石有異政者開元四年明皇悉名縣令策于延喜門外親問得失實下遷之 **更以考升** 唐書貞元中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趨慢過更以貪敗請降考使劉滋謂慢知過而行之 **中書詢考** 宋史吳宗道言守令去民近而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規詞又改曰臧否注曰非力所及考之曰監運損糧無承慶考之曰監運遭風失米承慶常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損糧無承慶

地官吏小過者輒頹色不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輔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以下亦望京朝簿職柰何錮之于盛世分上下二等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者帝親臨決焉

漢曰昔王莽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古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遷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愼由無以對

明黜陟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得應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上采用之皆以詔書畫一頒下著爲令

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爲職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璽書申諭

成三考 政乃日脩 功惟歲課 白帖

弊政一

原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不躬不親庶人不信 詩並誣上行私不可止也 不勝其弊未能寡怨於人 無愆忸之愛無忠利之教 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禮記 矯誣犯禁 政散人亡衆誰適從 晉政多門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 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傳並左 敝邑失政天降之災 善人未勸淫人不懼 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 左傳伍員云注曰肆猶勞也 厥政已甚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厥政已甚矣 上有困心聽讒自亂聽諛自欺多易自怠恨多無親怨多不克 繁政害財 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乃不保 淫采破服不度民乃不順 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 並汲冢周書 上不知無以行令 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頻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仁無以讓賢 伯不勤無以行令 下不力無以承順 佐不利無以集衆 卿不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 周語靈王太子晉諫云云 夔前之大章以黜之無以忝天下 以智治國國之民之難治水背源而流竭木無根而不長 北堂書鈔 道德賊也 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難治素力役廣而糞農桑興不可得已 魏徵疏 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沉者爲黜剛正者爲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瀆不救其弊 唐書景雲中監察御史韓琬疏 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若喬夫者謂之有議論則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 宋仁宗時韓絳疏 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 王禹偁疏 命令數

更之弊恩寵濫進之弊賜子不切之弊 尹洙疏 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 宋史孫傳對欽宗 今之守令以户口錢糧簿書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早澇預備之具也 以學校言之庠序之士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 明紀事本末洪武中葉居升疏

弊政二

品 浚恒 易浚恒凶以深刻爲常也 官邪 由官邪也 苟簡 之理注苟于權利簡于仁義 不信吏 劉類爲弘農守每遣大吏出使隨覆察之白日於聞閭夜使幹廉察諸曹又以幹不足信 皆問吏 王温舒爲中尉滅宣在内史事無大小皆問其守官吏令丞不得擅搖以重法繩之數年一切爲小治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爲經也經常也 遺禮義 賈誼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耒耜鉏鎒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注誶猶罵也 窮人欲 滅天理而窮人欲 不率法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 無惻隱之實 貨行於言 後漢書貨言罪成於手 刑放於寵 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 久不聞問 嚴助請爲會稽守數年不聞問助謝 多所侵刺 公孫瓚宇伯圭常言衣冠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恩故所寵愛類多商販鷹兒所在侵刺百姓怨之 吏並侵漁 張湯每奏事至日昕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縣官所興未獲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莫不指湯 田卒污萊 徽我牆屋田卒污萊 道殣相望 道殣相望而女富 上下相蒙 神怒人怨 布常無 法注殣餓也 藝法 藝猶制也 請寄爲奸 謂記之事白帖 增 秘 避唐懿宗時路巖爲鎮軍督將皆驕橫撓政元衡移疾去 武將領刺史 初邠州以武將領刺史漫民居相淆謹房踪論爲州刺史始一切革之 橫撓 唐書武元衡舉進士爲華原令畿輔刺史故網目廢弛即治府爲營 不稱職補外 馬周言今獨重内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出補外而人情不樂 期年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 革弊事 宋史方臘起睦州青溪帮源洞中梁克家傳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 前代弊政 張齊賢白帖 弗迪率典 書 弗若于政 並書 怠於其位 愚弄其民 事充政重 刑繁俗敝 讒慝弘多 白帖 巧法折律 飾文增辭 慢令致

品 上慢下暴 益思伐之吳易擊辭 簒析離居罔有定極 書 廢時亂日 書 世亂則學校不修 詩矜矜子簡 不軌不物謂之

亂政 左傳云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云 夏有亂政 又云鄭人以璧假許田 列尊貢重周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政在家門 又云晉人執季孫行父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

亂愈甚太史令終 史記秦始皇云 天下學士逃難以亂濟亂大敗天下 董仲舒傳 孔子之道抑孫吳之術興 劉歆移書 編户驟

滅詩書圖籍散亂 始皇 太史屠黍以其圖法歸周 又曰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秦爲亂政 漢書張耳傳 焚

長戟詰闕 遼境雷動四野風起 息夫躬傳 三輔苦之罵詈載道 光武紀 瓜分鼎切塵消鼎沸 漢書袁宏後漢紀 編户驟

動天下思亂 酈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娶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卿邑望煙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蕩覆王室 典論云董初平之

京室爲虛 薛瑩晉帝贊云 天下驅動起爲盜賊 續漢書靈帝時 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幷冀 典論云董卓擅大駕

斯人 李師中書言今王安石者眩多白 天變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 羣姦嗣虐毒流四海

朱熹嘗言王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引用此邪排擯忠直躁迫宰天下之人置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毒流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治亂自此而分基業自

敎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石 羣姦嗣虐毒流四海

幸以妻敬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車服驕侈 宋史張方平疏若新法卒 亂天下必

別置與謁 五代史梁太祖得時溥寵姬劉氏愛

開通貨賄 又云元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爲文武才皆加焉責反委以政 唐書杜鴻漸崔圬殺郭英乂據成都鴻漸

火燒宮府 四方州郡擁强兵 獻帝春秋

藩尹讓者疾其長亂 唐書杜鴻漸崔圬殺郭英乂據成都鴻漸

仕進干請不絕 元載卓禍主書

子弟則謁主書 帝躬擐甲冑稱無上將軍 後漢書上將軍耿弇傳

山無峻嶺澤無注水 淮南子云 夏之法 增疾其長亂 唐書杜亞楊炎綱酒高會因

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綱酒高會因 酈成都尹讓者疾其長亂 開通貨賄 又云元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爲文武才皆加焉責反委以政 唐書杜鴻漸崔圬殺郭英乂據成都鴻漸

仕進干請不絕 元載卓禍主書 帝躬擐甲冑稱無上將軍 後漢書上將軍耿弇傳

子弟則謁主書 帝躬擐甲冑稱無上將軍 後漢書上將軍耿弇傳

京室爲虛 薛瑩晉帝贊云 天下驅動起爲盜賊 續漢書靈帝時 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幷冀 典論云董卓擅大駕

京室爲虛 薛瑩晉帝贊云 天下驅動起爲盜賊 續漢書靈帝時 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幷冀 典論云董卓擅大駕

動天下思亂 酈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娶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卿邑望煙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蕩覆王室 典論云董初平之

動天下思亂 酈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娶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卿邑望煙而奔城郭觀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蕩覆王室 典論云董初平之

長戟詰闕 遼境雷動四野風起 息夫躬傳 三輔苦之罵詈載道 光武紀 瓜分鼎切塵消鼎沸 漢書袁宏後漢紀 編户驟

滅詩書圖籍散亂 始皇 太史屠黍以其圖法歸周 又曰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秦爲亂政 漢書張耳傳 焚

古乃出奔如商 又令終 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奔商 呂氏春秋云夏桀迷惑暴

公之令終 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奔商 呂氏春秋云夏桀迷惑暴

乃出奔如商 又令終 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奔商 呂氏春秋云夏桀迷惑暴

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列尊貢重周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列尊貢重周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亂政 左傳云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云 夏有亂政 又云鄭人以璧假許田 列尊貢重周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政在家門 又云晉人執季孫行父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

政在家門 又云晉人執季孫行父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

譎政

鈞距 又爲京兆善爲鈞距以得人情嘗呼亭長戲曰爲我多謝趙君廣漢知之 示詐 示人以詐

鉗 漢趙廣漢字子都爲潁川俗朋黨廣漢患之乃爲鉗箠削其主名以爲耳目

任詭譎　簿請用小斗給軍糧祖曰善後軍中怨祖謂主簿曰借汝頭以謝衆乃斬之以狥軍士　使吏斆姦　王渙爲洛陽令又能斆姦伏　功曹不敢隱　朱博字子元爲馮翊長陵尚方禁少時嘗詣博見其癰問之禁不敢隱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馮翊　事不敢隱　黃霸爲潁川遣吏按行吏不敢舍郵亭食於路傍烏攫其肉吏還行止事不敢隱也　問吏所聞　范寧爲豫章守欲遣十五議曹下屬縣採風俗所聞官長得失徐邈與書云云　借死狥軍　親太祖軍中擿少主

間行察俗　羊續字興祖爲南陽守當入郡乃斆衣間行侍童子一人而已及令長貪濁良得盡皆知之也

爲耳目　蓋寬饒爲司隸千半給吏人爲耳目　晉文論而不正　晉文王論

人爲事然　又曰王欽若白眞宗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後可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非人力所及也

無異也　攜貳其徒　又曰曾單知蔡州章丘民聚黨螂落間號霸王社惟剽奪囚輩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輒得盜有寇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輩皆飲食冠裳之民之末也

之假以騶從自首輩外示寵榮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　使相猜阻　又曰夏竦陰間徽屬使相猜阻以鉤致其事遷家人亦使復合也

孫冲爲吏所厭然任鉤距多得事情　獨能如約　又曰元豐末蔡京知開封府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多不能盡用能自効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敕禁錮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以爲功曹責以禁等事使自疏取受嫉慢當斷頤博制記使之不敢隱博笑曰甚苦食於路傍烏攫其肉吏還行止事不敢隱也　使吏斆姦　王温舒擇敢往吏把其姦盜人妻見斫創著又夫固時有是馮翊

置司謂嫉久不決京謂曰取緊寧成法施行之罔何謂爲寧然之　治民之末　明紀事本末解縉封事曰簿書期會之煩鉤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　政不一　士蔿謂晉獻公云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國不堪貳　傳

衆而惡國　語　政令無常　增　無所統一　唐書哥舒翰守潼關因風痺不能事以軍政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　紛爭誠警　又云

韓全義討吳少誠詔合十七鎮兵馬之全義無他方略號令惡稟監軍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誕營不能決遂潰　政出多門　宋史高宗初立李綱上十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于中書則朝廷尊

依違不決　又曰宋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宋綬多是夷簡有所異政事由此依違不決

朝更夕改　政

吾誰適從　士蔿謂晉獻公云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政令無常　增　無所統一　唐書哥舒翰守潼關因風痺不能事以軍政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

紛爭誠警　又云韓全義討吳少誠詔合十七鎮兵馬之全義無他方略號令惡稟監軍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誕營不能決遂潰

政出多門　宋史高宗初立李綱上十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于中書則朝廷尊

依違不決　又曰宋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宋綬多是夷簡有所異政事由此依違不決

佞邪一　與一奪　季文子謂晉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執甚焉

原　无妄之往天命不祐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有言不信　尚口乃窮　比之匪人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並易　無以利口亂厥官書　咨爾殷商人亦罔不時有儉德言人無有淫心以自恣殖貨以利口亂厥官正

自口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無易由言　耳屬于垣　言之醜也　言之辱也並詩　君子不以口譽人情疎貌親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口費而煩易出而悔　易以溺人　小人行險以僥倖並禮　巧言亂德

惡利口之覆邦家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不有祝鮀之佞並論語　雖有宋朝之美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罔之生也幸而免　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是故惡夫佞者　遠佞人

佞人殆人殆並論語　慢易以犯節沉湎以忘本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目動而言肆左傳叔向云　言肆動而言肆左傳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　視流行遠不安其位　其言僭嫚　無信多私宋元公　姦以事君吾所能御左傳叔向注御止也　齊人執鄭詹書其佞人來魯春秋曰佞人來　安知是說

也　自奪逃來曰佞人來矣　極言無度　其口曲撓　曲躬要利並得厭求　面相誣蒙及爾顛覆　說者流於辨得者亂於辨　面哉吾錢會獸也又安知是說說者乎　越語范蠡謂王孫雒曰君之與處而蕃君之與同階余雖覩然而人

之亦必及焉馬王孫雒　優施謂里克之妻曰主孟啁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之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晉語驪姬與優施謀殺太子驪姬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云　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

其子又有誘可不謂枯乎晉語里克曰何謂苑優施云云　展而不給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哀周而不淑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言　恣縱不羈　無稽之言　各興心而嫉妒　職競云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兮內姬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　譖愬以從君廢人以自利　佞心翦翦　譯悠之說荒唐之曰讒佞而不芳　荃蕙化而爲茅楚辭

臼謝莊褻而馬王孫　優施謂里克之妻曰主孟啁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之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晉語驪姬與優施謀殺太子驪姬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云　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

宁荃蕙化而爲茅　靈脩天剛曰比干何逆而抑之靈脩天剛而馬茅　靈脩天剛曰比干何逆而抑之金沈之靈脩天剛曰比干何逆而抑之靈脩天剛而馬茅　靈脩天剛曰比干何逆而抑之金

賢人滅息　連蔥涪以爲佩　遇鮑肆而失香　浮雲蔽晦姦臣浮說　世雷同而炫燿何毀譽之昧昧　視忠正之何若改前賢之法度　喜嘻如之妄苗　明白不進蒯辣成林　巧佞在人杞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　蘇轍論呂惠卿　傾險憸薄文辭淫繆　神宗時御史論种明逸　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　陳俊卿論　李流謙　慷張湯之辨詐有虛

佞言似忠姦言似信

留本意 汉曹丕意陷主於不義乎終不受身奈學朝廷何

之切齒卒增殺之

附會 又曰林特天性

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一笑而已

佞媚為心 唐書王義方彈李義府疏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晉書庾純傳之目為巫媚二人衛

多詐不情 合辭事趙漢公滕弘齊人多詐不情

口才得幸 元史順帝時哈麻有口才尤為帝所褻幸一日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賜茶於其

順指麗光偉阿 訣順指 巫媚宋史太祖時史珪石漢舞用事張壞轄傳之目為巫媚二人衛

逢迎 又曰梁師成熙習文法稍知書政和間得君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緋人畜之

佞而不仁 又曰程鉅夫曰晉中行穆

佞辭泉湧 又曰文宗光儀

佞人 東軒筆錄其事隸崇

佞人呂自是與平甫相失

佞又曰哲宗實立珠中倡言曰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蠢佞

佞而不仁 又曰若使閻伯不應曰閻伯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閻伯得數將焉用之

佞人 唐書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

佞辭 宋史楊時奏夏

佞 又曰太宗顧任趙贊令鈎校三司簿贊自選吏十數人為耳目專伺中外益畏其口

佞 又曰仁宗嘗謂輔臣曰王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嘉邪險偽誠如聖旨

佞 又曰程頤為崇政殿說書上每講罷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曰彼亦偶自喜而為之耳放鄭聲不若遠

佞 又曰梁師成熙習文法稍知書政和間得君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緋人畜之

妻肆奪於市外寵之臣憎令於鄒左傳晏子謂景公云云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而虞之非禮也求金甚矣桓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云云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勤於食則百事廢用人之力爲已悉矣君人者必時視人力盡則憩驕頑之虎見利無親賄無成事專利作威今爾執政小人惟以貪諛以親貨賄以處接利以合厚顏忍恥遂非不悛夏箴日中不容利人乃以外刺享一利亦得一惡晉語曰樂豫公於匿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咸非獻子亦得一惡非所務也大雀善驩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云云黔婁之欲惟賄是利李義府李林甫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穽深阻卒不可得也沮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虐及吏民田宅百餘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黎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狗財色附會晏近挾左道希主恩並唐書石保吉累授節度使家世將相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繢好治生射利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兼賚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慄悍陰刻無所顧忌王安石子雱徽宗時蔡薿出知杭州爲政喜怒狗情任刑太慘西北戍卒代歸人得鵝絹禁民與爲市乃下其直強取之蔡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賈似道酷嗜寶翫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並宋史元至元二十八年虎入南城趙與票疏言權臣專政之咎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票貪冒有守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虎者邪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元相阿合馬仁宗朝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共劾右丞相鐵木迭兒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盡政害民並元史

貪冒一

㊀上貪於利則下叛鄭元注禮記大學篇先財後禮則民利禮記坊貪貨棄命左傳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蠱於論渴肯盡師谷容爭與世浮沈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貪以敗官左傳晉那侯與雍子爭安官貪祿說苑云安官貪祿營

貪人敗類詩桑柔篇貪受

不祥左傳好利不厭詩清人篇貪婪無厭專利不厭書畢命傳左傳云緝熙敬止以貿害也爲富不仁左傳云陽貨奔齊齊請師以伐魯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富不親仁君焉用之違不出境則利祿也禮記表蓄聚無厭積禍滋多國語云子韋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晉中興書謝萬安石弟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傳云緝熙敬止不才子也有豐富肯誣以大罪後漢書侯覽傳云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大利猶思不義左傳子服景伯多聚大利猶思不義廢爲殘賊莫知其尤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言書畢命岡不聞令德而閟重幣左傳云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閟重幣參也惑之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後漢崔烈傳云烈以貨賂得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二入輸錢一億萬位至太尉後漢書侯覽傳云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大利猶思不義左傳子服景伯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二入輸錢一億萬位至太尉後漢書崔烈傳云烈以貨賂得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二

善州五代史後唐廢帝立鄧延朗等五人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

掊剋

原初稅畝較梁傳云初稅畝古者公田什一藉而不稅多賦斂苑云晉平公好樂多賦斂也田萊多荒詩楚茨篇杼軸其空詩大東篇重賦於民漢書頁禹傳云侵刻小民王莽頭會箕斂漢書賈誼傳云秦人頭會箕斂以算斂之牧田畝錢後漢書光武帝紀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貲治官錢靈帝紀云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縣役無止時徵發傾四海傅元賦班氏詩勾剝唐書皇甫鎛以吏道進既蒞相至鎛勾剝為宰相至鎛厚苞苴宋史紹興中暨寀御史頡師魯言比年奸逸之徒平時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交結權貴一一奸都錢皆掊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貢禹傳云侵刻小民王莽頭會箕斂漢書賈誼傳云秦人頭會箕斂以算斂之民飢重斂子管子賦斂甚數兵法賦斂太公厚誅斂又曰王鎡厚誅斂蜀峻掊重斂又曰嚴武鎮蜀峻掊重斂聚斂驟

善州五代史後唐廢帝立鄧延朗等五人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

掊剋

原初稅畝較梁傳云初稅畝古者公田什一藉而不稅多賦斂苑云晉平公好樂多賦斂也田萊多荒詩楚茨篇杼軸其空詩大東篇重賦於民漢書賈禹傳云侵刻小民王莽頭會箕斂漢書賈誼傳云秦人頭會箕斂以算斂之民飢重斂子管子賦斂甚數兵法賦斂太公厚誅斂又曰王鎡厚誅斂蜀峻掊重斂聚斂驟

前漢昭帝賛曰孝昭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縣役無止時徵發傾四海傅元賦班氏詩勾剝唐書皇甫鎛以吏道進既蒞相至鎛勾剝為宰相至鎛厚苞苴宋史紹興中暨寀御史頡師魯言比年奸逸之徒平時苞苴故昔以才稱後交結權貴一一奸都錢皆掊剋以厚苞苴故昔以才稱後貢

書益稷篇 敢行暴虐書微子篇 焚炙無罪墨子云殷紂燒鋸斷頭傳左傳 率割夏邑書湯誓 剿割夏邑書多方篇 殺季歷竹書紀年
云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養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 囚箕子史記殷本紀 剖孕婦泰誓曰剖孕婦 殺人恐弗勝韓詩外傳云 銅柱加於爨炭帝王世紀紂爲銅柱以膏塗之 用鄧子於大睢左傳云宋公使鄭文公用鄧子於大睢之社
左傳云楚作亂殺管修也 醢九侯帝王世紀曰九侯入爲紂三公云云 炙翼侯帝王世紀云紂 殺人以興謗左傳 炮烙始於厲斗淮南子脩務訓丘生
令致期謂之賊 百姓慓慓若崩厥角泰誓 小大戰戰懼於非辜仲虺之誥 罔審文峻姦軌不勝漢刑法志 殺人不忌爲賊左傳雍子爭云云
署盃賊內訌 封豨其士猰窳其民揚雄長楊賦云 爛金爲烙骨肉成泥桓子新論云紂爛金爲烙滋酒爲池骨肉成泥 虐而好劒鐔必試之左傳昔庾 用隱太子於岡山
甚衆史記宣帝紀爲御史丞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湯誓 以虎充市而視者驚世紀云紂之爲 諸衣半道所謂天賊 徹文深詆殺者
孫嬰褓亦投嶺南 肆斬殺怖天下 縱酷吏爲爪吻 宗姓侯王骨髓將相駢頸就鉄鉞 流血丹猩戶 遣使六
道詢鞫流人萬國俊一日殺三百餘人劉光業殺者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百人希功於上惟恐殺人之少武后久乃知其冤也 凶人告訐遂以爲常推劾
之吏鑿空投隙 朝與爲密夕與爲讎 一罹攜遣與妻子決 周用仁昌泰用刑亡諫唐書周矩諫武后疏 以兵圍十
六宅韓建劫唐昭宗幸其鎖誅諸王謀反以 以暴虐殺戮爲事梁太祖 數百人同一坑梁太祖弒昭宗時諸
害同爲一坑韓建劫唐昭宗幸其鎖誅諸王謀反以 少長以次就戮唐臣王師範攻梁朱友寧戰死後兵敗降梁授河陽節度使友寧妻泣謂太祖以譬
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盧殺之 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然懼少長失 作燒煮剝刀山劒樹之刑南漢劉鋹作此刑太祖
序下愧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就戮於坑時人哀之 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宋史北漢劉繼元性殘忍在太原臣 草菅勳舊臣明紀事本末左丞相胡惟
有我死等耳事 僚屬賓與凡萬五千人又曰蘆 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又曰藍玉之獄 庸曰主上草菅勳舊臣何
先發乃謀逆 清宮三日又曰燕王即位清宮
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皆陳死惟得罪建文者得留 十族並戮又曰胡惟庸之獄 十族奈我何遂籍

山鳴帝王世紀云殷紂六月雪或雨赤血云云 黃神嘯吟淮南子云夏桀時攜提移處三川皆震史記周本紀云幽王二年 五星錯行世紀云桀時攜提移處五星錯行伊洛水竭 三川皆震史記周本紀云幽王

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史周本紀幽王二年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左傳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邶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鬼哭

之亡也夷羊在於牧野國語注云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 厥弧箕服實亡周國史記周本紀云幽王發褒姒 楚矢箕服是喪王國璟語幽王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禮中庸 國家將亡神又降之左傳 夏之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國語注云回祿火神聆隧地名 商之亡徵

以薄陵德白帖

焉 巧詆張湯 慢虐神人 暴殄天物 報虐以威 殺人以逞 朝令暮具 上慢下暴 滅德作威

百官爲陳相駭民彭氏進高樓瞰道昌才署可備問者皆下簾室令得出入宮闈 赤氛冒門虹氣入門外人羣臣小過及士人稱道有

饗幕甲士於廡酒中令曰天子以羣人更戍有韓從勞欲厚賞之請羣人右州人左旣而乃圍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於幕理之凡人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氛冒門高丈餘 原深文趙

唐書裴寬宗時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擊罷 譽神速王溫舒爲河內具私馬五十匹驛奏事不過二日得報郡中鷙其神速時於旁郡追求賊會春至溫舒歎曰使冬月益晨一日足吾事矣 慢經界

上急變唐書裴寬宗時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擊罷 昏暴五代史劉銖爲政昏暴民被其毒 以目語來俊臣治獄纖介皆入于死中外纂息至以目語

嘵公卿 號大蟲宋史卞袞太宗時歷淮南轉運使充塩鐵副使累掌財賦號爲稱職然性慘毒掊克屢峻專事搒楚至有大蟲之號 逢乳虎又曰韓縝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秦人語

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言其暴酷也 性尤酷暴五代史南漢劉晟弟自立性尤酷暴 猜阻忮忍唐書令狐彰猜阻忍忮者輒死 皆下蠶室五代史劉銖目

縝字玉汝 猜阻忮忍唐書曹華爲橫海節度副使時朝廷城鄚爲三鎮明年代視事三日合軍大譟而出州兵 原深文趙

刺骨吹毛白帖 殘虐

商君法商鞅立法治秦 戒軟弱尹實對死戒子曰爲吏正坐殘賊免思功效則 不教而殺謂之虐 重足一迹人畏甚成 慢經界

以日語來俊臣治獄纖介皆入于死中外纂息至以日語 上急變唐書來俊臣引不逞百輩

二年西周如之曰饑必亡矣　桀失玉鏡（尚書考靈曜云）亡金虎（河圖云金虎青秦君也）亡玉羊（易雄云泰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也）　天奪之監（左傳云號公敗戎於桑田郭偃）

不和輯非子詳後　天降時喪（尚書多士）　狠而無親（汲冢周書史記解云狠而無親者亡昔者殷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殷宗以亡）　狠而

使曲集以亡　恆諫而好勝（韓非子亡徵篇云狠剛而不和恆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　秦三七之尻（漢武故事）　漢赤金漸微（漢南越序云）

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　期而不當言而不信（世紀云設紂）　喜淫不周於法（亡徵篇云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讒於文飾）

聽以爵不待參驗（又云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一人爲門户者可亡也）　特交援而簡近鄰（又云聽以爵不待參驗用）　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又云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責而勞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　簡侮大臣

無禮父兄　怨讎如是則下怨　挫辱大臣而抑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又云挫辱大臣而抑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怨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　親臣進而故人退

苦賤如是則下怨者可亡也　羣臣易慮（又云太子已置而要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易慮者可亡也）　臣怒生變（史記解云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

而生變以亡　無藏不能周密而通之語者可亡也　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又云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詞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多怨而好兵（又云主

無藏不能周密而通之語者可亡也　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又云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詞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多怨而好兵（又云主

令之孝不能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　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又云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　輕其適正

后妻嬖滛亂主母畜穢（又云后妻嬖滛亂主母畜穢通男女無別是謂兩生兩生者可亡也）　女子用國刑餘用事（又云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

者可亡也　嬰兒爲君大臣專制（又云嬰兒爲君大臣專制以爲嘗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　權專於臣刑專於民（史記解云爵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鄧君喜飲滅爵擅

刑專於民君嫉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　滅爵損祿禁罰不行（史記解云昔有鄧君喜飲滅爵擅祿羣臣畢上下不臨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鄧君以亡）

貴臣相妬大臣隆盛（亡徵篇云貴臣相妬大臣隆盛外救結諸侯以攻怨讐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　輕而臣重（又云出軍命將太重任守太尊專制擅命經爲而無

困百姓以攻怨讐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　命將太重任守太尊（又云出軍命將太重任守太尊專制擅命經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　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又云大臣甚貴

輕而臣重者可亡也　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又云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　羅露百姓煎靡貨財（又云好宮室臺池車服

增　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無亡　甲兵亟動徭役不息　子女玉帛是求宮宇

臺榭是飾　外示威重內行險忌　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魏徵疏言隋事

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劉賁　藩鎮日橫天子旰食李石對

黃巢之亂僖宗出奔　惡德流布福祚不長楚琳定琉

登樓思歸大內李茂貞犯京師昭宗幸華州昭宗將奔太原韓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其鎮建遂欲制之

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　飲道旁　登愁臺後唐明宗反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欽登道旁聚置酒

酒去　趙寶子　天水碧南唐李煜在位日先是江南民間有服玩侈靡者人詢之必對曰此物屬趙寶子又煜之妓妾嘗染碧經夕未牧會露下其色愈鮮明煜愛之自是宮中競效露水染碧以衣

之詞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趙　新年餘慶嘉節長春五代史孟昶在蜀每歲除命學士爲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

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

臣趨利附下　威柄下移怨讟歸上　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　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

民力　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　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尹洙疏　大臣不畏公論小

杜氏通典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辦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列比閭使察察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計乃廢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爲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擬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己是專地也欲無流冗不亦難乎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唯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兗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惟上下（第二）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中（第二）揚州厥土惟塗泥（地濕）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荊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疏也）厥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間定墾書冊不存無以詳焉　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岐山縣）用平土之法以爲治人之道地著爲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馬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

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以屬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屬里者若今云邑居里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園樹果蓏之屬季秋于中園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士田所謂圭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之田不生穀者各以肥磽多少爲差（磽确也确谯也谯薄也）王子弟所食邑也疆界地也）以場圃任園地（樹果蓏曰園）以宅田士田賈田（宅田居人之家所受士田所謂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以官田牛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之田不生穀）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公邑謂六遂小都之田也）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家邑謂三等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屬里者若今云邑居里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園樹果蓏之屬季秋于中園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士田所謂圭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小都之田也）以屬里任國中之地（屬里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屬里者若今云邑居里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園樹果蓏之屬季秋于中園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士田所謂圭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小都之田也）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

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貴罰帝從之其後務敎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絶天年郡國或地磽瘠無所農桑穀畜或地饒廣蔪草莽（草稠曰蔪草深曰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宿麥謂經冬）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音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晦三甽（甽畎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耦爲耦（并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中（播布也種謂穀子）苗生葉以上稍耨因隤其土以附苗根（隤謂下之音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儗儗（儗音擬儗儗盛貌）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寐反）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曰耐）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九夫爲井三夫爲屋夫百畝於古爲十二頃古百步爲畝今五十六頃也）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縵田謂不甽者又過善爲甽者以上）畝一斛以上縵田謂不甽者音莫幹反）過使教田太常三輔民故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爲法意狀）民或苦少牛乏人（乏人謂無以趨澤）趨讀曰趣及也澤雨之潤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音晚）犁（輓引也犁耕也）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史失先姓）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庸功也言換功）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而緣反）地（壖地謂別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田家三輔太常民皆便代於壖地爲田）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居延城（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城及居延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居延城（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

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種五穀種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地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不良之吏覆按小罪徵名證按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飭之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人彌困陽朔四年正月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措之本先帝劬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閭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秉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主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夫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令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遂寢不行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漢盛時之數據元始二年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王莽纂位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於是農桑失業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買賣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顧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絶迹雖免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以許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　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據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萬六千九百九十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

九十每戶合得田七十畝有奇

荀悅論曰昔文帝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

謂鮮矣然豪富彊人占田遙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下遍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崔寔政論曰聖人分口耕課地各相副使人勞逸齊均故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燕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餓無適樂土之慮故民之爲言暝暝也謂暝暝無所知猶羣羊聚言須主者牧養庶冒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滅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　晉武帝太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殷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巡察帝從之苞既明勤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令未嚮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匱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減五頃以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爲衣食客及佃客量其官品以爲差降（自西晉則有諸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加詳賦稅）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熾（許氣反）山封水潴爲家利自頃以來頗弛日甚富強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利之深蠹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

山澤先恒燻燽力反居種竹木薪果爲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鮖鱑七由反即移反恒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莫侯反鄞縣則今餘姚鄞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亂日久如京師三縣墾起湖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亂日久如京師無田不閑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爲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之嘖方責荊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連衆議徙人並成良業後魏明元帝永興中頻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勃有司勸課田農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爲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牛人力相貿耕殖鉏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耘鉏功七畝如是爲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鉏功二畝皆目所種者於地頭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肆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課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强宗豪族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其可得乎愚請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界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力之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歿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

時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桑果穜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不得賣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宅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桑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當再倍之田放此爲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屬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制置令多因舊繁欵他皆類此則不起於此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還戶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

二十畝爲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
麻田如桑田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强弱相凌情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人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此制雖有富年懼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横賜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充公簿比武平以後横賜諸貴及外戚佞寵之家動以百頃爲始以永賜得賣買遷鄴之始監職衆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遇壓首人田以充賜者依令口分之外有賣墾糾賞者依令口分與糾人亦既無田即使還本主不得更請賣買不禁貧人不得一墾）
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六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

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賸
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
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
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謂解免不盡者隨所降品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賸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
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賸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界內所
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界內所
有部受田悉足者爲寬鄉不足者爲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
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
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四頃七品三
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
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
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
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下府及郎將各五
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二頃五十畝親王府
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
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師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
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匹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收田
之處正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
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雖非樂遷亦聽私賣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在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
者不得更請几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

業者永業口分田名滅[illegible]給之有狹鄉者亦
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
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
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
犬牙相接者聽隨縣受雖有比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頗隳壞并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間親王出藩者
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 增 玉海林勳曰周
制步百爲畝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一夫授田百畝
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惟
雖栽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爲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
以來敝法也是以啓兼并之漸 文獻通考水心葉氏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但強者
力多却能兼并衆人之利以爲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致轉徙流蕩故先王之政授田官以授
天下之田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爲井井爲疆界
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畎澮皆有定數疆界既定人無緣得占田其間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却無強民兼并
之害至商鞅用秦開阡陌已不復有井田之舊天下之田却簡直易見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世有豪
強兼并之患雖然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插手不得不去而爲游手轉
而爲末業漢世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却又與三代不合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
田多少至于漢亡三國並立民死於兵革之餘未至繁息天下皆爲曠土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又亦終不
在民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制但末年推
行不到頭法度亦是空立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
爲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爲畝唐却是二倍有餘此一項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
爲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愈多此又一

項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亦與周制不同其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凶荒上又賑貸救卹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却容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自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爲初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法執之以爲據故公田始變爲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緣立賣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壞至於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名賣不容民自籍所謂私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是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爲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爲兩稅要知其變實出於此

玉海曰開元九年以宇文融爲括田使括逃戶及籍外田時户版刓隱人去本籍諱脫縣賦豪弱相并融由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以融爲覆田勸農使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稱是　文獻通考曰周顯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殄寰海漸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永適輕重鄉受使均括諸州民田宋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遣黜申明周顯德三年之命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槩桑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爲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埆不宜種藝者不責課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爲首者死從者流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徙　文獻通考曰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

田以定歲租吏緣爲姦稅不均適由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萊乃詔禁止許民闢土州縣無得檢括止以見佃爲額　宋史曰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見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其家有某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鄉三老里胥名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爲永業　文獻通考至道元年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多轉徙田卒污萊招誘雖勤適逃未復宜申勸課之旨更示蠲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佃爲永業仍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　宋史曰眞宗景德中丁謂等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僞濫且慮別置官煩擾乃請少卿監爲刺史閤門使以上知州者並兼勸農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天禧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業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爲殿最　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即位之初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時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　文獻通考曰景祐時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稅法不平請於臺諫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諸蔡州步方田法括定名田願名二人者三司使亦以爲然且請於臺諫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諸蔡州諸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諸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　神宗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以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畝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官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

以漳州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其後必歲稔農隙乃行而縣八年詔罷方田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請復行方田從之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大觀四年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此廢業失所其悉加改正如其舊　高宗紹興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乃以椿年爲兩浙運使專委措置經界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更不增稅額陂塘塍埂之壞於水者官借錢以修之圖寫墟畝選官按覆令各戶各鄉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開諭禁防靡不周盡　初朝廷以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其舊又漳汀泉三州未畢行明年詔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海外土產瘠薄已免經界其稅額悉如舊又瀘南帥臣馮檝疏論不便於是瀘溆州長寧軍並免果州廣安軍既行亦復罷自餘諸路州縣皆次第有成　光宗時知漳州朱熹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圖籍尚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煩公私兩便獨漳汀泉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稅存不勝其苦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安可厎止臣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行之詳則足爲一定之法行之略則適滋他日之弊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皆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辭說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今已仲秋向去農隙只有兩月乞即詔監司州郡施行漳泉二州被命相度而泉州操兩可之說上令先行於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而南方地煖農務既興已非其時熹猶冀嗣歲可行益加講究每謂經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向後亦須五十年未壞合令四縣作四樓以貯簿籍州作一樓以貯四縣圖帳條畫既備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至有進狀言不便者前詔遂格閣兩月熹請祠去尋命持節湖南猶以經界不行自劾議者惜之　宋史曰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言廣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有旨從其言朝士有異議者丞相賈似道奏抹楮之策莫切於免和糴免和糴莫切於買踰限田帝曰當一意行之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

免和糴而益郡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記丞相言江西
實田之獘甚評若浙西之獘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其爲害者八事疏奏不肖者六郡回買公田起
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六郡騷然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并抑買自經者分置莊官催租州縣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時有言公田之害者似道皆罷黜之至德祐元年詔公田最爲民害稔怨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而宋祚訖矣 續文獻通考曰金之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户以多植爲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凡請射荒地者以最下地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爲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 泰和元年用尚書省申明舊制猛安謀克戶每田四十畝樹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多汙萊人戶缺乏并坐所臨長吏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事拿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戶無時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爲靡所不至又貿家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荆楚之域至有僱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富之兼并故也今欲復井田尚恐騷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巨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官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凡限田之外敢欺田畝者坐以罪限外之田有佃戶者就令佃戶爲主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以後有賣田亦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六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爲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恒產官足養廉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復興矣 至元二十八年詔頒農桑雜令每村以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爲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

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專掌教督農民凡種田者立碑撥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土社長以時點視有喪病不能耕種者合衆力助之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均助浚河渠以防旱暵地高者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給材木田無水者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又每丁課種棗二十本雜果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荒閑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合州縣官正一員巡視有煙墟遺子者設法除之後以勸農官吏撫民罷其巡行之制止移文勸諭　明太祖既定天下遂覆實天下土田造成冊籍既而兩浙及蘇州等府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零星花附於親鄰佃僕之戶名爲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名爲通天詭寄太祖廉知之遂名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分爲幾區區定糧長四人乃集糧長暨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遂圖其田之方圓大小次書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編集爲冊號曰魚鱗冊洪武丁卯冊成進之　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從者四千餘戶　二十一年戶部郎中劉元皐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使地不失利民有恒產今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生益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眞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閒曠之地　嘉靖二十一年給事中夏言疏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覆天下官民田土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土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宣宗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景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該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沒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又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辦墾以幫取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法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概奪爲己有由是公私莊田

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朊月削產業既入展轉流亡是豈祖宗列聖立國之法乎

屯田一

杜氏通典曰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調發選之也故吏前爲官職者令其領率戰射士於張掖爲屯）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寡珍滅爲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獘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寡宜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音皓）亹（音門即金城郡廣武縣地陷羌在今西平郡也）羌寡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也繕補也）理湟（音皇）陿（音夾）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田也賦謂班與之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之計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其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　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

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旁脚反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修名信臣遺蹟名信臣所作鉗盧陂六門堰盡今南陽郡穰縣界時為激用滋音畜清音育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荊州所統今江陵縣即今郡也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預識智名與勇功　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廩大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閒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縣也公私利之　齊高帝勅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沛委儲卿宜勉之　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臧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甀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也　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華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

營屯田置都子使統之一子使掌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朝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五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以上爲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簡堪者充之（後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廢田沃壤人獲其利）增文獻通考曰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賊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餘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五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　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廢田沃壤大獲其利　宋淳化四年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滄州臨津令閻人黃懋上書言閻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直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甚衆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既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議者乃息而莞蒲屢蛤之饒民賴其利矣　慶支判官陳堯叟等上言臣等每於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因地之利建用水之法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潁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擇古通明之士爲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夫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一夫給牛一頭治田五

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行之二三年必可至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傅子曰陸田命縣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太宗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按視經度事卒不行　咸平中陝西轉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戎軍置屯田令本軍一歲給芻糧四十餘萬儻更令遠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前後及北至木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田三百六十畝有寇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充四砦監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從之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也國初推河北屯田有兵屯田困兵屯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暮民耕之而分里築室營田務爲屯田者皆因五代舊名非實有屯也祥符九年李允則奏改保州定州名以居其人略如景德錯田塞之制故以營名其實用民而非兵然咸平中營田襄州既而又取鄧州兵用之則非軍出民力熙豐間屯營田實同名異耳　初營田皆置務何承矩建議於河北緣邊實塞之要務足國定民之至計也然屯田不獨以民也熙豐中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爲擾或以差借耨夫爲擾或以諸郡來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充四砦監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從之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

田三百六十畝有寇則戰就命知軍爲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充四砦監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從之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

軍一歲給芻糧四十餘萬儻更令遠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前後及北至木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

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前後及北至木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

何亮乘傳往諸州按視經度事卒不行　咸平中陝西轉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戎軍置屯田令本

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太宗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皇甫選光祿寺丞

屯可得三百萬斛行之二三年必可至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傅子曰陸田命縣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

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

然咸平中營田襄州既而又取鄧州兵用之則非軍出民力熙豐間屯營田實同名異耳　初營田皆置務何承矩建議於河北緣邊實塞之要務足國定民之至計也然屯田不獨以民也熙豐中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爲擾或以差借耨夫爲擾或以諸郡括牛爲擾或以兵民雜耕爲擾又或以諸路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爲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矣然弓箭手之招至者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卒莫之行熙寧九年鄭民憲疏　紹興元年知荊南府公安軍鎮撫使司措置五州營田官樊賓副之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荊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焉　隆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荊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

就不免課之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其強壯占百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熟之穀以爲官穀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誠是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就耕實爲兩便詔除見耕種人依舊外餘令虞允文同王珏之田尚有可承之規與其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實爲兩便詔除見耕種人依舊外餘令虞允文同王珏疾速措置　續文獻通考曰元初用兵征討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內既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大抵均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不減於舊和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肇爲之至於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則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　憲宗時忽必烈置經略司於汴分兵屯田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　世祖至元十七年又立營田司督使耕之制曰可寡兼并之家皆不輸稅又管內七十餘城止屯田兩所宜增置淮東西兩道勸農營烏古孫澤在廣西時徼外蠻數爲寇澤循行並徼得陀塞處布晝遠遍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十屯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場以節瀦洩得稻田若干畝歲收粟若干石爲軍儲邊民賴之御史臺奏澤爲將計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　明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耕稼盡廢糧餉匱乏初命諸衛分軍於龍江等處及邊境荒田撥軍屯種歲收子粒爲官軍俸糧自是立法漸密偏於天下每軍種田五十畝爲一分或有多寡不等者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其耕種器具牛隻皆給於官　洪武六年太僕寺丞梁埜仙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蕭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按軍國之事備邊爲急備食之務食爲先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屯通商中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也洪永間純任此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　宣德五年遣吏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戶兵二部議至是尚書郭資張本等言於緣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令官給以牛并農器如此則軍民樂於用力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於人言事竟不行　按黃福之

言漆沮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鑰江渭之稅稻亦可種也諸流則西北之田皆宜稻矣奈何經畫疆里既無王鑒曰國家邊費最重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田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効也今三邊之地固在而人不可行者何哉　正德四年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邊儲遂大匱乏議者以爲國初屯田修備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使寧夏比較屯糧尤嚴刑及軍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爲名瑾禍始於此矣按鹽法舊令商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但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仍無從出適足資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有者也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二百七十二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

原激河雜渭　屯田二

白帖僕射虞詡上疏曰雍州厥田惟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復渠爲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不致荒蕪鹽課有資屯糧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不致荒蕪鹽課有資屯糧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商人但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仍無從出適足資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惟明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二百七十二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

田省內都計歲一億計　雍州厥田惟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復渠爲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不致荒蕪鹽課仍無從出適足資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惟明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二百七十二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

諸葛亮出渭南每以糧少不得展志於是屯武功五丈原分兵屯田惟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復渠爲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不致荒蕪鹽課仍無從出適足資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惟明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二百七十二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

雜渭　塞羌路　列夾河

白帖僕射虞詡上疏曰雍州厥田惟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復渠爲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不致荒蕪鹽課仍無從出適足資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惟明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二百七十二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

田省內都計歲一億計　雍州厥田惟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復渠爲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不致荒蕪鹽課仍無從出適足資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惟明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二百七十二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

諸葛亮出渭南每以糧少不得展志於是屯武功五丈原分兵屯田惟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復渠爲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不致荒蕪鹽課仍無從出適足資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惟明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二百七十二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

儲軍食　集流離

通漢類編唐郭元振爲涼州都督令甘涼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涼州五年令行禁止牛羊遍野千里穀稼殷積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復渠爲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不致荒蕪鹽課仍無從出適足資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惟明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二百七十二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

諸葛亮出渭南每以糧少不得展志於是屯武功五丈原分兵屯田惟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復渠爲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不致荒蕪鹽課仍無從出適足資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惟明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二百七十二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

舊唐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復渠爲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不致荒蕪鹽課仍無從出適足資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惟明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二百七十二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

諸葛亮出渭南每以糧少不得展志於是屯武功五丈原分兵屯田惟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復渠爲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不致荒蕪鹽課仍無從出適足資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惟明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二百七十二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

築高垣　耕廢壤

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涇人德之　宋韓琦知涇州時蕃部都督令甘涼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涼州五年令行禁止牛羊遍野千里穀稼殷積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復渠爲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不致荒蕪鹽課仍無從出適足資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惟明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二百七十二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

山堂肆考唐楊元卿爲涇原節度使擊屯田五十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涇人德之　宋韓琦知涇州時蕃部都督令甘涼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涼州五年令行禁止牛羊遍野千里穀稼殷積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復渠爲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子粒不致荒蕪鹽課仍無從出適足資軍以釀亂耳又按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惟明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地極安如浙江者亦二百七十二頃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於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

兵屯田

守禦之備上報軍計也　秦耕白帖秦務耕戰楚耕楚圖宋等室反耕得十二便漢易以擊先零趙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奏曰羌利內無受費之損外有

三十六部　漢武募屯田

三十六部金城湟水上宮塢上闕置歸義建威屯三十六部漢武募豪民屯田於都內　韓浩急田租

觀祖與諸將會議諸將以方今之急務在盡斂浩儻曰方今宜急田租觀祖善之乃大興田以足其軍用

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誠能用臣之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良皆足而牛運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古藏惡增染爲絳緣縹固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

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羅泰種分賜緣邊軍鎮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請以繒絮收糴以實邊倉使戍兵佃之庶兵不煩而戍有儲矣帝善即命行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除租牛課

前世屯田皆在邊塞使戍兵佃之庶兵不煩而戍有儲矣後又募高貲戶使輸租自是歷歲十年牛死而租不入以論棄聚

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會張顗上便宜請罷營田務乃勅其民雖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聽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

梁繡易牛

經費不充未暇議復府兵也德宗曰府兵亦成今吐蕃久居原藏而府兵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

唐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

戶版一

脫本

流民

隱新附

絕戶令

占租律

脫漏

詐注

料民

算賦

十八得析

郡祀

藏後湖

戶版二

爲版圖

戶版三

白徒

白籍

辟名虛張文簿

大戶

圖籍盡收

紅牌例

緡文獻通考明永樂中令各處衛所凡屯軍一百以上委百戶一員提督之又有紅牌一面等例牛具農器則總於屯糟細糧子粒

故下業之宜弘大然安樂也

紳曰漢武欲作通天臺未有人王温舒爲中尉覆脫卒得數百人作之上拜少府上計文書不改也

注隱漏未爲卒也

景帝報石慶書曰流民愈多計文不改注郡上人計之

戶令先有兩貫者從邊一州爲定又從軍府州定即俱是邊州關內俱軍府州從晉宜帝紀云邊郡新附多無名戶朝欲加隱實天子以問宣帝帝曰賊以密網束下

戶令諸身喪戶絕者所有奴婢客女部曲責財店宅並令近親將營葬如無女者均入近親官爲檢校亡人在日有遺

故下業之宜弘大然安樂也

脫卒得數百人作之上拜少府上計文書不改也

定先貫

景帝報石慶書曰流民愈多計文不改注郡上人計之

定先有兩貫者從邊一州爲定又從軍府州定即俱是邊州關內俱軍府州從晉宜帝紀云邊郡新附多無名戶朝欲加隱實天子以問宣帝帝曰賊以密網束下

戶令諸身喪戶絕者所有奴婢客女部曲責財店宅並令近親將營葬如無女者均入近親官爲檢校亡人在日有遺

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

籍常留五比省籍留九比仲尼閒居曰三王之德其猶天地乎何不持載何不覆燾何不照臨布而行之而不勞成而不傳

給臨役亦五十六而除

州郡之籍亦常留五比省籍留九比仲尼閒居曰三王之德其猶天地乎何不持載何不覆燾何不照臨布而行之而不勞成而不傳

年謂子午卯酉季年謂丑辰未戌

午卯酉季年謂丑辰未戌

九等

五比

定州司馬之

文獻通考唐六典凡天下之戶量其貲產定爲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其簿通考仲山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今無故而料民天之所忍也害於後王卒料之至也王乃盛怒

文獻通考仲山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今無故而料民天之所忍也害於後王卒料之至也王乃盛怒

算賦於政

妨於嗣王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人口百錢以給車馬衣服之費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人口百錢以給車馬衣服之費

十八得析

景帝詔男子二十始傳始復古制十七已下命繼者俱於本生籍內注云年十八于孫繼絕應以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其年尚幼在者雖小亦聽析出

文獻通考仲山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今無故而料民天之所忍也害於後王卒料之至也王乃盛怒

郡祀

藏後湖

文獻通考洪武制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壇下祭畢收藏之

文獻通考洪武十四年始建黃冊十年一造總解至南京戶部入繳

隋大業時民部侍郎黎越以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閱

陳

戶版二

爲版圖

周禮宮正掌宮中官府次舍之衆寡爲版以待比之

注云大比更閱天下民數及財物之簿書也

白徒

白籍

辟名虛張文簿

大戶

圖籍盡收

小司徒掌邦之教法頒比法於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其物以歲時入其數及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至已上皆書於版

沛公入秦

何盡收

川澤不書

高帝詔人或梱鬱聚川澤不書名數數謂戶籍

書數於版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至已上皆書於版

丁

丁

傳

籍

事不實

簿書也

比要

畜車輦其物以歲時入其數及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聖相府圖籍文書

其男女歲登下其兄生還

招戶口二

八十餘萬善補招來漫七十餘村又曰遼聖宗統和元年耶律

垂恩德以撫之施權衡以御之爲制限以一之　得戶八十餘萬　招附七十餘村　玉海曰開元九年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裴寬等分往天下招攜戶口寬等使還得客戶

史增戶數萬詔進五階以寵異之　山堂肆考曰宇文融爲勸農使奏令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名輕其數使人知爲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爲編附客隱避公稅依強豪作佃家也　又曰唐李憍上言天下流散非一宜令御史督察設禁以防之

冗食　卓茂爲太守旬月間裡負至者千餘人成帝詔避水他郡者所在冗食之注冗食者散廩食使生活　增戶數萬　玉海曰唐崔璩爲澧州刺

高頻歸浮客　李憍察流散　文獻通考曰隋高頻觀流冗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

大紀國之治端　鉤檢戶籍　差量徭賦　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　聖代升平寧容後造　舊判云　白帖　增民之

辨其減耗　俾食毛之人　登戶齒之版　漢朝倉卒猶或先收　聖代升平寧容後造　舊判云　白帖　增民之

上之　戶帖　又詔本部籍天下戶口及置戶帖各書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於部帖給於民　原空簿地圖

敷隱實者謀籍其家董文炳爲藁城令使民聚而爲居少爲戶數由是賦斂大減　黃冊　又曰明制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爲十年行令有司攢造黃冊

支判官會檢括戶口未三旬而畢同知留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戶若此官會遣他日必長厚斂之擘大率十得六七　又曰元憲宗時括三京隨戶爲人望爲三司度

者反居其半然則豈足憑乎　續文獻通考曰漢以戶口定賦故雖極盛之時而郡國所上戶口不能及三代兩漢之數蓋以避賦重之故遺相隱漏且疑天實以上戶不應不課者居三分之一有奇耳　十得六七　又曰漢建安當天下十之三唐開元當天下十之四宋元豐當天下十之五　登

耗相反　文獻通考曰漢以戶口定賦故雖極盛之時而郡國所上戶口不能及三代兩漢之數蓋以避賦重之故遺相隱漏且疑天實以上戶不應不課者居三分之一有奇耳　至　高宗乾元戶數則不踰

之末而戶尚有一千六十餘萬口五千九百餘萬其後休養生息者二十餘年至三十五年而戶減二　少爲戶數　又曰元憲宗時朝廷初料民令

大半然則豈足憑乎　續文獻通考曰漢以戶口定賦故雖極盛之時而郡國所上戶口不能及三代兩漢之數蓋以避賦重之故遺相隱漏且疑天實以上戶不應不課者居三分之一有奇耳　至　高宗乾元戶數則不踰

減隋氏之末而戶尚有一千六十餘萬口五千九百餘萬其後休養生息者二十餘年至三十五年而戶減二　少爲戶數　又曰元憲宗時朝廷初料民令

者男八月女七月而　增天運遞盛　山堂肆考曰天運主於東南故戶口莫盛於西北舜禹分天下爲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三三代以上天運主於西北故戶口莫盛於西北舜禹分天下爲九州淮漢以北居其六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爲九州

歲爲村官習御射馳騎戰陳而不擾可語鎮而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自錄　發未傳詔何發關中未傳者詔軍諸古者二十而傳一歲

司寇及孟冬祀而受之登於天府　發游戶益兵　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少平居調戶則

司寇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　發游戶益兵　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少平居調戶則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

獻數於王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

原 勞來 詩序蕩民離散不安其居 懷撫 晉劉琨字越石爲并州刺史善於懷撫 招集 復業 量免 科役 蠲除 積欠 給還 事產 其從江南 不還者 安撫 回籍 又曰明憲宗成化元年令流民願歸 有司設法起蓋草房四間仍不分男婦每大口給口糧三升其原籍無房屋者有司設法起蓋草房四間仍不分男婦每大口給口糧三升小口一斗五升每戶給牛二隻量給種子審驗原業田地給與耕種優免糧差五年三年後如果成熟量納輕糧

本土一

原 鍾儀楚奏 莊舄越吟 鍾儀囚於晉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士愛曰南冠而繫者楚囚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莊舄在楚而作越吟曰雖富貴不忘舊也 秦聲 魯適 陳軫曰莊舄爲越吟楚之故音也 入里必式 望里而步 禮 張湛字子居孝爲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里下公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 劉虞決訟 高鳳解圖之 劉虞常隱約窮邑黨州閭同榮共患鳳等有無相救高鳳字文通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鬬虞等悉有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感悟各還所侵 桑梓必敬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蓬蓽知歸 揚雄宅舍 下車建節 說苑常樅謂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樅曰嘻是也 高陽里 孔融深敬鄭元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高陽里名西豪頻陰令以昔高陽里人以爲寵 鄭公鄉 荀淑舊里名西豪頻陰令以昔高陽里人以爲寵

本土二

原 買臣還錦 朱買臣衣錦還鄉 疏廣歸鄉 疏廣字仲翁告者歸鄉里日令其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老人相與娛樂 樂所自生 禮曰樂樂其所自生 不忘其本 孤死正丘首仁也 美非吾土 王粲登樓賦云雖信美而非吾土曾不可以少留 父母之邦 君子之操 鍾儀詳本土一 王烈以義行稱 王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直將質之於烈或至烈之門而還有盜牛者不辭刑罰勿使王彥方知之 孟嘉以禮讓化鄉里 蔡衍字孟儒以禮讓化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

決之其所爭者皆無怨

魚鱠遂命駕歸鄉思轉深

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籬下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歸鄉思轉深

飲語人曰吾鄉思轉深矣

社里閭

列子云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隴曰此若先人之冢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及至燕悲心更徵

廉泉讓水

范柏年漢中人嘗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曰卿鄉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惟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足以表周書大聚云天若欲來天下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

思蓴鱸張翰字季鷹齊王冏辟為掾冏時執政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名爵為鄉曲也

畜懷舊都

柳子厚書云河東吾土也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吾因趨趨謇謇畜懷舊都

城維持其民

中論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

遷徙一

五遷 三徙 盤庚五遷人咨胥怨 孟母三徙擇其善鄰 附邊

遷寧

戶部格非沿邊及側戶千里內軍府百姓欲於沿邊州府附戶居住並聽與本管計會具申所由司准丁授田給復十年有事於本州防禦不須差外征鎮自此為格

驚走 從授

魏祖徙淮南人田疇諫不從十餘萬驚走於吳程鄭山東遷雲也治鑄富埒卓氏

周禮凡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或自國徙郊或自郊徙國皆從而授之

無征 勿徙

後漢順帝新汲無征役後當徙勿徙當傳勿傳

凡新汲坐法當徙勿徙當傳勿傳

充新秦 留長安

漢武徙貧民於關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地也始皇遣蒙恬却匈奴於河南造陽北千里甚好焉築城郭徙民充之為名新秦中漢辛慶忌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罷留長安

嘉徭邊 豪傑實京

武帝徙天下豪傑內實京師外銷豪猾上從之

成可供

通考天會元年徙遷潤來隰四州之民於潞州世祖至元十二年徙襄陽新民七百戶於河北

義有涉溱之興 業在揚水之章

唐判語

信美非好如登王粲之樓 寧食興謠猶思建業之水

遷徙二

不安其土

禮不

乃遷 月令民乃遷徙

樂土 樂土爰適樂土樂郊適彼樂國

聽徙寬大

景帝詔郡國或磽瘠無所農桑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注穀古繫字謂放牧也

募徙賜田宅

平帝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資給食至所賜田宅什物器械與牛種食

他徙給田器

章帝時歲不登募貧人無田欲徙他界所至給公田種銷田種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後欲還鄉亦聽

墓徙廣饒

公卿言郡國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

旌節以行之

若徙於他國則為之旌節以行之若無授無節則納於獄而問之

離鄉 去里 秋蓬之轉 去同梗泛

國之戀 越鄉 懷土 既不仍於舊貫 宜獲庇於新邑

白帖

岡協厥居 越在他邑 棄非地著 身

移貫

徙名數 耳心關外 漢元帝徽孔霸爲師號哀成君徙名數於長安 漢楊僕恥爲關外之人諂爲結徙關於新安 遷人內移 近親附貫 後漢張奐字然明懷煌酒泉人爲護匈奴中郎將宗族至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從者或獨居洛濱與郡康節游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 又曰潁川爲兵衝宜亟去之鄉人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從者或獨居洛濱與郡康節游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 郎顗徙屬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戶令落著人得還許於近親附貫也 避地移宗族 居洛爲鄉人 事文類聚曰荀彧以董卓之亂棄官歸謂父老

思歸潁上 又曰諸葛亮瑯琊人避亂耕南陽 容齋隨筆歐陽修吉州廬陵人中年乃卻居潁其思潁詩序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又序云今年六十四免并得蔡蔡潁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附之後公薨而四子皆爲潁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讀二序爲歎息

流亡

不根著 漢民不根著 不可久 禮喪亦不可久也 流民逾多 流民逾多而計戶版 游民且懼 禮曰游民且懼本逃 椎氷 椎氷時渠水凍使民以通船道人歸役而亡 盡室而行 白帖 無籍 文獻通考曰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岳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 避地 又曰唐武宗會昌中制曰百姓加配 又曰宋孝武大明中王敬弘上言至今逃竄未免胎孕不育 人戶流離 又曰金宣宗貞祐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爲虛戶口日耗賦斂頃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田廬相繼亡去 飛走莫制 又曰英宗天順間添設湖廣參議於荊襄漢陽撫治流民 荊襄撫治 又曰英宗天順間添設湖廣參議於荊襄漢陽撫治流民 南陽撫治 又曰宋孝宗弘治間添設河南參政於南陽撫治流民

勞疲徙轉 好亡惡定 震蕩播越 離邊土爾 逋蕩 鼠竄人亡 蕩析 流冗 白帖

賦稅一

【原】古制賦稅者謂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人稅以供郊廟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也賦以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也人君唯於田及山澤可以制財賄是故歷代至今猶計田取租稅

陶唐制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孔安國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出第二之賦）兗州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相當）青州厥賦中上（賦第七雜出第六）荆州厥賦上下（第三）豫州厥賦錯上中（第五）揚州厥賦下上上錯（賦第八雜出第四）徐州厥賦中中（第六）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下中三錯（賦第七雜出第九）雍州厥賦中下（第六）

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爲天子服甸田）百里納總（禾稾曰總供飼馬）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禾穗）三百里納秸服（秸藁也服藁役）四百里粟五百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候也候而服事）百里采（供王事不主一）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三百里諸侯（同爲）

王者所候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服于者服政教）三百里揆文教（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王所以安也）三百里蠻（蠻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忽簡略）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二百里蔡（蔡法也）又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候也候而服事）百里采（供王事不主一）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三百里諸侯（同爲）

服甸文教東以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宜命禹理水因別九州達貢賦虞舜之化及夏禹革命不開改作筮因也）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甸者籍也借取也）七十而助（助者借也借力理公田也）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

以爲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爲屬（公田藉而不稅（稅均）

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　周武王既誅紂發其財散其粟反其失而人安於是分九畿

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甸畿其貢嬪物（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又外曰男畿其貢器物（任土以飭材事）

又外曰采畿其貢財物（任采以事貢金玉）又外曰衛畿其貢服物（任衛以守貢祭服）又外曰蕃畿（蕃限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各相去五百里爲限）此荒服也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卿大夫職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鄭元曰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鄙司稼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服公

郭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癈不可事者復之入其書於大司徒凡任地圖宅無征圖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税也家税者百家之税家税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夫税也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自屬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九貢凡任農之本也賦謂九賦及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貢草木謂葭葦萑蒲之屬因井廬以定賦税税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計口斂財税謂收其田入也不墾殖亦取其税者工有伎巧之作商有興販之利衡虞阪山澤之財産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職是以黜首安本而易贍下足而上有餘也魯宣公十五年初税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税畝者何履畝而税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初税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税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履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悉謂盡其力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增使丘出之則非民私也初税

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毛之實役其民氓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數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虐人反衆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秦孝公十二年初爲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始皇建守罷侯責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巳但春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泰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幷而自若加之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纔取足　而山川園池市肆租賦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　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八月初爲算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中間於今復之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　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之人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鼂錯說上令人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半孝景帝二年令人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舊法二十三此二十更爲異制　孝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也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貴鹽鐵賣故下民受其田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　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

罷權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顏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爵也占音章
當賦太常主諸陵別治其時秩如三輔郡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所在郡邑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通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更有三品有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送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卒更謂不可往便還因作一歲一更是爲踐更也踐更者出錢雇人代己之謂也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繇遠者復一歲繇遠改易有論乃戍邊一歲耳四年出口賦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
賦錢人二十三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減少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
詔書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徭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
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爲八十孝
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出錢月三百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贖人也王莽纂位下令曰漢
民滅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音皮癃咸出錢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也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復出田也
三夫之布樹藝及蔬菜也人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冗散又分裂州郡改職作官遣
兵二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斂賦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
愈愁 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也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
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魏武初平袁紹鄴都
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調絹二匹綿二斤餘不得擅興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
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遠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賨在公反戶一匹遠者或一
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十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
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頃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縣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即位
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
米口五石前燕慕容皝在柳城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牧其八二分入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牧其
七三分入私記室晉鍾遺消之代猶倒百姓不至於十八特官牛田者得六分百

姓得四分私牛而得田者與中分可姓安之歲殺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門閭不閉無相侵盜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詒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迴便是逃匿戶口歲減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詒善之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匹 齊武帝時豫章王嶷上表曰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夫理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尚書精加勘覆務存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方永爲恒制帝從之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首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無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閤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幷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跡會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雄斧武騎虎賁持鈒色立反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今謂即時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俸多遞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鎮理在京口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官品第三也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寧州理建寧今雲南郡柱州理始安今郡名並外官刺史最輕者府參軍官品第六也丹陽吳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丹陽郡理建康吳郡會稽即今郡並列郡最輕者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內官更爲十八班以班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涼晉康即今郡並列郡最重者尚書官品第三也

多者爲貴同班者則以居下爲劣與品第高下不倫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其州當是其時更以清濁爲差耳本史既略不可詳焉

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轉倉庫并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增　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紬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半以此爲降大率十匹中五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老病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荊河懷兗陝徐青齊濟南河東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四斛九斗糜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享祀依式供營遠蕃客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格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五百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靖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關於徭賦矣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

各勒還本貫是後租調之人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創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絶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脩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幷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一牀無者半牀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不許由是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輟軍人常廩幷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以有僮幹若今驅使門僕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斗兔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枭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戶上枭輸遠處中枭輸次遠下枭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矣後主天統中勞役鉅萬財用不給乃減朝士祿料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予無限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　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幷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後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

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綿麻土調以布絹綿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
魏世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
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威爲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
雀門勞亂旋師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
月又以宇內無事並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
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
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搆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
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
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十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諸州管戶數少者官
人祿力承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令請於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
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
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外內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
場帝即位京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埽地爲兵租賦之人益
減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三度高麗飛芻輓粟水陸艱弊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衛行從常十
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唐武德元年詔曰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加惠澤以明等級諸宗姓
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
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
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分以上免租
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爲三等至九年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

宜爲九等貞觀二年四月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永徽五年二月敕二年一定戶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衛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武后長安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稅戶（至大曆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稅其見任官一品至於九品同上上至下下戶等級之數幷寄田寄莊及前資勳蔭寄住家一切並稅上上戶四千每歲減五百至下中七百下下戶至於五百）類開元八年二月制曰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爲匹者理甚不然闊尺八寸長四丈同丈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以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二年五月敕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募士幷諸色同類有蕃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以上任此免役不得過兩人三丁以上不得過一人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絁布並隨鄉土所出絹絁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布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爲匹布五丈爲端綿六兩爲屯麻三斤爲鈞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絁布三尺（絁絹各三尺布則三尺七寸五分）三月敕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遂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天寶元年正月敕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老者假免差科建中元年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其應稅斛斗據大曆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凡權衡度量之制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量以秬黍中者容千二百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諸課役每年計帳至尚書省度支配來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訖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料同時處分若是軍國所須庫藏見無者錄狀奏聞不得便即科下諸庸調物每年八

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內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租調車舟未發間有身死者其物却還其運腳出庸調之家任和顧送達所須裹束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租準州土收穫早晚斟量路程險易遠近次第分配本州收穫訖發遣十一月起輸正月三十日內納畢若江南諸州從水路運送冬月水淺上埭艱難者四月以後運送五月三十日內納完其輸本州者十二月三十日內納畢若無業之鄉輸稻麥隨熟即輸不拘此限即納當州未入倉窖及外配未上道有身死者幷却還應貯米處折粟一斛輸米六斗其雜折皆隨土毛准當鄉時價諸邊遠州有夷獠雜類之所應輸課役者隨事斟量不必同之華夏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勑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亦免其雜任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諸春季附者課役並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其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發年課役逃亡者附亦同之諸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復更移諸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年諸部曲奴婢放附户貫復三年諸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申尚書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諸丁匠歲役工二十日有閏之年加二日須留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從日少者見役日折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正役謂二十日庸也）天寶三年制每歲庸調徵收延至九月三十日五年制天下百姓單貧交不存濟者租庸每鄉通放三十丁其年五月停郡縣官日直丁充日直幷停（杜氏通典）

（增）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爲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錐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慶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剩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顧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鴻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折戶張虛數以覓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絕無浮游之葉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至穆宗時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之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户部尚書楊於陵請以上供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

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時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爲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唐書）賦稅自唐建中初變租庸調法作年支兩稅其獘也先期而苛斂增額而繁征至於五代極矣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鹽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雜子帛之品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紬六曰絁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鐵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鹽革鋼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爲之期諸州歲奏戶帳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兩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歲租吏緣爲姦稅不均適由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蕪太祖即位詔許民闢土州縣毋得減括止以見佃爲額建炎四年令諸州受租籍不得稱分毫合侖銖釐絲忽錢必成文絹帛成匹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成錢紬不滿半匹絹不滿一匹者許計丈尺輸直無得三戶五戶聚合成匹諸州稅籍錄事參軍按視判官振舉形勢戶立別籍通判專掌督之二稅須於三限前半月畢輸歲起納二稅前期令縣各造稅籍具一縣戶數夏稅秋苗畝桑功及緣科物爲帳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藏長吏廳縣籍亦用州印給付令佐造夏稅籍以正月一日秋稅籍以四月一日並限四十五日畢中國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錢千川蜀尚循舊制牛驢死革盡入官乃詔蠲之定民租二百石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雍熙初嘗詔荆湖等路民輸丁錢未成丁已老并身有廢疾者免之至大中祥符四年又除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舊輸身丁錢九年詔諸路支移稅賦勿至兩次仍許以菽麥蕎粟互相折輸凡歲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蓁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數計至道末總七千八十九萬三千天禧五年視至道之數有增有減總六千四百五十三萬其折變及移輸

比壤者則視當時所須焉宋克平諸國每以恤民爲先務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斂常加剗革尺縑斗粟未聞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刓畝轉易丁口隱陋兼幷冒偽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爲薄丁謂嘗言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天聖時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稅謂之罰稅他州無此比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名者蠲損甚衆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爲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詔三司以類幷合於是悉除諸名品幷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初湖廣閩浙因舊制歲斂丁身錢米大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始幷除斃秀二州丁錢後麗籍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郴永州桂陽監丁米以最下數一歲爲準歲減十餘萬石既而漳泉興化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郴州桂陽衡道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馳之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勿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矣哲宗初立務行裕民之政患天下積欠名目煩多王巖叟爲開封請隨等第立貫百爲催法究州鄒令張文仲議其不便遂令十分爲率歲隨夏秋料帶納一分是爲五年十料之法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科撥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迺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其害其定爲令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用焉閭有移用則任民以所貴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脚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納月初旬估中價準折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京西舊不支移崇寧中將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脚費則宜輸自是歲以爲常脚費斗爲錢五六十比元豐元稅之數而反覆紐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繼政和元年遂詔應支移而所輸地里脚錢不及斗者免之尋詔五等戶稅不及斗者支移皆免時天下戶口類多不實故租稅亦不得而均焉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賤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也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至於支移徙豐就歉理則宜然豪民賕吏故徙歉以就豐齎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戶名免支移估直既高更註脚費視富戶反重因之遁負困於追胥詔深戒焉高宗建炎六年預

借江浙來年夏稅紬絹之半盡令折米二十三年兩浙州縣合輸綿紬稅絹茶絹雜錢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却別科米麥有故輸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於舊荊南戶口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跡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頻歲復增積逮至二十餘萬緡蓋自秦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檜死者衆皆憎之爲也孝宗時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矣輸帛於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者不可得而知也淳祐八年陳求魯言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制矣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月椿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數法也常賦之入尚爲病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於再至於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於四至於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宋史）金制丁戶內有物力者爲課役戶無者爲不課役戶從唐制五家爲鄰五鄰爲保鄉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衆寡爲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立通檢推排法通檢即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物行徵之制也自國初占籍之後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遣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爲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爲酷暴檢撫州防禦使完顏永元面責之曰朝廷以正隆後差調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殘暴妄加民產業數倍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對故惟棣州稍平十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詔再以戶口多寡貧富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是年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明昌元年刑部郎中路伯達等言民地已納稅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財所出差役是爲重幷也遂詳酌民地定物力減十之二承安二年敕令議通檢宰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檢後距今已十年舊戶貧弱者衆僥濫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絕及困弱者減免新強者詳審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數足原數泰和二年上以推排時既問人戶浮財物力而又勘當比次期迫事繁

難得其實敕尚書省定人户物力隨時推收法令自今典賣事産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臨時止拘浮財物力
以增減之　租賦官地輸租私田輸稅夏稅畝取三合秋稅畝取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
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爲初中末三限泰和五年章宗諭宰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遂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
十一月爲初凡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秸百稱者百里内減三稱二百
里減五稱不及三百里減八稱三百里及輸本色黍草各減十稱計民田園邸舍車乘收畜種植之資藏鏹之
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橫科則視物力猶大至小均
科其或不可分摘者準以次户濟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預猛安謀克户監官户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則
預其數墓田學田租稅物力皆免凡敘使品官之家並免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官未至銓
子孫及凡有出身已帶散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兄弟下逮終場舉人係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身之役
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金史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爲法其取於内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
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太宗每户科
粟二石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爲四石至丙午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户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
丁五升新户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爲丁稅少而地稅
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及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
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中統二年遠倉之糧命止於沿河近倉輸納每石帶收脚錢中統鈔三
錢或民户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賫中統鈔七錢五年詔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
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户除地四頃免稅餘悉徵之至元三年詔寫户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
之郡驗丁而科地稅於種田之所驗地而取十七年遂命户部大定諸例全科户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
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户丁稅每丁粟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新收交參户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
倉每粟一石折納輕賫鈔二兩富户輸遠倉下户輸近倉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秋稅夏稅之法行於

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稅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入鈔以折焉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則輸以木棉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爲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一貫七百文輸三貫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是已輸一貫者若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爲直獨湖廣則異於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湖廣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矣大德二年宣慰張國紀請科夏稅於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詔罷之三年又改門攤爲夏稅而并徵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以上視江浙江西爲差重云泰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其法令江南民戶有田一頃以上者於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於冊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民賴以不困　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其法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絲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位包銀之法憲宗乙卯年始定之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逮世祖而其制益詳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然戶既不等數亦不同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戶之高下爲等於是以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爲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元史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詔定編賦役黃冊之制先是天下戶口未有定籍至是始議編立黃冊十年一輪造其田地開豁各戶若干有官民田地二則係官田者照依官田則例起科係民田者照依民田則例徵收俱黃冊有載賦額適均而力役亦稽此以平矣十年之內田土有出賣則買者聽令增收賣者即當過割及戶口有消長分曰舊管曰新收曰開除曰實在書於各人戶下如花分詭寄者重法懲之地土承兵荒未盡歸田者從民開墾令其自首即與收之三年後始赴官收科天下府州縣戶口隨田土創編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立軍民匠等籍使因役以受役之輕重而不盡人之力也以一百一十戶爲一里推其中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者百戶分爲十甲歲役里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

都曰里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其田糧不及而附於一甲內者曰畸零不在十户之限里長輪役十年終而復始故曰排年里甲依次充當至於大小雜泛差役各照人户之上中下每歲終所在官司審編謂之均徭冊二十四年准戶部咨爲攢造黃冊格式有司先將一户定式謄刻印板給與坊長廂長里長幷各甲首令人户自將本户人丁事產依式開寫付該管甲首其甲首將本户幷十户造到文冊送各該坊廂里長坊廂里長各將甲首所造文冊攢造一處送赴本縣本縣官吏將冊比照先次原造黃冊查算如人口有增即爲作數其田地等項買者從其增添賣者准令過割務不失原額排年里長仍照黃冊內原定人户應當設有消乏許於一百户內撥補凡編排里長務要丁糧均平如無畸零方許於鄰圖人户編排若十歲以上編入圖內有事故户絶者於畸零內補湊如無畸零方許於鄰圖人户內撥補凡編排里長務不出本都如一都有六百户將五百五十户編爲五里剩下五十户分派本都附各里長名下帶管雜泛差不許將別都人户補湊其畸零人户將年老殘疾幷幼小十歲以下及寡婦外郡寄莊人户編排若十歲以上編入正管若類縣總都總收除項下止開人丁事產總數不必備開花户府州縣類上布政司本司類造總冊於內分豁各府州人丁事產總數年終進呈景泰二年令各圖人户有父母俱亡而兄弟多年各爨者有父母存而兄弟近年各爨者有先因子幼而招壻今子長成而壻歸宗另爨者有先無子而乞養異姓子承繼今有親子而乞養子歸宗另爨者俱准另籍當差其兄弟各爨者查照各人户內別無軍匠等項役占規避室礙自願分户者聽如人丁數少及有軍匠等項役占室礙仍照舊不許分居凡各里舊額人户除故絶幷全户充軍不及一里者許歸幷一里當差餘剩人户發附近外里湊圖編造不許寄莊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等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景泰十三年令兩京農桑夏稅絹匹不及五十匹以上者俱送該正官看驗堪中兩頭盡數俱用色絲間道填寫提調官吏攢里姓名又令各司府州縣夏稅農桑絹匹務織造緊密厚重雙經雙緯除兩頭色綠長二尺外淨織尺長三丈二尺闊二尺每五十匹作一束印封看驗經收糧長大户人等赴部交納　洪武十八年令兩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稅糧鈔每五貫准米一石二斗金每兩准米七斗夏稅農桑絲每十八兩准絹一匹宣德五年

令自三年以來拖欠稅糧以十分爲率三分折布三分折絹四分折鈔其布絹不拘長闊俱照時價折收正統元年令浙江江西湖廣直隸蘇松等府縣該起運南京糧米願納折色者折納布絹銀兩廣東廣西福建折色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解京折給軍官俸糧七年令南直隸夏稅農桑絹匹願納銀兩者每匹折銀五錢嘉靖時令官軍月糧春夏給以本色秋冬給以折色爲定例　差徭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點差初詔民年七十之上者許一丁侍養免雜泛差役年八十之上止有一子若係有田產應當差役者許雇人代替出官無田產者許存侍丁與免雜役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各府縣軍戶以田三頃爲率稅糧之外其餘糧長里長一應雜泛差役盡免正統元年令先聖子孫及先賢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嘉靖十五年詔各帝王陵寢前代名賢及本朝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歿葬墓所官司照例編僉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雜差其塋域所占地畝稅糧一并除豁二十四年議定優免則例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丁三品免糧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糧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糧十四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糧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糧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糧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內官內使亦如之外官各減一半教官監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丁二丁雜職省祭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糧一石人丁一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閒住者免一半其犯贓革職者不在優免之例（續文獻通考）

賦稅二

周　辰慎財賦書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注云庶土交正謂以論九稅周禮掌職云以土均平邦國之政而征其財賦以足萬民之用又云辨其財賦之出入以逆邦國都鄙之會計而令其幣用之節也鄭司農云財賦謂九賦九貢邦甸之賦也底慎者財貨貢賦取之有節也鄭曰晚告也以均財賦以均平財賦以節財用也

妃獻繭乃收繭稅　妃后也蠶事既登后親繅繭以供祭服所謂繭栗也收繭稅以桑蠶少多收於外命婦外命婦各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也鄭司農云后親蠶則內命婦蠶於北郊之稅亦入於天府

糧之毛詩云慶其隰原徹田爲糧鄭箋云度其隰與原徹其田萌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　田籍而不稅禮記鄭注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　徹田爲賦漢書食貨志云滍畝之法二人共耕百畝各治公田各地各有稅　四郊人民分時徹賦

市廛而不稅又云廛市物邸舍其舍不稅其物　山林藪澤有賦有稅以肥饒多少爲差有賦有稅

周禮閭師職詳通典　百里之内共官千里之内爲御謂王制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　九賦斂財賄周禮云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三曰邦甸四曰家削五曰邦都七曰關市八曰山澤九曰幣餘之賦也　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周禮注云邦中在城郭者待猶給也　四郊之賦以待祭祀注云四郊去國百里祭祀犧牲也　邦都之賦以待工事注云邦都去國二百里工事待給工器物　家削之賦以待匪頒注云家削去國三百里匪頒賜賓客也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注云邦縣去國四百里幣帛所以待賜賓客也　邦甸之賦以待賓客注云邦甸去國五百里賓客謂班賜三公及羣臣　關市之賦以待膳服注云關市山澤謂占會者若今賈人倍算也賜予即好用也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注云喪紀即喪荒也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云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所幣皆末作當增賦

賦稅三

國賦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言子路　地征征稅也周禮云　九式周禮以九式均節財用　三壤尚書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時入周禮以時入之　歲取彼甫田　量入禮曰冢宰制國用必以歲之杪量入以爲出謂五穀　量力而供事舉其中數　量入之禮從其薄則周公之典在　九穀周禮閻師任農以辨貢九穀　五賦鼓鐵晉趙鞅晉國　九賦鼓鐵晉趙鞅以廣狹爲差也　年上下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隨年之豐荒也　地廣狹禮之大倫以地廣狹　減稅尹鐸爲晉陽撫之法減稅以爲保障之

田之名而重其户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　漢時有稅人之法又曰古之治民者
不可複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親至疎作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
十五而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　唐建中兩稅　唐書食貨志曰租庸調之
絲徭俗阜實　法自開元以後其法寖壞代宗時始以歲定稅而錙銖增積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
由於莊　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　總
庚戌土斷　杜佑通典論曰東晉之宅江南也兼容荅雜僑舊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豐
役稀稅一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後唐莊宗未有農捐瘠而兵豐他者今欲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
農亦可救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　戶調合二賦而爲一　文獻通考曰按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
一然男子一人古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歲則無田之戶矣此戶調所以可行歟　人出一算者戶口之賦也自晉行戶調之法以合二賦而爲一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繫計畝有田之法
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其時戶口接田則知詰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子口錢又計畝出計農而發兵
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　戶賦則田稅在其中　又曰按自元魏而均田
東萊呂氏論曰自漢至南北朝及唐租庸調之法承襲三代蓋或重或輕尚不失舊自兩稅法行古制然
代之制皆不復見大抵田制錢商歛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歷代興制惟兩稅法行古制然
簡爲一　文獻通考曰按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傳
算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　三代制不復見　又引
綱目曰後唐莊宗未有農捐瘠而兵豐他者今欲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
役稀稅一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後唐莊宗未有農捐瘠而兵豐他者今欲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
東萊呂氏論曰自漢至南北朝及唐租庸調之法承襲三代蓋或重或輕尚不失舊自兩稅法行古制然
簡爲一　文獻通考曰按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傳
算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　三代制不復見　又引
綱目曰後唐莊宗未有農捐瘠而兵豐他者今欲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
役稀稅一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後唐莊宗未有農捐瘠而兵豐他者今欲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
東萊呂氏論曰自漢至南北朝及唐租庸調之法承襲三代蓋或重或輕尚不失舊自兩稅法行古制然
簡爲一　文獻通考曰按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傳
算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　三代制不復見　又引

輸納

晉自奮及綽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謂從渭水運入汾河　投函音劉趙宇世瑜爲句容令常年賦稅者四出評百姓依實上課所入有輸書也

輸帑　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見子產曰未知見時不敢輸帶亦不敢歸粟　夏歸粟於蔡周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也　泛舟　秦輸粟於梁以資於梁也

輸粟　孟矜鈐無資也　泛舟　秦輸粟於梁以資於梁也

均於九式　成賦咸則於三壤　趙奢均賦民則無貧　有若盍徹君孰不足　上無乏用下無怨人　禹別九州辨貢賦之等　周制五服定征稅之差　雖一時供億議以從權　而田卒污萊　然望彼徹求罪須加於從欲　副天子恤人之心下不靡敝　竭

五服異制　農事既登　國賦先定　斂從其薄　法作於涼　差以精麤之等　從其遠邇之期　節財必

斗五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徵三斗　凉穀租　業稅　地求　口賦　九賦殊別

盖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說科七斗五升至四

給人足毋事　稅糧減額　又曰洪武十三年命户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糧額初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
聚斂傷國體　稅糧減額其民附寇且困於富室而更爲死守因取諸豪族租簿田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爲額

輸穀帛　詳上　賦稅定制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十九年上諭户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糧額初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
傳檄諭用度自有餘饒輕徭抑末使得令使民輸錢是鼓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
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毋事　稅糧減額　又曰洪武十三年命户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糧額初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
傳檄諭用度自有餘饒輕徭抑末使得令使民輸錢是鼓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
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毋事　稅糧減額　又曰洪武十三年命户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糧額初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
傳檄諭用度自有餘饒輕徭抑末使得令使民輸錢是鼓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

知詰從之由是江淮間賦土　輸穀帛　詳上　賦稅定制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十九年上諭户
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壽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耶
知詰從之由是江淮間賦土　輸穀帛　詳上　賦稅定制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十九年上諭户
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壽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耶
知詰從之由是江淮間賦土　輸穀帛　詳上　賦稅定制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十九年上諭户
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壽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耶

桑柘滿野圖以富強　輸穀帛　詳上　賦稅定制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十九年上諭户部賦稅已有定制
桑柘滿野圖以富強　輸穀帛　詳上　賦稅定制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十九年上諭户部賦稅已有定制
桑柘滿野圖以富強　輸穀帛　詳上　賦稅定制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十九年上諭户部賦稅已有定制

通鑑綱目曰徐溫鎮金陵總朝政有不同然大繁計畝
通鑑綱目曰徐溫鎮金陵總朝政有不同然大繁計畝
通鑑綱目曰徐溫鎮金陵總朝政有不同然大繁計畝

知詰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子口錢又計畝
知詰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子口錢又計畝
知詰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子口錢又計畝

方輸錯出 枚乘曰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其珍怪不加山東之府

漢書曰倪寬爲左內史務在得人心收租稅時裁以貧民租課服役書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縞屬不絕課更以最

寬爲左內史以貧民租課服役書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縞屬不絕課更以最

嘉平請薦何曰上有疑君之心宜讓

卜式輸軍費 漢武帝有事匈奴卜式上書輸家財半助邊上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羊不習爲吏不願爲官曰家有冤乎式曰不與人爭素有宜以爲化而亂法遂不報數歲渾邪降縣官人衆式復持二十萬與江南尹尹上以式名聞帝識之召賜式外厩馬式復以十九萬予貧民郡中以助天下

高承簡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民自輸家十相 高承簡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民自輸家十相

不輸官賦 又曰韋溆爲京兆判官時帝舅鄭光主

悍民自輸 又曰韋宙爲永州刺史舊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由是知名

代下户輸 又曰韋宙爲永州刺史舊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由是知名

計錢而輸 合璧事類曰貞元時天下兩稅輕重錢輕因乃計錢而輸綾絹

助國

王丹上麥 鄧禹西征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蕭何佐軍 漢卻悉以家私助軍何從其計上大悅

增助國錢 文獻通考曰唐會昌末置備邊庫宣宗更號延資庫户部歲送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勞軍錢 又曰

元年李撫振復亨盡出其私蓄以濟師世祖嘉之

徵役一

欽軍糧萬石 宋史曰周祖即位時符彥卿鎮兗州帝以劉銖第宅賜之及征兗州彥卿朝行在獻馬及錦綵軍糧萬石連被賜賚

出私蓄濟師 元史曰劉復亨兼徙州路軍民總管中統

復徙遣兵討賊集濟南之貧

後唐莊宗時郭崇韜頗受藩鎮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賜祿巨萬豈藉外財但偏梁之世賄賂成風今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

王肅上錢緣 後漢東海王肅以西羌未平上錢二萬永和中復上

使民任事 周禮鄭云築之事禮記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索鄭注云索其力役其食

大役任衆 周禮鄭云築宮邑之事

興事任力 王制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木鐸徇市 周禮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索鄭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耕且發聲

大役任衆 周禮鄭云築宮邑之事

興事任力 王制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木鐸徇市 周禮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索鄭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耕且發聲

大役任衆 周禮鄭云築宮邑之事

興事任力 王制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木鐸徇市 周禮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索鄭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耕且發聲

徵役一

欽軍糧萬石 宋史曰周祖即位時符彥卿鎮兗州帝以劉銖第宅賜之及征兗州彥卿朝行在獻馬及錦綵軍糧萬石連被賜賚

出私蓄濟師 元史曰劉復亨兼徙州路軍民總管中統

復徙遣兵討賊集濟南之貧

後唐莊宗時郭崇韜頗受藩鎮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賜祿巨萬豈藉外財但偏梁之世賄賂成風今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

王肅上錢緣 後漢東海王肅以西羌未平上錢二萬永和中復上

使民任事 周禮鄭云築之事禮記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索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大役任衆 周禮鄭云築宮邑之事

興事任力 王制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木鐸徇市 周禮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索鄭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耕且發聲

大役任衆 周禮鄭云築宮邑之事

興事任力 王制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木鐸徇市 周禮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索鄭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耕且發聲

徵役一

欽軍糧萬石 宋史曰周祖即位時符彥卿鎮兗州帝以劉銖第宅賜之及征兗州彥卿朝行在獻馬及錦綵軍糧萬石連被賜賚

出私蓄濟師 元史曰劉復亨兼徙州路軍民總管中統

復徙遣兵討賊集濟南之貧

後唐莊宗時郭崇韜頗受藩鎮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賜祿巨萬豈藉外財但偏梁之世賄賂成風今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

王肅上錢緣 後漢東海王肅以西羌未平上錢二萬永和中復上

使民任事 周禮鄭云築之事禮記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索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大役任衆 周禮鄭云築宮邑之事

興事任力 王制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木鐸徇市 周禮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索鄭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耕且發聲

大役任衆 周禮鄭云築宮邑之事

興事任力 王制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木鐸徇市 周禮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索鄭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耕且發聲

和軍旅以正田役散鬼事以發鼓鼓軍事以晉鼓鼓役事

大旗致之 周禮遂人云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

大旗致之 周禮遂人云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

和軍旅以正田役散鬼事以發鼓鼓軍事以晉鼓鼓役事

大旗致之 周禮遂人云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

和軍旅以正田役散鬼事以發鼓鼓軍事以晉鼓鼓役事

大旗致之 周禮遂人云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

擔負輸租

輸勿顧限 唐書曰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錢七百萬更以最

輸勿顧限 唐書曰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錢七百萬更以最

擔負輸租

輸勿顧限 唐書曰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錢七百萬更以最

輸勿顧限 唐書曰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錢七百萬更以最

徵役一

欽軍糧萬石 宋史曰周祖即位時符彥卿鎮兗州帝以劉銖第宅賜之及征兗州彥卿朝行在獻馬及錦綵軍糧萬石連被賜賚

出私蓄濟師 元史曰劉復亨兼徙州路軍民總管中統

復徙遣兵討賊集濟南之貧

後唐莊宗時郭崇韜頗受藩鎮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賜祿巨萬豈藉外財但偏梁之世賄賂成風今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

王肅上錢緣 後漢東海王肅以西羌未平上錢二萬永和中復上

使民任事 周禮鄭云築之事禮記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索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大役任衆 周禮鄭云築宮邑之事

興事任力 王制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木鐸徇市 周禮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索鄭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耕且發聲

大役任衆 周禮鄭云築宮邑之事

興事任力 王制鄭注云事謂築邑廬宿市也

木鐸徇市 周禮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索鄭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耕且發聲

和軍旅以正田役散鬼事以發鼓鼓軍事以晉鼓鼓役事

大旗致之 周禮遂人云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

大旗致之 周禮遂人云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

和軍旅以正田役散鬼事以發鼓鼓軍事以晉鼓鼓役事

大旗致之 周禮遂人云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

和軍旅以正田役散鬼事以發鼓鼓軍事以晉鼓鼓役事

大旗致之 周禮遂人云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

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行役

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行役

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行役

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行役

徒役家無過一人 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用民力歲不過三日 禮記鄭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皆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徒役家無過一人 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用民力歲不過三日 禮記鄭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皆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徒役家無過一人 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用民力歲不過三日 禮記鄭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皆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徵役二　役使不均　附

徵令　小司徒比六鄉之衆寡以歲時入其數時行其徵令也　役要　鄉師以國比法以時稽夫家既役則辨里役要所遷人民數也　犯時　傳曰晉悼公脫更有一人有二役使不均　人有　尉繚子曰凡制國分民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一人凡發斂之事視地之所生而制其政令　勤力　穀梁傳曰勤力不同科也上中下三等科役　不征於鄉　周禮五兩為鄉鄉有司徒不征於鄉　不征　周禮大司徒凡征役之施舍以地家用九比之法　鄉亭之職　又曰漢時鄉亭皆掌盜賊亦皆至唐審察時知鄉鄉有亭長畜夫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至唐審察時知鄉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每亭有

徵役

每一員闕先擬者轉十人頃年差人以致亡逃即知政令風化漸以敝也　據簿輪差　又曰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鎮於令廳每有闕員即於簿輪差　豪姓徙貫　唐書曰李栖筠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　姦人屠名　又曰薛存誠遷給事中時瓊林庫廣籍工役存誠曰此姦人屠名以避征役不可許注屠　景祐募充　文獻通考曰景祐中禁役鄉戶為長名衙前使募人為之　熙寧雇役　又曰熙寧二年條例司言考合衆論悉以使民出雇役為便詔司農寺鄧綰曾布更議於是綰布

土功　不時　勞苦附

自助役法行務欲斂配錢數編戶入中中戶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戶少

編審均徭

差役不計分外加增餘剩錄兩貧難下戶并逃亡之數聽其空閑不許徵錄及額外科差

役使不均

北山刺幽王役使不均也勞從事不得終養於父母也

東人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持更

更者數晝甚苦呼省之蓋一兵年

或宴居息

或盡瘁國事

白帖

增影

是編其法天下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縣應用雇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據通二分增一以備水旱欠缺歲增毋得過二分之免役寬剩錢　手實之害法官爲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蓄息以立之等凡居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累田數而輒隱落者許告有賞三分以一充賞將造簿列定高下分爲五等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以成都一路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之獎　寬剩之獎又曰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敷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以成都一路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之獎　寬剩之獎又曰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敷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以成都一路當增添科出謂之

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　元祐復差役　元祐元年司馬光建議按差役破產惟貧者戶長壯丁未聞有破產者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概出錢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於是行手實法其一無田產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概出錢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於是行手實法其

貧文乞漸發德音特與免數年使民不重困不報　元祐復差役　元祐元年司馬光建議按差役破產惟貧者戶長壯丁未聞有破產者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概出錢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於是行手實法其

一概輸錢故自免役法行富者差得自寬而窮者困乞指揮下諸路轉運司並依熙寧以前舊法參詳施行　蘇轍言復行差役其應議者有五而是時承符引手戶者戶長壯丁是也熙寧雇役所取之名衙前散從承符引手戶者戶長壯丁是也熙寧雇役所取之

農民重困乞指揮下諸路轉運司並依熙寧以前舊法參詳施行　蘇轍言復行差役其應議者有五而是時亦參行差募之法　蘇轍役次　役次又曰銀絹等物折納錢數依舊法召募初無過敷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

坊郭戶女戶單丁寄莊是也內坊場係官錢當役戶以下係取之於民謂之六色錢取以係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盡蠲衙前諸役照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復舊輸免役錢并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原未嘗盡除也自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

輸差民戶而盡蠲六色之錢元祐之法也六色錢雖曰罷徵繼而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

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并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原未嘗盡除也自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

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　紹聖復免役　去寬剩錢百姓有何不便邪諂復免役法所斂寬剩錢不過一分　保正　正副十

大保爲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應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　保正　又曰催一都人戶夏秋二稅大保長願兼戶役者輪催納稅租此係南宋以後差役之法　批朱　已充

役者謂之批朱　白脚　又曰未充役者謂之白脚　物力　又曰役起於物力物力有升降升降不般則役不均　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詳　義役　又曰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首倡義役世祖中統元年定科差之制也　至元新格　至元二十八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

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風義爲易鄉名　科差條例　元世祖中統元年定科差之制也　至元新格　至元二十八年以至元新格定科差法諸差稅皆司

驟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均者先多丁後少丁　因賦定役　明初因賦定役每十年大造黃冊分爲上中下三等差役照冊會定之凡各處賦役必驗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

其力　編審均徭　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查照歲額差使於該年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及額外科差

役使不均

北山刺幽王役使不均也勞從事不得終養於父母也

東人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持更

更者數晝甚苦呼省之蓋一兵年

或宴居息

或盡瘁國事

白帖

增影

老羸疾無德乃謫主　椎氷　詳流亡　不均　而語不患寡不患不均　不平　詩不平謂何　或宴居息　或盡瘁國事　白帖

占宋乾興時臣僚上言僞役影占之害　偏重　三司使韓絳言乞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考驗古制定使役力無偏重之患治平間役法之議始此　中上戶多而下戶少　劉摯言

自助役法行務欲斂配錢數編戶入中中戶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戶少　勞苦　附　侍御史

行也

興事 興事任力用人必順注順天時也

一日閑隙而理之

功命田分財用平版幹繩春築程土功議遷遷畧事有期計徒庸慮財用賦丈注刃城尺度

土事無作 月令

地氣沮洩 謂發天地之房

火見致用 火見而致用築作之物也

水

役民 續文獻通考金世宗大定九年尚書

王府不得役民 宗史曰范諷通判鄆州諮塞決河州募民入芻建議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植恐勢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植恐勢人而止二王故肥美歲入凡三萬

百堵皆作 詩

三旬而成 遠於素注不失本計之期

量事

城諸防 傳曰城諸及防

稱畚築 令尹逢艾獵城沂量

板幹 十月庚寅載注載設版築

築郭

造宮室 孟冬

城

役

人徒 役徒

勞力 小人勞力

服勤

稽事 稽其功事

屬役

悅以使人

毆以就役

民不告勞

會通會

會通河 明洪武間會通河遂淤永樂九年命宋禮等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會通河故道河成

濬

汴河 又曰張方平上言國家都陳留

浚汴

寬以歲

月 宋史曰陳堯咨為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澶濮東官軍塞之期一月就功役夫八萬鳩曰河未能為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為之

潛

汴

日

遷以

汴

會

通

河

明

洪

武

間

會

通

河

遂

淤

永

樂

九

年

命

宋

禮

等

發

山

東

六

郡

丁

夫

十

餘

萬

開

濬

會

通

河

故

道

河

成

濬

汴

河

又

曰

張

方

平

上

言

國

家

都

陳

留

浚

汴

河

寬

以

歲

月

為

之

潛

事

無

怠

素

功

惟

勿

亟

人

則

忘

憂

雖

用

千

夫

之

役

終

賚

一

簣

之

功

不

時

奸

時

以

動

動

怨

作 事不成則怨讟動於人

就

役

民

不

告

勞

會

通

會

通

河

明

洪

武

間

會

通

河

遂

淤

永

樂

九

年

命

宋

禮

等

發

山

東

六

郡

丁

夫

十

餘

萬

開

濬

會

通

河

故

道

河

成

濬

汴

河

又

曰

張

方

平

上

言

國

家

都

陳

留

浚

汴

河

寬

以

歲

月

為

之

潛

事

無

怠

素

功

惟

勿

亟

人

則

忘

憂

雖

用

千

夫

之

役

終

賚

一

簣

之

功

不

時

奸

時

以

動

動

怨

作 事不成則怨讟動於人

就

役

民

不

告

勞

役

徒 役徒

人

徒 役

勞

力 小人勞力

服

勤

稽

事 稽其功事

屬

役

悅

以

使

人

毆

以

就

役

民

不

告

勞

會

通

會

通

河

明

洪

武

間

會

通

河

遂

淤

永

樂

九

年

命

宋

禮

等

發

山

東

六

郡

丁

夫

十

餘

萬

開

濬

會

通

河

故

道

河

成

濬

汴

河

又

曰

張

方

平

上

言

國

家

都

陳

留

浚

汴

河

寬

以

歲

月

為

之

潛

事

無

怠

素

功

惟

勿

亟

人

則

忘

憂

雖

用

千

夫

之

役

終

賚

一

簣

之

功

不

時

奸

時

以

動

動

怨

作 事不成則怨讟動於人

就

役

民

不

告

勞

役

徒 役徒

人

徒 役

勞

力 小人勞力

服

勤

稽

事 稽其功事

屬

役

悅

以

使

人

毆

以

就

役

民

不

告

勞

會

通

會

通

河

明

洪

武

間

會

通

河

遂

淤

永

樂

九

年

命

宋

禮

等

發

山

東

六

郡

丁

夫

十

餘

萬

開

濬

會

通

河

故

道

河

成

濬

汴

河

又

曰

張

方

平

上

言

國

家

都

陳

留

浚

汴

河

寬

以

歲

月

為

之

潛

事

無

怠

素

功

惟

勿

亟

人

則

忘

憂

雖

用

千

夫

之

役

終

賚

一

簣

之

功

不

時

奸

時

以

動

動

怨

作 事不成則怨讟動於人

就

役

民

不

告

勞

役

徒 役徒

人

徒 役

勞

力 小人勞力

服

勤

稽

事 稽其功事

屬

役

悅

以

使

人

毆

以

就

役

民

不

告

勞

會

通

會

通

河

明

洪

武

間

會

通

河

遂

淤

永

樂

九

年

命

宋

禮

等

發

山

東

六

郡

丁

夫

十

餘

萬

開

濬

會

通

河

故

道

河

成

濬

汴

河

又

曰

張

方

平

上

言

國

家

都

陳

留

浚

汴

河

寬

以

歲

月

為

之

潛

事

無

怠

素

功

惟

勿

亟

人

則

忘

憂

雖

用

千

夫

之

役

終

賚

一

簣

之

功

不

時

奸

時

以

動

動

怨

作 事不成則怨讟動於人

就

役

民

不

告

勞

役

徒 役徒

人

徒 役

勞

力 小人勞力

服

勤

稽

事 稽其功事

屬

役

悅

以

使

人

毆

以

就

役

民

不

告

勞

會

通

會

通

河

明

洪

武

間

會

通

河

遂

淤

永

樂

九

年

命

宋

禮

等

發

山

東

六

郡

丁

夫

十

餘

萬

開

濬

會

通

河

故

道

河

成

濬

汴

河

又

曰

張

方

平

上

言

國

家

都

陳

留

浚

汴

河

寬

以

歲

月

為

之

潛

事

無

怠

素

功

惟

勿

亟

人

則

忘

憂

雖

用

千

夫

之

役

終

賚

一

簣

之

功

不

時

奸

時

以

動

動

怨

作 事不成則怨讟動於人

就

役

民

不

告

勞

役

徒 役徒

人

徒 役

勞

力 小人勞力

服

勤

稽

事 稽其功事

屬

役

悅

以

使

人

毆

以

就

役

民

不

告

勞

會

通

會

通

河

明

洪

武

間

會

通

河

遂

淤

永

樂

九

年

命

宋

禮

等

發

山

東

六

郡

丁

夫

十

餘

萬

開

濬

會

通

河

故

道

河

成

濬

汴

河

又

曰

張

方

平

上

言

國

家

都

陳

留

浚

汴

河

寬

以

歲

月

為

之

潛

城郭勤民 傳曰夏城郭不時也速成勤人季平子
貴興我役注圖父白而居澤門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注子罕黑而居邑中也子罕聞之親執
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臣者乃止注子罕分謗也白帖
築臺妨農 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
俟農功之畢公不許築者歌曰澤門之皙
嚴促唐書曰蕭宗時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 方春不可興工
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工請須農
隙炎謂沮已遂召爲司農卿 日誦論語宋史曰李沆爲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之可也 妨
時勤人 唐書曰憲力追孝誠爲有益妨時勤人不以白衣上書得無損 役非其時
諫曰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高郢以
勞李圖言曰然恐役非其時奈
何帝曰苟利於人朕奚慮焉
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猶做并建大寺文用
曰衆政奈何格上命耶文用曰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耶其人意沮遂稍寬其
聚人衆 妨農事也月令
農事築者用謹 使人以道則罔告勞 作事不時必關胥怨 勞苦 劬勞 慘慘 形形 怨讒 並作
老者之事 禮曰凡使人任老者之食 梁伯好土功 夏王遏衆力 夏王率遏衆力
亦可息 來我瘼人亦可息也 胡轉予恤 詩胡轉于於恤 莫知我勤 勤勞也 形民之力 五偉形民之力而無民之力而使之去其主自取之也以梁伯好土功故也 不敢告勞 詩不敢告勞
遏絕也白帖 人力告敝 唐書曰太宗營高祖山陵程役峻暴人力告敝莫世南諫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日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
民苦其役 宋史曰鄭文寶至賀蘭山下見唐室營田舊制建議興復清遠據積石嶺去靈環皆三四百里素無水泉文寶發民負水數百里外留屯幾千人地鹵斛皆立枯西民甚苦其役城之不能守卒爲山
水所壞 關中勞敝尤甚 唐書魏徵疏曰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敝不遑正兵番上復別驅任 疲羸尤堪 參恤 宋史曰太宗時遣夏戶部使張鎰乘
傳往環州與李繼隆議護送芻糧入靈州及還上疏曰關輔之民數年以來并有科役畜產蕩
歉充塞路岐自春徂冬曾無暫息頗此疲羸尤堪參恤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令驅迫以
之猶恐其擾 唐書曰崔邠治鎮以寬緝月不箝一人曰未可以力役傷 宋史曰元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關河之役遽興溫詔言河期秋
人疲敝 民不罷勞 請解吾人之愠 無與代役之禮 以爲草芥苟不恤於人疲 雖有金湯亦何憂於
保其筋力 荒度土功 斬艾民力 勤民實難 無城猶可 民力凋盡 民力不堪
事充力竭 事勤民怨 盡思凋敝 敢憚劬勞 辱在泥塗
濮水湟鳥語民人流徙謂宜安之休可以力役傷也 原恤隱 息肩 庶
魚爛白帖
開釁

美哉劉子謂趙孟曰美哉爲功而庇民乎 遠矣爲功遠矣 樂成民可樂成難與慮始 受賜民到於今受其賜

刊木書隨山刊木白帖

關漕運四百餘里名曰富民渠 擊江伯陳瑾水珥壅湘擊潭漣水 唐書曰韋堅於滻水望春樓下壅爲潭以通漕二揚一帶南北運通也

開物之智 濟時之功 苟未儔功 豈無胥怨 智能慮遠 愚可樂成白帖

復除

南頓復 漢光武過南頓復田租一歲父老固請十年帝曰安知父老笑復增一年也 潁川魏志文帝復潁川一年田租 車馬武令民有車騎馬一匹復甲卒 五女者多家有五女給復 買三人鬻人 耕織史衛鞅變法民戮力本業耕織致栗帛多者復其身末利舉以爲牧孳 貞婦婦鄉一人 五女晉武帝時貞婦鄉一人 牧孳平帝時復貞吉民額蒙優復 關內侯鄉元云賣爵及關內侯皆復除也 諸侯常山三老上言上生 復沛請豐蒙又曰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父老請曰沛已蒙復其身及戶內無徭役 司徒稽舍小司徒稽夫家九比之數以辨貴賤老幼廢 漢武詔復武令復其身及戶勿事注非士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內無徭役 復身及戶 漢武詔復武帝詔八十復二笇九十者復甲卒九十者復身末利不與華車之式 平城吏卒又高帝詔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魏氏武卒武卒衣三屬 刑法志魏氏甲楯十二石弩矢五十置戈其上冑帶劒者三人重十二石弩矢五十置戈其上冑帶劒者三人重三百里中試者復其戶利其田宅白帖 舍役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不復數年又曰元帝初令凡繇役者給繇符及九品京官爲繇使歲再遣之 放遣諸生文獻通考曰王褒門人爲本縣所役求褒門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令即放遣 不役屯田白帖 舍役除不收役事也周制所舍者老者疾者皆舍 不從政舍役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 終身復漢書漢高祖令從軍至平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無力政杜則無力政 周除征役 漢除賦稅馬端臨論曰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所舍役除不收役事也周制所舍者老者疾者皆舍 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喪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期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無力政 周除征役 漢除賦稅 終身復漢書漢高祖令從軍至平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無力政 周除征役 漢除賦稅 免排門夫又曰唐白居易中丞牛公奇章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令即放遣 免排門夫 又曰唐白居易中丞牛公奇章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令即放遣 免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 免排門夫又曰唐白居易中丞牛公奇章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令即放遣 免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 免排門夫又曰唐白居易中丞牛公奇章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令即放遣 免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 免排門夫又曰唐白居易中丞牛公奇章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令即放遣 免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 免排門夫又曰唐白居易中丞牛公奇章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令即放遣 免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 免排門夫又曰唐白居易中丞牛公奇章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令即放遣 免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

給繇符 遣繇使以唐書曰流外及九品京官爲繇使歲再遣之 給繇符 遣繇使以唐書曰流外及九品京官爲繇使歲再遣之

給復元史曰至元間王磐定孔子廟如歷代給民百户以供灑埽復其家時尚書省以括户之故欲收爲民磐言廟户百家歲鈔僅比六品官俸不足以待孔子哉 儒士給復又憲宗爲皇子鎮西京時儒者皆隸役高智耀謁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廝養同役非便之從其言及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貢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敎育之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内儒士徭役

庇徒量功戒事命曰庇徒

重斂

田賦 李孫欲作田賦訪仲尼仲尼曰敏從其薄事舉其中如是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冉求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可也 丘甲 魯成公作丘甲詳賦稅 稅斂 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是稅斂也 過藉 傳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注藉借也周禮人耕百畝公取十畝借人力治之而稅不過此 事充 公叔務民曰事充役重 政重稅重 倍征 孟氏富於周公冉求爲之聚斂而攻之可也 二千算一 籍各以其物自占率錢二千而一算也 三分稅二 秦人收太半之賦三分稅二 暴征暴虐以征稅之 厚斂 齊晏平仲曰公厚斂而施民歸之 碩鼠刺國人刺其君重斂若大鼠也 事充 公叔務民曰事充役重 倍征 孟氏富於周公冉求爲之聚斂而攻之可也 鳴鼓攻 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攻擊 悉索 悉盡也索求也 暴征 暴虐以征稅之 厚斂 齊晏平仲曰公厚斂而施民歸之 碩鼠刺國人刺其君重斂若大鼠也 事充 公叔務民曰事充役重 倍征 孟氏富於周公冉求爲之聚斂而攻之可也 鳴鼓攻 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沒我以生

沒取 多稅以饑 老子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子產爭承貢賦之事 竭耗靡敝 賦稅也 誅求無時 取怨於下 無爲天子 取怨於下 作法於貪 禁 晉靈 晉靈公不君也 厚斂 厚斂雕墻晉靈公不君也 子產爭承貢賦之事 竭耗靡敝 賦稅也 誅求無時 取怨於下 無爲天子 取怨於下 作法於貪 禁 晉靈 晉靈公不君也

之將亡率割於夏邑

舊唐書曰憲宗時李渤言聚斂之臣割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 養贏 杜佑通典曰重斂則多養贏而國貧 賦重役勤 又曰元魏之制利於都邑謂築之賦斂重也 宋史張方平曰今二稅之外諸色沿納雜科之類大約出於五代之季急徵橫斂因而著籍遂以爲常 子產爭承貢賦之事 竭耗靡敝 賦稅也 誅求無時 取怨於下 無爲天子 取怨於下 作法於貪 禁 晉靈 晉靈公不君也 厚斂 厚斂雕墻晉靈公不君也 子產爭承貢賦之事 竭耗靡敝 賦稅也 誅求無時 取怨於下 無爲天子 取怨於下 作法於貪 禁 晉靈 晉靈公不君也

紂之欲長簪斂於殷人

書商紂簪斂召敵言厚於殷人也白帖 竭澤 舊唐書夏王率割夏邑謂相率割利於都邑謂禁之賦斂重也 賦重役勤 又曰元魏之制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 急征橫斂 東萊裴科斂凡斂百月送無有休息楊炎疾其敝 家至日取 合璧事類曰吳越錢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侈每笞一人以責其貢則諸宗支各持簿列於庭凡一簿所貢唱其多寡量爲笞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不堪其苦 鹽米蔡米 吳徐知誥用斂人汪台符百策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官授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周世宗克淮南鹽貨遂廢官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康受

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董文用曰此錢取於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當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遂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安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無遺猶有百姓乎世祭不能對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

原政煩賦重　財匱人怨　下若不足　上將誰依　政先圖大　事貴舉中　苟以人而愛人　不能事舉其中　誠恐叢歸於下　陳聚斂之謀利將苟得　行誅求之政弊將若何　出二三之令吾誰適從　過什一之征君孰與足　雖國用而暫足所獲幾何　苟民罷而不堪其傷多矣白帖增稍

王安石言　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　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司馬光言　勸農之志今變而爲煩擾　均役之意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三

今倚以爲聚斂劉摯言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　因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仁宗時會獻卿言

原管子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謹正鹽筴正征也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什之一為升之少半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猶小男小女也此其大層也鹽百升而釜釜十斗也鹽二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之半也今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一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石二斗也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十鍾二萬

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萬筴之商日二百萬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為錢三千萬萬人為錢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日每人人籍錢三一凡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十日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一月五千四百鍾一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萬人為錢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人籍錢三一凡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

青地沛水所流入海之奧可煮鹽請君伐菹薪草柧曰菹煮水為鹽水海正音征而積之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三萬鍾下漬鹽之所也故曰漸展之鹽

今曰垂棘旣至虞事且起大夫無得辭家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屠也功而煮鹽北海之衆鹽北海之衆謂北海之人本意禁人煮鹽下令託以農事處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巧為捷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羅之梁趙宋衛濮陽彼富桓公乃使羅之得成金萬斤漢孝武中年大興征伐財用不贍鹽鐵之議興而天下鹽鐵自古通用用鹽獨甚桓公之時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孝昭元始六年罷之而船有算商賈皆怨

鹽者鈇左趾鈇音徒故反足鉏也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鉏斫治也使屬在所縣使隨縣官作鐵器苦惡調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賈皆也普天作官府主煮鹽及出納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卜式為御史大夫元鼎六年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鐵器或強令民買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執倉以致富羨侈也管籥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積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人於權利罪鹽鐵以資強暴逢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人遠爭利務民之義利立而人怨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朐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錐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實略鐵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實

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懷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罷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據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實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於人間而爲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薄而怨積地廣而禍搆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荆州今襄陽南及閉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競還境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庾易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　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瓌障恪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爲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鄆鄄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戍以取

之凡監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農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農餘之人寬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收與利貨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明皇令宰臣議其可不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宋璟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破壞過多量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准第一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九百石以上准第四等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實刻蜀道陵縣等十州鹽井總九千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九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七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八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八貫普州二百七十貫若閏月共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糧兼納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爲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即均徵寬戶自兵興以後天下出鹽各置鹽司節級權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並杜氏通典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鑄者論法及琦爲諸州權鹽鐵使盡權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利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雜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糴民官收厚

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候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起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佶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薄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於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寖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鬻罹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其後鹽鐵使李銖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耗屈權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爲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罹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貞元二十一年停鹽鐵使月進舊鹽鐵錢總悉入正庫以助給費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給入益少又貞元末逐月有獻謂之月進及是而罷　穆宗時田弘正奉魏博歸朝廷乃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獎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兵部侍郎韓愈條奏謂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糴官鹽可以獲利一倍臣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賣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有威形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糴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僧道并兼游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幷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糴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爲此數色人等官未糴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

自羅然後食鹽也國家榷鹽羅與商人商人納榷羅與百
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平叔議遂不行
一庚依散依夏稅限納錢　後唐長興二年敕今後不計
冶除依常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并器物雜使熟鐵亦任百姓自練賣鐵場官并鋪戶一切並廢鄉村百姓私
於夏秋苗畝上納農器錢一分五文隨二稅送納　周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朕覽食鹽末鹽州郡犯私鹽多
於縣鹽界分蓋卑濕之地易為刮鹽煎造豈惟違我榷法兼又汚我好鹽況末鹽煎煉搬運費用倍於顆鹽今
宜分割十餘州令食顆鹽不唯節運省力兼亦少人犯禁自是曹宋以西十餘州皆食顆鹽種者曰顆鹽出解
州煮者曰末鹽出
湖海　宋制顆鹽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為畦夫悉蠲其他役每歲自三月一日罷畦四月始種八月乃
罷官廩給之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兗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
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末鹽煮海則楚州
鹽城監通州豐利監泰州海陵監以給本州及淮南江寧兩浙荊湖等軍杭州秀州有場明州昌國東西監温
州天富南北監台州黃巖監福州長清場廣東東莞靜安等十三場大率煮海有亭戶鹽丁需於官或折租稅
亦有役軍士定課煮者又有煮井者益州等路各有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
不得出川峽天聖八年上書者言陝西禁鹽得利微而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飛
通商平估以售可寬百姓之力乃詔罷三京二十八軍州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自
是商賈流行然稅課之入官者頗耗自元昊反棄兵西邊用度不足因詔入中他貨予絹償以池鹽由是羽毛
筋膠漆錢炭无木之屬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賈乘時賕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千錢給鹽一大席為鹽二
百二十斤虛實池鹽不可勝計鹽臺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敝乃詔復京師榷法凡商人以虛估
受券及已受鹽未需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同
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自禁榷之後量民之厚薄役令輓車轉致
諸郡道路廢費役人竭產不能償往往亡匿鬬內騷然雖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

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歲費京師錢幣不可勝數幣藏愈虛太常博士范祥乃請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爲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受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詔從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民安其業其後三司言京師商賈罕至則鹽直踊貴請得公私並貿而禁止官鬻皆從之兩歲役畦戶以解河中陝虢慶成民爲之官司旁沿侵剥爲苦乃詔三歲一代掌積通鹽課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詔蠲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其後減畦戶半又稍傭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無追逮侵剥之擾東南鹽利視天下爲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斤爲錢四兩浙杭秀爲錢大温台明亦爲錢四貴廣南爲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先是天禧初某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爲緡錢一百四十萬會通泰鬻鹽歲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明道二年衆知政事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眞州自眞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澁漕挽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真泰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贍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爲言詔議施行　宋初行鹽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於解池積錢於在京榷貨務積鈔於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解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恩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於解池舊制通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熾甚至爲良法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盡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衆怨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衆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於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而歲較季比之令至於鹽袋斂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降御筆

昨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衆計口數及嬰孩廣數下逮馳驒使良民受獘比屋愁歎省其申嚴近制改奉新鈔然有司不能將順帝意故比較已罷而復用鈔劄既免而復行鹽囊增饒而復止民力因以優匱盜賊滋焉　宋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產鐵多民資以爲用而課息少請倣茶鹽法權而鬻之於是戶部言詳度官制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脈微者令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於官毋得私相貿易從之文獻通考　金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濼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法立官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亦隨時救獘而已世宗還自南京謂宰臣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即以私治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爲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元之立國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於民歲收銀萬錠太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五十貫凡僞造鹽引者皆誅籍其家產付告人充賞凡私鹽徒二年杖七十止籍沒其家產之半有首告者於所籍之內以其半賞之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然歲辦之課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池之顆鹽也有煮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等處之末鹽也惟四川之鹽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爲最難云世祖時朝廷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郝彬行户部尚書省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煮鹽於場運積之倉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採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爲令世祖中統四年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領已括户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錢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輸官河南隨處市鐵之家令仍舊鼓鑄十二年阿合馬等以軍興國用不足議復立都轉運司量增課程元額鼓鑄鐵器官爲局賣十九年立鐵冶總管府從綦公直言設冶場於別十八里鼓鑄農器又有鐵冶提舉司凡鐵課各省皆有之鐵每引二百斤無引私販者比私鹽減一等凡私鐵農器鍋金刀鎌斧杖及破壞生熟鐵器不在

禁限　明制辦鹽去處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山東都轉運鹽使司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陝西鹽課司廣東鹽課提舉司四川鹽課提舉司雲南鹽課提舉司凡天下辦鹽去處每歲鹽課各有定額年終各該運司將周歲辦過鹽課出給印信通關具本入遞奏繳其客商興販鹽貨各照行鹽地方發賣不許變亂合用引目各運司申報本部委官關領本部將來文立案委官於內府印造督匠編號用印完備明立文案給付差來官收領其各處有司凡有軍民客商中賣官鹽賣畢隨即將退引赴住賣官司依例繳納運司按季通類解部本部塗抹不用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明白定奪召商中納宣宗五年令兩淮兩浙長蘆運司每歲額辦鹽課以十分爲率八分給與守支客商二分另爲收積在官候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積見鹽人到即支謂之存積其八分年終挨次給守支客謂之常股凡中常股價輕存積價重武宗時南京浙江織造太監王璽崔果奏討長蘆運司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物料户部司官李夢陽王宗文徐廷用言於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執奏止與六千引上問内閣曰户部何不全與對曰内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先帝末年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上不悦曰天下事豈只是幾個内官壞了警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個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户部議上不得已從之世宗嘉靖七年上敕户部曰甘肅邊鄙自行耕墾樹藝兼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户部商賈不復在邊務要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饑荒價遂騰踊令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殣殍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竈户輕引銀以來商賈上嘉納之科臣郭鋐請革餘鹽先是鹽法開中有常股需次支掣者有存積以俟不時之需者皆就邊輸納而掣關於運司復有餘鹽則就運司輸價而兼運以關者也商人便於運司且利其夾帶于是存積之法廢而邊儲匱矣至是部議特設都御史總理故郭鋐上言官不必設而餘鹽宜革上曰壞法始於餘鹽即革之以復祖宗良法至二十一年部臣請復餘鹽以資邊用自是餘鹽復行（按國初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備開中故邊方粟豆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至是户部尚書葉淇准安人鹽商多有遠涉之虞在

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關徐溥淇同年厳厚淇遂奏淮商引鹽悉輸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騰踊邊儲自此資於內帑而匱民貧日難整理矣　明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礬鐵水銀銅錫有常額武宗時令廣東鐵稅置廠於省城外鹽課司正提舉專管鹽課副提舉專管鐵課其行鐵地方但有走稅夾帶等弊俱照鹽法事例

續文獻通考

榷酤一

原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人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木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音酌孝昭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酤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幹謂主領也音管　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旨美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絶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象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邊月譬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幷計其價而參分之參三也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藏灰炭藏酢漿也藏才浪反給工器薪樵之費而人愈怨　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　唐廣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隨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杜氏通典　增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其酒户與免雜差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按昔人舉杜子美詩以爲唐酒價每斗爲錢三百今榷百五十錢則輸其半於官矣會昌六年敕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幷充資助軍用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東浙西鄂岳三處置官店酤酒關禁止私酤官司過爲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今後如有百姓私酤

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並不得追擾　梁開平三年敕聽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酒供家其村坊一任沽賣不在納權之限　宋制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諸州城內皆置務釀之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則所在皆請官酤初漢時犯私麴者並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令民犯私麴者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者罪之半三年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至五斗以上鄉閭一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建炎以來朝野雜錄曰舊兩浙坊場一千三百三十四歲收淨利錢八十四萬緡至是合江淅荊湖人戶樸買坊場才百二十七萬而已蓋自紹興初榮增五分之後坊場敗闕者衆故也　初東遼之地未有榷酤鹽麴之法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　金熙宗天會三年始命榷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榷酤辦課仍以各州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徵收課稅所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麴醋貨條禁世祖二十一年盧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價高而味薄以致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向之歲課一月可辦從之八月罷榷酤初民間聽自造酒每米一石得息鈔一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榷聽民自造但增課鈔一貫爲五貫　明太祖洪武二年令凡諸色人等躭造酒麴貨賣者須赴務投稅方許貨賣違者並依匿稅科斷其自行造酒家買用麴貨不在投稅之限如賣酒之家自無麴貨者須收買曾經投稅麴貨造酒貨賣依例辦納酒課若係自行造麴者其麴亦赴務投稅

人權會入多於租稅以是趙多金錢注佯會兩家買賣之價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白帖 ㊟官販苦酒魏名臣傳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請停之苦酒謹瞞也 敢納麴錢五代後唐敕於秋苗田上每敢納麴一斗一任百姓造麴釀酒詳前 祠部添酒錢戶部謂王祠部一文添酒錢慶曆間王琪請添鹽酒課錢 耶律釋私釀遼耶律制心古上京有補獲私釀者制心一飲盡笑而不治續文獻通考 ㊟奪利於民 斂怨於下 陳魯匡之謀 收榮公之利 錐利在其中 而敝歸其下白帖 ㊟城郭富豪之家坐收酤釀之利 鄉村貧弱之户例納配率之錢 法禁愈密籠取遺利

榷茶

㊟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户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貞元九年復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備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目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按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羽貞元末卒錢則嗜茶榷茶皆始于貞元閒矣 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幣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勝計鹽鐵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荊襄茶每百斤至三十兩播又奏加取焉文宗時王涯爲相判二使復置榷茶自領之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然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爲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舊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請釐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令請委疆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布置把提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賜更無苛奪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歎從之 宋乾德五年初榷江淮湖浙福建路茶蓋禁南商權有中州之利故置場以買之自江以北皆爲禁地興國中樊若水奏江南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量稅聽自賣踰江涉淮乘時射利望嚴禁之謂乾德榷法也自若水建議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則官賣以實

州縣一則沿邊入中糧草算請以省餽運一則權務入納金銀錢帛算請以贍京師而河東北互市川陝折博又以所有易所無而其大者最在邊備蓋祖宗以西北宿兵供億之費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貨而虛估加擡以利之其後理財之臣以遺利在民數務更張然無過李諮林特二法大槩以折茶商及便邊民特以實銀算茶諮祖劉式之意使自就山園買茶而茶場坐收貼納之利行之三年而罷景祐以後西邊事興始復行加擡法嘉祐四年一切弛禁自此茶不爲民害者六七十載至蔡京始復榷法於是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嘉祐三年始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時閒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官受濫惡之入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幀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往就問之雖然皆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憮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剗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獘一旦以除署爲常經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慶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議奏以惑有司必實明刑無或有貸（本云四年二月己巳詔開江淮茶禁聽民自賣通商收稅羅十三山場六榷務歲輸不過三十三萬有奇餉之茶租錢以歲課均賦於茶戶）崇寧以後歲入至二百萬緡視嘉祐五倍矣政和元年正月始創引法置都茶場歲收四百餘萬緡中興循其法（玉海）金世宗大定間更定香茶罪賞格章宗時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販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宣宗時制親王公主及見任五品以上官素善者聽存禁不得賣餽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一萬貫　元之茶課大率因宋之舊而爲之制世祖至元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淮荊湖福建之稅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每茶商貨茶必令賫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　明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曬一篦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每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篦名曰酬勞經過地方責令掌印官盤驗佐貳官催運若陝之漢中川之夔保私茶之禁甚嚴凡中茶有引

由出茶地方有稅貯放有茶倉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馬司茶課司驗茶有批驗所洪武初制官給茶引付產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異數赴官納錢給引方許出境貨賣每引照茶一百斤茶不及引者聽人告捕其茶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聽人告捕其茶入官茶每一年一次差在京官選調進軍壯捧金牌信符往附近番族將運去茶易馬二十二年定茶易上等馬每匹一百二十斤中等馬每匹七十斤下等馬每匹五十斤此易馬事例宣德十年惟開中茶鹽許於四川成都保寧等處官倉關支官茶每百斤與折耗茶十斤自備脚力運赴甘州支與淮浙官鹽八引運赴西寧與鹽六引弘治三年令陝西巡撫召商報中給引赴巡茶御史挂號於產茶地方收買茶斤赴原定茶馬司以十分爲率六分聽其貨賣四分驗收入官嘉靖十三年令開茶之期商人報中每歲至八十萬斤而止不許開中太濫致壞茶法此開中事例楊士奇茶法議曰茶之出入資引以照其批驗茶引所則在應天常州浙江杭州三府今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不收者數千里近赤不沙下荆州四川之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瀘州雅州等府俱係產茶地方相貿易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追繳退引所賣引路途寫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能去前三批驗所達便理必樂從誰肯赴產茶地方轉相貿易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追繳退引所賣引路途寫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能去前三批驗所達便理必樂從誰肯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騐茶於人烏嘴南康九江吉安湖廣江西之南昌饒州南常州浙江杭州三府客人買茶異數赴官納錢給引方許出境貨賣每引照茶一百斤茶不及引者聽人告捕其茶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聽人告捕其茶入官茶每一年一次差在京官選調進軍壯捧金牌信符往附近番族將運去茶易馬二十二年定茶易上等馬每匹一百二十斤中等馬每匹七十斤下等馬每匹五十斤此易馬事例宣德十年惟開中茶鹽許於四川成都保寧等處官倉關支官茶每百斤與折耗茶十斤自備脚力運赴甘州支與淮浙官鹽八引運赴西寧與鹽六引弘治三年令陝西巡撫召商報中給引赴巡茶御史挂號於產茶地方收買茶斤赴原定茶馬司以十分爲率六分聽其貨賣四分驗收入官嘉靖十三年令開茶之期商人報中每歲至八十萬斤而止不許開中太濫致壞茶法此開中事例楊士奇茶法議曰茶之出入資引以照其批驗茶引所則在應天常州浙江杭州三府今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不收者數千里近赤不沙下荆州四川之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瀘州雅州等府俱係產茶地方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者蓋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居邑貯積諸物貨賤賒與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爲名簿送之於官也率緡錢二千而算一率計有二千錢出一算也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比例也身非爲吏之例非爲三老非爲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也商賈人軺車二算商賈人有多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

邑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賈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王莽募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令工商能採金銀銅鐵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時氣而取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壙埴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自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十按莽之法既權商賈之貨而取其一又斂商賈之爲而取官自賈賣之　宋孝武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賈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曾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後魏明帝時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舍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供御府費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　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　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其七曰關市譏而不稅唯關有稅耳　唐武后長安二年關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則關是詰暴之所市爲聚人之體徒欲益都城助軍國不知軍國益都城損饒空何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庶幾人免愛懼暴興　德宗時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開成二年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切已上並稅今商量其雜稅物請停絕敕旨淮泗通津向來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怨讟今依元實所奏並停其所由悉罷　宋自李重進平以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知揚州樞密直學士杜韓監州稅始於此蓋收方鎮利權之漸然是時初未以此置官也據太宗實錄上謂趙普等曰王仁贍場院皆隱沒官錢朕初即位悉罷去分命使臣掌其事利入遂數倍以此見諸州監當使臣京朝官並三年替仍委知州通判舉之遂爲定員　關市之稅凡布帛什器香藥寶貨羊畜民間典賣莊田店宅馬牛驢騾索駝及商人販茶鹽皆算有敢藏匿物貨爲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販賣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領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稅官院選親民官臨候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都押同掌之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賣謂之住稅每千錢出三十太宗淳化二年詔曰關市之租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算之條當從寬簡宜令諸

路轉運使以部內州軍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參酌裁減以利細民又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頒行天下大中祥符元年詔免諸路州軍農器收稅神宗熙寧七年詔減國門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止令隨其閭要分等以檢捕獲失之數爲賞罰既而以歲旱復有是命八年手詔問中書賈販之物法不稅者其市利錢當輸否時有司創稅買物之入京者謂之市例錢以祿吏帝疑焉故問之哲宗元祐八年商人載米入京上言臣聞救大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聖王以來末之有貶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貨自先王以來末之有貶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獘法臣切爲聖世病之何以創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矣　高宗建炎元年詔京城久閉道路方通有販貨上京者與免稅又詔應殘破州縣合用竹木磚瓦並免收稅又詔於平江崑山縣江灣浦量收海船稅又慮稅網太密詔減并一百三十四處至於牛米柴麪民間日用所需並與罷稅孝宗時詔鄉落墟市貿易皆從民便不許人買撲收稅減罷州縣稅務甚多寧宗時減罷州縣稅務亦不一　文獻通考　遼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峙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他州縣貨產貿遷之地置亦如之　金世宗大定二年罷諸路關稅止令譏察二十年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　元初未有定制太宗時始立徵收課稅所辦課程至元七年遂立三十分取一之制二十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二員提調增羨者遷賞虧兌者倍償降黜二十六年從丞相桑哥之請遂大增天下商稅逮至天曆之際天下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蓋不啻百倍云順帝至元三年立船戶提舉司十處提領二十處定船戶科差船一千料之上者歲納鈔六錠以下遞減　明宣宗宣德四年令南京至北京沿河鄧縣臨清州濟寧州徐州淮安府揚州府上新河客商輳集去處設立鈔關差御史及戶部官照鈔法例監收船料英宗正統六年罷上新河監收船鈔官十一年移鄧縣關鈔於河西務十二年令差主事二員於臨清淮安監收船料鈔景帝景泰元年鈔關俱差主事一年更代是後主事差僞不一或用各府委佐貳官一員每歲輪收凡一應在外收稅衙門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收稅有本色有折鈔其起解收貯有入內府有留各處其差官有巡視監收例各不一洪武二十三年令各處稅課司局商稅俱三十分稅一　按明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凡土所推令色錢鈔則歸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以備邊儲每歲成折本輸收

或折色居七分之三其收鈔有輕重至官有專擅亦有攝而復罷者

關市征二

無索 月令孟夏門閭無索順陽氣斂縱不難物 不租 年入順成關梁不租

孟冬 謹脩關梁 市廛而不稅 市廛而不稅舍但稅其物也 關譏而不征 譏察而已不征稅也此殷制

仲秋 易關市來商旅四方來集遠鄉皆至乃遂注謂輕稅商也 用其中者 司關掌其征 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關市故有征 廛人入其泉 泉布也 入市布而入泉泉布也 以待商賈 權利至矣 又王旦遣滑稽語之曰朝廷權利至矣 增收一分 文獻通考曰宋陳恕令三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關市故有征 廛人入其泉 泉布也 入市布而入泉泉布也 以待商賈 權利至矣 又王旦遣滑稽語之曰朝廷權利至矣 增收一分 文獻通考曰宋陳恕令三司茶法第為三等曰

申明於則例外增收一分稅錢而已不征譏察而已不征稅也此殷制

司關掌其征 周禮

唐為官市害及鬻樵

苟操幹之無遺 則歎愁之容免 漢算緡錢下逮末作之人

雜稅一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 始稅商賈船車令出算也 太初四年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 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之武帝時租及六畜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屬也 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夫議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 御史大夫屬也 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

後漢靈帝時南京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稅田十錢以治宮室 蜀李雄簿賦其人口出錢四文巴人謂賦為賣因為名焉賣之名舊矣其賦錢四十則始於李雄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供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州刺史在今會稽郡也以會稽邊帶河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課斂為錢以送臺庫帝

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曰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
人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
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
遑尚多尋蒙蠲原而此等租課三分遺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獎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　北齊稅僧
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爲也　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　唐開元十
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户及典正等捉隨月收計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
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鋭往蜀漢豪商富戶
皆籍其家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
稅商賈以充軍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
計多失業矣上元中敕江淮堰塘商旅率船過處準斛斗納錢謂之埭程大曆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
文充百司工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　杜氏通典
緣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分
即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敝乃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訾貲什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
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德宗時朱滔王武俊田悅背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
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户部侍郎趙贊判度支杜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
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櫃納質錢及粟麥糴於市者四取
其一長安爲罷市遮邀宰相哭訴乃以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時軍用不給
乃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錢一千下間錢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
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匿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
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貿賣隨日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
市牙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其法既行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讟滿天下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户僦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按錢之弊唯竹木茶之貞觀初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令諸商胡興販或貸以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十五年以諸司

令史主之號提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褚遂良上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屢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給京官職田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請籍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供官人料錢並取情願自捉不得令州縣牽挽乾元元年敕長安萬年兩縣各備錢一萬貫每月收利以充和僱時祠祭及蕃夷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積戶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爲之嘗有毆人破首詣閤慶使納利錢受牒貸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司捉錢戶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　宋建隆二年詔自今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節度使休故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公用仍於中書者納禮錢三千緡近頗隳廢乞舉行之故也開寶三年令買撲坊務者收抵當買撲始見此至淳化中而買撲數上供此其大略也自熙寧悉罷買撲之法官自召買實封投狀著價最高者得之而舊章舉廢矣剩元豐二年三司言人戶買撲官監及非新酬衙前場務所增收錢並合入三司帳而司農寺謂官監務外皆是新法拘收錢不當入三司乞留以助募役兼歲入百萬緡於市易務封樁若失此錢恐不能繼爭辯久之乃從司農之請徽宗自崇寧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汾汴州縣創增鎖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腳鋪牀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圖錢淘沙金錢不得而盡記也大觀三年臣僚言比歲諸郡求以坊場增給公帑不啻二十餘萬緡且慮朝廷封樁寖爲厨傳之費請考元豐舊制詳議行之詔令戶部以所用封樁及坊場錢數申尚書省坊場即稅酒稅皆出焉稅契始於東晉歷代因之宋開寶二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徽宗崇寧三年敕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幷稅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墨等工費外量收息錢助贍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孝宗時敕令所進呈重脩淳熙法上親筆圈記人戶內驢騾馬船契書收稅諭輔臣曰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言又臣僚言民間典賣田產必使之請官契輸稅錢其意不徒利也慮高貲之家兼幷日增下戶

日益腹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縣以人戶物力科配空給印紙名爲預借契錢殊失法意詔禁止之經總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名廢於靖康而建炎復之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爲總制錢蓋南渡以來養兵耗財爲夥不敢一旦暴斂於民而展轉取積於細微之間以助軍費初非強民而加賦也建炎二年上在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於是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而積之甚衆求之於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錢出於兼幷之家無傷於下戶增收賣酒錢合於人情而無害於民官吏俸給除頭子錢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繼遽罷欲望博延羣議更加討論且亨伯爲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昨來河北京東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歲入無慮數百萬計況邊事未寧苟不知出此緩急必致暴斂與其暴斂於倉卒曷若取積於細微於是除不便於民者以權添酒錢添賣糟錢人戶典賣田宅增添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幷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五者令東西八路州軍收充經制錢命各路憲臣領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終起發月樁錢始於紹興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於是州縣橫斂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兩浙運判拘收季終起發月樁錢始於紹興二年時韓世忠駐軍之害尤甚板帳錢亦軍興後所創也嘉定十六年兩浙運判耿秉言二浙近日州縣見闕至無人願就蓋今縣邑之所苦者板帳錢額太重耳額重而收赴不及計無所出則非法妄取以納斛斗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廢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到盜賕不還失主檢校財產不及其卑幼亡僧絕户不候覈實而拘籍入官逃產廢田不與銷豁而逼勒填納遠債之難索者豪民獻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私納之爲罰者仇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贓錢賒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户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奩具今年之賦稅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賣紙稅醬下奉錢之類殆不可以偏舉無非違法州郡利其能辦財賦佯若不聞一旦告發則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繼之未免循復前例蓋其太重之額既不減則亦別無他策爾且是法創立經隔已數十年物價有低昂戶口有息

耗安可不隨時而加損乞令臣與諸郡從長斟酌將合減之數開具聞奏去其太甚而立爲中制庶幾仰副聖天子惠養斯民之意從之（文獻通考）　金制租稅之外算其田園屋舍車馬樹藝之數及其藏鏹多寡徵錢曰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需輸膚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細瑣不可殫述又有牛頭稅即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户所輸之稅也其制每耒牛三頭爲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世宗大定末苦錢幣不通以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之物積於上者滯於下所以不通海陵軍興爲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馬等錢大定初因仍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宜悉罷去上從之章宗二十二年詔民間買賣金銀懷孟諸路竹貨江淮以南魚利皆弛其禁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綿提舉司總之　元額外課凡三十有二曰曆日曰契本曰河泊曰山場曰窑冶曰房地租曰門攤曰池塘曰蒲葦曰食羊曰荻葦曰煤炭曰擅岸曰山查曰麴曰魚曰漆曰酵曰魚苗曰柴曰羊皮曰磁曰竹葦曰葦曰白藥其歲入之數唯天曆元年可考　明制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辦商稅魚課并引由契本等項課程已有定額其辦課衙門所辦錢鈔金銀布絹等物不動原封年終具文分豁存留起解數目赴所管州縣轉解藩司藩司通類委官起解至京凡買賣田宅頭匹赴務投稅洪武初京城置塌房及六畜場停積商客貨物聽其兩平交易革罷官私牙行但收免牙錢一分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龍江大勝港俱設立抽分竹木局有三分取一者有十分取二者成祖永樂六年設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抽分五局（白河抽分竹木局嘉靖時裁革）憲宗成化六年令每處差主事給事中御史各一員按季更換英宗正統元年設眞定稅課司帶管木植從滹沱河運至通州抽分其後本府坐委通判一員監督稅課司抽分（後差太監一員往眞定會同本府委官抽分）　成化七年設杭州荆州太平抽分三廠又有保定抽分英宗時設蘭州抽分宣宗時設漁課事例每歲南京户科編印勘合皆以河字爲號户部發各該衙門收掌各記收魚課米鈔若干年終送繳各省直河泊衙門累朝建革不一其已革衙門魚課或歸并附近河泊所歲辦不缺（續文獻通考）

原徵羽翮山以時徵羽人掌徵鳥羽翮之征於山澤之農以當邦之政令

其植物宜阜物一曰山林之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鱗物角人掌徵鹿角物於山澤之農

一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

不稅童枯山澤童枯周禮謂水澤之利也

其利蒲魚周禮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其動物宜毛物

年不順成山澤之賦月令孟冬命有司收水澤之賦注列遮列

魚不加租宣帝時欲增海租三倍議望之奏言比加海租魚不出武帝時縣官嘗自漁而不加租帝不聽之

有司收水澤之賦文獻通考曰漢山澤園池之稅本以給供養而已後漢和帝時又曰復漢初山林苑池之稅而付之少府

掌少府文獻通考曰元成宗武宗時欲擅幹山海之貨注幹謂主領之以致富羨利佃人也白帖貨志浮食寄民欲擅幹山海之貨注食寄民

假貧民自京師離宮果園舍納官錢或令人戶占之應池塘河湖魚

弛山場河泊之禁續文獻通考曰元成宗武宗屢弛山場河泊蘆蕩之禁

弛江湖陂塘之禁文獻通考曰元成宗武宗屢弛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省司管理與民爭利非朕素懷自今應池塘河湖魚

載師漆林之征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山川租稅之入漢制詳關市征內

貢獻一

原廣雅曰貢稅也上也鄭元曰獻進也致也屬也奉也皆致物於人尊之義也周禮獻賢能之書于王鄭元注獻進也又曰獻金以祭社鄭元注獻致也屬也又曰古者致物于人尊也

寄民幹山海之貨食貨志浮食寄民欲擅幹山海之貨注幹謂主領之以致富羨利佃人也白帖

案尚書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其物可以特進奉者曰貢盛之於筐而進者曰篚若不常歲貢須賜命乃貢者曰錫貢故兗州厥貢漆絲

注獻致也屬也又曰古者致物于人尊也獻通行曰饋毛詩箋云獻奉也

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雜也非一種

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使各割其方土色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白取潔黃取王者覆四方土色與之

淮夷蠙珠暨魚揚州厥貢惟金三品杶榦栝柏葉松礪砥細於礪砥皆磨石

方羽畎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名

嶧陽孤桐嶧山陽特生桐中琴瑟

泗濱浮磬泗水涯中見石可以爲磬

品金銀銅

瑤琨玉美

篠簜篠竹簜

齒革羽毛惟木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身曰栝葉松

砮石中矢鏃

丹惟箘簵楛箘簵美竹楛中矢幹也

包匭菁茅菁以爲茅以縮酒豫州厥貢漆絲

織皮雍州厥貢球琳琅玕石似珠

兗州厥貢維絲織文綿綺之爲文也

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注雜也非一種

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使各割其方土色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白取潔黃取王者覆四方土色與之

淮夷蠙珠暨魚揚州厥貢惟金三品杶榦栝柏葉松礪砥細於礪砥皆磨石

砮石中矢鏃

丹惟箘簵楛箘簵美竹楛中矢幹也

包匭菁茅菁以爲茅以縮酒豫州厥貢漆絲

織皮雍州厥貢球琳琅玕石似珠

兗州厥貢維絲織文綿綺之爲文也

白縞織細也

明二物皆當細織在中細也

楊州厥篚織貝織細紵貝水物鄭元云貝錦

荊州厥篚元纁璣組豫州厥篚纖纊揚州錫貢厥包橘柚

小曰橘大曰柚豫州錫貢磬錯治玉石磬錯

荊州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是也

又周禮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苞茅之屬

二曰嬪貢嬪或爲賓賓皮帛之屬鄭元謂貢絲泉也

三曰器貢宗廟玉器元謂器者銀鑄金罄

四曰幣貢繒帛也元謂玉帛皮幣

五曰材貢竹木之材

六曰貨貢金玉龜貝

七曰服貢祭服絺綌

八曰斿貢毛羽之屬

九曰物貢謂九州之外各以所產之物爲贄若肅愼貢楛矢之類

是也獻者謂貢篚錫貢之外所進奉

者也禮記曰獻車馬執綏獻馬者執靮獻人虜者操右袂執琴瑟者上左手獻几者拂之獻杖者執其末此其制也

貢獻二

紈牛　文馬

周書成王時西夷貢獻（小盧盧之西小者孔晁注曰小盧盧水是也）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

貝

（上詳敘事）海魚革珠玑大貝（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南鄭注所貢物也貝古以爲貨）

翠毛　白環

（慕容德來獻白環及玦并貢益地圖）

火鼠　氷蠶

（魏志景初二年二月西域獻火浣布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焚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白色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緝其毛織以爲布（拾遺記曰氷蠶長十寸有鱗甲以雪霜之以爲繭積歲）

青帶　白環

（魏略曰漢陽嘉三年疎勒國王獻西海青石帶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西王母）

丹砂　元玉

（周書曰戎王時四夷來貢卜盧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無一節數十（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主諸靈龜陰谷元玉鄭元注所貢之物）

白鸚　丹鵠

（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祖白鸚鵡各一雙高祖悅厚報使者（拾遺記曰堯脩國獻青鳥丹雘各一雙高祖愛之置漆盤中照燭滿室名夜明苔）

浮苡　荃蘼

（周書成王時康人獻浮苡者其實食之宜子（孔晁注曰康人西戎之別食芳苡即有身）

苔賜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仙門於閣上然燈此草形如麻葉盧國來貢荃色如金繁蕊如雞卵投水中蔓延波瀰（拾遺記曰光和元年波祇國獻梓苡者其實食之令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照燭滿室名夜明苔）

吉光裘

（漢武帝當爲克州牧上書曰山陽郡美梨譙獻甘梨三箱一箱數十餘縣所出無一節數十枚在一處外國歸伏五關名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鞓鞠大如巨粟八曰瑯琊珠二枚王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豐熟四曰西王母白雉毛白環二枚所在處外國歸伏五關名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鞓鞠大如巨粟八曰瑯琊珠二枚王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豐熟四曰西王母白雉毛白環二枚所在處外國歸伏五關名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鞓鞠大如巨粟八曰瑯琊珠二枚）

紫玉壺　青金鏡

（周穆王征西戎昆吾獻紫玉壺青金鏡（拾遺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獻神精香草一名荃蘼亦名春蕪一根而百條其枝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片滿宮皆香婦人帶之編芬馥也）

心梨

（西京雜記曰太康四年林邑王范能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如琉璃注水玉即水精也洞冥記曰唐代宗即位初楚州獻定國寶鏤金牀酉陽雜俎曰唐代宗即位初楚州有尾眞如忽有人持去天上天帝言下界有孔辟人鬪兵疫二乃詔監國使獻吉光裘列子曰天漢三年西國獻吉光裘一襲裁爲五寸方有災令以此寶鎮之其數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獻焉一曰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合枝李（又成王時大夏獻茲白牛茲白牛野獸也斗形而象齒孔晁注曰大夏西北戎也）

牛

（周書曰成王時西戎獻文馬赤騮文馬赤騮身白若金名曰古黃之乘孔晁注曰大戎西戎之別名也）

合枝李　同心梨

（西京雜記曰太康四年林邑王范能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如琉璃注水玉即水精也）

古黃馬　茲白牛

香橘　文瓜　楊孚

（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使獻吉光裘列子曰周穆王時崑吾獻剉鋼之跡下者得之五穀豐熟四曰西王母白雉毛白環二枚所在處外國歸伏五關名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鞓鞠大如巨粟八曰瑯琊珠二枚）

鏤金牀

（酉陽雜俎曰唐代宗即位初楚州有尾眞如忽有人持去天上天帝言下界有孔辟人鬪兵疫二乃詔監國使獻定國寶鏤金牀進即命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神通七寶溺器何異以敗亡也）

水精盆　珍珠傘

（續文獻通考曰元憲宗七年陳友諒鑄金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侍臣曰未貴而驕未貴而修此陳氏所以敗亡也）

年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表曰此何爲却之賓曲赤以爲言帝稍償其值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錢耳朕獨有此何爲却之賓曲赤以爲言帝稍償其值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宗元貞元年緬國獻舍利寶玩九年時費胡有獻寶珠者議以六十萬錠酬之濟曰此所謂棄物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一人則用已徹矣珠也今一人舍千萬人則用已徹矣尚文曰一人舍千萬人

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貝奇異之品離麒麟凡四而出非一所又憲宗成化辛丑西域人二獅子進遣中官往迎至先是西域撒馬兒罕既至嘉峪關遣人入奏乞賜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容儕部尚書周洪謨俱言不可事遂寢

貢獻三

原

天子班貢

左傳云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貢重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之制也畢加貢重者由服也鄭伯男也

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貢六服所貢也

籍禮之鄉注云貢六服所貢也

三邦底貢

禹貢

周注云任其土地所生

任圖貢草

周禮制師之任貢草木謂征貢草木

有定其貢賦之差

物皆出雲夢

五官致貢

天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佐王馭邦國而周知其利害乃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其貢與其物

諸侯

舍利寶玩

徒云乃分地職其地守制地貢而領職事焉以爲

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

畢獻方物

書旅獒云遠夷貢異物以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所謂棄物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一人則用已徹矣珠也今一人舍千萬人

地職其地守制地貢而領職事焉以爲

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獻其所有

穀梁云貢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法而待政令鄭元注云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

各以其職來貢

說苑云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

各以其國遠物

禮器云所有則致無常貨遠物也鄭云其

致國用

貢詳前獻

各以其職來貢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

內金示和

鄭注云內金示和所貢也

加璧尊德

竹書紀年夷王二年蜀人呂

其餘謂九州之外夷

大路南金注云大路長尺二寸路遠也琛寶也凡來貢物遠也南謂荊揚

來獻其琛

毛詩津水篇云懷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貝如壺

來獻瓊玉

竹書紀年夷王二年蜀人呂

人來貢玉實十河用介珪

獻其白琯

大戴禮云昔虞舜以大德受堯禪而布功教揚于海外

德也

定九州入貢輦

漢書食貨志云禹平水土制地貢分田定稅

制地以九貢

周禮大司

道天瞽

又云古日佳辰誕聖生副奉天瞽二枚珠千八百貫

獻服牛

穆天子傳鴈韓獻服牛三百注服可服用者

獻良犬

上翠羽

王變雉章云后謹貢翠羽

獻良犬七

注良調習者

獻常滿杯

十洲記云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二升

獻千里馬

漢書貢禹傳太公六韜云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得大戎氏文身駿馬朱騮目如黃金員頭如鴻毛名曰鷹旗在前屬車之前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

獻朱騮馬

兔君之罪于是得免不失厥宜

獻白雉

后漢書南蠻傳曰交趾之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

獻珥于齊王

韓子云薛公相齊齊威王人人十注良調習者

上翠羽

王變雉章云后謹貢翠羽

三譯獻白雉

后漢書南蠻傳曰交趾之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

在請之

獻璧于秦王

戰國策云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欲置以勤王以賦十璽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獻之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不請

欲置以勤王

戰國策云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

獻璧于秦王

戰國策云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

宴食袍服

有節則至又感精符云魯昭公時白雉銜環入

燕人致枭騎

漢書高帝紀燕王臧荼反北擊燕人虜荼以下

九眞獻奇獸

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九眞獻奇獸

西國獻靈脂

獻靈脂四兩

屠耆獻名馬

舍利寶玩

押忽大珠

又曰成

射虎而哲絰斷使者時從竊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焦 胡王獻神香十洲記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索香一名鼠精香一名震靈丸一名反生香一名棄魂香一名人鳥精一名却死香一名却惡香一名却鬼香一名却瘟香一名却毒香一名却蠱香一名却邪香一名却魅香一名却老香一名却病香一名却亡香一名却災香一名却禍香一名却患香一名却厄香一名却凶香一名却害香一名却敗香一名却衰香一名却憂香一名却愁香一名却惱香一名却苦香一名却痛香一名却死香一名却絕香一名却滅香一名却盡香一名却喪香一名却失香一名却離香一名却別香一名却散香一名却壞香一名却變香一名却異香一名却怪香一名却妖香一名却魔香一名却鬼香一名却神香一名却仙香一名却靈香一名却精香一名却物香一名却人香一名却畜香一名却獸香一名却禽香一名却蟲香一名却魚香一名却龍香一名却虎香一名却豹香一名却熊香一名却羆香一名却狼香一名却狐香一名却兔香一名却鹿香一名却麝香一名却牛香一名却馬香一名却羊香一名却豕香一名却犬香一名却猫香一名却鼠香一名却蛇香一名却龜香一名却鱉香一名却魚香一名却鳥香一名却雀香一名却燕香一名却鴻香一名却鶴香一名却鳳香一名却鸞香一名却孔香一名却雉香一名却鷄香一名却鴨香一名却鵝香一名却鴛香一名却鴦香一名却鴛香一名却鴦香一名却鴛香一名却鴦

之才高三尺以來

類遂繁奏并爲黔中郡薄賦之口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賓因爲之賓人也 鄭純爲永昌守與哀牢夷得歲輸

西旅獒 書西旅獻獒 太保作旅獒 哀牢夷

布貫頭衣領二隘一斛以爲常賦 務相氏晉書曰務相氏名務相氏巴姓種穴

風來享 來王 賓寶爲贄

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也一見 鴻臚各以其貴寶爲贄象胥論言語也 鄧

武陵守加稅

後漢順帝時武陵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民增租請加稅虞翻云不可帝不從果叛白帖 歲

寺量訥 主客式諸蕃夷進獻荅諸色無估價物鴻臚寺量之訥荅也 武

獻琴藥 又曰宋度宗咸淳二年謝方叔羅相歸豫章一日以琴一張丹藥一爐獻上蓋以舊學故也賈似道疑其有觀望再相之意令臺劾之以爲不富誘人主爲聲色之好欲

獻金鎰 唐書曰宇文士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詔之士及亦遣家僮間道走長安通誥勤且獻金環帝悅曰我嘗與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 巧

索異珍 又曰唐敬宗騎僻不君杜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異珍獻之踵相踣於道 捨

獻貢 又曰睿映爲桂管江西兩觀察使罪不以罪貶復進乃捨敏獻貢以中帝欲 無他

獻賜將士 又曰蕭鎮李正巳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荅崔

停額外貢獻 續文獻通考曰明世

獨無獻 又曰李絳遷户部侍郎判本司帝以問户部故有獻而絳獨無何哉荅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畜用度

所獻賜將士 又曰蕭鎮李正巳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荅崔

獻敏貢 又曰睿映爲桂管江西兩觀察使罪不以罪貶復進乃捨敏獻貢以中帝欲 無他

獻琴藥 又曰宋度宗咸淳二年謝方叔羅相歸豫章一日以琴一張丹藥一爐獻上蓋以舊學故也賈似道疑其有觀望再相之意令臺劾之以爲不富誘人主爲聲色之好欲

金鎰 唐書曰宇文士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詔之士及亦遣家僮間道走長安通誥勤且獻金環帝悅曰我嘗與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 巧

寺量訥 主客式諸蕃夷進獻荅諸色無估價物鴻臚寺量之訥荅也 武

風來享 來王 賓寶爲贄

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也一見 鴻臚各以其貴寶爲贄象胥論言語也 鄧

武陵守加稅

後漢順帝時武陵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民增租請加稅虞翻云不可帝不從果叛白帖 歲

西旅獒 書西旅獻獒 太保作旅獒

哀牢夷

布貫頭衣領二隘一斛以爲常賦 務相氏晉書曰務相氏名務相氏巴姓種穴

貢侏儒 唐書曰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朝廷城哀其生雖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不知何者可貢自是罷 歲進鞍馬 貢獻止許之

任土　百貨以時　誅求不已且歎無時　供給既難寧無虛月　飲化爰來人無遠邇　率職而入貢有等

夷　闕貢楚不供（春秋僖四年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供給）　宋不供宋義王不（供職貢）　是懼（不供是懼）　是徵（寡人是徵）

問罪（貢或不供必先問罪）　移過（臨事有制則思移過）　既爽樂輸　宜科惰職　先期不告　誰令當辜　未乖悅使　何悔

樂輸　闕而爲罪　無之實難　宜守命以供時　豈絕書而重月　慢官之後徒欲費辭　戒事之前何不

申報　訴貢賦懼不給（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貢之無極亡可待也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注承謂貢賦之次）　永薄賦（叔孫會於宋季武子使視鄆藩言此北鄆藩永薄賦也）　苟非讐敵　敢不樂輸　請息薄言　宜寬厚斂　事必舉中　節宜奉上　訴永減而猶可

請不供而謂何　子產爭承曰班輕重　叔孫將命請視鄆藩　雖家財將竭宜緩誅求　而國賦是資則

難蠲免（白帖）

貢獻四

原詔梁沈約詶荊雍義士獻物者詔曰昔義舉之初人懷自竭輸賦罄產同致厥誠言念一緊思有所酬其雄

荊郢三州有獻物助軍國者外可詳加奬報　唐中宗斷進獻奇巧制曰朕凝懷紫宙滌想丹闕考千古之澆

淳潛百王之治亂高宮茅柱實興國之清獻玉席珠衣乃危邦之獘化朕自承天慕運佩日披圖希齊驩飲之

年願躡軹后之代漢文提鳥少小留心晉武焚裘生平措意頃爲皇符肇建寶廟初登眷彼王公多爲進奉莫

不龍歌令節蛟食芳辰椒花獻頌之時菊蕊浮觴之日或雕金鏤玉採六合之珍奇或剪翠裁紅飾三春之草

樹上行延納下務經求鄙閑紛紜公私逼迫昇平欲濟靈害非輕言念於茲深無所謂即宜懲革勿至因循

玉海曰如淳曰水轉運曰漕　原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民有飢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糴之處受害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粗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若數千百里漕運其費百倍　增文獻通考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　玉海曰禹貢州末繫河先儒以為運道至於青濟揚達泗荊至於南河雍至於西河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周禮遺人凡師役掌道路之委積委人軍旅共委積薪芻倉於郊野以待賓客之用注謂轉運均人掌牛馬車輦力政注以為轉委積之屬黍苗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箋云召伯營謝轉饟之役廩人有師役之事治其糧食注有行道止居之異而他未之見　文獻通考曰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又曰唐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民罹其弊　又曰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最重者京口唐六典曰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置使以統之　玉海曰轉般之法始於唐裴耀卿成於劉晏　又曰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晏始以官船漕　文獻通考止喬陳氏曰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玉海曰造船之法六路之船以供江外之用淮南之船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隻一舟之運歲常千石人船之力有餘不勞而辦　又曰四河所運國初未有定數太平興國二年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旦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

豆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
於淮甸以及冀揚楚泗爲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
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發運使時有進獻而儲積空轉般無用
矣乃用户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從東南直達京師自是立法峻甚公私橫費無有紀極又曰大觀以後或
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元史志曰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歷歲既久弊
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恣爲貪黷風濤盜賊剽劫覆亡之患
自至元之後不可勝言　續文獻通考曰嘉靖中河道都御史于湛言考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
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丘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
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又郎寶曰我朝支運雖遇災傷民有免徵而軍無免運支者不必出當年之居納納者
不必供當年之軍支蓋通數年以爲裒益及支變爲兌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派徵免納蓋於一歲之中于是軍
無餘力而缺於常數　又曰凡糧船有二曰遮洋曰淺船海運用遮洋裹河用淺船　又曰凡公侯伯之任入

漕運同載

(同)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藁令疾至故曰飛芻輓粟謂引車而也音晚）起於黃腄（直瑞反又音誰）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黃縣腄即今文登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縣錄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黃即今黃縣並令東牟郡縣琅琊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
參錄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漢興高皇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謂京師之官府）孝文時賈
誼說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雖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
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
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
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
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

各立邸關每車雇有員應機滯留自七貫役徵者時二
東平陽等郡所出綿紵及貨物准車牛送京
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十八匹東 車牛制給五
惟乘空還近應不成本人求車取資增二
僱作車弁庸及船上雜具食並從成船計 能勝絹
載私人雇價遠者五十布一匹近者 石斛 四准其
七百匹其雇僧應有千四百匹令取布二百匹送船
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
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朱
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為關防城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官庫所
役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于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牛留車士四人以其守護
衆弔上船之日隨連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倍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
運失常體必使量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駛千里未易其功從諫陳便利
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創不可懇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
知贏費歲遣御史校虛實脫有垂越別更量裁尚書崔林按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
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晉人乃遠通漕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渭
音相 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請通諸水之廣百里三百里車運水次校
計利饒猶為不少其狀所列州郡如請與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缺且賃假
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又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開用修葺使理有可通必無壅塞如此則發名雖多為益實
廣一爾輅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薛骨律鎮將刁雍上表言高平安定統萬

鎮武郡高平令平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少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黃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流數千周流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嶧屯山在今平陸縣高平縣今并頭即陸屯山語訛也河水之大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所守四鎮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號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陸渾縣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洛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衛陝華今都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配爲戍卒大開也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汴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置西海郡昌郡之北今悉爲北狄之地也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轴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都　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自原導通故城故城即長安城漢惠帝城也今大興城之地也開元十八年元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請變運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日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日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月後始度河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

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洛乾淺船艘濫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輦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桓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卸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踊貴耀卿奏曰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泰中地狹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于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勞苦爲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腳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腳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腳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迴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浙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勅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爲轉運都使於是始置

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桓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沂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舍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邊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至汜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而踰時畢工既而以水流峻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漕渠二水會於漕渠帝憂大雨淮大曆之後漸不通舟）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劉晏為歇艙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十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關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為絙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冊府元龜李泌貞元九年拜陝虢觀察使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便饟漕（玉海王播長慶初浚七里港以便漕（玉海敬宗寶曆二年勅太倉廣運潭宜却令司農寺收管文宗開成元年帝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咸陽縣令韓遵請開興城堰舊漕漕在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此漕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輓之勞輸下之牛盡得歸農帝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顧懿宗咸通三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靈渠功用艱難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書言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聰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五萬石至廣州矣執政是之磻石為壅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按此為海運之始冊府元龜）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勅鄆州差兵二千自黎陽開河以通漕運明宗天成二年三司使張延朗奏於洛中預備一二年軍糧除水運外深冬百姓稍閒請差運糧一轉帝然之又車駕在汴時論以運糧百萬勞民稍甚近臣奏之帝只命東地數州搬十萬石至汴州長興元年五月幽州進王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

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冊府元龜周世宗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晉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所損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又世宗曰今州戍兵舊制沿江發運務差均節兩州人戶目備舟船水運糧鹽民甚勞弊及令有司按本州稅積所納常賦可以歲給軍儲其水運舟船並宜停廢冊府元龜宋太祖乾德二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為其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時遣使文獻通考將部送開寶三年有司言倉儲運無淹留則歲可增一運上從其言於是事集玉海慶曆三年江淮歲漕不給樞副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元可倚辦擢江浙荊湖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京師足食嘉祐元年以張方平為三司使既對畫漕運十四策上供斛斗不得折錢諸路災傷不得截撥上供廣濟河上供不得折錢帛惠民河上供減十五萬石只令運二十萬石河年額馬料三十萬石羅本通漕運當令河道疏通折中倉坐倉收糴事簡利博京師河北兵就糧淮南京東揀剩負租稅視凶穰弛斂發運使屬官久任補塡綱欠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宰相富弼讀奏於上前畫漏盡十刻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也悉如新啟施行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玉海神宗熙寧七年詔疏濬廣濟河增置漕舟又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穀賤可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運之河朔詔相度訖無施行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文獻通考紹興二年罷江淮發運使以其錢帛赴行在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即真揚楚泗置轉般倉泝流摺運以贍中都且因豐凶而平其糴至是省之玉海遼聖宗太平時燕地大饑戶部王嘉獻計造船使民諸海事者漕粟以賑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沒民思怨亂於是首殺王嘉以快衆忿續文獻通考

壩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於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運之勞上大悅賜名曰通惠至元十九年始通海運初伯顏平宋遣朱清張瑄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二人遂言海道可通

乃命上海總管羅璧譚清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至京師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二十八年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府（四萬戶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清瑄故海盜也故備知海道曲折舟行無患而元亦信任之寖全臺付之兩人黃金虎符萬戶以下出入其手名募徧東南而莫之問以此獲其利武宗至大四年遷官至江浙議以嘉興松江秋糧幷江淮兩浙財賦府歲辦糧全充海漕之例到京者三百萬有餘仁宗皇慶元年增浙江海漕糧二十萬石英宗至治三年減海道歲運糧二十萬石以江南民力困竭而京倉充滿故也泰定帝至正九年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其一定二年廷議海漕事康里回以廩積方饒奏減糧數以紓東南民力可其奏文宗至順元年中書省言江浙民飢今歲海運爲米二百萬石其不足者來歲補運從之順帝至正十二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以給遼東蓋是時止以餉邊而已成祖永樂元年令於淮安用船二十二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以給遼東蓋是時止以餉邊而已成祖永樂元年令於淮安用船運糧至陳州潁岐口趺坡下用淺船運至趺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陸夫赴衛河轉輸北京此變海運之始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於北京時駕駐北平百費仰之不但餉邊矣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等往濬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按會通河始於元十二年海運糧於通州又衛河贊運糧於北京所謂海陸兼運者是也十三年會通河成令浙江嘉湖杭直隸蘇松常鎮等秋糧運淮安倉交收揚州鳳陽淮安秋糧運至臨清倉交收仍令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州倉交收山東兗州府秋糧運至濟寧倉交收河南山東稅糧運至臨清倉交收仍令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糧運赴通州每歲通運四次所謂支運是也自是海運不復行矣宣宗宣德七年始立兌運法先是各處糧米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違農業永樂末從侍郎周忱議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軍民兩益後參將吳亮又言遂令江西浙江湖廣江南等處糧米各官軍於各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府州縣糧於瓜州淮安交兌河南民糧運至大名府小灘兌與海船官軍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交兌官軍定爲加耗脚米又給以

洪牖盤剝之費許其附載貨物以爲沿途衣食之資是謂轉運變而爲兌運也景泰二年始置欽差總督漕運都御史一員駐淮安府憲宗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裹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浙江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米一斗三升是謂兌運變而爲長運也嘉靖五年山東撫臣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運多故言者多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一帶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千艘萬檣可保無虞事下户部户部以爲海運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勅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上從之六年總督漕運王宗沐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一議船料一議官軍一議防範一議起剥一議回貨一崇祀典詔允行之數年遇龍躍瘼溺數萬言者交擊之乃罷續文獻通考

漕運三 海運 回載

五節 兩遞玉海曰武德八年姜行本於黔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又曰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入遞天寶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舟楫屢壞以盡復乞勅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沮至下邳激十里中皆燒

橋爲石壓以過水 燒石 鑿棧 車不通騎玉海曰虞詡傳羌寇武都詡乃開五節堰引水通運又曰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入遞天寶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

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牽直雇僱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又曰顯監諸明議鑿三門以人牽直雇僱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又曰顯山爲梁通陸運功不成其後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橋以轆漕舟人便以爲苦西

運錢 孔帖曰崔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東漕至商州自商饒山出石門北抵藍田可通輓道中宗以湜充使遣潤州刺史州北鉅瓜步沙尾紆滙六十里舟多沈溺漕徒滯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通鑑

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 借一人 支三石 文獻通考曰晉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成祖永樂十三年令各衛所運糧官軍一人助腳費支三石

行糧每員名不分遠近俱支三石

大舟 開故渠 孔帖曰杜亞拜淮南節度使引淮水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又曰崔弘禮改天平節度使與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討之時王智興徼兗海鄆曹

淄青當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粟饋軍弘禮度遠乃自兗開盲山故渠自黃隊抵壽丘師人大勞

運諸縣賑之 又曰後漢鄧晨爲常山守遣委輸給軍不絕

盡得其利病歲輸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迎東渭橋驗使勞曰卿朕鄰侯也

慎傳包佶轉東南財糧至斛口賊過江道不得西慎遣士七千人列三屯奮擊潰無留難又伊

息民 漢書蕭何傳食不足文獻通考曰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轉漕給食治邸

來歙賑民 鄧晨給軍 玉海曰景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成祖永樂十三年令各衛所運糧官軍赴淮南節度使引淮水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又曰崔弘禮改天平節度使與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討之時王智興徼兗海鄆曹

伊慎屯擊 唐書鄧晨傳代宗擢晨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使時兵後京師米斗千錢晨自按行浮淮泗達汴入河

高膺注米 輕舸饋糧 孔帖曰姜師度爲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高爲舟以故人不勞又曰孫儁圍楊州凡五月不解臺漕

自雍及絳 穿邗入淮 玉海曰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曰沉舟之役又曰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

揚道
如 百里風趍 萬舳雲連 玉海曰萬船連檣舳銜軸接艫順流而行風趍雲駛百里瞬息萬工城師肅敬至輸粟太倉陳陳如京

裴休著新法 賈耽建總治 唐書裴休傳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休乃命所在令長兼董漕著新法十條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下詳第二條

劉晏悉力答知 韓滉勵精勤職 冊府元龜曰肅宗時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鹽鐵使時兵之後中外艱食晏受命以轉輸爲已任至江淮以書遺宰相曰賈耽又曰韓滉鎮海領浙關中又曰千夫雲萃萬舳百里瞬息萬工城師肅敬百里風趍雲駛百里瞬息萬工城師肅敬

漕運四 海運同載

陳鄭共糧 玉海云齊師之出陳鄭共糧 宣伯餽荀首 又云荀首如齊宣伯餽之 丁女轉輸 又云使駙馬都尉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足以委輸 開鑿利船漕 玉海云漢之世開南山渠鑿褒斜道在唐之世開三門山水灾止漕 漢書云元鼎二年詔曰關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詔曰民被水灾其止漕轉輸不絕 罷護漕都尉 玉海云漢王尊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萬斛以給軍以董車騶駕馭萬人反絕轉道建武七年罷護漕都尉官 汴渠成 文獻通考云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費以百億計 漕從溫水 玉海云王霸爲上谷太守上書轉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建議 汴渠成 文獻通考云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費以百億計 漕從溫水 玉海云王霸爲上谷太守上書轉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建

決河東注洛 晉書云武帝泰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乃造一器施機自運 開無棣河 玉海云永徽元年薛大鼎開無棣河

伐曰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 王海云王義之論北人輸許洛北入黃河 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楚機自運不勞人力 水運餉軍 唐書云任環留戍永

豐倉泰王東討環從至邙山主水運餉軍

武七年罷護漕都尉官

雲在漢之世鑿廣運漕或利船漕或貧田漑著在史冊炳如丹

四年毋漕 韓滉勵精勤職 冊府元龜曰肅宗時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鹽鐵使時兵之後中外艱食晏受命以轉輸爲已任至江淮以書遺宰相曰賈耽又曰韓滉鎮海領浙關中又曰千夫雲萃萬舳百里瞬息萬工城師肅敬百里風趍雲駛百里瞬息萬工城師肅敬

漕運五

文獻通考云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奏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至吳乃復如晏之多 築平津堰 玉海云孔帖云寶元元年賈昌朝言臣常掌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備充朝廷之用 仙鶴船 其法甚備船有仙鶴哨船

防不足漕有餘名平津堰 歲造運船 文獻通考云元海漕船三十七艘 歲入僅能充用 玉海云景德計

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

三分二在軍兼一在冗食

漕詩 宋劉敞漕舟詩曰漕舟上太倉一鍾直千金太倉無陳積漕舟來無極戮兵已十萬三垂戍更多廟堂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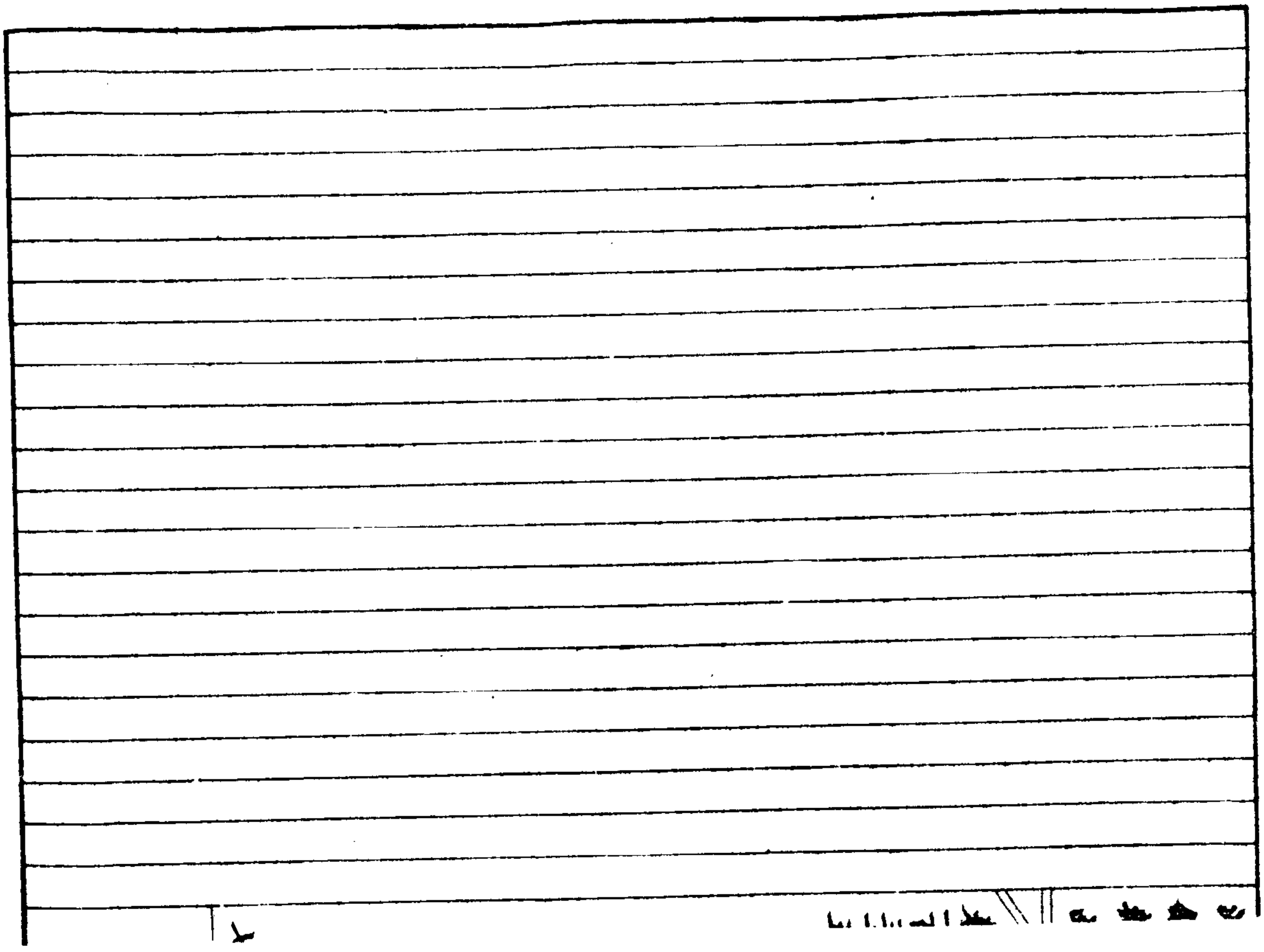
濟師將奈東南何　宋周必大送江南提舉詩曰大江西畔米流脂斂散新陳倚編衣旗展春山千嶺暗霜飛暑路萬艘歸　宋劉克莊運糧行曰極邊官軍守戰場次邊丁壯俱運糧縣符旁午催調發大車小車聲軋軋霜寒晷短路又滑擔夫肩穿牛蹄脫　元熊鉌上致用院論海舶曰厥初禹作貢不但中邦田四海自錫貢不憚來遠邊碣石來冀右海岱青徐連東南並淮揚亦自江海沿　元陳基海安詩曰淮海水爲利轉運有常程積渠如積金守防如守城近聞渠堤壞水決劇建飯我軍賴神速戮力障頹傾舊防幸已復新備亦宜興古人重舉衆日費千金幷赴敵務因給一作糧足邊資力咿嚘竝淮甸閭沃野富吳荆草萊日加闢饑饉歲殫增勿使土遺利坐令儲偫歲東南力可紓根本計非輕　元王惲輓漕篇曰湯湯汶水波西驚復東注勢雖汗漫來止可流東楚發源本清淺才夏即沮洳安能浮重載通漕越齊魯有時沉商船潦漲藉秋兩舳艫官行有程至此日艱阻鉅野到齊東著淺凡幾處必資州縣力涸滯方可度漫邨赶丁夫所在沸官府涉寒瘦股腓負重傷肖瞽咫尺遠千里跬步百舉武盼盼入海口未免風浪鼓舟中一斛粟百姓幾辛苦　元貢師泰海歌曰大星煌煌天欲明黃旗上寫總漕名願得順風三四日蚤催春運到燕京又曰隻嶼山前放大洋霧氣昏昏海上黃聽得柁樓人笑道半天紅日挂帆檣　明劉基感時詩曰秦皇既龍削瘡痍獲休宴文皇繼鴻業垂拱未央殿累歲減田租頻年賜繒絹太倉積陳紅圜府錢朽賈是時江南粟未盡輸赤縣方今貢賦區兩際日月冤胡爲倚東吳轉餉給豐饒徑危冒不測勢與蛟龍戰遂令鯨與鯢掉尾乘利便扼吭要國寵金紫被下賤忠良怒切齒姦宄競攀援聖人別九州田賦揚爲殿幽風重稼穡王業丘山眞哀哉罔稽古生齒徒蕃羨一咿而十食何以奉征繕

賦　宋楊侃皇畿賦曰天設二渠曰汴通江會海營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杜預主計劉晏司漕何貢何輸吳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太倉積粟紅腐使彼粒而計之未及我斗量之數成王之庾萬箱以供未若我千艘往來運江淮而無窮

詔　宋嘉祐三年詔曰國家建都河汴仰給江淮六路所供之租各輸於眞楚度支所用之數悉集於京師以發運司總其綱條以轉運使幹其歲入荆湖舟楫回載海鹽淮汴舳艫不涉江路方冬閉塞役卒少休近歲因

循茲事遂廢吏緣爲姦人實告勞始自五年令諸道據年額赴眞楚泗州轉般倉復運鹽歸本路不得擾裹河
鹽糧綱往諸路
增東唐衛弘敎對漕運策曰上直常平將備水旱下斂薄賦以蓄京坻故遠近諸州隨方輸轉陸輦車而接軫
川漕引而連檣
增秦宋蘇軾奏狀曰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
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
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
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
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爲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
尋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
增論明丘濬曰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
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於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
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
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牐之停留船艦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澀則費推移沿途爲將
領之科率上倉爲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運糧矣運糧士卒其難苦萬狀有如
此者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大學衍義補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五



增 文獻通考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籍口者也然泉府之立法也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蓋懋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而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沿襲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誘曰摧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人反藉以厲民也

六典注曰和帝改平準爲中準以宦者爲令丞晉少府有平準令丞唐因之　孔帖曰陸宣公云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　文獻通考止齋陳氏曰國初凡官所須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　又曰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　又曰按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至於市易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其法制有三結保貸請謂三人相保則給也一也幷要金銀爲抵二也貿遷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爲之　又曰按王介甫乘政專以取息爲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而已息惡從出蓋當時小人如王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絹一疋其後匹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之名而取其五分之息矣　又曰按折帛始建炎初詳第二條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官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

均輸二　平準同載　市易和買同載

原 杜氏通典曰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元封元年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故騰踴而天下賦

輸或不償其傚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車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也取大利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漢書百官表大司農令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教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儉儉則財用足侈則飢寒生矣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蓄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隴蜀之丹砂毛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荊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機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朱之業而已也文學曰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人罪梯也繩人並牧並牧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貴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棄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今山東備災賴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者官爲收取之緩而賒與之無者官爲賒而予之以其利爲民之用也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向日漢紀無過

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辦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用從官賒貸物者與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其出息五百也月

傳記各有斡焉管 樂語有五均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息恩及小人也 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兼幷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故趙都今廣平郡縣臨淄故齊都今北海郡縣宛今南陽縣雒陽成都所謂五都也 市師東西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贍反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爲其市平無拘他所衆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印賈過平一錢印物價起也音五困反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庚者庚償積也以防人情物待貴也 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但空也不取利息也空除與之 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極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其物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先後之費已用者 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叔臨淄姓偉等一均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 簿計簿也 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名山大川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仰音牛向反 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户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衆庶各不安生 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阯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琁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總取租賦幷雇運之直官轉輸於均故曰均輸 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利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唐裴耀卿爲長安令舊有配户和市法人厭苦之耀卿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絶僦欺之弊 玉海 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繒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

神宗熙寧五年詔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幷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以贊善大夫户部判官呂嘉問提舉七年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之虐已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未幾布疏職而市易即疏言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

布揚州出鐵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羅南荆河州二百萬市米胡麻荆州五百萬鄧州三百萬皆市絲綿紵絹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市絲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相州二百萬市絲綿紵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荆州五百萬鄧州三百萬皆市絲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市絲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雍州五百萬市絹綿布米侯臺傳並於所在市易

均輸五

詩 宋張耒羅官粟詩曰持錢羅官粟日夕擁公門官價雖不高官倉常苦貧兼并閉囷廩一粒不肯分伺待官粟空騰價遽我民坐視既不可禁之亦紛紜擾擾田畝中果腹才幾人我欲究其原宏闊未易陳哀哉天地間生民常苦辛

書 宋蘇軾上神宗書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唐置官屬多出繒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敝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平糴一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文獻通考曰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糶傚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平糴之立法也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沿襲既久古意浸失其糴粟也諉曰捄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值籍笞取足視同常賦 玉海曰平糴之令始於李悝耿壽昌開常平之法至晉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之倉隋置監唐置東西市之糴其法一也宋建隆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糴大備 又曰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為解後人遂攻周禮耳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塗有餓莩增價糴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出則減價糴斂則

而不知發令人作檢漢食貨志作斂是也今世言常平出景中丞不知乃古法　又曰常平之政有提舉官自熙寧始建炎元年併歸提刑司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以億萬計二年復諸路常平官詔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討論常平法青苗斂散永不施行紹興九年復揀舉官使掌其政　文獻通考曰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又復隨商人之計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數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或不償其直或強數其數則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　又曰按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賑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　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明昌五年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天下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　元史志曰元立義倉於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今考其制常平倉世祖至元六年始立其法社置一倉以社長主之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歉年就給社民然行之既久名存而實廢又曰元和羅之名有二曰市糴糧曰鹽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於民於是邊庭之民不乏食京師之馬不乏芻粟而民亦用以不困

平糴二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原　管子曰國之廣狹肥境人之所食若干國之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　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積蓄錢帛之藏藏錢千萬千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粟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　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而以穀藏之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邑縣當秋時下令收糴也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二捨一中熟糴一下孰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率爾　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斂穀之存子者若干令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人既無幣其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之重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　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

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慣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此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小餘不計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倍餘百石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石自倍餘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也以此推之中分百石云下熟糴一謂之中分百石之一也中饑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饑三十石收五之一也大小中饑之率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糴出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遭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欲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石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穀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勑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

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成就交市三
時秘書丞李虔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克勤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
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
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
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人足雖災不爲害　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
揚內附之後徐今彭城郡今壽春郡牧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爲邊備也　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
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糴量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歲每人出粟租二百義租
水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　後周文帝創制六官司倉掌辦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
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刁姓
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
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偫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
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徒疑作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
靈夏甘瓜等一十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
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戶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
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勅諸州斗秤京大府校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
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之後戶口彫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
纔供當年若遇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
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
熟准見田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

便取給太宗曰既爲百姓先作儲貯官爲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積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户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户出粟上上户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別據所種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非朕所須積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户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户出粟上上户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別據所種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非朕所須積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

敢別稅粟二升以爲義倉其商賈户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五斗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增代宗大曆八年京師大稔大麥斗至八錢粟斗至二十錢帝勤恤萬姓思以贍之以每歲潛輸四十萬石米至上郡乃量遠近費減至十萬石三十萬石米價充關內近加價和糴以利關中人權也德宗建中三年户部侍郎趙贊上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蓋能行輕重之本錢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貯斛斗疋段絲麻等常俟物貴則下價出貨物賤則加價收糴從之興元元年詔曰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 冊府元龜 貞元八年陸贄上言謹下頃諏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苟且專事繼奪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上亦以傷應之度支物估（價也）轉高軍城穀價轉貴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價也）轉高軍城穀價轉貴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令夏江淮水潦米賣加倍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賣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作餘所謂胥見闕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據市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僦費可謂深失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餘萬斛東渭橋令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

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徹直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遣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真治通鑑）憲宗元和六年裴堪爲同州刺史充諸道轉運使寒每年江淮合運糙米四十萬石到東渭橋臣受任日久欠闕素多伏請收糴進年貯備從之（冊府元龜）制京畿舊較已盡桑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糧處依例借貸（文獻通考）七年戶部侍郎滑河陽委本道差判官和糴各時價每斗加十文所與人知勸農國有常備從之敬宗寶曆元年勅度支於兩稅錢及鳳州邠邠等道共和糴折糴粟二百萬斛命祠部郎中崔忠信等分道主之以是歲大稔故懿宗咸通七年勅曰數年江淮頗爲饑歉今年稼穡稍似豐穰國家比爲儲糴是開和糴如聞積弊繼有多端善價不及鄉閭美利皆歸司局委戶部自此擇人深須峻法稍循前弊必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不過一斛眞宗景德三年詔置常平倉唯沿邊州郡不置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二三千貫每歲秋夏加錢收糴還責歲出糴仁宗留意兵食發內藏庫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繒錢三十萬以賜三司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邊亦可紓吾民之斂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糴米有餘舊請令發運司撥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備之權貨務備三路軍須從之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斗斛過實量增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稅言以其餘撥轉運司變也及變地及後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先是陝西轉運司嘗請本色或納時價實願納錢者聽行青苗錢利願豫給者聽之令隨稅納斗斛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實願納錢者聽許從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轉移法並從之三

年詔青苗錢不許抑配初敕放青苗並聽從便而提舉司務以多散為功又民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户等高下分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展轉均攤貧民雖然以為不便乃降是詔又以京東預買紬絹并息錢五十萬緡賜常平場司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常平倉三代之遺法非李悝耿壽昌能為之比來所以聽民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開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若有豐年將以何穀賙贍乎元豐元年詔河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自今罷之以其錢付轉運使市糧草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糶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後秋成博糴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又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貫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十七萬緡歲滯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吾遏斗斛責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唯實邊亦免傷農帝以為然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糶米總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預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糴粟參封樁即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哲宗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時新廢青苗法紹聖二年右丞蹇序辰言青苗之制乞歲收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詔送詳定重修敕令所此謂行青苗時也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楶請並邊糴買務勝諭民毋得與公爭糴即官儲有乏括索家貲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均糴徽宗政和元

行於司倉嘉定末昇德秀帥長沙行之（文獻通考）光宗時彭蠡年乞權住湖北和糴寧宗嘉定九年罷諸路旱蝗州縣和糴及四川關外科糴理宗寶慶三年汪剛中奏乞下和糴州縣毋得科抑仍令產米之處增價招誘違者重實於罰從之淳祐三年詔申嚴郡國社倉科配之禁度宗咸淳元年旨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米貴平價出糴（續文獻通考）遼聖宗統和十三年令郡縣置義倉秋熟社民隨所獲戶出粟儲倉社司籍其目歲歉發以賑民（遼史）金熙宗皇統二年秋熟命有司增價和糴章宗明昌元年御史請復設常平倉詔從之（金史）元世祖中統二年置和糴於開平武宗至大二年立常平倉以權物價仁宗延祐四年敕郡縣各社復置義倉泰定帝泰定二年以郡縣饑敕有司治義倉文宗至順二年中書省請遣官賫鈔錠鹽引優價和糴從之（元史）明英宗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上言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錢糴穀貯倉以時散斂歲久滋弊穀盡倉毀請擇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命戶部急行之五年敕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憲宗成化十八年命南京糴常平倉糧以濟民秋成平糴還倉世宗嘉靖十二年戶部尚書許瓚言郡縣贖錢引稅多軼沒無稽宜令糴穀備賑從之（續文獻通考）

平糴三（常平倉義倉同義和糴同義）

漢弘羊均輸 壽昌常平

（漢宣時大司農耿壽昌善算請遍歷郡縣倉名曰常平詳均輸）（史記曰糴三十病八十下不減四十則農末俱利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漢書食貨志曰糴大病未上不病上熟糴而糴下詳不得其平注）

萬國作乂 諸儒請罷

（漢書糴弘羊均輸）（後漢書曰糴元帝時大司農歲穀貴下戶及穀寡悍獨不耀貧民立義倉以救之）

裒多益寡 稱物平施

（孔安國曰裒減也稱物輕重之宜）（管子曰糴輕重季理之平也）

增糴增三錢考

（趙抃增糴法曰糴者百姓之蓄斛米賤則少錢貴則出米貴則出錢今欲增米價勸貴糴者百姓則易糴糴者既多則米價必賤矣賤則不利於農夫矣今欲減糴價而糴者既少則米價必貴矣貴則不利於市人矣是糴與不糴皆不利也）

先賑下戶 但優百姓

（又曰唐文宗太和九年中書門下奏常平義倉本備水旱以時賑恤用沒入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勾當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割有次負與減一選欠少者量加一選）

賑貸給民立趙抃增糴法

（又曰唐文宗開成元年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京兆府請糴糧改糶貸乾具數申奏又曰關輔先據貧下戶及穀寡悍獨不賑貸或奏候進止自後遭水旱處州府不詳文理或申省取裁等第賑貸乾具數申奏）

新陳相易 輕重以時

（錦繡萬花谷曰王荊公知鄞縣貸穀於民立息以償新陳相易下見後管子輕重注）

錦繡萬花谷曰王荊公知鄞縣貸穀於民立息以償新陳相易下見後管子輕重注

趙抃增糴法

（東浙旱蝗米價騰貴諸路皆立勝告糶禁人加增米價抃下知越州令有米者增價糴之於是諸商輻輳民無饑殍孔帖曰張檢平糴合璧事類曰宋趙抃照寧中知越州勸墾田力耕）

歲斂私蓄實倉廩乃建平糴法入之官　彭果獻策　令狐獨語唐書曰貞觀元年後邊土成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糴糜益孔帖曰芝田餘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境方旱米價甚高逕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曰舊價若干帖曰今緣邊青壤滿穀秔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今物已秋成農家大稔豈但京坻之積有同水火之競出其所蓄物價頓平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出糴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而後求糴還都受錢脫有寇簿城不守諸州倉有不充三年者量取今年稅錢各委所在長官高鍼疏論　鄭覃奏罷　又曰高鍼元和末以中人為和糴使鍼疏論執奏罷之　不得其平　何所取財　合璧事類　後漢劉般帝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曾欲買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帝乃止　孔帖曰長慶初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為之郎中官為和糴使奏罷之　唐書曰鄭覃攝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為和糴使鍼疏論執奏罷之　不得其平　何所取財　事類　孔帖曰王起歷河中節度使方旱蝗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備三千斛斤其餘以市否者死由是諸州倉有不充三年者量取今年稅錢各委所在長官　乘未饑募錢　還少歉蠲息　合璧事類　後漢劉般帝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曾欲買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帝乃止　孔帖曰長慶初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為之　爭濟人救乏就先　冊府元龜　唐盧坦曰開元四年關中雨水穀價暴貴百姓艱食不贍　減價而出增價而收　大儉不加大豐不減　冊府元龜　唐高祖武德元年詔曰朕特建義師用督耕耘之量異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百姓所上注意減價而出增價而收糴糶長之去甚去泰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加鎰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以後更不得以義倉回造　下詳上百姓注　卓宙收餘羨濟乏罷　冊府元龜　唐高祖武德元年詔曰

旱以御備安敢經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益竟執之不與

平糴五

【疏】宋韓琦疏曰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乃鄉鄙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買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鄙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户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清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納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官吏惶惑皆謂若不拆散則上户必不願請下户與無業客户或願請而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者户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　宋余靖論常平倉曰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備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之熟准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價雖借支官錢以充官用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舍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解斜等若以賑贍饑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當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之常平本錢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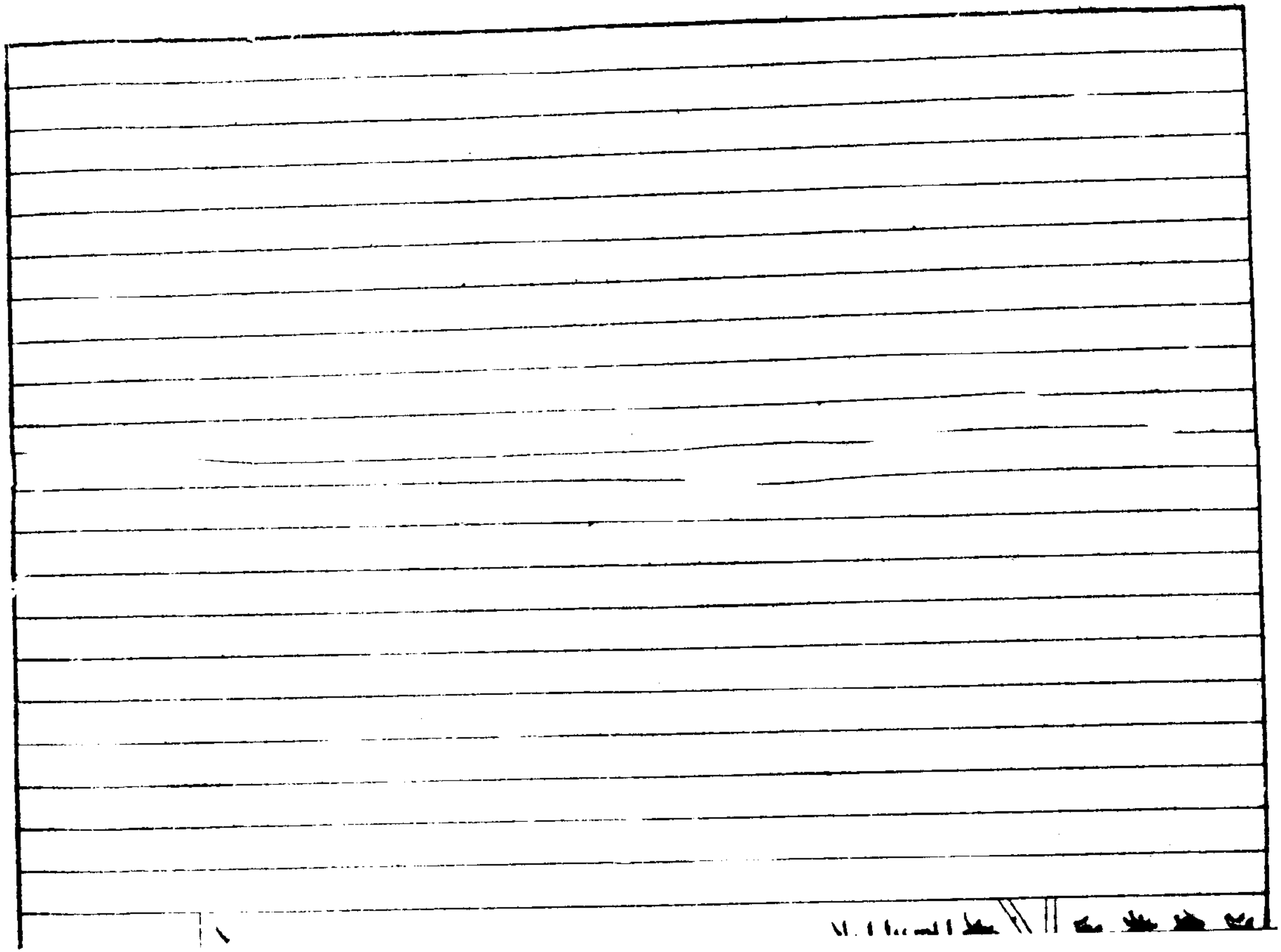
【策】唐白居易平百貨之價策曰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均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斂之則下無棄穀遺布帛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

【論】唐杜佑平糴論曰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所

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糴豪商富室乘急賤收至於罄竭更仍貴糴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爲賞罰如此農人有利粟有所洩謂官以法取收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

(記)宋朱熹建安社倉記曰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思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又金華社倉記曰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六



選舉一

增 玉海曰王者各有所責堯舜貴道德夏貴功商貴老周貴同姓秦貴法吏西漢貴才謀東漢貴經術魏貴文章晉貴名理周隋貴氏族觀其所貴知治體之優劣然最無謂者其氏族乎　文獻通考曰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室實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閈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其爲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擢紳髮韌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　孔帖曰裴子野曰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之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有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官得其才魏晉易是所失弘多萬品千羣俄折於一面庶像百位專斷於有司　宋書曰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降以貴役賤　文獻通考曰按西都舉人之法以孝廉及賢良方正有未仕而舉者有既仕而舉者蓋未仕者以此開選舉之門而既仕者以此定考課之法也又按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國崇論弘議足以康時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責其議論也

選舉二

周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詩書禮樂謂之四術既修九年大成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

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書其副本周之選舉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德者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閑田與勝敢而已　漢高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我共安利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　文帝因晁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　景帝後元二年詔曰其惟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憐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有市籍謂賈人有財不得爲吏貲萬錢算百二十也算十萬時疾吏之貪以爲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萬乃得爲吏廉士無貲減至四算乃得官也　武帝建元初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之元光元年舉賢良董仲舒對曰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殽也請令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舉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二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以上與計偕詣京師上　孝謂善事父母廉謂清潔廉隅又制詔丞相弘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則德彰於上而民興於下故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庶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教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愼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

斯詔有司議曰古者諸侯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爲其不求賢也不察廉爲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爲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爲郎居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爲他官以補缺員後漢制同復於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爲他官以補缺校牧守居閒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故卿之人故焉或齊踶而致千里踶蹋也齊立則蹋人踶徒計反元封五年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方劒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者初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跅弛之士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吐各反而不循軌轍也

公孫弘以儒術爲丞相天下之學靡然嚮風時外事四夷內興用度仍募人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縣是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爲廷尉官也分行天下舉賢良

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之令黃龍初任子弟以父兄也

令不居官皆謂之故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宣明選求賢除任子令不得舉爲郎也

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知其人賢否也

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舉爲廉吏　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知其人賢否也又詔列侯舉茂材諫議大夫張勃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多驕驁徼同不通古今至于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爲作也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令不得舉爲郎也

大官獻丞陳湯獻承主貢獻物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謚繆者妄也

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爲盛

續考　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並選曹之所起也

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丞相御史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爲常又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　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爲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吏

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漢制光武詔曰秀才後漢避光武諱故曰茂材魏曰秀才)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數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理有異迹文質試試朕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武帝用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科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辟入奏四科補則決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黑綬下至郎謁者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員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駁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鄧阿之政非必奏章甘奇騶用年乘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執聖主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迴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刻庾舊章竟從雄議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曰家法)文吏課戲奏覆之辭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盛帝從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雄詰之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頴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憚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近於永嘉十餘年閭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後黃瓊爲尚書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立爲四科　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丈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爲中郎中第十七人爲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爲王家郎永壽二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通二經者亦得爲文學掌故其已爲文學掌故

者滿二歲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爲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爲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爲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爲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亦得補吏其後綱紀隳秦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爲官是時史魏郎中梁鄒人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禁網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二州久闕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逾月不定以避三互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之士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授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亂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讎定五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爲古文篆隸三體立于太學門謂之石經自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痍痼疾督書其版舉主保之（其督郵版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易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者某官某甲保舉）魏文帝爲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材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黃初三年始除舊漢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自明帝太和之後俗有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久廢而毀稱相進退故眞僞混雜也帝遂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具考績篇）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詳考績）

散騎常侍傅元皇甫陶以爲政教頹弊風俗不淳上疏帝乃使元草詔進之武帝甚善而終不能用于時雖風

教頹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九藥積年沈廢鄉誄篤孝以假葬遠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爲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云云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又表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及劉頌爲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孫氏有江東選舉吳郡顧高說下降損敏等其居位貪婪志節卑汚者乃數遷三署皆脫高選尚書主選舉吳郡張溫周冠等皆以爲軍校置之營府于是紕謬貿然競言雖用私情坐自殺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秀才如故宋制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部議制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剌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爲滿帝不欲重權在下乃令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齊尚書都令史駱牽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爲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乘載夫表事之深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窣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從牽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最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冑籍爲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凡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爲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青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惟經學生策士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爲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爲丹陽尹

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勳別降恩旨敘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爲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選若有遷授吏部先爲白牒列敘十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敘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資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書其名帖鶴頭版修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敕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行名到但關詔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頹壞制度未立而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爲吏部尚書差有其序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文成帝和平三年詔令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敘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初崔浩爲冀州大中正舊定相州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累移帝謂浩曰先召名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先補前召外任州郡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曰冀州學而遠之高允關之謂東宮博士管括曰崔公其不求聞達乎括曰崔公其不求聞達乎括曰崔公其不求聞達乎

創以寓免無一宿而死既而詔斬其尤兇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天下寃痛聞者嘆駭靈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爲吏部尚書乃奏爲格制官不問愚賢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曰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沈滯者皆稱其能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孝莊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爲滿滿後六年乃敘任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時望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座於朝堂中極秀孝各以班簿對宇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滋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遲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其樊也踈秉幸修洗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卒術才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專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未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都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爲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　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爲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

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爲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爲吏部尚書高構爲侍郎選舉先德行次文才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爲清簡而譖訴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詔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勳敘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蠹政害人實由於此自今以後諸授文官之職事　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既饋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始由户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爲第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之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第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自是士族所趨襛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上凡四等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職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曰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充庭四方珍貢列爲庭實而舉人與不厠甚非尊賢之意上從之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改人爲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於兵部開元十九年詔武舉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其課試之制畫帛爲五規置之於埒去之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尺楯廣六尺絳四規每規內各廣三尺縣高以三十尺爲限　列坐引射名曰長垛引用一石力箭重六錢長五寸高三寸鏃長一寸八厘一寸五分重七斗以上力又斷木爲人戴方版於頂上凡四隅人各執一焉立於垛之百步外以馬馳而射之中人者爲上中人之肩者爲次中人之手者爲下皆以儀好不失

者爲上兼有步射穿札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爲第其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又制爲土木馬於里閭問教人習騎射翹關其鄉貢武舉人上省先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軍赴捷亦宜告廟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臣執依舊習老子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璀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二十一年明皇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老子爲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因考功員外郎李昂試詞進士李權文章大爲權所陵詆朝議以禮官地輕故移於禮部侍郎實爲永制）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專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其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奏）明皇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隸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惟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得六者爲通（後舉人漸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不識之例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所習熟甚易而補習之者趨其簡便）義十條得六爲通（後舉人漸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不識之例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所習熟甚易而補習之者趨其簡便）者爲通（後舉人漸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不識之例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所習熟甚易而補習之者趨其簡便）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習爾雅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爲三行（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言也）明經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爲通問通而復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爲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爲第（經策全通爲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經其爾雅本并帖注）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爲甲通八以上爲乙自七以下爲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皆須通者爲第（第通四以上爲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爲甲第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爲不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爲甲通八以上爲乙自七以下爲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皆須通者爲第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

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雜術六帖編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爲第凡衆科有能兼學則加超擢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唯有甲乙二科進士唯乙科而已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敕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弟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故貞元二年六月敕自今以後其諸色舉選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一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員例處分五年五月敕自今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選例吏部考試白身依貢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爲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爲次第餘一切並准三禮例處分仍永爲常式其選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冊授王（諸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並臨軒冊授用竹簡書用漆）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例其諸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爲常式九年五月敕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爲上等特加超奬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爲次第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及冊拜皆宰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悉由於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聽制敕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他日更其官而告之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以類相從攢之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

開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於公卿皆
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才藝及可爲
統帥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爲文選取書判精工有
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庭謝恩其黜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
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自高宗麟德以後承
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
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爲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明皇開元中行儉子光庭爲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
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定爲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
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者皆荷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
掄才之方失矣此起於後魏崔亮停年之制也其有異才高行聰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
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義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爲判也按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上
疏曰今行署等勞滿唯曾司試判不簡善惡當同注官此則試判之所起也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
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
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
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義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
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敘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郡自輔至下凡八等縣自赤至下凡八等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萬
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員吏曹乃移牒州府課人應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
汰貞觀中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時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
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對曰昔兩
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彌漢爲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
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才辨行未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他日上又曰

夫古今致理在於得賢今公不能知朕不偏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之何覩徵曰知人則智自知則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是長澆競也不可復寢　冊府元龜　天寶九載敕吏部取人必限書判古來良宰豈必文人自今後但才堪政理方圖取人不得限以書判試四科舉人其詞藻宏麗問策外更試詩賦各一道制舉試詩賦自此始　文獻通考　敕嶺南五府管內白身有詞藻可稱者每至選補時任令應諸色鄉貢舉仍委去使准予考試有堪及第者具狀聞奏　冊府元龜　代宗寶應三年罷貢孝悌力田及童子科永泰元年詔不許百姓任本貫州縣官及本貫鄰縣官京兆河南府不在此限　德宗建中元年制常參官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自代其外官委長吏附送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多者授之　冊府元龜　貞元八年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人猥至眞僞紛雜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陸贄時為相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以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　韓愈順宗實錄　十八年敕考試所收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憲宗元和時明經停口義試墨義十條其常坐法及為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又諫議大夫殷侑言比來史學多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史科三傳科　文獻通考　穆宗長慶元年有日試百篇童子又有日試萬言者　唐登科記　七年中書門下奏今後請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常選人中擇堪為縣令司錄錄事參軍人閭鷹觀察使申送吏部至選集日不要就選場更試書判吏部尚書侍郎引詣銓曹試時務狀一道訪以理民之術其理識優長者便以大縣注擬　文獻通考　天復元年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有久在名場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禮部奏捧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禹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時謂此舉為五老榜天祐元年敕應天下州府令錄並委吏部三銓注擬中書並不除授　文獻通考　宋制國初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太祖建隆四年詔自前藩鎮多奏初官人為掌書記頗越資序自今歷兩任有文學者方得奏舉　文獻通考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先是選人試判三道考為三等二道全通一道稍次為上一道全通二道稍次為中三道全次為下判上者加一階判中依資判下降一

賚至是詔增爲四等以三道全次者爲中下以三道全不通者爲下殿一選八年詔自今應臨軒所選官吏並送中書門下考其履歷審取進止又試進士始分三甲第一甲並知縣雍熙二年令考官親戚別試是年親舉人初唱名賜第淳化三年蘇易簡知舉殿試始令糊名真宗咸平元年詔省臺諸司四品以上於內外京朝幕府州縣官草澤中各舉賢良方正一人（文獻通考）仁宗天聖間從夏竦之奏增重制科之目於是自賢良方正以下其科爲六自書判拔萃之外四年詔發勝得高麗賓供一人又詔爲之論薦之以侍從糾之以臺諫（錦繡萬花谷）天聖七年詔復制科大中祥符元年曾罷此科於是增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明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帷幄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者又置書判拔萃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又武舉以待勇略之士仁宗即位以童子賜出身者凡十人寶元元年以爲無補而罷制科之慶曆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等請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爲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初保寧軍推官胡瑗教授湖州取其法著爲學令六年策武舉馮維師奏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進士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文獻通考）三年詔禮部三歲一貢舉（文獻通考）二年王安石請興建學校以復古乃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須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按此爲今制義之始）又陳升之拜相循例爲侯叔獻程顥皆與堂除又陞一任帝曰薦士不考才實以輔臣故例得進秩此何爲也於是罷兩府初入舉官之制五年詔堂選堂占悉罷又詔宗室非袒免親許應舉補官七年呂惠卿以爲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乃詔罷之八年須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官謂之三經新義哲宗元祐時詔大臣奏舉館職並如制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元年復制科二年更科場法進士分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各一首第三場論一道四場子史時務策三道紹聖元年又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又罷制科置宏詞科四年改

爲詞學兼茂計改宏詞之名　八年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升次名王鼎爲首政和六年吏部取在選應入者隨其資序自上而下不以願否徑自差注遂有貫户福建而強注四川者上知其遠難赴特許改注文獻通考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有六人唯朱虎臣能排陣射生及誦七書故補承信郎召見又賜金帶以寵異之建炎元年追復祖宗故事於科舉外有文武俊特者試而官之建炎二年呂頤浩言近世堂除多侵部注士人失職宜倣祖宗故事外自監司郡守内自察官省郎已上武臣自準備將領正副將已上並歸部注從之二十二年議者以進士登科門蔭子弟纔沾一命不復參部多干堂除習紊銓法詔禁之紹興元年下詔徵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文獻通考三年兼吏部尚書常益言乾德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尚或任人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典選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失其人才可擢者有其名送中書引驗加奬是尚或任人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典選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聞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玉海二十九年四川類省試始降敕差官考宗垂意武舉科以授官與文士不類詔自今倣進士甲科恩例隆興元年詔選人歷十二考已上無贓私罪與減舉主一員乾道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先是學士汪應辰以眷州布衣李廌應詔上覽其文稱奬會有沮之者不果試是歲宰相虞允文爲上言之始依元祐獨試故事十一月上親策於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授節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謄寫進御及德壽宮二年令科舉前一歲量留司户簿尉職官教官以待黄甲進士七年虞允文請辛巳以來歸正人依倣祖宗陝西河北赴南省試別立號取人從之寧宗光宗初議者云省試春令尚淺天寒晷短遇風雪則硯氷筆凍請展至二月朔而殿試則於四月初從之寧宗慶元中制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令除殿試上三名南省元外並令作邑文獻通考嘉定八年詔大郡歲舉廉吏二人小郡一人十年詔由武舉進者復應文舉理宗寶慶元年詔舉賢良之士四年詔令内而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外而監司帥守舉文武之臣曉暢兵機練習邊事才略卓然可用者各二人度宗咸淳二年太傅陳壽孫乞太學增試弘詞科五年詔吏以廉稱今寂無聞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所知文獻通考金天會八年太宗以東平童子劉天騭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氏傳及論語孟子命教養之熙宗即位之二年詔關貢舉全史世宗大定二年詔隨朝大品外路五品以上官各舉廉能官一員文獻通考九年選女直學生異等者百

人薦於京師廩給之命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後復試得徒單鎰以下三十餘人（金史十一年制凡廩能官四品以下委官覆實同則升擢三品以上以聞朕自處之（續文獻通考）章宗明昌元年創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學宏材達於從政等科益都府申童子劉佳兒年十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乞依宋童子李淑勝出身上名至內殿試風凰來儀賦魚在藻詩上嘉之賜本科出身令肄業太學（金史九月以廉能擢北海縣令張（續文獻通考）金取士之科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義中選者曰舉人凡詞賦進士試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試所治一經義論策各一道　元世祖十五年命行中書省吏廉能者舉以聞十八年詔求山林隱逸之士十九年中丞崔彧言選用臺察若由中書必有偏徇合從本臺官選擇因敕御史（續文獻通考）二十八年詔路府州縣除達魯花赤外長官並宜選用漢人素有聲望及勳臣故家并儒吏出身資品相應者佐貳官遷選色目漢人參用（元史成宗大德三年立選官之法從七品以下屬吏部正七品以上屬中書三品以上非有司所予奪由中書取進止七年議文翰師儒難同常調翰林院宜選通經史能文辭者須求資格相應之人不得預保八年詔父子兄弟有才者並居風憲九年詔孝子順孫堪從政者量才任之仁宗皇慶元年中書省言今春以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悉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凡內降旨一切勿行（續文獻通考）二年詔曰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科場每三歲一開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戶內推舉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集註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朱氏為主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不拘格律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鄉試八月二十日試第一場初三日第二場初五日第三場御試三月初七日（元史是年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李孟等奏下第舉人七十以上與從七品流官六十以上與教授延祐元

年敕允省平章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泰定帝泰定四年敕國子監歲貢生員業成者六人文宗至順三年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授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上命中書議行之順帝至元元年伯顏請內外官悉循資銓注毋得保舉澀滯選法從之又詔罷科舉六年復科舉請州府隸省部者儒學教授選本管儒戶子弟入學讀書習業遷按察司本路總管府歲貢之時於學生內選禮義修明文學優贍者解貢此歲貢之始續文獻通考明太祖洪武三年詔開科舉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京師及各行省鄉試八月初九日初場後三日試第二場又三日試第三場初場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又詔凡鄉試中者行省咨中書省判送禮部會試額取舉人百名四年詔各行省連試三年庶官足任使自後三年一舉六年詔天下鄉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選舉人年少質美者肄業其中又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明經行修懷才抱德賢良方正人材孝廉等十五年復開科十六年奏准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俱限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發國子監不中者罰充吏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未能者許減二道考試官皆訪明經公正之士於儒官儒士內選用官出幣帛先期敦聘主文考試二員同考試官四員成祖永樂三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於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凡二十八人命司禮監給紙筆墨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工部擇附近第宅居之上或時至館中程試課業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人莫不歆其榮七年令下第舉人再試送國子監進學仁宗洪熙元年上諭禮部曰科舉須南北兼收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又詔民間有行已廉正才堪撫字者許見任官舉薦宣宗宣德二年令貴州就試雲南七年詔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令所在有司保舉赴京選用英宗正統二年令開科不拘額數十四年詔各處舉到儒士照永樂年間例送翰林院嚴加考試景泰四年奏准會試考官翰林

春坊專其事英宗天順二年令兩京天文生陰陽生及官生子弟許就在京鄉試五年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肄業憲宗成化六年令監臨等官不許侵奪考官職掌七年中書舍人呂憲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又奏准有司官員薦舉仍令吏部先察舉主考宗弘治四年令各處提學官將教官考定等第以備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選充貢武宗正德十四年南國子祭酒章懋疏奏資格所拘美才多滯乞于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處行選箭三場試策一道兩京兵部官出題在外巡按御史出題從之世宗嘉靖元年令文舉鄉試之年選按御史於十月考試武舉兩京武學於兵部月考優等選取俱送兵部會試於次年四月開科初九日初場較射十二日二場較步射十五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六年張璁上言近來各省鄉試權歸藩臬外多通關節宜用京官臨時點差往典試事從之十四年巡按王吉奏貴州諸生附雲南道里艱阻請就本省開科從之

選舉三

語郊

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禮記凡語於郊者必取實發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勇

開律獻書

衛瑾典選舉時有典書曰漢以七發為史部尚書諸葛誕鄧颺為吏部尚書誕等名盛天下欲天下歸己故倚颺以為腹心頗樹朋黨以致誅戮

給食

魏志倉頡四目聰入達之義

鴻漸鹿鳴

于陸于逵令典計偕注計偕計吏也

畫餅

武帝雖吏人孔坦字君平帝手敕問曰吾世之勝習先儒之術者皆以名如畫地作餅言不可啖也給食貢人上州三人中

舉名接腳

文獻通考曰貞元四年吏部奏舉雖以來年月積久兩都士類散在遠方三年一官缺極數人數拔人物各為甲乙每歲終始為簿書相因此人多罔冒吏武詐欺分見官者頗之學名承已死者宿大者頗之學名能報恩者宿大殷年少能報恩者宿大後漢書黃瓊傳稱瓊舉孝廉車取三署郎以高功久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時稱高才是號蓋同心顯用志士謂之接腳乞委觀察

簡良俊舉才行

玉海曰樊儀永平元年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三十以下經明行修者以補郎吏及博士弟子能通一藝以上補掌故其中材可以從政事者補尚書令史書奏帝以儀言為然後漢書黃瓊傳稱瓊舉孝廉車取三署郎以高功久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時稱高才是號蓋同心顯用志士謂之接腳乞委觀察

以貌以言宣父尚言有失則惠則哲

誠欲得真

以防請託

仲舒發策

宣帝詔舉賢良欲得其實吳仲舒發策是也

內惡未發

易我有之有之謂有諸己也

舉賢好爵

好爵吾與爾靡之

孟我髦士

徵故孰人先

詩承我髦士攸宜又曰漢以徵故孰人先

舉名

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數與讜事舊朝光祿舉多得舉而貧約者見遣京師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材于是號蕃同心願用志士謂之接腳

簡良俊舉才行

玉海曰樊儀永平元年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三十以下經明行修者以補郎吏及博士弟子能通一藝以上補掌故其中材可以從政事者補尚書令史書奏帝以儀言為然後漢書黃瓊傳稱瓊舉孝廉宜教都試簡用良俊顯宗從之

殷年少能報恩者宿大

後漢書黃瓊傳稱瓊舉孝廉車取三署郎以高功久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時稱高才是號蓋同心顯用志士謂之接腳

問以防請託

試以言

試以事

試以勇

試以貌

試以才

試以德

試以藝

試以力

試以射

試以書

試以數

試以律

試以義

試以訟

試以治

試以兵

試以謀

試以策

試以論

試以表

試以判

試以詔

試以奏

試以議

試以對

試以問

精纂編 通性理總文獻通考元成宗大德五年福州路連江縣寨陳天錫能通性理之書又英宗至治元年福州路學校所舉張泰山精於性理者前有裴馬後有盧李皆盡其蘊奧無不可從謝莊笑文獻通考曰謝莊笑而不予人官造姓曆 爲手籍文獻通考曰李機元爲少常伯掌事於負外郎張仁禕綜之法密玉海曰玉機爲尚書時銓選失序吏肆爲姦弊一時浚秀 **擬** 孔帖曰楊什卿知吏部銓李德裕柳公綽皆走門下外沈在牙頰間當時有稱之者 **倚爲利** 孔帖曰鄭晏知吏部三銓事最殿分明下皆相伏又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但患遺之不知耳 又曰李吉甫自翰林拜相將出之夕感思出涕謂學士裴垍曰吉甫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後進庶士

選舉 通考元成宗大德五年福州路連江縣寨陳天錫能通性理之書又英宗至治元年福州路學校所舉張泰山精於性理者前有裴馬後有盧李皆盡其蘊奧無不可從謝莊笑文獻通考曰謝莊笑而不予人官 造姓曆 爲手籍文獻通考曰李機元爲少常伯掌事於負外郎張仁禕綜之法密玉海曰玉機爲尚書時銓選失序吏肆爲姦弊一時浚秀 **擬** 孔帖曰楊什卿知吏部銓李德裕柳公綽皆走門下外沈在牙頰間當時有稱之者 **倚爲利** 孔帖曰鄭晏知吏部三銓事最殿分明下皆相伏又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但患遺之不知耳 又曰李吉甫自翰林拜相將出之夕感思出涕謂學士裴垍曰吉甫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後進庶士

選舉 通考元成宗大德五年福州路連江縣寨陳天錫能通性理之書又英宗至治元年福州路學校所舉張泰山精於性理者前有裴馬後有盧李皆盡其蘊奧無不可從謝莊笑文獻通考曰謝莊笑而不予人官 造姓曆 爲手籍文獻通考曰李機元爲少常伯掌事於負外郎張仁禕綜之法密玉海曰玉機爲尚書時銓選失序吏肆爲姦弊一時浚秀 **擬** 孔帖曰楊什卿知吏部銓李德裕柳公綽皆走門下外沈在牙頰間當時有稱之者 **倚爲利** 孔帖曰鄭晏知吏部三銓事最殿分明下皆相伏又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但患遺之不知耳 又曰李吉甫自翰林拜相將出之夕感思出涕謂學士裴垍曰吉甫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後進庶士

選舉 通考元成宗大德五年福州路連江縣寨陳天錫能通性理之書又英宗至治元年福州路學校所舉張泰山精於性理者前有裴馬後有盧李皆盡其蘊奧無不可從謝莊笑文獻通考曰謝莊笑而不予人官 造姓曆 爲手籍文獻通考曰李機元爲少常伯掌事於負外郎張仁禕綜之法密玉海曰玉機爲尚書時銓選失序吏肆爲姦弊一時浚秀 **擬** 孔帖曰楊什卿知吏部銓李德裕柳公綽皆走門下外沈在牙頰間當時有稱之者 **倚爲利** 孔帖曰鄭晏知吏部三銓事最殿分明下皆相伏又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但患遺之不知耳 又曰李吉甫自翰林拜相將出之夕感思出涕謂學士裴垍曰吉甫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後進庶士

選舉 通考元成宗大德五年福州路連江縣寨陳天錫能通性理之書又英宗至治元年福州路學校所舉張泰山精於性理者前有裴馬後有盧李皆盡其蘊奧無不可從謝莊笑文獻通考曰謝莊笑而不予人官 造姓曆 爲手籍文獻通考曰李機元爲少常伯掌事於負外郎張仁禕綜之法密玉海曰玉機爲尚書時銓選失序吏肆爲姦弊一時浚秀 **擬** 孔帖曰楊什卿知吏部銓李德裕柳公綽皆走門下外沈在牙頰間當時有稱之者 **倚爲利** 孔帖曰鄭晏知吏部三銓事最殿分明下皆相伏又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但患遺之不知耳 又曰李吉甫自翰林拜相將出之夕感思出涕謂學士裴垍曰吉甫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後進庶士

選舉 通考元成宗大德五年福州路連江縣寨陳天錫能通性理之書又英宗至治元年福州路學校所舉張泰山精於性理者前有裴馬後有盧李皆盡其蘊奧無不可從謝莊笑文獻通考曰謝莊笑而不予人官 造姓曆 爲手籍文獻通考曰李機元爲少常伯掌事於負外郎張仁禕綜之法密玉海曰玉機爲尚書時銓選失序吏肆爲姦弊一時浚秀 **擬** 孔帖曰楊什卿知吏部銓李德裕柳公綽皆走門下外沈在牙頰間當時有稱之者 **倚爲利** 孔帖曰鄭晏知吏部三銓事最殿分明下皆相伏又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但患遺之不知耳 又曰李吉甫自翰林拜相將出之夕感思出涕謂學士裴垍曰吉甫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後進庶士

選舉 通考元成宗大德五年福州路連江縣寨陳天錫能通性理之書又英宗至治元年福州路學校所舉張泰山精於性理者前有裴馬後有盧李皆盡其蘊奧無不可從謝莊笑文獻通考曰謝莊笑而不予人官 造姓曆 爲手籍文獻通考曰李機元爲少常伯掌事於負外郎張仁禕綜之法密玉海曰玉機爲尚書時銓選失序吏肆爲姦弊一時浚秀 **擬** 孔帖曰楊什卿知吏部銓李德裕柳公綽皆走門下外沈在牙頰間當時有稱之者 **倚爲利** 孔帖曰鄭晏知吏部三銓事最殿分明下皆相伏又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何代無賢才但患遺之不知耳 又曰李吉甫自翰林拜相將出之夕感思出涕謂學士裴垍曰吉甫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後進庶士

罕援譽者請垣疏其名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有得人之稱 披華發輝 舒翹揚英 漢置五曹 魏隆八凱 江總 薛有

芃棫 河無伐檀 麟趾信厚之族章敘于內 騶羽翬飛之賢夷儀于外

選舉四

興賢 周禮使民興賢出使長之 舉能 尚書舉能其官惟爾不任 署行 議年 高帝詔云云年幾也行狀也 詔補博士 漢書云成帝時三科博士選三科高

士弟子 文獻通考云元朔五年制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博士選三科 漢書云成帝時三科博士選三科高

為尚書大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 雜舉 充博士位 又云晉朝新通達國體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 舉

可親民者 文獻通考云哀帝建平元年詔大司馬列侯中二千石州牧守各一人 一封軺傳 又云東漢之制郡國守相視事下通知遣經古記天文歷算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 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 孝廉 又云東漢之制郡國守相視事下通知遣經古記天文歷算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 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以其未

久不周知也 補令長丞尉 又云元初六年詔先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補令長丞尉 奏增孝弟從政 尚書令黃瓊以前左

雄所上孝廉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從政 尚書令黃瓊以前左

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從政 尚書令黃瓊以前左

漢法舉廉試經者拜為郎 舉敦樸 後漢書云馬融舉敦樸對策於北宮端門 依科罷者為太子舍人 又云初平四年詔罷生四

年幼才俊者聽為童子郎 舉賢良篤行 文獻通考云魏明帝青龍元年詔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 六條舉淹滯 晉書云魏

罷之詔曰今考實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奏童子郎 又云後漢左雄奏名儒為博士汝南謝廉河南胡建章年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為童子郎

白首空詔曰今考實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奏童子郎 又云後漢左雄奏名儒為博士汝南謝廉河南胡建章年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為童子郎

而行不由檢素過中本者終莫能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莫不自以處身則可令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其衣藏其實

服朝廟大史或自挈壺飲以入 舉賢良篤行 文獻通考云魏明帝青龍元年詔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 六條舉淹滯 晉書云魏

官寺凡說漿之行則容隱矣

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

以為劇 不抑寒素 王儉為吏部郎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無所是非遽以狀白之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各隨其方不得者不怨之也

人之難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意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 南院選式 王海云長安志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選舉所用皆清心之士雖于時有盛名不如式輒不得

憂難取其智謀順之以事以求其理 官人之難 文獻通考云晉武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意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

調有十年不官者 月露風雲 資治通鑑云侍御史李膺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江左喜梁其實盈月露之形殫案盈不出月露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

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於是閭閻之間爭為浮華交游以熾其風聲以流其末竟六甲先製五言捐本逐末澆偽愈扇

童昏責遊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捐本逐末澆偽愈扇 不能答皇王政術 文獻通考云貞觀十八年引諸州所舉孝廉賜坐御

前問以皇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說孝經並不能答皇王政術 文獻通考云貞觀十八年引諸州所舉孝廉賜坐御

上州二人下州一人 開府元龜曰高宗即位詔其有經明行修該講精熟具此師叢才堪教導

者忠節高妙適用清通博聞強記終始不移者京師長官及上州各舉二人中下州各舉一人 兼試經史 開府元龜

云總章二年敕諸色考滿入流人並縣試一經史然後授官　識文律者然後試策又云永隆二年詔曰學者立身之本文共相模擬本無實才考試之日曾不簡練試官又加顏面或容假手更相囑請莫懲其弊兼繩墨有數進士不尋史傳唯誦舊策甚乖糾繩興廢舉弊因此失人簡賢任能無方可致自今已後考功試人明經試帖取十帖得六以上者進士試雜文兩首識文律者然後並令試策其明法并書算貢舉人亦量准此例即爲常式　舉刺史縣令　冊府元龜云景龍三年令內外官各舉才堪刺史縣令者　舉將軍都督刺史　又云睿宗太極元年命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才堪將軍及邊州都督刺史一人　歷州縣擬臺省　文獻通考云明皇即位制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　鏡妍媸　又云魏知古先天二年冬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事上深以爲稱職手制曰鑑以窮妍媸必鑒衡已舉則輕重自分遠朕遠聞之益用嘉歎　吏部兵部一時精選　玉海云張九齡用人嚴挺之知吏部選皆爲一時精選　武選亦治　又云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武選亦治　免任散官　冊府元龜云開元十六年國子監祭酒楊瑒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一二習禮儀禮公羊穀梁亦請量加優獎遂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　李林甫賀野無留才　孔帖云李林甫時帝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覆試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野無留才　不以親故自嫌　文獻通考云肅宗即位于靈武以崔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京師未復舉選渙爲江淮選補使牧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譽吾不忍爲　一牓盡除京官通判　闕見錄云太祖幸西都張昪爲汝得賢獻十策帝歸謂太宗曰吾幸西都爲汝得賢獻十策帝歸謂太宗曰吾幸西都爲汝得第有司置於丙科帝不悅放一牓盡除京官通判　貢八行　王海云大觀元年詔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策斥己即建言士皆和八行貢入太學大司成考驗取旨釋褐　文獻通考云肅宗即位于靈武以崔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京師未復舉選渙爲江淮選補使牧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譽吾不忍爲　一牓盡除京官通判　冊府元龜見錄云太祖幸西都張昪爲汝得賢獻十策帝歸謂太宗曰吾幸西都爲汝得第有司置於丙科帝不悅放一牓盡除京官通判　貢八行　王海云大觀元年詔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策斥己即建言士皆和八行貢入太學大司成考驗取旨釋褐

選舉五

詩

唐馬異送皇甫湜赴舉曰馬蹄聲得得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舍吐一腹文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郁爲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稱意太平年念子長相憶　宋王元之聖上親試貢士歌曰天王出震寰宇清奎星燦燦昭文明詔令郡國貢名士大張一網羅羣英聖情孜孜終不倦日斜猶御金鑾殿宮柳低垂三月煙爐香飛入千人硯麻衣皎皎光如雪一一重瞳親鑒別孤寒得路荷君恩聚首皆言盡臣

節

書元陳祐三本書曰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爲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皆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以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杜稷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或起之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於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遺際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於宋金數百年間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少之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令魴之在河鯉之在洛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鯉則一也

疏陸贄疏曰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長而沈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愼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僚屬之明驗也臣待罪宰相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奬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舉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賞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則觀其所舉即此義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七

貢舉一

原登龍　退鵷　位列春官　職司貢舉　天子求賢　諸侯貢士　敷求多士　精選羣材　盛矣會府

直哉主司　精鑒茂才　明試諸難　懸甲乙之科　拾青紫之士　搜靈蛇而來　中正鵠而取　禮闈之司重其任　文囿之主難其人　撞鐘之鳴以待下問　止水之鑒寧遺上才　職當可試惟慮遺才　經苟未明難用拾芥　守明試之司豈宜失士　當文思之代必待得賢　楊葉不穿難中上而下第　桂枝可折以三道而登科

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上命依人數各賜紅綾餅餤殘牙齒曹噢紅綾餅餤來　命依人數各賜紅綾餅餤見前新第宴於曲江乃命折花一枝令中官馳至宴所宣口敕曰上令戴花飲酒無不為樂

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太宗嘗得鹿門者熟顧其事對　讀府署王曰至和嘉祐間場屋為文尚奇澀歐公方欲革其弊時有舉進士及選限偶得屬對不諧者謂之燒尾　說者謂虎變為人初成人故云燒尾一云新羊所觸

深為諸公所稱及放榜士論洶洶以為舉場白戰不復作詩　戰蟻　宋王安石夜讀試卷詩蕉中得鹿初疑夢蟻下安知非夢中官馳以賜故徐演詩云莫歎老缺中官馳至宴所宣口敕曰

考旦言以五星白比而待我輩為戰場　戰蟻　宋王安石夜讀試卷詩蕉中得鹿初疑夢蟻下安知非夢中官馳以賜故徐演詩云莫歎老缺中官馳至宴所宣口敕曰

事其餘主賓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為探花使　探花　唐大中以來士人以進士及第為榮謂之探花使　唐大中以來士人以進士及第為榮謂之探花使

禮部放榜歲取二人姓氏稱名行列者謂之榜花　榜花　施榻過閣　玉海曰嚴挺之

則曰某人閣門則承之以傳於堦下　過閣　玉海曰嚴挺之

為吏部侍郎掌二試六論三對制策而進退焉　皆以文獻通考曰宋制進士

楊子曰儒以發策決科　舊唐書曰今之舉人驅馳於聲病之間以發策決科之謂也

上啓陛詩惟希放牓之澤　舊唐書曰天寶元年詔曰進士不復作詩

便辭媚幸於德宗其從祖元夏卿為吏部侍郎掌貢舉　士酒　探花　拖吉曰宋太祖開寶八年詔進士加賜酒一盃

以內夏卿油然引身而去執讀大慙恨　羅袖　韓愈願宗實錄巧慧

記纂淵海曰楊大年為翰林學士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會辦其事一緣進士或天學士必持文衡

幸預有以教之大年乃作色拂衣而入則曰丞休哉大年果知貢舉人用不休哉者皆中選　女童軍士　續文獻通考曰貞元十二年並通詔特封孺人

文獻通考曰景泰元年翰林侍講學士劉儼主考順天及揭曉第一人劉宣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儼爭曰朝廷

考曰景泰元年翰林侍講學士劉儼主考順天及揭曉第一人劉宣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儼爭曰朝廷

立賢無方不可乃止　容甚麗　貌不揚　文獻通考引冀

出身 居臺省

相繼爲公卿 開進士 變秀才

舉暮年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不謂變學究

居臺省 記纂淵海曰陳彭年自神龍以來

相繼爲公卿 册府元龜曰陸贄德宗時爲兵

開進士 詳居臺省注 册府元龜曰其

變秀才 記纂淵海曰陸贄德宗時爲兵

贊輸心 高郢拒請

贊輸心 高郢拒請 名字理其業郢疾其風既領職拒絕請托雖同列頗恥無敢言者浮薄之風翕然一變

燒燭三條 賦曰五色

燒燭三條 賦曰五色 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盡難成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先畢作詩云白蓮千朵照

已晚王文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心遂谷云入論賦成驚破侍郎膽

貞元年試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攜之以詣主文亟命取

捏所納面對不差一字因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放

黃帕開封 朱衣點頭 上詳第二條蔡持正詩天中記曰歐陽脩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卷

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不爾則無所見因語其事於同列爲之三歎嘗有句云唯願朱衣一點頭

英雄入彀 神仙注榜 私記纂淵海曰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盡難成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

英雄入彀 神仙注榜 皆選詞藝 多放才名

英雄入彀 神仙注榜 韓持國詩曰鶴使陳氏新華

皆選詞藝 多放才名 册府元龜曰王起武宗會昌中拜左僕射復知

皆選詞藝 多放才名 舊例放榜之日設棘於門及開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擬令撤棘啓門寂無喧者所放多才名之士 又曰貢舉起前後四典貢舉皆選當代詞藝之士

貢舉起前後四典貢舉皆選當代詞藝之士 夢菜一苗

見雲五色 東齋遺事曰眞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乃蔡齊上曰得人矣

見雲五色 事文類聚曰天聖五年仁宗試進士韓琦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五色雲見從官皆

論疑子固 魁必方叔 歐陽脩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時與其事得蘇軾刑賞論以示脩脩

論疑子固 魁必方叔 驚喜疑門下曾子固所爲乃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 鶴林玉露云元祐

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名廣就試將鎖院東坡絕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凡上有頃章子厚

二子曰特曰榜者來取簡窺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二章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

檄徵坡作方叔幾於闈筆坡意魁必方叔也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及拆號乃章持章援坡失

色出院聞其故大歎恨 又東坡集有贈方叔落第詩曰平生讀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 鄧郊所選羣衆千萬而

鄧郊所選羣衆千萬而 袍似銀 類編曰鄧郊所選羣衆千萬而袍似銀 月燕於京師麻衣如雪翛然滿

袍似銀 月燕於京師麻衣如雪翛然滿 名士多宰相 孔帖曰孫逖

名士多宰相 取類眞卿李

名士多宰相 科舉條貫公投

名士多宰相 又曰貴

名士多宰相 明水賦衡溝新柳詩公名

緣竹詩年陸贄與元稹白居易同試明水賦衡溝新柳詩公名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 人盡得仙袍惟劉銀沒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 人盡得仙袍惟劉銀沒 元和天子祠申年三十三人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 人盡得仙袍惟劉銀沒 元和天子祠申年三十三人 華簪纓上趨騈等皆海內有名士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 人盡得仙袍惟劉銀沒 元和天子祠申年三十三人 華簪纓上趨騈等皆海內有名士 在省中見與陸員外書又獻通考曰歐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 人盡得仙袍惟劉銀沒 元和天子祠申年三十三人 華簪纓上趨騈等皆海內有名士 在省中見與陸員外書又獻通考曰歐 陽修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默不取富鄭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 人盡得仙袍惟劉銀沒 元和天子祠申年三十三人 華簪纓上趨騈等皆海內有名士 在省中見與陸員外書又獻通考曰歐 陽修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默不取富鄭 公牛僧孺相好日上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 人盡得仙袍惟劉銀沒 元和天子祠申年三十三人 華簪纓上趨騈等皆海內有名士 在省中見與陸員外書又獻通考曰歐 陽修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默不取富鄭 公牛僧孺相好日上 賦明水賦衡溝新柳詩公名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 人盡得仙袍惟劉銀沒 元和天子祠申年三十三人 華簪纓上趨騈等皆海內有名士 在省中見與陸員外書又獻通考曰歐 陽修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默不取富鄭 公牛僧孺相好日上 賦明水賦衡溝新柳詩公名 名士多宰相 孔帖曰孫逖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 人盡得仙袍惟劉銀沒 元和天子祠申年三十三人 華簪纓上趨騈等皆海內有名士 在省中見與陸員外書又獻通考曰歐 陽修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默不取富鄭 公牛僧孺相好日上 賦明水賦衡溝新柳詩公名 名士多宰相 取類眞卿李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 人盡得仙袍惟劉銀沒 元和天子祠申年三十三人 華簪纓上趨騈等皆海內有名士 在省中見與陸員外書又獻通考曰歐 陽修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默不取富鄭 公牛僧孺相好日上 賦明水賦衡溝新柳詩公名 名士多宰相 科舉條貫公投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 人盡得仙袍惟劉銀沒 元和天子祠申年三十三人 華簪纓上趨騈等皆海內有名士 在省中見與陸員外書又獻通考曰歐 陽修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默不取富鄭 公牛僧孺相好日上 賦明水賦衡溝新柳詩公名 名士多宰相 又曰王安石改科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 人盡得仙袍惟劉銀沒 元和天子祠申年三十三人 華簪纓上趨騈等皆海內有名士 在省中見與陸員外書又獻通考曰歐 陽修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默不取富鄭 公牛僧孺相好日上 賦明水賦衡溝新柳詩公名 名士多宰相 科舉條貫所得士

緣竹詩年 唐科名記云貞元八 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 出身有差廷試策畏聚以貌不揚 第一後果成建文之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記纂淵海曰元和十三載李源公榜三十 人盡得仙袍惟劉銀沒 元和天子祠申年三十三人 華簪纓上趨騈等皆海內有名士 在省中見與陸員外書又獻通考曰歐 陽修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默不取富鄭 公牛僧孺相好日上 賦明水賦衡溝新柳詩公名 名士多宰相 科舉條貫公投

邁適入等 文獻通考曰仁宗天聖二年賜舉人及第出身有差宋郊與祁俱以詞賦得名時奏祁第一郊第二祁第十又曰洪邁入中等共適入下等高宗覽其文歎曰此洪皓子耶父在遠能自立忠義報也

楚金請退 景莊及第 唐書曰張楚金進曰以賜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俱退李勣曰國家貢舉本求才何妨雙與遂俱進士擢第 又李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莊兄景曰李宗閔復為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景莊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李景莊令歲不可不取可憐彼兄每歲受撻由是始得及第 王師旦下浮豔 杜黃裳訪孫寒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

玉筍知名 瓊林賜宴 孔帖云天中記曰貞觀中王師旦下問敢有所隱即言子弟有林藻令狐綯崔元畧孫寒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

須補學生 進士不博刺史 冊府元龜云天寶十二載詔天下舉人不得充鄉試皆須補國子學生郡縣學生然後聽舉 天中記曰唐文宗嘗言進士之盛悼相對曰鄉場中自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笑曰亦無奈何

進士不博刺史 冊府元龜云天寶十二載詔天下舉人不得充鄉試皆須補國子學生郡縣學生然後聽舉 天中記曰唐文宗嘗言進士之盛悼相對曰鄉場中自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笑曰亦無奈何

宣宗命處甲科 章聖特許殿試 山堂肆考曰唐宣宗好文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溫庭筠以玉條脫廻之宣宗命處以甲科為令狐綯所阻蓋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戰時宜覽古綯怒奏曰鄉貢進士之盛悼相對曰鄉場中自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笑曰亦無奈何

宣宗命處甲科 章聖特許殿試 山堂肆考曰唐宣宗好文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溫庭筠以玉條脫廻之宣宗命處以甲科為令狐綯所阻蓋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戰時宜覽古綯怒奏曰鄉貢進士之盛悼相對曰鄉場中自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笑曰亦無奈何

原待問 待取 天中記云進士犯主文家諱雖音同字不同亦不敢入試如崔夢彪知舉以父名龜從則歸仁澤不敢試

增遇家諱 南部新書云凡進士入試題目有家諱即托疾下將息狀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如是求 名犯主文家諱

其次與出身 貢院 玉海云禮部有貢院自唐開元始 策舉人含元殿 文獻通考云開元二年上親策舉人於含元殿謂曰朕將存其上第次之材試之日天子親臨觀之策高者特授以美官

制舉 文獻通考云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試之日天子親臨觀之策高者特授以美官

五坦率 天中記云德宗夏中微行西明寺宋濟為中書舍人德宗問事業是何姓行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使聞呼宮家濟惶恐起拜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侍郎權德輿掇數士號權許有濟名否使回又坦率矣 急賢詔子 孔帖云杜顗舉進士時約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掇數士號權許孟容曰如子不可使子曰舊見我急賢詔子不可使子曰舊見我急賢詔子不可使子曰舊見我急賢詔

人待士　孔帖云舒元輿古貢士未有輕於此時者宰相公卿由此出大宰相公卿由此出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也

化成也臣恐賢者自引去而不肖者爲陛下用也　白將脂炬文獻通考云舒元輿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年禮部侍郎魏扶奏及第三人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皆以文藝爲衆所知其父皆尚書難求脂炬簪具皆人自將在重任不敢選取其所試詩賦並封進取進止令翰林學士韋琮等考盡合程度

文星暗　記纂淵海云大中中天官奏云

貢進士李道龍　天中記云宣宗酷愛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第苟有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試詩賦以顏標爲題目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歎惜移時常於內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以

孟子爲主　又云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同不報　冬烘

膠太冬烘顏標作魯公錯認

槐黃　南部新書云槐花黃舉子忙

字體濃淡相間　錦繡萬花谷云李紓侍郎掌貢院字吏得疾令史王昶亦善書詔令未及填禮部貢院字吏得疾令史王昶亦善書詔令

渴浥題目　事詞類奇唐書大中九年吏部試宏詞舉人考官刑部郎中唐扶出爲虔州刺史其人並落第　鄉

所劾考官皆罰俸

天雞有二　天中記云淮南張儉知舉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賦儉但以文選中選句爲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兩

天雞有二未知孰是儉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釋蟲有蝍天雞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江南小蟲黑身赤頭一名天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鷁若彩雞有蝍天雞赤羽逸周書曰

濃淡相間酣以豐筆染不能加墨字體濃及致其妍自後法之遂爲故事

雅飡天雞　雅飡天雞楚辭一名楼雞釋鳥有鷁天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鷁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江南小蟲黑身赤頭一名天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鷁若彩雞有蝍天雞赤羽逸周書曰

莎雞一名楼雞

爲司空先輩　北夢瑣言云王凝知貢舉司空圖才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詩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浮薄者一榜門生開筵宣言曰某窮吞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號之爲司徒空王知有此說因召

全

不得稱門生　文獻通考云宋太宗建隆三年

未嘗搖動　開府元龜云張昭仕晉爲右丞少帝開運三年命知貢舉嘗搖動但務公平得鉅儒之體

諸侯受賂請托甚峻昭未嘗搖動諸侯受賂請托甚峻昭未嘗搖動

豈容走吏竊科名　文獻

詔及第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門恩門并自稱門生　賜宴瓊林院　景物略云瓊林苑詳注曰太平興國八年宋白等

通考云太宗端拱二年親試舉人有中書守堂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上知之令追所受勅牒因謂侍臣曰科級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走吏冒進竊取科名

登第近萬人　玉海云王元之曰先帝舍

甥及目爲師門恩門并自稱門生

同學究出身　給

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　賦一篇詩六章　文獻通考云眞宗景德二年詔省試主司皆

臨軒策試進士　錦繡萬花谷云呂公著知貢舉密奏曰天子臨軒始以策試進士前一日取首選

東齋遺事曰蔡齊及第眞宗臨軒詔金吾給

衛士七人清道許出入則兩對引喝傳呼

大科文字　開元錄云范文正公以制科薦富鄭公辭以未習

忠孝狀元　記纂淵海云皇祐五年廷試進士

焚香祝之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鄭獬也　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　聞見錄云至和間富

文字可

科文字可

往就館

鄭公弼富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段希元魏升

堯舜是幾種事　西清詩話云世傳歐公掌禮閒

平同陽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爲天下制至今行之

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

事不同也羅貫中湧幢小品云貫中太原人與施耐庵同師事錢塘施氏施氏嫁女貫中賦詩以送之施氏大慚貫中別去施氏追悔復招之貫中已不返矣

宗親書籍毀壁事載文獻通考云紹興二年立凡十二題制誥詔敕事言之撫州民黃亮成上書乞增試額以廣其傳詔從之

富弼李后　富弼字彥國洛陽人舉進士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絳州召試學士院為館閣校勘李后名淑仁宗皇后也

乾淳體文　文獻通考云淳熙三年御筆賜程珌以下曰夫文辭之興詞章雅正號乾淳體

三學諸生赴省試　續文獻通考云淳祐六年詔昨令三學各遣知禮部貢舉

傍犯名諱　彙苑詳注云洪遵知禮部貢舉

久虛之等　文獻通考曰故事制科分五等然中選者皆第四等設科以來止是二等或三等故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九成言無畏避　文獻通考云紹興二年立凡十二題制誥詔敕事言之撫州民黃亮成上書乞增試額以廣其傳詔從之呂頤浩言景德詞賦勝九成請置第一上曰士人初進便

一士或專場人對策到切皆停等奏名

一古一今三等取人　又云博學弘詞科紹興二年御筆賜程珌以下曰夫文辭之興詞章雅正號乾淳體表露布檄箴銘紀贊頌序於內雜出六題分為三

御筆賜程珌　又云理宗寶慶三年御筆賜程珌以下曰夫文辭之興詞章雅正號乾淳體表露布檄箴銘紀贊頌序於內雜出六題分為三

貢舉三

詩畫類　禹錫送客詩曰君門起天中多士如星攢煙霞復雙闕井鼎羅千官清漏滴銅壺仙廚下盤飧雖雜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靜後回首禁城雞唱時

唐郎李嘉祐詩曰白日催年急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衙門已如市

曹鄴李嘉祐即南朝上同年詩曰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衙門已如市

劉虛白試院獻裴令公詩曰解名盡處是孫山答友詩曰解名盡處是長安花發旁詩曰黃帕開封出奏篇銀袍二百玉階前感頹咫尺瞻中扆

孟郊登第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嚼蕊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孫山答友詩曰解名盡處是孫山

綠人更在綠山外

曹鄴李嘉祐即南朝上同年詩曰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衙門已如市

白日催年急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衙門已如市

時忽夢遊蓬萊仙才　宋祭持正崇政殿放榜詩曰黃帕開封出奏篇銀袍二百玉階前感頹咫尺瞻中扆

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

名姓傳呼下九天筆旋題黃甲字禁門已遞杏花箋孤臣升賜交悲喜想望光芬十五年　元周伯琦廷試

奏進士榜詩曰太平天子策賢良詔問天人白玉堂校藝盡尊周典禮策名寧數漢詞章風鳴松蓋宵聲殷雨泡梨花雪色香承乏幸陪諸老後凌晨金榜出明光　歐陽元詩并序曰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崇天門傳臚賜進士右榜第一人阿察赤左榜第一人李黼皆肆業國學日新齋余西廡授業生也是日京尹備鼓樂旗幟麾蓋甚都導二狀元入學謝師拜余明倫堂榜眼劉思誠探花郎徐容嘗因同年黃晉卿彭幼元從子遊亦拜其側其餘進士以門生禮來拜謝雜遝不記姓名圖橋門而觀者萬計偶成絕句以紀其事禁院層層桃李開天街繡轂轉晴雷銀袍飛蓋人爭看兩兩龍頭入學來淡墨題名二十年一官獨自擁寒氈三五題襟拜座前　馬祖常試院雜題曰小雨霏微不作泥棘闈魚鑰待晨雞銀袍影近花燈立綠户光連粉署題霑露已露文運慶綑縕猶覺化鈞齊端門三月黃金榜應有商霖應上奎　又曰蓮炬銀臺畫晝蠟淚瑠瑜重席織文雞計偕萬里人交趾骨買千金馬月題省樹春回珠蕊亞御溝氷泮縐波齊臚傳名上多龍虎昨夕官占已報奎　又曰春闈新雨透花泥學士聯詩擬鬬雞騶裏龍媒來大宛駿貌猶子出雕題宮花壓帽牌金賦罷長楊傳唱急天門金榜日華高　又曰紅綾餅餤出宮闈賜宴恩榮玉殿西白髮詞臣曾射策榜名欣見換銀袍燕子西風背伯勞武都泥　貢師泰殿試後詩曰春風馳道入宮牆青瑣深沈引夕郎草染綠波生太液花扶紅日上披香聲名已重千金璧恩寵方隆七寶牀治世斯文今極盛九天星斗自成章　薩都剌及第謝恩詩曰禁柳青青白玉橋無端春色上宮袍卿雲五彩中天見聖澤千年此日遭虎榜姓名書彩紙羽林冠蓋豎旌旄朝回龍尾頻回首玉漏花深紫殿高　又賜恩榮宴曰內侍傳宣下玉京四方多士被恩榮宮花壓帽金牌重舞妓當筵翠袖輕銀甕春分官寺酒玉杯香賜御廚羹小臣洎滴皆君賜惟有丹心答聖明　明高啓送貢士會試詩曰國家文治今百年多士孰賚皆知天南宮坐試二三策能使海內無遺賢院門晨開官燭爛白袍鵠立人五千上談禮樂祖姬孔下議制度輕讐元臨軒曾看宰相賀雲間盡見當朧傳看花或騎太僕馬錫宴每給司農錢登朝出牧知幾輩冠佩劒鳥紛相聯

唐人尤喜期集燕設之名亡慮十數而曲江大會長安坊市爲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時通榜之士意氣相予甚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國朝署去浮侈但存聞喜一燕而同年之制則加詳焉既朝謝揆日集貢院奉賜第錄黃於香案則拜禮畢更以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鄉未四十西序東鄉推年最長若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鄉少者北鄉春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荅拜長者洎兩序皆再拜謂之拜黃甲敘同年所以明章風期篤敘事軰委曲之意過唐遠矣士大夫寧得輕負此意超然雲散異日相視如塗之人乎

增論明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本朝雖大封拜百官亦未嘗具服拜賀惟於策士傳臚之後羣臣致辭慶賀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由是觀之則祖宗所恃以求賢輔治之具誠莫先於進士一科是以百年以來凡明治體建功業者皆自此塗以出唐史言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施設奮其事業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宋人亦言豪傑之士由之而進夫唐宋取士以詩賦多文而少實尚足以得一時之豪傑以爲名臣況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經語孟之文用濂洛關閩之說即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者也爲士者誠專心於此而有所得爲上之人精擇而謹取之必名實相符文質相稱然後得預斯選焉其所得之人才當不止於唐宋而已也

政術部十八徵聘　辟名　考試

徵聘一　不起附

屈五反　三往　史曰伊尹隱居使人聘之五反然後肯往　葛孔明卧龍也可就見不可屈致先主遂諸亮三往乃見　身勤　禮慰　高帝詔有稱明德者長吏必身勸焉　之不駕謂身自往勤以車駕而遣之　不敢有司勃不敢詔命郡縣以禮慰遣之乃至　翹車　貢帛　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注聘士之車古者聘士以弓也　易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　夢得　歎求　高宗夢傅說曰夢帝賚子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旁求諸野說築傅巖之野唯肖　歎求哲人　蒲輪　蕙帳　漢以蒲輪迎枚生孔稚圭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　遜式廬　詔曰駕龍文侯過段干木之廬式之　衰帝徵逸　勝曰徵賢者宜駕之詔焉駕也　詳選　舉武帝詔樊英字季齊顓帝備禮徵聘詔責辭　為駕　魏文侯敬段干木之賢者宜駕之詔焉駕也　詳選　舉武帝詔樊英字季齊顓帝備禮徵聘詔責辭　為駕　魏文侯敬段干木之賢者宜駕之詔焉駕也　詳選　舉武帝詔樊英字季齊顓帝備禮徵聘詔責辭　為駕　魏文侯敬段干木之賢者宜駕之詔焉駕也　詳選　舉武帝詔樊英字季齊顓帝備禮徵聘詔責辭

純帝以元繩羔幣聘之 冊府元龜曰司馬才章博涉五經善緯候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學者凋喪儒教凌遲豈有後進之士經業優洽而未用者乎因徵才章及王琰王恭俱拜儀同三司

誠如卿言 續文獻通考曰元英宗至治三年拜住言趙居信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喜曰卿言適副朕心遂以居信爲翰林學士承旨澄爲學士 又曰洪武七年上御武樓宋廣傳者雖寄跡釋氏誠奇才也卿言即召見擢翰林應奉

迴紫洞之遊 齊元纘以聘

起屈洗耳 圖形 許由隱於箕山堯聞其賢聘爲九州長由聞其聲乃洗耳於潁川之側後漢桓帝徵姜肱不至遣工圖其形狀肱卧幽室以被韜面竟不出

公珠述持毒藥徼李僕僕曰欲誘我以高位重餌遂飲藥而死 龔勝被王莽徵不食而死有父老來弔甚哀曰青以明自煎龔生竟天年非我徒也遂出不知其姓名

位昭帝徵泳郡韓福至年老賜帛書曰朕隱勞以官職之事大夫其歸修孝弟以敦鄉里行道傳舍具酒食從者及長吏存問八月卒帝賜複衾祠以中牢 七啓曰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羣臣有所不盡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此人可見而不可詘及相見平不問天子亦

稱臣 可見不可詘 後漢郡國志益州牧謂揚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天子有問其故羣臣有所不盡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此人可見而不可詘及相見平不問天子亦

敢請爲從事 雖全獨行 且亂大倫 儒有特立獨行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注後漢嚴光字子陵光武欲授之官光曰昔帝堯大聖許由洗耳於河濱今臣欲敦箕山之操陛下遵帝堯之跡光武雅重之 洗耳詳上

謂仁乎 樂而無悶 寵則可驚 有輕軒冕 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 不事王侯 從吾所好 與子偕隱 雖勤五反之

命終傲三旌之禮 宜飲高士之風 難奪匹夫之志 與夫偃俛從公 未若逍遥樂道 偃仰以沐堯

曦 樓遲而歌舜塗 時有昏明理亂 道包舒卷行藏 閉門却埽以慰餘年 結宇幽巖時堪養性 負白駒之德亦既逢時 蘊元豹之心獨思避世 抗高尚之風則宜矯俗 遇休明之日安可迷邦 杖藜舍糗雅符三徑之歡 飲水曲肱取逸一歎之樂

畫牛

牧羊 事文類聚曰梁陶弘景屢聘不出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鞭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以牧備供葬畢隱於徂徠山車駕東巡救州縣召以敦禮

好酒 山堂肆考曰麗德公者居峴山之南平生不入城府劉表聞其好酒能詩遣子孫乎公曰世人以遺子孫好酒能詩不如遺子孫採藥不反 世人

採藥 山堂肆考曰東漢扶風法眞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順帝欲致之四徵不出友人郭正稱之曰眞隱之賜號希夷先生隱之雲叟俱好神仙等齎幣書徵召其後雲叟俱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 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

逃名 人物志曰太平山十餘年以母老還若耶山中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占者以隱士當之戴人士以嘲吳人曰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三返 十至 後漢

達居對先數著名人或憂之俄而數死故會稽人

書曰光武備安車元纁遣使聘嚴光三返而後至
清居青巖山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
孔帖曰甄不起 徵士 聘君 文選曰德高徵而不就曰徵士
韓玉曰既士不起者謚

指翔鴻

教舞鶴 世說曰後魏郭瑀字元瑜少有拔俗之操張天錫備禮徵之使至元
此鳥安可籠哉 事文類聚曰韋聖幸汾陰回望林嶺間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

寡嗜慾 上詳第三條唐中宗詔 冊府元龜曰開元六年徵處士
二年詔通事舍人禮徵處士 范陽盧伯瑗伯瑗善

好大言 冊府元龜開元六年徵嵩山隱士盧鴻應辟而至訪之
嵩山隱士盧鴻應辟而至訪之政道有會淳風特

不如一老 何假百城 潛確類書
白雲留住 魏

踰牆而避 鑿坯

會淳風

守熏修

徵士 聘君

文選曰德高徵而不就曰徵士韓玉曰既士不起者謚

徵聘二

增幡然改 孟子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幡然改曰與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
道我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民哉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原天下歸心 武王之人歸心焉 天下之逸民天下之士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

席珍待聘 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治國之道 白虎通曰天子聘求治國之道士者貪議治之

三旌之禮 聘士之禮乘私車 哀帝謂龔勝曰大夫乘私車來耶勝曰唯唯

增往來屑 合璧事類云王良病歸就徵過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原執法檢下 卽位世祖召不至東平王蒼爲騎將軍辟而應焉後朝會顯宗戲之對曰帝德以憲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罷歸

乘柴車 韓康字伯休桓

以法繩下 李充字弘度爲豫章太守有高行清節三府不就景帝命

爲從事中郎引見曰先君辟召不應今至何也對曰先君辟召不應今至何也對曰先君辟召不應今至何也對

徵聘三

增詔唐中宗神龍初詔曰教喪齊之行可以激貪賞藉閔之道用能勸俗新除太子中書舍人王友貞德義淵藪人倫茂異學愛始於事親忠信表於行已富在文史靡於財貨久歷官位累聞課績及抗志塵外棲情物表深歸解脫之門誓守熏修之誠頃加徵命作護儲闈固在辭榮陳情懇至朕方榮攀巖退慾靜澆浮雖思廊廟之賢豈違山林之願宜加優禮仍遂雅懷

增表五代鄭遨稱疾辭諫議大夫表曰臣聞君子有應敵之方因時俯仰介士有不移之操與性逍遥棄佐舜者洽道於君臣洗渭巢箕者寄形於天壤唯聖人之效業左庶物以由庸徵臣學圖無成文場不調喪家室而有餘在下悲身世而無處求生因投迹真元委心虛靜長揖當塗之客羣居在野之人幽蘭以佩於重襟薤露未用成於虛室或臨窗嘯傲或植杖耕耘樂在其中老而將至西山采藥已有詠歌北闕彈冠曾無夢想安期綸綍下及煙蘿棄夫功大者其任尊職充者其責重方今內服百工外拜五長百爾黎獻一存至公載惟清朝異急下士誠由陛下天網地絡容無所遺夏雨春風恩無不及青陽振其沈頹旭旦起乎幽棲將令匹微罔不舉俾固宜勇別環堵言隨輯車拜升地之明廷奉皇囊之清識東山心踊其如病何賤分隱淪滅思閨見九徵而往雖有語於莊周三召不行獨無求於殷浩仰祈皇鑒俯宥愚衷

辟召一

增文獻通考曰漢武帝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而不革　山堂考索曰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爲朝廷所用此曹掾之辟於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爲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爲議曹史推而至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爲別駕王渙以考城令而辟仇覽爲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

者也是以士之修潔於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議而猶未至纖悉於法也　文獻通考曰東漢時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選舉也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故時人尤以辟召爲榮云　又曰隋時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　又曰按唐仕多由科目然辟署亦時有之其法不一有既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而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

爲記室參軍又曰李守素有實學高才爲山東名族容儀魁偉性識通辨工談論文詞名理唐太宗平王世充敬爲學士署人策府官曹潘爲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李判官至僧降階迎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冥司以紗籠護之者目爲玉尺記此異書記也又龜曰趙光遷幼嗜墳典動守規簡議者目爲玉界尺昭宗朝登進士第踰月辟度支巡官尋爲伯府從事壯宗公宴冊府元龜曰李珽字公度太祖平澤州入唐天祐中監軍使張承業辟爲本院巡官尋爲伯府從事壯宗公宴冊府元龜曰李珽字公度太祖平澤州入唐天祐中監軍使張承業辟爲本院巡官尋爲伯府從事壯宗公宴冊府元龜曰李珽字公度太祖平澤州入唐天祐中監軍使張承業辟爲本院巡官尋爲伯府從事壯宗公宴冊府元龜曰李珽字公度太祖平澤州入唐天祐中監軍使張承業辟爲本院巡官尋爲伯府從事

辟召三

王堯不就試 孔邈不赴職 冊府元龜曰王堯字季父作相避嫌不就科試乾符初崔瑾廉察湖南辟爲從事又曰孔邈兗州曲阜人乾寧五年登進士第除鄠下辟爲判官 故翔依王發 龍敏客馮道 冊府元龜曰王發太祖初鎮大梁有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與人爲箋刺發曰知公鄉人有才可與俱來及見應對稱旨即補右職

稱唐書云權德輿傳德輿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李兼杜佑裴胄交辟之　往從可人

健唐書云裴度表奇元輿掌書記文檄裴度表健一時推許　不求聞達

淵海云牛僧孺鎮揚州辟杜牧爲節度掌書記數年召拜侍御史僧孺之曰以御史風槩遠馭固當自極夷塗　不應厚幣

名相冊府元龜云薛元賞辟柳公綽鎮襄陽首辟之朗後爲名相　就其家拜

遊處未嘗相捨又云李商隱少有奇才令狐楚羅相歷汴州興元節度辟爲從事遊處之間未嘗相捨　小朝廷

趙從爲觀察判官李渥充掌書記開幕之盛冠於一時中朝賢望者目太原爲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　張夫子至

喜曰張夫子至矣即奏爲掌記　作通鑑

幕府辟客須可爲師者乃辟之不可辟　辟置將佐官屬

差使觀其能否後隨其署使必能適用與夫科擾鬱鬱取其一日之長其效遠矣　於舉人內選

官今文武五品以上辟舉　辟舉縣令

考試一

禮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　記纂淵海曰漢射策與對策不同射者隨其所問而釋之對者顯問以政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　文獻通考曰唐制取士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　容齋隨筆曰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序元無定格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　山堂肆考曰宋雍熙二年詔禮部試九經諸科輪番差官二人在省門監守此試院監門之始也　又曰祥符中試前一日貢院始出榜曉示逐人排坐位處所謂之坐位榜此後世席舍之始也　事文類聚曰本朝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第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犯亦收之末名　玉海曰路授爲長賦張方平撰斥而其文遂正劉幾爲僻句歐陽脩革去而其風復雅

原先論　後使　禮記凡官人材必先論之謂論其行道

徵　六藝　莊子曰遠使觀其忠近使觀其敬煩使觀其才卒問觀其智急與之期觀其信委之以財

上第　周禮小司徒職曰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　下詳後引文明者爲高說注中

恥不試　後漢左雄令舉吏先試公府覆之端門張威奏除之黃瓊云將以覆實不可

改也　晉甘卓舉桂陽谷儉一人到臺遂不試儉恥州少士試高第除郎中　言揚

依科罷者爲次第　徐防謁卿上疏五經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

試可　禮記或以言揚試可乃已　錄用

考藝　詢事考言　循聲責實　考覈既在有司

精鋼　君子立身道惟難進　主司取士才不易知　登庸　秦瑕宗桓公子

懸鑑鑒之鏡而取上才　旌檀鐘之鳴以待下問　設簴　更衣　玉海曰寶元中詔省試設簴於都堂之東西編以隔內外舉子

射策之初中正黜而後取　掄材之際審輪轅而必分　掄材　周禮曰族師讀邦法書其孝弟

孝弟　銓度　周禮曰族師讀邦法書其孝弟

九品　晉陸雲與兄書曰銓衡人物銓度九流

九流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六藝　莊子曰老聃曰丘治詩書執禮樂六經皆同其所以用心已陳於君矣奈何其猶未化也

六德　六行　六藝　論材

大比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

興賢能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

興能賢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

興賢能

不預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纔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舉士皆曰誠如文昌言乃令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詔點十人徼汝士坐貶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讓糊名較覆試所對第一后署一等又曰獨孤授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當乙于部覆之置甲科人吝其公 最切直 不忌諱 記纂淵海曰考官以身爲不當收司馬光言輸於同科四人言最切直不可不收仁宗曰求直言而何 不下一字 已私八人 舊府元龜

試使臣 考宗室

王海曰三班使臣試兵書自熙寧三年雷珣始 又曰元豐二年命知制誥張璪光祿丞陸佃於祕閣考試宗室 不能住宿 請恣尋檢 文獻通考曰官試竟舜性仁賦有賦云讀以延年獨高五帝之罪之誅公大搆讀及唱名迺係劉幾潛易名爲煇也公悵然者久之 不下一字 已私八人 舊府元龜

中舉秀才試策高第時海內惟正元一人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詵正元獨不得進止曾司以策過楊綰此人乃使擬上林賦聖主得賢臣頌燕然山銘詡閻銘白鵬翮頌聖主得賢臣頌燕然山銘詡閻銘白鵬翮

驟爲險怪之公知貢舉有舉子論曰天地氣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蕡昧筆横抹之後數年公爲御試考

上見貢舉一王師旦注問奇類林曰宋劉幾程試爲第一驟爲怪險之語翕然成風歐陽公深惡既受責乃貶倚淮陽郡太守孔帖曰温庭筠庭筠不檢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 誠有詞華

藏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切韻書於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禮部侍郎李揆試進士日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時並了素大驚曰誠好秀才又曰書宗乾元初中書舍人兼

茲請恣尋檢

註立異 文獻通考曰眞宗景德二年進士李迪與賈邊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爲衆持奏令就御試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捨注疏而取迪而黜

立異不可許遂

嘉祐間尚西崑體而歐陽首取古文 紹聖後尚王氏說而陳瓘多取史學

考試三

考行察藝 周禮考其德行察其道藝

待問 禮儒有殫學以待問

待語 禮記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

辨論官材 考其材也

考功式 諸州及國子監貢舉人試至省及第不成分數者其策文辭順序義理憑當并帖試方略策五條文理俱高者爲甲第諸秀才試南院放榜南院東牆別策起一

考課令 考課令進士通一經文通者爲上中云

對益工 孔帖云崔沔擢賢良高第不中者訾之武后勅有司禮試對益工遂爲第一

文詞清典 登科記云永昌元年應舉綜古今科一人張說文詞清典制都省考試南院放榜南院東牆別策起一高丈餘未辨色自北院將榜南院張之

分落第人內有帖試俱不通一者亦依不成分例

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者爲上中云

郎官權輕 事文類聚云開元中考功員外郎李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有請託者吾必抗奏之後唐明宗勅舉人試前五

第三等者策日封進令曰洛州人張說文詞清典登科記云開元中考功員外郎李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有請託者吾必抗奏之後唐明宗勅舉人試前五

當悉黜之既而昂外舅薦李權於昂昂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權曰鄙文不臧已聞命矣敢事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聞今天子不揖遜於下而洗耳何哉昂訴於執政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

年甚少 孔帖云鄭畋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爲宣武推官

納試紙 山堂肆考云後唐明宗勅舉人試前日納試紙用中書省印印訖付貢院

御試自此始錦繡萬花谷云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訟不公帝御講武殿覆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賜同進士出身自王世則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彌封謄録自祥符元年趙昌國求應百篇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各令賦五篇篇八句遠日暇催數十首率無可觀上以此科久廢特賜及第以勸來者相率叩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爲陳大義至大中祥符元年令禮部糊名考校先糊名用之殿試今復用之禮部也出題二十字文獻通考云五年趙昌國求應百篇不知所出相率叩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爲陳大義至大中祥符元年令禮部糊名考校先糊名用之殿試今復用之禮部也出題二十字文獻通考云真宗景德四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松風雪月天花一十字曰松風雪月天花上出題二十字舉上出題二十字文獻通考云真宗景德四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録題解摹印以示之詩賦五篇言行録云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詩賦五篇下筆立就太宗嘉其敏速授丹陽主簿上書乞應制舉真廟召赴中書試六論一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敷大論二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敷大論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相先後論四曰九功九法爲國何先論五曰舜無爲禹勤事業相先後論四曰九功九法爲國何先論五曰舜無爲禹勤事業考官所定第一人未嘗執優論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科論別取一人焉狀元樂道以爲不可議論未決遂各以己意進禀詔從制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全書宋史熙寧八年詔武舉與文舉進士同時鎖試之被黜而改習者又以六韜本非全書止以試孫吳書爲題願授教授者聽獨景仁避不肯言問奇類林曰范忠文公景仁避不肯言左右屢趣皆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及徐出拜命而退訖無一言詩才敏妙纔文獻通考曰遵道宗清寧六年以馬九年謂宰臣曰題難則名儒可擅場題易則庸流易僥倖也

考試四

詩

梁劉孝漵等儀賢堂監策秀才聯句詩曰雄州試異等揚庭乃專對碩學類括羽奇文若錦繡劉孝滋蘭成秀畹照車光赤琲攝官惡簪帶疲病謝名輩詹乙秦飲餘列甲科光往載深奇無絶蹤孫萱有遺槩伏挺春風涵宛轉還光乍明昧列秀總中筵羣才盛皇代王瑩如輪疾影響裁蒲落曚昧雕龍既已彰青紫行當佩王顒褒然既玉警高槩亦蘭綷廣川良易追淄水非難配貢士光相門搜賢盡幽塞善說理無窮借書心靡誨來彥名東西翼亮更出内康哉信在今伊余事耕耒

宋夏竦對策詩曰殿上衮衣明日月堦前旗影動龍蛇縱横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蘇軾催試官作曰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論茅簷與市樓況我官居似蓬島鳳咮堂前野菊香劒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鯤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時那兩得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鵠

元虞

集廷試詩曰待漏宮門聽鈴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傳勅階前好雨來　又曰千花覆檻柳垂絲畫刻傳呼淑景移聖主自觀新進策侍臣簪筆立多時

增狀唐白居易重試進士奏狀曰禮部試進士例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大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冊不容一字大燭又計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

增序唐柳宗元送苑論登第歸覲序曰觀其掉鞅於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圜視朋儕拱手其可壯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九

薦舉一

風 初學記曰大戴禮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爵地俱削盡也）白虎通曰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以爲諸侯貢士庸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招故聘之也周官小司徒之職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容二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漢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郡國縣官有好文學二千石謹察可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材異等輒以名聞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又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三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二十人補文學掌故先是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令州察吏人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命郡國舉孝悌有行義聞於鄉里者令三輔太常舉賢良郡國舉高第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此薦舉之制 瀛山堂考索曰舜命禹爲司空而禹則遜之稷契皐陶命垂爲共工而垂則遜於殳斯伯與益之遜於朱虎熊羆伯夷之遜於夔龍與四岳之薦鯀此皆古之薦舉也春秋時趙簡子貢賢不避仇郤奚之舉其子不以私而害公漢初薦士無定法韓信則蕭何薦之陳平則魏無知薦之賈誼則吳公薦之宰相薦士或起家至二千石甚者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皆自田實推轂之功武帝欲殺其權遂置加官出入內庭以薦導人物如司馬相如朱買臣主父偃之徒皆侍中之所薦而丞相遂不得薦士公孫弘雖開東閣而亦不聞薦士也光武詔三公至州牧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薦舉則薦舉漸有法矣三國周瑜之

薦魯肅呂蒙之薦陸遜各推其才而後舉唐常何之薦馬周一聞其名而即日促召裴傑之薦張東之張說之薦張九齡爲祕書裴度薦李德裕之才堪宰相裴垍不以故人之求舉而傷朝廷之至公德宗疑諸司所舉必親故而陸贄奏請臺省長官各舉所屬此唐薦舉之大畧也祖宗時於簿尉舉幕職於幕職舉京官皆親閱班部擇舉主而任之而舉官初無常員也選人磨勘率一歲僅數十人是薦舉無定數也　實興總論曰太祖起自淮濠定鼎金陵平一天下凡所任用輔佐之臣無非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也王禕王大錫則李文忠所薦也洪武中所行令科舉法每科所取不過數十人而與薦辟之士同登並用下至正統景泰間猶如故也以故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菴以儒醫薦舉歷御史以至都憲況鍾以吏才薦舉仕至蘇州知府並爲一時名臣自後進士之科日重薦舉之塗漸淹至天順初吳康齋之一薦舉世驚訝而康齋亦不敢安於其位薦舉之事自後絕響　原　尸子曰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

薦舉二

原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毋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說苑曰楚令尹虞丘子舉孫叔敖而不嘗施刑戮而不亂可不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新序曰虞丘辭位進孫叔敖楚莊王晏朝樊姬問莊王曰夫子之賜也王曰但與賢相語不知日也　禮記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增　左氏傳曰魏獻子爲政賈辛爲祁大夫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殽蔑惡即鄭欲觀然明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殽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少不厭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

與吳王論兵乃薦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爲兵法僻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子胥明於識人知武可以折衝一旦人可與俱西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王稽知其是范雎也乃載以入秦詳奉使漢書曰韓安國爲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　又曰衞將軍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位名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又曰薛宣知翟方進有宰相器深結之方進竟代宣爲丞相免二歲方進薦宣明習文法上徵宣復爵　漢雜事曰辛慶忌爲酒泉太守大將軍王鳳薦慶忌正直仁勇通於兵事柱國石臣風不宜久處其右上乃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漢書曰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　東觀漢記曰杜林字伯山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爲大中大夫　又曰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蕭何薦韓信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以良爲議郎　又曰陳寵字昭公爲尚書寵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　後漢實章傳曰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章薦馬融文云奕世不刋之文斷金之良佐　玉海曰後漢龐參字仲達爲左校令先零反御史中丞樊準薦參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續漢書曰虞詡以左雄有忠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又曰橋元爲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三輔決錄曰游殷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既薦爲書佐殷察異之具設賓饌以子楚託之後魏王以既爲雍州時漢興郡闕王以問既既稱楚文武奇才遂以爲漢興太守　魏志曰賴川盧志才籌畫士也早卒太祖與荀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頼固多奇才誰可以繼或薦郭嘉名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表爲司空軍祭酒　吳志曰孫縣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平原陶丘洪薦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徐廣晉紀曰張華少自牧羊而薦志好學初爲縣吏盧欽奇其才數稱薦之　王隱晉書曰杜夷隱身

不仕鎮東軍司顧榮等薦夷於相國府元帝以爲儒林祭酒　增冊府元龜曰李勣武德初爲左監門大將軍時張亮爲定州別駕勣數薦亮於太宗房元齡亦言之於是引爲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　又曰房元齡爲秦王府記室時秦府兵曹杜如晦攻陝州長史元齡白秦王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敏達王佐才也若使守藩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　又曰劉仁願爲熊津都督既破百濟至京師高宗謂曰卿在海東前後請奏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皆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帝深歎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　又曰李憕爲內史薦李邕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縣是名拜拾遺山堂肆考曰唐張說字道濟開元中爲中書令多引天下名士佐佑王化粉澤典章始知集賢院實薦張九齡可備顧問說卒上思其言名九齡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孔帖曰郭翰嘗爲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至寧州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即命駕去　冊府元龜曰李勣初爲并州都督有能名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荅皆有倫序帝甚說之乃擢少府元龜曰姜皎太常卿薦源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名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荅皆有倫序帝甚說之乃擢少府少監　孔帖曰張嘉貞有汲引之能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等皆位清要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貟　又曰李白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名見金鑾殿　冊府元龜曰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時河中少尹嚴郢名至京師元載言郢於代宗栖筠亦嘗薦延之帝曰郢方爲元載所厚寧可信乎栖筠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擇拔豈使爲姦人用乎即日擢授河南尹　又曰李行修爲殿中侍御史貞元中費冠卿及第歸而父母卒嘗恨不及榮養遂絕跡不仕元和三年行修薦之授右拾遺　又曰後唐王寡爲刑部郎中大成二年上言請准建中舊勅文武常參官及刺史上後三日舉人自代　合璧事類曰王旦疾久不愈上令肩輿入禁中見於延和殿曰卿萬一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強起舉笏曰莫如冠準上曰準性剛褊吏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歲餘卒用準　玉海曰咸平四年二月祕書丞陳彭年請依唐故事新授常參官朝謝日進狀舉官自代各隨所長具言其狀事下樞密學士馮拯陳堯叟詳議請兩省臺官尚書省六品以上諸司四品以上授訖具表舉一人自代在外者三日內具表附驛以聞其表付中書門下籍名　事畧曰孫甫字之翰常從杜衍辟永興軍司錄衍爲樞密副使又薦之得祕閣校理　合璧事類曰韓魏公薦歐陽

公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至今以爲謗歐陽修今之韓愈陛下何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上從之　事文類聚曰呂正獻公著在賴逾年而歐陽修爲守修以爲相家令子弟而未甚重也劉原父王深父君子也二人者皆寓賴公日與相從修等稍稍愛公之學識其後修入爲翰林學士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　范史曰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之除裏行　合璧事類曰慶允文爲相慷袖有一小方冊目曰材館錄如汪應辰趙雄胡銓洪邁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　續文獻通考曰理宗寶慶三年知江寧縣劉晏爲政愷悌慈祥不擾而事辦制閫以賢能薦於朝俾兼幕府　又曰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榜薦方孝孺學行上名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莊士當老其才而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連孝孺上識其名持令開釋　又曰憲宗成化十九年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爲翰林檢討獻章廣東新會人巡撫廣東都御史朱永薦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吏部移文取至京欲考試職事獻章奏言母年七十有九乞放歸侍養一時推尊之

薦舉三

登庸　亮采　尚書曰帝曰嘻咨若時登庸孔安國傳曰嘻誰庸用也誰能庶績順是事者亮采惠疇

方正　孝廉　上詳

第一條　武帝詔曰今詔書昭先帝聖緒又曰嘗若時登庸孔安國傳曰嘻誰庸用也誰能庶績順是事者亮采惠疇

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　齋函　投板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嚴羽字子翼仕郡功曹刺史辟將登用之也　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非高士也辭考廉取吏部除無錫長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黃穆字子敬安成人也舉孝廉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遭足以廷貢名下士貢身齋函貢身

蕭清太守荊寓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　齋函　投板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嚴羽字子翼仕郡功曹刺史辟將登用之也　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卿誘議便投板於內出則卧病薦知不可移遂從之　利賓　充賦　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漢書晁錯策曰下臣充賦　弓旌　諸

徵故乘易曰東帛戔戔貴于丘園　除吏　達賢　前漢書曰以安車蒲輪束帛戔戔貴于丘園　除吏　達賢　前漢書曰以安車蒲輪

除吏蓋休吾亦欲除吏　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家至二千石下見黃石公三略　八統　四科　周禮太宰以八統馭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

公辟名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二曰通經學三曰曉法令四曰剛毅多畧也　拔茅　采菲　易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言賢人能進拔同類相牽引也　禹稱　詩采菲封采菲無以下體

龍　展驥　蜀志曰諸葛孔明卧龍也不可屈至將軍宜枉駕顧之　隨牒　及門　漢楊興言於史高曰將軍所舉不過

門下賓客富貴在身烈士不舉是有孤白衰而反衣之平原
匣衡才智有餘隨牒遠方高乃辟衡爲儀曹吏
進士之門 鷹白屋 揚紫庭 韓子曰趙武靈四十六人於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

事任尤難皆就賓位其無私德者若此又曰趙武靈白屋之士管庫者六十家
識量簡大執心貞固使現得對揚紫庭必能攄翼霜露增崇台曜任蒙褒采以弘
諫進奇謀 上詳第一條 漢書曰魏無知
以讓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
無益於勝敗之數陛 鷹名士

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鷹奇謀之士
顧其計誠足以利國耳盜嫂受金安足疑也
貢天朝 鷹宰相 廣預薈書曰何楨字元幹爲弘農郡守有楊
前司徒劉愷頻歷三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
鷹雋秀曰竊聞巴西雒秀植彩貞固抱德肥遯若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
貢賢士 舉遺逸 鍾離意傳云楊州刺史夏君辟意云刺史得京師書問刺史何惜
音無如元 漢書王嘉傳曰鳳病天子自臨問執其手垂泣曰將軍病如不可言平阿
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無如元 鷹名士

元等雖與臣至親皆憎奢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敢以死保之
鷹死節 舉輔數其一門忠義遂鷹青三世死節宜蒙褒顯 朱穆曰韓安國之躁不能抗一孤士況其下乎 鷹雋異

紫宮論道 杜預舉賢良方正表曰案蘇贊布行於草野著德於閭閻放心直意若得珥筆丹墀推訪格言必有
現實清廟之偉器 謝承漢書曰陳蕃胡廣上疏薦徐穉子孟侯爲東郡守都尉
輝日月矣 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禰衡年未弱冠英才卓犖若
得龍躍天衢鳳翔雲漢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僚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少明經有才藝扶風
馬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漢書曰伏見處士孟敏
融外感豪勢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 魏志明帝詔舉中書郎吏部尚書

況其翹楚 遷於喬木 詩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處士鷹人 將軍用士 符融
獨知陳寔 不鷹衛鞅 鍾皓爲功曹太守問誰可代曰西門亭長陳寔寔曰鍾君似不察人何獨知我
豈能無私 多所陳託 或問第五倫公有私乎對曰人有與我千里馬者雖
鷹達郡士 范甯韓卓孔伷三人因辭病自絕後漢書曰賀良無所薦上問之曰平生未嘗交士衛鞅困
舉武猛士 賀良知其不終今士得臣舉亦非禁故不敢鷹之也
景監見人 漢書張湯爲廷尉奏事薦一士隱情惜己同於寒
不受每三公有所舉送心不能忘亦終不用 後漢杜密爲北海相去官居潁川每謁郡守多所
陳託同郡劉勝字季陵亦自蜀郡歸閉戶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密知昱激己對
鷹史揚善 舉賢使能 漢書張湯爲廷尉奏事薦史揚人之善 燕丹子云光謂荊軻曰太
曰勝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同於寒 子傾心於足下荊軻曰有
田光進荊軻 翟璜進樂羊 燕丹子曰光見禮記
鷹忠遂良 鄭當時好進賢推士 下見尚書

謂志嘗謂心合意況身不顧情有異一毛不拔韓非子云翟璜薦樂羊守中山 桓範薦管寧 山濤舉氾毓桓範表云使寧病不能兼著不悛舉氾毓濤舉氾毓為太子舍人山濤人曰我舉能說說退書曰源有德素久沈滯也 欲說糾崔洪 周舉劾左雄晉秦我是揜弓自射也說閻曰趙宣子舉韓厥為司馬以將法戮宣子之僕宣子曰可賀我矣崔侯為國舉才我唯法是視云云洪閒而重之左雄薦周舉才堪將而直嘗坐贓受罪舉劾雄雄悅曰宣光以此泰吾乃是韓厥之舉也 桓範薦管寧 山濤舉氾毓桓範表云使寧病不能兼著不悛舉氾毓濤舉氾毓為太子舍人山濤人曰我舉能說說退書曰源有德素久沈滯也 欲說糾崔洪 周舉劾左雄晉秦我是揜弓自射也說閻曰趙宣子舉韓厥為司馬以將法戮宣子之僕宣子曰可賀我矣崔侯為國舉才我唯法是視云云洪閒而重之左雄薦周舉才堪將而直嘗坐贓受罪舉劾雄雄悅曰宣光以此泰吾乃是韓厥之舉也

言 待聘待舉待取 禮記或以事舉或以德進或以言揚又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

東觀漢記鄧禹破邯鄲誅王郎山公啓事云太尉掾滿奮司徒掾何曇云 質直威重宜備諫官 方毅廉直宜拜尚書 漢彭宣云後漢李固云

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昆

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云 旁求

上薦推擇 搜揚 登庸羣材 允釐庶政 始以名稱 終因事舉 道既日彰 賢亦歲貢 當側席

之求 廣及門之選 既升歌於鹿鳴 將接武於鴻漸 請效禹稱善人 庶使衛多君子 人代天工 雍熙可致 賢爲國寶 仄陋必揚 君子於時實唯難進 主司取士亦不易知 稽諸虞典審九德而擇賢

考彼漢章懸四科而取士 中條 嵩陽 書府元龜曰李泌初為陝州觀察時陽城隱於嵩山下連及為相舉為諫議大夫又曰孔述睿隱於嵩山下連及為相舉為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由是累授協律郎 守節 屬文 書府元龜曰李嶠為鳳閣舍人時為相輝使劉門人陳乂少好學 金山 玉海 南史曰朱异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士明

程鎮之等數十人 又曰梁張漢傑為控鶴指揮使劉門人陳乂少好學 金山 玉海 南史曰朱异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士明

尊屬文因避亂客於浮陽轉移於大梁漢傑延於私邸委授太子舍人

乞火 近水 漢書曰有客言於鼂通曰先生能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於相國通曰諸臣之里婦亡肉姑媼

命記纂淵海曰范文正知杭州蘇軾為屬縣議大夫孔述睿隱於嵩山下連及為相舉為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由是累授協律郎

收錄嚴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文正薦之 長聲樂 工草隸 書府元龜曰李泌初為陝州觀察時陽城隱於河東中條山下連及為相舉為諫議大夫又曰孔述睿隱於嵩山下連及為相舉為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由是累授協律郎

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見即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考之侍中王珪稱不諳音律帝即徵才令直弘文館 侍中王珪 又曰張鷟

經工草隸以文學尤所留意 書府元龜曰李泌初為陝州觀察時陽城隱於河東中條山下連及為相舉為諫議大夫又曰孔述睿隱於嵩山下連及為相舉為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由是累授協律郎

重薦浩為麗正殿校理 王者師 太平相 書府元龜曰李泌初為陝州觀察時陽城隱於河東中條山下連及為相舉為諫議大夫又曰孔述睿隱於嵩山下連及為相舉為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由是累授協律郎

不數年出入將相自小官薦進之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 有武畧 堪諫職 書府元龜曰李泌初為陝州觀察時陽城隱於河東中條山下連及為相舉為諫議大夫又曰孔述睿隱於嵩山下連及為相舉為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由是累授協律郎

薦熟府督趙國珍有武畧習知南方地形忠謹奏用之在五溪十餘年中原與師雖熟中封境無虞又曰楊綰為吏部侍郎薦達木令劉滋堪備諫職拜右補闕 一聯

輸苑新書曰李文正公嘗期王文正旦必為太平宰相 有武畧 堪諫職 書府元龜曰李泌初為陝州觀察時陽城隱於河東中條山下連及為相舉為諫議大夫又曰孔述睿隱於嵩山下連及為相舉為述睿有顏閔之行游夏之學由是累授協律郎

薦於知舉遂為第三人 五代時李慶顒德中舉進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樞密使王朴以此一聯薦於大笑幸援之登朝 巨源啓 蒙正囊 輸苑新書云亟色拒公一見握手如舊以此人為首陳導誠齋謁雍公雍公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陳導誠齋謁雍公雍公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陳導誠齋謁雍公雍公初除合薦兩人當

袋有冊 下詳夾 全湖書借 卷藏與語 冊府元龜曰李義府舉進士劉洎馬周薦之太宗令詠烏擾筆爲詩曰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栖太宗喜曰當盡借卿全樹何止一枝也尋除監察御史 甚難其選 素聞其名 冊府

監秦御史 又曰唐張循憲長安中爲河東採訪使薦馮翊閻臺平章事每以用人爲先餘細務不之視會嶺表蠻帥攻罷邵縣朝廷思得良守以代之名見地理與人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甚難其選 素聞其名 冊府

請以記 授仁則 元龜曰朱敬則爲鳳閣鸞臺平章事每以用人爲先餘細務不之視會嶺表蠻帥攻罷邵縣朝廷思得良守以代之名見地理與人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甚難其選 素聞其名 冊府

鎮之而甚難其選 素聞其名 冊府元龜曰朱敬則爲鳳閣鸞臺平章事每以用人爲先餘細務不之視會嶺表蠻帥攻罷邵縣朝廷思得良守以代之名見地理與人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甚難其選 素聞其名 冊府

按客使明宗按轄州牧稱天平軍節度判官趙鳳送之於壯宗崇龜素聞其名及見與語乃薦用爲鹿鳴學士

勉州平定陛下澤帥幸輔揆人則都副留守張憲有披荊草昧之勞爲人謹重而多識其次則吏部尚書李琪御史中丞崔居儉

皆中朝士族富有文學陛下擇才相之 聰明多能 古今難匹 上詳長於信厚善謀 謹重多識 冊府

荊山璧 東海遺珠 劉子曰連城之璧瘢影荊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匱而行揚聲於華章之臺炫耀於綺羅之側者蓋人之舉也 唐書云狄仁傑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劾奏其才曰仲尼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 時務之才 槩侮之任 冊府元龜魏元忠有時務之才拜岐州刺史 又曰張鎬元宗時爲左拾遺安祿山叛詔朝臣與名及見與語乃薦用爲鹿鳴學士大夫來瞻有岐橫才署臨事能斷堪當槩侮之任表入即日名見地理與人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甚難其選 素聞其名 冊府

之風 上詳高陽注 光客於山東至是延光屢言愚之行高學贍有史魚遽瑗之風名見嗟賞久之擢爲左拾遺 高適好學 渠牟涉覽 冊府元龜韋渠牟年少警悟涉覽經史滉奏授試秘書省校書郎

即薦希顏 默識范理 合璧事類曰有范延賞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知其好官負延賞曰薛鄉縣邑宰張希顏好官也公曰何以爲言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見好官負否延賞曰希顏固美矣天使喜好人爭奏之即日名見地理與人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甚難其選 素聞其名 冊府

不進不休 不納不止 魏志曰劉穆之爲丹陽尹凡所薦達不休不止 宋書 有可倚仗 宰宗特倚仗 上詳有武器注

其上望闕焚香再拜曰老臣乃封上之 冊府元龜曰後唐郭崇韜爲副留守孟知祥有焉願陛下使之爲帥如臣出征之後朝廷思得良守以代之名見地理與人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甚難其選 素聞其名 冊府

爲朝廷得一能吏 冊府元龜曰後唐郭崇韜爲副留守孟知祥有焉願陛下使之爲帥如臣出征之後朝廷思得良守以代之名見地理與人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甚難其選 素聞其名 冊府

多所獻納 續文獻通考曰宋寧宗嘉定初表燮薦陸持之於朝謂其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寧宗特加秘書省讀書固辭不獲 表燮 又曰洪咨夔薦陸持之於朝謂其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寧宗特加秘書省讀書固辭不獲 表燮

遂日侍帷握 多所獻納 命之官輒辭 館元亮以啓謝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四夫今無此事蔡嗟歎餘錢五十萬且致書延譽之於諸公遂登科 謝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四夫今無此事蔡嗟歎餘錢五十萬且致書延譽之於諸公遂登科 經濟類編曰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學錄元亮輕之後嶷守和州元亮輕之後嶷守和州元亮遷州不謁凝命駕先至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學錄元亮輕之後嶷守和州元亮遷州不謁凝命駕先至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學錄元亮輕之後嶷守和州元亮遷州不謁凝命駕先至其

蔡嶷歎元亮 和凝奇張誼 山堂肆考曰宋李元亮抱才尚氣出入而數人稱之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衆中故公爲相文章表薦之即薦陸德安鄰守

占對三十餘事 唯薦一二臺臣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獵雲中故事車駕經行長吏必設几案庭中置章 問奇類林曰呂文穆公爽夕徧人口九皐表薦之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

耳目宜知四方利害上特召對以 利病亲何拒絕賓客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 習南方地形 知邊境利害 載修身講學爲關右士人師表且深知邊境

爲崇文院校書

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食人二口間儉名始悟名見訪及世務占對三十餘事由此寵遇特異又曰明仁宗洪默元年御史劉寬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潛等十餘人上曰卿大夫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輔政無功唯薦一士等必能如此

二臺臣無愧卿

鷄薦一飛　馬價三倍　生其羽翼　長其光價　宮商爨下之焦桐　識張籍於衆人　慚叔引類推廣大申公之心　新書　尺澤之鮒奮鱗而震海　窓網之鳥舉羽而翔霄　柳宗元文　忠宣知人審傳先范老之法　晦非輩行　問車師於半面　辱記姓名　薦希文而用之昉於元憲　援老蘇者衆矣倡則歐陽　范蜀公之封章七輩皆爲名勝　呂文靖之賓客三朝賴其儀刑　介爲時論所喧雅見稱於永叔　載陷深文之久獨受薦於景仁　新書　翼靈鳳於蒼梧　起滯龍於潢汗　陸機雲賦

薦舉四

鼂士　詩孟我髦士　士之秀者　不失善　善不可失　不失德　舉不失德　得人　周書舉能其官唯爾之能　擇人　擇人務在擇人　三年一貢士　王制諸侯三年一貢士　三歲而貢士二鄉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是也　貢於天子　禮記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　出淹滯　趙宣子爲政　振廢滯　外舉不避讐　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國人稱善焉　薦升公朝　論語云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增百福之宗　孔子曰國無尉其誰可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國人稱善焉　進羣盜　叔孫通通曰漢王方蒙矢石諸生寧能鬬鄙人　表賢　後漢書魯丕爲州吏務在表賢　有知人之鑒　而吉病上問誰可代君對曰杜延年明法慶于定國敦慤議詳平陳萬年厚於行後皆稱職之　薛宣達於從政　漢書谷永云

抱玉朝君不如貢賢　鑒琴操云史魚薦蘧伯玉於公未用史魚有是言也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與計**　前漢韓信傳蒯通說信曰漢王與有五志一曰達道二曰立功三曰仁愛四曰知人五曰表能　**喜立於朝陛下光輝**　漢雜事云傅喜爲右將軍傅太后預政事喜數諫之　**有知人之鑒**　而吉病上問誰可代君對曰杜延年明法慶于定國敦慤議詳平陳萬年厚於行後皆稱職　**不因地而生不因**　**何怨於我**　**不避讐**　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國人稱善焉　**善治國家者其必管夷吾**　國語云齊桓公使隰叔牙爲宰辭曰臣君叔牙不如臣友管夷吾　**內舉不失親**　**外舉不失德**　**舉不失善**　**善不可失**　**得人**　周書舉能其官唯爾之能　**擇人**　擇人務在擇人　**不失善**　**善不可失**　**秀士**　士之秀者　**舉賢置之**　禮記禮器云先王尚有德尊有道舉賢而置之　**拔二盜**　管仲於魯盜中拔二人用之詳舉賢　**內舉不失親**　禮記云大國三人次國三人小國一人是也　**貢於天子**　禮記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　**三歲而貢士**　王制諸侯三年一貢士　**鼂士**　詩孟我髦士　士之秀者　**不失善**　善不可失　**不失德**　舉不失德　**得人**　周書舉能其官唯爾之能　**擇人**　擇人務在擇人　**薦舉**

上書薦薛宣云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竊見辭宣云云

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奉世進擊涉車攻拔其城威震西域乃罷兵以聞宣帝名見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

將軍所舉得人　漢書馮奉世傳云先時漢數出使西域多擇世不稱命不稱或貪汙外國所苦時選可使外國者

衝必能騰跳天路　東觀漢記　後漢劉陶傳崇節儉罷力役推進賢士天下賢士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

桓譚才學洽聞　東觀漢記曰更始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走河內辦裝欲東觀漢記云

合思若有神　見孔融薦

肅才宜佐時　吳志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以成功業不可令去

選也　晉書賀循傳著作郎陸機上疏薦之云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深遠才鑒清遠

公綏云云　器識朗拔誠可洗馬　陸機薦郭訥云伏見承陽令郭訥風度簡曠云云

山簡字季倫領襄陽太守時荊州刺史劉弘薦簡於弘言所見鄉里後生可與羊平書云處

立士生斯養門云　按以千里之路應璩薦龐德公云

舒遲儒冠必足弘振禮樂　王珣啓云國子博士戴逵槩素業約遠遵弘振禮樂

爲大將　王朗云幽州刺史王雄少有令節長涉通變天性仁勇果毅有略云

魯璠之遺英逸和之祕曜　王譽薦丹陽馮紘

名臣子　冊府元龜云房琯爲相時嚴武爲侍御史書宗興師請雖大收才傑武重之乃首薦才器可稱累遷給事中

舉非常之才　不次之用　又云劉晏

鄧判度支時頴眞知正直出爲荊州刺史晏聿承顧眞卿自代爲古今名臣畧三十卷夏卿以丘園茂異薦之拜左拾遺　有氣

丘園茂異　又云韋夏卿爲蘇州刺史扶風竇羣以處士隱毘陵著書

義又云韋皐爲西川節度使西河人段文昌家於荆州刺史入朝薦昉樂儀有氣義性裝束甚知之而不能用皐在蜀表授校書郎

後頗奇待之

射鴈

李翺文云汲引如恐得風之急

起學廬講授

孔帖云李滋客荆鄙間起學廬講授建中初

文章之尤

又與陸員外書云文章之尤者有候喜候雲長

不叩而響

柳宗元書云不叩而響不介而合

天與貞孝

專李德裕卒源休

曰處士李源即故禮部尚書憕之少子天與貞孝嗣茲忠烈以父死國難竟終身絕心祿仕

多依蘭林佛寺以其本憕別業隨僧一食不舉煙爨以至五十餘年伏乞就授一官名獻

推轂士

孔帖云于

休烈崇賢下善

博通六經華皓一志

問奇類林曰唐韋處厚字德載敬宗時爲學士上嘗詢數宰輔非人使光賦職肆志臣童幼之時從震授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二公雖自君恩亦

推設士甚衆

由儒訓幸國家

文武兼備

山堂肆考云唐韋處厚字德載敬宗時爲學士上嘗詢數宰輔非人使光賦職肆志臣童幼之時從震授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二公雖自君恩亦

舊事頗諳於是

碧鮮賦

問奇類林曰五代時虞載有文名常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之鵠之宰相李穀乃拜知制誥爲學士

稱臣帝感悟

復度兼平章事

宜薦范仲淹

云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先生紹聖初詔曰近得陳襄薦章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事文類聚

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皆所具備審如所薦斯並薦之

好古嗜學

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

官常闕先銓佐曰不

見此風久矣

由儒訓幸國家

文武兼備

山堂肆考云唐韋處厚字德載敬宗時爲學士上嘗詢數宰輔非人使光賦職肆志臣童幼之時從震授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二公雖自君恩亦

舊事頗諳於是

碧鮮賦

問奇類林曰五代時虞載有文名常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之鵠之宰相李穀乃拜知制誥爲學士

稱臣帝感悟

復度兼平章事

宜薦范仲淹

云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先生紹聖初詔曰近得陳襄薦章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事文類聚

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皆所具備審如所薦斯並薦之

好古嗜學

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

官常闕先銓佐曰不

見此風久矣

考曰宣宗宣德元年楊士奇

薦行人王翱爲山東道御史

及

自矜顏色

曾慥詩話云王荆公薦一寒士位侍從初無意於大用也公去位後遂參政公作詩云本種餘糠架金沙只謾栽自矜顏色好飛度牆前鬬

薦行人爲御史

獻通文

煩刻畫

歐陽修詩云無鹽煩劉畫家谷惜吹噓

王佐才

山堂肆考曰宋雷簡夫在雅州薦蘇渙王佐才也薦之於張方平與韓琦歐陽修三人延譽如不

激勵風俗

又云歐陽公嘗恵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正獻公及張唐公王荆公韓

願先銓

又云劉銓與李常友善運使楊佐欲薦當改

薦舉五

詔

魏明帝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趨不由典謨豈朕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令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策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梁任昉

勑命薦士詔曰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盛則咸必由之朕纂統鴻業夤畏大寶思用俊異協贊雍熙歷聽九功物色興阜而臼駒盈谷萇楚未刈所以臨朝永歎日晏伊佇便可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則哲之明稱朕急賢之旨　陳江總舉士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久著前冊舉以滯淹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丕承洪緒未明虛已日旰興懷萬機多紊四聰弗達思聞來謂採其歌語王公以下各薦所知傍詢管庫爰及輿阜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佇茲啓沃

太宗貞觀十五年詔曰朕遐觀前載歷選列辟莫不貴在得人崇茲多士猶股肱之佐元首辟舟航之濟巨川搆大廈者採衆材於山嶽善爲國者求異人於管庫得士則昌失人則亂朕凝旒夙夜虛心政道雖天地效社宗社降靈區宇晏如俊乂咸事尚恐山林藪澤藏荆隋之寶卜祝屠釣韜蕭張之奇是以躬撫黎庶親觀風俗臨河渭而佇英傑眺箕潁而懷隱淪亟移日月空勞夢寐而彫龍莫兆商歌寂寥豈混迹驚駘未逢良樂之顧將舖德嚴穴方追禽尚之遊望雲長想增其歎息可令天下諸州披揚所部士庶之內或識達公方學綜今古廉潔正直可以經國佐時或孝悌淳篤節義昭顯始終不移可以敦風厲俗或儒術通明學堪師範或文章秀異才足著述並宜薦舉具以名聞庶獨德之夫不遺於版築藏器之士方升於廊廟務得奇偉稱朕意焉　又二十年詔曰高明之天資星辰以麗象博厚之地藉川嶽而成形況於帝王體元立極臨馭萬物字養生靈者乎是以馭朽臨氷銘心自戒宵興旰食側席思賢庶欲博訪丘園搜採英俊弼我王道臻於大化可令天下諸州明揚側陋其有服道棲仁澄心礪操出片言而標物範備百行以綜人師質高視於琳琅人不間於曾閔潔志丘園揚名里閈或甄明政術曉達公方稟木鐸於孔門受金科於鄭相奇謀開發明畧可以佐時識鑒清通偉才堪於幹國或含章傑士命世挺生麗藻道文馳楚漢而方駕鉤深觀奧振梁苑以先鳴業擅專門詞高載筆或辨雕春圃談瑩秋天發研機於一言起飛電於三寸蓄斯奔箭未遂揚庭並宜推擇咸同舉薦以禮將送具狀表聞庶使焚林之舉咸矯翼於巖廊尺木之堦方振鱗於遊霧

增制　唐賈至詔天下搜賢俊制曰朕聞惟理亂在庶官是以先王旁求俊彥思皇多士以倡九牧阜成兆人朕以薄質嗣守大寶寤戒未殄圭業維艱兢兢乾乾日愼一日緬維堯舜求賢之意周公吐握之義思欲廣進髦又輔寧邦家實賴公卿大夫弘我視聽易曰方以類聚語曰舉爾所知凡宰相王臣宜加搜擇其常參官及郡縣長史上佐等皆從歷試而踐通榮如各知其密行異能博學深識才堪濟代術可利人名不彰聞位不充量湮淪屠釣流落風波者一善可錄便宜公舉達則載表附驛近則進狀奏聞勿避親讐無限儕伍其有獨負奇才未逢知己即仰投匭并所在陳狀自論長官登時與奏夫惟薦士非止一舉永爲恆典有即登聞昔荀桓子立翟之功士伯受本行之邑柳下惠賢而不舉臧文仲被竊位之名春秋書之千載不朽凡百在位可不勉歟

原教宋孝武臨徐兗二州搜揚教曰徐方地兼梁楚秀士攸出兗土樂頌所流風禮自古豈不異人比肩鴻才世及或疎散山林不聞進達或栖息閭閻懷寶待耀孝性義門明經善政者所在搜揚舉進咸用名聞　梁王僧孺至南海郡求士教曰是以文舉下車寤夢於根矩長孫入境明發於龍丘此境三閭舆壤百越舊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哉孝寔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變至於高尚獨往相望於嶷巖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

原表後漢班固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夷吾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奉法智察有名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雖密勿在公身出心隱不狗名以求譽不馳鶩以要龍誠社稷之著龜大漢之覺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願乞骸骨更授夷吾　蔡邕薦皇甫規表曰昔孝文愠匈奴之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憤姦猾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　孔融薦禰衡表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霓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　魏曹植自試表曰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上慚元冕俯愧朱紱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謨士未得高枕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夫君之寵臣欲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也嘗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　又表曰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敘百揆稷契夔龍是已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

史矣昔伊尹
右之介哉昔
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
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
晏書非俊乂無以光帝載西伯
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
得恩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應辭抗論
濟之觀足用華國　晉虞亮薦翟陽郭翻表曰
標渭濱之伏而帝基以隆漢高延商洛之隱而王
於槽櫪之下贊世之才委於壟畝之間若解其巾
曰旌蒲出魯肅貴鼎歸齊頌聲既興盛業斯在幾忠公
臣才非往哲識慮前修輕塵聽覽伏待鈇鉞　沈約
選路捨築投竿相望於魏闕或以開坂未採管庫
遠雖待大賢摧鋒犯鏑亦資小用伏見錢塘浙城主胡元秀年歲驅馳意幹強果手
六師之間處之一旅之上必能前奮擴敵却沮強胡而實弱懦不鎮武節昧閑輕言伏
僕射禮薦士表曰陛下縟禮裁樂化俗移風當及昭
博士會稽賀瑒字德璉幼能矜藻長則琢磨結卷洗賢擅金來學鄉塾茶其丹采明友扣其洪鐘聲無慮於
筠材有踰乎西杞如使聯事宗伯邁蘭建禮庶用得其才人知自勗臣鑒非止水職豫搜揚前竭謏聞先自
曲　又爲江侍中薦士表曰臣聞天道不言資寒暑而成歲宸居垂拱實守宰以宣風若夜魚不欺朝舉古表
則殘殺自去汾射可追伏見鎮北府水曹參軍濟陽江興宇休恭立身貞白操業清廉頃涉書記領嘯之暇前
攝縣沮漳無傷錦製巡行淮海不忝編衣若處以百里之邑使導一鄉之賦必能治文無害迄用有成臣竊不

避族非欲異姓居後知人爲難實緣所惡而薦
運舟歸於積水致遠在於逸足未有淪滄之流可成奔飛之用驚蹇之乘而有沒身之義具官臣某民望時宗聲實俱在斧藻川流雕篆霞蔚蕉蒲旣茂枝葉實繁故以學窮齊魯
進忠臣之多方擇善而舉明主之要道況臣特受恩遇超絶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所切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
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弘輔理化竊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能信強以有理敏而甚文求之後來畧
無其比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冀他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臣緩蔽賢之罰

原 啓 齊王融求試效啓曰臣聞春鸝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螢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
無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充國曰莫若老臣切慕前修敢蹈輕節雖冒不媒之鄙式罄奉
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　梁元帝啓東宮薦石門侯啓曰切以鳳鳴朝陽必
資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棠溪之珍是以紫玉見稱黃金爲貴文傳夢鳥學重雲龍蛇點漆凝脂事逾衛玠渾
金璞玉才匹山濤昔翟陽隱逸見稱庾亮陳平器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誠增竦聽進賢上賞伏待慈照　丘
遲答舉秀才啓曰方今八友盈庭五丞在幄七教畢修九功具舉猶乃物色闕屠夢想巖釣故已天不愛寶野
無遺賢輒仰宣皇猷俯罄愚蔽覩察衡閭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可題謹聞絳闕恭奏青蒲

原 牋 魏應璩薦和慮則牋曰璩聞唐堯因羣士以興治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入賢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
用則九合之功立切見同郡和模字慮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捉髮
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實英奇敘用之時賢達進致之秋也今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
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又薦韓牋曰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俊乂臻是
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起於周文之朝　晉孫楚薦傅長虞牋曰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
寶不藏耀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翻絶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庾闡薦唐戾牋曰蓋
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荊夫以卉木之盛猶載在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於

龍津者乎郡功曹史泉陵唐戈字永延履道敏素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著一邦若得驂軌鷺衡服襄駿足則機石之良選可以對揚萬里者也

【獎】唐白居易薦韋楚狀曰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斂跡市朝息機名利況家承簪組兄在班行而楚棲山卧雲練氣絶粒滋味不接於口塵埃不染於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齊箕潁節類顏原縉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爲尹政理合薦論雖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繫維倘蒙寘彼周行縻之好爵降羔鴈之禮命助鵷鷺之羽儀足以厚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　李商隱爲鹽州刺史奏舉李孚判官狀曰右件官克生公族早履官塗器實幹時辯能專對加之夙明韜晷久遂旌旃頃爲知已屈從吏議許休文之流浪萬里非賒王仲宣之播遷三年未遇儉而不懟困且能通雖何恤於無家良可悲其絶籍去歲以維新之命大洽鴻私亦既旋還合從敘用開成五年以注右威衛倉曹參軍授官未謝又蒙挾名除替初云牽復仍迫爆空京口劉生方思鷙炙洛陽蘇子已敝貂裘方今崇唐堯敦厚之俗臣素乏器能叨膺任使控綠池之要地守清澤之堅城將以宣布威靈彈壓氛祲苟咨謀失所佐理非材豈惟墮此軍聲抑且傷於朝寄臣深自計孚實當仁況又得於諸宗且兼通舊諸葛均有因依之分龐士元多鑒裁之恩是敢輒黷宸聽竊乞榮賓席使得盡其風力佐彼邊陲雖處平原之囊必將脫穎劒拭華陰之土粗雪幽沉請依資賜授一官充臣防禦判官

【原】晉漢張敞與朱邑書曰明主遊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矣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雋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魏阮籍與晉文王薦盧播書曰是以八士歸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誠以鄧林昆吾翔鳳所棲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鄙州別駕盧播字景宣耽道悅禮仗義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覩奧若得佐時理物則政事之器銜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數藻載述良史之表

舉親一

祁奚舉午　謝安舉元　臣願任子　姊不舉弟　唯賢是求　雖親必舉　皆堪爲　不可用　不以爲私　皆得其人　仁傑薦子光嗣　渠牟稱甥盧綸　母避親故　不問仇黨　監察御史　內選　內稱　仁傑薦子光嗣　渠牟稱甥盧綸　母避親故　不問仇黨　監察御史　內選　內稱

祁奚舉午　晉平公問國無尉其誰可祁奚曰午也可注午奚子也君子曰能舉善也立其子不以兄子元應舉都趙與元不邊朝廷求文武將鎮樂北方謝安以兄子元應舉都趙與元不

臣願任子　姊不舉弟　呂氏春秋魏公叔疾惠王問之公叔曰臣庶子鞅願任之國政若不用勿使出境王不應謂左右曰叔詩也後鞅果西入秦秦

唯賢是求　雖親必舉　叔向曰祁奚內舉不失親

唯善所在　雖親何傷　魏舒與魏戍同縣問成縛曰吾與戍又曰漢蘇武逢吉

該博爽聰　該博爽聰　唐書云韋承慶解鳳閣舍人后名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孝堪事朕以兄弟稱職如爾父言今使卿

內稱　內選　禮記儒有內稱不避親　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

兄弟自相代　即舜自用說　孔帖云蘇說累轉給事中時蘇廷碩爲紫微郎固辭舜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

收採遺逸　宰相近屬　又云崔渙爲江淮宣諭選補不以親故自嫌　又云韋巨源爲吏部尚書時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

再舉門生
國萬
容悌夫

舉說三

詔唐開元二十九年詔求才俊何以知其人舉恨嫌疑致有枉濫其內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并子姪中灼然有才術異能風標節行通閑政理幹資歷堪充刺史縣令者各任以名薦

舉舊一

原選於舊　舉其倫　魏許允為吏部多用鄉里人告黨與文帝收之允對曰古人云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君子也偏黨也　多用鄉里

皆受本國　魏許允為吏部多用鄉里人告黨與文帝收之允對曰古人云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君子也偏黨也　多用鄉里

尹河南洛黨五百掾功曹典選職皆按其本國人無有舊者多擢用之　晉侯問祁奚　多用鄉里

始以故知　終因德進　棄舊不仁　得賢有賞　刈錯薪之楚且得賢良　拔連茹之茅不

舉舊二

原舉舊人子　宋鄭文寶與陳堯咨交善堯咨後司徒相處時子文名聞子後代之　與相識

誇鄉所除擬官皆涉親故何也祐甫曰流官必須詔其才行臣若與相識方可粗詔若平生未曾相見即無由知其言行獲譽之由實在於此帝亦以為然　舉無異

舉譬一

原不避怨　乃就譬禮記儒有外舉不避怨內舉不避親舉茂才議者以為茂必不就乃就之時人或以茂為畏縣或以茂為鼂丘者也　解

孤得舉　叔向豈遺　稱其譬不為諂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注謂稱解狐君子曰解狐得舉　傳外舉不避讐詳薦舉　解狐舉伯柳　各犯薦子羔　韓子曰趙簡主問解狐孰可為上黨守曰荊伯柳主曰善乎對曰舉賢不避讐也　說苑晉文侯問於

私　王生舉柳朔　害公非忠　敗國非人　以私害公非忠也私怨也　解

喬元薦陳球　傳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後舉朔為柏人宰生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臣敢為之　下詳薦舉

球昭子曰夫非而讐乎曰舉守曰荊伯柳主曰

舉賢 一

任草萊 進寒素 王蘊爲吏部郎曰欲使時無屈滯先任草萊晉起居注王戎領吏部未嘗進一寒素退一虛名 晉 舉小吏 升家臣 上見周禮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曰可以爲文矣注薦家臣於公公與己同爲大夫 引薦白屋 對揚紫庭 趙武表並詳劉現薦舉 執技事上 取盜爲臣 禮記凡執技以事上者不遷官出鄉不與士齒謂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也孔子曰管仲取三人上大夫選之 管庫之士 牛醫之子 趙文子舉管庫之吏以爲士大夫詳薦舉牛醫之子後舉孝廉又辟薦舉公府 王侯無種 醴泉無源 王侯將相豈有種乎醴泉無源芝草無根 揚側陋 出淹滯 將致非常之才 宜從不次之舉 將欲搜以賢良 豈可遺於側陋 唯賢是求何賤之有 唯善是求何賤之有 淮陰餓隸才能佐漢 渭濱賤老道可匡周 楚君舉善用仲爽於申浮 漢主使能擢弘羊於賈豎 不遺微陋 勿拘資歷 歐陽詹書云舉善不遺於微陋用能必盡其才器 冊府元龜晉高祖天福元年敕士流之內有懷才抱器碩學殊能者委中書門下搜訪任使勿拘門第資歷

判 唐白居易對貢市井之子判曰惟賢是求何賤之有況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艾豈誠有惡於椹販諒難捨於茂異揀金於沙石豈爲類賤而不收

舉讐 舉賤 目舉

犯誰可爲西河守曰虞子羔云云君問爲守非問臣仇子羔請謝犯曰薦公也不以私事害公議子去之吾當射子矣注射引弓迎而射之 名辱已者爲中尉 廉韓信爲楚王名辱已之少年令出跨下者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就此 榮恢字伯奇同郡楊政數來毀恢恢後舉政子爲孝廉由是鄉里歸之 不害公 豈宜報怨 安可妨公 公必滅私 憎而知善 宜取節於蓽菲 豈失賢於睚眦 小白用管仲是捨射鉤之讐 重耳見寺人豈念斬袪之罪 舉惡而知美 私孫權曰君欲慕郝奕耶欽曰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有贍畧不敢挾私恨以蔽賢能孔帖云鄭畋罷政權鄭畋爲給事中 慕郝奕 擢鄭畋 吳志云蔣欽死宣城徐盛收欽屯吏表斷之盛嘗畏欽書已而歎稱其善 素不相能 可代君者何曰知臣莫如主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所不與公有如此觴 孔帖云劉仁軌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幼慢辱之仁軌不白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既執政薦爲司元大夫 是子堅正 唐書韋溫傳云李德裕入輔擢或言爲牛僧孺厚禮部員外郎戒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

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況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徵何常科而自限申州有據省詰非宜

自舉一 遞相舉附

兼文武

龍也

文史足用

盜賊請治

願守長安令 請授東郡守

投牒 詣闕

獻文 投狀

自薦 上謁

候門 上書

哭鹽車 備藥籠

負鼎俎 給廝養

金躍治 錐出囊

當加顯擢 緣無紹介

軍謀出衆 武藝絶倫

提衡 引重

互舉

漢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至平陽召吏令文者東武者西尹翁歸伏不肯起曰翁歸文武兼備任所設施諸葛孔明乃卧可以備天子之大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身長九尺五寸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云云張敞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自治之徵拜膠東相可以備天子之大臣比管樂漢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至平陽召吏令文者東武者西尹翁歸伏不肯起曰諸葛孔明乃卧自比管樂時人未許唯崔州平徐元直信然曰盜賊並解散願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欲用丞相以爲不可耳乃下詔曰朕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薦者以百數公車令悉詣行在所試守一郡盡力以觀其能高者即真其餘皆罷歸故官或補縣邑吏或爲散騎諫大夫給事中議郎博士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超羣絶倫者朕將親覽焉

漢馮野王字君卿十八上書願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欲用丞相以爲不可耳乃下詔曰朕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薦者以百數公車令悉詣行在所試守一郡盡力以觀其能高者即真其餘皆罷歸故官或補縣邑吏或爲散騎諫大夫給事中議郎博士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超羣絶倫者朕將親覽焉

漢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至平陽召吏令文者東武者西尹翁歸伏不肯起曰諸葛孔明乃卧自比管樂時人未許唯崔州平徐元直信然曰盜賊並解散

律捐之
棄市
竇章馬融 田仁任安 後漢竇章字伯向好學與馬融崔瑗更相推舉 漢武詔擇衛將軍舍人爲上之問能署田仁曰提抱

代後說勃奏洪曰唯官是視
各明至公洪聞其言而重之 獨薦處厚 同舉程頤
温公同舉程頤乞特加
名命拜崇政殿說書 不以吏部 豈識臺官 冊府
不敢當頊曰爲官擇人至公之道景初才望高雅不以
御史中丞薦唐介呉中復爲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
面臺官後二人皆 玉不韜輝 簡無沈馨 唐呂溫房元齡贊曰綱羅遺賢
以風力聞天下 英玉不韜輝簡無沈馨
至公舉二

安得十女壻 山堂肆考曰晉劉弘都督荆州表牙門將皮初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女壻夏侯
誠因表皮初之勳 陟弘下教曰治一國宜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
宜見酬答詔聽之
失所舉一

敗國 削户 傳蔦賈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
譽弘聞名譚責之後於帝前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史
欣悦鄭聲臣之罪也帝乃改容謝弘 漢張勃舉陳湯湯父死不奔喪坐勃失舉削户 免冠 席藁 宋弘薦桓譚君山爲議郎
相薦 不求人知 問奇類林云宋王曾在中書嘗謂大臣薦
相薦否曰 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 政府無書 又云司馬温公薦劉元
非也 城充館職謂公曰知所
節

貶國 削户 馬 傳蔦賈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
譽弘聞名譚責之後於帝前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史
欣悦鄭聲臣之罪也帝乃改容謝弘 漢張勃舉陳湯湯父死不奔喪坐勃失舉削户 免冠 席藁 宋弘薦桓譚君山爲議郎
相薦 不求人知 問奇類林云宋王曾在中書嘗謂大臣薦
相薦否曰 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 政府無書 又云司馬温公薦劉元
非也 城充館職謂公曰知所
節

失所舉一

敗國 削户

實才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其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服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用人知則用過則棄此謂之至公

坐舉主一

文獻通考曰東漢章帝時詔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　杜氏通典曰順帝陽嘉元年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　又曰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暑靡寧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　冊府元龜曰肅宗上元二十年赦書每除京官五品以上正員清望官及郎中御史諸州刺史皆令推薦一兩人以自代仍具録行能聞奏觀其所舉以行殿最　又曰代宗大曆元年詔許吏部選人自相舉如任官有犯坐舉主從吏部侍郎王延昌所請　續文獻通考曰明永樂九年吏部尚書蹇義上言在外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必須得人宜令在内文職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量才擢用其所保非才舉主連坐上是其言命速行之　又曰正統二年楊士奇等上疏言藩臬二司及府州正官宣宗令大臣保舉得人遂多昔唐太宗命京官舉郡守縣令後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爲謗語伏望聖斷仍遵先帝勅旨行但所舉人後有犯贓必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徇私詔從其議　又曰正德十一年令有司歷任二年之上果有政績卓異方許撫按薦舉贓濫連坐

坐舉主二

原　雅言　狂言　漢司隸何武舉方正見盤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坐左遷楚内史資文武可試守御史大夫匡衡以爲大臣國家股肱明主慎擇嘉良小生狂言妄相舉薦嘉竟坐貶秩　治罪　嚴延年察獄吏廉會其吏有贓不入身坐舉不實貶秩笑曰後無復有舉人者　丞相參軍宋挺盜官布六百匹正刑棄市過赦免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司直劉隗字大連劾抗請治罪

罰金　奪俸　杜氏通典曰北齊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内史主簿録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内各舉一人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内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舉人之罰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一人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内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舉人之罰各罰其金自鞭孔帖曰千公異不能事後母仕不歸省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邁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

知後人言之異斬自殺宣乃旌其柩也　後漢王丹字仲回客有薦士於丹丹者因選舉之後舉者犯罪丹坐免客慚自絶丹名曰何量丹之薄也乃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池陽令舉廉吏王昱於薛宣未名昱妻受囚家錢昱實不

免官 謫戍 罰俸 貶秩 削官 削爵 削戶 黜階 降資 降官 降職 降秩 降品 降等 降階 降爵 降戶 降封 降號 降名 降典 納賂 連坐 悔舉 任縣令 殺柳昇 流子諒 有不職 無可採 條察李詠

免官 謫戍

孔帖曰不實免官之心帖云薛登疏曰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不祿專矣必罰又云緩舉其罰連坐法非山堂考索云柔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舉主自首文獻通考曰明景泰三年詔各處見任官員果有才行政事優長拘於資格屈在下僚犯贓文獻通考曰明景泰三年詔各處見任官員果有才行政事優長拘於資格屈在下僚犯贓者並聽在內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正官薦舉進京所舉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自首原其罪

取士弗當刊文有差

坐舉主四

唐貞觀十八年詔曰朕遐想千載旁覽九流詳求布政之方莫若薦賢之典元凱就列仄微可以立帝功管隰為臣中人可以成霸業是以去夏變動翰墨披露丹府疇咨海內尺木既樹思覩遊霧之羣雲羅宏張佇

孟簡為山東道觀察使時有部人犯贓當死肇與鞫問簡白不宜以一時憤疾而殺人肇不從簡具以狀聞詔減死貶封州刺史

唐貞觀十八年詔曰明洪武六年羅科舉專用辟舉之法續文獻通考曰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內有嘗佐藩郡及歷州縣官者各保舉堪充縣令有廉幹政事強直者聞奏當議擢用其有貪濁不公柔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舉主自首文獻通考曰明洪武六年羅科舉專用辟舉之法續文獻通考曰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內有嘗佐藩郡及歷州縣官者各保舉堪充縣令有廉幹政事強直者聞奏當議擢用其有貪濁不公柔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舉主自首文獻通考曰明洪武六年羅科舉專用辟舉之法續文獻通考曰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內有嘗佐藩郡及歷州縣官者各保舉堪充縣令有廉幹政事強直者聞奏當議擢用其有貪濁不公柔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舉主自首文獻通考曰明洪武六年羅科舉專用辟舉之法續文獻通考曰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內有嘗佐藩郡及歷州縣官者各保舉堪充縣令有廉幹政事強直者聞奏當議擢用其有貪濁不公柔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舉主自首原其罪

取士弗當刊文有差

坐舉主四

唐貞觀十八年詔曰朕遐想千載旁覽九流詳求布政之方莫若薦賢之典元凱就列仄微可以立帝功管隰為臣中人可以成霸業是以去夏變動翰墨披露丹府疇咨海內尺木既樹思覩遊霧之羣雲羅宏張佇

罷學士不如所舉當循此法

古者學官則署舍職則連坐今當舉主姓名當循此法

坐舉主三

孔帖曰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不祿專矣必罰又云緩舉其罰連坐法非山堂考索云柔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舉主自首文獻通考曰明洪武六年羅科舉專用辟舉之法續文獻通考曰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內有嘗佐藩郡及歷州縣官者各保舉堪充縣令有廉幹政事強直者聞奏當議擢用其有貪濁不公柔懦不理職務廢闕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舉主自首原其罪

取士弗當刊文有差

坐舉主四

唐貞觀十八年詔曰朕遐想千載旁覽九流詳求布政之方莫若薦賢之典元凱就列仄微可以立帝功管隰為臣中人可以成霸業是以去夏變動翰墨披露丹府疇咨海內尺木既樹思覩遊霧之羣雲羅宏張佇

降翔庭之黃而諸州所舉十一人朕載懷仄席引入內殿明訪政道相顧結舌豈可飾丹漆於朽質假風雲於

決起者哉宜並放還各從本色其舉主以舉非其人罪論

【冊】【策】唐田備對請行賞罰以勸舉賢策曰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令舉所知自是內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舉擇慎審慎審由賞罰必行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之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遺濫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賢之歎也伏惟申命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才授以大小之職然後明察臧否精考課最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上下精詳遠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責輪輻以相承俾夫草靡風行達於天下則天下之耳盡爲陛下聽天下之目盡爲陛下視明其視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一

奉使一

論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初學記曰魏武選舉令曰夫遣人使於四方古人所慎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案周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也存類省聘問臣之禮也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嫩客則受其幣聽其辭使適四方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類省聘問臣之禮也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嫩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周禮註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嫩惡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者無禮也又風俗通云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之永藏秘室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馬之以事不制以辭遣吉則賀之凶則弔之此奉使之事也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註行李行人也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以重宣命一曰報命亦曰歸報　冊府元龜曰周官小行人之職達六節辨五物以周知天下之故其往也賦皇華以遣之其還也歌四牡以勞之蓋所以重慎擇其人俾專厥任之勤斯古遺也得非王者居九重之深御四海之廣慮下情之未達懼一物之失所由是慎擇其人若乃察謠俗采方言賑恤荼窮興舉孝秀辨庶士之淑慝平羣盜之僞擾至有乾文誥見天災流行或推賜租之恩或舉申究之典斯皆因時立制以裨政治者也　合璧事類曰行人之職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間關以諭諸侯之志春秋列國亦多有之漢唐以來有巡行之博士直指之編衣觀風之八使案察之六條皆所以宣導德意延問疾苦究吏治之得失視風俗之厚薄其歸一也宋熙寧中嘗遣使察訪紹聖中詔三歲一遣郎中御史按諸路監司　嘉祐集曰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令之所以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如縣令差役必均而已矣

毛詩曰四牡騑騑周道遲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奉使二　招撫　廢命　附

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也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謹案此是文王為西伯使臣往來中國知其勤苦而勞來也）

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爾供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又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適謂子惡齊外甥也襄及筮壇帷復命于介杜預註曰歸父襄仲子也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歸父反命于君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于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曰國危矣若亡宣公除地為壇而張帷也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于君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于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君亦無所害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又曰晉侯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之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兩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公羊傳曰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休註曰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不受辭也　穀梁傳曰越王句踐使大夫種為小門而延晉子晉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而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韓詩外傳曰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

處江海之陂與龜鱉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翦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　論語曰邊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以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倉唐一使文侯爲慈父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文侯悅曰擊受我哉乃復太子擊故曰倉唐一使文侯爲慈父擊爲孝子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于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爲玳瑁簪刀劒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辨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說佗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　漢書高紀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于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增又曰文帝後二年詔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以諭朕意於單于　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秦時常通爲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仍復通爲置郡縣愈于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幣物以賂西南夷　漢書樓護傳曰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衆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　吳錄曰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以博文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孫皓謂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　又曰張儼使晉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磨礪鋒鍔思不辱命也　費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幷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對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契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晉紀云吳使陸璆如魏晉文王饗之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

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　方言曰遺輶軒使者採絕代方言　華嶠表云今雖遣大夫循行風俗銜命紀察熟陟爲名揚虎視之威厲秋鷹之爪則在人之畏威結舌未肯言人短也　冊晉書曰張駿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以假道通表建康李雄許之謂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仇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慙曰我之祖考本以晉臣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亦當率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于建康　冊府元龜曰劉晏肅宗寶應二年吐蕃犯長安既平帝命晏充度支轉運等使如上都宣慰百姓以晏舊京尹觀者如堵既宣恩煦撫無不忭舞　又曰賀若察代宗大曆四年爲給事中察自潁州使還賜帛五十匹先是潁州刺史李峘以暴政專殺帝命驗其事察復奏稱旨　又曰裴度元和中爲司封郎中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牙軍立小將田興爲留後憲宗遣度使魏州宣諭興承僭侈之後視事裔閭尤加弘敞惡之乃治舊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爲辭記述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　又曰元稹爲監察御史憲宗元和四年奉使東蜀勅奏故劒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擅籍沒塗山甫等八十八户　經濟類編曰晉王存勗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十年吾當問其鼎遺李承勳往用鄰藩通使之禮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承勳曰燕王自可臣其境内豈可臣他國之使守光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爲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不能屈　冊府元龜曰郭崇韜臨事機警應善占對及爲汾州刺史時武皇主盟諸侯景附軍機締結聘遺考午廣奉使稱旨　又曰郭崇韜結聘遺考午廣奉使稱旨　言行錄曰范文正公歲大蝗旱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因賚民所食對可觀武皇時爲興謁奉使鳳翔稱旨　言行錄曰范文正公歲大蝗旱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因賚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　冊府元龜曰招撫　冊府元龜曰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辭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愧悚喜忭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　又曰李鄘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其子愔爲將校所迫俾領軍務詔擇臨難不懾者即其軍以諭之遂命鄘鄘直抵其軍召將士傳朝旨陳禍福脫壘軍桎梏兇黨不敢犯　又曰關播爲都官員外郎時湖南山洞中王國良聚衆爲盜令播往宣諭之使回改兵部員外郎　又曰李大亮爲散騎侍郎時樊鄧未平因遣大亮安集之所下者四城拜安州

刺史　又曰宋慶禮爲大理評事充嶺南採訪使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慶禮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禍福於是安堵遂置鎮兵五千人　又曰柏耆爲右拾遺元和十五年鎮州王承元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成德軍賞錢令鄭覃宣慰軍人齎錢未至浩浩騰口穆宗詔耆往諭旨衆心乃安

允明出自羣小舉動驟縱令本司官健荷御酒數十甕至諸宮每保融宴席之際惟厲聲索御酒自飲　又曰周金彥英爲尚輦奉御使高麗稱臣於夷王恭帝顯德六年決杖一百配流商州

奉使三

招撫　廢命　附　采風謠案轟慝并入

天節　皇華　韓陽天文要集曰天節星主奉使小而明即使中正下詳奉使二　執圭　使者衣繡持斧揩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　埋輪　攬轡　司馬彪續漢書曰大使車駕乘驄馬多知唯張綱年少官最徵受命之部而綱埋其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貍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十五事皆臣于所切齒書奏之登車攬轡慨然有清天下之志　獻節　張旌　左傳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焉對曰寡君得徵福于周公魯公以二國之好敢致之　蜀志曰陳震字孝起入拜尚書且言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載好日新其事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即日張旌語衆各自約誓國有典刑罹或有違幸必斯誅示其所宜　謁關　移候　儀禮曰使者及境張旃誓乃謁關公再拜賓辟不答拜　又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賓襲執圭鄭元註曰執圭盛禮也又畫飾爲相致敬也　告單　遷吉　北海上　趙惠文王時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和氏璧藺相如奉璧入秦　賚朝服立東西面賈人北面坐拭圭鄭元註賚使者拭清之也　遺鴻　獻鵠　魯連子曰展無所爲魯君使遺齊襄君鴻鴻鳥也是上隱君下易幣也能買鴻耳無所用吾非不能買鴻也以買鵠惡輕易其幣至漏而浴鴻失其寒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錢無擇行道失之獻空籠曰非無錢以買鵠惡輕易其幣所不敢說苑曰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于齊侯無擇受命于齊侯使車五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道五百人　奉璧　拭圭　史記曰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之再拜賓避不答拜　又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賓襲執圭鄭元註曰執圭盛禮也又畫飾爲相致敬也　河源　海上　史記曰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云云　又曰天子巡邊至朔方使郭吉

受命　從宜　儀禮曰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　禮記曰使從宜禮從俗　受圭　還玉　儀禮曰使者受圭垂繅以命賓襲執圭退負右旁南立　又曰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旁南立　飲冰　冒霧　莊子沈諸梁曰吾覺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吾其內熱歟　朝冒霧露晝被塵埃　衝命　奉辭　衛君命而使奉辭復命　勤王　招士　祇役　王　漢武使博士循行天下舉賢君子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　星飛斗　風入律　漢書曰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匈奴明年匈奴單于雖陶莫皐死遭中郎將楊信與使匈奴連月不徹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我國故搜奇蟲而貢神香乘毛車以酒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適四方　達

六節　禮記大夫七十適四方乘安車自輯曰老大夫士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

徵師役　揖任而往　春秋傳君事敬無廢命

有徵事奉使四方徵師役也　舉張祿　薦不疑

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其人有仇不敢晝見乃夜見之稽遂載入秦卒爲

秦相　暴勝之　爲直指使至渤海聞薦不疑賢遣使

加敏　子叔齊子以曾自是晉人輕魯幣

以禮故也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敏審于事　承命不忘　選使宜重　叔向

曰蓬罷有後于楚宜哉承君命不忘敏　溫嶠字太

眞上疏曰選使宜重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一品者

御史持節使幽州慰撫北狄所過皆

圖畫山川也　聚落百餘巷悉奏之　行人之官

信　君子役　使者旁午　漢書使者旁午謂一縱一橫也蓋使者縱橫也

既殯而造於朝　禮記凡爲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急

君使也　大夫遭喪

漢儀使者　奉茲星使　採彼風謠　勤宣帝命

敷求人瘼　悚惕奉公　咨諏問政　省問風俗　圖寫

山川　夏爲大暑暴炙　冬爲風寒偃薄　周適四方巡行風俗　漢分八使觀採方言

增　愜旨　合意　冊府

元龜曰宋式憲宗時爲吏部郎中時河朔節度劉濟王士眞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長李吉甫薦式爲給事中將命宣慰還言河朔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

軍事多合帝意　二歲八事　上詳奉使　南荒畏卑詔公察視賑濟公　又曰陸贄補闕

理卿貞觀十二年太宗遣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以澄清爲務多所貶黜舉奏

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贊說使者請以五術察風俗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

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　其儉奢省作業察其取舍　分繻　送節　南詩曰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杜

其儉奢考其爭訟覽車服等　其儉奢省作業察其取舍　分繻　送節　南詩曰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杜

右驍衛長史史敦禮往幽州召盧陵王李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以京師消息敦禮竟無屈撓及瑗

詠太宗壯之以本官兼中丞持節入南詔使還擢爲諫議大夫

武德九年令敦禮往幽州召盧陵王李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以京師消息敦禮竟無屈撓及瑗

又曰表法爲工部員外郎貞元十四年西川帥韋皐

又曰王峻爲樞密使廣順三年正月太祖御便殿顧謂侍臣曰河隄決壞大興功役

良馬　賜襲衣　崔敬禮檢校

良馬　賜襲衣　崔敬禮檢校

始通西南夷繼長異等冊府元龜曰

始通西南夷繼長異等冊府元龜曰

無不通　又曰表法爲工部員外郎貞元十四年西川帥韋皐

無不通　又曰表法爲工部員外郎貞元十四年西川帥韋皐

酬良馬　賜襲衣　崔敬禮檢校

酬良馬　賜襲衣　崔敬禮檢校

震威武　問疾苦　率兵南巡延視長老宣布天子德意遠近歡服　又曰李靖授嶺南撫慰大使

人杜正倫崔敦禮守給事中尹文憲張元素等往慰問人疾苦見禁囚徒量事斷決人有冤枉不能自申者遣獄吏理之　封千户　命四臣　史記曰高帝使劉敬

不可擊此必見短伏奇兵以待利之怒燔繫敬往宋史曰歐陽脩遷翰林學士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

吉贔鐘　左傳曰杞伯來朝用吉贔鐘　辭致館　左傳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弘矣敢辱郊使致館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于執事也晉侯使郤至來繼舊好晉侯使郤犨答拜命下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

知遺哉細濟類編曰秦楚戰兵秦王使人使楚王使人曰子來卜之謂何曰吉楚人曰王方殺子以貴鎮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戰兵我王使我先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譽是吾所謂吉也使者以報楚王赦之

廉察民乏　宣揚朝化

冊府元龜曰秦楚戰兵秦王使人使楚王使人曰子來卜之謂何曰吉楚人曰王方殺子以貴鎮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戰兵我王使我先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譽是吾所謂吉也使者以報楚王赦之

帛　又曰皇甫無逸武德初爲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政刑未洽長吏賦汙狼藉令無逸持節巡撫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

宗乾封中神將薛仁貴既降扶餘川遂沿海略地與行軍總管李勣大軍相會時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于蜀時王衍失使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且言海道可平之狀　又曰後唐李嚴爲客省使奉使

遼東可平　知蜀可取　又曰賈言忠

政屬知其可取使還具以奏故平蜀之謀始于嚴　盡一時選　繼二邦好

以俊義相詩衛命接客泌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至鄴下爲之傾動陳然合璧事類除賈蒙制曰繼好二邦奉辭萬里副車之任選亦不輕　長跪而謝　厚禮而

魏使至建康武帝引見與語應對甚悅時南北通和路

遣戰國策曰宋安陵君使唐睢使秦秦王謂唐睢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唐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劒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睢曰不能侍中徐毅曰君來安陵君受地于先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伏屍百萬流血千

里　唐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劒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伏屍百萬流血千

晉書曰涼州張駿遣參軍王騰聘于趙趙人王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劒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伏屍百萬流血千

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　蒙遜起拜

如今日可也若若政教淩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疏州乎曜曰此涼州君子也厚禮而遣之

彥通慙謝　經濟類編曰魏李順奉使至涼涼主蒙遜遣揚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不堪拜伏小差當相見順曰後周

經濟類編曰戰國策曰宋安陵君使唐睢使至秦秦王謂唐睢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唐睢曰

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

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凌侮天使魂魄逝矣何用見之蒙遜乃起拜又曰後周遣使撫之其將王虔期請行既至責之曰昔北面事之今王公足下不早往乞盟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

馬希萼之帥羣蠻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爲溪洞酋豪所掠彥通富強稱王于漢洞間王建既得湖南欲盡得馬氏之地悉兵討擊高宗龍翔九年以何力爲左驍衛大將軍高宗龍翔九年以何力爲左驍衛大將軍高宗龍翔九年以何力爲左驍衛大將軍

命是速爾尤　臣節無失寧念解揚之忠　君
天成初使于兩浙每以朝廷事私于吳人目錢鏐爲殿下自稱臣謁鏐行舞蹈之禮　又曰
衛大將軍天成中奉使東川董璋張宴以召之仁矩貪于館舍與娼妓酣宴日既中而不至大爲璋所詬　與
其爭禮　莫能措言　又曰唐高表仁太宗時爲新州刺史貞觀十一年倭國使至太宗遣表仁持節撫之浮海
宣慰吏部郎中充滄州宣慰使是時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竊主兵事朝廷命讓等
欲示以威信冀其革心而讓等至滄州莫能措一言授以書詔而還由是遂絕
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

奉使四　招撫　宣命　附

六轡如濡　詩云六轡如濡濡載驅載驅　原

時聘一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以
服朝之歲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頻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殷頻
惡行也　問問以諭諸侯之志　鄭元註曰此王使臣于諸侯之禮也問問者問歲一問諸
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論言語論書名其類也

喜　鄭元註云　贊助也　致禮以補諸侯之哉　鄭元註曰致禮猶行舞蹈之禮　又曰
宋財疏曰按宗伯云以禮禮哀國敗此災亦云禮者同是會合財貨故災

亦稱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周禮大行人職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頻以除邦國之慝　原

愚鄭元注曰此二事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

間問以諭諸侯之志　鄭元註曰此王使臣于諸侯之禮也問問者問歲一問諸
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論言語論書名其類也

入國問俗　曲禮鄭元注曰謂所行所惡也國城中也　原

聞喪徐行　公羊傳曰

聘以發音　左傳云吳王使延陵季子聘于

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疏曰是會合財貨故災

辭于辭習于禮　說苑晉平公使叔向聘于魯魯昭公饗之賦采菽子產賦鄭之羔裘公使
晏子辭于齊景公曰諸侯使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
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褰裳公謂樂祁曰子盡知之乎對曰臣
知之公曰何如對曰夫賦不出境內之憂也野有蔓草恩以相及也隰桑思而可
見其子也褰裳見其子而行　人事之患　陰陽之患　葉公諸梁使
齊問孔子曰王使諸梁甚重齊待使者甚敬事不成當有人事之患雖去喜懼戰于心
子人患雖去喜懼戰于心固以結冰炭于五臟注云人事之患陰陽之患事成必有陰陽之患注云人
陰陽之患注云人患雖去喜懼戰于心固以結冰炭于五臟

提振綱紀　提舉國章　叔孫如晉必葺其牆屋　左傳云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公
孫婼言使人也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

棄疾如晉禁芻牧採樵　春秋云楚公子棄疾如晉鄭伯勞之于祖辭不敢見固請
見之如王禁芻牧樵採不入田不樵樹不採墓不拙

屋不強句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　孔子適齊孔叢子云孔子適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記于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于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

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趙挺刃交兵陳說其間家語孔子登農山謂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路合戰于濰濱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

即與髡共飲　公孫鞅秦呂氏春秋曰孟嘗君使公孫弘西觀秦見昭王王曰薛地大小幾何對曰百里王笑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可乎弘對曰孟嘗君好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如此者三人可爲

欲買代之是欺吾王也云云楚　淳于到楚說苑曰齊使淳于髡到楚髡形體短小楚王賤之曰齊無人也使子來對曰臣無長腰中七尺夠欲斷無狀王王曰薛地大小幾何對曰百里王笑曰

王曰善哉得子言倍于鵠矣　史黯使簡子按兵說苑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

貢進曰願使齊楚合戰于濰濱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陳說其間家語孔子登農山謂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路

趙杏字德慶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辨捷孫權
曰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
已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

引刀自刺何異蘇武

吳書馮煕字子柔穎川人權之為車騎點歷東曹掾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魏
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孫權
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魏也

稱之

荊州先德傳云諸葛亮以費禕有俊才宜遣使吳權好嘲戲以觀時人琅邪
羊衜廣陵范慎等各知名皆在坐並發異端之論以難禕禕應機輒對舉坐驚
琛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對曰
君子亦能斯乎陸曰此軍人騎士肆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

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蜀志鄧芝傳曰先主遣芝對曰蜀有負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之長
共為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于魏江南之地非大王有也權與
諸葛亮書曰丁厷挾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注拔或作艴謂丁厷之言多浮艴也

費禕使吳舉坐

不受厚賂

册府元龜云班宏為給事中時成德軍李寶臣卒其子惟岳匿父喪以求
位代宗難之乃遣宏為弔問疾且喻唯岳惟岳厚賂之宏皆不受還報合旨

守節不屈盡其在我

元盧摯郝經神道碑曰經字伯常世祖即皇帝位詔經以
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賜金虎符經踰淮館留
又云程昇同平章事西北軍政不治
置巡邊使憲宗問缺可者乃自請行

平章請行

私飲酒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承宗遂稟朝旨

處決平恕

又云馬懷素以十道

禾風謠

又云殷侑為虞部員外郎元和中王
在鎮州拒命憲宗命侑招諭之

人人便安

又云奚陟
貞元八年

是人神情爽拔

孔帖云李義琛文成公主貢金
遷溢于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
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補蕃

八部從事

晉王導使八部
從事之部顧和

陟琛奉使

干寶晉
紀曰陟

勵節將

又云李紓貞元初為兵部侍郎時誅李懷光
曾河中詔紓宣慰以勵節將還報合旨

人人便安

又云奚陟
貞元八年

處決平恕

又云馬懷
素以十道

禾風謠

奉使五

詩北齊裴讓之公館讌詶南使徐陵詩曰嵩山表京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圖事

尋盟我恤鄰有才稱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鍾響張旃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楚申胥

欲去秦方期飲河朔翻屬卧漳濱禮酒行三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蓋日落晚摧

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 裴訥之鄴館公宴詩曰晉楚敦盟好僑札同心賞禮成罇俎陳樂和金石響朝

雲駕馬進曉日乘龍上雙闕表皇居三臺映仙掌當階篁篠密約岸荷蕖長東帶盡欣娛誰言驚歸兩 周庾

信將命至鄰詩曰大國脩聘禮親鄰自此敦張壇事原隰負展報成言西過犯風露北指度轘轅交歡值公子展禮覲王孫何以譽嘉樹徒興賦采繁四牢盈折俎三獻滿罍樽人臣無境外何由欣此言風俗既險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欲祭西門眷然惟此別風期幸共存　又酬祖正員詩曰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隄興文盛禮樂偃武息民黎承乏驅騏驥旌旆事鼓鞞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破隴文瓜熟交滕香穗低投瓊實有意報李更無蹊　陳潘徽贈北使詩曰業定三邊靜時和四海敦行人仍禮籍使者接輶軒實榮君享燕客編章極討論迴旌逗隴左返軸指河源塞榆行隱路津柳稍垂門日沈山氣合潮落水花翻離情欲寄鳥別淚不因猿所可緘懷袖方以代蘭萱　隋盧師道贈司馬幼之南聘詩曰故交忽千里輶車莅遠盟幽人重離別握手送征行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乘風遡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雲樓閣起秋濤帷蓋生陸侯持寶劒終子繫長纓前脩亦何遠君其昜令名

虞世基接北使詩曰會玉二崤至瑞節三秦歸林蟬疎欲盡江鴈斷還飛牆垣崇客館旌蓋入王畿共此敦封植方欣薦紆衣　唐張九齡奉和聖製送十道採訪使及朝集使詩曰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首路回竹符分鎮揚木鐸昭晰動天文慇懃在人瘼　岑參送蕭李二郎中兼中丞充京西京北覆糧使詩曰霜簡映金章相輝同舍郎天威巡虎落星使出鴛行樽俎成全策京師聞見糧歸來鹵塵滅畫地奏明光　孟浩然和李侍御奉使詩曰南紀西江闊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楫挂席自生風寮宋爭攀鷁魚龍亦避驄坐聞白雲唱翻入棹歌中　韋莊送崔郎中往使西川行在詩曰拜書辭玉帳萬里劒關長新馬杏花色綠袍春草香一身朝玉陛幾日建銅梁莫戀壚邊酒仙宮待侍郎　宋王禹偁送羅著作奉使湖湘詩曰使星躔次入長沙曉別延英去路賒數刻漏中承密旨幾重湖外問皇華山行馬拂湘川石寺宿僧供岳麓茶還日期君直西掖當階紅藥正開花　明蘇伯衡送王希暘編脩使交趾詩曰歷數歸眞主羣方若綴旒外藩須嗣續當宁重懷柔芝簡文翎盛茅封禮更優代言欣爾屬將指副予求暫下層霄去眞成萬里遊宮袍裁白綬使節飾黃金華使名高好時侯揚鞭隨越鳥祖席贈吳鈎自覺光輝遠那知跋涉脩幾旬行嶺嶠何處是交州山擁魚鱗集江分燕尾流墮鳥從跕跕馴鹿自呦呦綠認桄榔浦紅看荔子洲馬人偏好客蜒户總能舟日上扶桑表天垂

瘴海頭昔閻銅作柱今見廣爲樓辭禁時交隆沙蟲或暗役由來宣至德直欲重遲暉
詩曰源發岷峨萬里通函香迢遞問齋宮神馳白馬靈光近祝奉元牲禮秩崇驛下換船潮湧日廟前沈璧水
週風重煩使者徼多福南國無疵稔黍豐　劉溥使回過獨石詩曰邊城二月暗塵沙吹過東風不見花天上
玉京旋日騎水通銀漢鑿星槎雪中路出高山險上谷營連獨石斜正是旅愁消未得夕陽樓外又鳴笳　謝
榛送李給事元樹奉使雲中諸鎮詩曰瑣闥朝下促飛旌歲暮看君塞上行戍角動人多苦調戎衣走馬半新
兵關開涿鹿雲連樹路出蜚狐雪滿城計日楚材封事上君王深見九邊情
賦隋江總辭行李賦曰維大梁三十有六載神功懋乎開闢垂恩儲祉壓子代之盤盂盛德形容陋周年之
弇石月窟向風日域仰澤要荒欵塞諸戎重譯輶軒巡履聲芳亥步旌節經過事高禹跡舉皇華之盡美馳珏
玉之多事或江夏之無雙匹洛陽之才子訪羽儀於廊廟旌秀異於杞梓引強學之三端賞彫文于四始顧僊
侗于罕志奉朝章于信次天鳳舉而張旃濟龍沙而通贊敏異季札之聽歌譽乘屬國之銜使懷蘇子之抵掌
憶千秋之畫地願自勵而飲冰揆無庸而案轡嗟負恩之無力每若寘于叢棘倏辭東平之樂善再踐承明而
遊息豈異千里之奔踶寧辭一錢之不直諒無期於鴻漸念有似于蟬翼荷德澤之霑然鑒丹愚之匪飾慚借
譽於瑟柱免長徭於蒽極聊暇日以須吏每長吟以攀紆異金石之能固若草木之分區進學慚於枝葉綿力
謝於康衢構伯休之蓬戶卻仲憲之桑樞徒悅水而非智庶因谷以爲愚恥矯名於周客寧濫響于齊竽奉棲
遲以偃仰願太素之不汚
贊明宋濂滕奉使贊曰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
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獨留爲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旛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專事二君者與乃作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旛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遊
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勒在貞碣
碑唐張說贈太尉裴行儉神道碑曰儀鳳二年十姓生可汗闍延都支爲李遮匐潛構犬戎做擾西域朝廷

憑怒將行天討公進議曰敬元敗績於茅戎審禮免胄而入狄豈可絕域更勤王師今波斯王亡侍子在此若命使冊立則路由二蕃便宜取之是成擒也高宗善其計詔公以名冊送波斯兼安撫大使公往莅遺愛洽於人心是行也百城故老望塵而雅拜四鎮酋渠連營而誓酒一言召募萬騎雲集公乃解嚴以反譎託獵以訓旅誤之多方間其無備裹糧十日執都支於帳前破竹一呼鉗遮匐於麾下廓氛祲於地表輝皇靈於天外充國有屯田之頒實憲有燕山之銘訂茲遠略彼何徼也公之送波斯也入莫賀延磧中遇風沙大起天地暝晦引道皆迷因命息徒至誠虔禱徇於衆曰井泉不遠須臾風止氣開有香泉豐草宛在營側往來之人莫知其處此乃耿公之拜井商人之化城也

原書後漢孔融與韋林甫書曰使君足下懷遠垂勳西戎即敘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從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殼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間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前日元將來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仲將復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遺書通心　梁任孝恭爲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書曰昔陸賈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被繡通夷險於夜郎故傳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藉譽既深承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是即江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稟威儀門勒鍾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逮我不才無兼文武鴻私弗替膺茲閫外麾蓋所臨實宣慈造足下刺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實俟高算　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颻辛苦迄屆穜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首着嘶立故墟人獲蒲萄種歸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未改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原論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漢節卧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絕水火況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瀚海飛沙舉蘭走雪豈不痛鼻酸心憶雒陽之宮陛雪泣橫悲想長安之城闕

直以爲臣之道義不爲生事君之節生爲義盡豈望拔幽泉出重仞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旁觀上郡側眺雲中雖在已之願自隆而於時之報未盡

【引】宋蘇洵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曰昌言官兩制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舍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劒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恒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彼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慴而失辭以爲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二

使絕域　專命　被使　遇害

辰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王逸子曰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周流絕域十有餘年自京師以西安息以東方數萬里百有餘國或逐水草或逐城郭騫經歷之知其習俗始得大蒜蒲萄首蓿也　漢書西南夷傳云番陽令唐蒙上書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從巴筰關入遂見夜郎侯諭以威德約爲置吏　匈奴傳曰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禮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而留吉遷辱之北海上　蘇武傳曰武帝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既至匈奴單于方欲發使送武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常私候勝勝許之會單于出獵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虞常果引勝單于怒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　李陵與蘇武書云足下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以平樂監使樓蘭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封義陽侯　馮奉世傳曰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

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西域傳曰烏孫公主侍者馮嫽常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于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軍妻右大將軍與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也　段會宗傳曰成帝時小昆彌末振將殺大昆彌而死漢遣會宗到昆彌手劒擊末振將太子番丘還封闕內侯賜金百斤　應劭漢官儀曰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將段郴逆單于五原塞　東觀漢記曰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衆使匈奴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冊府元龜曰鄭元琦貞觀中使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爲驗觀其六畜並已疲羸部落皆有菜色而牙內炊飯化爲血各徵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頃之突厥衆敗　又曰陳大德爲職方郎中貞觀十五年使于高麗欲窺其國俗每至城邑輒以綾綺遺其官守莫不歡悅大德因謂之曰吾性好山水欲往遊踐其國人信之遂得在道屈曲而行往往見中國人莫不垂涕　又曰裴耀卿爲戶部侍郎元宗開元二十年信安王禕受詔封契丹耀卿曰禴昕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爲備也乃先期而往一朝而給時突厥果勒兵謀劫比至而耀卿已還　又曰蕭昕代宗大曆初爲國子祭酒使回紇回紇庭詰昕曰徐紹代宗寶曆元年自鎮武使回鶻延英對問遠地言朕如何理對曰四方皆言陛下納諫如流帝大悅賜緋魚袋　又曰陳乂性孤執明宗長興中冊晉國公主石氏于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人或有獻可于乂宜陳一謳頌以稱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乂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聞者嘉之　四朝國史曰王拱辰字君貺至和二年以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于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酒飲客親鼓琵琶以侑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　又曰張方平神宗時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是

如此佳哉　名臣言行錄曰王信奉使北國肆射都亭首破的館人駭愕問曰尚書得非黑王相公子孫乎謂武恭公德用也又妙於筆法儻使有求書與之趨謝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東都事略曰洪皓番陽人有奇節爲大契丹至其庭着位與西夏使同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與王人齒遂升班　宋史曰洪皓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　又曰朱弁婺源人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爲金人還鄉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　又曰朱弁婺源人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爲通問副使至雲中黏罕使就館守之以兵絕與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受書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採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覩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誘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絶其餼遺以困之弁忍飢待盡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　經濟類編曰元世祖時使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陳日燇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日燇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與日燇辯論書帝悦解衣賜之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者吾與汝之事勿以爲後也

使絶域二

暴骨　黔面　踏温舒請使絶域　暴骨方外　盡臣下節　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　以言無可取　漢使王烏

後使楊信不去節坐穹廬之外　蘇武典屬國　班超定遠侯　蘇武漢使匈奴十九年不失節歸爲典屬國　班超

長纓　張騫窮河源　終軍請以羈縻而請長纓　張騫使外國窮河源封博望侯　隨絶域之聘人　領天隅之歸客　千里有

不歸之魂　殊鄉有哀苦之事　長揖　爭禮　和親頡利大悦後將復命頡利謂左右曰李陵前來恨不屈

之今日必令下拜壞知之及見長揖不屈頡利怒留陵不遣陵竟不爲屈頡利知不可

遣之　又曰蘇世長爲天策府學士貞觀初聘于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棚之　蠭雪旃　食鐵

石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以中郎將使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

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　孔帖曰和蓬虎突厥默設請尚

絶割地之議

敢生還利用見虜果首及關南地利用曰割地之議朝使斐丹既至虜專欲增幣曰南移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不可聲色俱厲度不可屈遂決通好之議 又曰富弼仁宗

拒增幣之請

東都事畧曰曹利用景德初契丹南牧眞宗親御六軍契丹有求和之意以利用對曰虜若有所求臣不

使絶域三

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 東都事畧曰劉敞字原父奉使契丹敞博聞強記素知虜山川道里虜自

言北還至柳河回曲千餘里敞聞曰自松亭趙柳河甚徑不數日可至中都何不道彼而

公主豈宜先往

冊府元龜曰相里元奭貞觀中爲司農丞使高麗謂蘇文曰主上令高麗罷兵勿擊新羅

又曰劉元鼎穆宗長慶初

公主遣奭以御史中丞報可默嘿遺貴近諷利來曰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可汗爲貴可汗乃貪金而不以金爲貴信耶默嘿而送駿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汗乃貪金而不

爲敵駿再拜

閱六歲

要五事

合璧事類曰崔倫以右庶子使吐蕃鹵簿儀衛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詳

約城中降倫倫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不屈乃還代宗見

經濟類編曰寧宗時方信孺使金至濠州統石烈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

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非臣

使金

合璧事類曰唐恪聘狗獻金地命往撫諭夷人自疑衷

恪撤衛

杜暹埋金

冊府元龜曰杜暹遷使絶域不可失人情暹

有死而已不和無害

拥節不屈

騎棟

卷歸李

宗周禮夷使 四夷之使

增容儀閑雅 冊府元龜云豆盧寬太宗貞觀中爲殿中監於突厥容儀閑雅詞旨可觀突厥甚敬憚焉 招辣羯 又云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往招慰辣羯渤海郡王大祚榮

喻國威信 孔帖 因使 唐張說郭震行狀曰遷奉宸監丞屬吐蕃請和制令報聘吐蕃其首領自赤嶺振牛酒迎勞師德於青海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吐蕃入寇河隴 遠近疆界立談悉定

人大獻琛贄 冊府元龜云韋倫使宗建中初爲太常少卿使吐蕃 清儉謹慎 又云柳晟爲檢校工部尚書憲宗元和初

初宣諭皇恩次述國家威德番人悅之 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 文獻通考云元和十

使來往皆清儉謹慎番人悅之 復命遷金吾 又云柳晟爲檢校工部尚書憲宗元和初

二年軼入番使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舊例使絕域 慕蘇武 孔帖云崔敦禮回紇速度爲下所殺詔往緩定

者許賣正員官告取貲以備私覿非典法故革之 立其嗣而還敦禮回紇通知四夷情僞其少慕蘇武

爲人故屬使突厥 辭鳳闕到雞林 劉禹錫送源中丞詩云面

後建明允會事機 出疆專對 冊府元龜云于頔以檢校兵部尚書鎮襄陽主簿攝監察御史

帶霜威辭鳳闕 充入蕃使判官時論以爲有出疆專對之能

傳天語到雞林 辨三使絕域 鵾舌問三 蘇武孔帖云崔敦禮回紇速度爲下所殺詔往緩定

使詩云衛風振河朔飛鴻失太行沈眼忽驚矣見此玉篇郎 各從本朝曆 名臣言行錄云蘇頌充北朝生辰使在虜中過冬至本朝曆先

行沈眼忽驚矣見此玉篇郎 各從本朝曆 名臣言行錄云蘇頌充北朝生辰使在虜中過冬至本朝曆先

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答曰曆家算術小異謹遵不同謂如

遠而有光華 白居易裴通制云授冊與節賜軒遣之庶乎遠而有光華且使絕俗殊方

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爲子時爲

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深然之 願速加兵 經濟類編云孝宗時湯思退奏遣魏杞如金議

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

一無厭願速加兵金館伴張恭愈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舉起金 驛騎凌風雪 又云不辭驛騎凌風雪要使天

室元姚燧總管張公墓誌曰公諱庭珍字國寶至元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符責安南至其國詰王曰皇帝

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論旨王猶假酋保州海徼自矜尊高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

萬之師再月可到王王使力士白刃環衛公乃袒寢一室盡撤所懸箭弓刀槊付衛士

使絕域四

增詩元陳旅送趙子期使交趾詩曰曉日承恩紫殿深都門祖道馬駸駸上書不奉唐蒙策歸橐寧將陸賈金

露入珠盤鮫室白苔生銅柱象崖陰爲君臨水歌黃鵠天北天南萬里心 袁桷送安南行送李景山侍郎出使

曰輶軒使者安南來紫泥封詔行風雷濕雲翻空海波立鐵網山裂狂蛟摧神京煌煌鎮無極火鼠燭龍窮髮

北彈丸之地何足論蚯蚓爲城霧爲域瘴江如墨黃茅氛昏蜃蛙低徊自比泥中獸龍飛天子元年春萬邦執璧修臣

邨赤脚搖脣矜捷闘竹箭藏蛇雜猿狖猛強爭誇井底蛙

隣朱干玉戚廣庭舞笑問銅柱今何人君不聞重譯之人越裳氏有道周王輸白雉又不聞陸神禹震怒行天誅李侯桓桓水蒼珮舌本懸河四方對後車盈載朝未央稽顙九拜乞取金印歸炎荒禁陳員外奉使西域周寺副席中道別詩曰漢家郎官頭未白皀從初為兩京客忽逢天邊五色書萬里翩翩向西域腰間寶劒七星文連旌大旆何繽紛解鞍夜卧營中月攬轡朝看隴上雲黃沙斷磧千迴轉玉關漸近長安遠輪臺霜重角聲寒蒲海風高弓力軟柱行騎從歷諸蕃穹帳依徼絶漢間殘烟古樹羌夷聚遠火荒原獵騎還蕃酋出迎通漢語宮廚薦蒲萄酒如乳舞女爭呈于闐妝歌辭盡協龜茲譜笛促羊撾看吳鈞上馬便著金貂裘山川遥認月支窟部落能知博望侯草上風沙亂驟層邊頭日暮悲茄咽行窮天盡始回韉坐對雪深還仗節歸來雜遝宛馬羣立談可以收奇勳郎笑古來征戰苦邊人空說李將軍

序 唐韓愈送殷員外序曰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于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于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朕之意又選舉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度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侯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别離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剌剌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于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于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粤命一 越境 收邑 傳稱非君命不越境 孟嘗君之歸也三萬不致曰有賢者歸假與之矣後受命不反也 遂盟 矯制 公羊傳公子結媵陳人逆女也使者受命不受辭 孟嘗不反也 傳士匄侵齊及穀聞齊侯卒乃還 博士匄侵齊及穀聞齊侯卒乃還 世陳湯矯制詳武功矯制 馮 圍卒乃還 不至而反命為失禮故明言其禮又善不伐君也 纘其不待君命 越相攻至吳而反 汲黯字長孺 使作徒衣 難從 滕文公上使畫工為己像將自畫之曰君未可以畫像也畫必似君似君非一日之故後有不似則殺畫者畫者恐殺己必似己己之似否不可知也且匠人斲輪輿斲輪輿者亦然子何以易匠人哉 徐偃鼓鑄 汲黯發倉 閩士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國鼓鑄鹽鐵還奏張湯劾至死服以春秋之義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詘然軍罰罪詰曰古者諸侯王得顓行賞罰非天子所制小罪即死下詘何也且鹽鐵之利通有不便宜可以出入財物便萬民益縣官用足何為不可以安

隨時　恭無專命　使者誠為擇利　或人未可與權　苟叶盡忠之節　雖科專造之辜　違命折券尚不

專命二

晉　雖有君命何其速也　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晉　及諸侯盟　左傳云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夏楚子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而誓曰以戮不共之罪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而誓曰以戮不共之罪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猶柱不可書　韓詩外傳云趙簡子將伐衛使尹鐸往為之視邑尹鐸至乃多其賦以歸趙簡子誅尹鐸曰何為多吾賦尹鐸曰以為主將有難可以多發兵也今以為無難是以多之簡子悅遂以為其所據焉

殺使一

晉　楚執驟由以釁鼓　宋殺申舟于假道　楚伐吳使弟囓由帥師圍弦弦恃吳以釁鼓　上詳奉使一　舟使齊假道于宋宋殺之　楚子執解揚　馬超殺閻　溫　趙令言于眞城云　龐勛溫宇伯儉時為趙國眞城令言于眞城云衆方無救溫僞許之乃將至城急州遣溫密出告救于夏侯嗣為趙所襲城下曰渴軍三日至勉之勉之遂殺之　諸侯遣師皇甫文出蠲蠲不屈恥怒欲斬之諸將以為不可恥及也　劉整斯為諸將所殺事與上間溫相類　諸葛恪　樂祈不敬雖聞可討之辭　伯蠲無辜終貽非禮之誚　宋樂祈晉伐鄭鄭人使伯降耳諸將曰非所聘晉不敬執之詐廢命　晉何誚勳耶　安可臣哉　冊府元龜曰顏眞卿為太子太師建中末李希烈陷汝州遣使宣慰希烈囚之怒乃使閻奴殺眞卿先曰有勑賜死不知使人何日發長安似大梁來眞卿罵曰乃逆賊耳何謂勑耶遂縊殺

專命　殺使　遏譽

晉　遏殺漢使　漢書云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導員水儲禮送迎所寇鈔又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遏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　國難

不能死非人臣也冊府元龜曰吳澈章敬皇后弟也建中初爲左金吾大將軍時涇原兵叛德宗播遷于四方館之前不止素服又云孔巢父爲給事中興元二年李懷光擁兵河中巢父奉使宣慰既傳詔旨懷憚其行澈曰國難不能死非人臣也吾忝恩戚知死所矣遂請使焉及至泚逆謀已決害澈而驚悼之屏語移時孔帖云李懷光爲用悟徒營潭趙魏師壁阿井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使劉悟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爲用悟徒營潭趙魏師壁阿井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使劉悟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爲用悟徒營潭趙魏師壁阿井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使劉悟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

爲念生所害冊府元龜曰魏崔士和爲中徹大夫武定末蕭寶夤在關中以士和爲督府長史時莫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撫慰爲念生所害蠻書來孔帖云周世宗顯德六年使劉悟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爲用悟徒營潭趙魏師壁阿井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使劉悟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

殺使三

增行狀明鄭濟翰林侍制王禕行狀曰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名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土一民安堵如故高爵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于朔漠者遣使脫脫徵糧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知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決固匿公于民間脫脫間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誅汝元命我朝宴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脅爲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

遇讐

原不鬬遂入禮記子夏曰居昆弟之讐如之何子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鄭玄曰鬬謂事得成伯叔父也忌怨也惠伯不以私害公非忠也不殺不可以見讐而不殺遂入惠伯爲介及郊鼓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注鼓伯惠伯非忠也不弟惠伯居兄之仇避爲不弟魯使敬叔

見讐不殺雖類寬身受命而行亦宜獲考

皇華奉命白刃相讐捨則崇讐報爲廢命與夫失節寧其斷恩未

寧報讐於劇刃奉辭成命必念解揚之忠損怨避仇宜寡趙喜之怒虐我則讐誠謂一之已甚銜君命且宜兩不相傷

原鑄器　鏤石　周禮司勳藏鑄器銘勳鄭注云勳功也有功者鑄器以銘之禁邑橋元鼎銘曰鮮單入寨河湟爰息弓不受韁馬不帶纓是後漢劉虞遼將軍始受旌旃鼓之任鮮卑敬跡視事三年烽燧靜戢詐功錫命賞賜

用鏤石文武之勳　定國　獻王　說文以勞定國曰獻功於王

傳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於廟　保庸　嘉績　周禮太宰以八統馭萬民五曰保庸制祿則人與功注以祿賞功也書嘉乃丕績安有功也

旦旌君伐注伐功也　制祿　報封　周禮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於曲阜報功也

大以奏膚功注奏為也膚大也功注尸主也　方鳩　明試　書方鳩僝功僝具也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又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帝念　子嘉　書維帝念功子嘉乃勳　告成

在泮　貪天　在泮獻功以為己力貪天之功以為己力　圖閣　藏廟　漢志圖功臣於麒麟閣藏高廟與功臣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功不

絕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也　主司勳　銘彝器　周禮司勳上士二人主主封賞東都賦銘勳彝器

主司勳　銘彝器　周禮司勳上士二人主主封賞東都賦銘勳彝器　加于時　疑惟重　書功加于時時當時也又功疑惟重

全關中　定天下　史記云漢五年定天下論功以蕭何第一曰漢與楚相爭榮陽數困山東蕭何常轉漕給軍食漢王數亡山東輒得

全關中定天下　史記云漢五年定天下論功以蕭何第一曰漢與楚相爭榮陽數困山東蕭何常轉漕給軍食漢王數亡山東輒得

著金石　光武下馬異璽書曰虜兵猥下征西功於是大著金石書厥功而殿下何異也

著金石　光武下馬異璽書曰虜兵猥下征西功於是大著金石書厥功而殿下何異也

邑旌然山銘曰鏞下隆碣熙帝載分振萬世　漢高錄功欲先論何諸將曰何無汗馬之勞云云終軍言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　輸力　計功　左傳

邑旌然山銘曰鏞下隆碣熙帝載分振萬世　漢高錄功欲先論何諸將曰何無汗馬之勞云云終軍言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　輸力　計功　左傳

蔡澤說范雎曰君相秦計不下儿席謀不出廟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君之功極矣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君豈睢

抗爲左武侯大將軍從太宗平薛舉勳居第一又從征王世充及東都平勳太廟者九人與梁趙弊弟昶初爲陳州防遏都指揮使黃巢將孟楷據項城縣昶又曰軍師不攻肆及懋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又曰五代裴迪梁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功推裴公有之他人不足當也帖孔

功勳總載二

懋賞 書功懋懋賞

原 厚賞 又功多有厚賞

增 功宗 又曰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曰汝史命篤弼丕視功載

原 以功詔祿 又曰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案鄭注云德謂賢者以庸制祿又大司徒職云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注云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庸功也

原 以功詔祿 周禮司士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

原 功以庸制祿 又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王功曰勳

若禹也 事功曰勞 以勞定國若后稷也 治功曰力 制法成治若皐陶也 戰功曰庸 法施於民

民功曰庸

祭於大烝

周禮司勳職云有功者祭于大烝司勳詔

成績

尚書王記 成績事禮記 績事 左傳云晉荀林父滅潞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伯謀而止 孤趙之勳 成季之勳 銘於景鐘 國語

七曰議勤之辟

皆謂有功議其罪也

五曰議功之辟

周禮八辟也

議功

詩云申伯之功名伯是南邦世執其功 名偕 禮名與功皆 程功績 史記云

名掛

史筆

隨何之功

史記云項籍既

獨有方面之勳

孔帖云河間王孝恭始隋已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無特將專勳者惟

方面之勳

賈復字君文嘗從伐故少立方面之勳

方面之功

天之功

又云劉裴贊曰觀二子非有踰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異或從尸天之功

或翼或從

桑陰不徙

孔帖云尉遲恭贊曰敬德之赤心付之桑陰不徙而大

凌煙勳臣

呂温凌煙勳臣贊曰我二后受成命撫昌

得效尺寸

獻於社稷

又云貞觀二十三年崩山

功臣

圖畫雲臺

後漢書云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後又有王常李通卓茂寶融合三十二人

圖畫麒麟閣

漢書云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表其姓名凡十有一人首博陸侯姓而不名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仲山甫虎臣南焉

孝恭

孝恭獨有方面功

以自見

或翼或從天之功

受命赫然利見

桑陰不徙

以赤心付之

凌煙勳臣

得效尺寸

獻於社稷

請曆日一卷

將贊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請

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外夷知仁惠及將士百僚稱賀又云龍宗至德二年元帥廣平王收

社稷功績光明創業運

一時光奮 持足啟運又云龍宗至德二年元帥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授其東京此天授運皆一其志爲國梁樞孔帖云韋嗣立等奏請

正法紀功又云龍宗中興四年徐州時溥遁去行

獻賦首於行廟 在敕黃巢書敕溥收復兩京天子倚信 用沙陀戰又云范希朝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來萬餘有之其驍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功勳總載三

詩明魏觀大將軍徐悉相平定中原振旅還朝上御龍江亭命儒臣賦詩應制曰白旄黃鉞兩京平甘雨和風四海清師出萬全非用武將資三傑在垂拱著能臣

樂著功成

讓功一

勿伐 無施 老子曰果而勿伐果而不矜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莫與爭 不自伐故有功 老子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伐言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也 非敵後也馬不進不受夫子策之 魯連推 田疇讓 魯仲連字子高齊人也燕將攻聊城二百里虜掠其人民聊人入門算其馬曰非敵後也馬不進是謂實連不忍爲燕至敵四有司勳之文子辭讓也 魯仲連推讓之正義曰謂不合大義有益 不敢先入 每獨屏居 傳曰晉卿乃屏攝而退 傳曰晉卿有所 有勳不廢宜膺裂地之榮 舞功受名 實體貪天之罪

讓功二

介推不言 傳 變何力書何功 左傳云潛師數晉卿師歸晉侯見公曰子之力也大夫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勝之如御伯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奔命也克之制也

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
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子固辭謝曰臣幸待罪行閒獲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臣青
在帷幄中未有勤勞上製地封爲三侯非臣待
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二將軍功多將軍即見宜推功於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位
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老臣不明言誰爲陛下言者卒以實對 不言自知
功帝輒曰君文吾自知之 增 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上嘉與之讓
之功最 未嘗言功 又云姚況性簡退未嘗言功 讓功於晟 東觀漢記云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
太祖悅之 魏任城王彰破烏桓太子謂曰烏桓見上勿自伐歸功諸將太祖果悅之 增 歸功參佐 魏志王基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不
識者尚之 唐柳興王凝共伐吳彬知賊勢已破未至吳三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識者尚之 增 歸功於下 孔帖云王世充每捷必歸功於下卒人爭爲效由是
晟之進屯苑東晟使壞垣以入洪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讓功之有

將士效力 宋史云岳武穆好賢禮士雅歌投壺何功之有
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

於晟

伐功一

自伐 不行 自伐者無功 克伐怨欲不行爲仁矣大子曰可以爲難矣一訓不知也

上將軍以書有功之曰將軍之功焉足以驕人 銘滅邢 矜平蜀 衛侯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詔曰予殺其
多功而坐爭功或拔劒擊柱 鄭戰於鐵既戰趙簡子曰吾伏發喟血鼓音不衰今
日吾上也 漢高初未有法度諸將會坐論功相向背

邵至驟稱 王尊大言 傳邵至之所聚亂之本也 王尊爲京尹行縣上奏曰强不支弱各得其
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小人伐其伎以遏君子 增 攻城 敢關 白帖曰闔閭如位在麾頰相

伐功二

有其善喪厥善 矜其能喪厥能 商書 增 救主於車 左傳鐵之戰衛太子曰吾救主於車下我右
蓋與絳灌等 史記云天子赦韓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由此日怒望居常鞅鞅蓋與絳灌等列信
白帖云桑弘羊自以爲國興笵吳全琮與魏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將乘勝陷五營顧丞與
之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 爲子求官 列信實爲伍 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鄧良曰我兩剔將絕我能止之我御之上也

駐蹕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丞休爲雜號將軍緒端爲偏裨而已 平吳之功 晉書初詔王濬至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及濬先有問者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賊生下廉頗王渾能無內愧乎濬曰始懼鄧艾事不得不言吾之論也 王任城王遵宗 冊府元龜曰尉遲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忌而矜功恥不悌而罷 恥爲房李下 孔帖云江夏王遵宗不悌而罷其上者敏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忌而矜功恥不悌而罷 恥爲房李下 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謂敬德曰我首倡大計公等反悅首鄧公之門吾爲都將猶不能以軍法斬公耶 吾有平蜀功 五代史云唐延孝翊平蜀功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貞觀中爲右武衛將軍好討直又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宮與諸王酣飲延孝不平說而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其忌而矜功恥不悌而罷 恥爲房李下 孔帖云江夏王遵宗不悌而罷其上者敏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忌而矜功恥不悌而罷 恥爲房李下 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謂敬德曰我首倡大計公等反悅首鄧公之門吾爲都將猶不能以軍法斬公耶

銘功一

鑄鐘 刻石

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爲臧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則銘書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注云銘銘天子德也下等從大小言且爲我首帝問所以對曰見其忌而矜功恥不悌而罷 恥爲房李下 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謂敬德曰我首倡大計公等反悅首鄧公之門吾爲都將猶不能以軍法斬公耶

晉書初詔王濬至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及濬先有問者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賊生下廉頗王渾能無內愧乎濬曰始懼鄧艾事不得不言吾之論也 王任城王遵宗 冊府元龜曰尉遲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忌而矜功恥不悌而罷 恥爲房李下 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謂敬德曰我首倡大計公等反悅首鄧公之門吾爲都將猶不能以軍法斬公耶

擧殿道宗 冊府元龜曰尉遲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忌而矜功恥不悌而罷 恥爲房李下 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謂敬德曰我首倡大計公等反悅首鄧公之門吾爲都將猶不能以軍法斬公耶

大將軍好討直又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宮與諸王酣飲貞觀中爲右武衛將軍好討直又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宮與諸王酣飲延孝不平說而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其忌而矜功恥不悌而罷 恥爲房李下 孔帖云江夏王遵宗不悌而罷其上者敏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忌而矜功恥不悌而罷 恥爲房李下 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謂敬德曰我首倡大計公等反悅首鄧公之門吾爲都將猶不能以軍法斬公耶

恥爲房李下 孔帖云江夏王遵宗不悌而罷其上者敏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忌而矜功恥不悌而罷 恥爲房李下 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謂敬德曰我首倡大計公等反悅首鄧公之門吾爲都將猶不能以軍法斬公耶

吾有平蜀功 五代史云唐延孝翊平蜀功多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貞觀中爲右武衛將軍好討直又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宮與諸王酣飲延孝不平說而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其忌而矜功恥不悌而罷 恥爲房李下 孔帖云江夏王遵宗不悌而罷其上者敏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忌而矜功恥不悌而罷 恥爲房李下 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謂敬德曰我首倡大計公等反悅首鄧公之門吾爲都將猶不能以軍法斬公耶

鑄鐘 刻石

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爲臧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則銘書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注云銘銘天子德也下等從大小言且爲我首帝問所以對曰見其

銘功三

碑 唐韓愈平淮西碑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堯居近土蠻蓋以狂往在元宗崇極而妃河北悍驁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蠶輸之以車爲卒賜衣外多失朝嘖不休詩曰淮夷來同曷不肅慎爾猷惟汝文武孰卹予家既斬吳蔡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嗚息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嘻咨嗟惟汝文武孰卹予家既斬吳蔡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嗚自以爲强提兵以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駭未利內謀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息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胥愍武古通戚統於弘各奏爾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凌雲慕義卒大嘗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厲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簉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壘入道無留者頷頷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慶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戴星門夜譟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攖右觸爲之擇人以收餘慺遷吏賜牛敫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

著名煙閣高宗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司徒趙國公無忌等并褒亞圖形於志元弘基世南履冲給著名者也 銘鐵券 又云劉

侍中璽詔特見十人於殿上其功後世所以敬後世爲法 贊 象拔箭狀 上太宗與諸酋馳相失推行恭獨從尋有勳酋人迎及太宗矢

下詔褒美遷光祿大夫是役 帝製紀功碑 乳帖云陸堅剛正帝待之 銘在鼎 鼎云府元文

也帝賜耀汗獨丁夫以濟江潛運不通傑黍以爲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 贊 刻石水濱 先是誣也有而不知不明

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 贊 賜二銘 謂府元龜曰封南康郡公皇封南康郡公皇

故太尉中書令李晟勳業 贊 賜志元弘基世南履冲給著名者也 銘鐵券 又云劉

宗太和元年詔司徒趙國公無忌等并褒亞圖形於志元弘基世南履冲給著名者也 銘鐵券 又云劉

崇高銘在鐘鼎 鼎云府元文 銘在鐘鼎 鼎云府元文

年老幼思之乃詔其神道碑宜令所司建立 功德被八州 揮對曰臣書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 功德被八州 揮對曰臣書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 功德被八州 揮對曰臣書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

撰丹遺愛碑以記之 碑 故觀國公曾利用智畧沮雄猷忠謀亮節勳績光明厥忠 碑 故觀國公曾利用智畧沮雄猷忠謀亮節勳績光明厥忠 碑 故觀國公曾利用智畧沮雄猷忠謀亮節勳績光明厥忠

年二月上親征山製銘刻石曰瀚海爲鐘天山爲鍔一揮朝塵永清沙漠 銘 瀚海爲鐘 憲章類編云永樂八

大覺蓋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顧保性命汝不我信視此蔡方孰爲不
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
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大小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
送開明堂坐以治之

詐功

差六級

原漢書魏尚爲雲中守斬首虜上功差六級下獄馮唐言之乃持節赦尚

趙序詐增後漢楊徐賊起中郎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秦市

疑兩秦

謝承書曰守第一秦校尉治狄道爲諸羌所信而漢岸爲下吏敞謬奏上漢岸爲大豪承制封義侯明年漢吾復降秦與諸羌關獻見帝怪其一種兩秦疑非實以詰林林辭窘乃鴈對漢岸即漢吾隴西語不正爾帝剪驗

免官

增虜獲魏志文欽數有戰功增虜以邀賞

增首級

又詐增首級徵車徵秦市

惟報

晉石鑒虛張田頓以詐增虜自殺鑒歸田里詔曰惟報

孫歆

王隨晉書杜預伐吳軍入樂鄉至新市諸頂王濬先列得歆頭而頂生送獻洛中大笑

譖言破賊

孔帖云康承訓字敬辭南詔深入太平三百夜疑魏玄弼兵三百夜疑魏玄弼兵攻圍之帖乃詐降玄弼自殺玄弼首級詣帳下生

譖言破賊

評詩繪幕勇兒取吾首獻天子景爲他人

與巢首俱上

唐書云黃巢計窮林言曰若取吾首將詣帥時溥而太原利言不忍巢乃自刎言因斬之

巢宗權以來

五代史云龐師古敗時溥於呂梁淮西牙將申叢說秦宗權折其足將送京師帝昏聵信人張漢儁用事梁以王彥章爲副是時秦宗權以來梁梁王遣行軍司馬李璠彥章計破唐德勝南城而疑與彥章各自上

悉歸功於凝

孔帖云段凝莊宗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爲副是時秦宗權以來梁梁王遣行軍司馬李璠彥章計破唐德勝南城而疑與彥章各自上

錫命一

周禮曰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又曰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原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

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卣彤弓一彤矢百矰弓十矰矢千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矰弓十矰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注大輅金輅也戎輅戎車也形弓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原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一卣圭瓚作文侯之命冊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矰弓十矰矢千馬四匹九命錫弓矢專征伐增左傳侯秬鬯圭瓚然後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又曰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尚書曰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注禹治水畢竟賜之圭瓚以其成功也增家語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原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注大輅金輅也戎輅戎車也形弓一彤矢百矰弓十矰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注大輅金輅也戎輅戎車也形弓一彤矢百矰弓十矰矢千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矰弓十矰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注大輅金輅也戎輅戎車也形弓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原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矰弓十矰矢千馬四匹九命錫弓矢專征伐增左傳侯秬鬯圭瓚然後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又曰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尚書曰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注禹治水畢竟賜之圭瓚以其成功也增家語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原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矰弓十矰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注大輅金輅也戎輅戎車也形弓

命杜預注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珪合瑞爲信　無後　必霸上詳魏玉注　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侯命於境晉侯郤穀逆於境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抗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冕服加之以策命之曰晉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寵好內史興讀策書金尼　旃旌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第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左傳子魚曰昔武王克商選建明德以蕃屏周份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田于周爰及內史興錫晉文公命上卿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寵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一卣告於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又曰王錫申伯四牡騤騤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申伯信邁王遣申伯路車乘馬

錫命三

命以天子禮樂　禮明堂得賜天子旌旗　且有後命　賜盧矢　敬敷王命以緩四國　左傳　策功以命　毛詩　賜冕旒　東觀漢記　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勸農務本商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注刻鵠基爲陛以升陛安也　翼宣風化遠人革面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注云朱戶赤色也天子之禮也　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形弓一形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闕干紀莫不殛誅是用錫君鈇鉞各一注鈇鉞皆斧也　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注以圭爲柄謂圭瓚上漢獻帝加魏公九錫　以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誠勇並著清除萬慝是用錫君形弓一形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闕干紀莫不殛誅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紀綱江外民以安業晉恵帝加齊王　經用道德穆序人倫是用錫君大輅戎輅以虛受人內外協和是用錫君朱戶以居誠肅爲基恪勤爲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以上表宏撰　紀綱禮度萬國是式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務力勸農倉庾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誠勇並著清除萬慝是用錫君形弓一形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闕干紀莫不殛誅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軒轅之樂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軒轅之樂德音遠流懷義以上魏文帝加孫權九錫　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紀綱江外民以安業　紀綱禮度萬國是式是用錫君秬鬯一卣以上表宏撰　紀綱禮度萬國是式是用錫君大輅戎輅以上袁淑文　紀綱禮度萬國是式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務力勸農倉庾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誠勇並著清除萬慝是用錫君形弓一形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闕干紀莫不殛誅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軒轅之樂德音遠流懷義羽葆鼓吹三百突備九錫唐開元二年正月隋帝遜唐王位相國總百揆置丞相等官立四廟

增備九錫　唐書義寧二年正月隋帝詔唐王劉裕九錫　晉恭帝以上加劉裕九錫　唐書義寧二年正月隋帝詔唐王勉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

錫命四

文後漢潘勗策魏武帝九錫命文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自西土遷於唐衛當此之時危若綴旒宗廟乏主社稷無位羣凶覬覦連城帶邑一民尺土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於厥心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乃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於平民君又討之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勸敘卿愼刑獄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祚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徵難念功乃使召虎賛缺矩營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於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焉今以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元土茈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侯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卹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魏文帝策孫權九錫文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詔爵以功制禄勞大者禄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姿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曆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於潛漢望風景附抗疏稱蕃忠肅內發款誠外照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使持節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以太將軍使持節都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茅土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君東夏今又加君九錫文曰朕以寡昧仰績洪業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至於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介則我宗祖之烈奄墜於地七百之祚剪焉其嗣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綱維再造區夏與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

朕實嘉焉今將封公典策其敬聽厥令乃者桓元篡
猜貢朝日氣凌虹覓奪其璽武大懼事覺桓玄挾帝
長驅薄伐旋軫嶢關大慈哀愍旋復皇已未幸逆奔
明德爰初勝迹則奇謀冠世雪擊殘妖則鋒無前討
重一洋風美化盈區宇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
侯祚土襄以覽章榮其徽物所以奬勸皇室外臨華
亦賴匡輔又命晉文備物九錫惟公道冠前烈勳高
[illegible]武帝讓九錫表曰臣功小德薄奉宣已過
均齡情寄冀蒙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論以伊周未見
脅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五
末曰臣聞日月權輿二儀所以克重君臣設極三統
兩漢之初封實彌盛然未東海者實牧野之日號令
也臣實鄙才屢讓大體從以忠貞爲榦而功無可勳
爺之脅大彰冀商豈見越世之典況呂梁不銘而器
譽應也

實賜一

初學記曰說文曰實賜有功也賜也者命也禮見鄭元注記注惠也論語注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又曰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　春秋傳曰古之理人者勳賞而畏刑以知其勳賞也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祝發皆以師旅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鉄鉞然後殺賜珪瓚然後祼賜車馬乘以舞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即乘服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此實賜之義　白虎通曰能安

民故賜車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　合辭事類曰天有雨露生育萬物聖人體之則有慶賞之賜焉是理也見於虞則五服五章而爲命德之天見於周則於馭羣臣之幸而爲詔王之柄古人之意蓋以慶賞不體於天則不得謂之公恩賞不本於天子則不得謂之出於一

賞賜二

增玉海曰叔孫通起朝儀賜金五百斤　又曰夏侯勝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　漢書曰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　玉海曰疏廣爲太子太傅乞骸骨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　又曰魏文帝以楊彪爲太尉彪辭乃受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　魏書高允傳曰太和二年告歸明年賜蜀牛一頭　又曰周武帝以于謹爲三老賜延年杖　冊府元龜曰高祖武德元年太宗降薛仁杲帝聞而大悅因置酒高會奏九部樂賜羣臣錢各有差　唐書曰秦王爲皇太子授尉遲敬德左衛率賜絹萬匹又舉齊府金幣什物賜焉　孔帖曰裴寂武德四年改鑄錢賜一鑪得自鑄　冊府元龜曰陸德明武德中爲太學博士高祖幸國子學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詔德明難此三人德明雅有詞致論難鑾起三人皆爲之屈高祖曰德明可謂達學矣賚帛五十匹　又曰長孫無忌爲司空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乃作威鳳賦以賜焉　又曰李綱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閤下數引禁中問以政道　孔帖曰貞觀五年獵於驪山賜新豐高年帛　玉海曰中宗置脩文館學士凡天子享會游豫得從春幸梨園賜細柳圈夏宴蒲陶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　唐書曰李元紘開元初戶部侍郎條正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賜衣一稱　冊府元龜曰韋處厚路隋並爲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三年撰六經法言二十卷表獻之帝覽其書稱善者久之賜錦綵二百匹銀器二事　又曰李載義爲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文宗太和三年命中使以白玉帶就幽州賜之示殊恩也　唐書曰牛僧孺復檢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辭日賜觔散鍮勺等金銀古器令中使諭之曰以卿正人賜此古器　冊府元龜曰後唐明宗即位命節度使王晏

球與護駕親軍都指揮使張虔釗攻定州帝令中使押御馬二匹賜晏球虔釗
金祥殿賜陳州節度使向訓襲衣金帶銀器繒帛鞍馬嘗西征之功也　翰苑新書曰李彝興貢馬三百匹太祖命玉工治帶名其使問彝興腰圍大小遂遣使以帶賜之　玉海曰周世宗顯德三年上於
事征討畢與貢馬三百匹太祖命玉工治帶名其使問彝興腰圍大小遂遣使以帶賜之　玉海曰周世宗顯德三年上於
長春節賜羣臣衣各一襲宰相率百官上壽賜宴相國寺　翰苑新書曰太宗嘗草書經史三十紙刻石模印
詣名山藏之或丘園養素好古博雅之士亦賜之　山堂考索曰端拱二年親試進士陳堯叟等並賜及第上
作脩身箴賜之勉以脩身謹行稽古效官之意　玉海曰祥符二年內出太宗鏤文紅管筆分賜王旦等人一
雙　長編曰真宗作歌一首賜新授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陳彭年謂向敏中等曰頃命學士罕曾賜歌詩
因曰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慎密多聞好學鮮有偕者　山堂考索曰寶元二年十一月遣內侍就輔
臣第賜御飛白書各一軸　事畧曰賈黃中兩受詔知貢舉多簡拔寒俊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品藻精當
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名見其母王氏賜坐與詔曰教子如此今之孟母也賦詩以美之賜予甚厚
玉海曰治平三年名學士王珪玉蕊珠殿特詔中書除端明殿學士賜盤龍金盤曰知卿忠純有守故有此
賜　翰苑新書曰紹興四年遣劉大中等使宣諭諸道以詔書御寶賜手札　山堂考索曰紹興五年九月賜
趙鼎御書尚書　玉海曰紹興十三年立春節學士院始進帖子詞百官賜春幡勝自建炎以來久廢至是始
復　名臣言行錄曰范成大孝宗朝名起知福州既出關賜藥物甚厚又賜御書蘇軾詩二首　翰苑新書曰
孝宗御書賜殿帥以下又書明良慶會閣字賜史官

千鍾

萬畝家語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也而交益親也故　金鉤　玉玦　東觀漢記楊賜以病罷居無何
史記曰趙烈侯好音鄭歌者二人賜之田萬畝故　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
服冠幘綬玉壺華帶金鎖綺佩當時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　紫綬　青裘　上見玉玦注
成帝好為趨步帝所寵幸其府留飲十日賜賦犀玉具綬佩刀紫艾綬玉玦　葛洪西京雜記
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綠縠履服以朝覲　累千　鉅萬　漢書曰衛青姊子夫得
韋未知名武帝於是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賜數日間累千金用各有差賞賜鉅萬　入宮幸上青時給事建
魏志曰明帝常與見太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疎高下叙閨室之內賞賜金帛　甘田　蘇宅　史記甘羅謂文
五乘清元張唐失報趙文信侯乃言之於始皇使於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
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　信侯曰借臣車

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

后衣 帝服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遠孤心慘愴今送先烈皇后假紛帛各一及衣一篋可時視膾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曹植表稱詔曰皇帝問痼疾王先帝昔常非漢世謂劇孟之中遺詔以所服衣被賜公王卿官僚諸將帝親臨終將令以三十牒賜王 雙辟 千金 見賜黃金百鎰白壁一雙再見爲趙上郡故號曰庚桑楚齊人公孫龍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 明德 計功 不暴貴罰明德之至也 漢書曰梁孝王薨子共王嗣立事君太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下詳上不及注 射覆賜帛

賦國典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其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賞以馭其勤四曰罰以馭其怠五曰生以馭其威六曰奪以馭其貪七曰廢以馭其罷八曰誅以馭其過 周禮太府以賞賜之貨財之出入邦國之興也識在盟府不可廢也 傳 雙琥 千金 魯昭公疾賜子家子反賜于家子反賜於君命公子家子曰吾不敢逆於君命 府 周禮大府掌邦之財用之節凡頒賜之式法掌其幣帛金錫之頒受而藏之 金刀 珠劒 金錯刀一具 漢書曰梁孝王薨子共王嗣立 玉壺 金筒 上詳金鉤注 張敞五鳳中爲京兆尹治有能名徵爲太中大夫給事中 漢書曰梁孝王薨子共王嗣立 玉斧 孔帖曰徐齊明宇將道八歲能文太宗名試賜所佩金斧 唐書曰陳叔達賜食祿滿倉陶不棄騎奉母回賜之合歡事類

賞賜 慶賞 周禮司裘掌王之皮事秋獻裘冬獻毛冬獻功裘以待頒賜 拜賜 見施 拜賜 見前賞之施 慶賜 見賞之施 受賜 善則賞之以勸能者民到於今以物能者受其賜 見施 受北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受北 史記晉文公賜臣重耳再拜稽首受北方之地 匪頒之式 報功之典 匪頒之式 九式均節財用二曰匪頒之式式 報功之典 以九勳之後也 史記晉侯朝王王賜晉侯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 駁其幸 始啟南陽 毛詩曰北方之國也 左傳曰晉侯朝王王以晉陽之田三百邑與先軫 國啟南陽 受北方之國也 左傳曰晉侯朝王王以晉陽之田三百邑與先軫 寵錫 威曰君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其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賞以馭其勤四曰罰以馭其怠五曰生以馭其威六曰奪以馭其貪七曰廢以馭其罷八曰誅以馭其過 周禮太府以賞賜之貨財之出入邦國之興也識在盟府不可廢也 傳 與邑 賜馬 記曰柳莊死公晉侯朝王王賜馬三匹非禮也與邑最貴 納諸館 號公受北虢之俘 詩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 左傳曰晉侯朝王王賜韓侯入覲享王使復其先祖之職王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追貊 左傳曰晉侯朝王王賜韓侯入覲享王使復其先祖之職王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駁其幸 始啟南陽 毛詩曰北方之國也 左傳曰晉侯朝王王以晉陽之田三百邑與先軫 國啟南陽 受北方之國也 左傳曰晉侯朝王王以晉陽之田三百邑與先軫

賞善謀 傳夫有勳者旌之以車服 商侯皆啟其賞其善謀 匪頒之式 報功之典 匪頒之式 九式均節財用二曰匪頒之式式 報功之典 以九勳之後也 史記晉文公賜臣重耳再拜稽首受北方之地

巨燭送歸院他日曲宴出牡丹千葉者賜
宰臣上頒酒迴與學士銜經演亦皆賜之 赤管
荊紛包 賜之 唐詩 紫山堂肆考曰哲宗元祐時人以御書唐人詩賜近臣 周易 宰宗嘉泰初御書尚書訓 紫巾

實錄 開府元龜曰貞觀十六年太宗閱隋煬明經舉人策賜房玄齡黃銀帶謂曰此帶隋煬所賜其家布帛百匹 又曰卒喪時遣侍中 賜物三百匹細馬一匹帝讀中宗實錄 弘益學者數千人 御書唐人詩賜近臣 起草月賜赤管大筆一

常念鄉 開府元龜曰太宗貞觀四年以前太子賓客李暹為左領軍大將軍皆太尉長孫無忌之各賜衣一襲帛二匹 又曰貞觀十六

此爲賜也見前二王海下
龍之又曰宋璟開元中爲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官勅賜寶以先赴座客歎詩曰錫命崇恩寵異常兼榮於尚書都省大會百僚元宗賦詩褒述親札賜之侍玉皇開太宗常奏樂於殿庭謂侍臣曰卿等皆名對賜酒甚歡上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太宗大悅以御廚金器盡賜之

賞賜四

作樂命爵　以賞諸侯　**賞延于世**　世嗣也　**分寶玉**　周書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也　主之好賜共其貨賄　周禮注言合於善有以賜之　**受服**　大宗伯以九儀之命受服　**掌賞地**　周禮司勳掌賞地以等其功等差也　**頒賞地**　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凡賞地三之一食其一　**田無征**　惟加田無國征征稅也　**不及車馬**　謂既賞之又重賜之若此田則無王稅也　**賞無不當**　月令慶賜誤不當　**不賞而勸**　禮記曰賞不及車馬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所以尊者備危事　**禮無不答**　禮記曰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祿故曰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　**賞樂**　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受而已不重拜於室輕也　**酒肉不再拜**　禮記曰酒肉之賜不再拜有德者也　**報功慶賞禮**　**何以勸善**　**無以勸能**　**賞恭罰否**　**賞不失**　**賞不當行無**　月令慶賜誤不當

賜許男駿馬十六　**賜黃金之罍二**　**九銀鳥一隻貝帶五十珠七百裹**　穆天子傳　**及淫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賞僭則及淫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有勳者奉**　夫有勳者奉之以土田奉賜也　**撫以彝器**　傳曰發公室示賞賞之出賞物也　**時頒**　**賜五五毂**　春秋　**勞傳**　**賜有金石**　禮大夫有功賜樂故傳云　**時頒**　**賜以甘果**　吳越春秋　**賜錢百萬起師侍之思**　**賜以時頒**　**賜叔孫衣**　漢書　通鑑綱目二十四下一褒　**賜金具在**　漢王　**賜張武錢**　漢張武為郎中　**賜餘寒絮**　並漢書　**賜延年杖**　續漢書　**賜爵一級**　**賜食於家**　漢書　**賜龍州**　漢書　**賜璽金劒**　漢書　**給錢五萬**　揚雄答劉歆書　**賜所乘驪馬**　後漢書　**賜筭蓑笠**　班彪上事　**馬援振旅京師賜車一乘**　東觀　**賜公主錢**　後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

舊不疑遷京兆尹賜錢百萬　漢書　**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　漢書云　**賜孝悌帛**　**賜筭蓑笠**　**賜霍光薨賜繡被百領**　東觀　**賜金五十斤**　**賜珠三升**　**黃霸治政有異賜金百斤**　漢書　**賜杖**　漢書　**賜劒具在**　史漢錯上賜之　**賜來肉九十已上賜帛絮**

乘驪馬　後漢大驪馬賜李忠　**賜食於家**　漢書　**賜龍州**　漢書　**賜璽金劒**　漢書　**給錢五萬**　揚雄答劉歆書　**賜所**

斛穀　後漢章帝下詔竈壞毛義賜穀千斛　**著劒名**　韓棱字伯師與鄧壽陳寵皆以才能稱高宗嘗賜諸尚書劒惟此二人特以寶劒手著其名曰韓棱楚龍泉鄧壽蜀漢文

陳龍淵南推成也 望 晉 班賜羣臣 韓棱委國忘家賜布三百匹 後漢本傳 棱以月不休沐 賜來歙妻縑千匹 歙本傳 卓茂東身執節賜安車一乘 東觀 卓茂自脩賜衣一襲 漢書 段熲滅羌賜錢千萬 謝承後漢書 馮緄平荊州賜錢百億 謝承後漢書 朱寵家貧賜以錦被 謝承後漢書 黃香詣東觀賜淮南孟子 謚法 賜黃香几杖 東觀 馬展病并送方藥 王景治沒僕賜山海經河渠 賜及妻子 特賜御府衣 賜御府衣自服冠幘 賜食於前 解左驂以賜 賜乘輿具劒 賜辟兵鉤 賜鹿蠭王羽車一駟 東觀 賜來歙千匹 東觀 賜來歙錢千萬 謝承後漢書 賜御府衣 東觀 賜車馬 桓榮字春卿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生隊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象補古之功可不勉乎 後漢書 賜乘輿具劒 賜辟兵鉤 賜鹿蠭王羽車一駟 東觀 賜來歙千匹 張酺為東郡守賜 後漢書 賜來歙千匹 馮緄平荊州賜錢百億 謝承後漢書 賜來歙錢千萬 張酺為東郡守賜 後漢書 賜及妻子 特賜御府衣 賜御府衣自服冠幘 賜食於前 解左驂以賜 賜乘輿具劒 賜辟兵鉤 賜鹿蠭王羽車一駟 東觀

贈之景祐間因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　勑頭帶東觀記事云德宗賜詩書心奉和賜詩曰帝道屬升平天文預觀象茲生荷化育博施多含養正始振皇風端居留春想夕拜參近侍朝恩濫弘獎深討賁不言克艱庶無虞　唐太宗賜房元齡詩曰太液仙舟逾西園隱上才未曉征遼鎮劇門作收既無東顧之憂故得累司文武歷參違脈宜列河山之實式崇帶礪之賞　賜輔臣春明退朝錄宋太

曰臣聞衣裳在笥與必有道刀尺爲器用惟其人臣誉國小儒漢庭下士因緣霈澤汙染官緣顏等忠愧心不容憂陛下仁發於中惠周於外矜臣以濕暑之惠賜之葛衣念臣無忤度之能降其寶尺輕新有楚廣狹不踰被服而炎蒸坐銷秉持而長短立辨授才量力將何補於分寸運肘延頸實有塵於領袖

(謝)狀 唐白居易謝恩賜衣服狀曰臣自入某司纔經旬月未申薄効累受殊私況前件衣服等猥自遠方降從御府既鮮華而駭目亦輕煖而便身臣實何人堪此榮賜必擬祕藏蓋荀傳示于孫何則顧陋質而懷慚貌非稱服撫微軀而荷寵力不勝衣　李商隱爲榮陽公謝賜冬衣狀曰司服頒衣貴臣傳詔綾裁飛鵠絮裹仙蠶白分椒聖之光豈奪蘭芽之色已均下將仍遠遠誉被服有輝負戴無力謹當上宣殊渥下拊多寒均大裾於非邪變無檮於元度集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序曰公諱慶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靖公亡慈公躬主喪事本食飲候寒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賜其家朝臣咸集日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頭髻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

(圖)行狀 明鄭楷翰林學士承旨宋公濂行狀曰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每賜即辭上强之至三輒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聯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名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半注於巵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可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四

原賜魏絳歌鐘　左氏傳記　江

給周瑜鼓吹　表傳記　江

賜車蓋以勸有德　賜牀帳以顯節義　漢書循吏傳　襄陽記云　增獻納

儉棄冊府元龜曰貞觀十二年三月皇孫誕育實五品以上於東宮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已前從我平天下周旋艱險房元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紀顏正諫諍朕之違者准擬徵而已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又曰高宗謚李勣第歎其服用儉素思賜極厚立木懸金　史記曰商君變法恐人未信乃立木於市南門募人徙至北門者賞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遂與五十金以示不欺也又曰呂不韋爲相稱仲父食客三千人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盡節輕死　孔帖曰鄭伯使唐中宗時歷右補闕黜爲鄠縣尉上封事言貴者禮之基禮崇則讓興讓興則義立又曰貞觀元年高祖武德二年始平人宋士虔負米一石委於太倉而去云少益軍國事長興四年愚病明宗令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愚爲中書令愚病不能視事上表請解職詔不許

士輕其死　物百段　綃百尺　冊府元龜曰高祖武德二年始平人宋士虔負米一石委於太倉而去云少益軍國事長興四年愚病明宗令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愚爲中書令愚病不能視事上表請解職詔不許又曰開元五年勑諸高祖嘉之賚物百段又曰貞觀元年勑諸高祖武德二年始平人宋士虔負米一石委於太倉而去云少益軍國事長興四年愚病明宗令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愚爲中書令愚病不能視事上表請解職詔不許

勸賞二

原賞于國易　賞必加功　商書　崇德武成　賞一人而千萬人喜　太公金匱　無賞士不往　三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賞者士之所死　輔義爲上賞　禮記　大傳　先賞後罰　禮記　慶賞賜予民之所好誅罰殺戮民之所惡　韓非子　宋君賜之千金管子　晉侯行賞狐偃爲首　史記晉世家曰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也文公曰城濮之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進賢受上賞賜冠一子　賜舟人田子千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左傳蔡

賜汶陽田左氏　賞一人而天下勸　傅子　賞者貴信罰非子云公孫鞅治秦　裒子　賞功賞戰功

高赫爲首　韓子　賜雲夢田　宋玉集　小言賦　賞重則民移　呂氏春秋　教我以善爲大賞　數來吾邊爲末賞　班昭　有功必賞　士死赴厚賞　新語　賜衣冠見　淮南子　賜獨坐　劉啟　賜高蓋車　漢南先生　賜齊斬車　吳志　褒勳功勸勇　孔帖　云陳子昂八科六勸賞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　元龜云開元二十年北巡行祀后土詔裴光庭讓爵弘益思遠　元龜云開元二十年北巡行祀后土詔裴光庭讓爵弘益思遠不有褒異何以勸勞之外各與一子官仍各賜物三百匹　兼賜少物　又云賜少微爲刑部侍郎開元二十五年元宗因聽政暇問東都諸司長官理行之最者誰爲上下對曰京兆尹李朝隱理行第一又問其次對曰河南尹畢構構又問其次對曰洛陽令崔日知日知者最卑末之地鳥鵲巢焉化源自遠亦獻其鄉少物人怡然有喜色下詔曰朝隱構日知皆良二千石之最者也朝隱清而不刻構寬而有制日知勤而不擾各賜帛二百匹　考勳表　唐忠節所載勳表　又云張說爲兵部尚書封燕國公說自管勳一級賞千萬　孔帖　云說者一切賞千萬　兼忠節　又云開元十三年入覲詩一首以自警勳也封又　一級賞千萬　孔帖　云說者一切賞千萬　兼忠節　又云開元十三年入覲詩一首以自警勳也封又　賞以酬勞　合辭事類　云太祖時臣下立功當遷上素嫌其人越番曰賞之上悟可其奏　賜第一區　韓苑新書　云康定間高輝自號安業處士寶易直字宗元爲宣歙浙西觀察使時薦其黨數千人各賜一中上第一區起後文彥博言擇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爲風俗賜名旌之一區不　賜帛長綵　云太祖將帥受京師時京師大雪上設彀犯雪衰何以堪之曰我如此尚寒西征將帥衝犯雪衰何以堪　賜衣業貊　云太祖將帥受京師時京師大雪上設彀犯雪衰何以堪之曰我如此尚寒西征將帥衝犯雪衰何以堪　賜衣冠準風俗　合辭事類　云太祖時臣下立功當遷上素嫌其人越番曰賞之上悟可其奏　賜第一區　韓苑新書　云康定間高輝自號安業處士寶易直字宗元爲宣歙浙西觀察使時薦其黨數千人各賜一中上第一區起後文彥博言擇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爲風俗賜名旌之一區不　鼓舞豪傑　合辭事類　云蘇軾自管勳一級賞千萬　孔帖　云說者一切賞千萬　兼忠節　又云開元十三年入覲詩一首以自警勳也封又　一級賞千萬　孔帖　云說者一切賞千萬　兼忠節　又云開元十三年入覲詩一首以自警勳也封又　賞以酬勞　合辭事類　云蘇軾自管勳

催計薛舉以不待命輔引兵會賜錦袍金甲合對事稱旨舉以騎多進左威衛大將軍賜錦袍寶帶他物繁夥

三百匹錢三十萬錢四百兩白銀二百兩錢二十萬並賞破吐蕃之功也

男賜物二百匹錢三十萬錢二百兩白銀二百兩錢二十萬並賞破吐蕃之功也又曰元和十一年正月詔討鎮州王承宗乙亥幽

州奏破下武強縣二月以內

庫繒絹四萬匹賞幽經戰士

降世充　平公祏

父兄子也平甲第一區女

及諸親屬送入不

賜太常樂及

等物仍令宰相

太宗壯之賞物十段又曰太宗親征高麗江夏王道宗請將百騎覘賊往還期一月遂移

還賊已引兵過長城斷其路道宗斬關而出如期還見太宗歎曰貴育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匹阻

賞戰功　二

扶珪緩組

縮衣節口　韓愈聖德詩曰共珪綢組

牡牧燕將錄曰共珪綢組今天子

編衣節口以賞戰士

賞懸香餌　令狐楚雷

元柳宗文

福形弓貫有功誥侯也

賞不踰月　死事延王事

賞開走王言賊虛實

高祖悅賜其家帛千匹

下廻洛城　開府元龜曰貴云江夏王道宗為東都別下廻雒城及東都平賜黃金百兩雒綠千段

賞汗馬之勞　厚賞者多

增言賊虛實　孔帖云劉世讓檢校泰王

弟實皆殺於賊泰王

賜御膳　開府元龜云貴宗深加賞勞賜如婢四十人

金銀一籠　孔帖云尉遲敬德軍

大呼橫制雄信墜乃異王出

賜宜君田　孔帖云元結祖仁基從太宗

征遠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

不可勝紀　前後

賞私財　孔帖曰馬燧約衆

勝則以家貲賞至

賜官人介休加驃騎將軍賜官人

賜上馬四匹　開府元龜曰梁建方為右武侯將軍

延中乘馬　又云李君羨從破宋金剛于

突厥俘斬二千帝賜所

黃金瓶瓊　唐書秦

傳云

賞諫臣

明經計薛舉以不待命輔引兵會賜錦袍金甲合對事稱旨舉以騎多進左威衛大將軍賜錦袍寶帶他物繁夥

破吐蕃　下武強縣

知運進封太原郡公賜物

元龜曰開元九年新

是殫私財賜慶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續其財

事類云太祖開寶九年名隨州紹守王全斌投武寧軍節度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貶秩至是太祖謂曰朕以金陵未下書應平吳諸將恣行貪暴今江南既平還卿旋鉞又別出器幣緡錢數萬賜之

陣使輸苑新書云晉高祖天福中使李繼隆石保吉宴射行宮亭賜襲衣金帶鞍馬

解御帶 治跡統類云宣祖中孫沔為將平儂智高還自嶺南帝問勞解所服御帶賜之

賞諫臣一

原拘介不言 貪昧妄舉 晉王沈字處道遷豫州下教曰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患者有賞言刺史得失倍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朕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善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引禮義以正之中將舜貞以外戚主之情寡公主以公主禮薄

原 威王三賞 前威王令下曰有能面折寡人者受上賞 書諫者受中賞謗於市朝而聞者受下賞 增 由此重郵都 史記云郵都者楊人也孝景時爲中郎將敢直言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郵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郵都伏上前曰三一姬復進陛下獨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亦去太后聞之賜郵都金百斤由此重郵都 原 張實三賞 晉張實字安遷下令邊郡有能使匈奴中情變者賜錢十萬 有臣如此朕何憂

遼東之錢 漢書鼂錯傳於新募民徙塞下拜爵及罪人贖罪皆入穀邊六百石以上至四千石爲五大夫以下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漢記蔡邕曰宇文節爲禮部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輪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於京師發益州刺史元慈贓頗好學屢斷大獄甚有公平之譽高宗特降璽書褒之太宗大悅賜綵百匹 東觀漢記馬援爲伏波將軍南擊交阯軍次下雋臨浪泝流而進賊乘高守險水陸並下援乃分兵三道或從山峒中鑿崖開道或鑿石折車或束木爲筏或約革爲船自兵興以來軍行之難未有如此者 後漢書馬援傳援上疏曰臣聞交阯之南太守部曲有數萬人前後太守率多貪穢斂民取富致財物自交阯合浦以東二千餘里越人安習頗知田作以射雁捕魚爲業無賦稅之調名王侯但食其租而已 後漢書馬援傳援上疏曰臣聞交阯之南太守部曲有數萬人前後太守率多貪穢斂民取富致財物自交阯合浦以東二千餘里越人安習頗知田作以射雁捕魚爲業無賦稅之調名王侯但食其租而已

汝南之鼎 漢書鼂錯傳於新募民徙塞下拜爵及罪人贖罪皆入穀邊六百石以上至四千石爲五大夫以下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漢記蔡邕曰宇文節爲禮部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輪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於京師發益州刺史元慈贓頗好學屢斷大獄甚有公平之譽高宗特降璽書褒之太宗大悅賜綵百匹 東觀漢記馬援爲伏波將軍南擊交阯軍次下雋臨浪泝流而進賊乘高守險水陸並下援乃分兵三道或從山峒中鑿崖開道或鑿石折車或束木爲筏或約革爲船自兵興以來軍行之難未有如此者 後漢書馬援傳援上疏曰臣聞交阯之南太守部曲有數萬人前後太守率多貪穢斂民取富致財物自交阯合浦以東二千餘里越人安習頗知田作以射雁捕魚爲業無賦稅之調名王侯但食其租而已

實政續一

論事無所避 五品服而論之曰卿等皆朕所自擇論事無所避 治跡統類云慶曆中賜諫院王素三品服余靖蔡襄歐陽脩孫甫蔣堂等服五品服而論之曰卿等皆朕所自擇論事無所避 增 無所諱 漢書孔帖云孫伏伽武德初上言事帝大悅曰伏伽至誠慷慨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 原 張實三賞 晉張實字安遷下令邊郡有能使匈奴中情變者賜錢十萬 有臣如此朕何憂

遼東之錢 漢書鼂錯傳於新募民徙塞下拜爵及罪人贖罪皆入穀邊六百石以上至四千石爲五大夫以下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漢記蔡邕曰宇文節爲禮部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輪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於京師發益州刺史元慈贓頗好學屢斷大獄甚有公平之譽高宗特降璽書褒之太宗大悅賜綵百匹 東觀漢記馬援爲伏波將軍南擊交阯軍次下雋臨浪泝流而進賊乘高守險水陸並下援乃分兵三道或從山峒中鑿崖開道或鑿石折車或束木爲筏或約革爲船自兵興以來軍行之難未有如此者 後漢書馬援傳援上疏曰臣聞交阯之南太守部曲有數萬人前後太守率多貪穢斂民取富致財物自交阯合浦以東二千餘里越人安習頗知田作以射雁捕魚爲業無賦稅之調名王侯但食其租而已

玉帶 貞觀政要云貞觀三年上謂侍臣曰比來房玄齡每事節儉務從簡約上書者多陳時政得失或論人才優劣或說軍旅權謀或勸營造興作或請減省刑罰或薦舉賢良或排斥佞倖或告訐細微或指摘過誤或進獻鷹犬或奏聞祥瑞或請封禪或勸巡幸凡數百事皆稱旨玄齡乃上表謝曰臣聞上書陳事者或以干祿或以忠謀干祿者貪榮忠謀者慮禍貪榮者則言華而事寡慮禍者則理切而辭質臣以庸虛謬當重寄每見上書者多矣或文過其意或理不勝辭或詞煩而不要或事寡而辭費或矜己之長或護己之短或訐人之私或發人之伏或因公以報怨或假物以行賂或希風以投合或隨勢以附離或指東以說西或非南而是北或多方以動惑或巧譬以驚愚或虛美以隱惡或厚貌以深姦或內忠而外佞或陰賊而陽善或貴遠而賤近或重古而輕今或信偽而疑真或棄本而逐末或守常而滯故或趨時而競新或文煩而意寡或理正而言邪或辭辯而理屈或言訥而意長或引人之長以形己之短或稱己之善以蔽人之過或先揚而後抑或始抑而終揚或多言而寡實或寡言而多實或外寬而內忌或外忌而內寬或好勝而惡敗或惡敗而好勝或貪前而利後或利後而貪前或知進而不知退或知退而不知進或好古而非今或非古而是今或文成而事敗或事敗而文成或言是而行非或行非而言是或言有而行無或行有而言無或言多而理少或理多而言少或言大而理小或理大而言小或言重而理輕或理重而言輕或言遠而理近或理遠而言近或言簡而理盡或理簡而言盡或言煩而理雜或理雜而言煩或言切而理疏或理疏而言切或言急而理緩或理緩而言急或言迂而理直或理直而言迂或言直而理曲或理曲而言直或言險而理順或理順而言險或言露而理藏或理藏而言露或言俗而理雅或理雅而言俗或言野而理文或理文而言野或言古而理今或理今而言古或言今而理古或理古而言今或言利而理害或理害而言利或言害而理利或理利而言害或言理而理亂或理亂而言理或言亂而理治或理治而言亂或言治而理治或理治而言治或言亂而理亂或理亂而言亂或言理而理理或理理而言理

雅爲萬年縣令當修宗時京邑諸盜理亟雖抑
強扶弱政甚有聲帝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
以示懷

移州城

朝廷許立紀功碑

又曰處與爲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元宗幸東
都知虢州城頓窄狹人多患疫性資躁冲亦既利
物存乎匪躬斯爲國寶不聖於其職事題贊而去
曰此書叙致明論議深博恐爲政之體宜分陝之雄人多患疫性資躁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爲國寶不聖於其職事題贊而去曰此書叙致明論議深博恐爲政之體宜分陝之雄

賞政績二

厥有成績嘉乃丕績並書

封之萬家史記云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

遷秩賜金漢書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

賜秩中二千石以八百石居官治如前賜秩中二千石有治理

賜黃金二十斤漢書武帝元狩二年遣使分考兩漢王成爲勝東相治甚有聲言帝褒之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今勝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黃金二十斤

賜關內侯漢書高帝時二千石有殊政顯以彰有德民見嗟歎特賜爵關內侯

賜三公服漢書百官表郡守爲二千石秩比三公之服顯榮異於衆庶

賜爵關內侯漢書高帝二年令民爵自公乘以下各以率減二級爵滿五大夫者以爵償

賜黃金二十斤漢書高帝二年遣使分考兩漢王成爲勝東相治甚有聲言帝褒之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今勝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黃金二十斤

賜爵關內侯漢書高帝二年令民爵自公乘以下各以率減二級爵滿五大夫者以爵償

賜三公服漢書百官表郡守爲二千石秩比三公之服顯榮異於衆庶

賜秩中二千石漢書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

賜金漢書武帝元狩

緋魚袋 文云章澳爲澧陽令徒宗貞元二年詔曰孔帖云馬擇古之循良何以遵此可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并賜衣一襲絹一百匹馬一匹

池珠復生 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

賞舉賢一

錫有功 賞無知 大戴禮古者諸侯貢士三遂謂之有功加錫九錫漢封陳平爲戶牖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乃賞無知 胥臣之舉卻缺 漢高之賞郭君 晉臣先茅之縣曰舉卻缺之功也 舉臣爭功郭君曰舉何功 急賢 懋賞 君參次之帝曰舊何職有功待郭千秋而後明封郭千秋爲平安侯

郡中清靜 玉海云杜延年爲北郡太守 郡中清靜賜黃金二十斤

必慤實 難廢先茅之典 請旌刈楚之功 懋賢失德則必有刑 舉善援能如何無實

賞舉賢二

增拜河東太守 史記云秦王使謂者王稽於魏王稽與范雎入秦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昭王拜范雎爲相名王稽拜河東太守 古既有之今亦宜然 晉應詹琉云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其缺有功胥臣舉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荐爲賈之貴古既有之今亦宜然 舉主之賞亦當非次 杜氏通典云北齊孝昭皇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每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褒進其官亦當非次滅舉之人別當懲罰 常何舉得其人 唐府元龜云唐中書之路周至京師舍於句家於時太宗正開上書之路周爲陳便宜二十餘事何奏之太宗性而問何舉得其人常何貞觀初爲太子率更令徒宗貞元二年詔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夏八年之中九舍地之典地子其受之職所以賜何帛百匹 臨終

賜觀絳金石樂 晉侯以樂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樂之謂也子其受之職所以賜何帛百匹 不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以安諸夏莫大之福也臣何力之有焉公曰貴國之和子之力也寡人敢不從乎乃許之 金石樂 封侯公平國君 漢高使侯公說項羽乃約與漢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乃封侯公爲平國君 言戚平於韓國也 拜中大夫 漢高使陸賈賜尉佗乃賜佗南越王佗恐乃頓首稱臣奉漢約歸報帝悅拜賈爲太中大夫

賜通封郡王 冊府元龜云唐裴武郡公璟高祖爲唐王時 使突厥結和親還高祖大悅遂封爲聊王

徵馮夫人 漢楚主待者馮嫽能史書習事書持漢節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 漢高使陸賈賜尉佗南越王佗恐結貢賦

金奏之錫 又云鄭元璟中使宣敕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和戎之功宜止魏絳金奏之錫故書非通汗結和親還庭傳警烽火不然

賞死事

養老 養孤 周禮養死敬之老注謂死王事者之父母 禮記君子樂養老而安孤子注死王事者之子

死封職 衛社稷 禮記君子樂則思死封疆之臣 重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賞死事

賞舉賢 賞和戎 賞死事 辭賞賜

蹈白刃 社金革 辭白刃而死 社金革而不厭 敛加二等 服以三襚 凡諸侯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衰敛注衰上公服 齊侯令曰得弊無存尸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旣先以士服次大夫服次卿服舉軒輕車直蓋親推之注云三槐之與之屏斬直蓋高蓋也 賜子車服 養兒羽林 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色名願泳聚之者則民不偷先亡者則生者信之魏祖令將士絕無後卜爲求親戚爲後授土田給耕牛置師教爲立廟也 死明臣節 賞表主恩 不酬繼死 之功 何勸將來之善 智者不背時而棄利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增 太尉 司空 册府元龜云呂希倩爲左驍武大將軍建中三年希倩避難於奉天朱泚攻城東西南三面渾瑊率諸名突將三百人分道連戰殺傷太甚力屈而退希倩軍奉天之難泚賊攻城重賞募力戰而死贈司空實封三百戶 又曰高重隋司空實封三百戶 又曰李翰所善張巡死節備嘗艱苦賈康秀琳梁興朝賈樂朔侯仙欽皆死希烈之難贈貞烈尚書遣議昕致祭曉上命李翰爲傳巡功狀表上之詔曰臣聞聖主褒死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其臣臣亦不背其君也 三世有罪常降一等又曰李翰所善張巡死節備嘗艱苦賈康秀琳梁興朝賈樂朔侯仙欽皆死希烈之難贈貞烈尚書遣議昕致祭曉上命李翰爲傳巡功狀表上之詔曰臣聞聖主褒死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其臣臣亦不背其君也 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輦車或追建邑封厚死卹 户 致祭境上 追建邑封 孔帖曰周曾傳呂賈康秀琳尚書遣議昕致祭曉上命李翰爲傳巡功狀表上之詔曰臣聞聖主褒死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其臣臣亦不背其君也 左右僕射興朝等皆秩尚書遣議昕致祭曉上命李翰爲傳巡功狀表上之詔曰臣聞聖主褒死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其臣臣亦不背其君也 建邑封厚死卹

辭賞賜一

原 委珠 辭劍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坐贓詔以其寶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玑悉委地不拜云帝嘆之 齊公孫青聘衛衛侯以爲有禮齊侯偏飲諸大夫酒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臣聞聖主褒賞及屠羊說不受曰慶氏之邑足欲故臣不足欲也 漢景帝賜衛綰劒綰曰先帝賜綰六下申包胥辭曰與於存亡者則生者信之與於羽林教之五兵也 青之賞必及於其罰注言青有善張遷死事者之子 青有罪亦當同受其罰也 魏祖 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王反國賞從者賞及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亦反屠羊之肆又何賞之有 利祿必先 親戚爲後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 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王反國賞從者賞及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亦反屠羊之肆又何賞之有 殿其鄙六十邑也不受曰慶氏之邑足欲故臣不足欲也 左傳子家子反賜環 辭有先登 强而後受 齊侯賞蔡鼬鼬辭曰有先登者臣從 受鄢殿 反賜環 辭齊侯與晏子鄢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左傳子家子反賜環辭有先登强而後受 陳平請封漢王所賜輸官詳賞賜 周仁景帝 受鄢殿 反賜環 辭齊侯與晏子鄢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左傳子家子反賜環辭有先登强而後受 齊侯賞蔡鼬鼬辭曰有先登者臣從 受鄢殿 反賜環 辭齊侯與晏子鄢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左傳子家子反賜環辭有先登强而後受 陳平請封漢王所賜輸官詳賞賜 周仁景帝 之而後受又曰周馮道初仕晉平章事少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壓讓不受 之暫憤而衣貍製 公賜公冶晏服辭固强之不得已而後受又將 再幸其家所賜甚多終讓不受 公賜公冶晏服辭固强之不得已而後受又將 死曰我死必無以晏服斂非德貴也言公晏季 子而爲受賜 子産不敢及 已晉又何求 申包胥辭賞曰臣不敢及賞 楚昭反國賞功臣 子産辭賞曰臣不敢及賞 楚昭反國賞功臣 申包胥曰吾爲君也君既定矣又何求 遂逃賞 祭彤臨終悉 後漢祭彤字次孫臨終謂子曰吾蒙國恩而微績不立不可無功受賞吾死後汝悉還所得賜物身歿死前行 後漢鄭弘字巨君爲太尉帝詰讓弘收上印綬臨沒悉還賜物 後漢祭彤字次孫臨終謂子曰吾蒙國恩而微績不立不可無功受賞吾死後汝悉還所得賜物身歿死前行 後漢鄭弘字巨君爲太尉帝詰讓弘收上印綬臨沒悉還賜物 悉還 所得賜物 身歿死前行 忘寧永徽元年爲左僕射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高季輔俱蒙 忘寧永徽元年爲左僕射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高季輔俱蒙 非是爲國 奈何受寵 臣之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 臣之餘乞申私讓帝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 自全吾志 不足過賞 冊府元龜云隋王頒爲大尉僧辯之子其父爲陳武帝所殺頒既入隋爲開府獻取陳之策及陳平有司錄其冊府元龜云隋王頒爲大尉僧辯之子其父爲陳武帝所殺頒既入隋爲開府獻取陳之策及陳平有司錄其

賞之名耶
循淮抄而東
足過賞請用三
一帝下詔褒美之
代史周太祖本紀曰趙思綰王景崇相次降隱帝勞威以玉帶賜
之臣幸得破賊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社稷撫內外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於是悉名楊邠史洪
肇等皆賜
以玉帶
王暥不取官人
何受
寵注

辭賞賜二

孔帖曰張萬福許果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果爲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
萬福倍道追殺之盡還所剽於民元甫將厚賞之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頃之不
追郭子儀拜尚書令嘗讓且言自用兵以來慴賞者多至濫進無取今光弼畧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五
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臣事先帝見功
於是悉名楊邠史洪
下詳柰

增 不言祿 晉侯賞從己者介之推不言祿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天未絕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
者不取 新序云佛肹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吾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田基曰義死
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寢衣將就鼎佛肹脫屨而生之趙氏
聞其叛也攻而取之闕田基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基曰賞一人不敢當三萬戶 史記留侯世家云漢六年
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吾去矣遂之楚 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
闕功烏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
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
酌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
造其廬以爲懷然其賜六尺牀萬錢二十萬以表至德循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 人臣豈敢當
州富鄙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
此玉海云開寶元年董遵誨爲通遠軍使嘗遣外弟劉綜來貢馬及臣豈敢當此賜 救災守臣職 經濟類編云宋仁宗時河
還上解所服眞珠盤龍衣使齎賜之綜曰遵誨人臣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
他日爲秦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爲 臣職也何勞而受賜 元順帝命
大冢葬之又恣民各以遠近受權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
盡天下傳以爲式帝遣使褒嘉拜禮部侍郎弼曰救
畫戴君邑岐
有宮人之賜素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
之亦不受

僭賞一

屬 小不受大 僭則及淫 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
云云 漢鄧通無他能文帝愛之賞賜至多 祿祿賞也 僭則懼及淫人詳賞賜
復賜蜀郡銅山得私鑄錢鄧氏錢因滿天下 賞奸
無有不當 苟所賞之不當 則何勸於將來 策勳必在於有勞
利淫傅曰上賞其奸介之推 頒賞亦期於無僭 寵
不祥 無當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 月令

增 僧尼 倡優 冊府元龜曰開元十三年封禪禮畢至東都京兆父老及道士僧尼三百餘人詣闕拜賀共賜帛三百匹 又曰穆宗即位九月幸魚藻宮大
張樂觀競渡貴戚左右治倡優 驟賜 橫及 孔帖曰元宗貴妃楊氏諸姨上食樂作帝驟賜左右不貲由是
角觝市肆百戲皆厚頒賜賚 念見寵賜許姨錢歲百萬爲脂粉費 冊府元龜曰賚曆二年

賞賜 僭賞 奉祿

賜僧維眞絹五十匹維眞以勞也然主供頓之勞不及怨
異術出入禁署故横及焉
簿賜緋賞典太過
爾何功
士不及五代史曰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史弘肇擊怒曰健兒爲國征伐者未有偏賜駭犀玉具綬玉玦
孔帖曰蕭至忠疏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
孔帖曰馮勤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時爲安帝所寵帝幸其
孔帖曰張垍尚明皇女寧親公主爲翰林學士以主壻特深寵異詩於禁中置內宅賜
孔帖杜牧曰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奉奏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
孔帖曰康承訓譯言大破南詔加檢校右僕射子
孔帖曰蕭至忠疏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
孔帖曰馮勤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時爲安帝所寵帝幸其
孔帖云蔣伸字大直宣宗雅信伸每見必咨得失伸言比爵賞稍易
孔帖云李絳字深之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
孔帖云帝薄於德昵寵
孔帖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
孔帖曰張垍尚明皇女寧親公主爲翰林學士以主壻特深寵異詩於禁中置內宅賜
孔帖曰蕭至忠疏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
孔帖曰馮勤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時爲安帝所寵帝幸其

冊府元龜　卷一百四十五

賜緋魚袋　臣王欽若等奉　勅撰

褒賞二

增婦翁與女壻　冊府元龜曰張垍尚明皇女寧親公主爲翰林學士以主壻特深寵異詩於禁中置內宅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嘗以所賜示均均戲謂曰此婦翁非天子賜學士也　何以處奔軍之將　孔帖云李絳字深之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踣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　爵賞稍易人且偷　孔帖云蔣伸字大直宣宗雅信伸每見必咨得失伸言比爵賞稍易又云帝薄於德昵寵人且偷人且偷孔帖曰馮勤爲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時爲安帝所寵帝幸其

僭賞　冊府元龜曰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史弘肇擊怒曰健兒爲國征伐者未有偏賜駭犀玉具綬玉玦孔帖曰蕭至忠疏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

俸祿一

增山堂考索曰孟子論周室制祿大抵自上農夫食九人積之孔子使原思爲宰與之粟九百而孟子爲齊卿其祿十萬鍾然則自古至秦漢纔不以穀粟制祿也漢吏祿賦於民上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吏祿各有差其見於百官表之注者皆以穀計也至廣律則謂丞相大將軍俸錢月六萬是則漢祿穀多而錢少如貢禹拜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萬二千蓋寬饒以太中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萬二千蓋寬饒以太中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萬二千蓋寬饒以太中大夫爲司隸校尉俸錢數千當時亦不以爲祿厚加之節臘有賜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恥干利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哀帝又益吏二百石以下奉自是小吏稍稍優裕至平帝時諸吏之初除者皆食半俸滿一歲爲眞得食全俸比二千石以上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大抵亦高爵厚祿者損之耳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故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爲八十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爲五十五則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吏之俸也唐俸祿職田變而爲地又未幾而罷罷而又置職田公廨本錢有俸有料有賜或年給季給月給

日給春秋給其後無事則增加軍興則半給其後愈增愈重天寶數倍於開元大曆數倍於天寶建中又倍於大曆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自此以後大率外官俸錢重於內官有自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宋祖宗留意養賢前代俸給未有實數也而今給以實錢省官益俸見於開寶優祿養賢見於雍熙在祥符則加之在寶元則不減其爲士大夫慮至悉也然此皆天子意也非臣子自爲身計也自元豐諸臣以省俸之名欺其君以增俸之實豈其身寄祿官有俸錢職事官又有職錢所以入者厚矣以元豐之制比之元祐最爲優異而奚以省言也雖曰五品降爲六品七品降爲八品然此特章服爾議請減蔭及用舊品而又奚以省言也元祐稍減於元豐而紹聖復沿於元豐其切於已計如此哉然此猶未至於極也崇親奸臣自奉過度俸錢職錢之外又有食料等錢有言之者則以減俸非治世事之說止之竭膏血之私奉谿壑之欲君子爲之寒心焉中興以來一洗陋政其謂增損得其道矣然嘗考之祖宗之制可爲後世法者非一而其大要有三一曰優小吏二曰優外臣三曰優故老選人之俸熙寧增之小官之俸紹興又增之非優小吏乎小吏加優則廉節立矣均給外官職田見於慶曆按支外官供給見於紹興非優外官乎外官加優則輕外之患去矣淳化中致仕給半俸景祐中致仕俸如分司官非優故老乎故老加優則待賢之意篤而來者知勸矣　元史曰官必有祿所以養廉也元初未置職田於是無職田者復益之以俸米所以養官者不亦厚乎

俸祿二

增山堂考索曰周制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十卿祿食二千八百人大夫祿食二千八十人卿四大夫祿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食九人次國之卿祿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大夫倍上士食七十二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食九人小國之卿祿食千四百四十人大夫倍上士食三十六人上士倍中士食十八人中士倍下士食九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食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君者亦如小國之卿　管子曰桓公爲賦祿之制賦祿以粟

玉海曰漢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郡太守秩成帝綏和元年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　山堂考索曰漢制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三等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至百石十六斛

山堂考索曰後漢

大將軍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至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永初四年又減百官及州郡縣俸各有差　又曰凡諸受俸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斛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比二千石錢五千四百斛米六十斛比二千石錢四千五百斛米五十四斛千石錢三千六百斛米四十八斛六百石錢二千七百斛米三十六斛四百石錢一千八百斛米二十四斛三百石錢一千五百斛米二十斛二百石錢一千斛米十三斛一百石錢六百斛米八斛　晉書曰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　山堂考索曰宋州郡秩俸隨土所出無有定準有父母祖父母年登七十者通典曰梁武帝天監初定九品令帝於品下注一品秩爲萬石第二第三品爲中二千石第四第五品爲二千石及侯景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惟別得廩食多遥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　山堂考索曰後魏初無祿秩至孝文太和八年始頒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增調三匹穀一斛九升以爲官司之祿均調爲二匹之賦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　又曰北齊官秩一品每歲八百匹從一品七百匹二品六百匹從二品五百匹三品四百匹從三品三百匹四品二百匹從四品二百匹五品一百六十匹從五品一百二十匹六品一百匹從六品八十匹七品六十匹從七品四十匹八品三十六匹從八品三十二匹九品二十八匹從九品二十四匹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　通典曰後周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爲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爲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一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爲差至正四品是爲三百石從四品二百石爲差至正六品是爲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爲差至從八品是爲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給祿剌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爲九等之差　唐書曰武德中百官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以貿易取息貞觀十二年罷之十五年復置公廨本錢以令史主之楮遂良諫乃罷復詔給百官俸永徽元年以租脚直爲百官俸料　山堂考索曰唐武德中外官無祿貞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祿其後遂定給俸之制以民地租充之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從一品米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從二品米四百石正三品米四百石錢八千從三品米三百石正四品米三百石錢七千二百從四品米二百石正五品米二百石錢三

千六百 從五品米百石 錢十六石 從六品米九十石 正七品米八十石 錢十七石 從七品米八十石 正八品米六十石 錢十八石 正九品米五十石 錢十九石 從九品米五十石 錢二十石

龜曰高宗永徽元年詔文武五品以上解官充侍者宜準致仕例給以半祿并賜縑帛 通鑑綱目曰開元六年始加賦以給官俸祕書少監崔沔請計州縣官俸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 唐書曰開元十年罷天下公廨本錢復稅戶以給百官十八年復籍稅錢爲本收贏以給外官復置公廨本錢 資治通鑑曰二十四年初分月給百官俸錢 冊府元龜曰貞元三年敕京官宜加給料錢初張延賞減黜官員人人骨怨是年李泌作相請復之以從人欲 孔帖曰楊綰同平章事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 會要曰宋太祖乾德四年詔州縣之職民政是親自來所請料錢多是折以他物既將貨易未免擾人豈惟傷廉抑亦犯禁且民爲邦本祿以代耕俸給苟或不充官吏何以勸應天下令錄簿尉判司等宜準漢乾祐三年勅復於中等無色役戶內置俸戶據本官所請料錢折支物色每一貫文給與兩戶貸賣逐戶每月輸錢五百文除二稅外與免役 玉海曰開寶三年減州縣官而益俸 又曰太平興國元年詔罷兩京及諸道俸戶月俸並以官物給之 合璧事類曰二年詔劒南諸州幕職官於常俸外月更給錢五千仍許依州縣官例分舊俸之半於鄉里給其父母妻子 又曰七年詔刑部大理寺官自郎中已上月俸增支二分見錢員外郎已下全支實俸 山堂考索曰雍熙四年詔曰王者設班爵以馭貴差祿秩以養賢顧其稍食宜在優豐應內外文武臣僚等折支俸錢舊以八分爲十分支給自今並以實價給之 合璧事類曰端拱元年詔今州縣之吏最爲親民俸祿至微先是除西川東廣南外諸道州府幕職州縣官俸錢三分中二分給以他物自今以緡錢給其半餘以他物充 玉海曰景德三年增畿縣俸 合璧事類曰天聖九年詔吏給職田所以息養廉節也比詔有司皆從停罷勤事之吏祿薄不足自養朕甚愍焉其議復職田 又曰慶曆四年詔巡檢縣尉月俸並特給見錢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 又曰四年增令錄曹官簿尉俸

俸祿三

原是荷 爾康詩百祿是荷 福祿爾康 稍食 秩膳 周禮均其稍食 食祿廩天子諸侯有秩膳 厚賢 厎德 厚賢倍祿以德 斗食 寸

祿薛宣字贛君爲大司農斗
食注祿少計日一斗爲數 助婚贍貧 任延爲九眞太守駱越舊無婚姻延以年盛相配貧者省俸助成
云 辭宰粟給吏錢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祿法所當
與讓禮記武王克殷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責 士倍祿 民
寡君見在臣位也君有饋臣之道也 以制其食 以勸其從制其等級以勸其從也 益游徼祿 益小吏俸 趙廣漢爲京兆奏請益長
安游徼獄吏秩百石注增秩以勵其行也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人 漢宣帝詔今
小吏勤事而俸薄欲其益廉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上俸什五注云舊一石者則益五斗也 伐冰之家 周禮上農夫食九
人凡下士祿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 馭貴馭富 受大受小 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以馭貴二曰祿以馭
其富爵公侯伯子男至於 人浮於食 祿當其位 禮記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寧使人浮於食祿也浮過
大夫士也 下見前階實 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位定而祿 事成乃食 禮記位定然後祿之注言寧使己才過於祿不使祿過其才
亦奉一囊粟 纔留一月糧 始聞刈楚之榮 俄見伐檀之刺 雖祿不期侈懼 侈不與祿爲不當月令季秋收祿之不當注不當私所增加也 營祿 其營祿寵祿 干祿 難

退食自公 祿不期侈期而自然侈 不當

俸祿四

家食易

原

而食不充虛豈勉瓜而可繫 增少給 倍俸 孔帖曰常袞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議增給之太子文學爲洗馬副袁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馬之上
參袞惡詹事趙甚少皆韓滉司度支與袞皆任情輕重滉惡司業張申自衣食錢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 又曰孔戡拜尚
南節度使先是 勸士 貴人 禮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賈易 書助軍調月俸封還詔書
定加文武職官月俸 貶秩 益俸 玉海曰制秩之權有三或升秩以答勳勞或加秩以示恩義或貶秩以責功效蘇武
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貶秩一等蓋貶秩之例霍光增符璽郎秩二等蓋加秩之例黃霸還潁
等第二條 不宜辭 奈何言 事每日出內廚食以賜宰相家可食十數人衮特請罷之稱故
又將固讓堂厲同列以爲不可而止議者以爲厚祿重賜所以優賢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食
顯德四年司空李穀扶疾見於便殿請辭祿位帝怡然以勉之且曰譬如養鳥處輔相之位君臣之間 賜博士 詳第二條 冊府元龜曰文宗開成四年詔曰司徒裴度盛有勳烈畢任台衡以
分義斷在奈何 給司徒 冊府元龜曰周世宗
之道也朕君臨萬方卿相之家邑入俸稍足 勸士 貴人 禮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又曰周禮太宰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以馭貴二曰祿以馭
疾恙未任謝上須加優異其俸料宜起今日便付給所司 有疾藥而不養非父子 一千 一千石蓋升秩以下詳第二條 冊府元龜曰文宗開成四年詔曰司徒裴度盛有勳烈畢任台衡以

得易祿易祿難畜禮記曰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

周制祿禮　增司祿又云地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書社三百荀子云管仲以功詔祿以久為奠食食稱也後其食祿也　什一在內史記魏成子食祿於魏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于夏田子方段干木君皆師之

以相秩居淮陽漢書云汲黯以父子皆以供賓客　羊陟計日受俸陟為尹云

周堪仕郡縣俸祿不及妻子

帝滅公卿已下俸貸王侯相占責關內侯　增頗減隋制唐書云武德元年文武官給祿頗減隋制一品七百石至從九品三十石皆以歲給之外官則否　諸王俸給

譯孔帖云諸王俸給薄於帝子至數實乏大臣莫敢言黃門侍郎褚遂良為太宗從容言之不能行

復太平舊制大州月千緡而山劒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　折為布帛孔帖云陸贄請但據羣臣月俸

等名俸錢數多少折為布帛定數其官品同而祿倒差江淮諸州官月廩兵興從宜定數其半梁開平三年始全給唐同光元年定百官俸至天祐中止給其半貞元四年文武職事官恩許致仕者俸以他物充於所在州縣支給　始議增給

又云自唐貞元四年定百官俸至天祐中止給其半梁開平三年始全給唐同光復給虛折周顯德三年復給實錢宋朝約後唐所定數貞宗承二聖恭儉之餘始議增

增表唐高季輔表曰仕以應務亦以代耕外官甲品猶未得祿既離鄉井理必貧煎但妻子之愛賢達其猶戀懷饑寒之加恵惠罕全其行若不卹其匱乏難欲俾其清儉凡在末品中庸者多正恐巡察歲出輒軒繼軌不能贍其家以他充玉海云淳化元年詔曾任文武職事官恩許致仕者俸以他物充於所在州縣支給

俸祿五　給功臣二十六家開府元龜元等二十六家所食實封並依舊給

世祿一　世僕射　八葉宰相錦繡萬花谷云唐高士廉遷右僕射三世居此官人謂非不朽書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原鮮克由禮　增書梁　華腴唐柳芳氏族論曰三世有三公曰書梁有令僕曰華腴　三世僕射　八葉宰相　錦繡萬花谷云唐高士廉遷右僕射三世居此官人

傳范匄之祖自虞為陶唐氏夏為御龍氏商為豕韋氏其不朽之謂乎穆叔子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闕步綏視　保貴持寵　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編衣乘軒闕步顧視

左實有功在民厥終鋤大惡以浸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也

高自鴞遠遊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藝文類聚曰惟金張子弟世襲忠篤故保貴持寵作鐘昆嗣

相門有相　卿門有卿　史記孟嘗君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公卿門有卿

記綦淵海曰晉謝安子琰琰子混混子玄玄子重重子靈靈子肇肇子綦綦子淵

傳祿　世祿　祿不兼利

三世僕射　唐書曰袁明遠三世其間位同徒同空者四世

袁安四世　荀氏六代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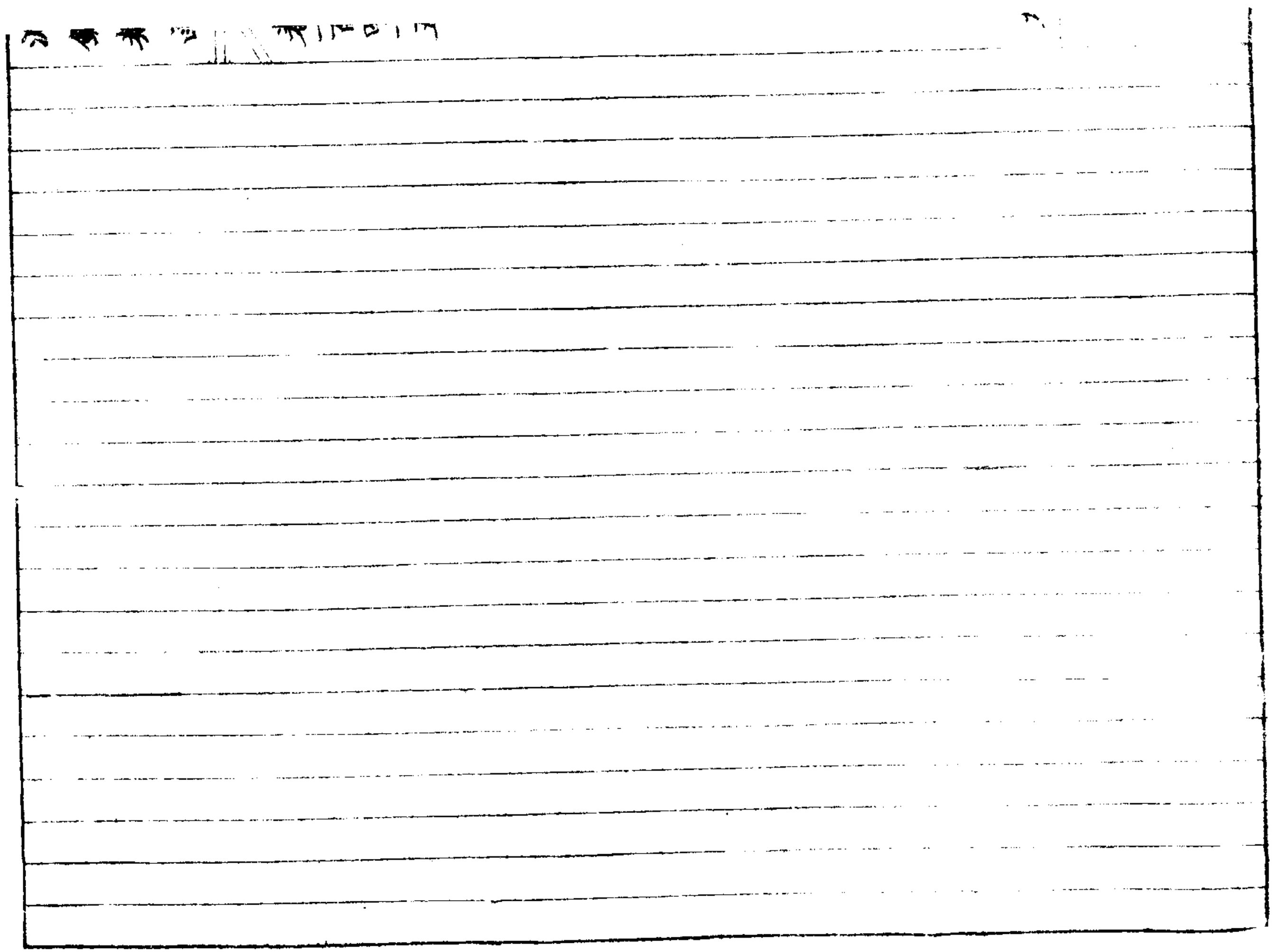
隸考曰東漢汝南袁安爲司徒子敞爲司空孫湯爲太尉湯子逢爲司空逢弟隗爲司徒四世五公又曰荀氏家傳惟我之先至於有晉文物盈朝袞衣曄曄六代九公不亦偉乎 五世執政 三

葉爲相山堂肆考曰宋五世執政一家呂文穆蒙正與從子文靖公夷簡夷簡子惠穆公衍正獻公弥遜莊與子文定公浩字直翁寧宗朝浩子淵子胐胐子淵子貺貺子汝談汝諧汝諤汝霖汝楫汝霆汝霖子大受大忠大節大本大中大方大同大亨大壯大觀大成大經大猷大有大順大雅大章大寶大器大任大倫大法大訓大年大正大雄大悲大慈大定大觀大觀子大觀大觀子大觀大觀子

曹郎侍中以上家無問私販賣與人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之分魏王昶陳五事欲令官食祿勵以廉恥不私與百姓爭利伐冰不畜受祿不爭禮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董仲舒曰天之分其盛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受大者不得取小故受祿之家不與人爭利田則不漁仕則不稼增不市樵米罷鹽園蔬孔帖曰轉國子博士未嘗問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為歲中計知章曰如爾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奪民利耶帖曰不爾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問奇類林曰曾肇知福州無職田歲斂園蔬收其直入常三四十萬緡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

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厲廉隅也

不動於末各有所專董仲舒天人策曰古之所謂大人者不與民爭利是以其盛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故受祿之家不與人爭利陸贄奏議曰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庶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



刑法總載上

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來未聞其制虞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於是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夏啓即位有扈不道誓衆曰不用命戮於社（戮本作剹剹木主有奔北者則戮之主前以社主陰陰主後）予則孥戮汝　殷作湯刑（晉叔向曰夏殷作刑皆叔世也）洎紂無道逾重刑辟有炮烙之刑　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旬而斂人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纍罪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無罪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踣諸市三日傷人見血不以告者攘獄遏訟者告而誅之坐爲賊盜者其孥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舂人槀人此二官之役今之奴婢古之罪人其子爲之奴罪隸奴也徒坐沒入縣官者　凡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鑿毀髡也）有爵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髡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墨者使守門（黥面人墨墨刑也）劓者守關（以醜貌遠之也）宮者守內（人道既絕於事便也）刖者守囿（王之同族不處宮刑是不翦其類也但髡頭而已凡王族皆於隱處罰之故使守積音恣）穆王享國百年施荒命呂侯度作刑訓夏贖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多於初制）刖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正刑五及流贖鞭扑）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鬼神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怪伎奇器以濫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寧公卒大臣弗忌以其殺出子（寧公子三人長武公爲太子大德公次出子爲君後三父等復共殺出子立武公）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人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

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金人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甘龍杜摯極非之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刑七百餘人百姓皆苦之居三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大治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具魏代語中始皇即位遣將成矯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其後嫪毐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咸上曰梟首於木車裂徇賊其宗輕者爲鬼薪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律後又體解荊軻及平六國制曰人臧詩書及偶語棄市禁人衆語以非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城旦四歲刑也燕人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爲威因亡去始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其後東郡星隕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胡亥立以趙高爲郎中令更變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梟三族　漢高帝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故言抵數至也當也蠲削秦法兆人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應劭曰此輕罪不髡其髮曰耐胡亥立以趙高爲郎中令更變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梟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應劭曰此輕罪不髡其髮曰耐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姦遂令蕭何攈摭秦法攈摭謂取拾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又制戇疑者各讞所屬官長以聞惠帝二年制曰令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又制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公孫侯內外孫也耳孫元孫之子也言已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婦人不參外繇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

白粲坐擇米使正白人年七十已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完之（不加肉刑髡鉗也髡剃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
爲白粲皆二歲刑也
書律（秦律挾藏也秦律制挾書者棄市）呂太后初除三族罪文帝制人有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孥律令宜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取其家屬）者完爲城旦舂（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鉗左右趾代斬以鈦左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此當言髡者宜完之矣）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一歲爲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鬼薪白粲一歲及作如司寇（司寇一歲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刑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制改定律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制改定律笞五百曰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及吏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理所行所將（行謂按察夏孟反）其餘飲食計贓勿論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皆坐贓爲盜（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今爲士伍又免）令罪之若妖逆則梟（梟謂懸其尸也）復下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乳生實矣）師侏儒（樂師瞽者侏儒短人）不能走（瞽者目無睛）當鞫繫者（鞫謂窮治其事也繫者拘囚之）頌繫之（頌讀曰容容寬不拘檢）罪死欲腐者許之（如腐木不生實矣）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棄市謂於市斬之與衆棄之也）先時（先時謂舊法）笞人（笞人謂以杖擊人也笞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小一寸皆平其節也）笞者得全然死刑即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易犯謂輕忽於法）自是笞者得更人（更人更易行笞人）犯法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孝武欲急刑吏深害乃緩之）急縱出之誅（吏舉罪人疑以爲縱出則急深之）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章猶條也）禹合（揖律六十篇）趙湯（湯通張湯）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以例相比況）文書既繁主者不能徧覩或罪同而論異孝昭制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宣帝憐刑法不一置廷平四人平之成帝鴻嘉初又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勿弱老耄（耄謂年八十以上）之人皆法令稱定近古而便人者也哀帝綏和二年除誹謗詆欺法平帝元始中制曰前詔有司復貞婦踰女

徒誠欲以防邪僻全貞信及恥恨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人老弱甚明勑百條婦女并身犯及男子之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非出不道諸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名捕謂下部特所捕也）如之刑（其當驗者即驗問就其所居而問之）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繩姦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宣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宣帝遭平氏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輕殺其宜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刖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代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數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時施行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著於令陳寵又代躬爲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又除文致詰讞五十餘事著於令寵復鉤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鉤由鉤取也校反音工出也）曰今律令犯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罷安帝永初中法稍苛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爲尚書畧依寵意奏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代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赦代者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存焉（比例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代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也）

晉武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攝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尚方因是下愍毒殺人減死之令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聽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　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

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頃刻追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傳習以爲秦相漢承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廄户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又漢時決事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事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代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司馬景王輔政時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思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以爲在室之女宜從父族之誅既醮之婦可隨夫家之罰云云程咸議詳見後於是有詔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命賈充定法律令與太傅鄭沖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元凱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頒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使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令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逆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毒伯叔母之令亦棄市謠寡女三歲

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卷　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　東晉元帝爲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創議斷不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云云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摘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証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願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先是元康以來事故薦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　宋文帝時蔡廓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義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詞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時王弘上疏曰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匹常偷至五十匹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徒秀之謂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徒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謝莊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州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罪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必收聲吞疊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　齊武帝令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殄滅　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爲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僞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廄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

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爲死罪大罪棄其首次棄市刑二歲以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匹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匹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匹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匹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匹罰金八兩者男子四匹罰金四兩者男子二匹罰金二兩者男子一匹罰金一兩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贖髡鉗五歲刑男子十匹贖二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金一兩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荅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爲隔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者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杻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爲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韌之反韌不去廉皆作鵝頭紐長尺二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把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荊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書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韌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負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韌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子妹未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爲奴婢資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過赦降死黥面爲劫字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謫運謫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錮禁之科亦以輕重爲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四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

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其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錄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黥面之刑帝優借朝士有罪多屈法申之百姓有犯則按法　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泉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惟重清議禁錮之科若縉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為年數不在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贓驗昭然而不款伏則上測以土為堠高一尺上貟劣容四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堠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一行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鏁三重其五歲刑下並鏁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准決鞭杖四並著械徒並著鏁亦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拳手至市脫手械及拳手焉拳音拱兩手曰拳當刑於市者夜須明兩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立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寃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治署理察囚徒寃枉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驟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人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及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䴥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泉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圖溷女子入舂棄其痼疾不逮於人守苑囿王宮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按奏聞帝

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兇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眞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匹十一年誅崔浩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文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致酗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候官伺察犯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獻文帝除口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櫝砧也孝文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縣多爲重枷復以縋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爲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辭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既須禄制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賊謁之路殆絶帝哀矜庶獄罪人多全命徙遷其後又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親者仰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准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於縣男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并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

樂户其不赦人及贓不滿五匹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户小盜贓滿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官刊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户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鬬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厩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

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音患）之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
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百髡之投於邊裔以爲兵卒未有道里之差
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五曰杖
加鞭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髡無
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三等大凡爲十五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歲
七十八匹四歲六十四匹三歲五十匹二歲一歲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贖
絹一匹至鞭百則絹十匹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爲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
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匹及杖十以下皆名爲罪人盜及殺人而亡
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户宗室則不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宮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
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刑年者鏁以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決流刑鞭笞者鞭其
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徑二
分半小頭徑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徑三分小頭徑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負鬪傷六負
爲一殿平局八負爲一殿繁局十負爲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爲負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
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惡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
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勑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
行　後周文帝秉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變修撰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迪奏新律
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户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
曰衛宮十曰廄牧十一曰關市十二曰賊叛十四曰毆七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請假
十八曰廄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
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三曰徒刑五

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徒二年半者鞭百笞六十流遠服去皇畿二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遠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遠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遠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二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三十流鎮服去皇畿五千里者鞭百笞四十流藩服去皇畿二千里者鞭百笞五十流藩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藩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藩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十流衛服去皇畿二千里者鞭百笞二十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三十流衛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四十流衛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五十流衛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衛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七十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枭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令二千五百里居作三年二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一年半一千里居作一年半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二年二千五百里居作三年三千里居作三年半三千五百里居作四年四千里居作四年半四千五百里居作五年五千里居作五年半五千五百里居作六年六千里居作六年半六千五百里居作七年七千里居作七年半七千五百里居作八年八千里居作八年半八千五百里居作九年九千里居作九年半九千五百里居作十年十千里居作十年半十千五百里居作十一年十一千里居作十一年半十一千五百里居作十二年十二千里居作十二年半十二千五百里居作十三年十三千里居作十三年半十三千五百里居作十四年十四千里居作十四年半十四千五百里居作十五年十五千里居作十五年半十五千五百里居作十六年十六千里居作十六年半十六千五百里居作十七年十七千里居作十七年半十七千五百里居作十八年十八千里居作十八年半十八千五百里居作十九年十九千里居作十九年半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二十年二十千里居作二十年半二十千五百里居作二十一年二十一千里居作二十一年半二十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十二年二十二千里居作二十二年半二十二千五百里居作二十三年二十三千里居作二十三年半二十三千五百里居作二十四年二十四千里居作二十四年半二十四千五百里居作二十五年二十五千里居作二十五年半二十五千五百里居作二十六年二十六千里居作二十六年半二十六千五百里居作二十七年二十七千里居作二十七年半二十七千五百里居作二十八年二十八千里居作二十八年半二十八千五百里居作二十九年二十九千里居作二十九年半二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三十年三十千里居作三十年半三十千五百里居作三十一年三十一千里居作三十一年半三十一千五百里居作三十二年三十二千里居作三十二年半三十二千五百里居作三十三年三十三千里居作三十三年半三十三千五百里居作三十四年三十四千里居作三十四年半三十四千五百里居作三十五年三十五千里居作三十五年半三十五千五百里居作三十六年三十六千里居作三十六年半三十六千五百里居作三十七年三十七千里居作三十七年半三十七千五百里居作三十八年三十八千里居作三十八年半三十八千五百里居作三十九年三十九千里居作三十九年半三十九千五百里居作四十年四十千里居作四十年半四十千五百里居作四十一年四十一千里居作四十一年半四十一千五百里居作四十二年四十二千里居作四十二年半四十二千五百里居作四十三年四十三千里居作四十三年半四十三千五百里居作四十四年四十四千里居作四十四年半四十四千五百里居作四十五年四十五千里居作四十五年半四十五千五百里居作四十六年四十六千里居作四十六年半四十六千五百里居作四十七年四十七千里居作四十七年半四十七千五百里居作四十八年四十八千里居作四十八年半四十八千五百里居作四十九年四十九千里居作四十九年半四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五十年五十千里居作五十年半五十千五百里居作五十一年五十一千里居作五十一年半五十一千五百里居作五十二年五十二千里居作五十二年半五十二千五百里居作五十三年五十三千里居作五十三年半五十三千五百里居作五十四年五十四千里居作五十四年半五十四千五百里居作五十五年五十五千里居作五十五年半五十五千五百里居作五十六年五十六千里居作五十六年半五十六千五百里居作五十七年五十七千里居作五十七年半五十七千五百里居作五十八年五十八千里居作五十八年半五十八千五百里居作五十九年五十九千里居作五十九年半五十九千五百里居作六十年六十千里居作六十年半六十千五百里居作六十一年六十一千里居作六十一年半六十一千五百里居作六十二年六十二千里居作六十二年半六十二千五百里居作六十三年六十三千里居作六十三年半六十三千五百里居作六十四年六十四千里居作六十四年半六十四千五百里居作六十五年六十五千里居作六十五年半六十五千五百里居作六十六年六十六千里居作六十六年半六十六千五百里居作六十七年六十七千里居作六十七年半六十七千五百里居作六十八年六十八千里居作六十八年半六十八千五百里居作六十九年六十九千里居作六十九年半六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七十年七十千里居作七十年半七十千五百里居作七十一年七十一千里居作七十一年半七十一千五百里居作七十二年七十二千里居作七十二年半七十二千五百里居作七十三年七十三千里居作七十三年半七十三千五百里居作七十四年七十四千里居作七十四年半七十四千五百里居作七十五年七十五千里居作七十五年半七十五千五百里居作七十六年七十六千里居作七十六年半七十六千五百里居作七十七年七十七千里居作七十七年半七十七千五百里居作七十八年七十八千里居作七十八年半七十八千五百里居作七十九年七十九千里居作七十九年半七十九千五百里居作八十年八十千里居作八十年半八十千五百里居作八十一年八十一千里居作八十一年半八十一千五百里居作八十二年八十二千里居作八十二年半八十二千五百里居作八十三年八十三千里居作八十三年半八十三千五百里居作八十四年八十四千里居作八十四年半八十四千五百里居作八十五年八十五千里居作八十五年半八十五千五百里居作八十六年八十六千里居作八十六年半八十六千五百里居作八十七年八十七千里居作八十七年半八十七千五百里居作八十八年八十八千里居作八十八年半八十八千五百里居作八十九年八十九千里居作八十九年半八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九十年九十千里居作九十年半九十千五百里居作九十一年九十一千里居作九十一年半九十一千五百里居作九十二年九十二千里居作九十二年半九十二千五百里居作九十三年九十三千里居作九十三年半九十三千五百里居作九十四年九十四千里居作九十四年半九十四千五百里居作九十五年九十五千里居作九十五年半九十五千五百里居作九十六年九十六千里居作九十六年半九十六千五百里居作九十七年九十七千里居作九十七年半九十七千五百里居作九十八年九十八千里居作九十八年半九十八千五百里居作九十九年九十九千里居作九十九年半九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年一百千里居作一百年半一百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一年一百一千里居作一百一年半一百一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二年一百二千里居作一百二年半一百二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三年一百三千里居作一百三年半一百三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四年一百四千里居作一百四年半一百四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五年一百五千里居作一百五年半一百五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六年一百六千里居作一百六年半一百六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七年一百七千里居作一百七年半一百七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八年一百八千里居作一百八年半一百八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九年一百九千里居作一百九年半一百九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十年一百十千里居作一百十年半一百十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十一年一百十一千里居作一百十一年半一百十一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十二年一百十二千里居作一百十二年半一百十二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十三年一百十三千里居作一百十三年半一百十三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十四年一百十四千里居作一百十四年半一百十四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十五年一百十五千里居作一百十五年半一百十五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十六年一百十六千里居作一百十六年半一百十六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十七年一百十七千里居作一百十七年半一百十七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十八年一百十八千里居作一百十八年半一百十八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十九年一百十九千里居作一百十九年半一百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二十年一百二十千里居作一百二十年半一百二十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二十一年一百二十一千里居作一百二十一年半一百二十一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二十二年一百二十二千里居作一百二十二年半一百二十二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二十三年一百二十三千里居作一百二十三年半一百二十三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二十四年一百二十四千里居作一百二十四年半一百二十四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二十五年一百二十五千里居作一百二十五年半一百二十五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二十六年一百二十六千里居作一百二十六年半一百二十六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二十七年一百二十七千里居作一百二十七年半一百二十七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二十八年一百二十八千里居作一百二十八年半一百二十八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二十九年一百二十九千里居作一百二十九年半一百二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三十年一百三十千里居作一百三十年半一百三十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三十一年一百三十一千里居作一百三十一年半一百三十一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三十二年一百三十二千里居作一百三十二年半一百三十二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三十三年一百三十三千里居作一百三十三年半一百三十三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三十四年一百三十四千里居作一百三十四年半一百三十四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三十五年一百三十五千里居作一百三十五年半一百三十五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三十六年一百三十六千里居作一百三十六年半一百三十六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三十七年一百三十七千里居作一百三十七年半一百三十七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三十八年一百三十八千里居作一百三十八年半一百三十八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三十九年一百三十九千里居作一百三十九年半一百三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四十年一百四十千里居作一百四十年半一百四十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四十一年一百四十一千里居作一百四十一年半一百四十一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四十二年一百四十二千里居作一百四十二年半一百四十二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四十三年一百四十三千里居作一百四十三年半一百四十三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四十四年一百四十四千里居作一百四十四年半一百四十四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四十五年一百四十五千里居作一百四十五年半一百四十五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四十六年一百四十六千里居作一百四十六年半一百四十六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四十七年一百四十七千里居作一百四十七年半一百四十七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四十八年一百四十八千里居作一百四十八年半一百四十八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四十九年一百四十九千里居作一百四十九年半一百四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五十年一百五十千里居作一百五十年半一百五十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五十一年一百五十一千里居作一百五十一年半一百五十一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五十二年一百五十二千里居作一百五十二年半一百五十二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五十三年一百五十三千里居作一百五十三年半一百五十三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五十四年一百五十四千里居作一百五十四年半一百五十四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五十五年一百五十五千里居作一百五十五年半一百五十五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五十六年一百五十六千里居作一百五十六年半一百五十六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五十七年一百五十七千里居作一百五十七年半一百五十七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五十八年一百五十八千里居作一百五十八年半一百五十八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五十九年一百五十九千里居作一百五十九年半一百五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六十年一百六十千里居作一百六十年半一百六十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六十一年一百六十一千里居作一百六十一年半一百六十一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六十二年一百六十二千里居作一百六十二年半一百六十二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六十三年一百六十三千里居作一百六十三年半一百六十三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六十四年一百六十四千里居作一百六十四年半一百六十四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六十五年一百六十五千里居作一百六十五年半一百六十五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六十六年一百六十六千里居作一百六十六年半一百六十六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六十七年一百六十七千里居作一百六十七年半一百六十七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六十八年一百六十八千里居作一百六十八年半一百六十八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六十九年一百六十九千里居作一百六十九年半一百六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七十年一百七十千里居作一百七十年半一百七十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七十一年一百七十一千里居作一百七十一年半一百七十一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七十二年一百七十二千里居作一百七十二年半一百七十二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七十三年一百七十三千里居作一百七十三年半一百七十三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七十四年一百七十四千里居作一百七十四年半一百七十四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七十五年一百七十五千里居作一百七十五年半一百七十五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七十六年一百七十六千里居作一百七十六年半一百七十六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七十七年一百七十七千里居作一百七十七年半一百七十七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七十八年一百七十八千里居作一百七十八年半一百七十八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七十九年一百七十九千里居作一百七十九年半一百七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八十年一百八十千里居作一百八十年半一百八十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八十一年一百八十一千里居作一百八十一年半一百八十一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八十二年一百八十二千里居作一百八十二年半一百八十二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八十三年一百八十三千里居作一百八十三年半一百八十三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八十四年一百八十四千里居作一百八十四年半一百八十四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八十五年一百八十五千里居作一百八十五年半一百八十五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八十六年一百八十六千里居作一百八十六年半一百八十六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八十七年一百八十七千里居作一百八十七年半一百八十七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八十八年一百八十八千里居作一百八十八年半一百八十八千五百里居作一百八十九年一百八十九千里居作一百八十九年半一百八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九十年一百九十千里居作一百九十年半一百九十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九十一年一百九十一千里居作一百九十一年半一百九十一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九十二年一百九十二千里居作一百九十二年半一百九十二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九十三年一百九十三千里居作一百九十三年半一百九十三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九十四年一百九十四千里居作一百九十四年半一百九十四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九十五年一百九十五千里居作一百九十五年半一百九十五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九十六年一百九十六千里居作一百九十六年半一百九十六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九十七年一百九十七千里居作一百九十七年半一百九十七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九十八年一百九十八千里居作一百九十八年半一百九十八千五百里居作一百九十九年一百九十九千里居作一百九十九年半一百九十九千五百里居作二百年二百千里居作二百年半二百千五百里居作二百一年二百一千里居作二百一年半二百一千五百里居作二百二年二百二千里居作二百二年半二百二千五百里居作二百三年二百三千里居作二百三年半二百三千五百里居作二百四年二百四千里居作二百四年半二百四千五百里居作二百五年二百五千里居作二百五年半二百五千五百里居作二百六年二百六千里居作二百六年半二百六千五百里居作二百七年二百七千里居作二百七年半二百七千五百里居作二百八年二百八千里居作二百八年半二百八千五百里居作二百九年二百九千里居作二百九年半二百九千五百里居作三百年三百千里居作三百年半三百千五百里居作三百一年三百一千里居作三百一年半三百一千五百里居作三百二年三百二千里居作三百二年半三百二千五百里居作三百三年三百三千里居作三百三年半三百三千五百里居作三百四年三百四千里居作三百四年半三百四千五百里居作三百五年三百五千里居作三百五年半三百五千五百里居作三百六年三百六千里居作三百六年半三百六千五百里居作三百七年三百七千里居作三百七年半三百七千五百里居作三百八年三百八千里居作三百八年半三百八千五百里居作三百九年三百九千里居作三百九年半三百九千五百里居作四百年四百千里居作四百年半四百千五百里居作四百一年四百一千里居作四百一年半四百一千五百里居作四百二年四百二千里居作四百二年半四百二千五百里居作四百三年四百三千里居作四百三年半四百三千五百里居作四百四年四百四千里居作四百四年半四百四千五百里居作四百五年四百五千里居作四百五年半四百五千五百里居作四百六年四百六千里居作四百六年半四百六千五百里居作四百七年四百七千里居作四百七年半四百七千五百里居作四百八年四百八千里居作四百八年半四百八千五百里居作四百九年四百九千里居作四百九年半四百九千五百里居作五百年五百千里居作五百年半五百千五百里居作五百一年五百一千里居作五百一年半五百一千五百里居作五百二年五百二千里居作五百二年半五百二千五百里居作五百三年五百三千里居作五百三年半五百三千五百里居作五百四年五百四千里居作五百四年半五百四千五百里居作五百五年五百五千里居作五百五年半五百五千五百里居作五百六年五百六千里居作五百六年半五百六千五百里居作五百七年五百七千里居作五百七年半五百七千五百里居作五百八年五百八千里居作五百八年半五百八千五百里居作五百九年五百九千里居作五百九年半五百九千五百里居作六百年六百千里居作六百年半六百千五百里居作六百一年六百一千里居作六百一年半六百一千五百里居作六百二年六百二千里居作六百二年半六百二千五百里居作六百三年六百三千里居作六百三年半六百三千五百里居作六百四年六百四千里居作六百四年半六百四千五百里居作六百五年六百五千里居作六百五年半六百五千五百里居作六百六年六百六千里居作六百六年半六百六千五百里居作六百七年六百七千里居作六百七年半六百七千五百里居作六百八年六百八千里居作六百八年半六百八千五百里居作六百九年六百九千里居作六百九年半六百九千五百里居作七百年七百千里居作七百年半七百千五百里居作七百一年七百一千里居作七百一年半七百一千五百里居作七百二年七百二千里居作七百二年半七百二千五百里居作七百三年七百三千里居作七百三年半七百三千五百里居作七百四年七百四千里居作七百四年半七百四千五百里居作七百五年七百五千里居作七百五年半七百五千五百里居作七百六年七百六千里居作七百六年半七百六千五百里居作七百七年七百七千里居作七百七年半七百七千五百里居作七百八年七百八千里居作七百八年半七百八千五百里居作七百九年七百九千里居作七百九年半七百九千五百里居作八百年八百千里居作八百年半八百千五百里居作八百一年八百一千里居作八百一年半八百一千五百里居作八百二年八百二千里居作八百二年半八百二千五百里居作八百三年八百三千里居作八百三年半八百三千五百里居作八百四年八百四千里居作八百四年半八百四千五百里居作八百五年八百五千里居作八百五年半八百五千五百里居作八百六年八百六千里居作八百六年半八百六千五百里居作八百七年八百七千里居作八百七年半八百七千五百里居作八百八年八百八千里居作八百八年半八百八千五百里居作八百九年八百九千里居作八百九年半八百九千五百里居作九百年九百千里居作九百年半九百千五百里居作九百一年九百一千里居作九百一年半九百一千五百里居作九百二年九百二千里居作九百二年半九百二千五百里居作九百三年九百三千里居作九百三年半九百三千五百里居作九百四年九百四千里居作九百四年半九百四千五百里居作九百五年九百五千里居作九百五年半九百五千五百里居作九百六年九百六千里居作九百六年半九百六千五百里居作九百七年九百七千里居作九百七年半九百七千五百里居作九百八年九百八千里居作九百八年半九百八千五百里居作九百九年九百九千里居作九百九年半九百九千五百里居作一千年一千千里居作一千年半一千千五百里居作一千一年一千一千里居作一千一年半一千一千五百里居作一千二年一千二千里居作一千二年半一千二千五百里居作一千三年一千三千里居作一千三年半一千三千五百里居作一千四年一千四千里居作一千四年半一千四千五百里居作一千五年一千五千里居作一千五年半一千五千五百里居作一千六年一千六千里居作一千六年半一千六千五百里居作一千七年一千七千里居作一千七年半一千七千五百里居作一千八年一千八千里居作一千八年半一千八千五百里居作一千九年一千九千里居作一千九年半一千九千五百里居作二千年二千千里居作二千年半二千千五百里居作二千一年二千一千里居作二千一年半二千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千二年二千二千里居作二千二年半二千二千五百里居作二千三年二千三千里居作二千三年半二千三千五百里居作二千四年二千四千里居作二千四年半二千四千五百里居作二千五年二千五千里居作二千五年半二千五千五百里居作二千六年二千六千里居作二千六年半二千六千五百里居作二千七年二千七千里居作二千七年半二千七千五百里居作二千八年二千八千里居作二千八年半二千八千五百里居作二千九年二千九千里居作二千九年半二千九千五百里居作三千年三千千里居作三千年半三千千五百里居作三千一年三千一千里居作三千一年半三千一千五百里居作三千二年三千二千里居作三千二年半三千二千五百里居作三千三年三千三千里居作三千三年半三千三千五百里居作三千四年三千四千里居作三千四年半三千四千五百里居作三千五年三千五千里居作三千五年半三千五千五百里居作三千六年三千六千里居作三千六年半三千六千五百里居作三千七年三千七千里居作三千七年半三千七千五百里居作三千八年三千八千里居作三千八年半三千八千五百里居作三千九年三千九千里居作三千九年半三千九千五百里居作四千年四千千里居作四千年半四千千五百里居作四千一年四千一千里居作四千一年半四千一千五百里居作四千二年四千二千里居作四千二年半四千二千五百里居作四千三年四千三千里居作四千三年半四千三千五百里居作四千四年四千四千里居作四千四年半四千四千五百里居作四千五年四千五千里居作四千五年半四千五千五百里居作四千六年四千六千里居作四千六年半四千六千五百里居作四千七年四千七千里居作四千七年半四千七千五百里居作四千八年四千八千里居作四千八年半四千八千五百里居作四千九年四千九千里居作四千九年半四千九千五百里居作五千年五千千里居作五千年半五千千五百里居作五千一年五千一千里居作五千一年半五千一千五百里居作五千二年五千二千里居作五千二年半五千二千五百里居作五千三年五千三千里居作五千三年半五千三千五百里居作五千四年五千四千里居作五千四年半五千四千五百里居作五千五年五千五千里居作五千五年半五千五千五百里居作五千六年五千六千里居作五千六年半五千六千五百里居作五千七年五千七千里居作五千七年半五千七千五百里居作五千八年五千八千里居作五千八年半五千八千五百里居作五千九年五千九千里居作五千九年半五千九千五百里居作六千年六千千里居作六千年半六千千五百里居作六千一年六千一千里居作六千一年半六千一千五百里居作六千二年六千二千里居作六千二年半六千二千五百里居作六千三年六千三千里居作六千三年半六千三千五百里居作六千四年六千四千里居作六千四年半六千四千五百里居作六千五年六千五千里居作六千五年半六千五千五百里居作六千六年六千六千里居作六千六年半六千六千五百里居作六千七年六千七千里居作六千七年半六千七千五百里居作六千八年六千八千里居作六千八年半六千八千五百里居作六千九年六千九千里居作六千九年半六千九千五百里居作七千年七千千里居作七千年半七千千五百里居作七千一年七千一千里居作七千一年半七千一千五百里居作七千二年七千二千里居作七千二年半七千二千五百里居作七千三年七千三千里居作七千三年半七千三千五百里居作七千四年七千四千里居作七千四年半七千四千五百里居作七千五年七千五千里居作七千五年半七千五千五百里居作七千六年七千六千里居作七千六年半七千六千五百里居作七千七年七千七千里居作七千七年半七千七千五百里居作七千八年七千八千里居作七千八年半七千八千五百里居作七千九年七千九千里居作七千九年半七千九千五百里居作八千年八千千里居作八千年半八千千五百里居作八千一年八千一千里居作八千一年半八千一千五百里居作八千二年八千二千里居作八千二年半八千二千五百里居作八千三年八千三千里居作八千三年半八千三千五百里居作八千四年八千四千里居作八千四年半八千四千五百里居作八千五年八千五千里居作八千五年半八千五千五百里居作八千六年八千六千里居作八千六年半八千六千五百里居作八千七年八千七千里居作八千七年半八千七千五百里居作八千八年八千八千里居作八千八年半八千八千五百里居作八千九年八千九千里居作八千九年半八千九千五百里居作九千年九千千里居作九千年半九千千五百里居作九千一年九千一千里居作九千一年半九千一千五百里居作九千二年九千二千里居作九千二年半九千二千五百里居作九千三年九千三千里居作九千三年半九千三千五百里居作九千四年九千四千里居作九千四年半九千四千五百里居作九千五年九千五千里居作九千五年半九千五千五百里居作九千六年九千六千里居作九千六年半九千六千五百里居作九千七年九千七千里居作九千七年半九千七千五百里居作九千八年九千八千里居作九千八年半九千八千五百里居作九千九年九千九千里居作九千九年半九千九千五百里居作一萬年一萬千里居作一萬年半一萬千五百里居作一萬一年一萬一千里居作一萬一年半一萬一千五百里居作一萬二年一萬二千里居作一萬二年半一萬二千五百里居作一萬三年一萬三千里居作一萬三年半一萬三千五百里居作一萬四年一萬四千里居作一萬四年半一萬四千五百里居作一萬五年一萬五千里居作一萬五年半一萬五千五百里居作一萬六年一萬六千里居作一萬六年半一萬六千五百里居作一萬七年一萬七千里居作一萬七年半一萬七千五百里居作一萬八年一萬八千里居作一萬八年半一萬八千五百里居作一萬九年一萬九千里居作一萬九年半一萬九千五百里居作二萬年二萬千里居作二萬年半二萬千五百里居作二萬一年二萬一千里居作二萬一年半二萬一千五百里居作二萬二年二萬二千里居作二萬二年半二萬二千五百里居作二萬三年二萬三千里居作二萬三年半二萬三千五百里居作二萬四年二萬四千里居作二萬四年半二萬四千五百里居作二萬五年二萬五千里居作二萬五年半二萬五千五百里居作二萬六年二萬六千里居作二萬六年半二萬六千五百里居作二萬七年二萬七千里居作二萬七年半二萬七千五百里居作二萬八年二萬八千里居作二萬八年半二萬八千五百里居作二萬九年二萬九千里居作二萬九年半二萬九千五百里居作三萬年三萬千里居作三萬年半三萬千五百里居作三萬一年三萬一千里居作三萬一年半三萬一千五百里居作三萬二年三萬二千里居作三萬二年半三萬二千五百里居作三萬三年三萬三千里居作三萬三年半三萬三千五百里居作三萬四年三萬四千里居作三萬四年半三萬四千五百里居作三萬五年三萬五千里居作三萬五年半三萬五千五百里居作三萬六年三萬六千里居作三萬六年半三萬六千五百里居作三萬七年三萬七千里居作三萬七年半三萬七千五百里居作三萬八年三萬八千里居作三萬八年半三萬八千五百里居作三萬九年三萬九千里居作三萬九年半三萬九千五百里居作四萬年四萬千里居作四萬年半四萬千五百里居作四萬一年四萬一千里居作四萬一年半四萬一千五百里居作四萬二年四萬二千里居作四萬二年半四萬二千五百里居作四萬三年四萬三千里居作四萬三年半四萬三千五百里居作四萬四年四萬四千里居作四萬四年半四萬四千五百里居作四萬五年四萬五千里居作四萬五年半四萬五千五百里居作四萬六年四萬六千里居作四萬六年半四萬六千五百里居作四萬七年四萬七千里居作四萬七年半四萬七千五百里居作四萬八年四萬八千里居作四萬八年半四萬八千五百里居作四萬九年四萬九千里居作四萬九年半四萬九千五百里居作五萬年五萬千里居作五萬年半五萬千五百里居作五萬一年五萬一千里居作五萬一年半五萬一千五百里居作五萬二年五萬二千里居作五萬二年半五萬二千五百里居作五萬三年五萬三千里居作五萬三年半五萬三千五百里居作五萬四年五萬四千里居作五萬四年半五萬四千五百里居作五萬五年五萬五千里居作五萬五年半五萬五千五百里居作五萬六年五萬六千里居作五萬六年半五萬六千五百里居作五萬七年五萬七千里居作五萬七年半五萬七千五百里居作五萬八年五萬八千里居作五萬八年半五萬八千五百里居作五萬九年五萬九千里居作五萬九年半五萬九千五百里居作六萬年六萬千里居作六萬年半六萬千五百里居作六萬一年六萬一千里居作六萬一年半六萬一千五百里居作六萬二年六萬二千里居作六萬二年半六萬二千五百里居作六萬三年六萬三千里居作六萬三年半六萬三千五百里居作六萬四年六萬四千里居作六萬四年半六萬四千五百里居作六萬五年六萬五千里居作六萬五年半六萬五千五百里居作六萬六年六萬六千里居作六萬六年半六萬六千五百里居作六萬七年六萬七千里居作六萬七年半六萬七千五百里居作六萬八年六萬八千里居作六萬八年半六萬八千五百里居作六萬九年六萬九千里居作六萬九年半六萬九千五百里居作七萬年七萬千里居作七萬年半七萬千五百里居作七萬一年七萬一千里居作七萬一年半七萬一千五百里居作七萬二年七萬二千里居作七萬二年半七萬二千五百里居作七萬三年七萬三千里居作七萬三年半七萬三千五百里居作七萬四年七萬四千里居作七萬四年半七萬四千五百里居作七萬五年七萬五千里居作七萬五年半七萬五千五百里居作七萬六年七萬六千里居作七萬六年半七萬六千五百里居作七萬七年七萬七千里居作七萬七年半七萬七千五百里居作七萬八年七萬八千里居作七萬八年半七萬八千五百里居作七萬九年七萬九千里居作七萬九年半七萬九千五百里居作八萬年八萬千里居作八萬年半八萬千五百里居作八萬一年八萬一千里居作八萬一年半八萬一千五百里居作八萬二年八萬二千里居作八萬二年半八萬二千五百里居作八萬三年八萬三千里居作八萬三年半八萬三千五百里居作八萬四年八萬四千里居作八萬四年半八萬四千五百里居作八萬五年八萬五千里居作八萬五年半八萬五千五百里居作八萬六年八萬六千里居作八萬六年半八萬六千五百里居作八萬七年八萬七千里居作八萬七年半八萬七千五百里居作八萬八年八萬八千里居作八萬八年半八萬八千五百里居作八萬九年八萬九千里居作八萬九年半八萬九千五百里居作九萬年九萬千里居作九萬年半九萬千五百里居作九萬一年九萬一千里居作九萬一年半九萬一千五百里居作九萬二年九萬二千里居作九萬二年半九萬二千五百里居作九萬三年九萬三千里居作九萬三年半九萬三千五百里居作九萬四年九萬四千里居作九萬四年半九萬四千五百里居作九萬五年九萬五千里居作九萬五年半九萬五千五百里居作九萬六年九萬六千里居作九萬六年半九萬六千五百里居作九萬七年九萬七千里居作九萬七年半九萬七千五百里居作九萬八年九萬八千里居作九萬八年半九萬八千五百里居作九萬九年九萬九千里居作九萬九年半九萬九千五百里居作十萬年十萬千里居作十萬年半十萬千五百里居作十萬一年十萬一千里居作十萬一年半十萬一千五百里居作十萬二年十萬二千里居作十萬二年半十萬二千五百里居作十萬三年十萬三千里居作十萬三年半十萬三千五百里居作十萬四年十萬四千里居作十萬四年半十萬四千五百里居作十萬五年十萬五千里居作十萬五年半十萬五千五百里居作十萬六年十萬六千里居作十萬六年半十萬六千五百里居作十萬七年十萬七千里居作十萬七年半十萬七千五百里居作十萬八年十萬八千里居作十萬八年半十萬八千五百里居作十萬九年十萬九千里居作十萬九年半十萬九千五百里居作十一萬年十一萬千里居作十一萬年半十一萬千五百里居作十一萬一年十一萬一千里居作十一萬一年半十一萬一千五百里居作十一萬二年十一萬二千里居作十一萬二年半十一萬二千五百里居作十一萬三年十一萬三千里居作十一萬三年半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居作十一萬四年十一萬四千里居作十一萬四年半十一萬四千五百里居作十一萬五年十一萬五千里居作十一萬五年半十一萬五千五百里居作十一萬六年十一萬六千里居作十一萬六年半十一萬六千五百里居作十一萬七年十一萬七千里居作十一萬七年半十一萬七千五百里居作十一萬八年十一萬八千里居作十一萬八年半十一萬八千五百里居作十一萬九年十一萬九千里居作十一萬九年半十一萬九千五百里居作十二萬年十二萬千里居作十二萬年半十二萬千五百里居作十二萬一年十二萬一千里居作十二萬一年半十二萬一千五百里居作十二萬二年十二萬二千里居作十二萬二年半十二萬二千五百里居作十二萬三年十二萬三千里居作十二萬三年半十二萬三千五百里居作十二萬四年十二萬四千里居作十二萬四年半十二萬四千五百里居作十二萬五年十二萬五千里居作十二萬五年半十二萬五千五百里居作十二萬六年十二萬六千里居作十二萬六年半十二萬六千五百里居作十二萬七年十二萬七千里居作十二萬七年半十二萬七千五百里居作十二萬八年十二萬八千里居作十二萬八年半十二萬八千五百里居作十二萬九年十二萬九千里居作十二萬九年半十二萬九千五百里居作十三萬年十三萬千里居作十三萬年半十三萬千五百里居作十三萬一年十三萬一千里居作十三萬一年半十三萬一千五百里居作十三萬二年十三萬二千里居作十三萬二年半十三萬二千五百里居作十三萬三年十三萬三千里居作十三萬三年半十三萬三千五百里居作十三萬四年十三萬四千里居作十三萬四年半十三萬四千五百里居作十三萬五年十三萬五千里居作十三萬五年半十三萬五千五百里居作十三萬六年十三萬六千里居作十三萬六年半十三萬六千五百里居作十三萬七年十三萬七千里居作十三萬七年半十三萬七千五百里居作十三萬八年十三萬八千里居作十三萬八年半十三萬八千五百里居作十三萬九年十三萬九千里居作十三萬九年半十三萬九千五百里居作十四萬年十四萬千里居作十四萬年半十四萬千五百里居作十四萬一年十四萬一千里居作十四萬一年半十四萬一千五百里居作十四萬二年十四萬二千里居作十四萬二年半十四萬二千五百里居作十四萬三年十四萬三千里居作十四萬三年半十四萬三千五百里居作十四萬四年十四萬四千里居作十四萬四年半十四萬四千五百里居作十四萬五年十四萬五千里居作十四萬五年半十四萬五千五百里居作十四萬六年十四萬六千里居作十四萬六年半十四萬六千五百里居作十四萬七年十四萬七千里居作十四萬七年半十四萬七千五百里居作十四萬八年十四萬八千里居作十四萬八年半十四萬八千五百里居作十四萬九年十四萬九千里居作十四萬九年半十四萬九千五百里居作十五萬年十五萬千里居作十五萬年半十五萬千五百里居作十五萬一年十五萬一千里居作十五萬一年半十五萬一千五百里居作十五萬二年十五萬二千里居作十五萬二年半十五萬二千五百里居作十五萬三年十五萬三千里居作十五萬三年半十五萬三千五百里居作十五萬四年十五萬四千里居作十五萬四年半十五萬四千五百里居作十五萬五年十五萬五千里居作十五萬五年半十五萬五千五百里居作十五萬六年十五萬六千里居作十五萬六年半十五萬六千五百里居作十五萬七年十五萬七千里居作十五萬七年半十五萬七千五百里居作十五萬八年十五萬八千里居作十五萬八年半十五萬八千五百里居作十五萬九年十五萬九千里居作十五萬九年半十五萬九千五百里居作十六萬年十六萬千里居作十六萬年半十六萬千五百里居作十六萬一年十六萬一千里居作十六萬一年半十六萬一千五百里居作十六萬二年十六萬二千里居作十六萬二年半十六萬二千五百里居作十六萬三年十六萬三千里居作十六萬三年半十六萬三千五百里居作十六萬四年十六萬四千里居作十六萬四年半十六萬四千五百里居作十六萬五年十六萬五千里居作十六萬五年半十六萬五千五百里居作十六萬六年十六萬六千里居作十六萬六年半十六萬六千五百里居作十六萬七年十六萬七千里居作十六萬七年半十六萬七千五百里居作十六萬八年十六萬八千里居作十六萬八年半十六萬八千五百里居作十六萬九年十六萬九千里居作十六萬九年半十六萬九千五百里居作十七萬年十七萬千里居作十七萬年半十七萬千五百里居作十七萬一年十七萬一千里居作十七萬一年半十七萬一千五百里居作十七萬二年十七萬二千里居作十七萬二年半十七萬二千五百里居作十七萬三年十七萬三千里居作十七萬三年半十七萬三千五百里居作十七萬四年十七萬四千里居作十七萬四年半十七萬四千五百里居作十七萬五年十七萬五千里居作十七萬五年半十七萬五千五百里居作十七萬六年十七萬六千里居作十七萬六年半十七萬六千五百里居作十七萬七年十七萬七千里居作十七萬七年半十七萬七千五百里居作十七萬八年十七萬八千里居作十七萬八年半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居作十七萬九年十七萬九千里居作十七萬九年半十七萬九千五百里居作十八萬年十八萬千里居作十八萬年半十八萬千五百里居作十八萬一年十八萬一千里居作十八萬一年半十八萬一千五百里居作十八萬二年十八萬二千里居作十八萬二年半十八萬二千五百里居作十八萬三年十八萬三千里居作十八萬三年半十八萬三千五百里居作十八萬四年十八萬四千里居作十八萬四年半十八萬四千五百里居作十八萬五年十八萬五千里居作十八萬五年半十八萬五千五百里居作十八萬六年十八萬六千里居作十八萬六年半十八萬六千五百里居作十八萬七年十八萬七千里居作十八萬七年半十八萬七千五百里居作十八萬八年十八萬八千里居作十八萬八年半十八萬八千五百里居作十八萬九年十八萬九千里居作十八萬九年半十八萬九千五百里居作十九萬年十九萬千里居作十九萬年半十九萬千五百里居作十九萬一年十九萬一千里居作十九萬一年半十九萬一千五百里居作十九萬二年十九萬二千里居作十九萬二年半十九萬二千五百里居作十九萬三年十九萬三千里居作十九萬三年半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居作十九萬四年十九萬四千里居作十九萬四年半十九萬四千五百里居作十九萬五年十九萬五千里居作十九萬五年半十九萬五千五百里居作十九萬六年十九萬六千里居作十九萬六年半十九萬六千五百里居作十九萬七年十九萬七千里居作十九萬七年半十九萬七千五百里居作十九萬八年十九萬八千里居作十九

改爲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内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爲貟貟十斤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輒簀底壓踝杖桄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爲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勅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擐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户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踈駁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取奏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爲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人或有盜一錢亦死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勅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三倍爲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爲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死同贖三百六十斤舊制疊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曰諸犯罪被戮之門期以下親仍令仕聽參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爲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户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鬬十二曰詐僞十三曰斷獄其五刑之内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

杖決罰訊因之制蓋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寬其後帝外征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繁滋盜賊蜂起更爲嚴制　唐高祖起義至京師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制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武德七年頒行之至太宗即位制綏刑之屬五十條免死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太宗遂令刪改之除斷趾法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於隋唐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又定令千五百九十條爲三十卷貞觀十年正月頒行之刪武德貞觀以來勅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爲格十八卷七年二月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日不須追身高宗永徽初又令長孫無忌等撰定格式十卷頒天下麟德二年重定格式行之儀鳳二年又刪緝格式行之及文明元年四月勅律令格式內外官人舊制不便者皆隨有無刪改遂分格爲兩部曹司常務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四年有司撰律疏三十卷頒天下景雲初又勅刪定舊格式爲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雲二年有司奏上名太極格開元初元宗又令刪定格式令名爲開元律又刪定律令名爲開元後格至二十五年又令刪緝舊格式律令及勅總七千四百八十條其千三百五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初格十卷又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奏上之勅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畧件文要節於後開元十四年九月勅如聞用例破勅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二十五年九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已前勅制不入新格式者望並不在行用　名例律曰笞刑五自十至百其贖銅從一斤至五斤杖刑五自二十至三十其贖從八十至百其贖銅從二十斤至六十斤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其贖從八十斤至百斤以上俱杜氏通典

刑法總載下

唐元宗天寶六載勅自今以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又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効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德宗建中三年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謀反大逆叛惡逆四等請準律用刑其餘犯別罪合處斬者今後並請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勅旨依貞元八年勅比來所斷罪俱守科條或至死刑猶先決杖處之極法實所不忍今後罪至死者先決杖宣停憲宗元和八年詔兩京關內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持仗劫京兆界中及他盜贓踰三疋者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天德五城武宗時詔竊盜贓滿千錢者死宣宗大中五年勅令後有官典犯贓及諸色取受但是全未發覺已前能經官陳首即准律文與減等如知事發已有明擧雖未被追捕勘問亦不許在陳首之限七年勅法司斷罪每脊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則吏無逾判法守常規僖宗乾符四年勅法律有去任勿論之條頗爲僥倖今後應州縣官吏所犯諸罪五年之後去任勿論五年內同見任官例追收據事定例　梁太祖開平四年中書門下奏新刪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錄十三卷律疏三百卷共一百三卷請目爲大梁新定格式律令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刑部及御史臺奏僞梁新格行本朝舊章請使開成格從之三年大理寺奏準斷獄律諸立春後秋分以前不得奏決死刑違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按牒若准律文候秋分後申奏必慮刑獄遲滯者詔曰刑以秋分難闕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淹延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輕者即時疎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事繫軍機須行嚴令或謀爲逆惡或姦蓄姦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並不在此限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奏按斷獄律諸死罪不待覆奏報而決者流二千里即奏報應決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有犯極

刑者令決前決日各一覆奏聽進止有凶逆犯軍令者亦許臨時一覆奏奉勅依　晉高祖天福十二年勅應天下凡關強盜捉獲不計贓物多少按驗不虛並宜處死　周太祖廣順二年勅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無得挾私妄訴世宗顯德四年中書門下奏准宣法書行用多時文意古質條目繁細使人難會兼前後勅格差謬重疊亦難詳究宜令中書門下並行刪定務從簡要所貴天下易爲頒行奉勅宜依五年勅州縣自長官已下因公事行責情杖量情狀輕重用不得過臀杖十五因責情杖致死者具事由聞奏又勅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並曾經官司推問伏罪者不問赦前後贓少多並決殺　宋太祖建隆三年定大辟詳覆法詔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定折杖法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杖刑五杖一百臀杖十三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四年判大理寺實儀上重定刑統三十卷削去令式宣勅一百九十增入制勅十五又錄律內餘律准此者凡四十四條附於名例之次後別取格令宣勅之削出及後來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編爲四卷曰新編勅其贓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內類不在焉詔與刑統並刊行開寶二年五月上以暑氣方盛深念纍繫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史督掌獄掾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不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小罪即時決遣無得淹滯八年三月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歎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詔自今繫囚如證佐明白而捍拒不伏合訊掠者集官屬同訊問之勿令胥吏拷決上頗慮天下有滯獄復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有不須追捕而易決者不過三日九年三月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禁繫日數以聞上

十年五月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本城五貫配役三年三貫二年一貫
元年令刑部定置詳覆官五員專閱天下所上按牘勿復分遣鞫獄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
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辭日上必臨遣諭肯曰無滋蔓無留滯或賜以袠錢還必名見問以所推事狀著
爲彝式二年二月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請正月一日及每月八日太歲三元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斷極刑
三年令諸州決死刑有號呼不伏及親屬稱冤者即以白長吏移司推鞫至道二年勅大理寺所決天下按牘
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審刑院詳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六年詔有盜主財者
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貫以上奉裁勿得私黥涅景德元年詔諸道州軍斷獄內處斷重斷極斷決配
朝典之類未得論決具獄以聞河北提點刑獄陳綱上言杖罪械繫者其枷未有定制望令特置以十五斤爲
準從之大中祥符二年詔御史臺開封府及在京凡有刑按之處令特置司糾察令金部員外郎知制誥周起
等充凡徒以上罪即時具收禁移報內未盡理及淹延者追取款辭詳閱駁奏衞尉卿權判刑部慎從吉言伏
見提點刑獄司所奏獄空本司比對多不應舊勅外州妄覬奬飾沽市虛名近者邠滄二州勘鞫大辟囚千詿
數人藏一名夕即行斬決伏覩前代京師決獄尚五覆奏蓋欲慎重大辟豈宜一日之內便決死刑朝廷比務審
詳恐有冤濫非有求於急速其間州府不體朝旨邀爲己功但務獄空必無所益欲望依準前詔不行奬諭其
諸州府監以公事多少分爲三等第一等公事多處五日其次十日其次二十日並須州司司理院倚郭縣全
無禁囚及責保寄店之類方爲獄空仁宗天聖六年詔京師正旦四立分至及庚戌巳巳日毋決大辟神宗熙
寧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條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強劫盜並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
有絶相遠者使例抵死良亦可哀若爲從情輕之人別立刑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禁軍非在
違防也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効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
爲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過赦第減月日使良善知改
過自新兇頑者有所拘繫焉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
後決刺充軍其配隸並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兇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

兒鉗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弟力田爲衆所知者給貼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刪定詔付編勅所詳議立法四年令盜賊囊橐停宿之家立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並以重法論元豐元年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詔復大理獄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鞫訊檢法官二人主簿一人應三司諸寺監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聽即決餘悉送大理獄其應奏者並令刑部審刑院詳斷應天下奏按亦上之遷寺於馳道之西二年編勅所上新修勅式始分勅令格式爲四哲宗元祐三年詔罷大理寺右治獄先是元豐初置大理獄本以懲革囚繫淹滯事有所統而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士大夫小有連逮輒捕繫雖命婦亦不免追攝邏者所探報下之於獄傅會鍛鍊無不誣服人皆惕息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獄亦罷七年臣僚言請自今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著爲法從之刑部言詔聖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夫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理官失出之責使有司讞議之間務從忠恕從之大觀七年詔品官犯罪三問不承即奏請追攝若果情理重害而拒隱者方許枷訊所以示別也又詔宗室犯罪與常人同法有司承例奏請不候三問未承即加訊問非朕所以篤親親之恩也自今有犯除涉情理重害別被處分外餘無得輒加捶拷若罪至徒以上方許依條置勘其合庭訓者並送太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高宗中興著令諸獄具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爲之長者以輕重刻識其上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仍用火印從官給杻鉗鎖杖制各如律不得微有增損暑月每五日一濯枷杻禁囚因得少休刑寺遇浣濯之日輪官一員躬親監視州縣獄犴不得輒爲非法之具違者論如律制詔諸獄司並旬申禁狀品官命婦在禁別具單狀合奏按具情款招伏按奏聞法司朱書檢坐條列推司錄問檢法官吏姓名於後各州每年開收編配羈管奴婢人各置籍本州斷過編配之數亦如之各路提點刑獄司每年具本路州軍斷過大辟申刑部諸州倣此申提點

刑獄司其獄事應書葉層而不書應申奏按不依式檢坐開具違令若回報不圓致妨詳覆與提
黜刑獄司詳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　違初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賢命爲夷離
謹以掌刑辟其制刑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流刑量地遠近徒刑量年淺深加以
黥刺杖刑自五十至二百外此有贖罪之法其餘非常用而無定式者不可殫紀太祖初年八議八縱之法有八議之法其餘非常用而無定式者不可殫紀太祖初年
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決之其後治諸弟逆黨權宜立法不一時康默記錄麾下有犯法者推析律意論決
重輕不差毫釐人人自以爲不冤　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贖並行天會以來漸從吏議以杖折
徒累及二百世宗臨馭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或探義制法言幾於道章宗宣宗猶有祖風穆宗時苦盜多欲
皆殺之太祖曰以財殺人不可財者人所致也遂立盜徵償法爲徵三倍皇統間詔羣臣以本朝舊制兼採隋
唐之制參遼宋之法類以成書名曰皇統制頒行中外章宗泰和元年十二月司空襄進新定律令勅條格式
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
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實唐律也但加贖銅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爲七制不宜於時者四十七條
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因而畧有所損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條餘百二十六條皆從其舊又加以分其一爲
二分其一爲四者六條凡五百六十三條爲三十卷附注以明其事疏義以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　元興其
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
號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至英宗時復命宰執儒臣
取前書而加損益焉書成號曰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爲條九十
有四條格爲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爲條七百十有七大概纂集世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
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屢爲加減暨徒盜賊既決
而又錄之流則南人遷於遼陽遼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
遲處死之法焉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
典蓋亦仁矣　明制主執法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三法司刑部掌刑名凡宗室勳戚官吏軍民蠻夷有

犯必麗律例以成獄遂移大理寺讞而評焉都察院得糾劾之而辯其寃枉象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絞斬死二等流三等徒杖笞並五等死刑最重曰凌遲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宥議凡八曰親曰故曰功曰賢曰能曰勤曰貴曰賓墨賊凡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凡十曰謀殺人造意曰斷罪引律令引比附加減曰老幼廢疾曰收贖曰徵贓曰犯姦曰盜賊曰人命曰鬬毆曰捕亡曰逃故縱曰軍政曰關津曰厩牧曰郵驛曰禁衛曰宮衛曰擅興曰失誤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宋濂揆衷以進至二十二年秋七月又命翰林同刑部官將比年例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凡三百七十有六條曰名例律凡三十六條因事制定務協厥中明年成律其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曰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户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一條續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宋濂揆衷以進至二十二年秋七月又命翰林同刑部官將比年例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凡三百七十有六條曰名例律仍載於律書之首頒

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宥議凡八曰親曰故曰功曰賢曰能曰勤曰貴曰賓墨賊凡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凡十曰謀殺人造意曰斷罪引律令引比附加減曰老幼廢疾曰收贖曰徵贓曰犯姦曰盜賊曰人命曰鬬毆曰捕亡曰逃故縱曰軍政曰關津曰厩牧曰郵驛曰禁衛曰宮衛曰擅興曰失誤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一條續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宋濂揆衷以進至二十二年秋七月又命翰林同刑部官將比年例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凡三百七十有六條曰名例律凡三十六條因事制定務協厥中明年成律其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曰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户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一條續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宋濂揆衷以進至二十二年秋七月又命翰林同刑部官將比年例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凡三百七十有六條曰名例律仍載於律書之首頒

曰絞斬死二等流三等徒杖笞並五等死刑最重曰凌遲徒流之重曰遷徙曰充軍大惡凡十曰謀反曰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宥議凡八曰親曰故曰功曰賢曰能曰勤曰貴曰賓墨贓凡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凡十曰謀殺人造意曰斷罪引律令引比附加減曰老幼廢疾曰收贖曰徵贓曰犯姦曰盜賊曰人命曰鬬毆曰捕亡曰逃故縱曰軍政曰關津曰厩牧曰郵驛曰禁衛曰宮衛曰擅興曰失誤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一條續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宋濂揆衷以進至二十二年秋七月又命翰林同刑部官將比年例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凡三百七十有六條曰名例律仍載於律書之首頒

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絞斬死二等流三等徒杖笞並五等死刑最重曰凌遲徒流之重曰遷徙曰充軍大惡凡十曰謀反曰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宥議凡八曰親曰故曰功曰賢曰能曰勤曰貴曰賓墨贓凡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凡十曰謀殺人造意曰斷罪引律令引比附加減曰老幼廢疾曰收贖曰徵贓曰犯姦曰盜賊曰人命曰鬬毆曰捕亡曰逃故縱曰軍政曰關津曰厩牧曰郵驛曰禁衛曰宮衛曰擅興曰失誤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一條續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宋濂揆衷以進至二十二年秋七月又命翰林同刑部官將比年例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凡三百七十有六條曰名例律仍載於律書之首頒

行之宣德十五年閏十月南直隸巡撫王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近日在京書坊刋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官老於刑名者必不依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有誤新進之士畧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於天下乞以其板毀之至是法司會議且以恕言通行內外法司官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行書坊即將所刻本燒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七

刑法一

原爾雅曰律法也又律法銓也易坎卦主法律銓衡輕重也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發爲程十程爲寸又曰刑者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罟爲罰罰之爲言內也陷於害也井飲人則人自陷於川故加刀謂之刑欲人畏懼以全命也罰以刀守則不動矣今作罰用寸寸丈尺也言納以繩墨之事增易豫卦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又噬嗑卦象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尚書舜典曰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又大禹謨曰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又皐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呂刑曰度作刑以詰四方原又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五刑者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罪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增禮曰刑不上大夫又曰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又曰刑者例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詩小雅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也原尚書大傳曰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增又曰堯舜之王一人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又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刑是以繁也又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周禮曰地官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二曰不睦三曰不婣四曰不弟五曰不任六曰不恤七曰造言八曰亂民又曰地官司市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增左傳曰先君周公作之職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圜刑上愿糾暴鄭注糾謂察異也原又曰周官大司寇

警命曰毀則爲賊掩藏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刑無赦在九刑不忘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原國語曰後世嚴刑而人不禁故藏文仲言於僖公曰大刑用甲
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 增漢書刑法志云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
並用之廢一不可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 原
又曰秦用商鞅設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法 管子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
君乃出令布憲於國五鄉五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君矣 又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
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
殺無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又曰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
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
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
增又曰夫爭強之國先爭刑令國之輕重者刑也 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
羣臣也 又曰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
使民安泰安樂其法也 韓子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 又曰聖人
立法實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 又曰釋法術而思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
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命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 文子曰文子問
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 增又曰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
浸然後任察任智心亂任刑者上下恐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 原慎子曰堯爲匹夫不能使家化至南面
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 又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
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
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又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
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莊子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之詳治之末也 尸

子曰車輕道近則鞭箠不用鞭箠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刑罰者民之鞭箠也　淮南子曰聖人因民之所善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原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也一云以畫蔽當緣當劓以屨扉當刖以艾韠當宮凡斬人者黃也其刑膚曰戰之義也見慎子　潛又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者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　風俗通曰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科條謂所施法律金玉當珍之　鹽鐵論曰昔秦法繁於秋茶而密於凝脂然上下相趨姦僞萌生　桓範世要論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潛又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振又曰夫刑辟之作從來尚矣古昔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爲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斷不屬故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是恤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訴然猶三復勅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罪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　徐幹中論曰賞罰重者不在乎必重而在乎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人肅不行則雖重而人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杜恕篤論曰聖人之制刑也非以害民也將以利民也故民從而安之非以陷民也將以導民也故民從而化之斷一人之獄而天下義之是安之也斷一人之獄而天下伏之是化之也　杜預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　崔寔政論曰君以審令爲明臣以奉令爲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罪謂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邪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　商君書曰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敢怨者法也　玉海曰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又曰法者治之端君子者法之原有民雖有聖智弗敢謀雖有勇力弗敢殺雖衆弗勝其制民無億萬之數雖行重賞而民弗敢爭行重罰而民弗敢怨者法也　玉海曰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又曰法雖省足以徧矣

淮南子曰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黃帝治天下法令明而不闇　國語展禽曰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　左傳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舜之命官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蓋有以養民之身善民之心不獲已乃置刑焉　荀子君道篇曰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得其人則存也　左傳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注言不能議事以制也　康誥曰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疏云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爲奉王事汝當用刑書爲布陳是刑法爲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　原宋語曰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二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何但魯國而已　左傳曰聲子爲楚令尹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亡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將賞爲之加饍加饍則飫賜以此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以此知其畏刑也　又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公笑曰子近之不敢不識公曰何貴何賤是時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晏子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者之言其利溥乎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家語曰冉子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義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闘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闘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設穽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轗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

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 增宋藩子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君實厚而信可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人救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民之望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又曰董安于行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削謂然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改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爲不治 增漢書曰秦始皇尊任刑法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 又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一人不得平爲之懷恰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此和氣所以未洽也 又曰于定國爲延尉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決事刑獄號平反 原又曰杜周爲廷尉其治獄做張湯而善伺上所欲深者固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以三尺謂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也周曰三尺安出前主所以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 增後漢書卓茂爲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明賢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弊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乎爲汝有事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茂曰遺之禮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原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明律令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明王咸常勅戒子孫爲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比故世人謂陳氏持法寬 王隱晉書曰荀勗與賈充共定律令班下施用 增又曰杜預與車騎參軍賈充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 齊書曰初江左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孔稚圭刪注修改與竟陵王議務從輕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策試上高第便擢用之

隋書曰李德林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子翼高頻等同修律令事訖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疋實

損益之多也　唐書曰劉德威入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寬峻何如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

主之好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

其言　文獻通考曰憲宗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賑飢恩德至矣

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

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爲然司空干頓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頓懷姦

謀欲朕失人心也　又曰宋太宗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

六員凡獄具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

宰相覆以聞於始命論決

刑法三

原明罰　致刑　俱詳刑法一　易象辭

五辭　三讓　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周禮秋官曰凡民有邪惡者三讓而罰　折獄　要因　上詳刑法一　易象辭　尚書曰

要因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孔安國注云要因其要辭以折獄也　天罰　國刑　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罰

輕重得中也　又曰　協法　干紀　書協大中之法　干國之紀　閱實　教中　尚書曰閱實其罪言罪罰

告爾祥刑　善也　周禮曰同徒刑以教中則人不虐誠　刑　中罰　祥刑　刑列明也中罰法之列用中罰

尚書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　劉向琥曰教化所以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樹槐　叢棘　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

書曰周禮曰其附於刑附麗也　其附　不忘　父逝皆償曰有常刑無赦在九刑不忘　防淫　助治　禮記曰君子刑以防淫

左傳季孫行父將殺無知先時者殺無赦之典　六典　三章　周禮曰大司寇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刑邦國

尚書曰衆悅誅不及時者衆懼無赦孔安國云改典夏后氏爲政之典　折獄　要因　上詳刑法一　易象辭　尚書曰

棄灰　救火　韓子曰商君法步過六尺棄灰於道者刑子貢以爲重而問之仲尼曰棄灰於道必燔人又人必怒怒則鬬鬬

則三族相殺然則雖刑之可也又新序曰齊桓公自將衆趣救火者人逐獸而不救火者罪誅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滅火

北風火南向仲尼而下令曰不救火者罪誅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滅火不救乃名爲刑書晉中行氏佾鼎銘曰魯燒嘖澤天

晉鼎　鄭書　晉中行氏佾鼎銘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晉國將守唐叔之法度以經緯其民范宣子之刑是晉國之亂刑也

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吾子相鄭國制三辟鑄刑書將棄禮而爭於書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盼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鑄

竹刑　鄭子產作竹刑　鼎刑　仲尼曰子產爲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晉國將守唐叔之虞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也

刑書　刑鼎　左傳季孫行父將殺無知先時者殺無赦之典　防淫　助治　禮記曰君子刑以防淫爲之防民猶恐不救乃名

董仲舒曰陽爲德陰爲刑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　震電　積陰　上詳刑法一　易象辭　漢書董仲舒曰陽爲德陰爲刑

乎 壹斷 秋獻上聞刑法二漢書秦始皇下詳刑法二漢書于定國 赤衣 丹筆漢名臣奏司馬光曰唐制斷罪皆令錄事參軍檢勘過然後判決蓋慮人有冤濫一經其手不可復訴也 明察 平反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門閭壞公謂門閭當令容駟馬高大門成車騎通行我治獄多所平反活幾何人今我後世必有興者 約法 省刑上詳三章注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法令煩苛其悉蠲除之唯大逆謀反殺人及吏受賕枉法者乃坐之 三典周秩官士師掌國之三典以詰邦國之禁令一曰刑典用輕重二曰事典用諧合三曰法典用糾禁 五禁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官禁二曰官府禁三曰軍旅禁四曰野禁五曰邦禁 入矢 坐石周禮曰秋官士師掌國之五禁五曰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麗於法害於州里者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凡民之有罪過而麗於法害於邦國者坐諸嘉石役諸司馬凡民之有罪過而麗於法害於上者立於肺石注云嘉石肺石皆以木爲之所以自明其直也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凡民有冤抑而欲訴於上者立於肺石注云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 除溢 作新上詳總載前劾作斷令 訓人 齊衆莊俗訓人齊衆以善 防姦 生亂防姦詰暴則生亂 明察 平反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門閭壞公謂門閭當令容駟馬高大門成車騎通行我治獄多所平反活幾何人今我後世必有興者 大信 深文馮奉世傳曰刑者國之大信也張湯與趙禹 入矢 坐石周禮曰秋官士師掌國之五禁五曰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麗於法害於州里者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凡民之有罪過而麗於法害於邦國者坐諸嘉石役諸司馬凡民有冤抑而欲訴於上者立於肺石注云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 大司寇以自明其直也 凡聽之所以求民情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三刺聽獄 五聽求情三刺聽獄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三刺聽獄之法以詰萬民

遵畫一之義自合守文　若議事之刑滋章多制大法三千蕭何設其條貫　非日非月照四海而齊明　如電如霜肅八方而交泰　言之不中雖新意而奚爲　事必有初率舊章而則可　中行之作晉鼎見諸仲尼　子產之鑄鄭書終憨叔向

刑法四

審克 呂刑其刑其之罰其審克之　**抵禁** 書刪法抵禁　**恤刑** 書惟刑之恤　**義刑** 書用其義刑義殺　**麗法** 周禮刑麗法　**麗刑** 麗罹也　**中典** 周禮刑中典　**徹樂** 不舉則徹樂　**三罪** 左傳君子謂晉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人服　**三尺** 竹刑三尺　**故貪** 作法于涼其敝猶貪涼薄也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令甲漢宣紀曰令甲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息注曰夫人以生長也甲令第一乙令第二　**令甲** 漢書獄訟之聲音契　**擊令** 漢書要擊令　**原理人情** 劉恭嗣難丁敬曰夫人以禮與刑以律治理人情也　**立朝廷** 管子　**擅象雷威** 刑法志謂刑威嶽使人畏忌以類震耀殺戮取象雷威也　**執旌節** 詳總載周秋官　**刑罰清** 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樂　**多網羅** 網羅繁其刑則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　**植**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徹樂 不舉則徹樂　**三罪** 左傳君子謂晉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人服　**三尺** 竹刑三尺　**故貪** 作法于涼其敝猶貪涼薄也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審克 呂刑其刑其之罰其審克之　**抵禁** 書刪法抵禁　**恤刑** 書惟刑之恤　**義刑** 書用其義刑義殺　**麗法** 周禮刑麗法　**麗刑** 麗罹也　**中典** 周禮刑中典　**徹樂** 不舉則徹樂　**三罪** 左傳君子謂晉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人服　**三尺** 竹刑三尺　**故貪** 作法于涼其敝猶貪涼薄也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兩劑 周官以兩劑禁民獄訟使獄者各齎券書　**擊令** 漢書要擊令　**原理人情** 劉恭嗣難丁敬曰夫人以禮與刑以律治理人情也　**立朝廷** 管子　**擅象雷威** 刑法志謂刑威嶽使人畏忌以類震耀殺戮取象雷威也　**執旌節** 詳總載周秋官　**刑罰清** 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樂　**多網羅** 網羅繁其刑則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　**植**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豐刑 漢律曆志異年庚午胐王命作策豐刑　**原理人情** 劉恭嗣難丁敬曰夫人以禮與刑以律治理人情也　**立朝廷** 管子　**擅象雷威** 刑法志謂刑威嶽使人畏忌以類震耀殺戮取象雷威也　**執旌節** 詳總載周秋官　**刑罰清** 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樂　**多網羅** 網羅繁其刑則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　**植**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兩劑 周官以兩劑禁民獄訟使獄者各齎券書　**擊令** 漢書要擊令　**原理人情** 劉恭嗣難丁敬曰夫人以禮與刑以律治理人情也　**立朝廷** 管子　**擅象雷威** 刑法志謂刑威嶽使人畏忌以類震耀殺戮取象雷威也　**執旌節** 詳總載周秋官　**刑罰清** 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樂　**多網羅** 網羅繁其刑則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　**植**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金雞 唐百官志中書令懸射赦日植金雞於仗南竿長十七尺有金飾首銜幡長七尺盛以綿繩將作監供焉　**使不相犯** 領理使不相犯之　**明慎用刑** 易旅卦象辭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無自立辟** 詩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法也　**刑蕭** 漢書曰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金雞 唐百官志中書令懸射赦日植金雞於仗南竿長十七尺有金飾首銜幡長七尺盛以綿繩將作監供焉　**使不相犯** 領理使不相犯之　**明慎用刑** 易旅卦象辭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無自立辟** 詩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法也　**刑蕭** 漢書曰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俗弊 禮運篇曰刑仁講讓修睦俗弊則民不睦　**紀之以刑** 國語管子曰勸之以賞罰紀之以刑賞賜紀之以刑罰　**刑以正邪** 左傳　**刑以明威** 漢書曰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俗弊 禮運篇曰刑仁講讓修睦俗弊則民不睦　**紀之以刑** 國語管子曰勸之以賞罰紀之以刑賞賜紀之以刑罰　**刑以正邪** 左傳　**刑以明威** 漢書曰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五服三就 舜典　**五刑五用** 皐陶謨　**使不相犯** 領理使不相犯之　**明慎用刑** 易旅卦象辭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無自立辟** 詩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法也　**刑蕭** 漢書曰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五服三就 舜典　**五刑五用** 皐陶謨　**使不相犯** 領理使不相犯之　**明慎用刑** 易旅卦象辭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無自立辟** 詩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法也　**刑蕭** 漢書曰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惟明克允 舜典　**刑德** 韓子　**刑罰** 韓子　**國之脂澤** 韓子曰賞罰者國之脂澤物象也　**強國爭刑** 管子曰夫爭強國爭刑令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惟明克允 舜典　**刑德** 韓子　**刑罰** 韓子　**國之脂澤** 韓子曰賞罰者國之脂澤物象也　**強國爭刑** 管子曰夫爭強國爭刑令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法令治民 商子　**民之鞭策** 尸子曰刑罰者民之鞭策也　**德薄任刑** 文子曰道狹任智德薄任刑　**百**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法令治民 商子　**民之鞭策** 尸子曰刑罰者民之鞭策也　**德薄任刑** 文子曰道狹任智德薄任刑　**百**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法重民惡之鞭策 風俗通曰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此關諸百王不易之道也　**法嚴如火** 傳元曰法之嚴如火烈　**堯刑一人而天下大服** 說苑曰殷法棄於街者刑　**舉陶作刑** 呂氏春秋　**咎繇遺訓** 傳曰律咎陶遺訓也　**伯夷作刑** 世本　**茅門之法** 韓子荊王有茅門之法敬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法重民惡之鞭策 風俗通曰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此關諸百王不易之道也　**法嚴如火** 傳元曰法之嚴如火烈　**堯刑一人而天下大服** 說苑曰殷法棄於街者刑　**舉陶作刑** 呂氏春秋　**咎繇遺訓** 傳曰律咎陶遺訓也　**伯夷作刑** 世本　**茅門之法** 韓子荊王有茅門之法敬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宗廟尊社稷 僕區之法　**楚文王作** 商鞅欲變　**史記商鞅欲變法曰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苟可以強國利人何憚改法而理因人而教智者不勞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宗廟尊社稷 僕區之法　**楚文王作** 商鞅欲變　**史記商鞅欲變法曰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苟可以強國利人何憚改法而理因人而教智者不勞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刑** 書惟刑之恤　**恤** 書惟刑之恤　**義** 書用其義　**麗** 周禮刑麗法　**中典** 周禮刑中典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詳總載

成功因法而治 吏習而人安　**以論強國利人之術也** 韓非子曰龍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若然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強國利人之術也　**治不一道也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未足多也**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是以治不一道也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未足多也　**屈平未定** 史記楚懷王使屈平造憲令屬草未定上官大夫欲奪之不與乃讒曰平伐為令衆莫不知王怒疎平　**是爲二門** 桓譚新論　**一罪殊法則罪異論盜史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 今可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　**不宜兩端** 杜預奏事云被勅以

成功因法而治 吏習而人安　**以論強國利人之術也** 韓非子曰龍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若然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強國利人之術也　**治不一道也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未足多也**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是以治不一道也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未足多也　**屈平未定** 史記楚懷王使屈平造憲令屬草未定上官大夫欲奪之不與乃讒曰平伐為令衆莫不知王怒疎平　**是爲二門** 桓譚新論　**一罪殊法則罪異論盜史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 今可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　**不宜兩端** 杜預奏事云被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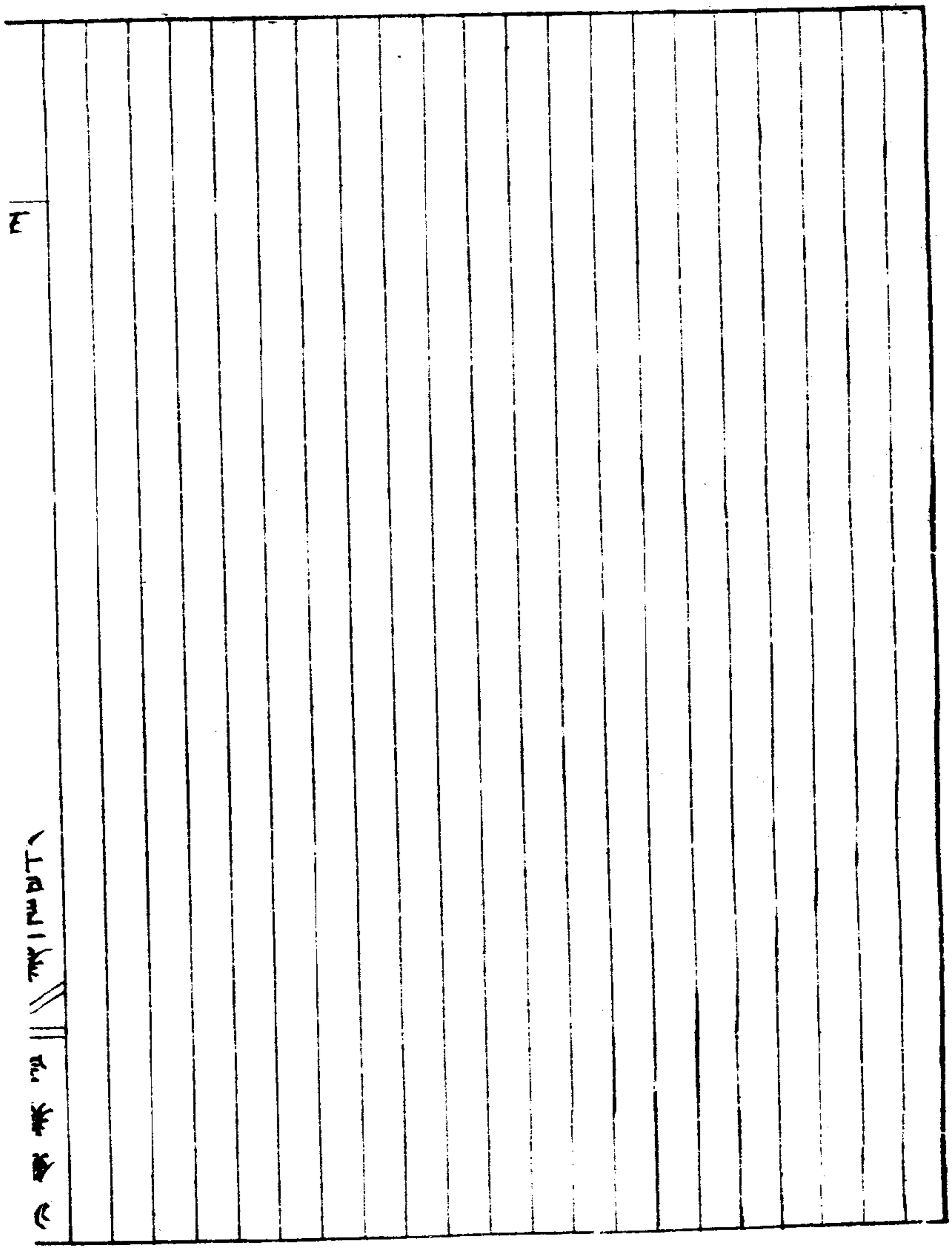
馬援條奏 越律與律駁者十餘事　**申明舊制** 約束之也　**未清本末** 杜預奏事云被勅以

馬援條奏 越律與律駁者十餘事　**申明舊制** 約束之也　**未清本末** 杜預奏事云被勅以

魏盧毓上論古今科律法宜一正不宜兩端使臣得容情 應劭刪定 詳總載　**馬援條奏** 越律與律駁者十餘事　**申明舊制** 約束之也　**未清本末** 杜預奏事云被勅以　**不宜兩端** 杜預奏事云被勅以

魏盧毓上論古今科律法宜一正不宜兩端使臣得容情 應劭刪定 詳總載　**馬援條奏** 越律與律駁者十餘事　**申明舊制** 約束之也　**未清本末** 杜預奏事云被勅以　**不宜兩端** 杜預奏事云被勅以

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復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革故取新捨舊謀新刑注凡事皆斷而刑則不用也治象天道而行刑刑法志曰蓋所謂象刑也至刑不濫淮南子五刑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條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條所以五刑法五行也白虎通曰刑者法也法正則人慤罪當則人從刑法所以懲遏書呂刑又曰聖人因天討而作刑所以助治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法何所以佐德律者入也制二者相須為用也令者令民知事子管子禁秋荼蓄凝脂詳刑法雖論屬刑者教也質罪示終李經鈔命狀云有爵者殺之於旬師周禮凡殺人者聽王之同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胥讀尸也公侯有罪聲於旬人禮記文王世子屬斷刑罰以成其刑左傳擅立闕絕鄰好則幽尸子曰娶同姓以妻為妻婁太子壹罪大夫改衣服易禮刑則放尸子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白虎通曰懸刑設刑罰者貴者示有所懼罪若有疑即從其輕禮記王制凡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由來者也故治則云云鄭志曰殺人未有知其所由治則刑法志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由來者也故治則云云鄭秩超制國律楚造侯區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政事之經萬機之緯張斐律序云律令者政事之經云云鄭鑄刑書晉作執秩張斐律序鄭鑄刑書晉作刑鼎詳刑法志詳刑法漢書一揚雄漢梁統說朝廷興決獄恐多傷人傳出其內輕重不齊三尺律令人事出其內官屬所趨曰三尺律令人事出其內輕重不齊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


E
E
E
E

原詩晉傳元釋法篤曰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御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春風暢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　周庾信正旦上司憲府詩曰詰旦啓門櫺繁辭湧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幡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摶栖烏還得府棗馬復歸關榮華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垂蓮葉劒未用竹根丹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　唐庾世南賦得慎罰詩曰帝圖光往策上德表鴻名道冠二儀始風高三代英樂和知化洽訟息表刑清罰輕猶在念勿喜尚留情明慎全無枉哀矜在好生五疵過亦察二辟理殊精幪巾示廉恥嘉石務詳平每削繁苛性常深惻隱誠政寬思濟猛疑罪必從輕于張懲不濫陳郭憲無傾刑措諒斯在歡然仰頌聲　增沈佺期移禁司刑詩其畧曰任直翻多毀安身遂少徒一朝逢糺繆三省竟無虞白簡初心屈黃紗始望孤惠平終不怒持劾每相驅埋劒誰當辯偷金以自誣誘言雖委荅流議亦具符首夏方憂圄高秋獨向隅嚴城看熠耀圜户對蜘蛛累餉唯妻子披冤是友于物情牽倚伏人事限榮枯門客心誰在鄰交迹儻無撫襟雙涕落危坐百憂趨　聖旨垂明德寃囚豈澶誅會希恩免理終望罪矜愚司寇宜哀獄台庭幸恤辜漢皇虛詔上容有報恩珠

眾賦晉傅咸明意賦曰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舍控款以彌載令稽遲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無柔彼背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數賢腸以爲效今豈文飾之足修感恩輸命心口自滅加我數年竭力効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屈周道今如砥吉人今是由枉曲今枉擾朽木今難抽

眾贊梁昭明太子爾雅制法則贊曰惟斯法則信如四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寬威以振民不敢欺

原銘後漢李尤鞫城銘曰員鞫方牆倣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例有常不以親疎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鞫政由然況乎執機

詔棄沈約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曰徑寸之寶或塵泥沙以人廢言君子斯惑朕聽朝晏罷思闢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黃髮違退未臻覆聞或屈以貪隨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謂沈浮廉湯遠小以聞　又立左降詔曰刑乖政失其源已久罰罪之奏日聞於早朝弊獄之書玉勞於晏寢免黜相係補代紛紜一離譽囚乃永歲月非所以棄瑕錄用隨分盡才者也是以滅秩居官前代通則貶職左遷往朝繼軌自今內外羣司有事者可開左降之科　又降死罪詔曰朕樹洪業光宅區宇而本枝之慶未廣楚撻被勝衛之地猶闕藩屏言念弓冶不能忘懷策三子始有磐石之資於焉彌固慶雖自已恩加羣及凡厥死罪可降一等五歲刑降二等三歲刑以下並悉原放　唐高宗頒行新律詔曰朕聞大德曰生肖天地而為貴大寶曰位體宸極以居貞所以經緯三才彌綸萬物順人心以敷化因天討而立刑易稱明罰哀矜之志念遠書云肆眚簡惠之道斯崇故能象服畫冠化隆上葉道德齊禮刑清中代暨乎大道既隱淳風已衰元首司幹狗驕奢以臨下殷肱贊道用深刻為奉公罪名積於簡書滋章被於率土姬訓夏法峻網備於三千秦革周科深文加於九族漢祖約法後嗣不勝其弊晉武蠲刑未浹克致其酷遂使茫茫區寓囹圄所以實繁黎手足為之無措自斯以降崇網愈密蓼蟲之吝事切劉弘之奏太宗文皇帝至道難名元功不測播乘乱之餘源創繁苛之法道臻刑措二十餘年聖格之義斯隆閨閫之懷尤切玉凡遺訓重令刊改嘖奉盛規興言庶罰厥以虛寡夙宵實圖貴長上元憂勤庶類乘奔履薄一物之未安盱食宵衣慮萬方之多罪雖解網之德有邁列聖而好生之意益軫伊心於是仰遵先旨考求故實爰進朝賢詳定法律酌前王之令典考列辟之舊章通其變而適其宜採其覓而從之要使夫畫一之制簡而易從約法之文寬而不濫

漢敬故議入穀贖罪上書曰國兵在外軍以粟為命農民輸田事煩靡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俾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北入邊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蕭望之與少府李強議以為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有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也

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舜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導民不可不慎也今
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因救開出財得以
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夫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綱
之名滅攻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議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離户
賦口斂以贖罪困乏古之通義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議】後漢孔融肉刑議曰古者敎麗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凌遲風俗壞亂
改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救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斬朝涉
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
刑之人處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趣惡莫復歸正夙沙龔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其源遂爲
非也雖忠如龍逢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
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刑漢因循之大魏承襲未革其弊大逆之誅不差已出之女者
誠欲絶惡類於一族然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
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隨異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
男不衍禍於他族女獨嬰罰於二門非所以哀矜蒙弱立法之本分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育產則
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輕忽戮無事之所重於愚則傷孝子之心而興嫌怨之路臣以爲在室之女宜從
父族之誅既黥之婦使就夫家之罰宣定督科以爲永制

【唐】韓愈復讐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
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
行之者有司也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
衛之士得引經而議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

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憚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謹議　呂溫

功臣恕死議曰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悖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輿皁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勤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悖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輿皁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爲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駁有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隳突憲綱或姦鋒將發覺過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涓之勞螢爝之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夫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拘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勳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表）奢孔稚圭上新定法令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政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故定國釋之聲著漢臺元常文慧績應魏閣則皐陶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譬焉何遠然後姦人無所逃其刑惡吏無所窮其詐如身手之相驅弦栝之相接矣　梁任昉爲梁公請刊改律令表曰臣聞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措革纓艾鞸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圜扞成市凝脂已琢秋茶非苦嘉吏爲市生殺並用可爲慟哭豈徒一緒夫肖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斁廣爲重流矢影風偃有晏色而書妄加刺斬金木爲伍且夫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胎非命王道爲虧

良在於此法開二門爲政之患生殺多緒誰其適政
人制法外刑而內禮故曰三辟之設王者不得已而用之今帝命惟新六合光宅遠無異望邇無異言亦宜安
彼反側示以寬與臣竊見神都諸部勘當所尋有勅停勘迄至於今猶尚追攝豈非勘當使等志希僥倖執斯
刻薄以爲已能哉長姦澄之源傷醇和之化伏願即停之臣又聞書有五聽慮失情實也令著三覆恐致虛枉
也比見有勅勘當反逆令使者得實便決然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
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以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
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祥刑之意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簡擇恐招枉濫諸官僚之內
有用法寬平爲衆所稱者願親而進之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因圖無冤僥幸甚臣又聞罰不
及嗣虞帝之明規罪不至孥漢君之茂德故郤芮作亂而郤缺登朝稽康被刑而稽紹入侍斯爲稱首父子猶其若此餘親尚何疑哉竊見遠人之親選曹廣責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
死湯陰千載美談斯爲稱首父子猶其若此餘親尚何疑哉竊見遠人之親選曹廣責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
子之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實命惟新有道賢貧實爲深恥遂令此等長從選棄懷才抱器將何望哉是以
聖意哀矜頻降恩制令同常例各使坦懷姚璹之徒皆違委任而在下僚列不識天心苟求徼巧不弘大體又
準勅逆人周堂親不得任京官及兩畿三輔官準法刑戮總麻親不得充近侍宿衛臣望申勅有司勅令逆人
外不得輒爲勘責收其賢能示之曠蕩斯義義之德作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　李彭年論刑法不便表
曰夫法存盡一不啓二門者蓋示人以信也先教後罰寧僭無濫者不陷人以罪也若有犯必死則非薄刑之
意同罪異罰又非畫一之道何必殺之示信臣非愛人命也惜陛下之法也昔者渭橋驚馬空見罰金高廟益
環惟聞棄市漢幾刑措職此之由釋之之言可以爲喻伏惟陛下少留意焉抑臣聞之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
過自新其道無由及也殺氣方深嚴刑在近一物失所聖心不安臣忝諍臣不敢不奏又典律所制輕重各殊
笞杖是輕徒死是重爰自近日此道便乖凡所決囚例多非命此乃徒刑有必生之理杖刑爲致死之條既紊
國經有傷和氣又凡曰造僞例是死囚伏準條格先決一首既要之以斬罪何更加以杖刑臣雖至愚猶將不
可凡百達識執謂其宜又周禮論刑剌之典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人陛下若以臣所言非可用

則願陛下訊以羣吏詢諸宰臣擇善而行國之利也

原書晉叔向與鄭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莅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徼倖以成之不可爲矣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誘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靜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漢貢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禁錮不得爲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嗜慾乃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官榮使黥劓髡鉗者猶復據壁爲政俗之壞敗乃至於此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唐陳子昂諫刑書曰臣聞古昔明王重愼刑罰之法察理平人臣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罕能平恕故獄吏相戒以殺爲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己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圖榮身之利狥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搖刑逞矣臣聞古昔帝王之法罰蓋懼此也

原奏晉杜預奏事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鐘鑄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恆禁吏無搖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　劉頌刑獄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卒也大臣釋滯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以出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民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理人主執斯格以責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徹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勢弊不及中古而執平

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切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遠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迹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准也　郭璞奏曰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乎法重此立防之成標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爲難思在斷之爲難是以子皐行戮刖者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癸酉詔書之言專爲違城實之裔土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爲經遠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於空荒四維之地將以扞固牧圉未見其利也且濱接鯨猾容過姦藪退未絕其丘窟之願進無以塞其遁逃之門五流三居誠古之犯刑論之於今事實難行且律令以跨三代歷載所違未易輕改者也是以刑法不專則名幸者興政令驟變則人志無繫子產患其如此故矯先正議事之制而立刑書之辟皆所以賜民心而正羣惑者也是以刑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覺乘間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鸇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搆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事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橫陶爲理于公定刑則爲汙宮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罔窓皆謂勘勅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滅族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譬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劾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爲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寃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裹或遭殛窮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文傷人實甚周興丘勣之類弘羲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心省察則葅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爲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寃者其數甚衆陛下倘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陷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拊以來大辟罪以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

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原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國豐歲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惟陛下深察　宋蘇軾論政刑疏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更定律九篇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一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勅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聰耳目所及尚不能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大察專務鉤考簿書摘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詩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

原啓　梁簡文帝啓囚徒配役事啓曰伏以明慎三典寬簡八刑宸鑒每以垂心國誥是焉攸切臣比時奉勅旨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處並啓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復令聽獄官詳其可否侮文之路自此而生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五條制以爲永準　又謝卻陵王禁錮啓曰臣綸習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彤掩扉示皇太子律序啓曰臣聞化澄上葉草偃下風仰負慈扉心顏戰慴　任昉爲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啓曰臣聞化澄上葉草偃垂典教清中世文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約故以義該往哲畫美前王而年世浸遠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前淑侮文擅議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詒駭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含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澤深禹湯溫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　陳徐陵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曰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愼兒報不能謹潔敢觸嚴網右趾鐵繫事允法科左校論輸實由思宥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折笄之杖有愧前達

原論　魏丁儀刑禮論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

秋以敎戮爲功禮以敎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先敎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省禮亦宜畧今之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影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棄未也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敎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棄遥焉貨物正而後止竊此後刑也　曹義肉刑論曰夫言肉刑之清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則曰象天地爲之惟明察其用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於此矣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達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於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由而然者激之則遥敎之則一激之也者動其利路敎之也者篤其質樸故在上者議其本要不譬奇思行之以簡守之以靜大則其隆可以侔天地中則其理可以厚民萌下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乃欲斷截防轉而入死乎　晉楊乂刑禮論刑禮之本經緯陰陽擬則乾坤先王所以化民理物興國清治也禮生於讓刑生於爭讓者劃已以與人是刑加於已而禮加於人也爭者奪人以崇已是刑施於人而禮施於已也由此言之讓非純禮爭非純刑也慶賞以勸善而爲惡者懲如有所懲刑亦存矣刑罰以懲惡而爲善者勸如有所勸禮亦存矣故亡刑則禮不獨施大道廢焉則刑禮俱錯大道行焉則刑禮俱興不合而成未之有也

增問　齊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問曰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敎法恤刑虞書茂典自哄俗澆弛法令滋章肺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昃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側夏日之嚴威永念晝冠編追刑措徒以百錢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會於紘涧作霸秦基歌雉鳴於嗣下稱仁漢牘二塗如爽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寬刑一

泣罪 代虐 夏禹下車泣罪 尚書曰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有制 無濫 尚書曰代虐是惠暴而寬惡也 漢刑法志曰寧脩無濫 惠暴 輔展 左傳曰上古用象刑是赦人者不死 去酒肉 漢文帝詔曰朕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人不犯何治之至也其除肉刑 權親義 少文法 禮凡親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其惠 罪疑 尚書曰流宥五刑又曰罪疑惟輕 畫衣冠 漢宥

天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蒙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譬屋伐樹將爲屢烈雖欲惡難以閑逸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扶山之難鄰爲舊都侯甸之國圖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雖世而隆愚以爲惡惡用刑不如行恩孝孝未若禮賢舜舉阜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庶幾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愼刑

八辟 三刺 議貴 盡心 麗事

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凡命夫命婦之有爵者與王之同姓有罪則各麗其辟而議之其小罪則宥之其大罪則奏之王曰可殺然後殺之凡八辟之麗書曰惟刑之恤哉周禮秋官司寇明時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其有罪方論之以示不赦而施上服焉羣臣有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之辟則不即刑重罪三槐羣臣麗焉其親戚犯罪則宗人掌其禁令其貴戚犯罪則大司寇掌其禁令其有爵者與王族犯罪則大司寇以聽王命其在軍旅則軍法從事凡命夫命婦不即市刑凡王之同姓有罪不即市刑凡有爵者與王族有罪不即市刑凡盡心力以事上者上能舍乃施設之使人得盡其情則法令無壅壞名譽刑平處輕重盡合乃論設之使人得盡其情則法令無壅壞也比輯大道德教加於百姓則名譽興焉孟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止辟

尚書曰刑期于無刑又曰辟以止辟乃辟

名平處 請覆奏

唐徐堅字元固避諱改爲初學記其文無所枉濫言有文無所枉害

齋居決事 泣

漢文帝除肉刑而人不犯文帝齋居五日將決囚重罪十人往年大理獄相傳天下死罪五十人今刑措而不用成康刑措而不用周之成康刑措四十餘年一囚集羣吏庶幾入室而不犯成康之德其何以加之

得情勿喜 視民如傷

孟子曰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

文而無害 嚴而不殘

史記載文帝之言曰朕聞古之治天下決獄訊囚未嘗不於邑也比輯大道德教加於百姓則名譽興焉孟子曰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

寬而不罔 簡而不瘝

漢馬不羈也史駕而不瘝

明愼用刑 哀矜折獄 愼而不擾 明而不留 辭貴明徹 法宜愼測 恤在一成

寬勝殘 寬怨 勝殘去殺

論語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下詳寬刑一注

不用 不犯 大省

禮記刑不用而人不犯下詳寬刑一注

張羅 巢鵲

隋書曰梁武帝德已昔唐虞盛刑而人不犯周之成康刑措而不用漢文景刑措而不犯周成康 漢文景

周成康 漢文景

漢文帝用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人是以刑罰大省至景帝定筆令而天下大治歟中無繫囚四圖平治平是年刑部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年大理獄相傳

囹生草 獄生梅

上評爾注

南史北齊宣帝天保初大赦聊城一囚牽羣吏庶幾入室而不犯周之成康刑措而不用漢文景刑措之風弄法而已歟內生牆挑木連莖並生

刑期無刑 問或于正 上評愼刑 臣應問或于正言下順命也

辟以止辟 愼刑

刑措

無鬼哭之庭 大理有烏巢之獄事載前漢

政術部二十九 獄 放囚 疑獄 寃獄 緩獄 留獄 活囚 錄囚 無囚 四 四

獄一

原 釋名曰獄 确也 言領錄囚徒禁御也 詩曰宜犴宜獄 韓詩外傳曰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則其事也 急也 言急錄之也 周禮曰凡民之有罪過而麗於法者 麗 附也 附於法而入於獄 獄者 确也 确 固也 固守之也 又曰獄訟成 成 平也 平其罪而斷之 又曰以圜土聚教罷民 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囚 蔡邕獨斷曰天子獄一曰詔獄 漢書曰有罪當械者皆頌繫應劭注 頌繫 容也 言見寬容但繫吏舍不入牢也 又曰詔獄 上見獄一

出於此法獄也

置黃沙獄以訊囚徒黃沙獄名山堂肆考曰初呂后時張蒼問賈誼何在誼曰在滕章豐城獄中蒼即補誼爲豐城令誼至即掘獄基得銅龍銅龍以穿我屋非吾有也

角犬牙　述異記曰越人於東方朔劉安處即投地圖果如其言上又問何以去之對曰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鼻即氣感動上天所生也

鼻皆具口此地必泰獄處即投地圖果如其言上又問何以去之對曰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鼻即氣感動上天所生也

中須吏旨　尹賞爲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以候覺爲鞫大石覆之名曰虎穴

木加連鎖　於叢棘三歲不得出乃舞文聚議獄於九棘之下也

陽有訟獄主理六處　三署郎爲太僕光祿勳

侵絳侯　漢宏農曹魏曰未央庭

輸左校而殺之　易曰習坎上六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出凶舞文聚議獄於九棘之下也

山下有火　易象辭

黃霸受經　杜篤爲誄　漢書曰霸字次公少學易事同縣白奇奇爲郡決曹掾霸從學獄法奇卒霸爲之行喪三年

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繁要再冬講不息　後漢書曰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教授令請託不諧賜錢百萬

相根令怒拘篤送京會大司馬吳漢免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嚴高帝悅

上書因告勃反捕理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絳侯既出曰吾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

漢書曰韓安國坐法抵罪而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曰然則溺之

獄吏　周禮曰獄訟之成士師受中以聽之

中都官　史記曰周制免相就國應劭曰京師諸官府獄也

未央廄　司馬彪續漢書曰廄令二十六所

侵絳侯　漢文帝幸甘泉宮絳長平侯周勃爲太尉以車騎將軍從後稍侵辱之

辱安國　史記曰周制免相就國應劭曰京師諸官府獄也

三木　九棘　史記曰鄭其侯其手足也又柳子厚斷刑論云貫五木注云頸及手足也

虎穴　漢武帝幸甘泉宮經長平坂見有虎蟄地色如生肝頭目口

黃沙紫氣　晉武帝太康初

望氣　史記曰趙高案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漢書曰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仰天　山堂肆考曰初呂后時張蒼問賈誼何在誼曰在滕章豐城獄中蒼即補誼爲豐城令誼至即掘獄基得銅龍銅龍以穿我屋非吾有也

角犬牙　述異記曰越人於東方朔劉安處即投地圖果如其言上又問何以去之對曰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鼻即氣感動上天所生也

鼻皆具口此地必泰獄處即投地圖果如其言上又問何以去之對曰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鼻即氣感動上天所生也

中須吏旨　尹賞爲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以候覺爲鞫大石覆之名曰虎穴

木加連鎖　於叢棘三歲不得出乃舞文聚議獄於九棘之下也

陽有訟獄主理六處　三署郎爲太僕光祿勳

侵絳侯　漢宏農曹魏曰未央庭

輸左校而殺之　易曰習坎上六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出凶舞文聚議獄於九棘之下也

辱安國　史記曰周制免相就國應劭曰京師諸官府獄也

三木　九棘　史記曰鄭其侯其手足也又柳子厚斷刑論云貫五木注云頸及手足也

中都官　未央廄　司馬彪續漢書曰廄令二十六所

人罕犯法大理寺卿徐憺奏云今歲天下斷死刑止五十八人先是相傳侍御獄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百官以為以餘食之甚馴狎後景逸出仕被誣下獄一日有鵲飛於獄樓上下向景逸喜噪久之已而果赦下

獄四

原詩隋魯本與胡師耽同繫胡州出被刑獄中詩曰叔夜絃初絕韓安灰未然相悲不相見俱幽繫與幽泉　唐駱賓王代獄吏猜絕纓非易辨疑璧果難裁揆書斷幽繫書情通簡知已詩曰聽馬刑章峻蒼鷹

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葉浙江西　明李夢陽獄夜詩曰詹景樓樓落臺居蟄蟄幽鼠緣爭果隊螢過隔衣流幸窺餘光照邪蟁多穴愁亦知廣川子弼踳爲春秋

增序唐駱賓王在獄詠螢火賦序曰徐袍匪舊白首知新誰明公治之非執辨藏倉之想是不瞑視茲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況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化之不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避日不明義也踰危不懼勇也事有沿情而動興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　又在獄詠蟬詩序曰余禁所禁垣樹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悲聲幽息有切常聞冷喬樹之微風韻貫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景人知候矢路難度遭時徵纓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蟬姑之流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緣詩貽諸知已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孤寒寄人知懵餘聲之寂寞

疑獄一

晉賈子曰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名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白璧二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梁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實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疑獄二

原惟輕有赦贖刑放雖國令是千罰宜無小而人心未厭事合從輕

注曰簡誠也雖有其意無以爲罪　關疑緩死　罪疑刑放　周書曰五罰之疑有赦罰罪疑惟輕罪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元言重疑也　無贊不聽疑事無質成也疑則捨之不可成也　禮曰有旨無簡不聽

宣尼之聽訟辭不獨見也　漢景之恤疑獄亦命讞之

疑獄三

原共赦禮記曰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則赦之　讞疑　吏不決詳疑獄四漢高詔

人不厭漢景帝詔曰諸疑獄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平亭疑

法史記曰張湯決大獄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平亭疑法
獄訟之要書於斷法也言平均疑法及為讞疑奏之
年令以為後代式

疑獄四

增 諺 漢高帝謙獄諺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寃獄一

增 後漢書曰永平中寒朝以譌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漵澤侯節鯁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實與忠平相見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為忠平所誣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　永平二年京師旱和熹鄧皇后親幸洛陽寺錄寃獄有囚杜洽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贏困與見囚更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寃獄二

亡虧　盜金

楚相亡虧門下疑張儀盜之掠擊百下捍衛辺直不服

刖腹　刖耳

唐武后時酷吏來俊臣索人罪告訓刖腐之欲於朝堂無敢理者

肺石民　棘林鬼

周禮曰以肺石達窮民注赤石也某秀才文曰肺石之鬼謝棘林之鬼謝棘於其下夜哭之鬼謂無辜者

罪良夫無辜上詳獄四左傳曰衛侯夢人北面而號曰子爲渾良夫叫天無辜不察申生竟死孝婦左傳曰申生曰君實不察其罪上虞寡婦養姑以壽終姑女明之不可天速旱後太守殺丹至明之送兩五月降霜三年致旱郭衍被囚仰天而歎不嫁姑恐累之自死孝婦自誓姑慈孝姑養姑甚謹其罪孟嘗

瑞虞羅寄錄翼囚中千念時窗外百花色落景閉關扉春蟲枉囀棘古人不念文紛決其沽臆　明楊繼盛朝
審途中口吟曰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負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
尉稱平過漢唐性僻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　又獄中紅苔詩曰寒桥淒淒哀怨紀陰雲黯黯愁結
西風滿地苔痕紅盡是渭囚冤淚血　又臨刑詩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增制唐申理寬屈制曰朕祇膺寶曆寅奉璇圖常居安以戒危每在得而思失慮一夫之弗獲憂萬方之有罪
以爲承平既久區寓至曠州邑相望衆庶殷阜事繁則詐起法弊則姦生念茲寬滯載懷惻隱是以頻發詔書
庶幾息訟　又制曰徵物不安旁切納隍之慮一人失業更軫宵衣之懷恩欲下情上通無令壅隔所以明四
聰也其官人百姓等有寃滯未申或獄訟失職或賢才不舉或進獻謀猷如此之流任其投匭凡百士庶宜識
朕懷

增書唐陳子昂申宗人冤獄書曰臣伏見宗人嘉言有至忠之誠抱徇公之節執法不撓爲國珍讐頃者逆子
賊臣陰搆禍難潛圖審計將危社稷當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奉聖決恭順天
誅不顧軀命不避彊禦惟法是守惟惡是讐幸能察罪明辜窮姦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以清泰萬
國得以歡寧今乃遭誣罔之罪被搆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告集詰作幽窮諮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
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牀抱疾喘息朝不保夕身幽獄戶死生斷絕朝廷榮夕爲孤囚臣竊痛之

緩獄

經不留易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緩死禮曰君子以緩獄緩死　要囚詳刑法三　緩刑周禮　容姦　利淫　仲春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　孟夏挺重囚至秋方決　出輕繫出舍之而　輟丹筆　刑將不變　獄貴惟精　若審愼而無
他　雖愆期而可恕　淹恤過時亦宜問罪　稽留有故亦可徵辭　將蔽罪之有程敢忘愼守　未得情而
難斷罕免稽遲　國章斯抵宜守限於申嚴　人命所懸豈忘情於審愼　雖緩死以過時未盡善也　比失
刑於欲速不猶愈乎

留獻

後漢書曰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二世豐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贓罪司徒楊震等議依光比劉愷獨以為春秋之義惡惡止其身禁錮子孫非先王祥刑之意 唐書曰唐扶字雲翔太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內鄉倉曾鄧琬負度支滑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積壓繫三年以上者皆原 又曰白居易見度支有囚繫閿鄉獄者更三赦不得原乃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朝廷許之 又曰初鹽鐵度支屬官悉得以罪人繫所在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殺俏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 慢官之科 雖要囚惟恤 而折獄有程 雖事急欲速 而法有句稽 既察情而得情 何當斷而不斷 既非伏念之勤 宜及遷時之責 若踰伏念之時淹恤不糾 則恐舞文之吏因緣長姦 聽訟之要辭既易於二三 伏念之期日遂踰於五六

四一

風俗通曰囚遒也言辭窮情得以罪誅遒也 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敎要囚 又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周禮曰罪人實諸圜土故囚字為口守人此其象也 周官曰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鄭元注云囚拘也此其事也 易坎卦曰上六利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漢書天文志曰有勾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也 淮南子曰拘囚桎梏者以日為修當市死者以日為短 韓陽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昴貴人繫囚也

四二

左傳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 又曰莊公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遬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樂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漢書曰為不疑為京兆尹爭行縣錄囚徒不疑多有所平反母為喜笑飲食語

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趣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又曰王章下廷尉獄妻子皆繫小女年十二起號哭曰平常獄上夜呼囚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也果死　東觀漢記曰馬援為郡門下掾是時楚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　後漢書曰陸續字智初太守尹興辟為郡主簿梁冀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續母遠至京王英謀反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興詣廷尉續與主簿俱先死者必君也果死　東觀漢記曰馬援為郡門下掾是時楚師覘候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對食非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但悲泣耳使者大恕以為門吏通傳意氣將名案之續曰囚食餉羹臛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意以寸為度是以知之　魏志曰賈逵字道宗太祖征劉備先遣賈逵至斜谷視形勢道逢水衝囚數十輩逵以還急趣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　晉書曰曾據字顧遠為臨潼令獄有死囚歲終行獄愍之曰新歲人情所重豈欲暫見家耶來囚皆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據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據吏固爭歲朝不可據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　北史曰後魏元夏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翟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紫未申妻著一時放免　宋書曰王志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愚惠郡人張倪吳慶爭地因經年不決志到官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罪重囚十餘人至日悉遣還家遇節皆反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北史曰蕭撝入周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康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切懷景行以之獲罪亦所甘心諸囚荷恩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　陳書曰張種以外戚賜爵永康縣侯秩滿謙讓有愚惠郡人張倪吳慶爭地因經年不決志到官倪嘗於獄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曝日遂失之陳文帝聞之笑而不責　唐書曰韋仁壽隋大業末為蜀郡法司書佐獄無究囚其有罪者臨時就戮猶西向為仁壽禮佛而死　又曰太宗親錄囚徒多所原宥見死罪者憫之放歸於家限至來秋即戮乃勑天下死囚皆放令入京並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罪囚三百九十人皆釋其自至不勞督領一無逃散太宗歎其奉法盡赦之　又曰高宗遣員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合死上以囚數少甚喜　又曰呂元膺為靳州刺史頗著恩信嘗

歲終閱郡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爲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相引而去

囚三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囚四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囚五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囚六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囚七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囚八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囚九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囚十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囚十一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囚十二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原 奮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簫動獄中人當出故其然也 夏臺 羑里 夏桀爲湯囚之夏臺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應令簫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爲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王充論衡曰縲紲琅當鐵其項傳諸鐘官 黑幘 赭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歸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使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捷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

原 又維 易曰用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拘係之脫桎梏 不拳 周禮中罪 晉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胥靡徒役之也 遠繫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長安注在道路相隨服役之也 瘐死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遠繫將送防禦不經若令傳送囚也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爲山越所執孫策解自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慈曰未知之中身爲木石與法吏爲伍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身爲木石 職納槧牘 司馬遷傳寧令俞忠於衛侯以斷獄衣食爲已職詳獄四 左

國之其會郡國歲上繫囚以掠苦痩死者所坐名聞注痩死囚徒病肺為痩死或作瘠

荷校滅耳　易噬嗑上九爻辭曰荷擔也校加也受沒耳也　屨校滅趾於足趾罪輕能自懲戒不復更行故

无咎　囚者梏拳　周禮掌囚職曰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拳而桎中桎梏下罪梏拳音居勇反拳者兩手共一木桎中桎梏兩手各一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

舍　又曰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　三年不齒　又曰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拘者滿圜　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斂多拘者滿圜怨者滿朝

楚囚鍾儀　左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繫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名而予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不對乎

秦囚孟嘗　史記孟嘗君傳曰秦昭王聞其賢而父齊族令相秦或說曰孟嘗賢而父齊族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昭王乃囚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願得君狐白裘無有第一裘在秦王所已獻之矣

漢書灌夫傳曰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

灌夫繫居室　漢書灌夫傳曰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顏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法頗寬

大夫梏之　疏屬山之　山海經曰獸多屬之山梏其右足反縛兩手

相就國後人有上書告劾欲反下廷尉逮捕劾治之劾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

囚五　三年不齒　又曰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拘者滿圜　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斂多拘者滿公籍重而斂多

詩　隋虞綽於婺州被囚詩曰窮通雖有命遠亡誠負累背恩已偷生臨危未能死待罪既不測法禁復無已

厚顏羞朋友囚心愧妻子聖日始東扶徂年迫西汜方違風起動植皆順性嗟余獨淪恥投筆不重陳此情寄知已　增　唐元稹愁問囚詩曰司馬子微日影亂柳徑秋風起動植皆順性嗟余獨淪恥投筆不重陳此情寄知已

振聲屬語益切自古官中財一一民膏血為吏掌管籥蜀門路帶月夜行緣此因緣問囚　宋唐庚訊囚詩曰參軍坐廳事據案嚼齒牙引囚到庭下囚口爭喧譁參軍氣益佐日月明推窮見毛脈那可口舌爭有囚奮然出請與參軍辨參軍心如眼有睫不自見參軍在場屋薄薄有聲稱只今作參軍幾時得騫騰無功食國祿去竊能幾何上官乃容隱曾不加譴訶囚今信有罪參軍宜揣分等是為貧計何苦獨相困參軍嗤無語反顧吏卒羞包裹琴與書明日吾歸休

制　唐中宗慮囚制曰禮防君子自昔通規律禁小人由來共貫朕情存革務志在懲愆欲申作解之恩慮開徼倖之路非所以納人軌物垂裕後昆既屬陽和之辰宜敦耕稼之業三農咨候方隊敎愛之規百姓為心爰

放囚　恤囚　活囚

軫泣辜之念將申慮降再釋徙牢庶無滯禁之寃仍示小懲之戒其都城之內見禁囚徒朕特親慮仍令所司具爲條例奏聞

【唐】判唐失囚判曰圜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已誠曰慢官獲則因人其何補過相彼維甲所謂攸司不念恪居儆于羑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慢常而致徒稱勿佚未可塞違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押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於責

放囚

【唐】兩釋左傳曰兩釋纍囚

【漢書若今責保】出繫月令出繫輕繫一重詳四二賈逵乃逸左傳曰晉人令曰蒐乘補卒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注曰緩之令逸欲使楚人知其謀也而縱詳四二馬援施刑至節廣輒遣還榮坐事當死郡期返刻期並來曹操伏內時河內寒徒病路過弘農意字子阿辟司徒府送囚詣河南雒陽令宗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期返刻期並來曹操伏內時河內寒徒病路過弘農意字子阿辟司徒府送囚詣河南雒陽令歲時伏臘放囚歸家有老母至節廣輒遣還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

政術部　錄囚　無四

將就死普意其有寃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者十七八　仲孫審獄宋城仲孫爲許州司理時有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眞盜不與而忍之曰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抵死仲孫疑之嗣獄當如是也改責州縛運使檄往當順黥按驗獄乃眞盜嗣宗喜曰審覆按一視贖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其明　唐臨白寃宋唐臨爲泰州司理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視之血汚其衣爲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臨爲白其寃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書圖訪問之皆曰非盜也乃二日果得眞盜降詔獎諭之　張奎辨囚宋張奎守鄆成三問無不伏獄全活者數十人　張奎守鄆成三問無不伏獄全活者數十人　訪問非盜宋孫抃察廉權知滄州有劫盜獄成廉疑之謂其像屬曰我武人也獄非事試名其鄰里而訪問之皆曰非盜也乃二日果得眞盜降詔獎諭之　釋囚

口說　應奉爲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四徒獄千人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一無遺脫　面罵　吳呂壹以姦罪繫廷尉尚書懷敬面罵辱壹丞相顧雍責敬云云　多得情

偽　後漢左雄爲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　有所平反　詳四二不疑

無四

黃霸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百姓歡愛化行郡中　童恢　後漢童恢爲不其令縣連年無囚　囹圄空虛　晉惠懷愍劉平爲全椒令有能聲囹圄空虛

三年囹圄　唐貞觀四年閻立德爲將作大匠營造乾陵以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葦老葦老曰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就百人譯梏拷之若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即日輸錢園圖爲之一空

下雄未識刑措　清聞寬許得仲京令縣三年囹圄　三院獄空宋寇準知巴東五年四月未報王安禮言三院獄空是以獄空揭諸門遣使遍見囚人曰安知福州所

智意史事能驗動外夷於古無慙矣　本寺獄空宋李柬之本寺獄空獄吏休假事關六月大理寺卿吳交如故事關賀詣免上囚　爲獄代償宋

宋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葦老葦老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就百人譯梏拷之若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即日輸錢園圖爲之一空

大理獄空宋上曰大

政術部三十 法官 聽訟 法官 聽訟 人 告人罪 聽訟坐察獄辭猶拷訊教辭文字誤傷使吏供

典獄主獄者

坐獄坐獄於王廷

三世吳雄子訢孫恭三世廷尉馮法名家

四人漢宣帝詔曰今廷平任輕祿薄爲立三公之選

提刑

宋職官志曰總司國之庶獄以法律治姦盜申理冤濫測辯擬刑

司寇周禮有秋官司寇

聽獄辭史記孔子在位聽訟雖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

傅古義

漢武帝方向文學張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春秋補廷尉史也

李離伏劒史李離晉文公理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受祿多不與吏分過聽而死

孔光詳平法令孔光爲廷尉

于求寬恕漢于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吏以貴寬恕決獄

定國飲酒數石不亂爲廷尉冬月請治獄歎酒益精明

魏置理曹掌法律

晉置博士晉衛瓘奏刑法國家所重而私議所輕獄者人命所懸石還用者單請置律博士相教授

陳矯不讀律得廷尉之稱陳矯不讀律而得廷尉之稱

方知獄史之尊漢記寬躬執文學卒史爲人溫厚口不能言語罕明彊湯盡用法律史頗覺不習事不署從事

王庞之比張釋之晉王庞之爲尉有十失其是也

霍光用杜延年之輔

聽訟一

易訟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伯聽訟之處也

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

尚書大傳曰聽訟之術歸于義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

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情者原其赤心不失實事所以刺人情令各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禮記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正在我之刑明在人之辟又必三刺以廣詢於衆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重猶赦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聽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情也

聽訟二

左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也助王叔陳生怒出奔晉侯使士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士丐於王庭聽之 風俗通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屋兩婦俱懷孕大婦數月胎傷因閉匿不產期至弟婦生男夜因盜取爭訟三年州縣不能決丞相黃霸出殿前使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叱婦自往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叫啼弟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心甚自慘悽霸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大婦乃具服 後漢書曰王渙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寃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莫不曲盡詐情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摘發姦伏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筭 宋書曰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貲糖姬爭絲各言已者詣琰琰挂而輕鞭之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有二老爭雞問何食一云食粟一云食豆剖之見粟罰言豆者人畏如神明也 後魏書曰季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証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偶患向已暴死荀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 隋書曰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觀自驗問十數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厲愛領詞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二人側坐訊問事若了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閭人或諫之答曰刺史無德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爭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聽訟三

原 稽貌 察情 考其貌慎獄之至也 觀志 吳賢曰察其情色 忠愛 欽恤 禮記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謂聽訟獄也 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注曰敬之敬之惟刑之可憂也 猶人 老吏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下詳獄二張湯 束矢 鈞金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注必入束矢者自表其直也不入則不聽也 又以兩劑禁民訟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之注獄相告罪也劑券書也使各齎券書三日而聽之重刑也不入金則自服不直不堅也鈞三十斤 留辭 速獄 謂一人之辭最難聽也 詩曰何以速我 寫詰書吏

妾逐妻 僕告主 宋王罕知潭州有狂婦屢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之其言稍可曉本婦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奪其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稱為神明 宋宋庠字公序知河南府有一僕告主庠曰舉人行檄有贓私物庠乃治僕罪遣之非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也 免坐貸人 三國魏胡質字文德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萊有士盧顒為人所殺質以其死孥召見其比居年少有書吏李若闖之色動遂窮詰其狀即首服 唐時有權梁山者

謀逐救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久不能決乃命宋
賢於人按獄吏欲並坐貧人瞭曰嗇體借索人情有
知何罪之有治母告子詰父耦翁國史異纂曰
遂繫數百人寧復悔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
悔再三論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傑密擒之一問遂承伏云某與婦私常爲兒所制故殺除之傑放
其子杖殺寡婦及道士同棺載之宋程明道爲澤州晉城令富民張氏子父死未幾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
也來就汝居且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抱去其子驚疑相與詣縣辯理老父曰某業醫遠出妻生一子貧不能
書云某年月日抱去某人見之顯曰歲久矣汝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書於藥法冊後歸而知之因命以其冊進檢中
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顯問張氏子汝父年幾何曰三十六又問汝父年幾何曰七十六遂謂老父曰是
子之生其父纔年四十人即謂之翁乎老父變色曰事了安俄耦棺至尚冀其
驚駭遂服罪原從情從辭求生求殺孔子曰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又曰古
之聽人求所以生之今之聽人求所以殺之情
得獄成辭責明徵罪宜慎測刑將不變
何逭鐵冠之劾 梧丘有雪冤之魂 棘林無夜哭之鬼 刑期無刑經邦之茂範 殺以止殺有國之宏規
泣辜流念無虧大禹之恩 丹筆哀矜有裕放飭之惠 漢制九章設黎元之銜勸 湯存一面作黔首之
隄防 干紀亂常必加誅於三族 反道敗德終不捨於五刑 定國之司廷尉爰求明察 不疑之尹京師
多所平反

聽訟四

(增)辯處杜祐補刻縣丞常過潤州刺史韋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謝祐爲斷處祐爲辯處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原別約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
法注傳別手中別劑約劑令之幹事舞共察辭于差呂刑察辭于參差也閱實其罪呂刑罪與罰同
協日以刑周禮司寇要之旬而職聽於朝羣士司其法以議獄獄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皆在各麗
用情理之十日乃斷冀有可出也辣木之下禮記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辣木之下
斷獄蔽訟蔽亦斷也 知法省刑漢書刑法志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以怒增刑漢雒事篇曰博士申咸也
者令羊觸之 定公失席禮記檀弓曰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 文姜去氏孔叢子曰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梁相以此子當大逆論
季彥曰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紀不爲叛不至 穆公失敬斷刑曰寡人不敏敬不至 越王援刀淮南子曰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
決獄觀璧詳疑獄陶朱公 不用三冬後漢陳寵咸之曾孫明家業時論宗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輕重常盡三冬之月時

帝始改用十月初冬而已元和年單襲上言歲不盡三旬陰氣發洩招致災旱臣竊以為廷尉若降盛怒不可謂事行大刑不可謂帝納之始驗仲冬日身欲寧事欲靜若

御從 寒秋之時 漢和帝令春秋斷刑訟冬日行大刑順天時下傷農業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後卒雍行 丙吉處度得所 周公年九十無

寬于娶田家女為婦一交接便絕氣 何武原情得理 風俗通曰沛郡高公家貧二十餘萬小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大司空何

生得男其女母又無說延其女不賢公恐爭其財子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兒年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實寄之耳劍者所以決斷限

武池省其書曰女性強梁惡賊害其兒又計小兒年十五以還其劍當問時官問時官問或能理察得以見之於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倶見刑

年十五若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聲必不遵其命何用處強違如是哉悉取財以與子曰聘女恩習溫絕十歲亦以幸矣論者乃服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五辭簡核信有罪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倶見刑

五辭簡學正於五刑驗則正之於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倶見刑

無罪蔓仲 意惡功遂不免于誅 漢雜事曰陳寵為司徒 陳寵平治無所不服 漢雜事曰陳寵為司徒

侵漢郭解父弘習小杜鎌為決書掠斷獄至三十年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小杜律者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查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

父之刑既隳之婦從夫之義 詳總義 何曾 在家之女從

聽訟五

詩唐鍰起縣內水亭晨興聽訟詩曰晨光起宿露池上判黎明秋泉色何如拙官情磨鉛辱利用策蹇

慈前程昨夜明月滿中心如鵲驚負恩時易失多病績難成坐惜寒塘晚霜風吹杜蘅 崔國輔送韓十四被

魯王推遷往濟南府詩曰西候情何極南冠怨有餘梁王雖好士不察獄中書

議讞一

經濟類編曰安帝時河間人尹次頻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緣

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

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今次玉公以清時繹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猾

妄自投覺夫刑罰厥獄以類天之震燿救戮也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

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木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

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 又曰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父弘

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

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名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當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禁戢即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後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議獄二

犯蹕 盜環 漢張釋之爲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誤驚乘輿釋之奏犯蹕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法者天下之所公共今上誠則已斮付廷尉廷尉天下之平用法一傾人安所措又有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其人當棄市上怒令族之釋之奏曰盜宗廟器而族其親如以此後有愚者取一抔土又何以加於法乎 **換金** 造印 漢景帝時鄧通以鑄錢大富於國田宅金錢無數文帝嘗使善相者相通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在通通何憂貧乃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其富埒王者吳王濞以太子博通太子與博爭局爭道不恭引棋擊殺太子太子諸侯王禮不得與天子通故但以博爲名實非賭也濞由是稱疾不朝漢疑其有異心使人驗問實以病聞文帝以其宗室通之又賜濞几杖得以老病不朝其後濞稱病益驕遂興七國之亂濞敗走東越越王誘而殺之濞雖通之子然文帝不以其私害公法而通竟以貧死 **人心不厭** 史議難知 漢景帝詔曰疑獄者與官吏重關視之皆爲土堰矣冀不濫也今小吏或不能聽以狀聞會廷尉駁之又不當有加於法乎 **誤傳當罰** 爭死乃讞 漢張敞爲平原十中八九史大驚異以問諸君君謝之乃爲其中諸君試取吏治難知者三尺律令事出其中諸君試爲之一郡皆伏敞乃爲設三科以其所爲平天下獄恐爲官屬所誤謂掾史曰本起武吏不通法律然廷尉之事賢於元歸亡投兄喪喪不在歸一郡皆以爲敞不應坐敞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逮法皆牢相之趙以林爲武讞武安君不死遂以林爲武讞武安雪冤公歎服無已其後表至德宗時爲宰相議者以爲敞二百五十餘堰詰其初獲者即本貫存焉計其金非二人力乃二農夫以竹牽至門二農夫以竹牽至門竟不知誰可舉其後表至德宗時爲宰相議者以爲敞二百五十餘堰詰其初獲者即本貫存焉計其金非二人力乃二農夫以竹牽至門竟不知誰可舉其後表至德宗時爲宰相議者以爲敞二百五十餘堰詰其初獲者即本貫存焉計其金非二人力乃二農夫以竹牽至門竟不知誰可舉

議獄三

不當 詳讞 漢景帝詔曰疑獄者與官吏重關視之皆爲土堰矣冀不濫也今小吏或不能聽以狀聞會廷尉駁之又不當有加於法乎 **再却** 廷尉張湯有疑奏已再却矣倪寬爲言其意因使寬爲奏湯奏成讞之皆伏寬所奏即得可上曰前奏非俗吏之所爲也 **奏讞掾寬** 張湯舉倪寬云 **爲天下公** 唐裴寬清直爲大理少卿長孫鈿忌被召不肯佩刀入東上閤封鈿曩罪讞寬曰校尉與無忌讞寬曰校尉與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不得獨死何謂哉安得阿親戚乎 **法不應坐** 唐張蘊古除大理丞初無忌殺人蘊古以無忌罪法當輕若皆誅不應坐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徇情阿縱無忌不忠疾有愆法事不實太宗大怒令斬於東市尋悔因發制曰凡決死者命所司五奏覆蘊古始也 **移讞** 疑 **上讞** 於

政術部 議獄 察獄

僕不去 唐李日知

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此曾囚無生理日知曰吾不去此曾囚無死法皆以狀讞後卒用日知議

議讞四

增詔漢景帝讞獄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察獄一

增後漢書曰左雄爲青州刺史界內肅清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知情僞　晉書曰苻融仕苻堅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宿妻家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自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簿者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嘗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回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爲不祥問簿者者曰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而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簿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馬左白而濕者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乃獲昌詰之昌到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者枕枕爲驗乃悞中婦人也　後魏書曰辛祥任司馬失白璧兵樂道顯被誣爲賊官屬推處咸以爲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竟出之月餘別獲眞賊　又曰司馬悅字慶宗歷任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賫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疑邑人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笞掠自誣言殺獄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召居州內刀匠視之屬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皁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　後周書曰柳慶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謹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閱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并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沙門再度酬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眞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方懷金逃匿後捕得之盡獲所失之金　又曰柳慶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

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恐不免誅聽先首免罪便欲求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盡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 隋書曰韋鼎爲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人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事獄成上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誘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擒僧并獲賊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

察獄二

增交錢 魏書曰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實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去表言逐捕漫其妻及男女爲官奴婢盈百餘口柔自訟莫有省訟者乃辭詣廷尉詰問曰何以知夫不亡盈乃泣對曰夫少單豹養一老姬豹每事甚恭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絕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大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還家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人物也柔察子文以貧弱初不舉人本末理實禮錢何言不也子文怪柔便遣吏卒承子文曰自以貧弱初不舉人本末理實禮錢何言不也子文怪柔便遣吏卒承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便宜早服

爭綃 風俗通曰漢薛宣字贛君爲臨淮太守有一人持疋綃到市賣之道遇兩利雖各云我綃詣府自言辨爭不決到因共爭關庭下使掾各與半使還本主

悉縱枉盜 唐錢徽爲浙東觀察使取演江惡少年二百人繫獄徽按其枉悉縱之州人有盜劫貢船者捕得其黨數十人徽召而謂曰汝輩皆良民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婿汝代其命有之

察稱芒解 魏相爲丙吉掾相出行逢清道騎驚相使騎縛騎馳去相使車載騎至舍縛置庭中騎解乃起拜謝相曰暝中有觸芒者乃害馬守者也相拷問具服不殺人但取道

察獄舉按 宋向敏中判西京有僧暮過鄰舍求宿不許求寢于門外車箱中是夜有盜入其家出僧不知而強求宿明日必以爲人所殺屍在井中血染僧衣主人踪跡遂自誣服獄已成敏中獨疑之詰問再四僧乃備言其故於是密遣吏訪其賊吏食其州店

水中兩日 晉書曰陸雲爲浚儀令有見鏡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乃令人語鏡者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閩其得出欲與語譯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一男與語 晉書曰陸雲爲浚儀令有見鏡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乃令人語鏡者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閩其得出欲與語譯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訪釋僧人 宋向敏中判西京有僧暮過鄰舍求宿不許求寢于門外車箱中是夜有盜入其家出僧不知而強求宿明日必以爲人所殺屍在井中血染僧衣主人踪跡遂自誣服獄已成敏中獨疑之詰問再四僧乃備言其故於是密遣吏訪其賊吏食其州店

增正大姓殺人 宋朱壽昌知陝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扶財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乃賄里民代出就吏鎖子良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婿汝子欲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搦之曰汝且死彼券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雇直又不增汝子將奈何囚悟涕泣覆面曰囚幾誤死遂以實對壽昌立取雇直良正諸法焉

推己以議物 捨狀以採情公聽不私偏聽生姦

誅一以振萬　捐少以戒多

舉按一

後漢書曰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光武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光武笑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慴號爲臥虎嘗之曰槌鼓不鳴董少平　又曰桓帝時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恃勢橫行殺人膺即收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省桓帝怪問其故具以狀對帝大怒召膺詰責讓以辱命膺對曰臣聞堯舜聖者也誅四凶以彰其德今陛下委政宦官縱放有罪臣竊不解帝意即收膺下洛陽獄受辭畢即

多劾權豪 漢范滂爲太尉黃瓊所辟詔三府掾屬來詣方正滂奏陳咸冒濁方進爲京兆搏擊豪彊陳咸二十餘人

方進搏擊 漢翟方進爲京兆尹歸補河東卒吏缺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孫文與故人飲者私思也明日刺史按事者公法也竟正其罪

殺舍中兒 後漢祭遵爲軍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殺之

即日考竟 觀志滿寵爲高平令市人張包爲郡督郵貪穢寵遂棄官

待旦奏劾 晉傅元字休奕爲司隸校尉急每當奏劾或因夜漏盡

正故人罪 後漢祭遵爲軍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殺之即日考竟因來在傳舍奉車牽恒過遵收之

爰霍禹門 趙廣漢捜索私屠酤椎破牆屋

與謝尚飲 晉謝尚爲兗州刺史至霍光門不得入

有似怪鳥 晉孫盛爲長沙太守頗嗜賢貨從事至剔取所餽物盛與恒溫牋辭旨激揚溫怒遣按盛私匿漆布盛答曰從事到州不坐無所匿

盧 後漢常林夜攝吏崔林朝之曰君爲廷

榜數千 漢賈高對獄吏榜掠數千箠數千

夜拷 後漢常林夜攝吏崔林朝之曰君爲廷尉郡國歲上係囚無崔曰何故夜拷囚常林答之

榜舍人 漢武帝令偏置榜舍人不勝痛

何求不得 楚

拷訊

少君無所迴避 諸葛豐字少君爲司隸刺舉無所迴避

大公無所迴避 蓋寬饒字大公爲司隸刺舉無所迴避

款辭

兩辭 尚書曰無或私家於獄之兩辭

五辭 又曰師聽五辭

單辭 又曰明清於單辭

書辭頗 無抵讕 漢大鴻臚持節移渠王傅相曰王陽病抵讕置辭法注抵拒讕詐也

會獄 後漢吳祐爲馬賢所辟又爲太尉屬參議會獄

追對不集其 力引證重切理無兩直自刎死二人慚悔和解涼州刺史張機祭其墓雍其子孫

五毒備楚 漢范滂爲太尉黃瓊所辟詔三府掾屬來詣方正滂奏陳咸冒濁方進爲京兆尹翟方進爲京兆搏擊豪彊陳咸二十餘人

榜吏至死 唐同平章事韓滉自浙西入朝寄盧已持節度浙西觀察使

張儀以相璽晉 史楚相張儀貧無行必七笞門下據與坐楚王笑謀反事覆詰儀不得見問何以知

榜吏至死 唐同平章事韓滉自浙西入朝寄盧已持節度浙西觀察使

用威如狼 糾名曰搥而死曰掠掠良也用威如狼

先就拷掠 漢范滂繫獄以同繫囚多嬰病及就拷掠

無肆掠 掠謂搥楚也肆暴無肆

榜舍人 漢武帝令偏置榜舍人不勝痛

何求不得 楚

捕明罪 卒從吏訊

雖死無辭 吳陳表字文奧爲眞正都尉士皆愛附之時有造明盜官物明壯捍被榜掠終死無辭

先就拷掠 漢范滂繫獄以同繫囚多嬰病及就拷掠

五毒備楚 漢范滂爲太尉黃瓊所辟詔三府掾屬來詣方正滂奏陳咸冒濁方進爲京兆尹翟方進爲京兆搏擊豪彊陳咸二十餘人

之下何求不得 後漢常林夜攝吏崔林朝之曰君爲廷尉郡國歲上係囚常林答之

雖死無辭 吳陳表字文奧爲眞正都尉士皆愛附之時有造明盜官物明壯捍被榜掠終死無辭

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不納竟自例 晉孫盛爲長沙太守頗嗜賢貨從事至剔取所餽物盛與恒溫牋辭旨激揚溫怒遣按盛私匿漆布盛答曰從事到州不坐無所匿

尚醉飲而遲溫曰豈有勝我合曰豈有勝公而行罪 晉孫盛爲長沙太守頗嗜賢貨從事至剔取所餽物盛與恒溫牋辭旨激揚溫怒遣按盛私匿漆布盛答曰從事到州不坐無所匿

捕明罪 卒從吏訊

雖死無辭 吳陳表字文奧爲眞正都尉士皆愛附之時有造明盜官物明壯捍被榜掠終死無辭

之下何求不得 後漢常林夜攝吏崔林朝之曰君爲廷尉郡國歲上係囚常林答之

完者拷連百連十拷十連百 漢寒朗云拷一

拷連百 漢寒朗云拷一

完者 漢寒朗云拷一

歲上死獄中 漢宣詔係者或以掠掠瘐

歲上死獄中 漢宣詔係者或以掠掠瘐

筆始擊 漢孫寶爲京兆尹之用徘徊

筆始擊 漢孫寶爲京兆尹之用徘徊

有似怪鳥 晉孫盛爲長沙太守頗嗜賢貨從事至剔取所餽物盛與恒溫牋辭旨激揚溫怒遣按盛私匿漆布盛答曰從事到州不坐無所匿

有似怪鳥 晉孫盛爲長沙太守頗嗜賢貨從事至剔取所餽物盛與恒溫牋辭旨激揚溫怒遣按盛私匿漆布盛答曰從事到州不坐無所匿

尚醉飲而遲溫曰豈有勝我合曰豈有勝公而行罪 晉孫盛爲長沙太守頗嗜賢貨從事至剔取所餽物盛與恒溫牋辭旨激揚溫怒遣按盛私匿漆布盛答曰從事到州不坐無所匿

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不納竟自例 晉孫盛爲長沙太守頗嗜賢貨從事至剔取所餽物盛與恒溫牋辭旨激揚溫怒遣按盛私匿漆布盛答曰從事到州不坐無所匿

筆始擊 漢孫寶爲京兆尹之用徘徊

有似怪鳥 晉孫盛爲長沙太守頗嗜賢貨從事至剔取所餽物盛與恒溫牋辭旨激揚溫怒遣按盛私匿漆布盛答曰從事到州不坐無所匿

尚醉飲而遲溫曰豈有勝我合曰豈有勝公而行罪 晉孫盛爲長沙太守頗嗜賢貨從事至剔取所餽物盛與恒溫牋辭旨激揚溫怒遣按盛私匿漆布盛答曰從事到州不坐無所匿

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不納竟自例 晉孫盛爲長沙太守頗嗜賢貨從事至剔取所餽物盛與恒溫牋辭旨激揚溫怒遣按盛私匿漆布盛答曰從事到州不坐無所匿

要左傳曰王叔氏不能聽其要

牘木簡也 不足受辭 漢朱安世云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

事唐刑法志武后時法司及推事使多作獄辭狀而加誚語者以故入論 引說爲証唐張鷟朝野僉載說曰名義至重未可貽正人以求苟免絲毫受責芬芳多矣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

鬬

相搏 穀梁曰公子季友與莒挐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其喫其拇其背未能全勝 拔戟 左傳曰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鬬臣五人叔向之子不欲也若使拔戟走子都拔戟而逐之

忘身 論語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思難 又曰忿思難 成之 周禮

交捽 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鬬臣五人叔向之子不欲也若使捽之可也 捽

各呼家屬 唐通典大理丞諭獄結正徒以上各呼囚與其自理 乃詔推

引說爲証唐張鷟朝野僉載說曰名義至重未可貽正人以求苟免絲毫受責芬

鬬

相搏 穀梁曰公子季友與莒挐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其喫其拇其背未能全勝 拔戟 左傳曰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鬬臣五人叔向之子不欲也若使捽之可也 捽

忘身 論語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思難 又曰忿思難 成之 周禮

交捽 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鬬臣五人叔向之子不欲也若使捽之可也 捽

各呼家屬 唐通典大理丞諭獄結正徒以上各呼囚與其自理 乃詔推

憤怒 用壯爭雄 **血作脈憤** 力爭心競 **鬬心鬬志** 張空拳 冒白刃 **飽毒手** 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溫麻池相毆考異曰載門下血如江水語曰五侯之鬬血成江 **盪腦伏地** 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地 **而盪** 其腦 **妻呼即還** 春秋尊諸與人鬬怒有萬人氣妻一呼即還子胥問之對曰岳於一人之下 **人笑而止** 劉仲融與人相忤其人擲骨盞拳伶以勝導拳其人笑而止 **兩虎私鬬** 寇恂貴復兩虎安得私鬬 **兩虎相鬬勢不俱生** 謂蔺相如廉頗也 **宋萬批仇** 宋萬遇仇而毆之 **救鬬者傷** 淮南子 **高風勒鬬** 高風教授於西唐山中鄉里有爭財 **教令者罪** 刑法志毆人教令者與人毆其父母不可與同行者同罪即救鬬者傷 **小人之性** 爭於勇於禍 **彊暴** **怒有戰鬬** **謀彊者暴弱** **忿小忿** **終亂大謀**

折盭 齊景公爲弧子牛而折其脇 **敗面** 晉謝萬字萬石嘗與蔡系爭言系推萬落牀萬石冠幘傾脫萬徐起謂系曰卿幾敗我面神意自若 **擊脑** 公羊曰宋萬與仇牧盭著門閫 **折臂** 晉羊祜字叔子折臂爲三公 **抵罪** 漢書傷人及盜抵罪 **去職** 晉祖士少與遷辜妻無男而妯不敢違忤夜寢於外爲人所傷約求去職詔不聽詔司直劉隗劾之宜貶黜詔又不許 **不敢** **不重傷** 左傳君子不重傷 **折右肱** 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道語引張說爲證說特廷辯說憧遽易其辭告以罪名問其狀款不伏則聽其自理 **乃詔推** 漢朱安世云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 **傷** **傷人** 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傷嚴足** 尚書殿足用傷 **折其肱** 易折其右肱 **斷鼻傷脣** 漢士申咸毀薛宣宣子以不賂客楊明疾咸於宮門外斷鼻傷脣使不得爲近侍中丞奏況及明皆大不敬棄市廷尉直議咸遇人以不義而疾者與疾人罪同況竟死疾音修以杖毆擊腫起青黑而無瘡瘢曰疾吉不問吏問之少卿爲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鬬死傷橫道吉字少卿安京兆尹所職宰相不親小事人臘其知大體也 **死傷橫道** **冠帽傾脫** **脅怨** **相傷** **肆其一怒** **合則兩傷** **雖未及死** **且莫能傷** **既奪李陽之拳** **乃折** **拉齒** 范曄後漢書 **斷鼻傷脣** 漢博士申咸毀薛宣宣子以不賂客楊明疾咸於宮門外斷鼻傷脣使不得爲近侍中丞奏況及明皆大不敬棄市廷尉直議咸遇人以不義而疾者與疾人罪同況竟死疾音修以杖毆擊腫起青黑而無瘡瘢曰疾 **擊鮪** 公羊曰宋萬與仇牧盭著門閫 **折臂** **頭擘俱碎** 簡文帝與李陵書 **積骨** 李陵書

羊公之臂　凡過而殺傷者以民成之　周禮

藥人

原祭地　左傳申生獻胙公祭地地墳與大大懼　毒涇　左傳晉侯餒諸侯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寘菫　國語驪姬寘菫於肉注菫烏頭也

使鍾季鴆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　噬腊遷毒　易　害人聚毒　害物之心　毒人之罪　包藏禍心　合聚毒藥

誣人

原游辭　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　僞辯　行僻而堅言僞而辯　心勞　尚書曰作僞心勞日拙　情僞　厚誣　左傳鄭賈人曰吾小人不可厚誣君子　矯誣　反坐

爾詐　予欺　飾虛　行詐　詐謀　姦計　如簧之舌　詩曰巧言如簧　鑠金之口　衆口鑠金　不當受殃　當反受其殃

非誣勿坐　漢宣帝詔非誣告殺傷人皆勿坐　辭為憑虛　罪宜閱實　增女誣母　漢宣帝時陳留一老人年八十餘子祇一女適人其妻卒翁家富無子祇一女適人其妻卒翁

復娶一妻生一子翁死其妻盲數年前妻女欲奪其財物誣後母所生非我父子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時邴吉為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八月中命取鄰中同歲小兒均服單衣嘗老人之子果寒變色又令與諸兒同立日中唯老人之子無影遂奪其財物歸後母之男前女服誣母之罪　盜誣人　宋錢惟濟知絳州民有偷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訴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

下趣今下重上輕下重上輕汝自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乃服

原與無妄之辭　明巧訴之答

殺人

原漢法　殺人者死　賈制　後漢賈彪為新息令土人貧困多不養子嚴為刑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城北有子相殘皆天連道逢北

禮記爭奪相讓之人恚　尸僵　文選曰睢眭蠡介尸僵路隅言遊俠之徒殺人　莫大之罪　周禮　無赦之刑　刑死

忠為賊　左傳殺人不忌為賊　狂易得減　漢陳忠定重論事遂施行也　推埋為奸　漢王溫舒少時椎埋為奸注椎殺人而埋之

問白刃起相警　不忌為賊

劉普不責　魏志劉曄字子陽父普母疾因臨終曄年七歲兄奐年九歲母戒以普侍人有語害之性必急治拜謝曰亡母顧命擅行之罪普異之言可行矣即入室殺侍人出拜母墓普怨曄遲不能除之則吾無恨曄年十三謂奐曰亡母之言可行矣何以戈擊之奐不為父挺之所容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以鐵槌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曰母喪氏不責也　以俎壺投　左傳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俎壺投殺人而猶援廟楠動於色以俎壺投殺人而郎戲殺英武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也

嚴挺之子　唐書嚴武死其

告人罪　匿名併入

原請名　魏典農劉寵於禁內射兔其曹張京投書言之帝匿京名送廷尉請告者名帝怒曰吾豈妄收寵耶京曰廷尉天下之平不敢毀法帝乃下京名各當其罪

投匿名書　漢趙廣漢為賴川太守到郡悉相厨窯乃詐相許或有投書謝謗太祖欲得其主國淵字子尼請其本其書多引二京賦者衆得罪人乃募讀二京賦者置簿籌令投書於其中鈎簿乃

瓦器也

帝付安禮曰孟治之不快於若者耶曰有持筆求售者非之快去其意似見衒即令捕訊衆其所爲也即梟首於市

有敢告宇 漢王嘉上疏故事尚書下章爲頌百姓讙譁敢告宇一書又加三人有蛙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豈有柬

從坐

夏誓 夏書甘誓曰予則孥戮汝

不起人問之二子曰安有衆人毆而不陳抑者衆并見殺

荀氏女 魏郭淮字伯濟妻王淩妹也淩誅妹當從死淮不忍乃令進以書白司馬宣王云五子泣血請淮不忍一旦殞滅荀氏內外受辜

王淩妹 魏郭淮字伯濟妻王淩妹也淩誅妹當從死淮不忍乃令進以書白司馬宣王云五子泣血請淮不忍一旦殞滅荀氏內外受辜

連坐 漢王溫舒爲河內連坐千餘家

巢毀 漢孔融被誅二子年八歲端坐

兄弟不及 蜀志糜竺爲安漢將軍弟芳爲南郡與關羽兵敗被殺竺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不相及崇特加故也

子妻應坐 魏丘儉誅子妻荀氏應坐謝離婚詳刑法總議

義合不坐 漢孔融被誅二子年八歲端坐

應侯范雎任鄭安平爲將降趙應侯席藁請罪雎謂應侯意乃下令有敢言鄭安平事以所任不善以所任不善其罪罪之

翟方進 何武以犯時禁劉歆翟方進合云云語從光耀

范雎 應侯范雎任鄭安平爲將降趙應侯席藁請罪雎謂應侯意乃下令有敢言鄭安平事以所任不善以所任不善其罪罪之

劉歆 翟方進何武以犯時禁劉歆翟方進合云云語從光耀

淩妹 魏郭淮字伯濟妻王淩妹也淩誅妹當從死淮不忍乃令進以書白司馬宣王云五子泣血請淮不忍一旦殞滅荀氏內外受辜

淮妻 魏郭淮字伯濟妻王淩妹也淩誅妹當從死淮不忍乃令進以書白司馬宣王云五子泣血請淮不忍一旦殞滅荀氏內外受辜

趙張連坐法 漢張湯趙禹制定法令作奸緻緻所誅

連坐 漢王溫舒爲河內連坐千餘家

鄭安平 應侯范雎任鄭安平爲將降趙應侯席藁請罪雎謂應侯意乃下令有敢言鄭安平事以所任不善以所任不善其罪罪之

應侯席藁 史記秦昭王謂應侯范雎曰君之門生故吏皆已仕官至大夫

淳于長 漢淳于長封定陵侯坐大逆小妻及姑等六人事未

詩曰淪胥以鋪 連坐

新匿名告人 宋王安禮神宗時知開封府晴遇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

薛曰豈有柬 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豈有柬

卓茂馬 漢卓茂字子康爲丞相史出行有人認其馬心知其誤默解與之牽車而去人失牛號冤車中記之夏下車步歸明得牛還謝曰愚

負長者 冤曰物有相類事容或然耳幸還府後主得馬乃詣府叩頭謝還之

在部署有郎誤持舍郎馬 在部署有郎誤持舍郎馬當以此馬詣丞相府若自得馬

不自申訟市鏡還之 不自申訟市鏡還之後廊下有遺鏡專乃白之

鄰人有亡 鄰人有亡者與專家相類專家聞得鏡喜冤不疑

爭後主得亡豕者與 爭後主得亡豕者與之後亡者還不肯受之

送謝節節笑而受之 送謝節節笑而受之鏡不

豕問得脯 豕問得脯喜冤不疑

同舍金 漢董不疑同舍金不疑乃買金償之後

承宮 承宮字子建少遭天災母軍營時代命因嫁而死

承宮承 承宮字子建少遭天災母軍營時代命因嫁而死

鄰人疑 鄰人疑不疑

劉寬牛 漢劉寬字文饒爲司徒有

門爭死 安帝時尹次史五校人次兄初五母死子孔融匿張儉事發與母

一門爭死 安帝時尹次史五校人次兄初五母死子孔融匿張儉事發與母

鄰舍絳 鄰舍絳重

曾節 曾節字元偉

張儉盜璧 張儉盜璧嫁禍二

杜宣疑蛇 杜宣疑蛇鄙俗通能爲

罪詐 衰罪詐

議罪二 議罪二

臨部連坐之法 注云

鄰客還虞衣 鄰客還虞衣而不顧

冰下得犢 冰下得犢經於瀧瀆見父非錯斷趙母指全宗

經於瀧瀆見父非 經於瀧瀆見父非錯斷趙母指全宗

今殺無罪之初軍法當死之次玉此謂求生非謂代死也 今殺無罪之初軍法當死之次玉此謂求生非謂代死也

許代 漢許伯始爲尚書妻子請代

兄弟相代死 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吉施行

相代罪 相代罪

相當三互法 漢相當三互法

申商相坐法 秦商鞅制相坐法刑法志韓任申子奉之用商

秦昭王 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之門生故吏皆已仕官至大夫

范雎 應侯范雎任鄭安平爲將降趙應侯席藁請罪雎謂應侯意乃下令有敢言鄭安平事以所任不善以所任不善其罪罪之

趙禹 漢張湯趙禹制定法令作奸緻緻所誅

鄭安平 應侯范雎任鄭安平爲將降趙應侯席藁請罪雎謂應侯意乃下令有敢言鄭安平事以所任不善以所任不善其罪罪之

應侯席藁 史記秦昭王謂應侯范雎曰君之門生故吏皆已仕官至大夫

汲令聽主簿杜宜酒壁上懸弩照於杯影如蛇之民懼舂稻六十斛來還牧不受民置於道旁無取者 子幹墾田稻雜牧宇子幹墾田二十畝臨熟縣人認之遂以稻與之縣長名民繫長曰君慕承宮僕自行法牧遂出裝還山陰長釋民自止 長翔墾田稻郭翻宇長翔家貧無業欲墾荒田先表題經年無生然後作及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宰令關以稻還翻翻不受

錯誤 失入失出併入

原 誤宣孫章誤言兩報讎讎二 失傳 失辭 失口 **增** 刑僭 左傳刑僭則 罰奪 人人之罪罰及善人 杜撓 杜撓不當反受其咎

原 謂上爲君 夏侯勝賢樸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宇 寧失不經 寧失常 寧失不經 情匪誣欺 法當開釋 必先問罪 方可原情 情匪誣欺 事雖昧於三 事雖昧於矯誣 事雖乖於審愼 情宜異於矯誣 情匪誣欺 事雖睽於思 過宜寬於無簡 愼非石氏雖慙數馬之能 誤比鍾離宜恕賜縑之謬

原 失傳 有司失其傳也 踳駁紕繆 闕疑 改正 掌以簿書 誤於文字 一馬之闕 三豕之疑 十以爲百 五而闕一 亥豕之疑 魯魚之誤 寧免毫釐之差 不容筆削之改 書馬闕文責實加於石建 賜縑

過數罪亦捨於鍾離

使吏供已

原 司馬市買 漢蓋寬饒爲左司馬在部常爲衛官躡使市買衛射私使寬饒以令詣府上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不復私使候司馬 主簿迎警 晉賀循爲吳郡太守張變妻有疾將迎警請行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云云 護視家事 漢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議望之多使守吏自給車馬往茂陵護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爲妻先引戎爲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 遣修園宅 晉王

增 私役門卒 唐鄜令裴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盡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

犯夜

原 號戒夜三擊以號戒注鼓也謂夜三擊鼓以巡戒之也擊音戒 扞撥 說文曰撥治也 警巡西京賦曰警夜巡晝 警守 周禮夜事謂夜警守之事 夜獵 漢李廣將軍夜獵還長呵叱之 暮歸 晉王承字安期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有能名民懷其德暮歸不閉門 露浥 詩厭浥行露豈不風夜謂行多露 星行 御星行者禁宵行者游者御亦禁也 警巡 西京賦曰警夜巡晝 警守 周禮夜事謂夜警守之事 夜獵 漢李廣將軍夜獵還長呵叱之 暮歸 晉王承字安期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有能名民懷其德暮歸不閉門 露浥 詩厭浥行露豈不風夜謂行多露 星行 御星行者禁宵行者游者御亦禁也

分夜 以星分夜 不時 周禮禁行作不時者注謂晨行者 抵禁 抵冒衝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使吏供已 犯夜 詔夜士 以詔夜士夜禁注禁

行山夜士
迎候之士 掌夜時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謂早晚時也 亭吏呵
尉棒執太祖紀為洛陽北部尉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犯
禁者不避豪強杖殺之 夜禁是干必先問罪 宵行有故似可徵
辭

政術部三十一 象刑 肉刑 贖刑 流刑 死刑 鞭杖 徒刑 髡刑 故不齒 財產沒官

象刑一

惟明 非古書曰象刑惟明 犯劓以古無肉刑有象刑惟明以赭衣菲草屨非生於治古乃起於亂今按刑法志曰善其則象刑無所施也人或鬬罪而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理古而起於亂今也注言今人惡上古如此也其實不然 畫墨 汚濊漢武詔曰古者異衣冠象而人不犯注云畫墨者幪巾也 王莽太傅唐尊出見男女不異路尊下車以象刑責汚其衣莽聞說下詔申敕公卿令思稱封尊平化侯 上刑赭 下刑墨尚書大傳曰唐虞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象純幪巾也

象刑二

唐虞象刑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 不使冠飾周禮害人者不使冠飾注墨幪也 不虧其體圜土之刑人不虧其體也 畫跪當黥惔子 草纓當劓又曰有虞之誅劓也以草纓當劓 衣冠異章服刑法志 其餘處而畫之 犯墨者蒙皂巾尚書大傳曰唐虞象 履扉當刖 艾鞸當宮禮犯宮者雜其種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服而無緣領 犯劓者赭其衣尚書大傳 犯臏者憐其臏又曰犯劓墨幪者以墨幪

肉刑一

尚書大傳曰非事之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鬫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攘竊傷人者其刑劓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降叛寇賊劫掠者其刑死注曰非事而事之今之所不當得爲也攘竊也 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注曰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非宮大辟也 又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 說文曰黥刑在面也 禮統曰劓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臏刑法金勝木去其節目也 白虎通曰臏脫其臏也 漢書曰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故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器君也大夫近於君也 又曰漢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爲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 晉令曰奴婢亡加鋼青若墨黥黥兩眼後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廣五分 唐通典曰梁制劫者身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黵都感反面爲劫字十四年又除黵面之刑 周禮司刑職曰刖罪五百鄭注曰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也

肉刑二

增家語曰季羔爲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刖賊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縱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決獄罪定臨當論刑君憱然不悅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者其惟子羔乎　史記曰孫臏與龐消同學兵法龐消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陰使人召孫臏臏到恐其賢以刑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而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以爲奇遂竊載與之齊焉

肉刑三

原詔除　議復　漢文帝除肉刑詔曰大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之甚也　續漢書曰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不何乃止　蔡智　履賤之智不如葵葵能衛其足　劉有鬻踊者故晏子曰踊貴屨賤　斷足　斷腰左傳曰楚公繁肥也必斷其足　尚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君子小人相盜賊寇攘姦宄奪攘矯虔　離刀鋸　忍刻截割孔融肉刑議曰不忍到截之慘而安勸戮之惠　秦施上服　秦施上服墨也下服鼻也　呂刑曰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爲劓割剠劇　四肢重罰　五虐峻刑　文選曰重罰肉刑也　五虐即上五刑　彊鉗不衛　彊鉗不衛墨也　左傳曰鮑宣子謂鮑莊子曰卞和獻玉於楚王使工者相之曰石也王以爲誑而刖其足　楚瀚舉曰刖伯

也　報虐以威　尚書曰皇帝哀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注曰皇帝舜也言遏絕苗人彰罪知恥　晉律注曰誤入刑者以金贖罪　晉律曰其年老小篤癃病及女徒皆收贖　又曰諸應收贖者皆月

變易節氣之精也　墨象斗度　並德刑考　臏去節木　禮統曰臏刑法金也　名輕實重　韓非說林篇議除肉刑加以笞名輕而實重名輕易犯實重傷人是重人骨肉而輕人性命也

妨以貌醜遠之也　刖罪五百　殺罪五百　死刑也已上並周禮司刑職　墨罪五百　周禮掌戮職鄭氏注曰黥者使守門黥者無妨於禁御也　臏罪五百　之法墨罪五百　臏象七政　尚書德刑考曰臏象七政日月五星應政變易也

木之穿土　臏者使守圄　鄭氏注曰以其人道絕也　劓罪五百　原宮罪五　劓者使守關　鄭氏注曰劓者無妨於禁御亦無　劓象七精　又曰臏象七精七宿昏中

宮者法土之壅水　大辟法水之滅火　墨者法火之勝金　宮者使守內　鄭氏注曰以其人道絕也　劓者法

肉刑五

對　唐白居易議肉刑對曰漢除肉刑迨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筆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則劓椓黥刖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搖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臣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舍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況肉刑廢之於實既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情又若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

贖刑一

增　尚書舜典曰金作贖刑　注曰誤入刑者以金贖罪　晉律曰其年老小篤癃病及女徒皆收贖　又曰諸應收贖者皆月入中綿一疋老小女人半之　又曰以金罰相代者率金一兩以當罰十也

贖刑二

增　家語曰魯國之政贖人於諸侯皆取金內府子貢贖之而辭不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

移風易俗而教導不可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貧者多贖人受內府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已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晉書曰王宏有政績爲河南尹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功績贖聽以贖罪論　又曰烈王無忌閻王承之子也承爲荊州刺史楮哀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虞所害江州刺史楮哀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虞子丹陽丞者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手刃之哀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當以體國爲重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以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　唐書曰僖宗乾符三年敕應殘疾篤疾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即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

贖刑三

原 入粟　輸錢　漢張敞言國兵在外穀度不足願令有罪非盜受賕殺人犯法不得赦者入穀贖罪　後漢孝和帝詔曰郡國貧人儲而不一竟不施赦議詳贖刑五及李疆議曰粟以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得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等出繒贖罪輕重各有差　解左驂　入半縑　史記曰趙石父賢在後漢明帝記曰越騎特軍有功遂勒銘燕然山　漢書建武初令天下繫囚減罪一等各入穀贖死罪二十匹斬右趾三十匹腐罪二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未發自告半入贖　漢張釋之爲廷尉橋下出乘輿馬驚釋之奏文帝出中渭橋之爲廷尉文帝出中渭橋下出乘輿馬驚釋之奏文帝詔贖銅義錢託初責州縣也　罰金　出縑　漢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出中渭橋下出乘輿馬驚釋之奏文帝詔贖銅義錢託初責州縣也　伏斧鑕　有人從橋下出乘輿馬驚釋之奏文帝詔贖銅義錢託初責州縣也　詠匈奴　捕安世　後漢班超字仲升父彪爲徐令超隨侍母到官以母老思歸超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後超從事於西域遂封定遠侯　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扶風茂陵人也父況爲上谷太守秉年十三隨父在官父卒送喪還鄉里服竟常獨居廬墓不與兄弟同財產　獻金馬　晉高祖怒盧王赦不誅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漢丞相公孫弘傳曰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誅殺主父偃徙安世以贖子罪云　伏斧鑕　有人從橋下出乘輿馬驚釋之奏文帝出中渭橋下出乘輿馬驚釋之奏文帝詔贖銅義錢託初責州縣也

原 五罰有赦　百身可贖　尚書曰五罰之罪有赦注曰出金贖罪　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贖刑四

原 官婢　漢書曰太倉令淳于公犯法當刑其幼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文帝哀憐之乃下詔除肉刑　官奴　晉殿中帳吏郎廣盜官絹三匹罪應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攝登鼓自言父盜

也　以官爵贖　唐王忠嗣數上言誅山且劇李林甫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　推父蔭贖　本傳曰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相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喪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財不訴以蔭免公成母非所部不可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天性嘗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　原贖死金二斤　晉律注曰謂其五歲以下一等減半四歲以下一等減半　贖罪入三十匹緣矣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尚書呂刑下同　劓辟疑赦其罰六百鍰　孔安國曰六兩也　重罪入甲兵輕罪入楯革　箘子桓公謂管仲曰吾欲發兵甲兵贖死制重罪入小罪入半鈞也　贖刑五

議　漢蕭望之入粟贖罪議曰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愛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兩造具備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疏　漢貢禹除贖罪法疏曰孝文時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武帝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譆而善書者尊於朝諺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

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黜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寔廉而天下治矣

杖刑一

後漢紀曰明帝時政事嚴酷公卿皆鞭杖左雄上言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晉春秋曰諸葛武侯杖二十以上皆親決宣王聞之喜曰吾無患矣　三國典略曰齊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廉慎方雅習於吏職神武嘗稱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初爲定州刺史開府王迴洛關督獨孤秋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案舉其事二人上言潤出送臺使張魏文登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宣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內外所知不爲非法朕信之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輩輕相間搆理應從斬猶以舊人未忍致法迴洛決鞭二百秩宜決鞭一百　隋書曰庫狄士文拜眞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嗷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　唐書曰開元二年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敕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張廷珪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可殺不可辱也　又曰開元中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言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也臣今秋巡邊中遂聞姜皎朝堂決杖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今伷先不可又輕決罰上然其言暴貞不說退而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又曰王遂爲浙西觀察使每有笞撻其杖率過常制既遇禍監軍使封其杖來獻命中人出示於朝以作誡　五代史曰劉銖用法刻甚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又謂之曰合歡杖

原法杖　晉令曰應得法杖者以小杖過五寸細　罪不加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治不施鞭朴衆共斥之迫報滿不杖一人職事亦理　原生荊長六尺　制杖大頭圍一寸尾三分半　傳咸受罰太重　傳咸曰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太重相念杖痕不耐風寒宜深慎護云云　違拒上命財加罪黜　傳咸答楊書云　上梢雲根下拂地足　世說曰桓溫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閤下過見上梢雲根下拂地足意談不著桓公曰我猶患其重案式桓歆小字溫第三子仕至尚書　丁邯不就　漢平紀曰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顧山錢月三百聽使入山伐木也　魏王凌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　伐薪　春橐　伐薪三年鬼薪徒也春橐徒役女子之

大杖　創杖架　唐宇文融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以高單度杖長短又鑄銅為規齊其巨細　魏太祖為洛陽北都尉治四門作五色棒懸門左右　有犯共斥　徐有功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政吏人不忍犯之　懸棒四門　魏太祖為洛陽北都尉治四門作五色棒懸門左右　有犯共斥　徐有功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政吏人不忍犯之　白挺　大杖也　笞令　晉令曰應得笞杖者以小杖過五寸　鞭扑一　原親挾　左傳宋司城子罕親執扑以行之　蒲鞭繼　漢書曰劉寬為南陽太守遇民如有罪以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使受撻　史記曰吏過笞撻之詳情節者而扶其不勉者　杜笞楚相杜張儀盜璧笞撻之詳拷訊　示賊　左傳齊襄公誅屨於徒人費弗得賊之見血遇賊於門袒而示之背　笞秦　仙婦笞秦　搤吏　搤吏後漢史詳拷訊　鞭督　晉書曰魏明帝令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又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也　鞭刑　筆令　笞罰　原撻伯禽　成王有過周公則撻伯禽　鞭師曹　左傳曰楚子殺起鞭師曹三百

徒刑二

斷徒 配役 施職事 凡害人者實之圖土而任其力 地圖事場以明刑事之 殖刑徒 漢書高后紀有三日坐期月役罪 周禮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月役罪 師古曰坐謂繫囚也 輕罪十日坐 鄭玄曰坐猶繫也 役者使給百工之役也 計徒庸 左傳士彌牟營城周計徒 杜預曰計度功程也 庸功也 材用以令役於諸侯 城旦三歲 漢書高后紀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 鬼薪白粲一歲入於雜臣妾滿一歲免為庶人 隸臣妾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 迭七及耐罪以上不用此令 周禮司寇凡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云云 役諸司空 大司寇職曰以嘉石平罪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云云 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 周禮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 髡頭衣赭 周禮秋官司寇掌收罪隸頭而衣赭 秋落之象 許慎說文曰許歷完士一言 王制曰許歷為完士 劉楨論作 魏略曰龐太子丕與楨等俱侍坐 氏出拜東人成伏而誦詩平視太祖 太祖問之 對曰城旦舂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完為城旦舂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鬼薪白粲 漢書高后紀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及耐罪以上不用此令 注曰城旦舂給宗廟白粲今輸米 有罪皆耐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有爵不加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甘三歲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有罪皆耐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刑也 有爵不加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甘三歲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有罪皆耐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刑也 鞫勇 漢書曰鞫勇服注曰鞫如伏冠王莽募天下囚徒名曰猛突貊 注曰突者逐也能備突人故取以為喻也 有爵不加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死罪以下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甘三歲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刑也 有罪皆耐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有爵不加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死罪以下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五代梁乾化二年德音降死罪以下四罪 私罪以上 唐徐有功時有詔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赦有功奏陛下寬殊死罪 公罪以上 唐徐有功時有詔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赦有功奏陛下寬殊死罪 私罪以下 唐徐有功時有詔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赦有功奏陛下寬殊死罪 放免為庶人 隸臣妾滿二歲及耐罪以上不用此令 贖而 周禮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云云 牧教罷民 周禮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 髡頭衣赭 周禮秋官司寇掌收罪隸頭而衣赭 秋落之象 許慎說文曰許歷完士一言 王制曰許歷為完士 劉楨論作 魏略曰龐太子丕與楨等俱侍坐 氏出拜東人成伏而誦詩平視太祖 太祖問之 對曰城旦舂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鬼薪白粲 漢書高后紀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及耐罪以上不用此令 注曰城旦舂給宗廟白粲今輸米 有罪皆耐 漢書高后紀凡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 注曰城旦舂作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役 有爵不加

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衆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大衆陽衰其羣苦悉呼而謂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太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期却吾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異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前而赦之擢伽為雍令　刑法志曰太宗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寘少焉

流刑二

原 縞武　青衣禮記曰玄冠縞武不蓋之服注曰所放不奉教者　漢書文帝紀曰淮南王長謀反從蜀青衣　明皇時詔曰徒流為徒者七十一流為流者九十二流者不釋繫械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重刑而役者寡以至死其皆免　降為流　免以配　唐太宗時房元齡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刑自宜逐離爾土　聖代好生既宥爾以遠也　小人懷土尚於我有尤乎　四裔是投罪輕重而不等　五流宥五刑書注曰謂刑放宥之於遠也　舜流共工曰

奔流共工于幽州　緩死申恩　移人棄魅　流在裔土　以實裔土　語曰虞翻徙交州吳志虞翻交州雖土

徙不毛孔明曰徙不毛之地　鑿魅魅左傳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　分北三苗書　流宥五刑書注曰謂刑放宥之於遠也　舜流共工曰

原 不韋　司馬遷答任安書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莊焉　莊焉曰越之流人去滋深　黜惡　禮　流凶　四凶　播棄　諫諏　流放　投荒

流寘臣焉慶賴已是非圖今月日遂蒙天恩以臣所坐流刑特從釋放窮骸朽骨一朝再生踴躍章惶再崩再

新 表唐陳子昂為將軍程處弼謝放流罪表曰臣無教訓家有逆子臣合湮宗滅族以顯國刑天慈哀矜放從

書九州中國也　放讙兜于崇山以變南蠻

流刑四

新 表唐陳子昂為將軍程處弼謝放流罪表曰臣無教訓家有逆子臣合湮宗滅族以顯國刑天慈哀矜放從流寘臣焉慶賴已是非圖今月日遂蒙天恩以臣所坐流刑特從釋放窮骸朽骨一朝再生踴躍章惶再崩再

原 不韋　司馬遷答任安書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莊焉　莊焉曰越之流人去滋深　黜惡　禮　流凶　四凶　播棄　諫諏　流放　投荒

徙不毛孔明曰徙不毛之地　鑿魅魅左傳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　分北三苗書　流宥五刑書注曰謂刑放宥之於遠也　舜流共工曰

奔流共工于幽州　緩死申恩　移人棄魅　流在裔土　以實裔土　語曰虞翻徙交州吳志虞翻交州雖土

流寘臣焉慶賴已是非圖今月日遂蒙天恩以臣所坐流刑特從釋放窮骸朽骨一朝再生踴躍章惶再崩再

書九州中國也　放讙兜于崇山以變南蠻

流刑四

新 表唐陳子昂為將軍程處弼謝放流罪表曰臣無教訓家有逆子臣合湮宗滅族以顯國刑天慈哀矜放從

流刑三

原 縞武　青衣禮記曰玄冠縞武不蓋之服注曰所放不奉教者　漢書文帝紀曰淮南王長謀反從蜀青衣　明皇時詔曰徒流為徒者七十一流為流者九十二流者不釋繫械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重刑而役者寡以至死其皆免　降為流　免以配　唐太宗時房元齡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

流刑二

原 縞武　青衣禮記曰玄冠縞武不蓋之服注曰所放不奉教者　漢書文帝紀曰淮南王長謀反從蜀青衣　明皇時詔曰徒流為徒者九十二流為流者九十三流者不釋繫械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重刑而役者寡以至死其皆免　降為流　免以配　唐太宗時房元齡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刑自宜逐離爾土　聖代好生既宥爾以遠也　小人懷土尚於我有尤乎　四裔是投罪輕重而不等　五流宥五刑書注曰謂刑放宥之於遠也　舜流共工曰

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寘少焉

流刑二

原 縞武　青衣禮記曰玄冠縞武不蓋之服注曰所放不奉教者　漢書文帝紀曰淮南王長謀反從蜀青衣　明皇時詔曰徒流為徒者七十一流為流者九十二流者不釋繫械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重刑而役者寡以至死其皆免　降為流　免以配　唐太宗時房元齡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刑自宜逐離爾土　聖代好生既宥爾以遠也　小人懷土尚於我有尤乎　四裔是投罪輕重而不等　五流宥五刑書注曰謂刑放宥之於遠也　舜流共工曰

離叛上聞而異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前而赦之擢伽為雍令　刑法志曰太宗十

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寘少焉

流刑二

原 縞武　青衣禮記曰玄冠縞武不蓋之服注曰所放不奉教者　漢書文帝紀曰淮南王長謀反從蜀青衣　明皇時詔曰徒流為徒者九十二流為流者九十三流者不釋繫械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重刑而役者寡以至死其皆免　降為流　免以配　唐太宗時房元齡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刑自宜逐離爾土　聖代好生既宥爾以遠也　小人懷土尚於我有尤乎　四裔是投罪輕重而不等　五流宥五刑書注曰謂刑放宥之於遠也　舜流共工曰

流斯宅居遠近而有差

流刑三

原 不韋　司馬遷答任安書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莊焉　莊焉曰越之流人去滋深　黜惡　禮　流凶　四凶　播棄　諫諏　流放　投荒

徙不毛孔明曰徙不毛之地　鑿魅魅左傳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　分北三苗書　流宥五刑書注曰謂刑放宥之於遠也　舜流共工曰

奔流共工于幽州　緩死申恩　移人棄魅　流在裔土　以實裔土　語曰虞翻徙交州吳志虞翻交州雖土

書曰長沒海陽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云云　蔡邕徙朔方匿楊球有陳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誣章言邕貲數以私事請託於邕邕不聽邕合隱切欲相中於是記下尚書召邕詰狀論棄市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邕復書曰昔徙此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常或至三歲近者歲餘皆得旅返自知罪戾

廢不敢棄此　去父母之邦　徙瘴癘之鄉　居槎杌於四裔左傳指四凶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舜典孔傳曰五等之罪所有三等之差四

頂臣山東孤子朝無親故智識愚昏非有材能陛下超擢越輩崇以榮寵昔任郎將十有三年遂無消涘一階
廾錄自陛下踐極謬荷恩私冒寵叨榮超絶時輩越從郎將檢校將軍綿邈一年即加正授皆是宸眷非有因
人偏邀地無以爲酬豈謂天造曲矜恩及枯骨收骸溝壑反魄幽泉使魑魅窮魂重生聖日糞土殘命不滅荒陬負德
萬死無報不勝感荷再生之慶

舜名曰斬鼿也鼿加兵即斷也　又曰獄死曰考竟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　禮記曰刑人於市與衆棄
之　死刑一

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　史記曰秦皇平六國制天下藏詩書及偶語皆棄
市　後漢書曰張濟爲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犢車於道濟即收捕梟首懸尸珪門　唐書曰狄仁傑遷大
理丞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豐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死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
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之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柏而殺二臣後世謂
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等差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誤伐一柏而殺二臣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帝意遂解免死　又曰徐有功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　又曰興平縣人上官
興因醉格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琮以其首罪免父有光教義請減死配
流王彥威曰殺人者死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

死刑二

贖鍰　贖疑易曰讓獄緩死　大雅死刑也死罪有疑即赦之罰千鍰以贖死罪也　漢宣詔曰獄者萬人之命能使人不怨死者不服則何謂文吏矣　刑於市　肆諸朝上詳死刑一　力犒能肆諸市朝謂公伯寮也

死刑三

莫大　無小　死刑莫大之刑也　書曰刑故無小　必當　不恨斬殺必月令曰

死刑四

止殺 禁以殺止殺

制命書曰劓長之命 雜律詳拷訊

水滅火 礫之於市 刑法志曰中元二年改曰棄市注先時死刑皆礫之於市今改棄市 如水滅火白虎通曰大辟謂死也如

臣謀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礫之過齊乃除車礫之刑 太公誅狂矯太公誅之周公曰狂矯天下賢者也何爲誅之太公曰矯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 齊王行車礫孔叢子曰齊王行車礫之刑畢公曰狂矯天下賢者也何爲誅之太公曰矯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 威王烹大夫史記齊威王召阿大夫曰子譽言日聞是以帶厚吾左右以求譽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簡子沈鷙徽 呂氏春秋趙簡子沈鷙徽于河曰吾嘗好弋已矣而鷙徽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鷙徽爲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鷙徽來之吾嘗好士六年矣而鷙徽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絀善也

誅伯鯀於羽郊 韓子曰堯欲傳天下與舜伯鯀諫曰不祥也以天下傳匹夫堯不聽舉兵誅之於羽郊 斬防風於會稽 又曰禹朝諸侯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

非而澤家語曰孔子誅少正卯門人進問君子之蓄惡者五五曰順非而澤此乃人之 丁公爲臣不忠 史季布傳曰丁公爲項王將常窘高祖白兩賢豈相阨截丁公引兵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斬丁公以徇軍中曰令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斬之使後爲臣者無效丁公

少正順非而澤家語曰孔子誅少正卯門人進問君子之蓄惡者五五曰順非而澤此乃人之 晉文斷頭之眷 商鞅傳注曰集解徐廣曰晉文公謂見高祖斬丁公以徇軍中曰令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斬之使後爲臣者無效丁公

考得其情竟命於獄 詳刑一死 念施行之後不可復生 當結罪之前所宜惟恤 管蔡挾武庚作亂周公誅之 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二叔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誅之 鄧析操兩可之說子產誅之 列子曰鄧析操兩可之說以難子產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子

刑法志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

族刑一

具五刑

族刑二

及嗣 禍宗 虞書曰罰弗及嗣 朱安世曰丞相汝與蚡謀禍及宗矣公孫賀及父子俱死獄

在父兄之不知 豈宗族而相及 秦皇暴虐威以三夷 商紂毒痛罪及九族

連坐 濫施 夏刑孥戮 秦法族誅 尚書曰汝不從誓言子則孥戮

罪人以族 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注曰刑及九族也 誹謗者族 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元年沛公還灞上十一月召諸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

矣誹謗者族偶語棄市　赤族之誅　及宗之禍　垣平夷三族漢書文帝紀曰後元年冬十月劓族士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之三族注曰孰軹爲蘇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　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本紀曰十三年丞相李斯奏曰臣法沒也張晏曰七族者上至王高祖下至曾孫　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本紀曰十三年丞相李斯奏曰臣聞東京賦曰秦政利蔕長距終得擅威以參夷之刑注秦法一人有罪五族自殺其時　高后除三族罪收以大辟罪夷三族　温舒罪至五族漢書酷吏史官非秦紀皆燒之以古非今者族漢書曰王温舒銷爲右輔行誅曰合除三族之刑

族刑四

表　唐李嶠爲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爲累表曰臣聞父殛子興聖賢忠厚之教身死宗戮末季陵夷之道或罰不及嗣或禍并其族淳朴既往惻隱不建於昆蟲法令滋章網羅必及於麛卵天厭搖虐誕興明聖去貪殘而遂生育品物昭蘇哀獄訟而緩虔劉褰瀛愷澤在予之旨固已刑於萬方拯物之心豈直解其三面日者亂臣干紀巨猾滔天將傾渤海之流且鯀崑山之柱陛下傷溺泥之爲變弔管蔡之不臧法雷電之威誅而不怒用春秋之義斷必以情擢其髮而葬其尸臧其魁而莫用至若瓜連萍託枝附葉隨或玉石難分或淄澠易混俱削嫌疑之迹并從寬大之文遷州貶縣繫示於小懲竄海投沙尚班於榮級則是大有造於羣兇也而聖慈無已天澤愈隆並運四時乃錫造於平分之外不遺萬物尚加惠於曲成之表使枯朽之幹向秋而更榮窮涸之鱗在轍而能躍藏其疾而舍其垢貴其效而要其功雖魏士之私於外劉獲安反側商人之染於汗俗咸與維新無以匹此含弘方斯滌蕩

罰親

恩　刑放左傳曰刑放於讒　不隱　左傳曰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罪也以貶晉不爲暴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我刑之正刑書晉不爲頗也夫汪曰叔魚叔向弟也三罪爲國施刑不可不正其親以直傷義數疑之於義林受直則有也　議親周禮曰議親之辟一曰議能　親戚　血屬　義不掩恩門外之理　威克厥愛書曰威克厥愛允濟　罪無掩蔽　刑不顧

邪僻　大義滅親左傳石碏殺子君之罪綽季子之心爲之　緩追逸賊戴梁鮑伯克段鄢伯追之則其父也曰王使石奮爲治有設人者犇追之則其父也曰君法非忠也制頭而死　不以法貸人晉荀躒從母畢來爲將逸賊追及之躒曰吾不以法貸人將無後悔躒果紀法斬之群死刑二　君子過惡　公羊曰公子牙卑不稱殺季子過惡公羊曰公子牙卑不稱殺季子道殺而惡顯爲之緩追逸賊戴梁鮑伯克段鄢伯追之則其父也曰王使石奮爲治有設人者犇追之則其父也曰君法非忠也制頭而死　不以父成刑史記曰虞

子不黨　法家少恩　私不害公　愛而知惡
論　難從刑放　仁不遺親　義無廢公　惟親惟立愛　而法且斷恩　他人尚恩欽拉
敎既睦之情恩重捨義　行無頗之法公不滅私　周公垂涕而治管蔡之獄　季友歸
小慈失敎鄭莊成叔段之謀　左傳魯莊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友如陳陳人殺
莊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友如陳陳人殺
哀公八年冬十一月公會吳于鄫吳人藩
子又屬我乎公曰先君之法令詳矣曰
面曰入爲隸逃可其奏

死刑　周禮何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注
王同姓有罪者犯死刑則王親哭之
公曰宥之三宥不赦　周禮八辟一曰議親之辟　編官刑　公族刑
公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公之喪
周禮八辟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司正衛公族之禁糾之辟刑司正衛也　譽于匈人　不即市
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誅之吐而已
公曰宥之三宥不赦

奪駙邑食沒蓋無怨言當罪故不怨也 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 沒入

取貨周禮曰大宰以八柄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貨謂其罪大沒入其家財也 沒入

曰宋人向氏學盜贓以贖罪沒先居之產也 抵於公法 沒以家財

赦宥一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尚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又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詳曰刑　尚書大傳曰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赦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不赦有過謂之賊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周官曰司刺掌三宥曰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憃愚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　禮記曰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　爾雅曰赦舍也郭璞注謂放置也　漢舊儀曰踐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命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吏傳廄車馬行屬縣解囚徒　管子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礦石也（礦委轡也礦石療疾也）　又曰赦宥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荀悅漢紀論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大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瑕穢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　王符潛夫論曰或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從之施德也　望氣經曰黃雲四出注期五十日赦　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尺鳴條以上常從申上來為大赦期六十日應也　又曰候赦法冬至後盡丁巳之日南風從巳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家語曰孔子為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而繫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寧萬國惟在賢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損益也

赦宥二

寇欺余盡告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今為余戰一不孝子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其言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赦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汙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原史記曰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裝黃金千鎰長男請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不得已乃為一封書及金令遣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某宿害楚德可除之楚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將為赦長男為王當赦弟固當出見莊生曰為兒子所賈乃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義喪而歸　漢書曰宣帝元年詔曰理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棄書律　原晉灼漢記曰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又曰惠帝冠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務在寬平章帝元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無所識知唯願慎無赦而已　晉又曰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章帝元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伏惟大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盖衆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智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遷上善之即下詔赦焉　原謝承後漢書曰擧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莫不畏其臧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憤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信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鴈部黨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遣捕黨人　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殘深刻獄多冤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李元禮等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準的黨事起彪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關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裘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可權而行之今上仁聖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以患奸宄禕顧謝而已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臣衛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隊元方鄭康成閭奄見赦告治亂之道悉矣曾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嗣氏室家甚穆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郭子

妻嘗妬秀乃罵爲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嗣氏自悔青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語曰天下曠蕩崩夫人可得從其例否秀免冠謝遂爲夫婦如初 後魏書曰崔元伯太宗時郡國豪右大爲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元伯及元城侯元屈等議赦之屈曰民逃罪而反赦其黨類元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爲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 北齊書曰赦曰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闕門之右勸集囚徒於闕門擊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又曰宋世良宇元友爲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祿中大赦獄內檻生桃樹蓬蒿亦滿無因可赦唯率奉吏拜諮而已 隋書曰張奫爲天官司會與宗伯斛律斯徵素不協徵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賄而走帝大怒購之急奫上書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雖愚陋矣歷清顯奉遵詔書於刑政奉親鋒刃從軍不言 唐書曰太宗以法吏舞文尤留意於刑政奉親鋒刃從軍貞觀初時方營生乃悉放京城死罪繫囚徙隴家期以秋分還繫所因敕天下皆放之是歲天下死罪囚如期而還者凡二百九十人太宗憐其奉法悉赦之自是犯法者皆輕貞觀二年上謂侍臣曰凡赦宥之意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狼芳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仁良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朕有天下以來不甚赦赦今四海安寧稽義興行非常之恩蓋不可數將恐惡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長編曰太平興國六年太宗十一月親享太廟合祭天地於員丘先是秦再思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任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奏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述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定

赦宥三

源雲出 風來 俱詳赦宥一 過市 入關 上詳赦宥一 下 動衆 鳴條 赦令 將至 擊鼓 詳赦宥二 慶賜 詳赦宥三 下詳赦宥四 恩 詳赦宥二 郭 躬耕 親政 王隱晉書曰秦始四年正月初立籍田丁亥上車耦耕千畝大赦天下 親政事 吳志曰孫亮太平二年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天下始親政事 東狩

南郊神大赦天下　司馬彪續漢書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大赦天下　王隱晉書曰惠帝元康六年正月辛酉上幸南郊大赦天下

年四月瞧決河塞河堤作瓠子歌赦所過徒　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瞧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遶石臨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

王璽　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瞧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遶石臨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

以爲已瑞大赦天下改元　晉書曰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祀畢外靈臺望雲氣有黃白之氣見上帝迎於北邊上見羣鵠留止光景並集有大蒼蠅萃其赦天下詳赦宥二

大赦天下　神光　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改元有神光之瑞

芳氣　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詔曰朕祠見上帝於甘泉有芳氣屬天下令咸得自新

汾陰殊死以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成帝咸康元年詔曰有司條典奉郊祀壇場柴瘞之禮受命南郊幸太極殿前受羣臣賀

外臺　設壇司馬彪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祀畢外靈臺望雲氣有大蒼蠅萃其赦天下詳赦宥二

物大赦天下　王隱晉書曰帝元康元年十二月帝乃設壇於門外東廻行至於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大赦天下改元

金雞　趙石季龍爲詔以五色紙寫在木鳳口下詳赦宥二　雞竿　晉郭璞傳曰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煩苛而揭起　木鳳　梁元帝纂要曰金雞竿頭懸赦書木鳳口銜之

中雞幡回轉快若飛羽　鼉鼓　帝命出鼉鼓作解兩

乃建雞竿伐鼉皇恩普錫巽風

康中徙彭城王義慶爲豫章臨川王義慶時爲江州刺史在州所作曲

嗜聲叩閽曰明日有赦後改爲南州因作烏夜啼曲

華瑞騶而復來俄而長安中相告有赦推窮

言者曰有一小兒青衣於市呼之須臾不見

響芳氣滿穆其赦天下令咸得自新

天下令咸得自新　漢書詔曰朕祠見上帝於甘泉有芳氣屬天下令咸得自新

滌穢　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詔曰朕祠見上帝於甘泉有芳氣屬天下令咸得自新

增

封三錢　受八寶　史記曰楚王再將赦此三品慮人逆知有以王璽獻者名曰鎮國寶至是又得之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二寶通曰八寶故有此赦　寶

見於是大赦改元　慶殷赦先是有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二寶通曰八寶故有此赦　寶

原

甘露降　景星見　漢書曰黃龍元年夏五月甘露降於甘泉宮大赦天下改元

詩詠蓼蕭　易稱渙汗　詩序蓼蕭澤及四海　易

渙汗其大號　赦過宥罪　議獄緩死　上易解卦下易中孚卦　開釋　昭蘇　欣戴　悅隨　天地發生　雷雨作解　天

慈有裕　王澤無偏　慶洽普天　恩沾率土　滌惡蕩穢　蹈德詠仁　政惟圖大　法在建中　仁必好

生　政焉用殺　數則不可　無之亦難　宜思委轡之懷　兼追解網之德　洽歡躍於九域　飛渙汗於

萬方　弛秋霜之嚴威　流春澤之渥恩　萬方霑雷雨之仁　四海及蓼蕭之澤　渙汗之恩殷湯解網

霈然之澤漢景措刑　發揮生成與歲更始　蕩滌邪穢納人惟新　懲惡訓俗實在於嚴科　赦宥恤辜義

深於緩獄　習以生常則起爲姦之敝　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　雷雨作解聖人開赦過之門　肆眚騰

文先王明錄刑之典　不用赦　請思礪石　無誘倖門　事宜稽古　政貴相時　惠者人之仇讐　法者

人之父母　凱風無私養之暖　朝雲無偏注之潤　朱公之子無所用金　張成之男焉能傳刃　屬禍亂

之際則貴自新　當休明之朝豈勞更始　滌惡蕩穢雖權道之攸宜　利淫惠姦豈倖門之可啟　小惠不

行無忘武侯之議　大利是務盡遵管氏之言　民之多辟大為防而猶踰　邦有常刑小不忍而為亂

赦宥四

後漢書　效天　傳曰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　鏡古　編鏡前古莫不倣遵　籍手　苟有藉手雖不赦宥大國討小國也　洽心　舜典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更始　漢宣詔

始　布新除舊　肆眚　春正月肆大眚赦其罪也　勝殘　殘去殺　楚赦鄭伯　楚莊王赦鄭伯見其肉袒　漢詔有司　漢平帝詔曰赦令改行潔已有司多

舉赦前事非重刑　肆眚赦其罪也　勝殘　殘去殺　楚赦鄭伯　楚莊王赦鄭伯見其肉袒　漢詔有司　漢平帝詔曰赦令改行潔已有司多

讓心自新之意也　隱赦行刑　後漢周紆字文通刻削少思為渤海太守每赦到輒隱赦行刑罪畢乃出赦書坐免官　見原不出　張磐字子石為交趾太守被誣入罪會赦

見原不肯出　晉天文志曰貫索九星七星夜見大赦天下　驛馬夜流　北史徐路傳同

赦宥二　晉　貫索夜見　晉天文志曰貫索九星七星夜見大赦天下　驛馬夜流　北史徐路傳同

宗遣人出城候　以召和氣　宋仁宗天聖七年上曰朕不欲赦然念是無以召和氣其大赦天下　務從寬大　宋仁宗景祐四年上有事

馬儀而赦至　利病著　曠蕩之恩　宋欽宗靖康二年子夢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大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

廣詢民間　為緣目務從寬大　曠蕩之恩　宋欽宗靖康二年子夢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大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

王之師振甲衛戈冒犯霜露而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賴因令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　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尚書

宥之以勤能者　叛而執之服而舍之　並左傳　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尚書

赦宥五

詩　沈佺期則天門觀赦詩曰聖人宥天下幽篤動圜陛六甲迎黃氣三元降紫泥籠僮上西鼓振訊廣陽雞歌舞將金鼎汪洋被遠黎　又答竇處州報赦詩曰書報天中赦人從海上聞九泉開白日六翮起青雲命偶恩先貸情孤枉未分自憐涇渭別誰與奏明君

賦　後漢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為始疊疊乎思隆一作升平之道也寔竊以為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幾夕虔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太平之迹旌須聲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社美乎將來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元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黍莢於階庭捫麒麟之肉角聆鳳凰之和鳴農夫歡於時雨女紅樂於機擊鏗鍧皇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

詔　梁沈約南郊赦詔曰朕昧遠弘之未易仰尋先烈思致升平自頃多故戎車代有軍政圖容事緒非一刑禮參用未致和臻向隅之情永言增歎今郊禋載洽幽明允從思崇嘉祉被之兆

庶可大赦天下　北齊邢子才爲受禪登極赦詔曰無德而稱化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天地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寡薄功烈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若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成先業闢土服遠年逾二紀世屢兩都嶽訟有逋謠歌斯在魏帝俯蓬屑數念在寨裳遠取磨厥終同脫屣實憂幽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牛逾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氷有懷聿修厥德天赤眷效社惟爾文武不二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光隆大業永言誠烈共荷休慶慘然三皇存教非易可免七名改祝屬可庶幾恩共億兆同始茲日

赦表　唐蕭叔倫賀平賊赦表曰伏奉制書大赦天下雪滌宽累發生枯朽榮光被於草木和氣貫於華夷舍生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風頑寵章光宅樸陋東平智思徙奉赤惟恩所以仰述皇猷謹上表稱賀　柳宗元賀冊皇太子禮畢赦表曰伏奉制書大赦天下雪滌宽累發生枯朽榮光被於草木和氣貫於華夷舍生之徒罔不悅豫臣闇氣淺爲妖蒙蔽二曜而祥風埽蕩鴟梟日月之光狂逆亂常震驚四海而元功戡定不虧天地之大伏惟皇帝陛下文武繼聖聰明在躬協堯舜之心崇禹湯之德清廟禮畢展圜丘敬申錫顧已以求瑞布恩澤以滌邊康載沛孚虞夏之盛典也　柳宗元賀冊皇太子禮畢赦表曰伏奉制書大赦天下雪滌宽累發生枯朽榮光被於草木和氣貫於華夷舍生與萬方同其惠澤者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忭躍伏惟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崇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冊既備慶澤載流既膺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圄圄知感進敷而嗣續增榮崇敬論之方忠良是舉嚴贊相之禮賜與有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敬鬼神而修其祀事況行禮之日則屏翳收瀆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　宋宋祁賀南郊大赦表曰帝儀訖饗朔渙推慈飛驛疾傳庶邦蒙慶竊以天郊之重國制有常凡萬乘躬行必三歲間往不煩不怠由列聖而持循以安以度合諸神而對越審圖累盛緝興勤修恭惟陛下纂大合華執中布度振金璧之美玩率儉示人收霜電之嚴光措刑於下克勵明德格於皇穹交薰太和冥貫我羣品遂自陽靈之宮往

會天元之旦羽旄四合垓陛參登上壁左琮之華合祛而信祝祖藁宗題之次更侑而迪嘗拜嘉胙於席垂列欽柴於雲表靈心合答熙典備成然後遂坐中天之閎普肆隨風之澤改頒大號崇冠初元昭神之祥祈命惟永賞功赦罪責已逮瘝咸與維新褊民衷而遷善聿懷多福道帝祉於綠區　曾孫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曰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謂先后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賁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畏恭積之有素而齋明薰祓進而益度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已者必求其實是以講光之烈奏於宗祊畏嚴無疆惟休方寖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羣元稽參典彝定著之蓋焜於郊兆幽隱昭答神靈顧懷無疵錄勞能而縱通負顯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沖漠一柴燎之燄遂及於跂蠕孚於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　王安石賀南郊禮畢肆赦表曰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臣聞道以饗帝爲難禮以配天爲至恭惟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數奏九功率顧奉璋之衆髦肇稱眞璽之新禮廟遵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宮旻福遂均於庶品振憂矜寡原宥眚災第五玉以褒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奬覩值休成雖無與於駿奔實不勝於竊忭

宥過

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　穫宥左傳曰幸而不宥　尚書曰三細不宥注言三犯罪雖小不宥也　免刑　貸法　宥汝　計過　求瘵

赦過宥罪　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　穫宥左傳曰幸而不宥　尚書曰三細不宥注言三犯罪雖小不宥也　免刑　貸法　宥汝　計過　求瘵

出輕繫禮玉藻曰夏出輕繫輕罪者放出之　附從輕禮記曰附從輕赦從重　赦從重禮記緇衣有重罪猶赦之　宥過無大書　改過集由

法將焉用　過細微之愆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爲郡門下掾時部署長有愛人酒禮者府下記事　申恩屈法　議事原情　政先執禁　教在知防　情非抵冒　改尚宜仁

觀過知仁漢吳祐遣子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探以親過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遲以衣遺之　原有

考之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合宜先清府內且獨畧遠睽細微之愆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愚懵謂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探以親過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遲以衣遺之

冒猶或哀矜　過失誠宜開釋　若寬前定之法　恐誘後來之姦　違法者若可原情　改過　待罪

旨無簡不聽禮記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不以爲罪也　執禁齊衆不赦齊衆不赦禮記凡執禁以待過　況當弘貸之朝　宜用哀矜之典　抵

政術部　赦宥　宥過　改過　待罪

守正名之義當准法論　念觀過之仁則宜情恕　若踰矩之人如可捨也　則防姦之法將焉用之

改過一

原吾憂　自訟　論語曰閨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卽史漢宋杲性憚喜與人報仇孰人弔不進而內自訟者訟責也　叩首　洗心　後漢書林宗論以義杲叩首後至并州去林宗遠遁之林宗遠追之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　不遠復　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有令圖　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　左傳曰泰公子鍼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

行也　見善則遷　有恥且格　易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　又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　周處尋師　陳元孝母　晉周處爲鄉里所患後知之乃改行諮洛尋師見二陸也　漢仇覽爲亭長有陳元者其母告元不孝覽曰昨過廬舍籬落修整此必文也　可徵辨　不復行　禮記過失可徵辨不可面數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小人必文　仲尼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能補過　君子能補　周處爲鄉里所患後知之乃改行諮洛尋師見二陸也　漢仇覽爲亭長有陳元者其母告元不孝覽曰昨過廬舍籬落修整此

罪　應詩人補袞之歌　順周易牽復之義

改過二

原脩省　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　怨艾　孟子曰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悔愼　論語過則勿憚改　能改　左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　引慝　負罪引慝　省愆　毀

原棚陸　避字伯言時建昌侯遜於堂前作鴨欄頗茹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何用此爲　改轍　洗愆　無循枉　枉不正也不正之事不循行之　無作非　書曰無作非

無恥過　作非　受責惟艱　書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善補无咎　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　兄弟相遜　漢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爭田者延壽曰是吾化不行閔思過又告諸縣以田相遜願終身不爭　禮義責讓　後漢魏霸字曲陽恭爲中牟令值人爭田者慙以禮義責讓之此人明日兄弟相率謝罪州內欽服　景駿授經　唐章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景駿鳴咽授以孝經於是母子感義　原今是昨非　後漢龐參字公明少孤貧爲平理典直皆退而自責　弱冠辟州主

人退　自責　後漢書恭爲平理典直皆退而自責　弱冠辟州主

過而能改則曰大賢　誰無　能改善莫大焉　人馬　先迷後得臨事雖不

三思　荀有必知陳首明無二過

待罪一

原席藁　秦應侯范雎失舉　席藁免冠待罪　免冠　漢梁孝王既刺殺袁盎請朝茅蘭說王乘布車免冠伏斧鑕伏闕下待罪蘭大夫也　故累君致令　范滂事同　老母流離乎　巴肅事同范滂　坐棄　王音坐棄以就刑也　負荊　敢逃　左傳曰敢逃刑命　不逃　有罪不逃刑也　范滂後漢詠黨人范滂自詣獄縣令欲解印與逃滂曰何如逐賂公意如綠　意如待罪　左傳曰晉季孫意如待罪　賈生竢罪　漢賈誼竢罪長沙

待罪二

表唐于邵爲吳王請罪表曰臣長男岵受國恩榮出典藩翰不能昭宣聖理協和上下爰抵憲章自貽勦絕臣年過歲制議謝平人徒以宗親睽於名教曠闕庭而待命佇荒陬以投畀頃者未明去就私衷心魂近以獲奉刑名公聞信宿尚迴天鑒免諸市朝因其所流許以自決且身首不異豈足謝於方隅而禮律所均尚未論於家屬遂使九泉之下猶荷全歸三族之中欣承在宥微臣朽老纍階上答縱塡溝壑雖死猶生

用法不平

詩刺詩序曰苑柳刺刑罰不平　文深漢張湯文深意忌　抑彊漢嚴延年爲河南守其法務抑彊扶弱後漢朱暉爲臨淮太守好節察所拔用者皆豪文出之豪彊者以文內之富生者謗殺之以義犯法者皆爲求理多得出清不義之因即時僵仆也　曲文詳上　過罪荀子曰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　顚類倫

黨不循法漢杜周爲廷尉客謂之曰君爲天下決不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旨爲獄　爲兩劾漢書曰嚴延年爲涿郡遣吏趙繪案大姓東高氏繪爲兩劾先白輒者欲觀延年意怒即出其穿封戎爭因伯卅辭也下其手　左傳王子圍與子圍寡君之貴介弟　問上其手曰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

重物延年察知遂殺繪

也下其手曰戍方城外之鄙尹所以導因意也　高下其心

越法縱捨漢張敞爲京兆尹實罪則厲刑也　不應罪刑不應罪賞不酬功　不當罪不當罪則傷賞　上下其手　左傳王子圍問上其手曰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挽法曲法

漢陳咸爲南郡太守以殺伐立威豪猾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司空主鐵官也爲人久者尸腐足者安忍無親以民爲土芥國家不得收注鍤在喉欲飲不與食後有罪帝以贖論也　鑽鑿　刀鋸　圜語曰大刑用甲鉄錢大用鑽鑿薄刑用鞭扑也　下詳下劉虞　炮烙　梟懸　通鑑紂爲炭斗以炙人墨之以墨塗面置深坑中以火燒然使人舉之

地曰土芥漢陳咸爲南郡太守以殺伐立威豪猾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司空主鐵官也爲人久者尸腐足者安忍無親以民爲土芥國家不得收注鍤在喉欲飲不與食後有罪帝以贖論也　鑽鑿　刀鋸　圜語曰大刑用甲鉄錢大用鑽鑿薄刑用鞭扑也　下詳下劉虞　炮烙　梟懸　通鑑紂爲炭斗以炙人墨之以墨塗面置深坑中以火燒然使人舉之

大骨塗面漢杜周內深文骨髓切服下南尹無能名爲苛碑桎梏罪人以墨塗面置深坑中　晉王宏字正宗爲河

沈命決屍漢武帝時法盜賊起不發覺覺而捕弗滿品者一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盜賊浸多上下相匿避法按沈沒也救匿盜賊者沒其命唐天寶中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擅好貨擢逗留不返因納賄交結輸繢又上京朝奏擢知翰至懼得罪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翰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至命部下數十人於庭數其罪杖而殺之俄奏聞帝乃以擢屍賜翰更令決屍一百　蒼鷹

赤豹馳吏傳曰郵都爲中尉獨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赤豹察御史與御史李滿李全交皆以嚴酷取名號三豹御史滿爲赤豹全交爲白豹旭爲黑豹閭里相詛曰蒼鷹唐王旭時爲監

若遠救
誰三韓

縞衣蹇路 元魏肆朝 漢刑法志曰秦始皇時奸邪並生縞衣蹇路 東漢關於政教禁縞衣蹇路

於後元年於市縞衣 父子伏誅 兄弟連坐 東漢關於政教禁縞衣蹇路

事而弟純嚴酷尤甚 於兄陵兄弟皆連坐 少長皆坐 子弟不宥 隋末王世充鄭下多背己乃城刑暴禁 唐宣宗性喜刑名嘗曰犯我法者雖子弟不宥也

風風飄翅 晉劉琨與段匹磾盟曰若信有誠風風飄翅 晉劉琨與段匹磾盟曰若信有誠

盛開告密 名體國以 晉劉琨與段匹磾盟曰若信有誠

明之儀人 陳其械具 晉劉琨與段匹磾盟曰若信有誠

步遍六尺 吾豈求財 晉劉琨與段匹磾盟曰若信有誠

削入罪 人史惟巧詆 刑則濫施 商鞅嚴刑自救 延年酷法見詠 既垂勿喜之言 豈念如傷之見

人尺被刑 盜取一錢棄市 新序商君之法步過六尺棄灰於道被刑者耶但謂枉人來耳而爲我棄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有四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殺人劫執事者謂曰盜一瓜三人同窩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殺人劫執事者謂曰

毀身焦膚 分骸斷首 法家少恩 文吏巧詆 屏棄仁惠 專行毒痛 雖稱疾惡 乃亟慘酷

酷烈 揚雄解嘲曰呂刑淫虐 史記曰韓非喜刑名栝慘礉少恩也 參

急縱出 刑法志曰縱深固之罪急縱出之 刑言縱罪失出者誅急也 樂殺人 夫樂殺人

盧赤商 百餘人 漢書景公繁於刑有商君臨渭水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命曰傷人 史記今獄吏以苛爲察以刻爲明深者後功名平者多後患 號爲屠伯 漢書嚴延年爲河南守峻刑酷吏人號爲屠伯 殺生柱法 時人號延年爲不當死 婦篋之讒 文選

人誅死其 母不哭 依勢作威 尚書無依勢作威注勢位也 倚法爲削 刑法以行刻削之刑 報虐以威 尚書注曰以我之威加苗民虐民之罪

者不得志於天下也 淪胥以鋪 詩曰若此無淪胥以鋪 淪胥陷罪也

北風其涼 詩序北風刺虐也 滛刑以逞 左傳楚多滛刑其方 秦設重刑 漢名臣奏曰秦設重刑緒衣半道 渭水

漢書 景公繁刑 禮記景公繁於刑有商踊者故晏子曰踊貴屨賤 楚多滛刑 左傳楚多滛刑其夫逃死於四方 委曲生情 王法以委曲生情 以詩爲察 詩序北風刺虐也

鐵籠覆首 唐武后時酷吏索元禮爲鐵籠囚首加以牀至腦裂而死又天授中或告周興謀反詔來俊臣鞫之大懼機深不服索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以炭圍之何事不承 尹賞虎穴 尹賞爲長安令穿地深數丈內人于中百人爲一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相藉死人號虎穴

鐵刷膚 五代劉守光爲鐵籠人有過者坐籠中外繚以火刷刷其膚皮以次至腦裂而死 服俊臣 周興謀反詔來俊臣鞫之興未知被告乃對俊臣食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炭徐謂興曰有如此事不承何以結案興曰諾成掘下如是興汗叩頭服罪

公高門 墓而迎 嚴延年母卒也 鬻棺之論 史記今獄吏以苛爲察以刻爲明深者後功名平者多後患 人誅死其 母不哭 鬻棺之論 史記今獄吏以苛爲察以刻爲明深者後功名平者多後患

滛刑以逞 左傳楚多滛刑其夫逃死於四方 舞智御人 張湯

漢書 景公繁刑 禮記景公繁於刑有商踊者故晏子曰踊貴屨賤 楚多滛刑 左傳楚多滛刑其夫逃死於四方 秦設重刑 漢名臣奏曰秦設重刑緒衣半道 渭水

北風其涼 詩序北風刺虐也 滛刑以逞 左傳楚多滛刑其方 委曲生情 王法以委曲生情 以詩爲察 詩序北風刺虐也

者不得志於天下也 依勢作威 尚書無依勢作威注勢位也 倚法爲削 刑法以行刻削之刑 報虐以威 尚書注曰以我之威加苗民虐民之罪

人誅死其 母不哭 鬻棺之論 史記今獄吏以苛爲察以刻爲明深者後功名平者多後患 號爲屠伯 漢書嚴延年爲河南守峻刑酷吏人號爲屠伯 殺生柱法 時人號延年爲不當死 婦篋之讒 文選

公高門 墓而迎 嚴延年母卒也 微文深詆 宣 舞智御人 張湯

服俊臣 周興謀反詔來俊臣鞫之興未知被告乃對俊臣食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炭徐謂興曰有如此事不承何以結案興曰諾成掘下如是興汗叩頭服罪

鐵刷膚 五代劉守光爲鐵籠人有過者坐籠中外繚以火刷刷其膚皮以次至腦裂而死 尹賞虎穴 尹賞爲長安令穿地深數丈內人于中百人爲一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相藉死人號虎穴

臧貨一

宋尚書吕刑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注曰府聚也辜罪也言受獄貨非寶惟以聚罪之事也　周書曰典獄非訖於威惟訖於富注曰典主也訖絶也絶富謂賄賂不行　晉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欺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臧貨二

後漢書曰歐陽歙字正思樂安人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髡剃者子年十七閒獄當斷馳之京行到河内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後魏書曰郭義在兗州性貪惏政以賄成有餉羊酒遶廷尉卿時秘書監相望以臧罪被劾光韶欲置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吏部尚書李神儁皆爲營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　唐書曰太宗即位務止奸忒風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賄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司門下令史受饋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義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其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也太宗納之　又曰牛僧孺爲御史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臧當死直臣路中貴人爲之伸理僧孺堅執不迴穆宗面諭之曰直臣事雖失此人有趫廣才可委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之才止於持操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姦雄正爲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湯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徵　又曰山東道節度使柳公綽自京赴鎮行部過鄧縣縣吏二人犯法在獄一吏納賄一吏舞文縣令以公綽嚴訶曰臧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七遂殺舞文者未下車而裹漢大治焉　又曰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盜坐臧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知錢穀故錄用之不謂貪穢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

臧貨三

宋無厭　自止傳曰晉有羊舌朗者貪貨無厭謂及矣　晉王述字懷祖求試宛陵令受家具一千三百皆散之親故宅宇不葺於甞　妻受錢　子貸絹漢薛宣時爲池陽令舉獄掾王昱府未召妻受掾之橐以顯其醜也　晉庾冰爲車騎將軍清儉常以儉約自

居中子襲貸官錢十四萬為吏受人禮遺均諫不從均傭歲餘得錢帛與凡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棄之兄感之遂為廉吏也 謝鯤免官

銖兩皆知 簠簋不飾 漢趙廣漢字子都所在吏取銖兩之姦者皆知之曰古者大臣坐不廉而廢曰簠簋不飾注尚遷就諱之也 漢賈誼

侯之獄 左傳曰梗陽人有獄以女樂遺魏獻子獻子將受之閻沒致寬當侯叔向曰謝沒寬當梗陽人有飲之者則貪渴晉吳隱之為刺史飲之賦詩曰試使我齊飲終當不易心 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言清也 獻子辭梗陽之賂 叔魚納雍子之女殺罪那侯叔魚納雍子之女殺罪那

水之心遂爽 廣州有貪泉飲之者則貪濁晉吳隱之為刺史飲之賦詩曰試使我齊飲終當不易心 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言清也 獻子辭梗陽之賂 叔魚黨邪

求公坐 刑放 貨聞 厚賂 深繩 買直 罪贓 貪賄賂 撓刑書 不思潔已 曾是狗財 財

惟苟得 法必私行 既貪獄貨 是速官刑 清既謝於冰壺 罪何逃於霜簡 情因利動遽聞雍子之

求政以賄成 遂受梗楊之賂 臨財苟得且不懼於四知 黷貨無厭又何逃於三尺

贓貨四

附益 漢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賣買私所附益十萬三千注曰以私錢增益也

記 漢薛宣為湛湛自知贓應記解印綬為記謝注曰應記為與宣書相當 封記 漢鍾離意為郡督郵縣亭長有受人酒肉高陵令楊湛貪猾宣手自牒書條其姦贓意封還記詳宥過之

貸食物 漢陳咸子康為太守調發所生食物以自奉養然撮下令自斂 **贓賄成而刑放於寵** 周禮六贓曰賄賂以貨賄成而刑放於寵為冀州牧車騎將軍事吏有受賕之吏懷愧自殺

賄賂公行 周禮六贓曰賄賂公行 **貨賂上流** 漢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懲惡 **不得為吏** 漢文翁坐贓

受金加賞 漢武時張武受金加賞賜以慚其心 **受賂更賜** 後漢皇甫嵩字義真居財物戒 **不宜處位** 漢陳湯盜收康

受悖入貨 禮受悖入之貨 **沒辜擁財** 陳咸為少府鉤發姦贓沒入辜擁財注曰辜罪也擁專固財也 **不鞫贓** 鉤音講

不坐懷私 晉南郡太守劉肇遺王戎簡中細布五十匹戎不納不坐帝曰戎豈不知時人雖非光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為累也 **子受財不為累** 高光為廷尉子輕字子遠旋受財有司案之光不能防其子不相相習豈敢訓可得乎世以寬言為當

得贓穢不拜 漢宗以鍾離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坐贓伏法以貪物珠璣悉以委地不拜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帝益敬曰清乎尚書之言 **子受賂不相習** 晉劉寔子韜字子遠旋為廷尉受財有司案之光不能防其子不相相習豈敢訓可得乎世以寬言為當

許允擅用罰錢 魏侍中許允擅用罰錢減死遷徙 **陶謙唯有贏錢** 陳謝寔張磐為吏清謙唯有錢簿謙在官清

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三

唐劉彤受囚財物判曰獄貴直實誠魯史舞文巧詆用存漢策小大之察必惟其情輕重之權固在無濫峯彼丁者職在監臨貨以藩身見魯豹之裂帶貪而速戾同叔魚之敗官且黨屬厭難以末減省司忠告實爲平反